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九册目次

吴歈小草十卷

〔明〕婁堅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婁子柔先生集原序

天下萬事不可違時而文章獨不可去古今日文章之惑莫大於以科舉之作爲時文而其餘記序碑銘之類輒居然自處於古夫鼂董公孫之對當時所謂科舉之文也不謂之古文可乎今之集家輒居然自處於古者謂之古文可乎在宋天聖間學者務以言語摘裂號稱時文以相夸尚獨尹師魯蘇子美穆伯長之徒學爲古文匪學其辭學其道焉耳春秋未嘗學詩書詩書未嘗學易而六經之道未始不同歸其斯以爲萬世古文之宗也歟太史公史記學六經而爲之者也韓氏學史遷者也歐陽氏學韓氏者也今其書具在豈嘗句句而摹之字字而襲之也哉亦學其道焉耳故曰學古有獲如徒以其詞而已矣雖甚與之肖何獲之與有嗟乎求古學於今之世吾未嘗多見其人焉子柔婁先生其學本原歐陽氏韓氏由史遷以溯六經其詩文渟蓄淵雅無雕繪襞積之

陋無縱橫怒號之習藹如也其與人平以恕其持身簡以廉吳人知與不知咸謂之曰婁先生自其門弟子以至交友姻戚泛及兒童婦女無異詞予承乏宰嘉定與之交有飲醇之味察其行異於澹臺子

羽者尠矣信乎真能學古者也匪學其詞學其道焉者也爲刻其詩文歛小草十卷學古緒言二十五卷以脉世之文多道寡而自附於古文詞者乃若編纘讐勘則其徒馬生元調巽甫之勲居多其與

崇禎三年春三月勾章謝三賓序

婁貢士堅傳

錢謙益

堅字子柔嘉定人經明行脩學者推爲大師五十貢於春官不仕而歸其師友皆出震川之門傳道其流風遺書以教授學者師承議論在元和慶曆之間箴砭俗學扶擿踳駁從容更僕具有條理衣冠脩然容止整暇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廹促與唐叔達程孟陽爲練川三老暇日整巾拂撰杖屨連袂笑談風流弘長與之遊處者咸以爲先民故老不知其爲今人也晚而學佛長齋持戒間與余輩嘗歌命酒亦流連不忍去予復聞生於暮年教以古學叮嚀告戒勿染指時流子柔沒漸有聞矣亂後死於兵遂無嗣傷哉

吳歈小草卷之一目錄

吳歈小草卷之一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一

長洲婁 堅子柔甫著
嘉定後學陸廷燦扶照重校

四言古詩 凡三首

行義桓孺詩爲姚母文夫人賦

炎燼再然二百中天儒術之盛肇自細旃執業
下詵人主親焉維時帝師大戴之年就問起居
擁經而前澤及孫曾家學遞傳閨門之內彤管
所稱女也士行秉禮孔虔歸劉未幾晝哭漣漣
一男五齡顧影獨憐雖念父母所不敢遷嫌疑
之際有愼無愆僶俛十載兒復母捐匪愛一死
有践豆籩煢煢未亡何促何延媿此宗婦愍我
繈緜中情未明如何可宣勞耳自誓無忝于先
行義之高達於遂綖有事而勝光於市廛其迄
於今千載以旋爰有貞淑一蘭一荃嚴霜瘁之
有馨不蔫維彼外家實同蟬聯維此後賢有美
蹁躚歌以言之今昔比肩上薄層霄下徹重泉

寄君實

邧之栁其葉油油自我送子于邧之洲佇立望之莫知我愁豈不能言以寫綢繆所願言之我心則憂乃如之人兮洵美且脩嗟子食貧不忮不求我欲從之道路悠悠我思古人伯也其儔伯兮伯兮我之所臧人以爲尤

寄伯隅

邧之栁其葉爛爛自我送子于邧之畔佇立望之莫知我怨豈不能言以寫慨歎所願言之我心則亂乃如之人兮洵美且粲嗟子樂康不婧不嫚我欲從之道路漫漫我思古人伯也其伴伯兮伯兮人之所羨子以爲患

五言古詩 凡七十三首

辰玉編修寄所和東坡殺戒詩同賦三首

性本薄滋味聊以薦米汁邇謝痛飲徒幾令渴吻濕藜莧有餘甘采掇況易得腊毒豈不聞而以肉爲急臨流放魚鰕毀柵縱鷄鴨匕箸久不腥尊罍亦長冪搜腸未全枯浮面光猶赤人言肉五淨憐我鬓半白詎知中心灰但餘晜頭䫲

前路已無岐寧復楊朱泣諸有儻可空我生竟何缺況此剎那間誰非不住客行持伊蒲戒屏幾斷苦集

頂傷愛別離老淚瀝枯汁口腹似欲忘襟袖每留濕頗憶大醫王病深難療得念此業識中有生同所急佛訶人食羊我類鷄伏鴨因悟多生緣發我無明冪有舌不別味何用碓流赤有鼻不嗅羶唯應坐觀白頭陀本非髡煩惱亦非賾言生正對殺是笑終殊泣但令心地涼莫論世界缺願以無上味供我禪悅客君看方丈筵腥穢蠅所集

蘇公憂悲餘鼎顫護殘汁搴裳涉末流欲濟寧顧濕子於出處間至竟當兩得陳詩戒賓筵辭婉意殊急時俗競珍羞漸輕鳧與鴨堆盤幾如名海錯半猶羃酒酣復叉魚爭觀素鬐赤蒸狸詫玉面縷切膏刃白主人尚矜豪賓醉紛墮幘厭飫及僮奴逮曉燭猶泣咄嗟萬錢費無汰釀百鉠未聞賢達人而好餔啜客詎莽非非俗同長

贈丘五丈

仲尼稱志士溝壑毋不忘豈不愛一生貴識分所當貪夫矜苟得十九餘後殃未聞秉高節一一凍餒僵丘翁清白子處困無失常袒褐不得完服禮當帷裳半菽不得飽味道當膏粱猶有素心人言笑時相將迨今年七十形羸神尚強千年松與栢歲寒亦春陽

贈張二丈

鄙夫仕四方所謀止其身達人偃一室所急在斯人試問泉有日誰爲玉與珉先生少勉學晚歲力彌勤論世必觀變推陳自知新苟爲不識時害與蟊賊均二帝三王來墳典垂聖真李斯雖禍秦後王多所因趙宋既代周弭亂諸元臣自云悉考鏡可以緣經綸惜哉世莫知獨有吾黨親通來文章皎剽竊無根源及乎施之用塗羹而飯塵絕學儻可紹豈不在逸民六十未云老我願從討論庶幾俟來哲毋令大道湮

田家四首爲宋賓之賦

初陽入陰壑澌澌水流澌原田草色動稍稍含華滋老農行負暄驅犢出茆茨已偷卒歲安耕種當及時

我麥幸已秋老穉欣一飽仰視雲漢明所思在流潦出門泥活活渟然振枯槁濁酒呼比鄰媿彼風雨好

秋至天宇高白日照禾黍村村兒童坎坎擊社鼓烏飛引其雛徊翔競來哺却思值年饑黽勉彼自苦

茅簷雖云低旭日滿前楹擁爐對妻子壺觴聊自傾不獨肢體暢兼以陶我情來春更力作永矢勞一生

還自廬州呈孟祥用卿十首

我生大江南不識江以北坐令雙鬢華胡爲自拘迫亦嘗詣都門慷慨獻其璧在璞未見珍盼然賓燕石歲宴復此行要當置失得詮林學易童且貪三餉劇

長江破風濤前程那可期蹇驢犯霜雪聊躬怯
驅馳逝將遡陽羡行過河之湄復恐陽羡道擊
檝徒爲疲從人訪別港百丈浮空絲路逢估客
舟歷歷問所之我行信多迷齟齬將何爲已無
季主卜唐舉久吾欺感念欲有問悠悠獨天知
不如且置此一進手中卮
三人布一席諸謔傾我壺搴簾得明月娟娟入
坐隅是時月爲客來爲主人娛醉起步溪上月
色滿平蕪月若招我遊信步隨所如主客妥分
別形影詎有殊相看互爾汝不知孰爲吾就枕
各瞢騰化爲蝴蝶胥

別我高頭舫移就客船宿日落片帆懸明月來
相逐澄湖渺無際百里送吾目風微波不揚縐
紋細如縠況與平生親坐臥展心曲無爲歎飄
零此歡亦難續
朅來入居巢漸與合肥近巢湖百頃波驚濤不
得進策馬山之陂弔古默自哂讓王彼何人千
載高風振七十老衰翁躡投終見擯孔孟亦遑
遑不逢堯與舜達人無不可此理祛鄙悋
過臥牛嶺上有巢許廟
蒼茫羣山開合沓行相媚嘽嘽出山雲飛雨若
空翠亭午忽滂沱張蓋猶濡袂馬蹄澁不前蹭
蹬時欲躓我僕行塗泥先後理鞍轡前村亦非
遙昏黑猶一望見燈火光稍稍定心悸茅簷
與華堂投足同所憩
平生淡榮利於世實寡營自顧孱弱軀不堪功
與名毋餒馬少游千載同此情一來肥子國輒
思濯塵纓糞壤盈我前飲水不得清乃知涉世
味不如返柴荆仲尼鄙稼圃傷時未昇平古來
賢達士抱耒亦躬耕

巢湖雖云險曠焉豁心胸於時雪初霽山高玉
龍從衆山亦邐迤拱揖相爲容風帆頃刻過我
目不得窮但見連檣來橫亘若垣墉忽憶尊勝
初義師起從戎至今廖與俞廟食崇元功奈催
濡須塢紛紛鬭梟雄非無爪牙士所攀非眞龍
信知聖人作萬象開晦蒙

湖水縮猶悍江勢高更危舟師晨濟江蹴浪殊
嶮巇如迴入節灘咫尺不得離日出杳靄中風
定乃少夷朝過博望山暮宿瓜步湄計程到江
南看雲慰我思歸心畏滄泊臥聽江流澌吾生
如老娵少即閉溪闈亦思乘長風年往氣漸衰
壘巳頗巳審通人勿見嗤

一路江南地歎如釋重負籃轝入溪山雲物明
可覩蒼鱗飄修髯蔥翠引余步試問兩雪無此
中未寒迺攝衣上層嶺風恬得春煦金焦時出

沒對峙若牙互空江捲波濤邐聞勢彌怒其陽
列衆山雄秀爭奔注瞿生抱微痾舉确行不顧
語我平生遊必躋最高處不然隔培塿茫然墮
雲霧此語絕可思頗愜遊觀趣當及未衰年從
子窮山路

俊少六君始結文社賦贈

羽伯昂藏姿風氣故道上詞場驟先登摩壘還
掉鞅務令窮高深毋寧墮渺莽色物何足論神
駿獨所賞

孕冲實淵心下帷不出戶寧知清且癯臨敵氣
彌怒唯其處子如所以能脫兎才力豈不然謙
謙況多譽

幼寧恂恂者中懷復脩然簡澹有餘味落筆無
拘牽更須肉好均庶幾出纖妍大雅訶違俗當
覩後者鞭

孟成從吾遊資性寔謙下嗟余雖老慵有得欣
爲寫子亦靜且斂黽勉意不捨斵之良自怡猶
能養梧檟

巽甫意邁往好古欲嗤令驅車入委巷何繇得
駿驥顧予反高駕與時共酌斟無令日月逝早
出爲國琛

初暘始垂髫贊我以其文嘉禾擢秀穎豈與黃
稗羣況聞勤學殖藝圃日耡耘勗哉愼其度行
當摛清芬

六月二日顧長卿招余解齋因憶去月弇
園臨泛賦呈一首

炎蒸散高館窈窕羅長筵庭竹藹蔥蒨涼風生

其顯談讌娛永日爲樂未能還改席臨廣除華
燈夾修椽主人起送客謂我少留連娟娟繁華
子羽扇何翩躚遲回却扇坐顧影亦自憐丹脣
激綠水清商颯淒然感此纏綿意中情聊爲宣
日余慕空寂清齋謝時賢一與二三子遊覽沿
清川柔櫓坐我側觴酌流我前兀若橫木形寘
心多所便茲夕遂潦倒顛回平生緣虛白自常
湛類懷盆池蓮

虎丘梅花樓同仲和試筆

蚤歲遊名山閉門學詞賦及茲無所成漸老山
中樹壯心激登樓黽勉仍學步經過復幾人翱
翔逐鸞鸞懷彼順風呼憑予逆流泝才地或使
然無爲歎遲暮爲哉英妙時驤首卽橫鶩念我
無相忘井渫甘射鮒

驟雲閣 舊爲伯陽讀書處

故人招我宿春溪樹頭煙金鐘醉紅粉綠帙遺
花鈿新墨雨餘綠窺窻闌嬋娟升沉一朝隔陳
迹已三年茲遊正長夏庭梧對高眠復與幸華

予談讌出新篇豈伊務外遊觀變心悠然後來
復何時一一留可憐

登虎丘寺閣

茲山實蒼蔚能使流目迷高閣出樹顛連峯亘
其西平生山中客今來始筆躋浮圖勢更高登
屢疲層梯聊此窻間眺已覺飛鳥低平疇帶曲
水遙見來時蹊高下各有適鵜鶘同鳧鷖擾擾
何爲者物理將無齊

五日再遊虎丘

客遊感節序驚聞鐃鼓喧閶門萬人家畫鷁無
停審因之泊枉渚良朋共清樽輕陰覆山徑日
晏收餘喧還舟若流水山中尙星繁絃服何爲
者寧知湘纍冤好修自多忤不得辭籠樊遂退
主人賜引吭未爲煩

遊慧山秦氏園

挂帆去不極愛此泉聲回一過舊池館改築何
崔嵬入門看修竹左右清陰開老松四五株離
並無欹隤潛虬方出水風濤雜轟雷託根盤

所寧復同汗萊我行倦物役欲別心悠哉山水
如我留前路飛黃埃

遊靈谷寺 早發龍潭

朝憐山氣爽日午困煩歎一望松陰深散步不
覺遙郤如泝江來臥聞喧夜潮汲井漱清冷山
僧出招邀高殿若巖壑無風自謬謬我懷塔中
人千載依雲霄誰爲捨宅者策蹇時山椒賢達
古如此臨風託長謠

夏日屏居瑯琊東莊承展玉書懷枉寄有

答十首

孤閣三尋餘中空四周徹高下明綺疏風多晝
長閉端居抱遺編啟予冀蒯切廢書時喟然引
領心所悅忽枉瑤華音廻環漱氷雪

昨者梅雨初興雲忽而靄蒼茫遠郊色農家喜
霑溉桔槔停不鳴須晴得秉耒我懷卒歲憂良
苗欣可待浡浡遂經旬何由展銍艾喧靜各有
宜感念同一慨

晝閒登高望閔彼農務勞流汗不得揮敢辭胝
體焦雨即具稽穫所憂莠驕驕暮歸攜酒漿樹
下甕招要我眠屬有念勞歌滿中宵露涼貪努
力揹揹難及朝

人生賢愚分乃在勞逸情烈士多苦心焉能偷
自營豕美毒滋多懷安實敗名燕雀爾何樂堂
高亦易傾我賤撑所便自顧鷦鷯輕欽子懷百
憂所以揚德聲

予晚喜童稚對之心孔開顧影雖孑然鍾美多
吾儕首夏一過君蘭芽苗庭階還語所從遊兩

家各崔嵬當如壎篪鳴毋令臭味乖咄嗟濫追
琢獨立長裴徊

少年讀文史於世實無堪君如驊騮馳顧令駑
馬驂會當舍之去高步恣所探榮名豈吾分沉
冥久彌甘薄田慵不耕賴給石與饒天意亦云
厚胡爲苦無厭即此愧田父吸吸重爲慙

物論久難齊是非詎無定未若兩相忘那能九
與兢郊居所居樓水木澹幽勝嚶嚶鳥來鳴聒
耳雜至暝夜中復如何草露蛙相應予詩實鑒

然搔首尻高詠待彼氣候澄甘眠得虛靜
尋常弄筆扎隨俗畫眉嫵傳摹失其眞逝者今
莫覩局促矜步趨傈然未足數朓略信所如或
恐偭規矩斟酌形神間維子踵前武此道亦沉
淪緬懷衆甫父
昔與二三子頗薄章句儒長者爲我言鑿鑿無
所拘毋於盛衰際推較良不誣恥爲一身謀希
古求與徒我友實自負淪落委路衢以茲多感
憤撫事潛嗟吁 謂叔達也 頑鄙時復爾偶拾涕

唾餘
憂來信無方奈何不自遣本無當世志食貧自
黽勉生人重嗣續吾後乃連蹇回思造物然有
淚不令汝子意吾能知浮雲有舒卷不然憂著
生痛憤在僕淺我聞同心人出處多異撰

六憶詩爲李生賦
憶妝時弱腕不勝梳翠鬟山色遠綃是石華餘
妝成試相問鏡裏自憐無
憶立時亭亭雪中梅嬌從雙靨起態逐一身來

凭欄羞不語凝睇故裴徊
憶行時盈盈出鬧屧襟開百和香體弱三眠柳
顧步忽嫣然桃朱啓檀口
憶坐時眄睞生輝光閒拈領邊繡慵整額間黃
定知心有屬莫誤是王昌
憶飲時玉面紅來遲催花罰彈鬢邀月照蛾眉
牀頭九微火不解笑人癡
憶眠時輕紈一抹斜汗浥青蔥瑩鬟垂黛半遮
夢回開笑臉初日到蓮花

送伯隅三首
驛驛仲冬日衡茅藹餘暄庭蘭始茁芽窻梅已
含芬置酒會衆客餞我平生親中廚薦嘉蔬觴
酌何繽紛日暮燎明鐙清歌激丹脣獻酬有新
趣吐論無昔聞爲樂亦云極所嗟遂離分
離分匆復陳念子行涉遠驅車廣陵津聿霰歲
云晚北望黃河流層冰若修阪善保金玉軀願
言加餐飯辛勤十年心榮吝乎朝燒祿若搏風
勝居者飲河鼴彼此各稱宜溪東自繾綣

纏綣將何申恨無晨風翰纂彼贈與處舍意兹
欲殫時俗冒榮進偷以圖自完在易美漸磐詩
人歌伐檀被褐懷其寶食貧亦所安身名孰爲
親熱中應寡歡子其茂明德予懷聊用寬

送李茂才

薇藿亦充虛所願在珍羞裋褐亦蔽形所願在
輕裘丈夫處世間豈爲一身謀朝爲窮巷士暮
揖公與侯軀與衿小廉無乃用未周廓落慕不
羈末流多愆尤誰能執其經約已弘遠猷送子
遠于役慨焉念前修遭時信不易努力毋自偷
山川遂阻隔聊此託綢繆

送李茂修孫履和北上兼寄叔達向伯無

偶至君子

平生好辭賦自慙非壯夫所交多跅弛不肎學
爲儒要當奮拳勇爲國效驅驅偪強公卿間盡
吐膽氣龎三子來新安混迹於耕漁嘯傲若吞
得讀書窺穰苴或時赴原野腰懸繡蝥弧桀擒
胼洸物猶發互相踰何有奇傑衆祖臚吁集虛

袖手毋旁觀氣欲凌吾徒李君神揚揚伉爽信
所如孫子若沉深意乃不拘拘自負胸中奇實
與流俗殊時乎不見異挾策干當塗且與海內
士觀光帝王都昔時黃金臺不知今在無我友
美無度各各佐戎樞同伯磊落人自矢不顧軀
伯偶抱懇欵愛士無親疏況闔元臣循日夕輸
謀謨侃侃老布衣片語能吹噓豈復寶燕石不
令善價沽一朝備戎右同爲王爪牙叶吾東南蹴
滇渤西北掃穹廬幹略既獲展功成不次且還

朝受上賞長揖歸里閭擊鮮召故人斗酒毋相
於信知龎龎者徒然白頭顱丈夫自有志慎莫
輕揶揄

朱濟之秀野園讌集

久晴日望雨雨仰禾黍苞既雨復望晴晴宜桂
花朝朝巘露檐隟我友欣見招香風百步外悠
然出溪橋丹黃正霏霏樊圃亦蕭蕭中園兩高
樹花葉紛相交崢嶸紫金聚晃耀碧玉條愛此
林木美況乃瞻矚遥開尊攬幽馥行厨薦嘉肴

醇酒易成醉涼秋漸多颷晚景澹西照浮光滿東臯憶昨冒雨來想像殊忉忉一回花間顧的皪明瓊瑶始知巨未覩徒然心爲勞田家有好語便可停桔槔香稉畢秋穫木棉著去聲冬袍唯應秋陽暴所慮霜氣高令節近重陽嘉月行可陶仍當就君飲幸煩具簞醪浮浮炊大甑粒粒揀長箬及此籬菊綻細嚼稻蟹螯飲固不須痛且復置離騷

病痁

吾生多慮思日夜膏火煎好道未能學百事相拘攣衰容漸上鬢攬鏡輒惘然少遭瘧鬼困迨壯得甦捐今年復來侵自恃非久痁連綿轉難劇對食難下咽寒如走風雪擁絮不得前熱如被焚灼喉吻欲生煙一一思病根將加後者鞭性本澹嗜欲愛染無他緣淸齋已兩月蕭然得所便珎藥自吾友服之暖丹田兼於榮利途寂莫甘守玄得無我生初所稟或奇偏不然膚革間受病若中穿要以率物役碌碌無息肩藏舟

大壑中夜半去不還昨吟少陵詩此物頑不愧退之雖張皇伐鼓彼淵淵朝讀班氏書黽勉終數篇感彼家國事有類病彌年妖狐闇爲厲鼬鼠競容身膏肓竟難爲盧扁痛莫宣厝火積薪上咄哉非安眠小兒衆號嗄大兒苦跰躃三歎蹶然起鬼物亦遷延

贈別李長蘅

吾聞倜儻人邁往意不屑當其未遇時吐論必軒豁及乎施之用要令頑鄙怛名迹豈不然昭

昭揭日月所以貴聞道章光戒太泄出口淡無味功成視猶勚窅然務內觀泊然輕外物皮毛脫落盡然後見眞骨嗟子妙言語況茲壯齒髮歸依老律師久已斷葷血被服與俗同宴心契禪悅行當赴功名千里坐超忽眷言平生親解攜在明發吾衰就日損將何申贈別村士顯多眷行人事毋節毋以不龔緇輕用試磨涅

過支硎欲訪凡夫迫暮不果

新晴卉木悅山鳥哢好音石上瀉淸泚松間出

細岑中有隱者居鑿石爲幽溪高臥白雲裡悠
然觀古今伯鸞發高唱德曜賡清吟稚子亦嗜
古已能慕向歆清齋化鄰曲可以忘華簪我來
坐磐石舒眺平池陰不識主人面還知主入心

徑山慈音禪師向於吳江沈氏宅遊處甚
暱未幾棄家學道棲廬山十餘年祝髮東
歸去歲曾寓書問訊期以入山頂謁今來
湖上將果此期感舊抒懷呈五字句

我無當世志白首胃塵網君負出世姿浩然即

長往遙知別來心已忘去聲菩提長惜哉平生親
辛勤爲俯仰清涼復幾何堪此六鑿攘正如犯
風濤輕舟涉渺漭所恃唯舟師那能不提獎乘
憶昨同遊處被服儼儒雅章句竊所鄙時從學
佛者譏於言下悟諸有頓能捨世緣苦見拘頗
似上坡馬因循不自割幻化寧相假每懷廬山
麓遠託蓮花社東歸入山溪欽公舊蘭若幸此
塵勞蹤得霑甘露灑心期十年乖相見憫然也
昔聞禪宗言修定如遵途要以慧爲藉有如杖

能扶紛拏縛惛儒勝負爭肥瘦有學尚未克無
爲復何如或有示方便頗曾念佛無未聞子憶
毋毋棄不與俱又恐墮欣厭即與息念殊吾欲
從耳根圓悟衣領珠此二孰當機願師憫我愚
庶幾妙淨華終得生泥塗

乍至武林將謁雲棲述懷奉呈一首

昨來西湖上非復舊遊心水清不濯纓浣我宿
垢襟松風逢入耳一一鐘梵音夙聞老禪伯道
峻慈愈深法筵照吳會緇素同所欽飲以醍醐

味坐之薝蔔林導令一門入深淺隨酌斟嗟余
已衰白長恐歲月侵亦知學禪那見海忘歸涔
即心自超悟初機未能任何如絕流渡到岸徐
追尋至竟非一異譬調瑟與琴行當受淨戒熏
修方自今窮子尚驚怖所須除糞金儻可示法
要翹首佇愔愔

送辰玉會試兼柬平魚三十韻

仙山盛瑤草大海饒明珠材傑出世冑自與尋
常殊流俗苟爲異形迹乃見拘坐令砥石慚所

楙非時需豫章老山中端爲梁棟儲予昔充秋
賦揆藻屈其徒遂首郡國薦英英照天衢服奇
竟遭指還歸抱區區予房既引退海內欽誉舒
庶幾後賢出幹局紹前模自從海波揚屬國危
剎虜中權萃貔虎舣海煩供輸近闘鯨鯢張蹴
浪傾玄菟未知計謀士廟勝當何如予行偕計
吏肝衡吐良圖進則定國是退亦念鄉閭謇予
實疲薾珮玉思垂趨華髮尚潦倒舉世號爲迂
臭味偶相似謬忝鼓與桴南遊奏薄伎慷慨欲

嚧枯駑駘策不前弛銜爲欷歔酒酣出[illegible]文自
疑頗涸疎讀之光熠長煒燁燭四隅夜光雖闇
投誰能棄瓊敷我有同心人獻璞疲修塗丈夫
信義命尺度願勿渝詭遇儻可爲樹立與之俱
寄言但養氣時來豈在吾與子策高足順風相
招呼吾將賫康瓠長歌懷江湖

莆田翁吾鼎壽母詩

昨別冬已半今來春未闌迢遞三千里俄復握
手歡再拜前致辭欲以文字干姑余未成人寡
母涕洟瀾今老幸尚彊吾衰慙釜乾人言食蘗
苦未若食貧難毋言肉食美不如藿食安子其
善頌禱慰此長辛酸我聞三歎息欲贈無琅玕
曰歸侍壽母夜夢徵芳蘭含飴初弄孫行看勸
加餐爾時慈顏愉尚堪比渥丹長歌意未盡申
章復濡翰

謝餉天池虎丘茶廿二韻

昔余慕禪寂栖止天池巔松根白石罅淙淙鳴
幽泉時從經行罷裊裊見茶煙一啜濡吾吻再

啜利吾咽回思前踰冠虎丘住經年手摘驚雷
芽焙瀹發甘鮮口美中未愜花甕厠丹鉛尤慙
漱靈液而以滌腥羶豈若抑緇侶觀心坐脩然
漸衰塵慮淡杜門謝拘牽彌覺茶味永能令百
脉宣稠疊荷珎貺匡牀對烹煎髣髴昔所歷一
一在目前近聞官督採無異逐爵鸇山僧苦遭
詰鴈禁何由蠲唯應好事者銖兩輕百錢吾欲
往具陳味寒非貴憐不堪循竿牘那用供貪婪
但宜野老腹強兹王公筵濃淡自有當貴賤異

所便且留慰藿食閒窻足高眠感子慇懃意慨焉遂成篇

次韻比玉戲贈長蘅

首楞說修禪淫心最先斷要當攝其身次第入空觀一根未銷亡六道互回換業識胃皮毛倒見分老嫩人生貴聞法曾是資戲論佛口心波旬對境鮮不亂所以達道人謂身爲大患毋曰雅俗閒吾且癡黠半不聞飡蒸砂妄意欲成飯誠知根器然毋令習染慣檻猨縱入林終不還

就絆凡夫聞此言驚顧若河漢智者契其旨太覺空夢幻李非瑱用規宋乃璧爲散云何色物閒一謳疑百勸未若指狂心使於靜中看凝氷及層瀾不離水性判若非病腹人應不嗜土炭但放廣領刀何用發誓願

勗子彬弟

仲尼戒飽食夷吾規晏安弱齡不奮厲詞場乏鶱翻亦思慰俯仰聊且整羽翰惜哉迫晚暮終焉困儒冠未若力田農春貸秋乜寬復懣逐末賈子贏毋不殫所賴父祖遺方虞婚嫁難生人各有職吾曠良足歎勞生應漸逸吾衰彌寡歡汝今幸壯盛況未憂饑寒揣分擇所當虛願徒多端兼巳抱棊者一念應百攢無令多暇日譬巳跨征鞍僶勉及一舍然後具壺餐

壽任翁磐石七十

時俗競刀錐誰能輕施予積金欲拄斗壤竊類饑鼠不聞任翁賢喜捨視猶土異時翁始衰緡錢數千許一新釋氏宮所捐半所貯圮傾及道

茀有謁無不取逮茲一紀餘雖散旋復聚乃知好爲德其贏譬廉賈吾邑瀕海壖耳目限瓌堵在宋闢禧初浮屠出江堵再新巳再隳百年未能舉賢侯政成暇慨然理前緒遂以捐俸倡雖慳莫爲阻還聞老寓公筋力尚愈愈請爲卜其工庶無耗吾糈豈唯不憚煩千緡出囊褚經營始昨秋剗抉安巨礎矗矗層纍高百里了可覩行當看合尖歡呼乏士女秋晚菊始黃攬擷當令序壺觴競登堂拜起爲歌舞方結法王緣會

客不須羜翁乎但擷蔬可以佐清醑

閒居感懷追憶金後愚翁慨焉成篇

鄉人不畏吏乃畏王彥方所以媿其心豈不在居常憶昨里中翁戶不挂否臧逡巡若處子接物唯恐傷其人雖已歿其行久彌芳薄俗吁可怪役智紛攫攘豈復畏畏者但矜爪距强翁乎幸不見見之熱中腸

送別孟暘作止奕詩

予與孟暘皆有學道之志而余好法書又耽於碁孟暘好古書畫及鼎彝甗好之器尤喜淸歌皆不能無礙嘗相與言宜先斷其尤庶幾漸減聊因送別率爾成篇

吾衰廢舊學兼絕盃斝緣所以洽朋好圍碁共留連光景良足娛形骸況能捐何爲復止奕聞者將啞然少壯嘗干時修途漸息肩迂疎不問產空囊少留錢古來賢達士麴蘗例所憐庶幾養天和醉墨猶得全而我亦頓捨視若榮利羶獨此方罫間倘令膏火煎我友實卓朗亦有嗜

好偏相與發誠厭灰心事金仙恨無對治力毋受宿習牽剝啄亦何爲蠻觸爭相先涅哇豈仙梵宛轉隨俗傳自餘意所溺一一留其迹同凡夫劣口卽聖諦禪彼昏曾不知一癖儻得悛我抑終不仁數厭何由痊歲月不可期相看已華顛積此愛染縛所嗟氣力孱唯應惜此日庶以償徂年子艾今始蓄子後亦當鞭臨分結深念聊因弱翰宣

純中道兄方有千婦之戚聊以奕解之類與對局

物情見成毀意思何由閒如奕本嬉戲所爭方罫間何論金玉注決賭尊酒前已耦一爲二遂分觸與蠻守卽營壁壘戰卽據孱顏收歛竟何有得路輒自賢種此我相根枝蔓誰復刪愚者滯前境翻嗤墜空頑黠者解非實未了仍拘牽信唯修行人涉有長脩然自黑彼二豪縱橫此八埏寧待局終後方知幻化緣勝劣苟無辨生死可與言

敬韓薦士上胡明府五百字

俗學矜浮夸古道墜蓁棘誤拾涕唾餘謂從肺
肝瀝作陳似珍羞旣嚼乃枯腊日課百千言闇
誦二三策何論唐虞前未闢漢唐秩引水注盆
池僅堪黿鼉宅剪綵綴園林聊供兒童啞嘆喈
上青雲噱嘈判白日訛種遞承傳鳴聲亂格磔
倡女倚市門估客浮海舶朱粉安足憐琛琲詎
多獲文章麗爲工區別淫與則所以貴爾雅其
言夷且直所以賤佻輕其言鄙且僻吾生信奇

窮于時謬竽瑟少俊目以迂揶揄背相謫咄嗟
生今時顚倒稱古昔亦有嗜昌歇乃欲等燔炙
馬生元調者資性頗超逸聚書識奇袤縱筆脫
羈靮一蹶僅能起再涉懼仍溺昨歲客瑯琊殘
臘返蓬蓽庇厦私自憐嘘枯勢猶逖弘文方抵
子同時侍硯席其人旣溫醇其文亦綿密偶遭
桀黠徒佐以錢刀力對簿淹數年無家何四壁
寧知姧狡窮尚坐株連責士籍甎半挂詞場困
多歹入山得幽偏下帷事探索研莊醉郭解獟

左深杜癖前史好編年其書卷三百鉤玄復提
要磨丹雜漬墨茂宰回軒車長洲韓明府高齋
暇經歷估畢已賞勤窺戶還驚聞窮冬始來旋
行卷衆推特背城幸一借歸地償屢北剖玉竟
踦踳臨文空歎息薦士謳遺篇此道今絕迹撫
躬念衰徽末由吐胸臆深懷和氏悳欲動仁君
側升斗活枯鱗扶搖摶健翮似聞操權衡亦思
藉物色上以佐搜羅下以慰遺逸豈同利勢于
責爲俊髦惜物情重獎借達觀寘失得伊人有

定命況我久觥寂而此狂疎言那用輸寫極公
乎洵豈弟堅也抱悃愊捫舌亮爲尤論心儻莫
逆

寄贈黃工部貞甫

早歲不自方遲暮慙爲儒我本未工瑟人寧皆
好竽分無鉛刀割稍謝春華敷齋心自禪悅息
景仍蘧廬所希抱甕汲不學帶經鋤俊哉黃太
子書來實起予首言樹勛名肎羨華且腴次言
慕空寂要歸恬以愉謂我白衣老堪與緇侶偶

衰顏良用厚好語亮非誣欽子盛文藻從遊滿簪裾西江頌良牧昔賢有治蒲投間乃欣然播胥賦歸歟縱尋名山深高步穿雲衢天目近雙峙黄山聳盤紆蘚壁留蟲篆苔裀臥瓠壺荷衣徧靈境玉佩趨留都異時何水部今日列仙臞高軒過李賀倒屣揖王符我欲從君遊苦爲羈子拘終當躄擾脫相覩同胡盧君其伐鼉鼓余竊比鐏于

胡明府復乞介壽之篇賦五言四十韻

末俗事詩書所圖榮一身當其齠齓年父母誨諄諄但云青且紫不聞義與仁時來佩珪組意豈在斯人夸者巧爲名有類玉之珉鄙夫不自立正如竹無筠旦出弄其筆暮還較其緡苞苴漸營窟唆躡登要津勢榮驟輝赫義榮却逡巡食祿既有靦養親安足論身名終喪敗子孫亦沉淪乃知向所騖秖貽辱無垠卓哉胡夫子隱約懷其珍赴義乃汲汲居常僅恂恂一爲急難賓誰如兄弟親三冬足文史羣髦就陶甄爰及閨房秀能懸道路聲拾遺戒僮僕亟往慰苦辛生兒爲世用曾是憂家貧以茲涖海邑二載如涉旬欲知東里惠試問桐鄉民政成遽移劇秩滿名益振天曹上其考賜爵垂温綸維時正首夏熏風變青春壽母齒已老對食猶如賓門前擁車蓋堂上羅冠紳人士何濟濟卷軸來趍趍休衙展家慶捧觴勸清醇起誦辭挂壁似聞樂受均慈顏漸有喜顧予歌伐輪何以爲民牧不稼禾盈囷當視後者轍欲庸戒弗詢恒情愛其

力惰厥非德鄰不然過用意刻核乖天眞已捧毛生檄無忘范史塵我聞廢書歎斯言比秋旻氣肅宇彌潤風高淨無氛家邦共塗轍忠孝匪參辰維侯茂明德養志希藎臣夙夜苟無忝寧與俗等倫

吳歙小草卷之一終

吳歈小草卷之二目錄

五言古詩 凡六十九首

吳歈小草卷之二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二

五言古詩 凡六十九首

頌節婦詩

在昔稱婦節比於殉國臣良由名義重未以情形論丈夫負綱常婉嫕非等倫少而誦詩書豈伊識組紃寵光賁閭里厚恩被兒孫苟爲世難迫敢偷視息存上以報所天下以立此身當時偉其節後代思其人感激分應爾濡忍差無垠匹夫有伉儷於世猶埃塵萬千朱顏婦十九白

屋貧引決尚慷慨俛勉尤艱辛尊嫜念寒飢襁褓勤夕昕親殁骨欲痺兒長頭巳髡事佶捐生難名蹟沒齒湮豈如遂從死況得比忠君猗嗟顧孀劉早歲心如焚泣撫未亂孤孝養垂白親生年有茹荼涕淚長濡巾老者奠窀穸少者樓璵璠巳矣終天恨傷哉覩國賓泚筆具梗槩徧乞詞溫醇縱復遺多閎庶幾後有聞我歌彼士女所遭異臣鄰於以勸爲婦一死寧百艱

[illegible]之留題錢別駕紫金山房三十韻

昔予泊京口往往候風濤攀蘿上北固涉江憩
金焦南指黃鶴近西陟京峴高竟絕城市跡所
畏塵土囂今來刺篙入時於步例邀艫艣接岸
碕升降隨江潮平橋送落照積翠浮長霄雲岫
吐深淺煙鬟裊周遭始知眺望勝可免登頓勞
側聞隱闤闠山房坐消搖我行訪耆舊君來枉
嘉招入門具賓主數折躋岩嶤虛堂啟陽戸落
葉鳴堂坳峯巒面面入棟宇層層交是時日欲
晡秋爽生回飈林霏半東壁寺鐘動邀椒寧知

跬步頃頓令心境超初筵作秩秩屢酢遂陶陶
清言閣杯斝四座皆賢豪爲我擷園蔬烹泉瀹
山瓢趣諧迹彌脫語合味自饒候蟲響庭砌斜
月挂林梢樂哉良讌會可以延昏朝莫以數畝
棲僅比一枝巢吾家山水窟東遷湯卤郊曾驚
澤爲震未識山名包毋憶吳趣好難結岡阜勞
遠卽泚爲宅近亦輪吾尻羨此混塵市掩扉由
麗樵洵美市隱居因之託長謠

贈趙翁源長四首

憶昔齒方壯識君顏未衰毋於翰墨暇邀共壺
觴隨東疇闖藥篠西弁俯清漪圓月湛宵景雜
華媚春荑羅幬纓綺縞珍龠鋪琉璃相看半俊
少賞會無瑕疵狂來幾絕叫醉倒紛離披而君
於其閒一醑輒十辭或催唐客管或閒張翁絲
清聲出老頰背面凝蛾眉倏忽各頹暮邂逅餘
嗟咨彼少巳先逝吾衰何足悲猶勝離羣子徒
與草木萎
君本木强人寄身方伎閒有舌無諛詞有面無

靦顏毋厠三公座長遊十室闆賤吾未嘗簡貴
吾未嘗攀恃此尊拙養笑彼誇神姦肘後青囊
秘胸中白首閒諦觀世間局一似方罫慳剝豕
但信指勝敗了不關
尋常爲我言少小愛吳歌學魏經指授友張旋
礲磨豈知喉吻閒乃有爾許訛功深悟其解巳
得猶屢頗正如弦上箭又如機上羅得失在乎
彀疎寄在乎梭均節自有度天籟人則那解者
非口說聽者如耳何知音亮不易擊節何其多

若非了了見徒然鬢變皤
君今去大耋俛仰數年耳回首平生交强半東
逝水看我領下髭白盡黑餘幾相聞各好在未
須人料理君猶少年場摘抉換宮徵我從緇侶
遊跏趺看滅起肉食供匕筋老健良有以清齋
斷杯斝草蔬亦云美媿此衰劣軀未免童稚累
豈知老而傳灑然間且止今日遊南鄰明朝宴
北里口不絓是非心不著嗔喜以此娛頹齡生
世亦足矣

爲人賦高山仰止水雲深處二首

賢聖去人遠乃在尋常間流俗苟爲異遐焉豈
所攀巖巖泉山高對之悚心顏欽聞茂明德矩
步出人寰

雲深滃然興倏忽變陽嶺水深淨無塵窬淪湛
圓景觀物識本原覃思吐虎炳已遊淡漠初寧
悼趨營猛

時聖昭乞經義叙題贈三百二十字

野老臥晏溫欣聞敕敝廬倒屣揖之半銜袖出
其書逡巡徐致詞視我玄晏如謂此駒隙景當
令早有譽諮訪或匪勸積瑕將掩瑜所以不自
匿頃僅瀉其儲正賴鍼砭力漸令疢疾除維子
惠好言藉手以前驅予謝本所盲衆且目我迂
況已久罷去豈復分涸姝寧有蒽蕕姿借蔭枯
株餘憶昔偕友生扁舟泛右湖愛彼山房寂遂
留衲子居幸逢君家尊隣圃接畦蔬雖云跬步
近未敢數相於側聞日下帷稿草無停觚矻矻
程所課計會如積逋是宜縱壑去不同涸轍魚

當其隱雲霧名不出里閭固知搏扶搖行當耀
天衢譽猶操左券焉用輩吹噓摩霄倦黃鵠刷
羽憐雙鶵壯者已接武昴藏越飛鳧謂借計也少者
復引吭嗚聲聞菰蘆鼎公稱我師其言亮非誣
藏史識古禮此閑慎勿踰然後能經術因之敷
芳腴根深葉自茂德充必有符績學戒欲速適
道無蹶趨勿輕藝文末實與操行俱及此英妙
年早辨聞達途過庭復何訓儒亦憂榛蕪

謁申文定公祠堂有述

闤闠金昌門奕奕祠宇新通衢出其東流水趨
其滸輪奐一何美饋奠畢來臻胙者喪元老仁
里思陶甄振衣白當路卜築將明禋具陳昔賢
祠北距相公宅其人乘尾箕其名光史冊公今
去上僊我懷豈殊昔陳請靡不僉憲府咸動色
各各捐賑鍰一一佐稍食主人前致詞感激慰
溪惕豈無薄少貲敢叨鄭重錫拓地始自今鳩
工漸底績入門高閣殊崢嶸絲綸自天日月明
篋藏至寶發光怪龍翔鳳翥垂雲英堂堂廟貌
穆以愉似領僊班上玉除身侍九重紆幹畧心
懸四海枵盈虛承華大本宗舫討太阿自握誰
能覗王聖臣忠久乃明小臣那得懸相契乞身
歸泛五湖舟白首恩溪大耋穡半夜台階星欲
隕他季名德水長流伊昔高陽公蹇蹇著前代
風節寡所諧召還俄請外當其乞鄉郡歲凶無
可奈公令恣嬉遊因之活顛沛唯能不拘拘所
以聲藹藹猗歟我文定其職在文翰其功在謀
猷其忠在匡贊盍人未能知乃有嘗爲懊我聞

之有識爲樸不爲旌有求靡不應而無偏熏情
在貴能無傲而以樂易稱宜乎久愈思翕然誰
重輕所嗟世道喪遂恐無老成純夫德孺繼家
聲流品還看月旦評試問祠邊逢過客何人不
重二難名

豫聽雍瞻試南京兆有贈

吾鄉吳下邑僅分婁井疆其土亢而瘠其人樸
者良獨有好古士前後長相望猗歟兩侯生世
德所發祥稱齒即勤學日益未可量毎試最其
儔麗藻何煌煌莫謂今甫冠久已當高驤伯也
功力到匠心出圓方叔也天機利妙指發宫商
三季溪霧隱六月怒風翔名聲一以動道路亦
生光驅車趨輦轂策足綴班行盡揖昔揣摩況
覽窮縑緗欲陪廟堂議先虞田野荒官府未爲
一籌策詎有當何由給轉輸何由定勛勷豈無
效忠讜或恐墜渺茫一一量其可懇懇非爲狂
通而念桑梓有如望雨暘毋以私所使坐視衆
所妨令我垂白老歡焉歌樂康信也並好古盍

世爲紀綱

王文肅公祠堂成遜之倘寶乞詩 三十四韻

公起菰蘆中名在日月際當其拂衣歸不難忤權勢召還彌感激入告幾摩厲黃閣佇論思青蒲餘涕淚上意幸少回臣愚有溪悸將毋蒙異恩呼天謝三事未忍忘朝廷長懷抉蒙蔽依違不上聞俯仰媿當世令也殁不忘偉哉遂所志奕奕者新宮濟濟儼陳鑽拜起相與言後來復誰繼年少前致問老翁三歎喟具言公少成嶷

然夙表異或以文字知諒爲公輔器科名詎足矜樹立有司㪅曲江度何如廣平諍堪嗣敬輿在貞元得旣非其罪希文在慶曆旨進俄已退孰有眷注深終以腹心寄維皇在宥久頗厭羣囂誠章疏積報聞威福漸委棄自非抱忠貞何由徹嚴邃在遠荷眷懷巳衰虞隕墜奄忽騎尾箕巳復十改歲玉樹先秋凋孫枝爛霞蔚才氣千里駒聲聞九皐唳交遊信其恭閭里稱其惠造門無雜賓開卷索珍味以玆紹前徽實能垂後裔几筵近在馮榱桷仰可睇崇閎倚難支瑀鏤必多翳殷勤嗣奠裘庶幾永茨壁歌以諗後賢一念百千禩

許翁挽詩 子洽尊人

俗學困才傑淸時老遂蒿了了見今古黯黯長牢騷世事莽一吹浮生看二毛遙聞老布衣有識推人豪上書計不就投袂嗟徒勞豈若平生友一醉新芻醪相將抱鋤犁送老此江皋乘輕彼年少面首曆猶膏如何據津要雜遝多爾曹

君今去寥廓豈復思酺糟感慨竟何益歌以當永號

彭城寇君尊生寄詩以書學見推賦此答之

書雖藝事小未可造次窺精心發妙悟詎以膚革爲譬猶酒中味沉湎何能知獨有曠士懷浩浩來無期籀篆變草隸意匠同推移試看顏楊跡似與虞歐岐觀其所悟入頗類合分支寧當論時代遽爾輕瑕疵宋室旣播遷此道殊紛披

怪醜出睤目于思生鱗而傷觀駭其姿白喜不
復疑閒有適俗韻又似久病瘦眇余頗自力騄
首欲高馳而君誤許可謂堪蹈前規吾眼僅能
別子臉豈能追君其務骨力日以生華滋於宋
購遺蹟於古求殘碑咄咄行逼人遂逸詣交綏
勿謂譽出口斯言如列眉

題長蘅畫

讀君南還詩其味澹而永出處戀母慈褭褭發
溪省展此西山圖勢聳筆逾靚嫵好非我姿崢

嶸谿孤騁空亭獨遊人寧堪侶黿鼉晚歲六尺
軀有如漾藻荇觸熱雖心煩嚼氷自齒冷

贈秦心卿

吾聞嵇康嬾非獨妙文辭尤於絃徽間指若輿
心坳得之華陽亭居常自娛嬉惜乎誓不傳徒
餘顧景悲乃知自然趣信非工力窺旦暮或遇
之勤苦徒爾爲此慵若天縱彼銳常形疲不閒
嬾融師得道牛頭時笑彼參學人相隨墮愚癡
吾始疑子嬾旋悟嬾即宣神完謝琱琢氣定忘

醇疵一往便超妙安用析豪釐

賦贈范君君輔

不覺一爲別倏已十載期入門欣道故白盡頷
下髭得意方對閒詎以錢刀爲俯仰歲月曉感
念平生知孤蘆此再泊在忘半分岐林生家白
下其名丞京師項有苕林錢弱冠求相持鋒銳
良可喜沉鬱非所枝傷觀共嗟歎嘖嘖無瑕疵
行洋煙波艇去訪余山眉彼中重名高力能爲
噓吹媿我非其倫敢託壎與篪

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賦

移舟漾漣漪得涼亾如沐所愛弇溪風淸音度
修竹一見意已消少焉神更穆譬如珠在淵自
是鬱之族我友具壺飧相邀曳緗縠揮杯逗輕
颸灑翰低華燭欲別徐褭褭深心寄眉目歲月
倏已賒詩篇寓幽馥吾猶媿良媒子其愼穆卜
毋以軀千金等之棊一局

義姑篇爲張長洲賦

姑姪與母于情分一何懸去者如昨日留者無

窮季百齡亦俄頃倏忽如流泉慨焉念宗祊有
孤嗣賞延煢煢六歲兒别母仰姑賢姑猶未爲
婦心獨稱子憐提攜共眠食晨夕此纏綿是時
泰階平接迹禮樂先彬彬後來彥駸駸百家篇
途以經術起蔚乎播芳鮮登朝盛材傑懋績垂
簡編焜耀光奕葉似續饒梓楩事有豪儁立任
乃幼女肩誰能外其身持此一念堅我歌以言
之媿無筆似椽

祁門李先生乞叙先德詩

儒生誦詩書要歸潔其身一爲利所動媿彼行
乞人唯知患得失銖兩猶千金豈復念疏遠骨
肉爭狺狺徒然施冠紳實與豺虎鄰李翁少服
賈能急義與仁嘗憐父友困丐貸盡往振終焉
代之償子母積百緡折閱復何有寧忍覩其貧
自以家督故曾不辭艱辛念此諸弟弱豈得與
我均鄉人稱孝友閭里歸陶甄後賢遂鵲起蔚
矣觀國賓一來擁皐比毋挨傾廪囷徵詞播遺
懋求以垂不泯咄嗟闤闠閒衆濁獨爲醇世道

今緬邈俗儒日沉淪

題長春百齡圖

古樹攀天矯盤作虬龍形枝條紛攫拏秀色青
冥冥老幹必百圍應已垂千齡造物者何意山
淡秘精靈畫師抱奇尚灑墨窮殊狀淺淺濃淡
開筆勢頗奔放傍列諸草花國香發蘭芽長春
及三秀亭亭相蔽遮誰能寶此圖畱爲空齋娛
時聞齋壁上逗作風雨趨卧覺畫成適徐徐復
于千緬懷宗生意笑彼山澤臞

送友人北上七首

日落欸緒風方舟達于征弭棹遲所期對酒懷
屏營晶晶霜露白噭噭鴻雁鳴感彼慕類音傷
我仳别情明發即長路歡會難久并
飲餞越林坰夷猶候潮發何以慰朋知信宿娱
明月遊子抗前旌畸人攬短髮豹隱南山濱鵬
徙北溟闊升沉會當分胃焉中腸裂
弱齡忝末契躭奇共幽討榮名非所希謨謀惜
不早蓮罏爾長鳴再刖子自寶京華美遨遊衡

茅足枯槁離居寧復論所期在遠道

子有平生親脩途正緬邈旦發洪河流宵鶩嚴城柝彌望何蕭條曾阿委秋籜黯黯浮雲馳淒淒涼風薄翹首佇軒車于焉附寂莫

蹇予實疲薾文墨謬追隨蘂篁蔭高館危石拱華榱良辰對奕博清夜同樽罍炎暑一爲別隆冬以爲期卽事已多愧愁思將何爲

遵塗異川陸帝京後先近是時盛才賢羣公方接引王聖不諱言時艱能無盡曹生著名聲金

李各英敏願言畢所懐庶用豁孤憤

貢公喜同升崔相匪私故衡鑒必至公臭味乃相附因之樹功名譬彼順風呼曲學陋孫弘治安希賈傅斯言莫磷緇申章展悰素

歲戊子宗伯公六十有七白傳作醉吟傳之年也因敬其體戲詩一首

古來稱達生香山白夫子立朝自通儒冥心乃二氏莊叟栖漆園南華抉名理維摩不二門現身亦居士誰爲位宮寮誰爲拖金紫住世出世

間胸中浩無滓遺編累萬言強半洞其旨我觀秩宗公出處略相似且從懸車來一一將比擬疊石可當山穿池亦云水取足快目前何必履道里尋常會賓朋談諧襍經史當其興酣時夜分不能已中更爲歌詞清聲四座起就中倚歌人揚蛾發皓齒何必楊柳枝淚情聊寄此緬懷醉吟翁著傳頗自喜至今讀斯文嚮然豁頑鄙公乎試靜思所得孰與彼待公新篇成各爲書一紙庶以貽後來賢達故相似

晝眠偶成

戢身藝文囿放情樊籠外成虧遊相仍虛白了無蔕我歸夏正長梅雨滌塵壒庭除生綠滋衆卉紛芃芃逍遥北窓前頽然弛巾帶白公有遺編高枕讀三泰

送別子輿

歲宴凜風發木落寒江湄孤鴻求其儔哀鳴動離思之子東南秀蜚聲英妙時抗志既磊砢典文必恢奇當其所得意一往不復疑疾如雷電

鸞嫺若錦繡披所以策高足倏焉驚中逵憶昔
弄柔翰及爾相追隨少年負意氣安論成與虧
俯仰忽有異感慨多所悲天路今翱翔會面安
可期勗哉懋明德庶以慰心知

喜雨篇上明府朱公

朱明煽炎暉陰翳倏前却原野殆如焚河流旋
成涸閔焉此農夫望歲紛錯愕鳴琴夙所欽勞
心軫民瘼爰從靈星祈風霆驟相薄膏澤所需
濡歊蒸一疏瀹蟲蝗詎復憂祁祁信云樂隻枯

起田疇羸瘵免溝壑三復豐年篇稌畬庶多穫

讀書聖像禪寺

日余謝塵囂揭來信幽賞野寺灌莽中開房闃
虛敞涼風生庭除秋氣一何爽頗從禪誦餘慧
性得開朗即理理自如隨緣緣自往無爲礙諸
有時入顛倒想

陪朱明府行春南郊夜話有述

弭枻泊枉渚日落饒天風澄波受明月寒光盪
虛空感生信多幸叨陪大賢蹤傾耳豁蒙翳吐
心悉圓通無無自禪解落落詠玄宗名教苟不
虧實際將無同浮夸乃猥瑣斯言折其衷
歲首面初暘羣生各自遂瘠土餘疲氓謀生計
多戾誰淡父母慈桐鄉夙所佩累疏請賑蠲洪
恩自天沛曰余實承宣毋貽內溝愧策馬野田
中荒荒日將墜月白始還歸人聲襍犬吠老幼
相扶攜欣欣逐行旆但使百姓蘇何論一身瘁
惻聞仁人言感歎令心醉

秋日同丁惟孝登堯峯最高處留宿山房

呈百二十字

維舟兩垂楊緩步溪上村飛泉懸樹杪古殿沒
雲根捫壁看題字巡簷款緒言君應茶作供我
自酒盈樽乍覺杉松冷徐驚波浪喧攬衣凌絕
峴取徑出頹垣別浦縈爲帶連山勢劇奔遐覩
同泱莽俯矚各傷魂日隱半規赤湖將一柱翻
須臾看變幻咫尺失乾坤磴昃下逾滑林空逝
若髡扶攜尋鳥道徙倚立山門燈續爲薪火盤
羞當作飧向來幽賞意眞妄正堪論

題畫三首

衆山遥在望泉聲近淙淙崖樹對蒙丞飛流出其中策杖溪橋者此意誰與同擾擾竟何爲眷言塵外蹤

獨有秋天高能使山氣潔蒼然見層巒飛泉噴疑咽蒙茸半欲枯丹黄尚微綴茆菴翠微間於焉占幽絶盤紆弄潺湲洗耳淹日月

亡友沈脩孟愛予小楷以扇索書未幾病殁題此哭之

識君髫齓時白晳顔若茗稍長露頭角嶷然挺清標斂心復精思不矜亦不佻一疾遂纏縣藥餌爲珍膠我歸脱塵鞅聞子美遊遨流目城南勝題詩滿林皋相見各慰藉期我更招要此意竟溟漠蘭摧委蓬蒿埋玉著土中識者徒驚號當子病有瘳僾僾談風騷或時及墨妙小字那能超顧出篋中藏强我爲抽毫人琴痛俱往幽明曠迢遥含悽敘疇昔絃網自今朝[illegible]

爲人題畫

畫理詎難識可以書法論學與不學間一貫道乃存或如縛律僧永著小乘根或如野狐禪終非不二門鍾張與顧陸此意邈難言昔人看氣韻寡韻徒爲煩不聞支公馬神駿獨所尊揩揩事筆硯有類甁罋藩萬卷滌腸胃庶幾清其源迂瓚負潔癖快意辭籠樊遺蹟澹以超澗沚蘭與蓀持此問陳子將無許攀援君醉笑不應聊與同此樽

示兒復聞

伊予三得雄惜也兩前夭五女李其孟餘各締姻好汝雖最後生未妊巳前兆幸也甫艾年天乎俾爾紹父母三人憐逝將漸衰老四思伉儷初所欣畔盤早縣析不復芽比壯心悄悄嗟予鮮兄弟僳能别求蓬爾兄生復殤有命詎能越猶記醉酒歸穀璧去吾襖我聞鏗然聲囑僮求以燧幸完當生男一念默有禱市橋互經過燈火紛繚繞竟以完璧還慰此中悍悍爾生甫七年誦詩頗馴擾牆記無忽遺稱於傳若保及此

十八齡遊庠睎俊造三復美成訓沉思戒其掉
汝父不遭時長懷力自拘況爾未弱冠而欲希
驥褭志鶩千里遥心潛一毫小顏跖變分塗係
附徒爲娚行以證此心行迷心詎了胡彼禪與
玄強分釋與老儒稱孟學孔一貫無淺渺其源
本邃初其滓隨早滂斯以爲通儒斯以爲大道
皇王植其根著述分其杪仁人以之昌殘賊用
是勦汝其奉爲訓永以詒述紹

壽通家瞿翁七十

時淸閎材傑白首伏田里俗學豈適時獵取青
與紫徒然榮一身實虧反爲耻隨分能及人中
懷浩無涘吾拙與世殊持論每如此瞿翁起孤
童種德仰未邦信義之所孚不富其鄰以彼強
詎敢欺此弱復何恃彥方化其鄉囂爭庶有豸
平生相與親到老無瑕眥存歿既以分歲時尚
有祀壯年勤公家暮年謝城市孰令亢吾宗孰
令踵吾趾濟濟子與孫錢鏄竝圖史晨興課僮
奴執用雖所使暇即方羁閈施行試摩壘還闡

老孟光每貸勸滌灩至今七十年俯仰足自喜
酌酒前壽翁百歲集福祉欽茲好行德薄俗爲
傾否覯彼矜雄豪輕之若褋秕吾將謁能言穆
如頌厥美

送金子魚張伯隅北上

我初識君時年各未及冠父執殷張徒呼與其
文翰君如牙發硎落筆光燦爛愧我策駑駘黽
勉僅能半當君上春官予晚乃遊泮嗤嗟十年
餘驥足若遭絆白頭無所堪性復耽閒散差於

得失間能不增憤惋如君廟廊器洵美若圭瓚
胡爲久棄捐令我爲扼腕皇路雖清夸識者憂
其亂孽[illegible]謀久寧島夷欲爲難況茲財賦區游
被潦與暵目非通敏才有蟲疇與幹君才不拘
牽稱此貌魁岸觀君論事時中懷實侃侃天應
不虛生糾紛待斷斷張生若龐然進取意頗悍
聞我澹蕩言驚顧猶河漢自是用世人吾將拭
目看及茲聯翩起庶以光里閈

送張伯隅謁選

吾始知子文晩乃得君心朴直誤㝠眘溫文實所欽詞源渾浩浩飛流汪清音豐茸草木茂鬱矣山之陰慚余類枯枿林立徒蕭森行潦易爲涸喟焉傷蹄涔顥㳷各有象所以異升沉子歸念寂莫慰我情彌滋頗憐謀生拙有田力難任感此纏綿意欲別黯不禁子行厭吏事雅憩在青衿俗學纔聱悅頹波日浸淫願子秉經術諸生共酌斟淹通乃足用要觀得失林毋令但諳俗斲彼球與琳我窮寧坐拙有命子能諶回路

贈與處斯招企愔愔

丁君惟孝與余善其從子自照從之游迨冠而先生字之曰慧仲徵詩爲贈

千年首山銅範出兩圓鏡一爲什襲藏一與塵土並貴賤邈以殊輝光同本性百頃澄河濤鬚眉了然暎微風過盆池大形不能正感此動泌昏於焉悟虛靜時俗競紛拏誰知非眘病弱者多自偷翳來何由屏玄鑑豈有渝雅循照彌瑩將無出入罰貌肥緣戰勝㝠莊有遺言天光發

泰定

山陰沈大叅公過邑學訪其故人徒步枉顧具述家世屬爲詩紀之共三首

峩峩千岩色濯濯萬壑流皤皤黃髮叟宴宴娛春秋陟彼堂與紀錦衣復狐裘綸綍自天賁輝光照林丘筆耕學爲士種德豈不讐禮蓑既已勤秫田果倍收有子爲國寶元孫更揚休衮職兗多補藩牧周爰諏章服未云貴嗣世實好脩我懷在惇史邈矣今誰儔

幽蘭生庭階嚴霜遽來猝馨香既塵土根荄尚堪䓘方春動微和光風泛草際茁矣蘭之芽美人共服媚緬想中林士考槃多寤寐邁軸竟天傷珪組集繼嗣綿書發潛光榮名等石置至今念劬勞蓼莪輟講肄獨有栢舟篇慰爾同幽閟遂令丘壑姿畫圖易芟製

殉義古所難不獨重捐軀要以勤一生黽勉終令圖懿彼閨中美志節凜丈夫自矢未亡人沒齒甘如荼仰俯多苦辛既貴永不渝翟茀奉尊

章靡臨勞我孤所以貴此身豈不在拮据其姜
雖靡他不聞爲親娛梁寡雖高行不聞字其鷄
彤管亮有述允爲女士模

爲朱君友竹賦

吾鄉本宜竹附郭連數家方春雷雨過矗矗爭
努芽新粉漸含綠高下相蔽遮每於清和候幽
尋遍水涯居人解愛護當遲編作笆我從問其
王斸取聯爲茶渴行得甕沃甘涼濺齒牙或時
徑入林嘯咏聲驟譁富家連幾畝半枯突扠枒

貧家種隙地一曲藏脩婷誰歟會此意朱君向
我誇譬如養禾黍根莠須鍬钁勁挺乃眞性安
用紛交加指點陰森處洞門深含谺却於茅茨
畔放出數種花晴搖影瑣碎雨沐髮鬖鬖下根
掃聚蟻上枝却蟠蛇吾生五十年強半此紛拏
暇即呼比鄰酌酒烹魚鰕賓主忽已醉脫帽梳
髻丫夏秋欲無暑適意豈在賒酒醒語家人爾
輩勤菑畬

華亭過汪世程北郊別業

端居意不展放曠思郊原及茲清秋日同訪原
上村浮舟出南郭盤紆帶柴門陰森高柳外遥
開讀書軒枯棋臥圖池尚餘尺水渾舍傍竹千
个青葱半生孫穿林憩石磴饋食羅瓦盆折蔬
間豐饍烹鮮佑芳樽棊局自成適勝負寧復論
眷彼豐歲樂聊爲老農言嘉禾既垂頴香風滿
中原稻蟹漸欲紫雁來接青蘋甘澤幾時降引
領望雲屯何必齊所願有待俱爲煩與長覺碧
短落日城市喧暉驒船頭月照我初黃昏從容

侍長者雅尚良足敦

送朱明府入覲四首

聖明方在宥執象臻時雍守土各循理玉帛會
朝宗衡度無頗偏登陟秉至公君侯美無度三
載以絜矩駈車遠于邁膺彼章服肅瞻戀不能
別濡翰寫深衷
深衷將何宜感念追在昔東人困誅求瀕海彌
荒瘠送迎駈屑濤奄失阡與陌禾稼隨流潦嗷
嗷安所獲籲天徹九關誰爲宣上德夫子承嘉

命惕焉爲心惻譬彼尫瘵餘治療寧藥石黽勉
及茲晨疲萌漸延息致使和氣翔皇眷迴閭澤
閭澤靡不周賤子獨多幸猥以雕蟲收頻諧夙
所秉簿領有餘閒提耳發深省況乃借齒牙稍
令露鋒穎而我竟潦倒長途未能騁申章聶勉
旃纏綿無與等
纏綿我所私遺愛徵在茲昔聞去漳南遠近咸
追隨百里道相屬攀號不知疲所以東麓上磨
崖有其碑赤子戀慈母在遠分不虧今既不異

昔後當長若斯君亮終大惠棄我寧如遺我願
秉徽尚永不負心期

殷職方丈七十壽詩四首

士爲俗學誤所謀止其身進則忝朝列退亦慚
隱淪官階何用峻要在展經綸家業何用饒要
在安子孫孰爲蹈斯軌先生殆其人仕不過五
品歸未免食貧當其佐樞筦黜[illegible]爲逡巡當其
遠里閭素交不緇磷勿謂古人遠幸哉德爲鄰
舉世愛鄉原仲尼思狷狂彼胡行不掩其志固
難量煌煌子金璧微瑕亦何傷什襲珍珷玞完
好安所當緬懷千載人示我以周行孔孟曾有
虧乃遇飄與倉松栢耐歲寒不與衆卉芳大鵬
奮六翮曾不視榆枋公其勵晚節攜我高翱翔
公昔未遇日讀書城北隅余方困適軸侘傺意
不舒或時還城中未至先招呼慨然吐深衷終
當相呴濡既出展所學荆門歲月徂未幾佐戎
政西陲恃無虞清節名讒謗歸來日未晡卜築
僅容膝依然舊繩樞公言幸無負復此聚吾徒

左右列圖史兀然坐其隅問此有何樂既老猶
不閒公云我所思乃在彼高山艮朋將萃止相
對多歡顏爲此素心人談論超塵寰飲酒不飲
濁濁則比於頑擷蔬不擷葷葷則覗猶奸豈誠
旨於味託意在防閑逍遥百齡內高風邈難攀
永願託未契終老相往還

賦得陶公篇壽錢二丈仲輿四首

鄙夫競貪冒夸者騖高奇是非性命情相去爭
豪釐在昔有賢達坦懷信所之陶公初暫出彼

驅寒與飢二䄵不能待拂衣遽來歸浮雲有聚散莫知心是非

晉宋覿已遠至今高其名有謂出處閒懷哉抱淡情不然胡感憤慨焉詠荆卿所以逃魏蘖負耒寧躬耕譬彼武陵隱入淡避秦爲達人置勿論千載如平生

於時脩淨業亦有廬山遠誰鑿白蓮池傲然示高蹇誰著漉酒巾歡焉極繾綣性愛揚子雲所嗟不知遯但應問奇人賜爽日在眼清齋復何爲秫田自穠萎

我思後來者畢世孰酣暢有官能不爲有田足供釀幸非陶公貧偏得陶公曠未論齊出處兼復同好尚吾儕黍祖謝時與接罷盎唯酒與長年此理應不妄

書懷送茂實少參之部東川五首

春遲氣方肅日暮寒雨淡窓梅亦愁絕何況峉子心篝燈窺散褒目倦時長吟予髮久種種豈復論升沉古人已陳迹與懷良在今念我同恋友逝將遡沱灊咄嗟眼前事慨焉欲沾襟

江流日向東客程日西土吳楚未爲遥三巴颶五兩丈夫事壯遊茲行亦澹蕩不聞王逸少岷峩結遐想可憐杜陵翁窮途詟魍魎今君領名藩山川足游賞未若補衰難榮枯出俯仰

君昔在諫垣抗章論失得還書戒俶子此身分許國受恩既彌淡要當畢吾力隨俗徒紛呶將無變白黑獨言中所明譽毀那能惑皇華未幾何藩服已數歷忠讜欝未舒賢者媿其直

憶昨少年日相與脩文辭歌呼狎杯酒已往默自喩誤疑亦豪舉不識中所期天路既高騫乃覺駑蹇疲懷慙自策勵年往氣亦衰賴君念桑梓衡門獲栖遲秋田飽粳稻此惠非吾私(君頃以邑賦請於大司農且代草疏又一疏爲舉士求補云)

文翁昔治蜀蔚然遲豹變諸葛撫荒殘蠻獠亦華面文武各有經千載邁時彥巴歈今如何願言徵文獻嗟予國川東無爲廢征繕職司各有專同官或可薦無忘立朝心寧以外補倦

送别徐汝默兄

君昔方壯日我冠長追隨稚齒未涉世唾手皆
可爲看君獨靜默遂遂守其雌相從廿年餘兩
鬓各已衰于困卧環堵嬾惰百不思君更如少
壯一再遊京師珽就選人格欲吐胸中奇臨事
乃慷慨爲人解紛披端方襟機警開釋無猜疑
始知韜晦人不受膚淺窺方今雖清晏有口咸
嗟咨乘時早從事隨分量所宜職業幸稍展通
顯良可期勿擧任公子東海垂釣絲

送僧之匿都參謁

我昔浮大江探幽飽經歷踏閑驚崔嵬攀崖上
巔屴遠眺負眼紅俯窺豚背黑帆檣出其閒波
濤怒難測吾生一浮漚前後浪相迫風聞老頭
陀不語亦不默挹衣禮龕前有問若無得悟彼
動爲煩悟此靜有適別之去風塵三年阻良覿
旋聞山中人已往不可即誰爲嗣其徽長恐不
如昔汝從者宿遊經論多所析今復西南行於
此駐飛錫梁皇昔捨身同泰已陳迹有空即名
相離有乃功德所以須菩提無謗詣眞域所以
彌勒尊求名墮迷惑何時返舊山相與學禪寂

吳歈小草卷二 終

吳歈小草卷之三目錄

七言古詩凡三十八首

秋風篇送別

送別梅季豹

逯寄方伯雨兄湖筆因賦長句

贈別友人

放歌行

爲人題畫

苦雨詩

徐明川兄五十索詩

壽丘五丈

花朝醉後爲女郎題品泉圖

吳歈小草卷之三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三

七言古詩凡三十八首

憶昔篇爲女郎賦

憶昔狂歌白門月醉挾飛僊健如鶻當時意氣欲凌雲點筆樽前盡清發豈意蹉跎已二毛緇塵猶染舊青袍曆霄判隔高鴻遠故壘還憐舞鷰嬌長干酒綠秦淮水菖蒲花對金陵子未論別後憶儂否且道風流復何似

集伯陽園亭雪中賞梅一首

去年冬晴暖無雪惆悵梅花自孤潔安得雰雰白滿枝細簇繁英更幽絕今春十日九日陰先雷復沍冷不禁風高雨凝去聲驟飛霰春晝積雪時溪溪窗前一枝未快意每期野外同招尋偶來訪子池邊樹樹樹著花引余步幾處孤撐崖石間或時遮斷迴谿路因驚刺眼雪光寒却思暎帶雪花看須臾天地忽慘澹禁枝嚲嚲攬作團俯仰高低各異態點綴松桂皆殊觀別有殷紅初荅蕾珊瑚的的出玉盤又如華鐙明素

幄飄然舟綃襲輕紈酒溅眼花茈如霧把觥姿
亭還四顧縱橫無復向來枝層層花浪蹴琉璃
縱使對花堪便醉勸君莫待雪消時

秦淮泛舟有贈

崩雲垂垂出高髻芙蓉肌肉膏流膩汗光得酒
潮紅生清秋淮水雙眸利氷盤剝蓮指爪涼亂
簪紅蓼遮珠翠枕樓風微楊柳嬌囀枝黃鳥聲
聲媚啼聲斷續煙冥冥醉客欲歸鸎欲睡

次韻殷職方歲暮對雪 時客太倉

天寒遊子增牢騷雪花照鬢羞青袍巳聞層氷
泥短棹獨把殘卷酬香醪小山玲瓏綴珠玉雜
樹撲撇生羽毛凫鶴短長何足問歲豐且幸無
啼號

秃筆題扇有贈

我昔蹉跎意未予喜將肝膽向人傾春花秋月
醉爛熳毎逢季少多牽縈白門風高颼衰柳紅
樓著處難忘酒爾時茗顏絕可憐快意追隨復
何有歸來猶作等閒看忽然感撇脫輕紈人傳

島夷方蠢蠢巳似蹣蹣吞三韓男兒那得隨草
莽少賤猶堪百夫長擬之東海射長鯨開弧赴
的無虛往時清不遺海波揚民開長得保耕桑
幸是優游同歲晏何如倥傯鬬身強吾甘老作
書中蠹非復從前歎遲暮獨有歌呼盃酒間還
似當年作相遇看爾逡巡合懦夫酒腸今大膽
今臙數來就我傳書法筆力能如爾射無

夜泊婁塘里以明日攜酒桃蹊分朝晴看
花賦者各十絕予快是遊也以絕句紀往
還而別爲長歌次用四字

江子落盡海門潮市横尺水步容舠雲生日落
風回颼臥聞驟雨來中宵豈是春光未易消坐
令有酒無花朝朝雲穿破天迢迢潮來水濶移
輕橈緩酌微吟太寂寥能歌好飲即招邀舉頭
忽見綠霞生水邊籬落村村明沿堤綠樹啼黃
鶯似催攜酒花邊行蹋草穿林到處傾誰家爛
熳畏柴荊主人未揖花先迎坐客滿筵聽鼓聲
一枝入手飛縱橫錦作屏幃繡作檻此中不飲

華酒鎗欲待月白雷霆驚似爲吾曾作放晴且
還洗盞醉深更君看眼前誰令并人生及時且
爲歡昨日花開今已殘郎如今年春苦寒十日
九潦一日乾南村老梅前月看又逢桃花此盤
桓縱然風雨勿復歎只愁酒盡不可賒城中海
棠行著花

甲申冬就試陽羨於衆中數見顧二世卿
今荏苒幾十年乃得於江上同遊處不無
流年之感世卿出是歲所書小影屬予賦

詩因序今昔題曰陽羨行也

陽羨城邊冰塞川北風吹沙雜飛霰垂髮帊首
飄華裾芳鬚瑤臺月明見是時相見不相知寺
標早合金閨彥還聞霧隱伺南山我容江湖重
會面春花秋月幾經過翠管銀罌屢歡宴詞賦
樽前凌彩雲丹青筆底開芳甸忽思難駐少年
時畫裏容華鏡中變只今車壁未須槌却後囊
錐豈未現曾是纖妍美丈夫空向窻間把書卷
知君英妙期請纓顧我蹉跎欲黃研土木形骸

此首髯冠疎未須長貧賤君執鼓旂我建纛餘
勇猶堪一酣戰

暮春遊惠山黃氏園去之陽羨舟還再遊
有懷二三同人輒賦此

殘花繁枝春色暮我來緩逐青山步清冷幾沃
焦腑涼松風颼颼耳邊度迢窕犖确清川廻主
人林園相對開入門修竹如前揖登臺欲收空
翠來臺下泉聲長汩汩浮杯顧影俱豪逸壁間
圖畫坐中人百年感慨方昨日別之俄作荆溪

遊半月置身溪上樓新知舊侶數相過壺中日
月不蹔留歸來處處尋前迹百尺杉松翠如織
山頭落日帶餘青樹頂過雲露微白重到流泉
一盞觴忽思季少共淸狂爲欲題詩待君過酒
酣高詠轉凄凉

送孫氏兄弟

孫君兄弟皆美才會稽附觔松徂徠世人未解
相憐惜懷抱時時向我開前年求試不得志買
田城北親農事遂令瘠鹵變膏腴舍傷老農亦

蘂桂倚窗馥枯荷膩作池面麹寶華山泉出玉
井誰爲釀此竹葉春風流海內知名士有文換
酒非全貧欲知玉盌盛琥珀看此飲觥朱提銀（退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中廚肴蔬甘且滑何必違壚
鑪與尊清秋盡興宜今日況有賢主能娛賓交
情自覺老彌淡世態豈無嫌我眞（子美詩畏人嫌我眞）長
年劇飲少年怯吾衰倘是中閒人酒酣新月墮
香霧菸如煙海無窮垠却思去年登高處今應
寂莫埋荆榛又思去年愛酒伴今應飄泊隨風

塵眼底書生更無賴紙裹錢空恩買鄰東西南
北君莫問只須一艇時濡脣我行盡捐夙所愛
醉鄉與爾稱酒民（皮襲美事）子細看花未爲達但願
相過莫厭頻

大槐篇爲新城王戶部賦

君不見沃土之植偏宜槐兎目鼠耳參差開葵
柯布葉鬱葱蒨雲垂蓋偃高崔嵬故家喬木豈
容易樹德久與通根荄憶昔河淸啟肅皇五花
在宥登賢良聖子神孫又三紀積善袞袞新城

含媿壯夫豈宜在蓬蒿欲向田閒習勞勤耕時
暇卽讀素書穫罷偏宜騁飛騎仲權神緊巧有
餘百技從容出指臂季弱昂藏意豁如常笑書
生無膽智同操弓矢千有司季也飛騰仲仍躓
吾知二子才相當但問遭時利不利卽今渡江
秋氣新輕舟蚤發揚子津揮鞭十日都門道並
驅鞍馬隨風塵愛弟將身事明主賢兄欲訪沉
淪人淸時英傑誠難識得當二子應生色屠沽
博徒今豈無但逢儒冠勿相卽此曹齷齪多當

塗步趨跪拜分賢愚安能度外相剪拂避之正
合如逃逋季弱乘時必遭際莫向時人厲鋒鋭
仲權且還就吾徒小淹不過三年計今時用才
只論資縱有干城須中第

九日金子魚新樓讌集同用新字

城東野塘碧瀰瀰無數垂柳當秋旻斜連水竹
凡幾家君家蒼翠滿眼勻更逢蕭晨氣方潔登
眺晴日高樓新參差聯甍亘如映窺櫓檏戶來
相親獨開一面對平野蒼然遠色郇城闉庭菲

王頭冠腰帶光照座朱紫雜遝匆滿琳王氏之
先自東武脫身賊中逢趙父天風吹送十三娥
長成遂結同心縷晚生嶷嶷五男兒鍾祥邁迹
稱第五父爲農家子爲儒孫曾接踵遊亨衢歸
來里門揖賓從拈點槐陰問春種自言世業在
耕稷出郎軒墀歸鋑鑄古來門第何足矜生兒
勿使輕葵藿當時爲粥食飢人豈料堂前羅衆
賓誰能貧賤陰爲德合有賢豪接後塵白頭厖
軍困經術著書空自花生筆後來拾芥何繽紛

密雲惠化如冬日乍從郎署下菰蘆嬾向關津
問舳艫堆案時時摧黠吏尺書往往問潛夫大
視陰陰蔽千畝上可棲鸞下輪走議論徒聞會
市頻驟馳秖恐千時後豈如王翁升斗糜遂令
行路無苦飢歲捐庾廪那復羨厚積安用錢孫
爲嗚呼老農之施尙如此況復繡衣諸孫子

友人六十

甕頭竹葉浮春香窗前梅花鎔蠟光雪寒不消
騁華堂裘馬雜遝遙相望酒酣耳熱神揚揚高

歌慷慨激清商丈夫七尺鬢眉蒼爲儒白首甘
摧藏既不羨魚頭戢戢匆滿琳亦不羨黃金高
積拄斗傍但願時得美酒澆我腸青娥玉面調
笙簧不愁日短憐夜長銀燭照座舞郎當秖容
年少窺顛狂莫聽傖父話銀黃貴不如賤閒勝
忙悔不早脫名聲韁回思六甲如風檣吾遊酒
人儻可猶及一萬場

壽姚翁七十 應管思明妹壻索

黃花欲綻禾登場新芻小酎竹葉光江村灣環

魚蟹鄉白鷺點溪鵝在梁長筵樽俎羅高堂賓
朋雜遝來稱觴簪冠藜杖相迎將升堂揖坐羞
壺漿不須絲竹邀紅妝短歌曲折含宮商暝色
窺簾樺燭香是時四壁啼寒螿起視河漢天茫
茫風高月迴鴈幾行醉客逡巡出迴廊老翁送
別神揚揚百年籬落菊花黃田間之樂殊未央

壽宣怡萱六十

君不見白公賦詩號閒適我所最愛無事日月
長不知人世有底事嚚呶擾攘如風狂羨君家

世耕且讀鋤犁挂壁笏臥牀二百年來聚族居
城隅戢戢連垣牆東郊三里營別業未田數頃
翻雲黃平生足跡遼公府租入先用充官糧歸
來囷倉有餘積春秋釀酒勞築場自餘萬事不
挂口側耳書舍聲琅琅歲行在酉月在丑賀客
接踵來高堂獨抱幽憂未敢前賦詩聊爲祝樂
康子孫繞膝森如玉況對齊年老孟光我聞量
腹節所受百凡何異飢充腸清歌一曲勸君醉
何須羅列陳優倡樂哉無事日月長白公斯言

那可忘

再寄用卿兄潜山

君不見東吳巨浸稱具區洛烏没兎開金鋪七
十二峯兎斧削波心矗矗青芙蕖派爲三江東
赴海縈村遶郭爭來輸邑在東偏勢雖下潮頭
拒江那得瀉荒茅亂葭埋長岡陂塘一半棲浮
苴唯有城南江尙通水紋如縠漪含風橋邊野
寺修竹裡綠淨已斷飛紅塵每一浮舟不忍別
寧有瀑流霏玉雪我愛江山昔夢遊覺來欲往
心爲折如聞學舍俯江干快意應甘苜蓿盤中
秋天柱峯頭月長照先生肝肺寒西距齊安一
舍程空江露白蒼煙橫東城遺蹟餘莽蒼上聲
獨留姓氏高崢嶸冷官幸是無拘束幽興且復
酬平生莫言性懶不出戶君今胡爲在塵土莫
言膽弱怯飛艘君今應已恬風濤他日菰蘆臨
尺咫詫我斷崖千尺水

送孟暘遊楚

松圓居士晩跰跚自言蚤歲殊逶迤晩似操舟

柁在手每逢洄伏捷有神市南老生昔酣逸久
停杯勺依僧律譬如病起纔學醫細簡方書唯
恐失吾儕自縛小乘禪君豪出入無拘牽迹似
小乖心莫逆欲別相看俱惘然有眼不覩尋丈
水長江浮空數千里有足不躡步仞丘楚山突
兀高雲裏騷人逐客留篇章昔讀其詞今到彼
始從建業入武昌莫問江邊遺故壘力征割據
稱豪雄還與操瓢同没齒鼎彝器古出荒榛書
畫名高傳片紙快意聲色豈有殊偶分勝劣徒

爲爾俯仰還悲身世空客行自西江自東唯有
此心無去住須知頭白各衰翁

客有言徐氏兄弟拳勇爲賦短歌

衰翁懶踏門前地道路喧傳看都試就中拳勇
誰更殊二徐兄弟虓虎如大刀縱横出馬鬣電
光曄曄風獵獵白棓三圍丈二强頭在手中尾
閭昂觀者咨嗟未省見時清猛士何由薦近聞
防海計全疏番舶連連引舳艫元戎帳下千夫
長梟健有如二子無寧知賣藥市門者何異英
豪隱博徒

蘄春胡翁壽詩

楚江蕩漾春泚泚北邀嶓漢趨光黄峨峨明水
蛟龍翔飛流噴作蘭茝香有美一人王彥方里
中相謂君子鄉白髭赤頰壽而康迎門揖客羅
壺漿是時東風過半狂梅川無梅衆卉芳柳絛
踠地百尺長上有睍睆雙鸝黄酒酣笑攬芙蓉
裳自喜何曾氷炭腸世情反覆那可量舉頭但
見天蒼蒼我歌堂堂侑君觴鷹鸇豈得如鸞凰

題叔楚先生魚蝦春水圖

王翁貌古神勁清酒酣善謔四座傾長箋潤幅
乍入手起立注視微經營須臾一掃連數紙擲
筆絕叫仍呼觥么麼蠕動各有態蔓枝枯梢皆
天成我時侍側顧而語文章似此須縱横五十
年來一電光昔之穉齒今老傖此軸傳觀自我
友春流淡沲魚蝦生對之恍若荇藻閒與波上
下鱗鬣明妙能寫出從容意入深泳遠看進行
人間鮮食恣饕咢紛紛爲膾爲鼎烹寧知圖畫
出好手猶令詞客音鏗鍧嗟乎有生俱變滅翁
今何在留其名

蓴羹篇

昔年快飲江上城盤中鱸魚飛雪輕饞口匆忙
却放筯手持蟹螯縱復横未識蓴羹作何味別
歸數載猶懸情蹉跎重作江城客秋風吹人忽
相憶主人情深爲余索田家幾竭江湖流牽舡
逐溪無從覓居人棓槳前溪陰黑雲黯黮半天
碧歸來庭前日欲晡自憐此意能不孤大者荷

鋑細著蕒葽生恰似荓與菰流膏滑凝去聲如
氷柱鄉村不愛城市無中廚烹鮮調作羹甘肥
往往傾服朘秋來病肺正止酒甓使溅杯入吾
手人生適意須幾何富貴危機古多有金谷園
荒同所歸華亭鶴唳徒回首垂虹橋邊湖水澄
我欲臨風酹季鷹

書王穎川傳後

曲阿之王始宋季來自江州著門地偉哉龍圖
正肅公同里劉公鳳授契觀其出處亦略同受

學病儒兩高第海內苦遭擅酪腥百季卷懷無
一試暨乎廊清漸有聞六傳衆孫擅文藝於時
羣從多登朝何圖旅進獨屢躓屈身小官或少
罪失意惘惘遽長逝爰敌後人頊爲邑雖未顯
融差足慰如公文行在人口況有羣賢紛撰述
我賤無文何足云考君家世爲君喟人生豈求
在賢愚名位於身直所寄豈無庸劣幸遭時何
妨貧賤長轗世槩今纍纍藏一丘窮耶通耶詎
有異但向平生孟光道瓜瓞綿綿吾所實

贈周兄從隆令子

我昔遊黌歌釆芹十有五人同樂羣中間二沈
齒最少次及未冠生嚴君是時神皇初御宇相
臣頗厭儒生紛攀緣欲上那可得强半抱耒歸
耕耘街長隊短無差池俄頃已集官牆濱逡巡
相揖入贍拜歸來庭日纔平分我懷尊甫西楚
南其人易牧緒不棼抑搔痾癢有餘暇詩酒從
容娛夕曛緘題欲賀文戰捷跬步亦足酬恩勤
遲期鵬翼南溟達猶堪捉筆爲書裙

慈母篇爲江陰徐授之賦名弘祖

有客挐舟憩江涘來訪衰頹坐移晷覿面已知
澹蕩人聞言更悉季誠媺先公之年僅踰耆淡
於嗜好耽經史高門赫赫多所癖幽人楚楚每
自擬老母煢煢撫稺孫早勖瞿瞿友良士欣覩
垂髫筆吐花求得同聲嚼清徵學殖無煩爲斷
機朋未爭羨如歸市生男幸已授一經驥首當
期鶩千里飽德應殊詑酒腸遠遊似可誇屐齒
東浮陽蕩西攀華目存心憶筆旋紀歸來具爲

高堂言頻得慈顏一粲喜子於養志甘棲遲毋以造材早竄皆我聞斯言三歎息此慈此孝孰與比前喬後迺理固然天乎人也名當起國初爾祖布衣公使蜀辭官促歸變折衝樽俎已偉哉脫屣簪裾尤卓矣君今父子當昇平屏跡湖山逐蘭蓀詒謀趾美信所如朶頤咋指夙所鄙會當特達遊巖廊豈復婆娑傲耒耜泉壤之榮在目前歌以言之日可俟

代解嘲

河洲匹鳥弄春光翩羽爭翻荇帶長差池乳燕雕梁晚兩兩窺簷各繾綣人生有情不自禁不爭美惡俱關心主人憐我教捧罷阿儂攬鏡亦自愛此事倉卒良有因主今靜聽儂具陳儂初生長三家市年少容華落泥滓路傍桃李自咸蹊隨風飄颺東復西一朝邂逅增顏色移向朱欄費裝飾遊人過客盡咨嗟別有能將彩筆誇却愁盛年難久駐暮暮朝朝草頭露青陽欲歇朱明催穠膚豔質嚼荒苔以色事人幾時好干金買笑終難保何如早結連理枝花開花落永不移嫦娥相憶不相值青鳥啣書夢中事兎絲會應附女蘿莫將珍重成蹉跎

丹陽城下看競渡

丹陽古城日欲暮盪槳城東喧競渡旌旗掣電駈蒼龍笳鼓隨波翻白鷺樓頭粉面半猶遮却扇迴眸斂鬢斜不分簷前雙語燕生增樹底亂啼鴉

寄贈醫師

江南遊遨地茂苑無冬春浮舟出郡郭坐擁如花人況復春光動梅柳杏花歷亂清明後市人罷市亦來遊更是閒身鶴髮叟及茲初度晨把酒對親舊選勝隨所如迭起前爲壽君不羨少年郎身上青雲耀閭右君不羨富家兒牀頭黃金在北斗與學韓康隱吳市一一奇方出吾肘余今杜門集方書題詩壽君還問渠別有金丹駐顏色試言鴻寶定何如

贈醫師

江頭梅花飛片片漸驚春色郊原徧柳黃欲垂
桃未花園林着處朝霞絢乃知仙翁種杏非偶
然要看百日東風面吳中山水不用淡待挾刃
圭走郡縣董家於莬迹太奇且學醫盧自矜炫
兒童婦女隨所如應手還從隔垣見先生今已
甲子周腰脚猶同少年健莫辭花下醉子塲地
行仙人人所羡

和迎春行

自公之歸歷四春角巾野服誇閒身回思古來

榮盛事咄嗟失路多艱屯昨朝高唱迎春作筆
墨淋漓恣歡謔蘇家端明垂大名暮寘窮荒朝
碧落信知金鑾夜直榮何如玉局生還樂只今
遺事徒空傳幻出宮妝殊可憐憑將妖冶如花
貌與醉豪華今雨筵我來倚棹澄江曲逢蹴雕
鞍垂霧轂馬上相看揖馬鞭微動未唇頻送目
主人溫酒待衝寒前隊揮杯後隊逐須臾馳馬
却復來含笑盈盈臨鏡臺衣裳淨拭臙脂點倭
墮徐分綵勝閒鸕鷀杓裏浮瓊液孔雀屏邊歌
落梅歌停翠袖筵前起呼盧浮白從玆始若箇
狂酲數斗號何人怯飲先披靡翩躚往復看數
回更長燭明興未已少年塲中未足多羡公鶴
髮朱顏酡公言此意誰能會香山之後還東坡
坡翁晚年不稱意欲歸潁川終莫遂況我不須
楊柳枝春花春月教渠侍

秋風篇送別

江頭秋風新遊子挂帆好涼雨一來過炎氛淨
如掃婁江江水東南來海門噴薄聲喧豗風檣

西飛不得住扁舟欲送愁却回憶向塵埃覓知
已如君意氣無與比謝公攜我鳳凰遊諸郎狎
君公為喜知君已是十年前不道靑袍尚泥滓
是時一見客中憐疑為韶顏與稚齒只今相對
各自知同是氷心玉壺裏君歸來讀鄴侯書竝
亦三弁稱隱居何人見月不載酒何處藏鬮不
醉渠一朝人事忽崩奔俄復懸書走國門因之
中夜萬感集山園草樹俱傷寬君今日西馳會
面難為期時來應自致畧吐胸中奇我昔長沄

輕薄兒揮鞭落日曾追隨儻到舊遊攜手處勞君長憶送君時

送別梅季豹

憶昨秋風白門柳秦淮淺碧重回首美人如花不可期赤欄橋邊一杯酒扁舟東來秋正高宛陵梅生知名久曹丘意氣天下奇不知其人視其友諸王舊是烏衣人君但過從莫厭頻擊鮮炰羔會衆客昨日兆里今南隣酒酣四座歌聲發就中百囀回陽春玉顏不動朱唇開燈前颯

杳梁塵來淡更欲闌未能別悄然商聲更數闋人生會促別日長明朝相送臨河梁期爾鳳凰臺下路荷花開盡桂花香

遥寄方伯雨兄湖筆因賦長句

吳興筆工天下奇入手快意剛柔宜穎長管輕肘腕利倏忽千字雲煙隨疾如彎弓一發沒鏃羽危如舞槊相向爭毫釐端如朝士雍容陪豹尾媚如季女婉孌揚蛾眉勁如孤松倚厓鬬突兀潤如豐茸浥露紛離披浩如百川朝宗勢滚

滚燦如列宿向晦光離離平生好書漸成癖故人遠致供臨池越州宣城未曾試閒有散卓宜京師輭弱只堪掾史手吾曹豪健須如錐君家松煤黝如漆舊坑卵石文犀質我抽三矢贈君行助君文戰期第一不願君蠅頭蠶尾規模鍾張與崔杜亦不願君龜趺螭首雕鐫虞歐與蘇褚但願直辭萬言動明主慎固邊陲舞干羽海波不揚斂鋒藏簪筆朝堂記神武

贈別友人

君不見原生甕牖桑爲樞門前來過駟馬車一朝在官辭九百此豈有意鶩凡愚又不見卜生懸鶉衣百結學道何知生計拙投老猶爲千乘師兩目雖盲中皎潔先生早歲曾授經文章巨擘眼爲青屢擩筆研干有司衆中洒洒誇心靈暗投明月無知巳去浮大江越彭蠡故人情分知不薄東還槖裝淨如洗亦曾北走黃金臺五侯七貴爭趨陪金錢入手快意盡咄嗟彈鋏歌歸來只今年巳七十老肯爲食貧徒慄慄欲營

升斗還賣文卩授瀾翻腹中豪東家富兒裹千金攢眉日日無權心

放歌行

我生浪迹難具陳嵚崎歷落可笑人途窮羞學阮公哭須酒不數劉伯倫大鵬斥鷃徒爲爾滄海桑田幾度新憶昨瑤池侍王母飛瓊進酒雙成舞五銖衣拂九霞翻同謫人間逐塵土劫從塵土重相尋輸情寫意傾倒淡寸田尺宅還自寶清風朗月酧高吟會當攜手跨黃鶴世人那得知其心

爲人題畫

荊關李范蹟罕傳宋之院本非天然國初倪迂逸氣偏擺落蹊逕窮幽玄弱中藏勁臞藏姸包山老子今百年點筆求肖形神全陳君後起追昔賢倪耶陸耶在目前負兇已得忘蹄筌且須爛熳尋雲煙醉卽高齋長晝眠

苦雨詩

今年雨暘劇顚倒我昔攢眉憂夏潦眼看宿麥翻黃雲連困沉陰竟如掃田家忍飢事耕織一飽婦子何由得稻禾欲秀木綿苞還復嗸嗸望甘澤秋陽熇熇雲漢明枯槔無聲泥半圻但令禾熇尚能蘇未放池枯猶帝力我占重九應冬晴初逢霢霂喜且驚止須一澍四郊足幸是天高霜未凊黑雲沉沉仍不開喧豗恰似囲黃梅庭前百草俱爛死忍令嘉穀爲汚萊一年再水中復旱空把鋤犁博煩滿憶昨雨淹二麥時日車偃蹇來何緩自囲驕陽那可當雨師賜死龍亦僵玄冥泝天天爲低旋駈海若乘風翔陰晴反覆亦常事偏與三農不相值天公豈不哀斯人恒雨恒暘互爲祟莫爲木旱苦祈禳人閒舛錯俱天意會聞城邑喧豺狼紛紛射獵潛道傍淡林茂草是汝窟誰令闖入爭猖狂盡殺豺狼未爲快殺機一動天菸菸書生念此百憂集中夜起坐因雨泣未論珠桂正難支行慮追呼索租急皇天一聽下土言乞與晴光照原隰

徐明川兄五十索詩

君家大公行八十扶杖猶能輕出入少聞豪飲遊博徒老只傍觀綖米汁笑謂親朋各盡歡日月看如跳丸急我生二觴季且衰今我不樂何嗟及巷南巷北數相過每見翁來喜迎揖請作歌詩壽阿兄捧觴勸君君却立君素不飲不願君持壽掘筭學富兒亦不願君吐故納新學呼吸但願老翁健飯如平時逐日風先陪讌集

壽丘五丈

人生禍福皆自求男兒有身百不憂誰知溝壑

未爲辱飢腸凍骨輕王侯亦有將書課兒子意在豪華雄邑里詎思縱好只傍看況復危機從此始先生雖貧能忍飢偶然一飽長自怡妻啼兒號各有分貪夫齷齪徒爾爲原思卜夏今猶在莫將阿堵輕相𢡖昔賢未必不如人我祝先生好自愛

花朝醉後爲女郎題品泉圖

新泉纔汲惠山腰宿茗猶烹陽羨麓甄鑪火活松濤鳴朱唇得酒頻呼沃此時梅花千樹明來往名園看不足從駕郡圃居後避暑圖就中玉叠最葳蕤與對佳人未爲獨羅統飄作膏乳香滑膩如花露肌肉君不聞蔡家君謨作譜時武夷闘品盈筐盈豈意青樓別有人與鬬風前更芬馥曾與花娘同部鬬茶天上赤泥空月團吳儂採掇偏新綠且待東風一夜吹雀舌應輸寸芽速雀舌饅而味薄於品爲下還憐春暮更煎嘗海棠花底催燒燭

吳歈小草卷之三

吳歈小草卷之四目錄

五言絕句 凡六十四首

登隻山

吳歈小草卷之四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四

五言絶句 凡六十四首

送春四首

柳條纔委地柳花旋作泥陰陰野塘畔還此聽黃鸝

由來千樹紅俄變一谿緑但恨花開時風雨看不足

少年愛紅顔長年惜紅英顔紅有分別未若花無情

豔陽與清和只隔一宵短出門看花還閉門梧葉滿

題探蓮圖

同是蕩舟人相看情性別自憐顔如花羞將並頭折

團扇四時詠

可憐白團扇贈爾及芳春他日毋輕擲風高塵汗人

可憐白團扇永夏一良朋忍令氷雪質容易點

青蠅

可憐白團扇不用怨秋風娟娟月長滿挂著翠幃中

可憐白團扇仍與擁罏便酒綠寒催泛泉香醉欲煎

絶句二首

雨後數行墨。風前一卷書。縱然心有役猶喜較淸虛

分別誠爲妄妍媸似不無爭如明鏡裏形影一時徂

梧桐絶句四首

葉綴碧雲影花攢紫粉香科頭眠茗盌赤日也淸涼

人言桐子多頗妨桐葉大披枝莫養花葉葉如車蓋

又聞占歲驗多實定豐秊樹頭珠一斗買米不論錢

莫將桐比芡噉之能益疾鳳皇但來棲擇食須竹實

偶題二絶句

若知身世空還同優人假貴賤亦偶然欣戚何爲者

時俗苦占夢兒童爭捕風如何開著眼猶是在眠中

癸丑八月六日予來虎丘舟從斟酌橋入泊山之東麓晝追涼風晚陶新月再降再陟遊人盡還獨留裴回仰見殘月挂於松梢因哦松際露微月輒用爲韻賦五絶句

我來閶西望落日明羣峯下山涼吹發徙倚道傍松

緩步屬有思了了斷三際朱顏非吾祟白髮豈余頟

農夫喜秋暘遊子愛涼露正如往來潮偶然乘所遇

稍覺歌遲散遙聞鐘梵微尙餘殘月在獨醒未能歸

依依月下人濯濯石上月繁星墜流螢驚飈度

栖鶻

題廿露寺

亭外江翻白閣中山送青雲衣著變狗霜葉醉

如猩

題竹林院

蓁篁非昔院獨鶴自秋山携客從容話逢僧若

箇閒

草蟲八詠同叔達孟陽作

鑿深爲爾居抱蔓爲爾糧偶然一投網豈如鶻

在梁

一寸出水髯千年浮海檣汙池何足戀人道是

遺蝗

爾輪赴海莚雞豖登場粒同爲鼎俎珍偷肥悔

何及

鳴聲一何宣怒目一何瞿似此雖么麽有氣吾

勿餔

高樹鳴蜩咽傷枝執翳求寄言挾彈者彼鵲可

無留

誰云飲露清乃是弄丸濁所以笑圖南輸枋吾

巳邈

鳴斷繅絲聲驕嬾今不驚幸爲小吏婦羅袂聽

吹笙

花香欲上鬚蛛絲莫黏翅同來芳園遊不作蜜

蜂計

姚允䄂生園居十二詠

中林堂

兀傲堂中飲消搖杖底吟未能逃俗去且自入

林深

翡翠閣

軒窻波面畫萍藻鏡心開頗憶紅翡異仙翁可

送來

海月樓

激灎出海月裵徊此屋梁故人驚醉夢猶憶照

容光

芙蓉館

明艷花無二幽芬葉更饒秋風漸零落爲擬楚辭招

石樹菴

移來寒玉姿題作三珠樹林立伴跏趺心空遺竹素

洗硯磯

奫淪百尺清倏忽一泓黑坐看洗雲過黝然發雕飾

柳浪隄

濯濯颭清陰絲絲翻疊浪不似潭面風吹波欲沉舫

容與臺

登臺眺遠空遲日正融融最是宜春暮爐花颭曉風

清音亭

流泉石罅鳴漉漉有餘清一入幽人耳不同絲竹聲

秋影亭

月迴秋偏淨人閒影倍清應憐塵土客未暇此中行

浮玉橋

渟泓湛碧漢夭矯拖白霓跳波魚濺沫接岍樹分蹊

適舫

身世誰前識物情徒妄邀不膠舟是芥有適帶忘腰

夜集閒孟齋中同鄒孟陽歡飲口占更留一日

故人舟檝遠春夜酒杯同莫惜明朝醉梅花已颭風

夢中絶句

亂山稠木裏遠寺一溪通鐘響停橈外嵐光倚杖中

馬鞍山絶句

殘霞明遠樹積水接荒畦側首危崖出田頭小逕迷

夜飲虞山檜樹下

寒江浮雉堞平野帶柴荊草露夜深白林風月
暈生

見海亭

憑高一以眺烟霧接天黃浮島互明滅長風吹
淼茫

題畫扇

花逕小橋幽溪風疎柳秋鳧鷖會人意故故對
沉浮

即事十四首

溪風生夜涼揮杯襍諧謔每聞抱幽憂獨此歡
如昨

欲別且復留徘徊月將沒殷勤問前期遲爾中
秋月

月圓雖可期浮雲似相妒不如我所懷早晚定
來顧

江邊欲發時夷猶謂當至回頭語舟人且莫貪
風利

隔船遥借問傳是來相迎以我夜中恨知君此
時情

見時羞作瞋但問舟何駛逡巡不能言低頭愧
深意

別酒不須臾相看各惘惘潮落送東還更待潮
來上

俄還擁被眠朦朧生熱呼起添重裘問復幾
時別

坐深燭花落暗中欲沾衣但言戀今夕不如早
來歸

將還復歡然謂我留不久暇時輒來過彈碁試
賭酒

故人邀載酒曰晚芙蓉開驚聞更伏枕何心獨
銜杯

浮舟城北路相去步武閒已聞能起坐一往破
愁顏

是時月幾望我歸難更留感爾纏綿意強出送
行舟

尋常酒戸中往往得相助今日忽見陵爲復舍
之去

六言絶句 凡四首

散步斷橋湖隄口占二首

短長柳絲俱軃深淺桃花正紅共話不須對酒
相攜秖是賞風

但逥名園便入閒看遊舫來停人言湖上肥膩
我愛眼底清泠

夜月獨遊隄上再賦二絶句

雨餘最憐花剩月出好趂風恬澄湖東灎西灎
暮靄南巖北巖

昨日同遊何處今宵高興獨來笙歌送歸粉黛
山水自遶樓臺

七言絶句 凡一百八十九首

懷古四首

百季田宅幾家存牛馬襟裾横里門盡散賜金
供酒具須知真是愛兒孫

牧守曾聞陽亢宗自書下考慰三農巳看妻子
皆身外有爲君王急上供

昔賢銜命亂軍營人主哀憐止勿行直欲身先
飛鳥去不因恩詔負平生

五載荒江麋鹿友八年瘴海野鷗羣胸懷若箇
能相似方許從公一論文

伏枕有懷口占二十六首

年來心事似兒童枯坐孤眠得少功如此調治
猶抱病經時窻紙易生風

舊年筋力尚差强一自衰摧鬢漸霜歲月去人

潛討會對治衰相只空王

莫言老至總如期曾見翛然百歲姿縱復形骸
元是幻待將修幻不須疑

亦知難怪鬢毛斑愛染由來意不慳簡點一身
猶未會更憑開口論人閒

開將舊史看興衰轍覆舟翻或可回不願鳳麟
爲世瑞且須騰犬亦無才

高明鬼瞰勢多傾人道由來最惡盈厚味毒深
規作瑱到頭不信會支撐

世情苦要分矛盾無盾何緣便有矛莫道穀中非中地箭鋒相激是陰謀

若知身世等頭空安穩無他彼此同用盡心機胎隱禍攻人的是代人攻

眼看時世鬬錢神但用傾人必中身快意蹔時長戚戚胸中無事却輸貧

世人秖為心成碍達者偏於境了心身世的應難著力多愁那用復多金

未免有求雖是累但知屬厭即無爭從來虎餧須求食不關終無卞子名

莫倚驅檣不計程無爭銖兩苦求平虛疑賢達貪浮譽自為將牢不為名

廉者無求貪不與似於求與太分明唯應便飽饑人腹長物如何苦恡情

迂濶須知不累身醴甘水淡定誰親火燒濶屋連巢燕莫作殃交密計人

毋為櫪上追風驃且學塗中曳尾龜縱與支牀能不食仰人芻秣共人危

朝為層嶺暮溪坑可歎人間路不平刻却崚嶒填缺陷莫教翻覆是持衡

白衣蒼狗變浮雲人事如今那可聞莫道傍觀堪一笑須知玉石會俱焚

近遇西來盲講師世間文字未曾知瀾翻千偈縱橫說媿殺窻前弄筆兒

亦有文深筆健人巧將籌畫誤交親縱然幸免成何用不及田閒自在身

試問醫師扁與和貴人病較野人多飢腸饞口還爭羨博得甘肥忍病魔

眼底何人不售欺自矜才力竟誰知幾爭一著終難强獨有人間國手棊

伎巧還從習慣生傍觀爭得伎分明世間何限難乎事若問良工涕泗横

厭戀心雖白黑分一泓止水兩俱焚未能無厭應多戀但解隨緣便出羣

有才無識世應稀毎怪才人識處非恰似遊蜂窻紙上待求開路始能飛

平生最愛佳山水圖畫看來不自持開口未曾
論繪事自知應被解人嗤

古來機警屬英雄邂逅非常合變通咫尺盆池
風浪少唯應學取灌畦翁

早春白下有贈四絕句

客程日日是春寒一路青山帶雪看欲報故人
相見近儂愁清夢到長干

雪明殘夜鳳城闉猶是香車合沓廻莫問燒燈
何處好秖應先訪舊天台

青樓垂柳弄絲絲欲放梅花知待誰却憶去年
秋艳裡桂枝團露月明時

薊北音書正寂寥 謂伯聞 相思應爲罷吹簫別來
宋玉悲秋甚准擬春風一曲銷

乞梅花栽

每到花時過草堂偎牆竹裏細吹香主人不忍
枝頭折乞我蕭疎六尺強

幽居甫合芋堆雪近市能無一樹香莫道移來
稀伴侶猿猱麋鹿正相當

贈友人壽衣四絕句

昨夜分桃夢裡身曉窻初試畫眉人向來幾許
嬌憐意學得風流次第新

爭傳小史少年場樂府今翻嫵媚娘料得夜闌
歌舞罷閨中邀與鬬新妝

池上秋深闇綠蘿清樽妙舞管絃和莫嫌此夜
無明月爲看陽臺暮雨過

頻挑曼睩思依依蹋步𨀮前試舞衣我怯氷霜
幾廻首更誰容易𥹸人歸

湖上

倚棹閒過湖上村板橋低水到柴門虹拖殘雨
千林曉雲擁深林萬木昏

卽事三絕

拂袖鳴絃意態殊輕攏慢撚唱吳趨劃然住撥
回頭顧得似曹綱右手無

一尊逃暑半庭陰送客留髡酒更深聽罷清商
涼吹滿却憐瘦骨儻難禁

聞舊關絕句爲顧學憲賦

小閣深深曲徑開竹光長送午陰來主人蹔遣
清商歇別有幽禽勸酒杯
爐煙欲灺日沉西獨對閒窻看鳥棲漫說莊生
齊物論啞啞啫啫此中齊
啼𡢃嬌鶯趁柳藏旋呼童子炙笙簧耳根慣爲
聲塵辦時向閒中覔少忙
鳥啼何許最關情不是啼時分外清酒醒閣中
聞喚起爲驚殘月半窻明

送子魚辰玉北上兼寄伯栩闇仲

江南十月杏花開江北還應發早梅客舍故人
翹首待爲君長置暖寒盃
霜寒楓赤送行舟立馬維揚古渡頭莫向客程
回首望山山晴雪近皇州
蓬萊新殿接浮雲海內爭爲頌禱文枚馬同時
文最麗好將詞賦諷明君
湯道紛紛擬鳳麟三年都下馬頭塵世間自有
眞材傑却待能分玉石人
輕薄於余歎雅馴文章誰復爲經綸春官學士

懸明鏡照出蛾眉與效顰
二十年來上帝京眼看童稚解成名如今定試
磨天刃獨擊蘇龍衆始驚
章家經學老玄成蠖屈人人意未平總道文章
偏卓犖的應仍不媿科名
茶香酒美長留客竹閣花明併屬君才力儘堪
當世用豈如鹿豕老成羣
如君精悍過流輩蚤歲飛騰斷不疑豈獨青箱
文學事故家門戶已多時

衰慵吾已息塵機何計田園老布衣不是故人
天路滿可能高臥掩荊扉

戲贈

斂笑顰蛾分外妍弱於纖柳淨於蓮座中猶賸
無貪醉阿姊猶將小姊憐

朱通參挽詩

澱湖水深深清比前賢不染心月俸未能
供俯仰殁時人爲具棺衾
五品士大夫家居路人也道

清貧好指點高門摠不如

過吳江有懷

垂虹流水月中聲曾此飛觴坐到明今夜孤舟
霜露白不關蕭瑟自傷情

豈無斗酒銷長夜亦有貧交話夙心不敢垂虹
迤北去恐添衰淚重霑襟

別筵戲呈辰玉索和

故人將發慘離顏與醉紅妝與不慳微雨送寒
山色暮却思醒眼看煙鬟

閒闊須待柳條新濃艷還歸桃李春野鳥寒花
君莫問明年君是曲江人

君到江頭著眼看幾多幾發幾多殘丹跗紅萼
從人問一種移將種藥欄

婁塘里桃蹊即事十首

郭外人家柳半遮小桃無處不交加一春風雨
千門恨幾箇晴天來看花

種魚塘上連村樹低水橋邊兩岸花除却平沙
玉壺酒不知何物是生涯

迎潮漁艇漉魚蝦臨水居人引釣車不怕桃源
迷處所潮回應帶樹頭花

東風初急日初斜苦憶江邊千樹花留取十分
穠艷在待攜詩酒到田家

鵲欲報晴鳩喚雨隔江遙望晚來霞縱然酒美
休教醉恐負明朝滿眼花　以上初到里中

雨洗臙脂風捲霞醒來零落醉時花殘罇好為
輕陰盡一片澄波隔絳紗

無數亂紅看不足碧潭還對一枝斜春光欲去

誰留得水面浮來幾落花　以上冊還潭上

看拈禿筆畫杈枒余亦紛披點墨花一種清狂
久埋沒對公還發不須嗟　南過鄰家

小徑升堂舊不斜蘭香梨白滿貧家衰顏一為
公來破緩酌留看霧裡花　過舍小憩家君留小酌

歲歲春風發紫芽依稀谷口野人家翠看玉兩
新來伴芳樹中庭帶雨花

[illegible]東孫容宇兄莊絕

北鄰莫道數經過日日春寒帶雨何不趁晴

共歡笑梅花風日已無多
鉢中花繁香氣赊況復盆蘭抽紫芽坐客相看
意未足思君淺碧隔年茶

折梅分酒送張二丈

一枝香艷樹頭折數觥清廿缸面分往伴南窻
讀書老最宜相對發微醺

徑山早發口占

懸崖陡合藏蹊曲急澗雙流夾岸明遥憶山窻
禪誦客知余還望五峯晴

再贈俞泰璽

世味山泉煎粥喫生平喜雪受風吹應憐碁酒
顛狂客袖手聽君話舊時

贈行三絕句

老樹巔崖高士愛繁花籬落衆人憐不知交筆
應誰似能使都門萬口傳
癡肥疑艷瘦疑清骨肉停勻未可名疑著便題
琖作玉環中泚米衆中輕

共㳂筭總與再贈長衡

雷轟電激催涼雨洗盡炎蒸始是秋指點一鈎
旬日滿照君清夜過揚州
看搖米筆衆人驚欬唾隨風珠玉生我送故人
天路去會令安穩臥柴荆
爭名見說劇戈矛親可令疎恩可讐避莫風波
今轉惡禍心應不怒虛舟

題畫二首

丹砂爲幘雪爲衣浴鷺棲鷄未敢睎引吭澤中
鳴且和穀音終傷九霄飛

霏霏吹盡黄金粉簇簇抽爲碧玉莖飽歷冰霜
鱗甲老風濤看捲白雲長

王將軍元剾以開歲枉晤從容言前援朝
鮮愛其山川秀麗皆作金碧色如石林尤
奇也及移鎮松潘邂逅西來僧問即心即
佛何用繙經答云正如儒者重行不能不
先文耳又嘗以生於璵閩江海間多有先
怪且自少至今毎於夢寐見佛菩薩諸天
神鬼殆宿植德本者耶爲賦四絕句

樓船飛渡大通江遙矚雲開紫玉幢夾路山山
開錦繡石林一帶更無雙

歸移戎馬鎮羗渾屢見西僧入漢屯解還佛心
文字外還憑三藏覓真源

西戎卽叙又東藩駴越由來控海門波浪不驚
豺虎臥全生魚鳥盡知恩

吠蛤聲聲似乞憐忍於鬻釜足甘鮮更聞白話
少年日合眼天宮卽現前

偶成

庭梧交碧午陰清晛晥時聞求友聲挾彈少年
那可問故來枝上打流鶯

送季伯省覲潜山兼乞蘄艾常春藤

掛騘江上月華新正是高齋入夢頻翁嫗憐君
君撫子天涯家慶倍相親 君有子留滞

淮南風物近中秋洗盡炎蒸素影流捷取波平
雲淨日蹔陪杖屨到黃州

十年肩甲惡酸寒謁徧醫師技欲殫爲覓蘄陽
三葉暖不辭服艾且偷安

瘦骨蒼藤入手輕唯應笻竹比堅貞衰年憑仗
相扶曳尚要溪頭石面行

題畫

嵐翠溶溶媚遠空樹根籬落樹頭風董家一片
江南景平淡由來異俗工

泉落山腰翻急雨風來松頂作驚濤東華香土
從他羡自愛中林韻最高

除夜口占三首

稚子蹣跚隨拜起老妻庖饌細調和閒行且就

僧房話自脫斑衣鬢漸皤

高原詎有蓮花發穢食何堪寶器儲幻垢形骸
煩具浴本來心地未曾汙

一種生人殊貴賤同時甲第異榮枯勸君莫妄
生分別各自還尋衣裏珠 是日聞太原公訃

寒夜起坐口占

窻明睡覺起披裘簷外寒光遶砌流正是胸中
無一事行吟殘夜氷明樓

殘冬殘月半規餘[illegible]

山寺宿露光泉響夜分初

贈黃翁絕句

幾人七十猶將父扶杖從容數獻珍舊族自來
門巷接里中尤重德爲鄰

野芳入座殘黄菊新釀盈罇有聖賢賀客挽鬚
憐嬰鍱阿翁含笑看翩躚

篤行於今有典刑起家行看舉明經生平嬾問
塵中事到老長稱座右銘

翰林院編修王君辰玉挽詞

君之殁也予哭之而哀有律詩十首頗
悉生平矣故今茲遷殯但導之以逍遙
極之於遊仙而終之以無生庶幾君臨
殁之意

一闋空堂已數年遙聞遷座賜塋邊素車白馬
來相送猶待青烏問墓田

異時挾冊上支硎垂耳龍駒鶴養翎一自鳴臯
兼歷塊回驂天外羨鴻冥

乞歸娛侍老韋賢竹塢花畦對舞蹮啞啞長街
烏烏恨吻吻淚抱鹿麛儔

共驚詞學擅科名旋詠芝房上玉京十二樓頭
笙鶴待笑他塵土自虧成

西遊綿竹訪嬋娟道遇洪厓笑拍肩玉臂雲鬟
何處在待聽三疊舞胎僊

一一樓臺琢玉樞層層帳額鏤金鋪帝庭趣召
題懸榜賜與方平十二壺

上宰初騎箕尾升郎官得侍上觚稜僊班奏抱
麒麟送知是堂頭老聖僧

若論門戶看僊郎行綴朝班侍玉皇英妙已標
強立譽早知世業在青箱

天上逍遙難厭足人間忠孝摠攢眉他生一鉢
依雲水問共誰來也不知

寒山古寺夜鍾清長聽高僧話滅生悟得本來
俱不著更無蹤跡只空明

密緯贈二絕句爲別書懷倍諷皆用奇字

赦廬安穩客遊奇難別新知若憶兒南北相望
煙水接自緣衰嬾未能期

吾衰百拙子多奇深媿無當謬見推應爲坦懐
差不俗相逢相得即相規

知君親老急爭時何事艱深欲炫奇氣色高華
標格美須教肉眼也能知

人間能事出天資不到功深不盡知秖爲近名
偏好徑未窺真正總無奇

江陰道中

乍晴風日尚微凉客散潮來送野航曲岸深深
藏細竹平疇淼淼見新秧

無錫道中

莫嫌雨舫前期緩莫愛風窻竟日凉得失較量
常各半自因嗔喜熱中腸

四絕句再贈季修

天涯風物漸飛霜迢遞行舟指夜郎故國山川
元過客東吳西楚北漁陽

儒生何必盡遺時綰綬方知吏是師邂逅同官
相慰藉勿云終不問朱提

時事三吳漸可憂飢人薄俗困誅求爭如作吏
遐方去把酒山城聽鵓鴣

君行朔雪子峰外我憶南雲十畝間爲報扶筇
最高頂可能遥指點蒼山

即事三絕句

老人漸覺物情疎嬾似逃禪且廢書邀莫酒泉
兼燭淚風清月白倘關渠

葷酒斷來唯嗜蜜枯腸無膩不須茶夢尋栗里
應前卻乘興遲過桑苧家

平生自笑聽歌耳恰似陶翁指下琴并斷尋常
閒筆札應無妍醜到清心

席上有贈

幾回輕剪燈前影百囀徐銷梁上塵已過鴈來
萊菊綻似聞好鳥哢深春

贈別秋試諸君子口號

聞昔金陵奠鼎初高皇朝罷議同書躊躇未肎
呈來草天語昭垂照石渠

文章政術定相符陰騭陽明每並驅大有公廉
呈謬巧豈無材傑類狂龐

老騏兒駒躡影馳裹回儵忽各當時霜蹄待蹴
金臺雪振鬣長鳴慰所期
筆底才人元自異簾前王老豈無衡誰能放眼
新陳外不破聱牙罔魎驚
官府於今一體不中朝誰爲塞垣謀儒生藿食
長深慮自此輸忠獻兒旒
比閭小蠢竊猖狂破散須臾在廟堂珎重簡書
傳塞上潛移將領自鞶方
徒工詞學非經濟若論淹通在古今不是全無

于祿意長懷一片救時心
守在四夸雖有道憂先萬國始無爲詳延本謂
關興廢曾是榮名獨爾私
題畫
紅塵斷處是青山何限陰濃雙樹間空翠濕衣
涼沁骨茅亭臨水聽潺湲
躬耕之夫終歲謀食而不恒得飽每日須
酒而未曾至醉雖形甚頷而中甚適感此
賦詩戲爲酒諭五絶句

不獨忘憂發興爲也非舊話迭將觶勸君滿酌
沾脣後聽我狂吟酒諭詞
須酒還如匈令無更誰能道解飢劬不耕吾會
田家味落日村邊漓酒壺
誰因薄酒意無歡誰爲淡杯病作難幾許華筵
豪飲客輸他潦倒靡晨餐
見說狂醒未解時攢肴誰復問鴟夷酒因酣適
饒淡味若到昏冥味豈知
勸君纔飽莫求贏正似臨觴不盡傾圖豕偷肥

知近死樽前流血是猩猩
有惑於色者輕生靡財以殉之然而未嘗
荅也或加侮焉猶且昵之不爲倦予感大
一事有類此又戲爲色喻五絶句
人生邂逅不無緣何限情濃分却慳正似圖花
穿岸柳也須風日與添姸
新粧且面市門前過客如雲揖馬鞭還臥閤中
誰入夢郎來偷整落花鈿
與說容華難久居應知恩愛漸成疏荅言儻有

新人少我自關情莫問渠

從來姝麗定驕人不是相當莫便親贏得慚惶

長滿面豈知亦自有綦巾

顰笑由來不可知故將癡喜對癡兒傍人總道

相輕甚獨自羨情未肯疑

對月

坐邀明月入窓紗嫩綠當窓旋欲遮憶得牀頭

披散帙凭肩閒看落燈花

聞鳥

妒他嬌鳥自相呼樹樹枝枝翠欲鋪憶得粧成

低喚起可憑睡眼畫眉無

贈法海廣恩二沙彌

靈鷲峯頭喻若何寶珠元繫法無多從披龍藏

三千秘只在曹溪一剎那

何人長夜未全遮指點蓮花出淤泥法是優曇

能解否憑將悲願覓菩提

即事六絕

龍鬚席展畫屏遮欲枕何如面面花獨有芙蓉

初出水依稀貌得臉邊霞

積雨盆池漲綠苔藕花欲發故相猜直須邀共

紅粧醉亂葉田田一朶開

羨坐溫溫欲醉人就中任客爲遮塵最憐片語

能傾坐蟬鬢蓮腮不當珍

酒罷中宵月更幽倚酬和露外船頭分明花破

春風醉幾許顛狂不自由

清歌軟語落燈前一座俱傾此夜偏莫怪尋常

故羞澁不教容易受人憐

輕紅看上白蓮腮長柄新荷瀉綠醅花氣酒香

渾不辨依稀併入口脂來

題畫贈朱小松隱君

爛熳栽桃帶水濱孤松落落幾冬春紅芳易歇

幽姿老白眼銜杯傲世人

口占與歌妓青娥

爲憐歌動翠頻低不蓮當杯便似泥燕拂水田

斜跕跕鶯藏門柳對啼啼

元夕

步障千重雲錦張流蘇百結火珠光遊人貪向
簷前看不爲華燈爲晚妝

同友人看寫照

輕白輕紅露半腮脩蛾斜睒髻鬟堆縱令意態
終難畫想像風流一種來

招飲

庭際幽蘭已努芽天邊明月定浮霞待看玉樹
風前醉手自親泉爲煮茶

卽事有贈二絕句

芳澤霏霏滿近床酒開粧面倍生光蓮花似向
黃昏發眼底濃紅鼻底香

欹枕山齋夜雨濃薄雲不散紙窗陰醒來猶自
含嬌眼不與傍人說素心

三游

煙霧初浮月半穿峯峯寒玉吐青蓮不如醉與
峯頭別此夜清光未許圓 馬鞍山

躡磴盤紆絕頂開盪胸雲氣海風廻只愁吹送
巫山去畱住人間不遣來 虞山見海潮

石上流泉欲溢觴激來隽腑忽生涼尋源汲得
清冷去頻與燈前醉裏嘗 惠山

卽事三絕句

醉穿濃竹入空亭一臥林風吹酒醒欲贈將離
花未發夢中相對眼俱青

山空月白夜分時一曲青歌酒一卮未若半塘
歸路黑辭中猶自擁蛾眉

水漲晴湖似掌平棹謳聲發月初生不如風雨
連床話從喜從嗔直到明

友人以春盡遊西湖戲贈

闔閭城頭飛柳花楊柳湖堤春色賒君去南屏
山路生停桃幾兩七香車

題栢泉圖

古樹婆娑不記年飛泉百道樹頭懸蒼苔翠竹
相遮映盡日淡山度管絃

看題扇三絕

輭颭淺碧玉生花酒醒霜綃點筆斜暝色入簾
題不盡閒誰先得向人誇

句裏秋風別恨新題來一字一堪犂殷勤欲比
江皋珮摹得王家小洛神

同美人送別五絶

漫道茝香白玉膚只憐調笑壓吾徒舊傳水國
蒹葭句如此風流可似無

薄雲籠月妬風吹併作寒光與雪肌照見微紅
暈雙頰芙蕖花發夜分時

潮紅容易上蓮腮一日看君醉幾回飲罷那能
不分手泥人小雨送涼來

雨過空山冷翠屏鳴榔聲發不堪聽從嗔酹裏
輕爲別猶勝明朝酒乍醒

攜手河梁緩別期同爲送別更參差秋風欲散
江頭熱此是重來送我時

長干即事五絶

日暮長干帶酒歸青樓寒箔問更衣爲誰欲謝
門前客遊莫人看車馬稀

斜月窺簾冷露光到門衣袂著微霜雙鬟小妹
知人意細語燈前催下牀

秋風江上落驚湍仙侶同舟生羽翰貪看淩波
明鏡裏坐來霜白不知寒

赤欄橋上醉飛觴明月看人到酒狂驚起姨家
諸姊妹盡來門外看檀郎

欲行不行會當別明日清溪隔歲期莫怪羅巾
容易濕人間難別是新知

夜宿關口

落日江楓暗客船故人相對各依然向來無限
牽情事併作離愁到酒邊

又發江上

頃刻危檣破浪過美人何處斂雙蛾不論歸路
風波惡縱使安流奈別何

登焦山

沙長江濶一山深仄徑藤篁上碧岑猶憶鳳凰
臺下路醉眠荒草夢中尋

與歡小草卷之四終

吳歙小草卷之五目錄

五言律詩凡一百六十五首

雪中訊仲和日
上元夜雨有懷隱峰長老
龔園餞陳意白
贈許康叔
贈龔甥儉化
苦雨雜懷十首
哭辰玉編修十首
實甫兄及令子孟博先後以蘭蕙爲贈率
爾題謝

謝僧餉茶
答俞泰靈
高三谷兄損貺大缸貯梅雨賦謝
伯美偕長蘅北遊題扇贈別
送長蘅會試五首
相人者來看稚子戲贈
中秋過馬甥同孟先對弈桂樹下因乘月
到清涼禪院即事
十六日過實甫賞桂花晚同源上步月
以是夕望
十九日諸君枉集清話
臥病
葛實甫自徐州還山以初夏東來攜詩枉
贈有答
介公枉贈有答
答閩中蔣子材 君嘗同曹能始登岱而與謝在杭友善予向識謝於王奉常第今二十年矣
顧世卿貽畫絹其上織成朱絲可寫般若

心經賦謝
贈金靜夫先輩 嘗師事予友陳君
題周椽扇兼訊長蘅
立春日過君錫兄即事
燈夕即事
贈新安朱君 僦居城西鄰父張翁請予賦特
君美兄邀過滕園次杜韻
仲和水亭遣興
偶過君美留觀劇有作

送唐正叔遊南雍

即事

掩關

爲人題畫像

秋日集仲遠表弟書齋

壽徐母七十

將往京口過滕園即事

十月望夜即事

賦得霜葉

春雷

春雪

仲和以花朝招遊杏園因過子魚二首

久旱得雨即事

村傭來言田舍獨不得雨

寄宋比玉

代東答翁吾鼎

喜巽甫歸自滁州集諸君子

月夜尋孟先即事

再贈新安朱君

十三日月夜瞻客有見訪泊舟將發乘月往

上元即事

書懷送別純中

吳歈小草卷之五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五

五言律詩 凡一百六十五首

爲人賦文石

孤稜稜海嶠異采斵雲根苔蘚埋成駁松蘿罥作叠人疑窺洞戶迹有賁丘園長對芳樽滿聊供笑語溫

遊甘露寺

未破長風浪從銷永日閒濤聲喧近郭草色闇前山高樹啼黃鳥平田點白鷗醉歸村徑黑新月映澄灣

顧學憲先生枉示爲園二章次韻奉和

園林梅雨過幽意在山房高樹初團蓋新篁恰對床題詩躭野逸邀客共清狂但使樽中滿無論肘後方

還聞草玄處獨喜問奇人不作竹林傲長攘栗里貧劇譚將送日妙伎與留春莫爲流年惜風光每自新

詠梧桐之什

淨掃簷前地閒看轉綠陰垂楊相映帶修竹對蕭森暑氣先秋薄涼飈傷晚深永懷棲遯好莫問爨餘音

句曲道中呈姚兄道一 元夕

相對今何夕淒涼此道傍浮名易爲累良會故能妨烏啄野田雪雞號村店霜升車顧同侶莫是世難忘

同叔達辰玉將遊支硎值雨遣興

何必看花去山行意自閒輕舟沿別浦急雨逗前灣棊局欣多暇壺觴興不慳可憐今日悼恰似剡谿還

明日遊橫塘大風有作

移舟問山徑到處欲尋花獨杏已堆雪繁桃初映霞何須好風日且共惜年華眼底春過半行看又採茶

甲辰元夕

春讌喧鍾鼓宵遊盛綺羅飛觴莫露醉步屧好經過羽拂秋中潔風編歲首和更尋年少伴

坐聽清歌

龔方伯石岡別業三首

毎到山逾好今來夏亦涼虛堂穿徑豁曲水入門長竹外斜陽薄荷邊晚吹香知公愛閒適兼不厭清狂

其二

睡餘聽屐聲邑露遶山行朝氣知偏爽煩襟羨獨清浮沈投餌別靜躁看棊明晚酌谿橋上開尊意毎傾

愛此兩山合澄潭如鏡磨風輕吹浪細雨驟納流多歸鶴遙摩壘新蟾乍隱阿浮舟攬蒼翠留

賞夜如何

觀奕

毎覩堅瑕換眞堪並國能蜿蜒初屈蠖搏擊枭飢鷹負喩頻嘗窟臨危更涉淩如何灌畦老賈勇欲先登

論文偶題

由來詞章辯信有筆如椽剪綵何曾艷穿池詎是泉鶴傳深聲響鵲落遠空峯不作驚人語能

無自笑玄

雨涼過濟之先與孺穀有約便攜肴蔌就飲酒間喜聞孟陽論詩因成二章

微雨欲無暑故人曾我期但令携少具聊共醉深巵嬾性俱成癖衰年尚愛奇昔賢編簡在造次莫題詩

臥起書爲伴優閒味自長雨添庭樹色風與客衣涼既碧分茶淺碁喧得酒香更聞詩律細懐古欲升堂

辰玉攜酒同伯梅園二首

欲訪山中樹偶來池上亭遠林初藹藹幽徑漸冥冥香逐蜂喧成晴占鵲喜靈當杯不辭醉宜復片時醒

坐久惜花飛酒闌人亦稀輕翻頻點砌密灑驟沾衣客有賞茶盌時聞欵竹扉悠然高枕意相顧欲忘歸

送別子魚二首

復此悵然別因之動微吟以君憐我困知我送

君心才老終爲用文高莫苦深人生應遇合會
自有知音
志士無壯老莫令意氣衰昔賢牧豕日豈意封
侯時榮進偶然事平生有所期區區論身世冝
學衆人爲

贈唐中甫丈

閒門對流水中有靜者居最愛遊魚樂時披種
樹書往來羣從密簡懶世情疎況復能娛日清
尊不放虛

瑞光上人將往杭州聽講華嚴囑往訪丁
師於徑山賦贈二首

爾去西湖月還憑指見無耳根圓聖果心地悟
交蘆莫待株邊兎方堪門下駒不離文字相應
得見毘盧
餘杭山路僻尢是徑山深我友今聞道端居正
了心爲鬭餅錫去一訪尸庭陰若問衰慵意塵
勞轉不禁

送姚先生[illegible]

衆謂才各遠吾知雅尚偏學文元識大愛禮獨
從先野老招年仲門生擬鄭玄萬方思慶澤看
對冕旒前

金陵上朱通叅二首

本無當世用況乃未遭時明鏡寧相假羞顏久
自嗤浮華非我願迂拙少人知獨有依歸念窮
能慎所之
士昔推名世才應重濟時從容如有補憤激亦
何爲道或汙隆異公眞賢達師東南需節鎮朝

論更先誰

呈王司農先生

自分迂疎性應甘長賤貧猶然浩衆少徒欲慰
吾親閱世爐雲變勞生日月頻司農門下士師
說爲誰陳

溪亭詩爲新安孫翁賦

聞道巖棲好悠然溪上亭清光行處得幽響夢
回聽山萠流花片沙晴洗鶵翎只愁家釀竭客
醉[illegible]

贈姚長公允吉

猶憶醉中別羨君神更淸深杯貪夜話短棹悵晨征欲問文章事因舒江海情自憐今老大還逐後時名

白下贈顧先生

自得長歌贈如何不少留笑言猶昨日風物又淸秋白社閒中味青山坐裏眸寧知天畔客來此獨登樓

贈孫士徵 泊秦淮作

別君羣從後毎憶半酣時曲折拈新令輕狂贈小詞垂楊紅蓼閒淺黛玉顏宜復巳三季別能無感鬢絲

贈方平仲

吾友誰開爽憐君如弟兄坦懐寧忤物麗藻巳知名老更思交道貧能解世情將從伯氏覓應不厭將迎

九日青岡助事四首 湖滈字

閒居欣節序茲日美遊遨舟棹晴明好壺觴步倒高牽情須仗席發興自吾曹莫惜深杯醉相看半二毛

里閈如釜底出郭散牢騷遠樹圍成玦澄江曲受刀醉偎寒玉軟歌逐串珠高田父驚相問何曾識酒豪

豈無良醞會獨此稱風騷霽日秋偏淨涼天午更高披襟當颯爽極目見纖毫若個能銜席還同罄濁醪

落景頻移蓋歸舟徐進篙壺傾思角枕綱集看

銀刀短髮從欹帽韶顏與覆袍別時憐小阮餘興尚能高

吳江夜泊

日暮蒹葭岸蒼茫獨雁哀偏令失羣感都向此時來霜白吳洲雪濤喧震澤雷青山煙樹外寒月正裵徊

煙雨樓書懷

初宵照高樓煙光望裏收遠山圍雉堞反岸隱漁舟[illegible][illegible]衝帆過泳輕逐棹流凭欄無限意難

後一浮漚

新安孫溪亭挽詩二首

笳簫開祖道冠蓋接新塋感慨平生意賢豪邑里名人亡琴并絕客散座無傾獨有空亭畔長留溪水清

山深寒日短旱晚閉重泉玉爵新成醴松餘未擣煙承家逢掖彥觀化衲衣禪椽筆今銘藏應題草市阡

伯栩王兄暴卒宜興學舍承訃悲愕交并旣臨其喪將復會葬輒題五言追述往昔一抒予哀

幽憂能自遣遠訃不勝悲華髮交難得青雲路可疑如何宦獨冷忽此見無期山水嬉遊處迴思淚滿頤

歲宴之官從書來惜別深纔令慳會面終是獨縈心相憶俱衰白俄嗟成古今遙遙絕絃意弟灑伯牙琴

陽羨佳山水平生憶快遊偏宜淹散秩乘興聊輕舟未雨茶堪採方春蘭更幽如君造物忌誰復繼風流

傳聞開絳帳日日引諸生君自繩兼柚人知筆可耕文章窺豹隱涕淚逐驢鳴晝畫溪邊路誰堪暮笛聲

異時余負笈硯席每相同筆落誰加點書成號送窮煙花初夜月絃管五更風事事關清劇悽涼總帳空

猶記從秋賦君來寓舍中薄衫衝急雨羸馬困淒風小字挑燈寫清樽對榻空羈遊復姑孰握手慰飄蓬

憶返金陵棹逢君正北征闈投同此恨偶屈未能平語笑看兒女蒼黃棄友生徒聞建祠宇留著廣文名

夜偕句曲客舍坐候曉發輿中得詩二首

閶闔塵封戰危樓棘樹牙未容欹枕臥聊傷隱囊觧關鼠窺燈灺啼烏應鼓撾勞生吾已慣那復怯天涯

欲倦看山眼難禁不寐餘雨徵偏滑道風急更
飄裾只憶揮杯好尤宜鼓櫂初毘陵東下水容
易近吾廬

爲張君五十賦贈

莫謂衰今至從教心漸閒此生堪自老所得未
爲慳風月正清美壺觴相往還圍看玉樹色知
爾足歡顏

閒美丈邀賞城西桃花乘醉散步至西隱
寺復還賞會軒夜飲即事四首

欲訪桃源去漁舟不可拏傍城開滿樹移酒醉
繁花野色飛紅雨池光漾彩霞春來晴日少一
倍惜年華

春光那忍負時節況清明爛熳花無主歌呼酒
易傾萊香縈戲蝶竹閣隱流鶯處處堪遊目相
攜緩步行

古寺隔流水入門雙老松晚風聊對坐落日未
闌鐘酒戸花能勸僧家茗作供回思少季事華
晨暮相從曩歲追隨[illegible]方弱冠話舊慨然[illegible]

還就高齋飲清尊興不違萊挑纖芥美炙割子
鵝肥花豔燈前合杯香座裏飛明朝風日好仍
共試春衣

八月十五夜時留太倉

薄暮簷猶滴忽聞鐘乍清星含遙漢濕月度亂
雲明苦憶農家病難謀貧士生人言來歲事於
此卜陰晴

十六夜有懷

微風吹落日頓使客衣涼高詠池上閣頻飛月
下觴方塘過雨漲古寺入秋荒籬落猶堪憶相
望隔渺茫

集張二丈高齋即事

朝雲不作雨客至喜輕陰池外雜花瞑城邊修
竹深嘉蔬中饋在醇酒故人心相顧多迂拙平
生慰好音

別館春花暮新枝老更繁諸孫方散袟一叟自
迎門樓迥疎鐘度窗虛遠樹昏不須愁徑醉醒
酒是清言

孟陽邀賞鄰院梨花海棠夜雨還過高齋沉飲即事

繁花宜晝醉別院正春晴漸滿枝頭雪時飛葉底瓊登樓悵陳迹把酒話深情白髮青陽暮唯應達此生

風色晚尤緊雨來花欲零且看燈影亂莫放酒杯停脆剝筍尖白香浮菜甲青主人狂興發猶道客俱醒

顧氏池臺分梅字 主人善繪事

遲日此登臺歡然共酒杯樹頭明月上洞口好風來進艇窺深竹吹簫滿落梅爲於圖畫裏貌我傷嚴隈

再過次前韻

重過池上臺醉裡促行杯樹影周遭合山光次第來邀人歌白紵驚鳥落青梅却後牆頭酒時時到水隈

同張二丈集實甫桂樹下

爽氣秋林外桂花開早黃詩聽長者論筆爲尖

年忙茗色分甕盌棊聲響石床還期好風日肯會詎能忘

金陵寓舍與楊汝戢

故人頻見訊令我至如歸赴檻淮流急窺簾月影微茶香消薄醉帙滿破重圍深爲年光惜相期早奮飛

乙巳元旦試筆

五十今過二年光又到春素心衰更淺華髮變從今城郭難藏拙村原儻卜鄰便攜書籍去畏

足伴松筠

燈集有贈

愛茲文字飲仍爲炷華燈迂拙慙空老從容憙得朋弱齡須霧隱英物會雲蒸好慰相期意君看臺九層

過句容訪齊君士進留宿即事

疲馬久已倦況逢秋暑煩解衣憩涼檻搔首接清言豈意新知樂能兼舊好溫相期明月滿淮水對芳樽

宿棲霞寺蒼麓上人山樓

木末鳥爭下峯頭客亦還坐看白雲外月滿翠微開中夜起開戶無人獨對山禪心正如此塵與境俱閒

苦雨遲汝戢不至

擬放西湖棹春陰未可行梅看經雪瘁箏欲待雷萌勝事長蹉想道流託平生君應知我念早晚趂新晴（湖上舊遊已二十餘年又故人丁惟弇出家棲徑山今爲慈音長老辦因訪之）

庭中綠萼梅盛開丞筆代柬（友人以揚州酒[illegible]始舊餉）

日吐聯聯景花開瑟瑟光清香發蒿酒遠味截舊勝吾友纔分餉茲晨擬共嘗春來寒雨隔題報劇思量

西湖尋汝戢泊處

君來何處所飛槳問山家指點看遙岸依微泊淺沙煙籠新翠柳雨浥嫩紅花徙對孤山麓高人逸已賒

上天竺瞻拜[illegible]大士像賦似友人

松徑傳深響雲巖飄梵香法塵分幻影悲仰共慈航化度彌沙界莊嚴此道場但令長憶念何地不清涼

訪介公講師蒙酬所問有述

問鐘入道場俄得接清光問法知無實觀身獲有常迷川須假筏覺路欲資糧一夕初霑灑令人焦腑涼

謁孤山四賢祠

昔賢出處異我羨沃素心同翩翩瞻儀鳳冥冥想漸鴻高風百世上遺像此山中蘋藻遊人薦懷

思意不窮

謁陸宣公祠有感

儒者曾知遇千年獨有公如何當歲晚猶自歎途窮辛苦紓多難猜嫌隱大忠時平容忝竊臣主古難同

過[illegible]再來雲樓道場即事

路從村外轉峯擁積雲欲樓同來殊白社復此時

丹梯登戒清規肅鐘傳法侶齊何曾種桃李深

竹自成蹊

宿徑山寂照庵蒙慈音長老垂示參學之要有述

我來元訪舊老去亦參禪順俗寒暄在當機接引偏談空終不見曠實揔成圓莫更添知解功深會出纏

歸舟詠孟陽送別詩書懐奉答

毎到山深處思君一共遊境因閒更遠心以淡無留閒道惜不早攀緣行且休昨來參學意針芥幸相投

月夜同友人過清涼禪院

徑轉清溪曲橋横著㵎開昨曾扶杖過今復叩門來醉客意方歇禪僧心欲灰妙香低淨月臨別更裴徊

復雪

前夜雪猶積朝來庭更深全埋依砌石高壓宿枝禽忽見梅花白微聞梧葉吟偏宜耽寂者危坐自觀心

歇庵偶題

雖言名是幻猶假歇名菴誰卽圓通一修從漸次三風災應未免魔事可能諳晚學還原覩知於實相參

臘月望隱峯孟陽再過

開門殘雪夜倒屣爲誰開月較今宵白客仍前度來有名終是碍何事不成灰聊可供遊戲青黄乃木災（燈下閲商文藝予與孟陽夙有此癖輒相嘗焉）

題溪山堂圖壽龔方伯汝修二首

春風來十日賀客頌椒盤郭外數峯曉山中千樹寒鵲聲喧霽雪鶴羽刷氷灘取次尋梅去華筵面水安

野夫雖止酒聊共啜茶看峯出經冬翠菱開暎日寒梅妝明鏡裏鳥語畫屛端丘壑娛公老無勞訪大丹

詠荷花有贈

賴是看花早重來花尚開低垂疑露泣婀娜弄風回重碧枝間顆酣紅葉底頤無將香豔折狂

客正銜杯

掩關

一自澄心坐閑居斷簡編云何依了義秖是學
安禪有觀初調息無生且繫緣寒鑪莫添炷那
得炊灰然

大雪寄題仲和園亭

新亭聞選勝竹外小池陽坐聽壓枝響前看隔
水光積深宜月映凍合待風颸酒綠招鄰父遙
憐取次嘗

入臘三雪

跏趺深坐起聞道雪仍飛已覩豐年瑞還如白
社歸寒凝將驕肅月度亂雲微開戶看庭樹玲
瓏玉作衣

雪中訊仲和目眚

醉雪非吾事憐君亦屏居但聞簷簌簌不辨樹
疎疎隱几詩篇好窺園屐迹虛何時小亭子坐
看擁冰蔬

上元夜雨有懷隱岑長老

華燈宜映月細雨復生寒雲葉坐來破梅花卻
未殘將乘獨往興一及盛時看釋子東林近多
慙心已安

龔園餞陳意白

餞別復何贈城南千樹梅舟迎蒹竹合山戴野
亭開亂舞欄前雪徐妝砌面苔石尤解人意莫
放去帆催

贈許康叔

扁舟昔東下斗酒亦成懽蹔矚行當起將衰興

欲闌碧雲天際合玉露夜分寒憑仗清尊滿相
逢且自寬

贈龔甥儉化

髫年文筆秀誰不羨終童國寶曾題璞兒駒早
試風慎無矜逸足彌更謁良工深慰衰遲意相
期豈俗同

苦雨雜懷十首

未省翻盆雨森森且月餘深泥僊小閣白水遶
空除高枕曾無寐翻意起廢書兒童解茶味餅

登却多儲
蓮花黃更異玉琢道家冠屢欲穿泥出其如晴
雨寒晴光幸回照高輿莫教關眷此水中卉彌
思后土乾
濕雲長作雨高樹忽先秋應是根荄病難容枝
葉稠深黃間多碧鬧響逐輕飈幽寂方爲適枯
榮豈自由
庭際綠已滿隙中雲不歸日車空自駕風力爾
何微久別參禪侶長熏禮佛衣臨飡語穉子龍

糲計全非
自喜貧非病誰知懶是眞餅中幸餘粟爨下欲
無薪檠樹窺雲白灑窗驚雨頻废废猶得在扃
戸傲時人
喜雪曾沾麥翻爲隴上泥田家空下種城闕徧
生萬天意吾難解人間事莫提可憐丁壯滿無
計把鋤犁
莽莽黃梅雨淒淒豆麥秋迴頭沾潤礎貼耳厭
鵓鴣彌望江湖闊難爲禾稼謀曾聞肅皇季微

宁抱深憂
聞昨京華水高原半作陂那堪今日雨澤國復
經時天示常陰儆人懷久稔疑荒荒財賦地明
主定知危
勿謂九閽遠哀祈有大臣三吳同此潦下邑向
來貧積蓄無終歲舟船仰四鄰近聞平米價未
必便東人
雉堞尚多隤溝壍安在哉縱令勤長吏難望起
汙萊卒歲復何賴斯人殊可哀還聞市中儈談

笑利天災
哭辰玉編修十首
沉痼三年疾摧殘一代人已嗟材是梓尤悼德
爲鄰恭儉名唯舊文章譽轉新半途知有恨未
獲報君親
早歲詞源濶中年筆陣强長鳴先國士斂翮避
曹郎再亞南宮擢重添甲第光如何驟彫落遺
恨在縑緗
元臣昔去國賢士共依歸毋苦將迎數其如出

處蓮沼魚長自窘樊籬幾能飛名遂身方退俄捐萊子衣

再世榮名盛何曾寵辱驚周防同處子寂莫乃儒生晚更研經術身堪託重輕可憐韋相老白首哭玄成

家學春秋邃科名父子齊一歸榮綠服無夢到金閨秀句芙蓉水清尊桃李蹊向來娛侍處賓客總含悽

故友唯張仲知君弱冠初有文駒汗血待價玉

為瑛自顧慙樗櫟相從比駏虛追尋腸欲斷時得傍中書

君負匡時畧余唯好古同徒然號跡濶能不媿淹通薄俗偎何甚蒼生望欲空傷心國賓棹寢晚更途窮

士品庸逾喻文詞詭日畢平生持此論若箇吾疑世邑能知子天胡忍奪之菸菸那可問遺為示太悲

藝專詩篇外時矜筆札妍入雲看獨鶴出水弱

多蓮勝絕吾能賞名高俗共傳鍾期還得在古調遯朱絃

毋笑何生肉嘗廣殺戒詩素心原自澹饞口實妨慈七箸生前斷朝晡沒後規寧須為君慟去路已無疑（君昔曾和坡翁詩未沒前数日誓不肉食且囑以蔬食莫再生人天可知）

實甫兄及令子孟博先後以蘭蕙為贈率爾題謝

幽人住城市偏愛幽谷姿臭味本相似芳菲長在茲春英尚未歇夏華重見貽題報同心子還

來慰我思

謝僧餉茶

深山擷短笠宿火焙靈芽採自野人手分來詩老家一甌吟正苦再潑景初斜坐對中庭綠桐今半月華

答俞泰靈

別促未盡意況兼風雨乖還經湖山勝應念平生懷此與復不淺故人難與偕題詩坐清晝寂莫掩空齋

高三谷兄損貺大缸貯梅雨賦謝

井泉甘絕少山溜遠爲煩欲貯三時雨俗以小暑前半月爲三時欣貽五石樽松濤醒睡眼笋乳溉靈根活火爐邊味來過與細論

伯美借長蘅北遊題扇贈別

誰共遊京國其人藝且賢扇頭閒點筆帆底坐安禪八月濤方壯長江影正圓可應憐麴櫱著盌自翛然

念爾謀生拙徒矜書苑名有家田是石終歲筆

爲耕好事京華滿諸公屣屨迎明年春欲暮書報慰深情

送長蘅會試五首

相送秋風早相期春露濃時文尚饑刻之子擅春容好慰尊親意兼開老友胸懃懃護雄劒看取化爲龍

最是摛辭秀能令衆目知晴空漾霞彩秋月墜漣漪光景自然異咨嗟無復疑雖應括滎意未許衆中窺

君今方侍母祿養信非輕聞道長齋慣偏宜飲水淸雲霄終自愛冠帔始爲榮擬擬當途子多慙公與卿

毎怪士風敝偏於嗜欲奢僮奴背競積田宅廣無涯賢老猶多累貪夫且共誇如君早聞道爲實不爲華

士人元道遠佛子況心空玉剖衆方異刀藏爾自同試觀棲遯者猶是利名翁魚鳥輪蹄外翛然乃大通

相人者來看稚子戲贈

吾方甲子滿久已卧衡門見說年加十猶能遠過存世人看漸異色物恐難論舐犢將爲計忘機且灌園

中秋過馬甥同孟先對奕桂樹下因乘月到淸涼禪院即事

碁聲涼吹裹桂馥小山前肴蔌偶然具醉醒俱可憐僧從禪乍起雲吐月幾圓不負披榛到淸言此地偏

十六日過實甫賞桂花晚同潭上步月月以是夕望

憶曾藂桂下恭酒劇縱橫巳促長年別仍催白髮生深杯能自割方罫尚多縈攜手澄潭碧月圓風復清 昔同遊張二丈歿二年矣

十九日諸君枉集清話

羣賢來少長老我媿迂疎交淡豈無味談深數啟予未能忘禮法況可薄詩書流俗多訾毀誰其試且譽

臥病

伏枕唯觀妄要令淨此心去來纔一瞬珍重乃千金艾灼浮雲屢華迷幻瞖深摩尼隨處映應不離呻吟

葛實甫自徐州還山以初夏東來攜詩枉贈有答

復邑經年別茲遊意若何新文誰與定舊好夢來過炎雨竹添粉無秋麥半蛾吾衰疲筆札漸覺墨相磨

介公枉贈有答

山中逢挂錫江介喜浮杯面復十年皺心應一寸灰忘言通老易有契託宗雷別去黃梅雨期余熟後來

答閩中蔣子材 君嘗同曹能始登岱而與謝在杭友善予向識謝於王奉常第今二十年矣

閶門過好客託我遠遊偏迴出風塵外嘗登日觀巔詩篇矜富麗杖屨極攀緣最是衰慵甚聞之亦慨然

還聞交最密鄉里謝公賢每共春山屐長吟海月篇回思廿年舊晤語一尊前無復升沉感徒慙樗櫟全

顧世卿貽畫絹其上織成朱絲可寫般若心經賦謝

給事亦莊嚴勞君致素縑織成氷繭瑩界作絡疏織的皪珠開櫕光輝鏡出匳永懷香火社結伴比鶼鶼

贈金靜庵先輩 嘗師事予友陳君

吾友溫溫者言君刃發硎詞場先國馬學殖富
侯鯖驛路驅寒日關河指曙星修名看漸遠終
不負傳經

題周掾扇兼訊長蘅

輕舟渡揚子氷雪驟征騑江暖花猶發冬深鴈
欲稀主人名正遠良掾去如歸憑寄同心友緇
塵易染衣

立春日過君錫兄卽事

春風今日到晴暖最宜人生菜堆盤細幽花入
水新虧羸棊局換往復酒杯巡老益貧交戀相
過豈厭頻

燈夕卽事

東風三日夜燈火又千門月帶潭氷瑩煙縈岸
樹昏每於更漏永遙辨語聲喧隨俗且爲樂都
忘有待煩

贈新安朱君 僦居城西鄰父張翁請予賦詩

相逢舊鄰父詫我得新隣有伎名堪遠無求意
頗眞市廛聊混俗蔬食每留賓莫憶還山好鷗

羣漸欲馴

君美兄邀過滕園次杜韻

出郭未云遠扁舟興頗幽花前明霽日竹外俯
春流物色那禁變人生空復愁唯應碁酒伴暇
卽到江頭

小紅桃欲綻深翠竹偏幽棹去瀰瀰遠江澄細
細流得閒且爲樂漸老不宜愁容易春光暮如
余已白頭

仲和水亭遣興

水亭春欲暮衰嬾尚來同照眼梨花雪吹衣楊
柳風獨殘紅颭颭漸巳碧萋萋檻外方塘漲遊
魚自鏡中

偶過君美留觀劇有作

逆旅悟浮生閒雲澹世情誰能齊夢覺應是忘
去聲 枯榮一夕樽前笑百年身外名達人同物化
高枕蝶胥輕

送唐正叔遊南雍

子行還自信且學衆人爲儀的元無定姸媸半

可疑鹽車縻老驥池水篆文螭臨別將何贈看
余領下髭

卽事

赤日偏宜嫩高梧蔭不慳茶煎梅熟雨詩詠夢
遊山已悟昔所逐豈如今較閒盡拋身世慮贏
得且疎頑

掩關

亦思來好客却恐話時人憎愛俱爲碍身心孰
更親虛舟隨所觸廣鼎幾能珍昨夢蘧然覺都
無一事眞

爲人題畫像

一別十年久驚余雙鬢蒼自言去城市晝室事
耕桑鶴瘦形難貌鷗閒機已忘尚餘文字癖乞
得滿縑緗

秋日集仲遠表弟書齋

市囂不到處招我共淸言覽轂論文會閒傾待
月尊因之碧潭步稍覺涼露繁忽憶東城桂丹
黃見滿圃

壽徐舜光七十

曠昔娶居日百辛無一甘尋常躬爨溉劬瘁課
耕蠶鶴壽人間算鴻恩天上覃童兒欣繞膝探
袖擘霜柑

將往京口過滕園卽事

欲訪江山勝來過蒸薄閒花香迎遠棹竹淨帶
澄灣響砌蟲偏急投林鳥漸還歸期應月白遲
我叩柴關

十月望夜卽事

有月秋同白無風夜不寒獨來高阜上四望遠
林端散步自成適幽懷殊未闌東軒禪坐客早
晚得心安

賦得霜葉

秋冬搖落際葉翠滿田家一夜林間葉淸霜染
作花嵐光閒晚照水色散餘霞容易空如掃題
詩感物華

新正春霽

春首暄仍甚衰年脫敝裘蟄蟲潜蠢蠢凍蘂漸

浮浮忽聽轟雷發還驚激電流窮雲淹雨脚氷合始應收

春雪

三冬人盡望今日始皚皚未必仍宜麥其如已病梅寒多生細雨凍合閉頻雷野老占天慣晴光幸可回

仲和以花朝招遊杏園因過子魚二首

我尚憐紅藥君能念白頭光浮初日麗香逐午風幽蘭席分畦布茶鎗映竹留花時容易過莫怠數相求

況復疎疎柳煙條半已黃氷邊低自照竹外舞俱狂豈有腰支病還憐眉嫵長沿溪緩余步似入少年場

久旱得雨卽事

春晴花欲暮夏雨麥過秋卉木猶餘潤池塘猶斷流剩添茶鼎沸閒楚筆牀幽此味吾雙領其如田父憂

村僮來言田家攜眾耕雨

問道雨今足村村帶笠歸誰知半篙淺偏與一犁違鹵莽耕何有饔飧計已非但令人盡飽吾豈獨長飢

寄朱比玉

遙憶琴樽暇爭憐筆扎工七絃含古澹五字寫奇窮飽喫丹房荔閒捫碧蘚桐賞心雖自異託興儻能同

代東答翁吾鼎

吾衰始抱子怪爾遠遊頻短札遠相慰高堂喜破顰病身辭作客酒戶隸爲民若問枯羸意由來嬾是眞

喜巽甫歸自滁州集諸君子

寒光紅燭外清話綠樽前西澗潮何有空山亭宛然由來賢達意不盡古今憐乘月送君返相攜復水邊

與世程伯深重到潭上

月夜尋孟先卽事

皛皛霜月迥寥寥天宇清獨來尋所狎散步到深更並水鬚眉影浮雲寵辱驚登高欲揮手惜

別且行行

再贈新安朱君

古人不可見乃在市門間自少男爲義至今無强顏時捐彥方布頗好少文山別有千金秘未令雙鬢斑

十三日月夜聽客有見訪泊舟將發乘月往

晨光霜似雪夜色月如霜去此衡門近炯然潭水方蒲團攜坐石草岸覓歸航衣冷還添褐來看步屧忙

上元即事

朝旭颺晴光街頭燈市收全宵兩脚高緣畫星芒出入層霞裏喧闐曲水傷衰翁喜占歲攜手話豐穰

書懷送別純中

本謂秋當別如何春便還浮雲跡已遠止水意俱閒吾嬾澥扃戸君行能看山書來報奇絕皆事莫相關

吳歈小草卷之五終

吳歈小草卷之六目錄

五言律詩凡一百九十九首

吳歈小草卷之六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六

五言律詩 凡一百九十九首

贈太保王文肅公挽詞五首

忠懿生人傑圖廻相業高曉猶紆帝眷歸豈憚
賢勞退易終難進恩深肎重叨誰知星殞夜遺
疏出宮袍

公昔先資日程文首致身三朝清望重一德弼
諧眞有忤非爲異無私不可親平生澹榮利到
老結楓宸

丹扆忠初效青蒲諫未行迂廻陳悃欵感激謝
羣攖一旦孫綸渙千秋鼎器明方知宮府合國
老抱深誠

鋒車空絡繹雲臥有顰呻忠憤猶連疏孤危豈
顧身物情徒洶洶吾道自諄諄一慟趨庭鯉摧
殘此老臣

冠蓋東倉道舟船吳苑門神歸星宿列魄掩鳳
皇原笳吹風前咽松楸露下繁喤喤總帷裡乳
鉏抱曾孫

爲徐汝揚呈胡明府

士有負其氣恥爲流俗文石難知玉韞鶴自厭雞羣鎩羽長思假懷珍未有聞由來名下士誰不附青雲

送别朱天柱兄還鄞兼訊徐丈俞兄

春濤遲君至寒月件君還一見心已醉毎憐神自閒因風訊耆舊遠與負湖山爲話今慵甚儐然半掩關

贈何暢吾先生

誰其侍慈母傷已列孫曾家慶占誰老經明羡得朋通才竟淪落有識共嗟稱吾晚方投分知君後必興

孟陽將遊廣陵贈别

不惜經時别自憐長索居更誰論此意出戸欲焉如世事因循外交情澹泊餘江山雖勝絕猶恐凝淸虛

君行攜愛子兄妹不勝情無那鴒原急聊隨鶴渚輕蓋家仍泳國旂駱聳蠻城去住何曾著方

爲達此生

友人贈眼鏡

兒童纔目眚衰晚劇昬花欲護琉璃淨難令黍帙賒知君餘水鏡乞(去聲)我對窻紗何以酬嘉貺應憐入草蛇

謝浩甫餉豉

吾衰不食肉已過六旬初一飽豈無味毎餐猶仰(去聲)蔬香兼薑桂發甘借醴醪餘感子相料(平聲)理能令脾氣舒

贈華亭唐君仲言(君少盲以博洽稱)

憐君腹爲笥卩耳會生明闇誦騷兼賦微吟澹且淸兀然時獨語莞爾自深情空後窺編簡多慙翻水成

公路席上再呈

淸尊寄新賞涼日淨高齋客有忘形侶交因書業諧不須相覗笑何必漫言佳却後浮輕棹長令一慰懷

過張伯常憲副卽事

積雨欣初霽相過復午 竹開幽徑曲樹護小
堂深醇酒存交味清言見道心坐聞鳩與雨攜
手出前林
南鄰有喬木夏月貯清陰對此已成適況兼悟
竹深畢喧初避俗恬淡自澄心吾欲頻相問知
君許入林
彥吉先生席上呈張山人元春
不覺廿年別相憐兩白頭我行牽物役來訪歡
林丘欲共故人語還因令節留未須多感慨裁

晚摠無求
歸自京口雜書所懷示兒無畏四首
汝叔書來報吾方十日行夜燈憐毋伴晝畢中
師程志業前賢範文章再世耕衰翁殊有望的
不爲浮榮
兒看行讀易吾喜爲題詩此是專門學還爲搏
涉期一倫貽百誤少暇卽多師窘步從他捷空
腸比乞兒
客有爲星者言兒慧異常弱齡能自鼓晚節越
多藏小數寧懸中修名要過防吾生一寒士未
省爲錢怵
豈謂三旬客能令百念紫童兒快秋爽病母怯
涼生正慮衾裯厚還欣風露清亦知難着力無
奈自關情
燈夕卽事四首
集仲和宅呈尊方伯席四面皆夾紗畫屏
春光乍市門燈事漸喧喧映日屏風麗千花百
鳥翻繁星低綴戶華月廻當軒已止淵明酒還

陪文舉樽
集君錫五兄宅時方持齋
相憐尤老伴相對倒芳樽俱已鬚眉改長同笑
語溫鴈行三讓後蔬食一筵尊異日餘流輩看
君長子孫
華筵來野老好客此公孫燈熠黃昏動風光白
月溫杯盤判肴蔌臭味總蘭蓀相顧多衰晚深
知雅尚存

起龍枉招偶以觀劇不赴

知君具蔬果呼我共談言却爲聽歌去眞同歸市喧兒童心尚在張弛道堪論衰白新添歲謀歡始上元

贈朝海善男子

羣迷淪苦海等覺現慈航憶念牢將枕熏修共裹糧慧光開代北願力峙眉陽得度皆深信心王是法王

贈龔恕先

舞勺年雖少操觚意已開輝輝聯鶯鶯的的總玫瑰驟聽宮商合行看錦繡堆肩隨容稺子拾級上層臺

贈趙翁

不到田閒久長懷鄰叟居客來頻對局酒熟自挑蔬竹覆清池冷橋窺老樹疎并無垂釣意投餌看遊魚

暨陽雜詩

暨陽新客路竹樹引將舟蕩漾乘潮駛逶迤入港幽風微斜帶纜江曲闇藏洲黃歌何爲者名同季子留 初到

開道江山近東連滄海波維舟已信宿出郭尚蹉跎兩屐塗泥阻晴嫌絺綌多清陰如借便無伴且須過 清陰

懷昨潤州城秋深風物清遠山邀樹合高浪送帆輕緇侶經過數幽尋作伴行此來多舊識袒跣慶將迎 畏暑

老農何以稼仰雨熱梅時乍喜雲垂幄俄驚日

逗規夜聲來客枕晨吹滿疎帷臥聽烹泉候科頭泛淺甌 喜雨

莫話爲農好田家疾苦并螟蝗生夏旱風雨奪秋成豈有一年蓄常兼數歲征爭如弄柔翰小吏亦侯鯖 憫農

家居不事事暫客已思歸稺子能無戀芳蘭每易腓累心應未盡於道或無違樂此終吾世人生亦自稀 思歸

豈謂平生意幾消一一須彩道心長自照世味總

無饞省已中何競逢人日欲緘唯應方丈室餅

老獨經函 伴老

鏡裏顏添老塵中慮轉輕青袍寧再誤綠酒尚
關情抱甕慵朝汲荷蓑難雨耕詩書仍課子吾
計且儒生 課子

計功應易傳勤讀且尚書今古文雖別兒童日
有餘光於濟南授次及壁中儲漸可饒薪米兼
收茶與檟 其二

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眞最憐唯稚子難使學

時人誦卽先經傳文須蹈雅馴縱令竽瑟近爲
玉不爲珉 其三

歲豈長吾與名今似可逃人言趨韋轂余意老
蓬蒿況復後來範所覩前事高誰能輕遠道急
此一牛毛 其四

爲愛菰蘆卧當餘京國資家人嫌窘乏私計寡
儉蓄一覽甫田莠還爲稗繭規桑榆多遠慮後
隱是吾遺 遺安

驥老徒思秣吾衰洽倦遊忍無郵野志宥爲驂

謀有子毛鼠異其才汗血不淸時閶闔下儻
圉莫相求 驥老

君仕資微祿余歸守敝廬童兒看漸長禮法莫
容疎願以不貪寶聊當始駕車籯金何必滿徒
飾馬牛裾 別友

寄錢密緯

婁水松陵客言君玉闈投三餘供憤發一往資
冥搜出水蓮俱豔摶風翮更過時賢應急士物
色幾相求

倪君爲予推命書懷

頗諳塵外賞猶問日斜年舐犢能無戀琱蟲欲
有傳得看渠弱冠解讀我遺編在世應差足寧
同蟻慕羶

壽徐伯玉兄六十

相憶紅顏日相憐白首年過從秋並爽先後月
俱弦桂馥偏逢閏蘭膏澒暫燃卻君容易醉淼
翛共留連

題贈歌妓脚仲齡

一自聞歌後清音長耳邊窺檐新燕語度柳曉鶯遷月淨嚴城柝霜寒旅泊舩欲謀良夜醉須趂串珠圓

代東寄劉長孫求爲編蕡貯建蘭

蕙草從炎方不堪氷雪霜頗宜窻旭暖猶恐室虛涼吾缶五圍弱其藂四尺强相煩爲織藁高帽比身長

朱君爲穉子言星題贈

成虧時事外陶冶我生初達者觀其變疇人別有書心空何足問術解毎多拘衰晚牽童穉因君一起予

送孟陽之瓜步看其妹病

我鈍牽童穉君豪困食貧宿緣了可見望道幾能親頗爲鴻妻領還因杜妹頓茲行莫留滯回首更艱辛

送別孟先授經江都

凝寒連曙雪惜別乍江春感慨平生分殷勤叩表親清音猶是懸著鬢已驚趾客路梅花發遶憐揚子津

春雪

江春雪是刀土脉雨爲膏麥痒先妨稼秋來更怕蒿田家言可涕世事目堪蒿儻復誅逋賦憑誰與抑播

復雪

冬溫春更寒飛雪屢漫漫乍喜豐年瑞終虞嘉卉殘蘭纔盈缶茁梅未入林看應待輕雷發塗泥得漸乾

十四夜爾常宅燈讌

昨歲華燈爛過從正此宵老添年少狎坐怯夜闌遙桂液非吾味蘭心荷爾招莫令檐外月清景自寥寥

仲春新晴起龍邀集園亭贈其二子

相攜喜新霽緩步到芳園意爲忘形愜譚因話舊溫窻禽催曙早庭樹發春繁藜杖時堪曳深憐好弟昆

[illegible]喜葛賓甫見訪

憶昨送君還相期湖上山老驅能事減慵向勝
遊壓澗戶白雲裡水村綠樹閒何時共臨泛秋
晚石公灣

寶甫有贈奉荅

雨雪度春分鑪香寂自焚銜泥來好客促膝把
新文霜橘留餘綠晴湖蹴細紋清言簡中得但
許解人聞

夜集公路兄暢閣下即事　歎予松陵客夢

作聞歌宛轉不覺憶平生此夜燈前興當年曲

裏情絃繁催淺拍調緩泛餘清却後談言暇須
歌唱渭城

贈太師中文定公泊一品夫人吳氏挽歌

經世文章重安民識慮長心依觀草赤髮爲宅
揆黃名遂身能退乎交脊赤央皇華正來責奄
忽白雲鄉
成王初顧畏史佚晉凝丞納誨恭愈咈推賢耙
愛惜有忠持大體無意露鄢萟白首歸泉路丹
誠自不隳

去國邯鄲枕歸田桃李蹊一丘開綠野二紀聽
黃鸝迹遠羣麋鹿心空戀棗梨蕭然出埃壒非
復具茨迷
鷄鳴纔徹旦鯤化早搏風綸綍三朝寵轀軿一
品崇白頭稱子婦碧眼看兒童亹亹膺多福相
將事事同
衮翟齊中壽簫笳咽正陽瑞銷鸞鶯釆星掩婺
箕芭丹旐台階峻玄堂震澤傍東吳故元老於
此極恩光

岐嶷多孫子昂藏二丈夫徵文歪南北揚烈耀
寰區荃宰歡魚水天人合鼓桴有封從馬鬣當
寵列龜趺

寄雲從表弟

疇昔飛揚意其如兀傲何月明江漲潤野曠晚
涼多竹葉呼爲友鶯聲與和歌阿戎談更進秋
爽好相過

賦贈隱峯長老

三伏雨涼多安居意若何日移蟬嘒嘒風舞竹

傞傞巳悟此身幻無論半百過乎今眞病嬾不是學癖和

次韻公路十三夜舊病作惡四更起看落月

過雨憐餘潤臨風喜霽霞未能把醆待猶及卷簾斜影動羣棲鵲香來遠樹花媿君唫眺後吾夢遶天涯

次韻十四夜再起

玆夕月將滿喜無雲氣埋天澄宵半魄涼逐病

餘骸顧影自爲適懷人無與皆頭風應便愈得句十分佳

次韻十五夜强坐邀月

百年秋正半幾夜月能嘉何必歌呼賞聊將抖擻詩澄懷嗑彈炙清影悟杯蛇一自投蓮社無錢送酒家

十六夜再用佳字索和

月圓渾未擠星采尙全埋巳悟無涯智幾忘有累骸廻環諷新作黽勉詎能皆莫以憐衰拙徒云亦復佳

贈別

江南風物好最是菊花時鵜去蒼山暮烏啼落木悲窮鄕空杼柚逋賦析豪釐願以負薪喻愛裘須愛皮

杪秋同子魚遊天平靈巖二山卽事

轉覺此身衰登山較易疲徑危迂就穩石好憩多時屢顧僮相引還憑杖自支却思壯强日輕捷笑逶遲

昔遊吾最少衰晩喜君同石鏡澄湖瀉雲泉闇脉通夕嵐深送翠霜葉早欹紅縱復頻能到回看興不窮

籃轝深山路穹碑幾望中玆遊穿犖确秋爽豁天風三面晴湖遠一灣香木通雖云興未極巳不負衰翁

巳弔吳宮沼還悲宋室南玉顏塵土暴仙梵法堂龕陳迹每如此世情多不堪乎臺一回盼倏忽變煙嵐

爲樓八首 有引

余性不耐濕每思於舍後隙地構小樓以自適又閒居好書家有數廚暇以當遊倦以當息夏以逃暑冬以暖寒於燕居蓋有助焉而歲苦梅雨蒸濕於三伏中暴之手自簡較流汗如漿今年踰六十似不復堪樓成與之俱非獨逸老亦此書之遭也其如力未能逮何自昨貢於澤宮意不欲北上贏有餘金乃與友人計其所費損以爲之不復爲二百指計也獨於時詘舉此公私交窘加以斤斧壑墁左枝右梧閒而燕休書其所懷得詩八首以示穉子且與所知共發一笑耳

儒生一畝宮西北面南空散帙宜違濕爲樓恰受風妙香供梵唄遠樹入窻櫳尤喜延冬日藥爐伴老翁

余家昔東下再卜定今還外氏留堂構先人屢架椽何妨近市隘且闢小樓連時詘那堪此須銷五十千

昨者經營始衰年搃不任知交能藉手料理劇勞心仍把殘編坐無妨老件尋將何供此役留得非遊金

夙有仙人好聊容迂叟身簏書魚少蠹巢棟燕相親剝啄無驚坐喧啾敢怒鄰眼昏從病嬾心靜爲家貧

屈指平生友於今僅數人不須多肉味自可話交親禪室偏宜僻晴軒好醉醇樓成多意匠喧寂較平均

憶昨筆耕日衰翁不耐炎開軒交霧樹分戶聯風櫓一自藏舟徙長叅臨濟拈行當設函丈會客即鉤簾

城中今第宅若箇百年餘在昔勢家𣽸盡爲時貴居但能仍舊業何必廣新廬徒笑前人拙其如計轉疎

平生儕求樹爭得俯清灣跬步寒潭近婆娑倒影閒與來扶短策意若在名山世界掌中果無

過方寸間

歲暮雜題示兒復聞三十首

乾圓能久運動直本無心一有時爲憲羣工罔不欽代明懸日月叵測變晴陰闇竊乘偏執多隳失下侵

大生元不宰四序遞相仍似奉無言詔還爲神道徵雷霆驅澍雨風雪迈層氷明主憑威福須令有勸懲

宮府何由一當緣畫接頻貞邪呈水鏡高下入胸甄有煬終難蔽無媒巳自親聖明方久道豈少腹心臣

忽聞中詔降萬國想同歡桀驁風能殄傾危勢可安威行綸綍厲恩假斧碪寬得覩銷氛祲何憂滄海瀾

最是台衡地尋常莫驟躋安危堪借著獻替始通闔欲遇龍無巷不言還有蹊無辭輕脫屣離復問雲泥

推車同所適夷險固難論直以途先別紛然豈有煩不知今在事何以答深恩莫是公平好無開黨禍門

盡知奸是蠹難信正無頗揣彼窮毫髮回思誤痒疴將牢才俊少膠柱善良多誤國能知此應堪比共和

登朝耳目司簪筆紀綱維未稱一人指難爲多士儀異同泰衆議俛仰荷恩私婞婞非忠直咨容是詭隨

中臺遣重臣仗鉞撫齊民東壓滄波漲西通楚塞輪風清驅黷盡澤普活枯句不是尋常寄威稜即拊循

從來驄馬使案牘不勝煩今日聞清暇移時對篋殞所由堪倚辦一覽可平反却笑埋輪者如何有戴盆

在昔泰陵初監司始鎮巽海波鯨息颷國脈蠹全枯悵恨陵夷漸侵尋綱紀殊頗聞新秉憲清整欲無徒

肅皇曾赫怒授鉞爪牙臣籌策無衡敵艱危孫

顧身飲流收衆捷行間散多借問今戎吏誰
堪與等倫
決策先皇日於茲五十秋和戎誠有利謀國漸
成偷西挫榆林塞東摧遼水輈不知今制閫誰
是范韓儔
異日海氛惡遙連閩浙師鯨鯢俄剪滅邑里巳
創痍文武才堪仗么麿勢易披如聞今昔異守
土儘知危
昔猶援屬國今豈乏餘皇勢欲成性怯人誰與

激昂邑無經月備歲奪累年穰獨可號風伯東
驅海若藏
農家甫立苗全仰雨暘調夏潦脾先渫秋乾腑
更焦疲人看漸瘁枯穗可勝凋海邑偏如掃人
人不自聊
嗸嗸嗟歲入惄惄煞天行摠是吾生分難求造
物平達觀多拓落流俗娄經營彼此長粕笑終
分濁與清
豈止村多掠還聞市聚踰自矜好身手潛伺閭

更籌長吏憐渠困曹司得所求寧知籌楚急仍
患此蛛蠡
小東仍歲儉是吏急官逋野徑多遭剽嚴城謹
備寄此曹聞有警若箇可招呼倉卒能爲難還
虞變起無
積金金有祟怙勢勢爲殃作見肝衝甚俄聞窘
步怵發機元橫鷙反中與俱劍莫道無余毒危
身是毒腸
高譏競爲靡頹風不可移簪裾猶僭振萌隸漸

相師客傲色無變主謙辭愈卑寧思一下蹉費足
療數家飢
囂訟東人習冥頑下邑尤重挑難解釁易結甚
深讐有發爭營窟無貪不下鉤文翁吾佇望
爲挽洪流
徒傳文屢變來省學通經呈卷猶顏赤持衡習
眼青雕龍矜健筆振鷺誤充庭世道終何賴難
分極與莛
鬼瑣聊呈怪朦朧卻費尋一論資寧甚莊過筵

文疵紀律令非飭調停總涉欺因之遂瀾倒多
士亦何爲
不覺催吾老其如望爾成所嗟文愈敝難據理
爲衡從此士流濁轉於世道輕等閒誰可仗秪
是戀朝榮
俗學非吾願將爲田父乎耕深長晝卒歲急更
股膚天遠誅難問人窮豈易蘇不知瀕海邑得
保室廬無
市賈急爭時良工世守之區區甲一藝没没笑

多貲吾樂在簞食有憂非鏡絲衰頹復何賴文
史且教兒
兒童初有識已羨勢家榮長者憐其意逢人詫
少成偶然因際會謂可豁平生誰是憂時者嗟
哉此獨清
人間看富貴誰信似浮雲策足天能近回頭猶
已覺無涯遺物態漸悟識眞君鵬翼南溟遠寧
爲斥鷃羣
謀生那免累[illegible]易是困能偸淚貧賤

討嫐有誅多疵痏無狀最鏌刀固矣於陵仲起
然粟里陶
書懷訓蔄賓甫陳鵲瀛澤數遊徐州
秋月期同泛春花阻共看秪緣身自縛不是典
都闌淮北紅塵闇崦西白浪寬因君欲說劒令
我憶投竿
送別孟陽兄客吳市
貧鄉逢儉歲歎息此離居過而憐桃李聞雷憶
笋蕨藥籠閒料理詩筆好躊躇莫訝知希貴令

人欲廢書
聽歸翁七十
爭羨老而傳誰餘醉欲眠門藏逃暑竹盆發試
風蓮乍漲呼爲友頻中謫是仙紅塵看碌碌幾
簡到華顚
[illegible]送姻顧查美
一與渥蕤緩偏蓤匐泪思淨傳江對義尤喜細
論詩歸棹寒潮緩推篷急景移江春儻東下題
徧樹裦藏

道徽先生以冬素惠顧至夏乃得往報因
呈短韻孟暘書來云一見如舊好故有落
句
新泳迂桂櫂搖扇問花莊柳闇蹊通徑鶯遷恰
過牆有琴含古淡得句幾平章我友書來報令
入妬眼光

書懷示宜甥兒復聞
俯仰今非古波流怪可嗟世情憐詭異變態逐
啞啞色物難求駿雕鐫好匿瑕如何重經訓展

轉劇淫哇
憶甥曾見語唯德最難羆獨有力爲善庶幾必
靡偷斯言有深味其志藐庸流稱子能無念須
令遠泉脉
吾兒行舞勺未使姿爲文正患胸懷淺多憑編
鶴熏眼能空俗學意始出次霖遇郎爲霖兩窺
當遠垢氛
縱有斧爲美沈須衍沙瓿短長同盡汩夷跖孫
分岐淼聽永堪脯若捨編過觚不知當世士贈
否一深思

賦老驥篇有贈
平生千里志遲暮一鳴時色物何曾異天機豈
易知幸逢識者顧始見出羣姿造父今誰是方
誅黑水夷

遊拙政園後歲暮聞茂挺殁久矣慨然口
占
詩成猶未寄客別已長辭不覺燈前話偏深物
外思百齡元短促七尺況文離泉石差能久成

虧復幾時

春暮新晴邀博士龔梅沈三先生小飲
花時聽雨過鳥語喚晴來踐屐蓬開徑堆盤笋
斷苦饑船邀玉友博馬格龍媒豈謂芝蘭侶偏
憐此散材
一春風挾雨昨夜月穿雲簡率聊陳饋從容與
論文燭殘難遽別酒薄未能醺自此過從數長
歌樂采芹

喬耕儒先生七十壽詩

別來顏似昨稍覺鬢蒼蒼欲慰早衰意應傳郤老方綠陰憐竹粉紅藥醉榴房獨此清閒味相望日正長

送宜甥頴占遊南雍

聞當觸暑發吾夢屢江湄夜趂歸潮急涼生小艇宜由來提耳話此正會心時縱愛秦淮碧無令染素絲

子今攜儀去晨夕侍嚴親模範金能鑄文章席有珍衷情纔砥積禮法儼如鈞羨爾十年長應知念析薪

答陳四游侍御柱寄

秋深猶未霜緬想更炎方遠訊雲閒蹟故情江外長時人多鹵莽吾道有更張勿以林塋美傲然稱漫郎

曹聊服先生挽歌

扃促悲齊瑟尋常散范金途窮長負氣交合每傾心此日歸泉戶廿年遺素琴笳簫山經鄰裹淚易霑襟

要江東下水迢渺太湖湄地自先公卜謀應翼子詒平生隨几杖後夜閟盤匜回首沙谿路蒼蒼桂樹枝

世業詩書遠時名孝友偏五常綿祚衍百鍊事丹鉛（君五子多以文學稱且孫曾將繼起矣）宅巳牛眠卜名今鵠起聯如椽誰有筆京兆牓新阡

又王孺人合葬挽歌

華冑出瑯邪江東世祿家王姑宜燕譽子姓茁蘭芽年筭巫能決湖山宅豈遐（當成塟之夜有女巫來言兆云共得百十年逮殁而塟）祇應埋骨後長共咀晨霞

在恒弟六十壽詩

行年六庚辛閱世五朝人家以方書給身將道侶親關情唯稺子汎愛摠比鄰衰白兄吾老無由會面頻

贈張翁八十

鶴壽仙家筭龍飛海宇春窺園梅正綻覘水雪猶皴燕喜欣逢閏花源擬問津詩書行嶠起好慰百年人

贈徐孟新

念爾十年讀慰余三世交無忘舊簪履行見起衡茅韜晦師良賈躊躇笑族庖唯應風雨夜兄弟聽膠膠

送別乞爲兒青田刻印石

深山饒美石淺碧比瓊華蟲篆沙中畫丹砂紙尾霞止須方徑寸難得淨無瑕贈別言殊拙其如欲巳奢

贈別儉化智淵兄弟

孰與溫文比尤憐涇渭明朝廷方急士鄉里早知名便可持高論無徒狃俗情因聲寄難弟千仞佇和鳴

贈曹楚石 外孫女痘瘥

乍覩攜囊別俄傳鼓椑迎童兒多識面野老盡知名夜慰渴飢望朝聞歡笑聲由來方伎貴難仗是儒生

過友人梅園留飲暮歸

雨覺春來橫花憐開欲發相攜野橋步蹔憩草亭看時事如棊拙衰年易酒闌歸遲窗外月閒對小盆蘭

賦贈西流老衲

塵市青巒近香林翠閣齊山寒樵伴晏雲迴隱行低觀物高風樹安心及徑藜如聞法流水偏得却還西

徐五兄君錫邀過婁塘唐園即事二首 是日里社賽神

浮舟北郭近問徑野塘斜借我平生友邊君快

堉家園池分曲溜林果帶殘花寓目皆成趣令人意自遐

登樓舒眺望宴坐美清和簫鼓村邊合衣冠塵外過喧將寂自別行較佳偏多觴急催歸雨舟輕欲漫波

偶題小寄扇

吾衰真百嬾散衰每紛披左右復誰仗辛勤念爾疲窻前頻筆硯戶外更刀錐最是人浮食偏殊斷養兒

王翁八十齊壽詩

優游幾中壽翁媪況齊年耕有筆爲業家饒書可傳風光蓀菊裏心事海鷗邊閲盡炎涼變自憐長灑然

爲人題件竹居

見說西溪隱蕭然出垢氛開軒留客嘯引澗任鄰分露濯新荷淨風梢遠樹聞朱門饒潤屋幽寂擅輪君

爲人賦雙壽詩

已老人間世難忘身外名蘭芽含異馥驥足早空行案喜齊眉舉燈憐照眼明百年長樂志龍辱不須驚

貧家百須窘中饋一生辛每話丸熊事長懷弋雁晨不辭椎作髻且喜席爲珍佇看東江水風高起涸鱗

贈醫師程君 自新安來客太倉

相聞擅方技東下此裹回久別峯頭屐長浮水面杯予懷舊池館君幾破莓苔自聽吳歆慣偏憐急板催

贈別申元渚少司馬還朝二首

屯田策戰勳漢有後將軍坐使隍中稼翻爲隴上雲朝廷頻遣問條對破羣信今日邊陲計憑君靖虜氛

聖主方臨御諸公共激揚中朝名早著世業舊登昌博洽饒長策雍容蹈大方咸推樞筦寄應屬舊曹郎

龔先生席上同賦圭字

高會元宵後茅齋勝友攜梅含紅映戶石聳澗當蹊燈焰層層湧簫聲婉婉齊主人憐麴蘗語我勝刀圭

宊典吳母蔣氏戰詩二首

遙聞帷殯日夫子早覲光撫稚幾敎讓成童已漱芳因之諭諸有一往事空王蛻骨同泉君鑑心自厲堂

中年悵晝哭同穴永齊眉烏鳥深攀慕笳簫咽壽懸尉璽藏馬鬣谿遠慶麟而此日埋名去終

期更勒碑

夏日過仲和即事

不獨過從慣還因暑未煩好詩看漸入禿筆醉
能賽雲閒芳園潤風多雜獨喧棊聲宜永日相
對欲忘言

中秋十二夜口占

受此月如洗還聞歲可占微風吹短袂涼露咲
疎簾樹影分明畫池光旋欲添自今須午睡深
夜好厭厭

七夕集伯隅山園分娥字

翰墨頗餘暇壺觴一嘯歌懷人正無賴良夜欲
如何零雨愁烏鵲雙星阻絳河未能忘此會有
待是嫦娥

中秋再陪宗伯公泛舟奉呈二首

昨泛初流火今來秋正中良宵自難得高興幾
能同倚棹芙蓉岸開樽蘋荇風低頭弄金碧戀
賞意何窮

壽常侍坐飲絕倒只清談昨夜杯同把茲遊酒

更酣月沉鏡光白風捲縠紋藍意愜渾忘倦翻
令年少慙

宗伯公過伯氏北第枉招有述

白日歌鐘動清秋樂事頻酒酣涼吹滿舞罷月
華新鴻雁中庭影芝蘭四座珍誰能擬古調一
爲寫情親

既覩拂水從別逕還得大奇勝

來乘籃轝上小憩得平坡旋看飛泉瀉因盤絕
頂過樹頭長濺沫石底漸捫蘿揮手別靈境夕
陽山半多

答傅兄三首

故人不可別似爾更難忘懶病甘負沐微名忝
雁行交寧今日淡癡較昔年強猶憶論文好秋
風欲裹糧

依稀酒淡別吾醉狎蛾看對面既如此談心空
復期雨昏釣溪夜茶美竹亭時到處憑誰語書
未慰我思

久已疎詞翰君猶覩故吾枝堪鼯鼠並遊有叢

奧枯強作眞行字終懸大小巫少年輕薄在老腕任揶揄

懐丘五丈 時在鄭城印藏經

先生老儒衞晩歳亦禪門直以心無染因之法可論去應窮海藏歸與問風旛日暮相望處江東祇樹園

龔氏別業卽事

秋風吹杖屨城北去盤桓路口稻花熟村邊楓葉丹林樊帶水曲池館築場寬岸岸芙蓉好留人緩步看

贈張翁頌全

到老閒應少如君貧不妨客來供樹蔭手自發茶香與說眼前事因傳別後方過從日日好草徑莫敎荒

贈楊寧叔 將歸山東

對酒欲爲別愴然傷爾心豈無骨肉戀偏向友朋深原上催行色閨中遲好音北風雖正厲莫畏雪霜侵

贈別二首

春光日淡蕩去住各關情我正支頤卧君今覘舌行煙禁隄柳暗風捲浪花輕斗酒對雄劒寸心聊與傾

世業中朝播羣公倒屣迎可憐行卷色猶逐後時名稍出南山霧遥開北海程秋風吹綵服知爾爲親榮

壽茶谿上人

不入買山趣兼離行腳緣茗糜舌觀外翰墨法塵邊幻住看尖劫空生現大年澄湖秋月迥宗鏡此長懸

湖上答孺穀

勞君相憶夜明月石湖偏醉入蓮花社聞窺貝葉編了知名是幻不擬色爲緣却夢城南路淸歌落照邊

卽事二首

梵宇秋逾淨禪扉夜不扃露浮菰菼白煙遶薜蘿青法有能調象心無却聚螢向來何所得直

似夢初醒

偃思空林下寒蟬處處吟苔陰行乍破樹靄望逾淡鐘徹清禪味香飄起梵音自憐栖託好未許世緣侵

寄慰孺旭下第

白日銜門陰窮途黯不禁才名自南北世態逐升沉念爾風塵久愁予契闊深古來稱絶調何必遇知音

送徐孺旭之留都兼柬朱吏部

因君事行役感我未逃名野館寒梅發春池積雨平烏衣前代跡枌署故人情握手還相問優游愧此生

讀書湖上聞朱儀部將南還志喜

落魄寧摻瑟邅迴有積薪天涯戀知已海內幾情真郎署初移秩湖山偶結隣計程應不遠翹首慰沉淪

早發丹陽喜晴即事

候曉驅行李城頭曙鼓催遠山開欲霽旻岸儘疑頹樹擁人家小溪縈鳥道迴籃輿挂村酒流眄故悠哉

將至金陵柬儀部公

昔別乍飛雪今來已麥秋野塘過雨淡樵徑受風幽為是心期快翻成爛熳遊齋廚念蕭索茗椀足淹留

戲和殷丈題壁

聞有開池館能令上客過酒從高戶敵曲解兒聲歌蒼隼盤荒塚饑烏亂淺莎此時拈醉筆愁絶對顰蛾

哀王生三首

念爾偏醇謹都無年少愆每於文字外倍得父師憐靜者言多合淡心味欲玄如何旋彫落遺恨在淵騫

在昔聞非相因君偶一論聊將當藥石庶復傾朝昏火旺心難伏金刑肺幾燔報書曾慰藉念此輒傷魂

高閣凌風迥炎天倚獨居圖存看菓蓏小[illegible]

方書曲檻荷俱淨空庭桐半疎此時牽物役形
影一朝殊

近寄無隅詩有安穩耕桑之句北來頗憂
商賈道梗而無隅攺官太學歸未有期仍
有此寄

遷轉官猶冷栖遲意不閑田家機杼靜賈客道
塗艱有憤堪投筆無緣共買山不知臺省地詔
下幾封還

席上贈年少二首

燈前出拜客侍立美清揚骨骼看龍馬聰明詠
鳳皇巳能占對譴復道記書強吾老憐童稚相
期翰墨場

雙珠初入掌巳夜炯然明漸喜光輝滿難分先
後生吮毫齊煥采散帙對飡英科目君家事當
今早受擷

雨後過友人小飲

苦憶晴花好雨晴花未衰香飄流水徑光滿夕
陽枝曲偃聚蓋平[illegible]今夜意疎

放更相宜

秋懷十首

庭陰帶殘暑後倚待涼生河漢自秋色田廬多
別情老親聞健飯弱女解呼名翹首南來信因
風欲寄聲

宴坐罷焚香蘭芽看漸長同心渺何許高論揔
難忘桃畔得殘卷樽前邀晚涼茅齋幾盆盎衰
白爲花芒 盆蘭盛開有懷叔逵孟暘

銷暑故多過移蘭相對眠惟餘吟詠興且斷往

來緣細剔湖邊芡新摹池上蓮園香長自媚清
夢綠窓前

寂莫難忘酒無如肺病何猶貪一杯滿與送百
篇過意愜共誰語狂來或自歌平生輕作客此
際蓬懷多

暑甚廢巾櫛秋來渾欲忘爬搔眞自適蓷䕡揔
無妨蕉葉參差影蟬聲次第涼天涯故人在何
日共清狂

由來燕薊北來往輒相呼幾處清秋會長懷舊

侶無嬾應甘淡泊任有覓歡娛莫問揣摩就身
今是野夫
憶昨追隨慣偏攜野老宜覃思三禮合高論五
丘奇館粥貧交事箕裘達者師爲言雖在遠開
卷即相思
交遊誰好事客至便如歸對酒多成畝談言時
解圍偏於生計拙賴有薄田肥最是癡頑好何
嫌有是非
遥憶江干老平生只好奇途窮能不恨歲晚更

何之壘場猶多譽韜鈐空爾爲少年豪健意近
復幾題詩 懷張六泉翁也
野寺秋風裏時應發興過老松當座合高栖到
門多閑迴華香淨堂空梵唄和相逢白居士閒
適意如何
煙擬閣
穿林得飛閣登眺亦霏微遠樹高能合新篁艇
正肥醉家釀酒熟田父荷鋤歸莫話辛勤意合
人懷採薇

月近樓
茲樓乃宜暑三面受涼風棊局自多暇酒盃昨
與同窓客遠村列臺傍小池空別去山房月懐
人獨向東
雨夜止宿
昔別是朱夏今來已麥秋更誰憐落莫復此破
離愁欹枕未成寐薄帷猶半鈎情淡惜分手却
借雨聲留

吳儆小草卷六 終

吳歈小草卷之七目錄

五言排律 凡十三首

送廣西蔣先生六韻

乙巳冬於崑山邂逅徐玄仲兄歌者既清聲麗色尤善爲酒糺歌罷乞詩因題六韻仍期來春觀場也

辛卯秋遊金陵聞阿京生今年春三月天死瘞之日痛甚不果爲壙志今又幾四月矣因爲此詩以寫予哀

盧龍韓太公壽詩

張太母顧夫人七十壽詩 有序

送江季梁北上

賦贈崇明唐明府奏最 伯兄中丞公時建撫南畿

王閣仲四兄枉贈生日五言追敍曩契曲折盡意次韻爲答

賦贈張冶生

送伯咸先生讀書海上陸園

奉壽徐宗伯公七十

奉贈韓明府秩滿上計

六言律詩 凡一首

迎春日呈孫容宇兄

六言排律 凡一首

和殷夷陵壽陳翁六言十二韻

七言律詩 凡一百首

上元後四日丞筆邀諸公小飲

寄張五兄無隅 一首

贈韓明府入覲二首

又一代

贈州守丁大夫考績二首

送徐汝黙兄之任永福

送謝洪伯

仲和齋中蘭花盛開邀盧殷錢二丈清讌即事

餞別須君美弄兆謁選

六無隅自武學改國子近擢駕部有寄

甲辰九日徐孺穀載酒續青岡舊遊即事

吳歙小草卷之七目錄終

子西素封雄里閈學殖富町畦薛產三鳴鳳輪
攷九郄梯元昆拖豸繡令弟困鷄栖賣櫝珠蛋
照無禽井不泥逡巡甘處鐵㥄慨每聽聲暴客
驚飛鐵疲人切望覔遺編看拾芥碩果羨成蹊
水下東吳闕鬻遷茂苑啼才優無劇易俗敝有
幻稽養志誠爲大業名豈易齊公餘欣侍奉色
喜爲黔黎況復元元牝由來息息提無勞方士
藥長自足刀圭

張太母顧夫人七十壽詩有序

湖水毘承潤山光虞頂長家聲重張顧世講睦
潘楊緒自鴻臚衍張名允騎尉揚顧閨房鍾婉
嫕邑里播芬芳夙夜規鳧鴈躬親羃酒漿斷機
妻相樂貽穀母稱姜暮齒憐遺亂結交依老蒼
緣空寧有羨德厚會須償坐看曾玄秀衍蕃[illegible]
脫香百年元電影無量是慈航

送江季梁北上

踰壯年方盛逢時意稍酬詞場推爾雅學殖[illegible]
前修再削空櫝璞掌餘蒐較讐交遊從齒[illegible]

世冑沉浮會待秋風利寧無同氣求及門憐驥
足借計脫鷹韝駐步相娛樂比鄰兩白頭

賦贈崇明唐明府奏最伯兄中丞公時巡撫南贛

世澤孤城遠才名海邑先元昆遙仗鉞愛弟早
鳴絃波偃鯨鯢窟風清雨露邊漉沙潮後竈破
浪霧中船泱莽蒹葭外停居屋宇連諸生欣學
殖上宰佇詳延驥足高雲路猶膏潤棘穿鳥看
趨府去栢指肅僚旋槖筆班臺省封寧別佞賢
彤墀聯步上若箇得齊肩

王閑仲四兄枉贈生日五言追敘曩契曲
折盡意次韻爲荅

憶昔提鉛槧相將挹斗升我屛疲屢躡君銳驟
先登敢倚嘲能解元無藝足憑夢蘭憐晚茁歌
鹿羨方興異日羣酣侶重泉半講丞用無功事始[illegible]
顏倘玉已老意如氷筋力殊非昨心期終有恒
多懸琢句好謬許坦懷澄嬾態朝晡異頹齡歲
月增秪應同學友頗憶在家僧鈍置龍堪攝[illegible]
惟[illegible]亘承宣尼三示戒莊叟九爲徵繪黍須[illegible]

現投膠荷得朋淨心猶未了義學僅先曾一拜
空王旨迷方炯智燈

賦贈張冶生

無嗟世道喪猶喜典刑存一見偏投分相過數
晤言白頭交易晚青眼意彌敦君且栽桃李吾
寧問軒輊從誇翻覆手多徧愛憎藩何限徘徊
意長懷與細論

送伯咸先生讀書海上陸園

遺書應足讀談藝亦相親胡以忽爲別悠然思

問津人皆憐意氣君自避囂塵敏捷才無敵飛
騰志未伸一行驅物役千古契心神藻麗瞻前
輩追隨得後人南山隱文豹東海躍枯鱗散帙
從揚扢典文必雅馴平原故有賦三復目常新

奉壽徐宗伯公七十

震澤東南汪滄溟日夜渾孤蘆關氣象瀉鹵效
璵璠洵美斯人傑於今古道存出堪垂竹白歸
好卧林園勲業三朝重文章一代尊功成時序
退予告寵光蕃弱冠從鄉賦衆年愛國恩清羸

凝武庫倒峽浩詞源漢室方虔禱郎官早見掄
侍祠淹粉署簪筆待金門喉舌淡相託謂太原與孩定
公風波暗欲喧籌書旋領郡江漢亦維藩王室
棠分胙羣闍莽噬吞肯云甘碌碌柢是許元元
羈紲沉心曲閶闔掩淚痕罷還唯白帢起復又
朱轓嶺北頻移鎮襄陽驟解屯含沙爭射影望
帝實傷冤已辨乘軺舸何妨隔九閽今皇初御
宇優詔乃臨軒仍敕蠡湖棹重搴湘渚蓀旌麾
當四塞雉堞俯千村遂入參嚴棘常饕理覆盆

上卿咨法比頌音容繫顛平反朋允刑雖恤寅清
禮益敦分當除朽蠹迹且絕攀援漸積輕儇忌
因騰萋菲言舊臣誰顧惜世態有頻冤懇疏辭
明聖閒居老弟昆塲鼢終在谷潭雉豈思樊感
興餘詩草關情尚酒鐏遺書並消解使乘誤能
翻公近解老子又撰世廟諸餘託契徧秭犒兼救到液橫從
容陪杖屨戲謔對盤飧精畫捘蘋蔎涼颸坐竹
根晚應私歲月忠豈忘擊壯蘋珅証想青蒲伏還
聞赤羽繁安攘如何歎耄耋孫須論葭管暘御

動華筵笑語温聽知梆枝曲新付雪兒謳

奉贈韓明府秩滿上計

大賢輕百里異政報三年綸綍龍光重庭闈燕
喜偏神明齊兕鼎清淨倍烹鮮舊井還逋戶新
畬起代田人今心欲折牛已目無全鷄犬連鳴
吠蚕虽少傑絲將飛葉縣舄已化武城絃弟子
掄高第文章已着鞭自慚勞翦拂叨倍荷陶甄

六言律詩 凡一首

迎春日呈孫容宇兄

壘皷東郊春仗閉門南郭人家窮陰幾日氷沍
六出韲時雪花桂老尚樂多藥梧高已努新芽
衰年但思晴暖閒過鄰翁啜茶

六言排律 凡一首

和嚴夸陵壽陳翁六言十三韻

我少識君華髮君今依舊童顏樽中但令常滿
身外視猶等閒月夕花朝過隙酒徒詞客分班
長年且自科徽賤子具陳往還北闕上書襟深
峽州遠宦閒關鬢生鬚滋善髯欲老憂鑠久蘇

在遠既成乖隔貧交及此躋攀牀頭麴香初發
眼底花蕚漸殷沙暖扶筇廣陌川明倚棹澄灣
仍罰春光少許待取醉態疎頑昨日裵徊湖上
今朝笑傲崖間却思長桑君舍門前只欠青山

七言律詩 凡一百首

上元後四日走筆邀諸公小飲

風光又向柳條新行樂應須趁早春百歲半過
唯老伴一尊相對幾閒身即看燈市如流水復
恐花時不待人肴蔌無多堪共醉莫嫌麄糲肯
辭貧

寄張五兄無隅一首

故人春盡尺書回黯黯離愁喜爲開臥病已聞
安寢食乞閒仍欲賦歸來芳蘭未厭蓬蒿伍野
鶴能無燕雀猜翹首薊門消息遠江南溽暑近
黃梅

贈韓明府入覲三首

濟南經華自家傳吏治名高亚妙年髦埀早聞
歸水鏡藏人今解塊蒲鞭汙萊盡辟春遺秉新

獄無私欲飲泉密殿巫期雙襲美戴星何必不
鳴絃
三年課最一時恩霑溉欣承雨露繁政術總能
寬邑里絲綸遷與賁丘園分符早覺星郎貴賜
璽長瞻日馭尊獨有清勤堪報稱須令臣子道
彌敦

又一 代

桑梓田園近接連每逢野老頌君賢更無逋賦
煩敲朴剩有新渠便泝沿早著神明同咒虎漸

於清淨悟烹鮮天書行覩徵循吏吾欲陳詩被
管絃

州守丁大夫考績二首

古婁東下百年州海水環紆控上遊一自殊方
憂聖主重令此地急賢侯焦勞已覩蘇農畝儒
雅還聞振士流最是任聲來接壤未曾沾被迆
歌謳
不獨三年桃李深道傍榛竹遇知音賡慵未上
登龍謁感激長懷附驥心材拙擲眞俱作棟致

先甑粵再鳴琴大夫江右人族兩爲閩令佇看徵入郎官署
著處深留棠樹陰

送徐汝默兄之任永福

見說閩中土沃肥君行臥治有光輝谿山開郎
登臨徧風俗徐看評訟稀勸學定應延博帶綬
刑終不擾圜扉政成須報同心友莫是眞無鴻
鴈飛

送謝洪伯

君去江梅正着花整時把酒郎天涯交情漸自

趨庭密君以省覲數來下邑遊學仍看負笈勝用太學事屣履
羣公當刮目文章流輩媿聱牙懸知采筆推霞
綺獨步詞場壓衆譁

仲和齋中蘭花盛開邀陪殷錢二丈清讌

郎事

到門蘭馥似相迎況是新秋氣乍清對奕坐看
移幔影停觴知爲聽絃聲風微細細欄前度月
淺輝輝檐際生與勸殷殷仍導飲主人庖饌寄
深情

餞別須君美三兄謁選

最羨疏通堪世用應憐慵嬾是情眞將爽吾自輕詞賦此去君應動縉紳長日風花宜話別貧家蔬果易留賓羣公若問東南事但道誅求莫要頻

無偶自武學改國子近擢駕部有寄

會將籌策試諸生纔佐成均又五兵總爲能文兼武備還因仗鉞舊家聲江淮寇盜猶羣嘯溪洞蠻酋且橫行報國此時堪盡瘁會同流俗但

簪纓

甲辰九日徐孺穀載酒續青岡舊遊郎事

帶雨微陰看欲散憑君攜酒共躋攀莫輕培塿重陽會盡見雲山百里開舊侶似隨衰鬢改佳晨須放醉顏還劇憐此日難逢閏豫想黃花滿眼斑

孺穀不果再期因從張錢二丈登樓書懷却寄

及此秋光尚未闌相攜登眺遠林端萸香再向風前佩菊龍仍從野外看不復韶顏同泛酒且隨黃髮與簪冠西郊南郭何常定贏得高樓又盡歡

閏九日洪子靜攜具陪張錢二丈再登鐘樓

城頭倦鳥去紛紛酒半高樓日已曛俯檻江廻明細浪窺窗樹合擁歸雲白衣黃菊籬邊興稱齒衰顏座裏羣令節再逢宜嘯詠況君懷舊更殷勤

麗湖環碧 爲吳江學博蔣君賦

震澤崇紆赴海門垂虹天矯控江源城隅浪碧含風遠檻外沙明過雨渾巢樹鶴來時獨舞斷魚雀去正高騫自憐潦倒終何用欲問先生五石樽

發京口似友人

幾年殘暑客遊頻長夏今來熱未新山翠近開園處玦浪花高潑望中眼鋤犁也解田闢事車馬難禁頭並巾褒晚漸無當世意君看拜擬出

風塵

早發龍潭少憩靈谷寺

行過山村十里程依微天畔連山横羣雞亂叫日氣赤獨島自照溪流明松風快人徐解帶梅雨幾時來濯纓腐儒碌碌將底用一憩禪房遺世情

題扇有贈

冶亭涼雨點輕霑客舍邀歡興不孤何處雕梁歸燕子舊時修竹長鵁鶄腰廻檻外高低柳歌

落盤中大小珠玄武湖頭花萬朶待看得似臉霞無

陸居舫 爲姚先生賦共四首

竹葉桐華赤日陰臥遊如棹碧溪深孤撐傑閣檐前湧離立諸峰檻外沉卷幔好風銷宿醉打篷涼雨助微吟不論官舍秋逾冷總是煙波江上心

衆芳亭

戶牖霏霏草樹春含風裛露一時新馨香豈不懷吾黨遲暮將無情美人蒲柳未彫誰復顧蕙蘭堪佩若爲紉歲寒縱使羣芳歇峭蒨長留竹柏眞

聞籟居

月寒宵永泬寥天隱几先生正嗒然乍捲露梢鏘玉珮微搖風籜韻朱絃淒清似助蛩吟切淅瀝還驚鶴夢偏應爲秋聲仍作賦請殘糟粕幾能傳

灑龍潭

澄潭如鏡碧參差一一平岡倒影垂秋葉含風吟仄岈春花過雨點文漪林中燕坐移遊舫橋畔閒來理釣絲會看種松鱗甲老橫空拔地有奇姿

春首訪楊舜華有贈

何處秋風慢別離王孫池館碧逶迤齊王孫同春園應憐作賦名猶在可憶飛觴醉不辭雪後梅花寒自媚燈前柳葉半先垂待聽子夜新聲罷銷盡窮愁歲此時

答辰玉枉顧慰存二首

江南十月雪光寒遊子悲歌行路難忍使故人頻慰籍老於岐路叟盤桓是非合付莊生夢玄白將同揚子看幾欲對君焚筆硯鍇教華髮是儒冠

燈花昨夜報君來草徑泥深意爲開雖借齒牙終近俗但看容鬢敢論才老親已慣窮途味好事還同濁酒杯回首風塵仍歲暮此生何事不心灰

贈張伯慈五十 君嘗侍尊公遊天台又已弄孫

早歲猖狂百不疑每於詞筆和塤篪君恬世味頭仍黑我倦時名鬢已絲游愛城霞曾攝屐夢占庭鳥幾含飴極知素業詩書裏好勗兒郎露崛奇

寄王司農先生

增秩猶淹舊省郎三年清譽姓名香儒家豈解官山海經術還能詘孔桑忍竭里閭填邑整驚聞守宰閉圖皆休嫌欲問爲農圖身世於今合兩忘

爲言星王君賦

秋槐影裏秦淮路欲問行藏每下簾應是杖頭錢已辦不知戶外屨頻添家移瀨水鄉仍近居傍梅岡歲可淹豈待逢君更相問衰年孏性只宜潛

贈後敵王翁六十 君未抱子

十年長憶舊經過高柳清池帶薜蘿老去寸心知未已別來雙鬢較如何好將梨棗回衰白湯種芝蘭伴嘯歌重惜流光輕惜費祗應時放醉顏酡

荅沈太素方伯

春寒江雪映帷幨飛旆翩翩不可淹慎舊尚煩州牧使緘書遥慰野夫潛北門持鑰初并鎮東國干旛筏曾詹討日承恩應獨坐可容樗散罔韜鈐

戲爲送春排體

一歲歲春催老去一年年老惜春歸風情猶在

應知減件侶須尋便覺稀耆酒不堪仍酒病愛
花爭忍見花飛殷勤春色明年到少雨多晴意
莫違

卞先生移得牡丹名種邀賞即事

何必豪華百寳欄高齋清夜好留歡迎風乍捲
明霞帔映月初擎冷露盤藂碧裏枝渾掃黛衆
香浮蘂未輸檀暈憐開盡桃花後猶得瓊瑤爛
熳看

壽朱濟之六十

因君屈指數交親若箇人閒嬾散人時復開吟
堪自老歲收常稔未爲貧酒香茶白牀頭味客
滿花明座裏春三伏漸過秋色到桂枝應與月
華新

席上呈濟之

偶然欲醉即過君徑草庭花許我分茶鬥松風
時鼓浪墨花香霧幾縈雲新詩不淺湖山興野
性眞成麋鹿羣漸老可應長縱逸蕭閒還共探
楡枌

送新安孫士徵

每憶共君頻客醉秦淮淰淰月輝輝輕舟寒傍
千巖下匹馬春嘶萬柳歸輿在未隨雙鬢改身
閒翻喜壯心違兩高三竺應還過誰與從容歷
翠微

贈唐叔達表兄五十

憶昔追隨少壯時蹉跎雙鬢各成絲衆中豪氣
成何用歲晚交情實可思邸第偶然迎國士鉏
犁終欲問農師春深桃李能紅白細摘園蔬送

酒卮

贈友石張翁六十

葛屨蕉衫逃暑會蒼顏白髮少年場狂遊每挾
繁華子倚曲能諷嫵媚娘竹葉尊開牽宿醉荷
花池曉對明粧從誇甲子平平頭滿不省人閒底
事忙

吳園尋梅

眼看零落奈花何且及殘英載酒過老樹獨明
因竹闇疎枝斜映傍池多全消霧氣猶含濕幾

放晴光便覺和縱是春風解相待幾能高興不
蹉跎

送傅孝元北上

憶昨從君大父遊每稱志業在春秋長年零落
誰能待此日功名好自酬吾輩倘思當世用儒
生多爲食貧謀淸時莫湧言災異且與從容論
五鳩

遣興

無將交戰論癯肥頗領還應近道捿但見穠華

俱易謝似聞枯朽總成圖途窮正自容吾老性
拙何妨與世違四十九年彈指到可能來歲便
知非

賦謝韓明府招讌泊然亭

公餘淸讌曲亭開偏引儒生對酒杯葵藿定非
牛馬味蔆芩虛擬藥籠材初言歲事豐爲瑞會
視民間俗漸回不覺飲醇心自醉坐移鐘漏喜
遲陪

[illegible]齊王孫招飲廻光寺分先字

徵歌合讌帝城邊欲採新詩被管弦紺殿標軒
開翠幕紅樓衫袖拂魚牋香風自遶珠璣字華
雨仍飄玳瑁筵賦就小山詞客滿試聽樂曲定
誰先

送姚先生北上

霽日丹楓江上程歸舟如在畫圖行中閨漸喜
鄉音近遠道長懸客夢淸春入流澌催去鷁風
搓新柳聽啼鶯還書爲報題名侶幾箇看花是
老成

郊居苦雨

歲晏那能得晏如荒村寒雨更蕭疏強催畚插
移新水擬種芝蘭滿舊閭風急南窗愁隱几煙
昏旁舍罷看書老親稚女饒歡笑話我田閒獨
掃除

內弟餉酒見慰獨居有作

獨坐長吟改罷詩忽聞攜酒慰淒其秖憑殘卷
開爲伴與送深杯醉不辭雨灑江梅應破蕚風
搓堤柳漸垂絲自憐閒歲仍爲客料理村莊正

此時

寄孟陽三首

炎蒸客路子如何秋入庭蘭匣嘯歌京口列嶂看射蛾石頭荒剎共捫蘿畫圖層嶺青嵐出詩句長江白浪多縱道山川殊快意不將離索飽經過

君家庖饌出須臾能使吾曹興不孤若待兼珍纔下筯何如斗酒便呼盧清歌徐點當筵拍半醉還開挂壁弧似此風流人在遠料儂應得好懷無

丘翁眞合號書淫開卷婆娑總會心何必連城方什襲每於敝帚亦千金臨觴似戀村醪薄扶杖長隨野蔓深苦憶君還披篋笥共渠洗眼一高吟

冬夜讌集同用寒字　前一家君命代作

老去親朋各自寬輕裘袒裼喜相看客來新薙蓬蒿徑歲儉纔供苜蓿盤四座清言渾似屑十分飛盞急於湍未甘筋力輸年少遊莫霜清與月寒

黃雞白酒坐更闌少長相憐且盡歡我輩可能陪語笑他時長許侍盤餐燭斜盆樹輝輝影霜重庭蘭蔌蔌寒莫歎蹉跎年紀大筵前猶作後生看

辰玉登第報至志喜

經術承家久服膺南宮北闕再先登十年霧隱山中豹六月風高海上鵬正值有司憎詭異還聞明主重嗟稱故人雙鬢雖垂白會見他時佐中興

仲和載伎招飲

笛叫簫鳴併一時嬌歌各自斂蛾眉聽殘白紵何曾顧巧趂朱絃未遣知無數春聲喧短棹盡銷寒色仗深卮莫因樂極悲雙鬢已判樽前百不思

上朱遇政

夙夜爭傳出納司迂疎多愧負心期文章骯髒應難學時事蒼黃尚可爲日日報聞瞻北闕年

年鹵莽向東菑田園何計堪終老進擬回天慰
所思

過孟陽有懷叔達

莫思騰踏歎蹉跎達者相逢且嘯歌高論總於
流俗迕深情自向友朋多酒纔酣通無勞勸筆
到顛狂有少訛忽憶灌畦隨老圃此生機事合
銷磨

殷職方丈見示自壽新篇次韻奉和

青絲白玉簇春盤柏葉罇開幾盡歡舌在何妨
頻頌酒身閒贏得早休官敢論老驥心猶壯看
弄雙鶵意少寬但使禍衣長侍奉未須慚愧腐
儒餐

從青芝泛湖到安山作

中林樓閣帶巖阿凳石長通澱沫通欲共扁舟
凌浩渺爲憐深樹更婆娑連村桑柘炊煙合狎
浪帆檣漁網多斜日背山山色紫採樵人散滿
勞歌

濟之席上

故交新酒興何如正及春歸岓柳初已愛清歌
兼善謔更饒豐膳雜嘉蔬風流慣得兒童喜雪
涕偏於世俗疎舌在秖將誇勝事畏人還欲屏
詩書

和殷丈吳園看梅子魚後至

入村半里香風吹晝晴恰是梅花時丈人逸興
眼前少野叟清聲手底隨曲沼斜分枝𡡓𡡓夕
陽倒暎光離離臨觴不醉欲誰待短棹能來慰
所思

贈洞庭葛君

爾向山中臥白雲棣華輝暎總能文長思種植
堪忘世興弄煙霞逈不羣遊目幾時眞興發題
詩今日會平分清泉白石斯言在秋葉春花實
飽聞

慰子魚下第 君東畔錢德化丈也

清秋短擢催行李又向東風攬敝裘應惟往來
同社燕便將機事付沙鷗田園近接陶元亮衣
食長懷馬少游莫道人生須遇合不如隨分且

無求

孫秋泓攜愛子初陽北遊賦贈徐內翰子先其師也

聽唱將雛春色闌欲攀芍藥未應殘如余尚挾于齊瑟羨爾終殊適越冠已自赤城傳蒸麗更於北海識波瀾江湖不重千金駿驟向都門萬衆看

龔方伯邀陪廣職方丈即事 時久旱得雨爲寫風賦

江城雲氣晝昏昏攜屐池塘漲雨痕臘有涼風催寫賦欣逢甘澤正開樽肴蔬更異尋常美少長還同笑語溫但使秫田供歲釀過從須及桂花繁

贈朱山人

蕭疎傲骨百無求偏向紅塵老白頭僅有黍秔供歲釀還饒菱芡倍農收荷香欲送風前暑竹淨能添雨後秋一自移家傍溪水百年長得弄漁舟

送武先生赴仁化令

百里分符南海頭五年苜蓿厭吳洲師門久媿稱桃李身世曾聞應馬牛長路霜寒鋪宿瘴離筵月白照新秋此鄉寶玉雖如土自愛絃歌滿道周

壽趙翁 子村舍南鄰也

水竹城南十里餘野橋高閣稱幽居杜陵花皆時尋伴栗里車回好讀書簾外絮飛簪月曉林中籜解麥秋初高朋詩酒歌呼暇儘可清齋歛澈廬

遊攝山作

出郭湖光搖㟨柳入山霞采澷巖扉碑完突兀前朝字像古分明化佛衣樹頂煙蘿盤逕曲峯腰玉乳想泉飛 有泉玉乳今涸 憑高却憶空亭子 山上有亭甚豎 快對帆檣逆浪歸

丙午重九孺穀復招同人爲青岡登眺時顧君近復自金陵暫還亦與茲會邑乘新月復過張三丈湯呈二首皆次杜韻

豈爲風前落木哀自憐孤鴈一時回清川帆檣

參差過舊壘壺觴次第來朋好幸同吹帽席江山尤憶兩花臺淵明籬下雖先醉乘月還過再舉杯

地僻縱無高宴會身閒得愬此江濱鬢毛容我隨年改黃菊還君隔歲新草具盤飧能醉客秋深風物最宜人自今穩逐樵漁侶肯復怱驅車馬塵

朱元伯赴試禮部予喜其家學驟起因思少時獲從其大父遊輒題贈別

老去偏深故舊情羨君英妙早飛鳴疎疎庭竹曾招隱瑟瑟江濤此送行三徑異時懸小友十經誰授起諸生致身亦是尋常事不負青雲在令名

寄韓侍御

聖主難忘耳目司忽傳僉旨下廷推特名久稱臺中望公論行看柱後持會憩棠陰添蔽芾欲冥湯羽媿差池江南討日聽易集攜具還容老不疑

鄰父六十

入春膏雨長園蔬歲首風光莫放虛海坼魚鹽供市隱江村梅柳接隣居留歡每過墻頭酒避俗兼忘門外車若個耆年能日醉知君有子愛三餘

丙午除夕效長慶體

今秋仍作白門行也爲江山也爲名莫向境中分厭戀但於身外置枯榮歸來嫩慢偏多暇老去輕安是寡情漸過擁爐被褐日柳條梅萼看春生

丁未元日試筆

吾衰已復數年期簡點年來尚自疑雖應馬牛還有忤曾恭龍象未能師道堪[illegible]心須直身世無忘行欲危抖擻塵中牢閉戶但容飲酒莫瑕疵

坐雨書懷呈張二丈及同好二三子

手挿餅梅弟種蘭空齋相伴坐春寒花香應待晴天發書卷偏宜雨夜看庭蘖正繁窺半白野

蔬堪芼愛微酸維揚蒿酒由來美幾欲開甞未
敢殘

孟陽以詩招雪後泛舟同殷丈唐兄次韻

饒君酒會競新年難得江頭白滿天未是野梅
催出郭多留岸雪待廻船窻迎斜日明棊局權
轉東風拂伎筵坐對紅裙唯縱飲勿云文字有
人憐

同孟陽再疊 是日集張伯野李茂修

昨日壺觴侍長年相期叓趁雪飛天不辭城北
同攜屐直到南村好泛船剩對寒光輝半砌分
無妖艶醉長筵論詩說劍銷爐火緩酌逡巡亦
可憐

燈夕同遊戲呈殷丈

尋常齋素入初年虛度燈紅月白天此夜從容
陪杖屨清歌宛轉逐舡船還聞遠餉饒珍味欲
就隣家置一筵已使吾儕食指動可能仍割細
君憐 孟陽於予為甫隣

雨泊楓橋次前韻 是日與朱大理別

梅花顛頡獨今年稍稍衝寒二月天遥憶山中
開幾樹却於江上繫空船詩篇冷落從支枕茗
盌淹留當別筵 是日予持齋 急雨斜風仍旅泊此時
麴糵倍須憐

再呈殷丈請緩會期

祓禊風流自昔年勝遊行及暮春天梅村屢榮
高人杖桃岓須牽漁父船念我甓辭中聖會丐
君留作解齋筵詩才酒戶俱非敵倚得疎狂每
見憐 往年數看城南吳氏梅花而婁塘里居人家家臨流種桃不可不寓目

代錢丈賦浮字

年來未省有閒愁厭說戈船萬戶侯每到花時
思老伴乍逢晴日喜同遊梅遭雨凝去聲香猶淺
柳覺春深翠欲浮不是酒腸偏耐酒相看能醉
不能休

代東寄須桐鄉

春遊鶯脰湖邊泊聞說居官似水清我項三歸
嚴淨戒君方百里擅時名亦知鵰鶚俱為適敢
謂蕭蘭各自榮寄語畏人今轉甚閉門幾欲廢

將迎
廸東三騏子皆以童年選補諸生走筆往
賀并以爲勗
伯仲塤篪早擅場還聞小弟發清商琳琅在處皆爲寶蘭茝生庭總是香閭巷已令誇勝事文章須要學通方吾衰獨有憐才意氷鑑猶矜一日長
孟陽見報同長蘅入山有作（二君皆善給事予家于葉）
綠蕚未開
懷人欲訊正題詩遊舫俄聞已解維爾向深山躡香雪子仍枯坐潄華池閒披經卷鑪煙裏數貌溪雲酒醒時似遲林中攜手客小庭蒙碧尚含蕤
諸子既遊西山又到虞山遍有此寄（顧題仲遜已物故）
春遊處處屐堪攜看遍青山暮靄低高與又聞尋覆釜傷心應不到藤谿梅花綻盡香猶遠柳葉開遲色未齊我怯輕寒身嬾動時傳客至問

幽栖
送歸舍人還朝兼寄韓侍御
江南江北接春山天上星躔此日還對酒花飛催使節迎船笋出憶慈顏遷鶯久擅清朝譽儀鳳仍趨舊省班最是小東憂杼軸臺中諫草幾回刪
丁未除夕
除夜杯盤異昔時燈前醒眼看傳巵旋添旣碧嘗茶好微炷鑪温覺炧遲抖擻白衣勤禮佛摩挲蒼鬢晚生兒明朝慵擬椒花頌點筆應裁獻壽詞
贈時侍御乾所六十
歸臥閒門歲月深由來樂志自是林滄江欲斷彈冠夢魏闕能忘補衮心卜築漸營三畝宅爲園眞愛一庭陰老成終復爲時用懷抱知君閱古今
贈鄭嘉甫七十
昔君來客舅憐甥共我相歡弟與兄已老尚看

豐頰在早衰應惟白髮生榴花照眼明棊局荷氣熏人對酒鎗自有刀圭能益壽不勞方士却三彭

贈陳明府大公

遠浮仙棹下菰蘆爲愛絃歌徧海隅老負平生思用世家傳經術起通儒纔聞道路看迎養却値閭閻望賜租今日賢勞甘鞅掌秖將憂國爲親娛

送用卿兄赴任

憐君官冷偏宜嬾看偏江楓千里開山郡正堪蘇肺病齋厨聊復得心閑諸生與共捐苛禮舊學還令數破顔莫爲周郎多感慨秖應時到皖公山

戊申除夕

歲除今夕異悲歡憶母憐兄掩涕看秋入班衣塵篋笥春來蓬徑長芝蘭顔衰自合隨年改心動誰能爲我安擬待新賜開鑑域上元燈火莫凝寒

贈沈彦深

因君仍仲奏塤篪憶共西翁研席時諸益憤聽譚舊學修詞多羨有妍姿追隨爾解深心入進取吾將遠器期一自抗顔攻玉後至今長媿號經師

以詩代柬訊長蘅病胛數長慶體

人間事事煩多慮身外頭頭合寡情胛氣逢春雖受尅心神長静郎還生賢言藥物宜蔆术俗勸齋厨開肉羮譚子化書吾有贈一篇儉化最分明

寄宋比玉

相逢意氣若平生博涉多優四座傾吾老自應躭小技君才端合取榮名梁間月落頻回夢江上風高好寄聲遲爾北征迂短棹琴樽聊豁此時情

喜友人俞君自鄴來有賜兼爲後期（君四明人不見踰一紀矣）

疎鬢相逢未足歎追論朋好半彫殘思吳勝事

君能到入越名山我欲看鷟月鶯花猶楚媚麥秋風雨尚多寒餘杭向是淹留地短棹他時典莫闌

雨窻聞村僮入城漫述

庭梧初見碧參差十日東風帶雨吹茶美難過鄰舍翠花明纔傍佛龕畝豆畦水白蘋開放麥隴雲黃半就萎搔首向天吾欲問荒荒忍復去年時

送閑孟諸兄

看駈行李觸炎蒸想見秋風鞲上鷹高柳送涼飛急雨清樽逃暑憶層氷雲開地肺三峯近月印江心百里澄試問舊時登眺侶應憐衰嫩在家僧

送行之擕長郎就試

君去無多感慨爲從遊爭羨有佳兒晚捉健筆誰能敵新吐妍詞喜更奇三伏芰荷芳露棨重陽萸菊曜霜蕤名成莫負佳山水歸共清言慰我思

小莊封翁贈言

千挺琅玕百步渠黃鸝白鷺伴幽居納涼靜愛吟風坐侵曉欣看帶月鋤時事毋嗟貝牧遠土風能話肅皇初犨冠藜杖邀鄰父長共閒披種樹書

吳歙小草卷之七　終

吳歈小草卷之八目錄

七言律詩 凡一百十二首

吳歈小草卷之八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八

七言律詩 凡二百十二首

憶舊抒懷寄姚允初先生四首

屈指留都十度遊宜人風日八中秋曾經踏雪
張燈市屢看迎潮競渡舟野寺尋僧嵐翠遠畫
橋擕妓月華流而今衰嬾無由到說着江山郎
點頭

江山長憶舊遊蹤況有高賢夙所宗背向雲霄
稱大隱酷憐泉石卧高春透遲自慰平反意骯
髒難令世俗容欲問尚書分職重緣何最後納
言 君治龍尚書

官職何關田畝身豈如默默任天眞孤蘆自少
閒遊處風月長懷逸興人莫以沉冥逃麴蘖不
知曾否送麒麟同心相憶難相見一別平頭且
十春

別來曾接長公談聞道清貧總不堪閣下鶖羣
憐泛泛梁間燕乳憶喃喃南窮楚塞疲行役夜
治爰書讞再三莫恠及門今學佛儒廻高舊典

同叅

西安徐屏岡隱君贈言 方孟旋兄屬賦

柘溪溪水淨文漪若個逍遥丘壑姿綠橘林香榮露顆黃花枝重壓霜蕤二難經術堪時用三禮朝廷僅有司別酒向闌行色動但教慷慨對軒墀

得欽憑公失解後書逕有此慰

文章利鈍吾能喻正似天姿與艷妝絕代容華長黯黯入時朱粉自揚揚良媒欲待終誰是薄命須知未足傷見說阿姑今百拙莫催驕嬾織流黃

吳欲八直 卷八 七言律詩 二

贈陳明府入覲二首 公先任四會南海

三試琴堂久滯淹但逢枯槁即爲霖漢廷羣議爭推轂郡國諸侯羨賜金百里糺紛元枳棘一時聲價重球琳海南亦有朝天吏與話棠陰兩地深

仍用深字頌德述懷再申贈別

攀轅父老去騷騷別有迂疎飽德深下士已開延譽誇憂民尤喜論惜惜每傳書札疑時論數借吹嘘慰陸沉欲附青雲終自遠虛名猶恐負山林

楊汝戢二子晬日走筆爲贈 二子學生其母維揚也

欣聞天上送麒麟已是人間一歲新花自唐昌初結實珠來吳市並堪珍冬溫蘭草芽爭茁臘近梅梢蘂欲勻逢羨雀環雙出檟錦襁綵繝坐相親 君數放生蓄句及之

爲晉江黃明立先生賦千頃齋

吳欲八直 卷八 七言律詩 三

如聞卜築纔容膝豈有澄陂千頃開在昔人倫推汝頴至今風采責蒿萊亦知氾濫能清淺自愛汪洋獨往來送別菰蘆賓上國故園回首正悠哉

又二酉館

每就爾雅注蟲魚尤喜名山訪異書別館當軒題二酉遺編充棟惜三餘較讐久合然藜杖博雅行看議石渠惆悵斯文將恐墜好刪稂莠護嘉蔬

庚戌元旦試筆

獻歲春遲臘未深劇思飛雪灑庭陰麥苗尚短青三寸井水將枯溜半尋椒酒已辭婪尾醉辛盤行復掉頭吟東風欲到猶旬日擬出城南看遠林

又三日晡時大雪

薄暮風花殊未闌頓令占歲意能寬巧粧石面形鹽詭旋駮枝頭胃絮單求法殷勤思慧可閉門高棠想袁安危樓平野須窮目莫待朝陽散

早寒

迎春日過友人即事

三年春至酒杯空猶喜喧闐與俗同剝啄指頭看變態管絃聲裡度花藥坐憐小閣窗西日渴愛紅爐扇底風儻許頻過共談笑須知脫略味無窮

觀奕

甲老機心欲息時猶貪淸簟暇觀棊逡巡壁下常爲主出入圍中每用奇轉戰且虞前中伏孤懸應仗勢相疑局終蠻觸爭何在莫話人間成與虧

壽叔達表兄六十

懷寶何人早自休布衣長此傲林丘祇將飲啄誇熒雉欲忘機關狎海鷗世味吾應同肉味時予齋井臥遊君更得天游春風桃李蹊成日多少青雲負白頭

寄訊徐攝山兄

思君寒暑七年更楚水吳雲不計程縱使相安

同邑里可堪投老隔關城麋人筆扎爭拋得過眼鶯花空復情我已久如醒酒斷幾時歸共學無生

張太淑人壽八十長公參政伯常亦六十矣其生日皆以夏五月吾黨數子屬爲獻壽之篇

班白獻觴將稚齒若榴花發燕飛飛久安循子辭官養近喜曾孫受室歸魴鯉自肥甘釆薺管弦雖樂愛鳴機還因賜福知天意慈儉由來貴

盛稀

贈張翁七十

入手流年未可輕髭鬚白盡足平生茶煎魚眼香初發酒瀉荷心味更清宛轉已停新水調顛狂猶話舊風情由來會客炎蒸慣臘有甘寒嚼水晶

贈別但直生還星子

鼓柁炎蒸奈別何新秋殘月照悲歌文章江右知名早山水匡南攬秀多池草定回康樂夢墨花還詑右軍鵝久參椰子藏千卷會得歸宗一味麽

將尋梅西山因訪元夫出前所賦詩示之既到郡城阻雨不果仍用心字代書爲寄

梅花山徑擬登臨因訪幽人話素心帆底厭聽三日雨湖邊空憶萬株陰緘題舊草仍留篋飛盡繁英阻入林惆悵遠懷聊欲寄可憐光景又春深

沈用卿兄六十代

綠鬓垂肩愢余長霜髭入頷到君耆回思研席相覩日緬想江山獨往時千里照入秋月淨數杯澆腹早寒宜季長經術康成擅仕宦仍爲學者師

張伯慈兄六十

嘗稱素業在詩書記是君年五十初城裏課畊完歲羅舍傍爲圃足秋蔬親春德耀長相對舊識維摩漸似疎最羨有孫今舞象可能勤學愛三餘

從弟子基五十

我昔初衰尚著麻强隨年少學嘔啞豈如方伎工治疾況復禪那似出家犬子定能新稿草鴻妻同轉妙蓮華丁寧莫醉聲聞酒分別猶存羊鹿車

送友入謁選

憐君華髮走風塵始是長安謁選人誰與齊年長病嬾每於同里潤經旬銜杯空羨東籬醉曳屐偏投野寺頻舟楫渺然攜愛子冷官容易梓

桑鄰

金山即事四首

秋風殘暑未全銷望裏波瀾只尺邀北顧山廻長帶郭東來江濶更迎潮千尋倒景樓臺動一抹蒼煙浦溆遥落日空廊涼吹滿雙辭塵土得清宵

臺下煙波接杳冥亂帆傾側赴前汀川長對酒宜深酌閣迥臨風有獨醒隔岸山光浮遠黛中流泉味汲南零歸來一榻僧寮靜欹枕驚濤作

雨聽

朝聞鐃吹喧瓜步暮見旌旗出潤州勞擾百年誰已痛升沉終古只如漚逢僧小憩空亭雨送客還悲落木秋同對江山不同賞閒心長自愛輕鷗

人言浴日海門初赤玉瑚盤千頃餘臥聽晨雞纔喔喔起看涼雨漸疎疎長橋江岸游人展一室山崖衲子居逆浪帆檣多未穩可憐塵世只紛拏

友人邀中秋泛舟即事

深竹涼颸逗桂叢維舟斜日賞心同嬌歌似妬雲開月狂飲看生座上風銜口談諧時一笑轉頭弦管旋成空朦朧到曉猶勝雨憐取秋光此夜中

十八日過濟之招隱亭子魚要歸夜坐中宵聞雨枕上口占

秋半西風尚未歸空亭叢桂掛絺衣隔谿已覺香來襲入竹尤憐翠欲圍鄰父園居亦多暇留余宴坐正斜暉夜聞簷溜摧殘急惆悵晴天與

我違

壽林母

大家逐子下吳門路接溪山坐語温食蘗一生欣有後含飴垂老倍憐孫明清早擅神君譽欽恤兼酬慈母恩聞道休衙頻進喜加餐强半爲平反

茂初示及新篇繼以枉訊走筆酬謝

閒居愛諷佳詩句尤愛悠然澹且清誰把握中

明月贈恰如指下細泉鳴慙予未具通方眼羨子能言欲吐情城市郊原俱寂莫時應相就豁平生

賦梨花白燕

雪消梅盡驀來時白羽差池冷艷枝月晚競憐妝面粉風徵徐鬬舞腰肢蕠蕠颭影纔輕剪細細生香巳闇窺縱逐銜泥巢屋侶長應玉樹繫相思

九日龔園泛舟迫暮入城有作

縈紆畫障出林平高下新秋照水明亭外秋陰開晚霽樽前幽賞掇寒榮點溪雙鶴時相和凝楫跳魚空復驚煙霧蒼茫催暝棹正逢潭上月華生

因孟陽寄贈瞿學憲

華省乍辭行擁傳野人相伴飽經過文章自昔推三楚哀怨於今變九歌豈復蟲魚箋爾雅卽看碑版學元和憑君一弔長沙傅無那傷時涕淚多

張翁鶴溪八十

清溪野鶴渺難羣長伴髯翁遠垢氛有子耕餘偏愛日諸孫賦就總凌雲江梅欲綻憐冬暖霜月猶圓坐夜分誰唱黃雞聲最好圍爐飛醆醉紅帬

戲贈高三谷兄

鬢鬚如染貌加腴愛爾閒居善自娛棊局偶會求勝否酒杯還到宿酲無山泉試潑冬芽嫩野蔌偏憐凍笋稀此客頗宜長作伴不煩豐膳出中廚

又代新安吳君贈

城隅跬步得鄰翁長覩飄飄似燕鴻泥酒每從傾杜釀虐棊誰更怯輸攻竹深行處窺新綠花好移時數落紅別後頗思譁笑否佇看扶杖到墻東

與甫久客有寄

春寒爲別又層冰欲話離懷尚未能子稚漸窺晨案牘母慈長績夜窗燈天邊鴻鴈行猶斷室

內蚰蝛迹每增莫慣遠遊輕久客且歸剛羽待
飛騰

寄姚比部允初先生

曉風寒月在高松遠韻澄懷孰比蹤與話功名
稍一映雖遊廊廟亦千峰平反牒裏陰行德譽
毀藜中晝改容顰子豚兒皆足慰天涯歲晚共
歡悰

寄侍御四游陳公

誰知鶱鷺視冥鴻毛羽全殊臭味同世外迂疏

難自放人間評議漸從公五行相沴吳中水三
事咸高柱下風歲首臨軒應遣使佇看持斧到
江東

送別君美兄

別櫂俄聞解凍時無嗟人事轉欹危爭先捷足
終何用所至才名久共推蕭傲園林雖自足蹉
跎齒髮莫將衰青雲秖合徐行上少日投閒未
是遲

歲暮寄孟陽武昌

風步金陵一日程遲聞半月阻西征淸吟淚颺
天涯枕醉墨雲橫江上城望裏蘼蕪春欲動到
時梅柳歲將更新知自可寬羈旅書札難忩舊
友生

王翁八十

江村涼月稻花香扶杖呼僮漸築場螄欲輸苾
傾舊釀雞看啄粒佐新粻中庭樹影侵堦薄別
館書聲出戶長更卯海鷗蒹葭岸知翁此樂傲
侯王

爲表弟吳伯玉壽秦君魯齋君饒酒德有得關九秩矣故篇中及之

桂香月白對蘭生酒名六十年來醉幾盛稱齒笑
低丫髻拜慈顏歡看綵衣輕貧誰好事錢爲餉
老喜豢求筆可耕中表共君相冷煖詩成懷抱
欲俱傾

贈李翁裕篇先生

好古由來不爲名淡於身世百無營行吟五字
神猶王坐擁千函眼倍明自許頹齡袁伯業人

推宿學鄭康成不圖二十餘年長媿我衰慵是
後生

送朱正甫

爾去成均接衆賢東甌南越楚西偏應於志業
相傾慕肯逐浮夸角後先上苑花明天下少前
溪聲婉客中憐何如江斫風煙迥把酒登臨落
照邊

題南翔里張氏新樓

三槎溪淨碧透迤想像高樓面面宜晴入野棠

舒小萼風搖文梓接甲枝平疇百頃邀觀稼遠
樹千重對捧巵遲憶主人頻會客誰能不羨寧
馨兒

雨不止聞錢兄純中將歸海虞憑寄繆當
時兄

五月炎蒸六月涼飄風終日雨浪浪亦知貧宴
原非病欲話幽憂未得當信筆數行生遠興輕
舟一別半秋光由來得失寧關我莫苦雕鎸錦
繡腸

贈申敬中太僕

一自佪翔佐本兵漸收貔虎列邊城趨庭早豫
韜鈐略謀國能知[illegible]情坰牧乍移專祀馬（馬祖之祀少卿主之）廷臣紛起軋持衡乞歸侍奉欣多暇爲
受深恩意未平

申少師太夫人壽詩二首

金風初送綺筵涼家慶偏宜醮北堂行馬門前
瞻袞繡九熊室裏聚琳琅廿年國老歸娛侍一
品恩綸寵壽康聞道只今猶自績酡顏碧眼鬢

綠蒼

南國爭傳萬福同白頭將母是三公渠時翟茀
沙隄路此日霞觴綠野風晨裏露香開荅菡晚
憐涼景上梧桐慈顏轉覺殊常喜看徧曾孫氣
吐虹

荅茂初枉晤後見寄

野夫當暑卽科頭不是同人不我求半日話長
雙玉映一篇詩好寸珠投久知寂莫難逢侶尤
怯清新未敢酬獨有素心常竊比媿於生計拙

如鳩

賦上少師申公二首

歸來一壑煙霞裏宿昔三朝日月邊脫屣勳名追范蠡傳家經術老韋賢涼風杖底吟珠玉遠岫窗中試管弦想像閒居別有賦欣看壽母弄曾玄

菰蘆衰鈍一儒生欲以莛撞發大聲每捧珠璣如侍側曾陪鴛鷺羨和鳴心鹵莽塵中事翹首逍遥物外情客至徑將醇酒醉無勞談及長

官清

九日集子魚霞霽閣感懷

憶昨樓成此賦詩正逢佳節共傳卮長年已逐風前葉短髮還憐歲晚姿世故相催難把翫道心無著與推移桂叢殘馥新萸菊好趁晴光信所之

秋盡書懷遥寄孟陽武昌

懷君已是一年期白盡衰翁頷下髭酒盞來忩疎老伴禪門路熟少新詩文書滿案猶關我梨栗堆盤且任兒三伏涼多秋更熱雨澁吉貝正花時

客舍天涯意若何春花秋月等閒過山中樹色清霜後郭外江聲白浪多莫厭幽棲勤筆硯猶勝遠涉愼風波郎歸且住何常定對影唯應獨寤歌

欣聞薊鎮大捷奉呈王大司馬

璽書三錫寵元戎幕府遥聞上首功田畜一時移界外甲兵無數貯胸中遠編喜共儒生先半

偈閒參法性空漢主爲紆東北顧未歸樞筦秩三公 大司馬於漢爲三公

寄張季修 時客薊門

衰遲媿我十年兄留滯憐君尚筆畊萬里薊門飛雪迥九秋妻水壓潮平芙蓉府裡傳經術貔虎軍前識姓名賦罷彤弓歸輦轂佇看聲譽滿公卿

除夕撫無畏口占

從來童穉催人老不覺孩提五歲除念我加衰

看曉鏡憐渠稍長換新裾深虞縱逸多由習早合辛勤與授書莫以累心都欲遣須知始駕馬前車

元日試筆

微風晴旭坐南榮近六旬翁百不營頻潑茗甌添肺潤長溫香蚪覺心清已歸嬌女猶憐弱未學癡兒更繫情粗解空王對治法未能無着也須輕

送子華赴江都

昨歲秋風别我行蒜山雲淨月初生今春寒雨看君去柳岸潮還水正平燕笋乍抽移桂棹瓊花欲發到蕪城懸知好事逢迎滿載酒頻過與共傾

贈表姪唐仲徽

猶記髯兄共奕棊每看鬚鬢輙追思向來時命眞無那却後功名未是遲麴蘗漸疎應少味文章能達自多姿長懷彥輔平生意休戚相關好盡規朱濟之兄是其姊夫

賦贈淄川韓太公雙壽

後來衮衮接名流好慰堂前雨白頭野佳異時看過客里門今日揖諸侯霜威久貯啼烏府海色遥添賀雀樓黃鳥綠楊般水岸短轅輕舸自同遊

送允初學憲先生

十年清譽白雲司使節遥分海外麾瓊管文章窺奧與朝廷戎索重係離臺臨章貢開梅嶺酒憶高涼浸荔支應詫平生遊最絕蛹烹蛙蛤爲

題詩高州荔酒絕佳落句用韓蘇二公事

贈喬鳳洲先生

四十年前識面時長身玉立未生髭多慙稺齒空垂暮數問童顏老未衰何限菀枯同此慨難逢矍鑠話相思楊花欲盡啼黃鳥誰共閒園倒玉巵

贈王平仲遊南雍

豈是難分贋與眞如君詞學尚沉淪鍾期久推人閒耳和氏終明璞裏珍筆硯可能仍汩没江

山今爲豁心神北湖初日芙蓉滿最愛天然出
水新

送常先生掌教海寧

官冷閒銜月俸錢蘇杭山水足留連土風南北
炎蒸外澤國東西渺沙邊絕壑松濤三竺路平
林花霧六橋煙會城應得頻來往莫惜多停湖
上船

寄白下諸君子

不到金陵復幾時淋頭笑撫曉生兒摶風六月
看鵬翼隱霧三年想豹姿一宿山霞長在夢頻
過桃葉更誰思故人爭慰衰頹意折盡清秋好
桂枝

送李緇仲

槐黃桂白冊陽路侍奉憐君去獨遲一往科名
領座主十年文譽稱家兒閣中黎火遲相待匣
裏弦聲早自知衰鈍轉應難適俗歸分還與話
山雌

孟成髮歸數晤臨發有贈

爾到華陽俄復歸別時醫藥念房闈開函秀句
含秋爽入座清言送夕暉舊學已爲千日計殘
編應破百重圍從今揚子玄雖白奇字無憂問
者稀

贈張守庸七十

花信風前春半回盤筵今對海棠開移家儘爲
蒓黃髮住歲唯應倒綠醅肘後方書時細簡胸
中梨棗幾多栽閒身老伴晴天氣短策輕衫數
往來

八月十七日諸友集於蘭室

煩暑乍銷秋色半幽蘭如待美人過可能臭味
終相似不覺懷思老更多枯盡酒腸猶善謔潤
回茶吻輒微哦濕雲少爲飛涼雨愁見滄江捲
白波

廿三日雨後大風書懷遙寄

劇思涼露雨滂沱巖桂花時可奈何似報海氛
昏後鳥難禁秋熱水中禾籠雲月到窗標曉乳
地風來庭樹多遷憶觸斜斑玉遶慨然應念力

田科

贈愚公仲和

永日晴江去渺然衰翁相送倍相憐培風會展
雲霄翼投老兼無山水緣巖桂香飄秋半月庭
梧陰滿午餘天端居遥憶京華彦到處應誇識
兩賢

九日對雨遣興

自斷罇罍無送酒但逢晴爽亦登高長吟老去
還悲社且喜閒居每和陶宵雨連晨成寂莫涼

風何日破牢騷明年採菊應扶杖笑傍書窻插
兩髦

贈侯述之六十

稻蟹初肥菊正黃宜人風物最重陽回思早歲
相劇切晚喜蒼顏共頡頏甘李擷林嘗夏實老
梅撐屋送春香年來嗜好餘茶癖誰共淋漓放
酒狂

贈蘇爾宜

夕陽山外茫茅茨蟲篆魚牋事事宜高樹籬根

黃葉響遠咙艇子白雲隨毎因漉酒嘗堪醉輿
試烹泉瀉即知欲訪幽栖慵未得扶筇準擬百
花時（余明年亦杖於鄉矣）

太倉州守王公以內艱還廣平賦此贈行

拊循聲譽滿東倉匍匐哀摧返曲梁野父似聞
曾拔薤老農相顧已歌棠一錢少慰攀轅意千
里長刳陟屺腸欲贈緇衣今未得且留他日侑
壺漿

贈曾波臣兼呈孟陽

相逢妙手貌衰顏寫出神情和且閒似減霜髭
强半領虛疑酒面幾分還君貞得意冊青外我
欲置身梧石間叟乞僮翁乘薄醉兩賢粧點一
疎頑

為張戶部賦五鹿山房

臨漳剩種千竿竹繞屋長陽百道泉居有仲長
貽樂志文如平子賦思玄分司肯借脂膏潤休
沐行將魚鳥憐今日朝廷多斐隱未須矯首傲
雲煙

爲倪太常賦潛虬館

龍德何曾隱見違泥蟠元不異天飛幽人自逐青雲侶高館長留白板扉棟宇下臨深澗水圖書終憶故山薇佇看天矯爲霖後還狎羣鷗此息機

贈趙國鄉計偕兼呈伯兄吏部

我昔蹉跎意未降曾提鉛槧共書窻相期一戰應摩壘豈謂頻登始建幢蘭省已聞推簡要棘闈仍覩壓奇哤寧知寂莫貧揚子還佛塲中學老龐

妻六十生日戲贈

四十年來子茹辛令予疎嬾不知貧空囊慣見忘羞澀短褐從穿耐補紉伴女尚勤燈下績憐兒頻撥爨時薪黔婁夫婦歡相守可勝朝榮暮顇人

送別侯廷東謁選

早覩縱横騁筆陳晚於淹滯廷家聲秘書有限能無競簿領雖勞未可輕時事頗聞徒聚訟畏途相戒是虛枰臨分一吐迂疎意莫向多人行處行

長蘅三試禮闈必有特達之知矣於其臨發戲贈大言以壯行色

一時文苑更無雙古鼎予鈞筆可扛曲折太行盤百阪汪洋東海納三江行如重譯來修貢止似連營扼受降九萬扶搖從此遠鐙前琥珀玉爲釭

冬雷

江南臘後猶慳雪海上春前已再雷但是園林花亂發可曾池沼凍難開嬾拈月令看占驗怕問星家話告災縱復由來天道遠莫教人事重相催

除夕得王大司馬書垂示玉律慈航二編賦謝

叩門飛騎捧函來歲盡天涯賁草萊內政得窺軍令寄齋心還羨法筵開優曇花淨多生業絕塞煙消百尺臺桓笼書成珠玉重窮簷欲起不

然灰

元日試筆

江春半月到柴門始對椒盤栢葉樽莫惟雨兼風力横可聞蜂已樹頭喧吾生敢謂行年化穉子方知函丈尊幸是衰慵安拙養已無機事累心源

歳首賦説敬中太僕

聞道有觸簷可容高臥責丘園山中雨歇看朝爽堂上春歸侍晏温道廣歳嘗傾庚廪心清閒即賦琅璠時人輕薄何須問且喜金甌拱至尊

同孟陽訪一雨師於北菴即事

昨到山中逢荷笠趁風爭灶法筵香今來郭外停歸舫一沃眞令焦腑涼花塢輕雲低落日溪橋流水帶垂楊未緣洛決依休夏儻許秋光與對牀

寄黄貞甫工部

升沉何必問天淵寥廓塗泥各灑然敢謂蜀莊眞弃世可能桓子獨知玄江南山水窮雙屐海内文章擅一椽留省清曹堪吏隱更饒桃李在門前

因吳甫賦呈焦漪園太史

先後羣公對大廷光録獨照爛華星中朝侍從推三篋翰苑文章本六經搖筆晚猶空國馬聚書多合號侯鯖自慙寂莫玄猶白羨爾能令雙眼青

頃因食淡親知多憐其瘦賦此解之

六十年前轉眼過縱令百歳擬如何久停鮭菜無憂頼并絶鹽醯欲養和兒女幻緣隨定命身心淨業奈多魔交游空復憐消瘦老去由來馬注坡

既題前篇爲解而妻女苦諍不已又戲爲代贈

君昨從誰問養生但令味絶百骸輕全清腸胃無焦火盡屏酸鹹有淡羮縱復心王終戰勝云何舌識與爭衡多年宅舍須撐拄莫更騎危壁

半傾

送别君美水部分司荆州（徐宗伯守郡嘗爲民爭沙市）

君行視榷楚西陲江上帆檣一月期材木蔽空來益部水衡供億領分司早聞鳴鼓攻求也試酌貪泉學隱之見說荆人仰沙市笞賢遺愛幾能知

賦送胡明府改任長洲

送者謳吟迎欲舞夫君爲政美如何發奸頓使羣兒𢚩綏賦長虞中飽多誤以迂疎回顧聠娓無遮作播絃歌恩波百里猶相潤塵榻應懸待我過

將謁胡明府於長洲賦呈一首（家自長洲東遷五傳）矣

二年膏雨海壖深西上還攜宓子琴私喜褱宗仍宇下重瞻良牧憇棠陰童兒巳祓中牟化暮夜誰懷窖縣金吏事東吳財賦重但勤句較即勞心

感舊書懷呈印空師

憶共山樓醉酒時故交零落此身衰十年湧學靨居士今日重逢竺法師晶晶千人明月坐陰陰百尺闇泉池綺䌷處處遨歌吹信是諸天福也癡

喜錢純中兄至走筆奉呈

君去西江攪我思東身筆硯隔年期武昌風物官橋柳赤壁文章野渡祠入袖清音秋颯颯停舟片語雨絲絲懸知蘩桂花爭發數把茶甌對酒巵

贈兒醫沈翁

長桑君舍有餘清盡日何妨剝啄聲拂峅垂楊長僂僂到門流水自渟泓刀圭半施何論價樽酒長開爲解酲偉貌飄鬚居士服兒童爭識老先生

即事有贈

脫帽都忘爾我形隔樓斜日半疎櫺可須八尺含風簟尤愛千年蝕土鉼獨瀉翠濤看瀲灩爭傳雪乳鬬芳馨還因好客留深酌取次茶來酒

旋去聲醒

賦壽沈封公二首 日峯吏部尊人

十年章服貢銜門貧郭新爲五畝園樂志每應攜杖屨承顏還喜出籠樊冬榮老桂偏多馥風泛崇蘭欲漸繁此夜鳴鐘催列爵賓筵爭羨兩兒孫

不須方外學長生日日花閒酒一盛西舍夜春供釀黍東籬朝採未衆英親朋倍覺年來味伎樂偏繁醉裏聲借問綵衣長燕喜何如禊祓直承明

癸卯元旦明初大參有詩爲石巖方伯生辰壽同賦七字

五十空慙始滿年羨君加五久歸田入春風物三分改漸老交遊一倍憐纔吐輕黃梅似蠟最宜鮮碧酒如泉直須徑造謀深醉膝有詩篇當酒錢

寄同伯兄

田園歸臥十年餘種樹穿池且著書似我迂疎猶託子何人慷慨不憐渠儀曹乍欲承休渥銓部旋推與選除感激酬恩君自許知無一物礙清虛

送韓明府入覲

王春闕下會千官若箇三年撫字難最是東南賦尤重轉於州縣政宜寬梓桑幸可無荊棘鷹隼何須笑鳳鸞帝寵循良還久試莫令早著惠文冠

贈蔣司教壽母八旬長君又舉於鄉同上春官

芙蓉曲沼桂蒼蒼又見科枝發異音綵服乍歸將壽母板輿齊擁賀新郎雙魚遠贍江鱸美嫩甲旋烹山茗芳罨畫溪頭雲五色癸星遥夜傍文昌

次友人元日

昨朝婪尾歲華新此日平頭七十春好事每攜躭酒伴多情還喜唱歌人探梅漸吐當筵玉鱠鯉爭憐入饌銀長向滄江娛弋釣肯屈清夢到

麒麟

席上有贈

晩於朋好倍欣然況我衰羸長十年每羨齒牙牢且潔數承詩句老逾妍姓名曾使羌人問臭味偏於野叟憐更是夜深能泥酒一時推作飲中仙

呉歙小草卷之八終

吳歈小草卷之九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九

七言律詩九一百十五首

贈王伺伯司勛六十

雖異根荄連土壤豫章楞櫟並時生中年多媿叨模範晚歲長懷老弟兄君臥蒼生占出處余慵緇侶共將迎俱過本命白寄劉句秋風裡鵬鷃逍遥不世情

遜之徛子晬日

中秋圓月露光蘩桂樹新枝漾好風已羡槐庭垂蔭遠佇看蘭畹吐馨同青箱奕世文章著赤芾趨朝符璽崇假我頹齡猶及見又應獨步照江東

壽池州王進士母夫人

春回上苑彩衣新秋老中閨燕喜頻離菊綻黃攢作綺江魚跳白斫爲銀鴻妻案在曾同隱陶母廚空欲恣貧最是九峯屏障列長宜壽酒對嶙峋

客有爲予言星者口占示兒無畏

早知定命無煩問晚悟前緣要不疑漸近桑榆偏較速欲零蒲柳竟何爲馬牛碌碌非吾事襪𦂳綿綿是汝師合上青雲應自致一生志業可能推

壽錢太史母夫人

旭日深闈侍晏溫如雲上客頌璵璠十年不負允熊意三歲長懷化鶴魂廣被早容寒士接闔門時共族人言他年相業歸田稷古道由來壽母敦

李茂初五十

早驚文筆捷於枚晚未成名意已摧貧欲赴人爭避得懶因添歲漸看來清吟每出新詩句緩酌長停濁酒杯似我衰羸十年長應憐脫略好追陪

鄭翁七十

早歲幾詩已有名漸疏學殖厚生生未能巖石從畊耦不羨星辰聽履聲缸面漉䖝宜晚醉枝頭鵯鵊喜寒榮空華世事何曾問自愛春歸百

鳥鳴

壽欽母徐太夫人八十

朱絃翠管住彈吹聽我清歌獻壽詞爭勸驚雷羞玉板魚迎解凍斫銀絲慈顏欲比諸孫潤暮齒唯應愛子知若箇懿親尤善頌三朝遺老帝王師

雪中比玉同諸人攜琴枉過即事

江春欲動雪光中香暖琴清坐晚風颭作梅花爭着樹裝成玉葉幾多叢一瓢醇醲娛嘉客三

弄裴裒立小童何必高樓舒遠矚自憐環堵意能同

秋暮正叔一卿枉招

東郭園林饒桂花繁枝老幹接鄰家香風數里吹不絕清影半庭看易斜缸面新開前臘酒案頭頻潑小春茶醉醒各自陶然別歸路還同笑語譁

元日試筆

入手韶光難把翫分頭世味有甘酸燈殘闇鏡

顏猶好坐穩團蕉意作安欲着道衣懸淨行已
停歲酒喜加餐隨緣禮數誰能免還拂塵埃挂
壁冠

題叔楚先生畫扇

閒拈畫扇爲題詩想見褒翁落筆時小立經營
初注目乍抽枝募便揚眉巧分漬墨看蠅聚亂
點嫣紅誤蝶隨我昔垂髫今髮短篋藏還復幾
人知

趙國卿廷評枉過輒賦贈行君典伯兄吏部方奴侍太
公

朔雪緘題湧鴈書春風枉賁草茅廬異時山石
曾攻玉此日園蔬有荷鋤媿我文章堪覆瓿幾
人兄弟映華裾懸知奏讞陰行德好慰于公高
蓋車

王尚寶遜之北上有贈

東風吹海午潮平春半仙郎上帝京進止定回
明主顧丰標應憶舊臣名清言廣座蘭恣欱黙
筆經綸霧氣横自倚青箱饒世業不㬎華胄動

公卿

與甫來別將復從黃工部於留都抒懷有
贈

歲晏來歸春復行臨分吾有寸心傾文章技小
姑從衆兄弟情深急治生豈謂膏肓憂彥輔漸
於經術媿康成佇看乞去聲爾飛霞帔早晚翱翔
白玉京

壽胡明府太公

天上星郎長五湖仙家翁媪下三壺長江浪蹴

東西楚茂苑鶯遷表裏吳笑問棠梨留美蔭欣
聞藪澤有臞儒郎看綸綍榮難老慶喜逢題報
友于

又代

飄鬚皤腹飽遺編況有齊眉德耀賢曾到海隅
觀製錦乍移巖邑聽鳴絃筆畊已穫憂農月祿
養無涯得酒年應是玉皇先賜敕初除吳國地
行仙

又代

嫣紅新綠接芳妍永日休衙奏管弦茂宰鳧飛
常闕下仙人鶴駕自湖邊泉香每漉長腰米鱠
美幾忘縮項鯿黃髮定憐年少意也矜毛羽鳳
鸞前

壽沈丈七十

翁昔勝冠我髫丫我今扶杖爾匏瓜鳴蜩時節
閑看槿腐草房櫳臥聽蛙萋斐事過無復錦子
孫身外莫論家異恩寛政皆憐老珍重頹齡遠
鼠牙

贈吳與茅印渚

百年勞役幾能捐纔半何緣得灑然素業有傳
堪世外秋山無伴亦風前碧筩涼解詩仙渴紫
筍香參衲子禪一種幽深山水窟總輸閒適到
華顛

公路兄移居城東有贈

聞昨圖南得友生醒催玉斝醉桃笙回看邑里
終淳樸還卜停居傍老成魚眼瀉湯宵坐久蠅
頭琢句午窻明奇文共賞誰多暇好味年來止

萊羹

壽少師申公八十二首

國恩難忘舊臣年家慶偏深壽母憐聽罷溫綸
垂感涕夢回宣室憶詳延子秋獻鑒曾删切維
嶽生申與後先一自視蘿今夜月賓筵每散曉
鐘前

揮手綸扉入醉鄉長篇短句溢詩腸野人猶自
知陶謝裴晉公詩野人不識中書令道是陶家與謝家達者從來數范
張海湧雲軒招颯爽越來煙艇愛輕颺璧憑絲

竹相娛樂百歲逍遥有墨莊

壽上海王君六十

秋來未有雨涼時若箇園林足自怡百畝陰森
不受暑一灣綠淨細生漪圖書長遶琉璃簟笑
語閒停琥珀巵每共元方持杖侍數稱叔寶解
人頤

送周從隆之任銅官

欲攀堤柳乍聞鶯秋浦春江十日程風愛五松
迴袖拂月憐白苧汎舟行從他羅冶金能鑄自

有中書筆可耕近歲詞場誇掉鞅未容輕覷老
儒生

韓侍御使還道出吳門迎晤有述

西江使節出東吳何限銜恩謁路隅前後獨留
寬禮數殷勤相勗愼疎虞危言直與時流忤矢
志終於國是扶宮府若令眞一體不辭歸隱爲
親娛

惠山呈鄒學憲彥吉

松吟泉咨漾秋暉中有高人晝掩扉丘壑幼輿

堪寄傲畫圖摩詰更通微散花堂裏安禪慣舞
燕筵前釂酒稀久欲從公游物外灌畦猶媿未
忘機

同王德操遊甘露寺有懷孟陽作

亭午輕陰紫翠開笑談容易上孱顏濤聲江海
爭趨郭雲氣金焦近繞山數數鷹隨清露落飄
飄帆帶夕陽還故人憶我應南望極目煙霄數
髻鬟

同仲醇再遊甘露寺書懷寄孟陽廣陵

西來秋老似新涼東憶晨收怕早霜宿雨欲催
風颯颯晚峰應吐月蒼蒼浮舟郭外林霏近取
徑山陰野興長書寄同心猶未報遲君飛渡慰
相望

遊鶴林寺還登唐頹山卽事是日孟陽攜其友吳巽之同至

晨出朱方尋竹院遠林深翠近紅酣回頭喜揖
平生友轉語難逢老宿參風物宜人重九後登
臨絕勝大江南日斜還覓城西徑除却閒遊總

不堪

潘無隱邀三遊北固是日出寺有公醼

擬赴歸潮望海門又逢攜酒上林樊窻中嵐湧
晴雲薄樹裡江含野氣昏拂袖未能留半偈鳴
騶應笑引清尊異時才傑俱黃土指點空亭有
伏猿

獨遊焦山

憑高時復聽濤聲未若晨霞雙槳輕去鵲似隨
霜葉舞前峰欲掃翠蛾迎鶚意猶憶琅玕響捫

壁還穿犖峭行正落寒潮歸棹綴江山留我不勝情 松寥閣竹已無存矣

遊焦山還一瓢有詩擬長慶體爲荅

無嗟遲暮此江津猶勝衰羸閉戶人莫以滯淹慊稚子且娛頑鈍好遊身青山自爲閒看媚紅葉時於散步新何似茗甌趺坐起未曾歡喜亦無顰

始識錢密緯於仲醇舟中獲誦新篇遂同謁尊甫若冲先生留讌山堂卽事 子方止酒

乍驚雄筆吐星芒旋挹冲襟比谷王入室總分蘭臭味鳴臯爭羡鶴昂藏軒窻面面邀秋爽几閣霏霏逗夕陽别有甘芳娱野老欣看酬酢共徜徉

秋晴晚霜志喜呈柴明府

尋常秋老寒先戒忽已冬初衣未增江水不因霜氣減海潮還共月華昇卽看秔稌匙翻雪還憶木綿囊覆膝官庚私儲煩兩計由來螢臘莽相仍

十月八日虎丘平遠堂遇魏翁話舊因訪印空上人作

倚杖山陰憩夕陽平蕪煙樹藹蒼蒼獨憐野老閒看慣舊識衰顏坐話長淸磬樓高霜葉闇輕蕘泉碧露茅香玄言艷曲如弦月等是寒宵愛景光

題扇戲贈

猶記昔年豪飲伴每憐紅粉醉顏偎而今剌促唯私語未省顚狂數舉杯何處妖姬能謔浪泥他禪客共徘徊亦知過眼空如幻團扇新詞爲爾裁

穀日立春寫東坡六觀堂贊續水陸贊題後示復聞

昨朝送臘人爲勝此日占年穀是春未有雪光浮麥壟但饒霜氣泫苔茵揮毫頗識高文意掩卷還空法界塵雞彘未須論貴賤由來能事屬清眞

贈妹壻管思明六十

花開妝面柳舍顰二月風光六十春但使歡情濃似酒不妨衰鬢白於銀行窺土脉從兒輩坐閱農收仰去聲老人莫話孟光勤苦事恐勞清夢也傷神

贈沈子誨遊庠

涉筆如聞禿兎毫窺編應解笑蛩號三餘修綆深深汲寸累多絲細細繅堂構未須論宅相箕裘早已竝時髦趨庭況復饒篇詠箋罷蟲魚欲廣騷

贈龔兄仲子智淵

欣聞勤學斷遊嬉佽覩清文露崛奇莫倚常情偏愛少須知穉齒幾多時伯兄未起垂雲翼小弟仍摽隱霧姿累世通家吾媿爾過庭終日待人師

贈吳承叔

聞道幾過志學年已能爲母斷腥羶菑畬再熟應多穫銜勒將調欲忘鞭流水遶城心共遠繁花低檻筆爭妍塤篪迭奏堪娛侍有弟行看欲比肩

贈徐抱樸兄六十

風光夏半猶涼爽燕喜筵開足嘯歌鱠斫鯽魚鮮更美醅傾竹葉百能多瑎前玉瑩臨風樹池上香清出水荷百戰航舩年少却還來丈室問維摩

行經惠山戲呈愚谷先生前六句皆用亭榭題額

青春坐憶隄三弄赤日來尋洞一天已外形骸中散敲更饒鐘梵遠公蓮枝峯迴出含風樹飄

葉長鳴過雨泉況復舞衫歌扇底似於山水發清妍

贈表姪唐君舍

爾昔于時未見知幽憂身世正堪疑茲行小覩文章效努力終爲遠大期養志似能歡菽水和鳴應豕媿塤篪何人父祖名俱遠傷舍林園也莫窺

費山後苦

濕雲開雨西山涼與客裴回話夕陽哀郢若令

還故宇封吳無復啓新疆亭高空翠來疎谿潮
壯浮洲没渺茫一自延州觀樂後至今文釆擅
江鄉
寄允初學憲先生
懷思長自遶天涯蹉跎俄闘巳過家分北黎人
蝸兩角求全時事玉多瑕横經未許亭能眩綴
帶偏令聽不諱甫艾投閒殊有味夢回高枕亦
煙霞
爲滕伯誠題萬竹居

檀欒修竹帶江干背郭茅亭五月寒巳愛淸陰
連穀畝更憐急雨作驚湍釀成碧葉因名酒揀
取蒼皮好製冠別有新泉活水味松濤聲裏茗
甌寛
送僧之餘杭兼寄董君性之
爾去山中蔽數椽跏趺終日坐春泉白蓮種就
誰同社麗藻吟成可礙禪宿鳥漸鳴深竹曙野
花爭發小庭妍未應一往就幽寂欲悟心空在
萬緣

贈吳淞顧君六十從弟明德來乞詩
觀濤何必廣陵潮秋半東江坐可邀臥起高齋
依雉堞低昂小艇赴蘭苕棣華欲發饒情話竹
葉徐傾醉舞腰稼圃縱令堪寄傲佇看風翮自
雲霄
胡教菴封公西歸有贈
亦知章服賁華顛尤喜絃歌倍莞然訪古阜橋
廡下客思歸赤壁賦中仙快風東北帆檣底小
雪江山圖畫邊未遂摳衣吾有媿神交應得比

隨肩
送顧在一會試
早歲高文衆巳驚殘膏誰借擅科名晚收久爲
良田惜一剖終令璞玉明桂馥婆娑懐國老蘭
筋蹀躞幾門生野人慵蹋金臺路不見羣公倒
屣迎君家堂前雙桂吳文定公手植也且聞君門下上先巳成名
送殷熙之會試
霧雨南山深隱豹風濤北海怒飛鵬文嗤流俗
徒滋蔓行擬先民欲中繩覽聽鼇聲圜棘院旋

隨鵠立上觚稜慇懃一展平生分及見昂藏父
祖曾

贈瞿翘田

三舉名成歲月賒纔踰弱冠共咨嗟山遊曾識
溫如玉世業仍驚麗吐花雕刻幾年成楮葉緘
題今日娩薑芽亦知慷慨憂時切莫向都門說
捕蛇

即事

蹔逢樂歲尚肴韝況值無秋奈食貧力盡鋤犂
憑婦織眼穿機杼待商緡田疇下下尤東土薪
米勞勞獨此民動掠滿村城裏竊叜聞身手捷
於神

寄題晉安黃氏家園二首

剌桐城下北山陲客到園林總問奇堂上榜題
華韡韡窗前書帶草離離珠泉馥郁煎茶乳仙
果甘腴擘荔枝遥憶羣芳自開落寥帷簪筆各
天涯

慢世從誇洞壑幽達人出處豈身謀對牀風雨

應難忘開徑蓬蒿未是由藜火夜紬天北極棠
陰春憩楚東頭文章吏事名俱遠莫問家園水
與丘

除夕

重新六甲三冬叟纔撫雙髦十歲兒遠睎豫敎
知象齒愛奇偏與話鱗而眼昏每仰玻璃鏡吻
渴長停花縹瓷歲月易過看此夜前途脩短幾
多時

三日晨雪伯深諸君攜酒文昌閣邀余同
賞即事

臥閒淅瀝攪衾裳坐對清輝滿屋深閒道山樓
開面面喜扶邛竹趁茲茲妝成碧樹枝枝瑩卷
入黃雲處處狂莫笑婆娑老居士湧憐年少醉
爲鄉

贈陳掾謁選

君行寧忘梓桑憂百畝那能半百收朋有遠香
浮穗出苦無多白裹枝稠儒生潦倒懸謀食掾
史淹通好借籌若見異時賢府主具言灝海困

詠求

賦贈沈君

桂樹香濃月再弦遶籬黃菊又風前鄰翁來醉浮蛆酎村僕攜歸縮項鯿雲薄看收新稏稻霜遲催擘晚開綿平生孝友堪詒燕不羨朋銷挂杖錢

送別季修兄之任典文

一官江漢溯蕭晨萬里西南牧遠人戎索稍安消警擾簿書多暇喜清貧科名信美誰堪仗資格於今弊可新賴有郫筒勝下箬且甘蹲芋莫思蓴

贈浦寅初表姪

早於詞學吐音清俄已功深欲擅行座有披帷憐茂遠門迎送酒醉淵明文章會向承蜩悟志業無將刻鵠輕中表相期吾意廣世人知重是科名

贈沈友峰七十

蒼顏鬒鬢步蹝蹝矍鑠風光倍自憐積有賢侯

封事草囊無東老聚書錢清晨每共荷花笑落日徐傾竹葉眠聞道筆畊能養志由來蔗蓼必豐年

猥承道澈使君垂訪因邀伯常大叅話舊

即事

仙棹東來訪灌園布衣徒步到朋門神交邈矣形俱遠目擊翛然道已存里耳會聽山水韻秋懷聊勸菊花樽新知舊好同傾倒彌覺人朋拙養會先生善琴

次公路除夕韻

莫訝年光入手頻趁忙拋却笑癡人已饒圖史堪爲伴況有花枝漸欲新病裏道心應遠俗世間塵事豈由身虛舟是處堪淹泊秖看吾生定孰親

次公路元旦韻

空齋香火淨春暉有偈先呈兩衲衣忽枉新篇驚句好眞同朝雪傍檐飛中年自分雖乎拙投老相知似子稀草樹娛人無復比欣看梅萼報

芳菲

陪劉先生過公路話別

杖屨追隨欲別時江春五日碧瀰瀰餅花對映消燈燼醼茗長停勸酒卮語到會心諧亦雅音能娛耳肉兼絲他年夢鶴扁舟夜應報山城叫子規

壽洞庭席翁八十

早年勞悴晚康彊況有齊眉老孟光長語兒孫仍素樸欣聞閭里話豐穰湖邊蟹美偏饒紫霜後柑香欲弄黃扶杖自應寬禮數秖憑秋爽勸壺觴

賦贈遜之尚寶還朝

梅花飄雪杏含脂老送星槎別幾時暇拂縑緗山欲湧長笒珠玉境多奇趨朝香案層霄迴退食瑱函修景遲遙憶班行相慰藉羨君家世九重知

荅允吉先生枉寄

十年空憶舊頻遊一別誰應夢可求祇犢未淬浮遠櫂狎鷗聊亦傲滄洲新編乍攬如交臂高韻難追幾掉頭遲日啼鶯深柳岸孤蘆得比帝城不

再寄姚學憲允初先生

得歸丘壑脫塵鞿頗慰門墻老布衣時事總應難盡力道心終自易忘機長停北海盈樽酒莫話西山滿徑薇聞為將鍚頻製曲還賡伐木肯相違

送廷和六兄之任蒙城

攜家載酒逐芙蕖暑退涼生詎久如山爽清風山名吹夢蝶湖光明月湖名照觀魚新知汝穎堪連壁舊好菰蘆老散樗楚別也須經歲隔淮南木落佇還書

昨歲中秋屢同公路兄唱和僕已一年輒復呈三詩一書懷二奉贈其三謂予食君病皆可無憂但當聽其無可奈何而悟其安排以造於適者聊供噱噱而已

花黃苞紫白綿毬剌雨頹雲減歲收長憶筆耕

差較毿頗憖鞭賈未能售裴回庭戶低斜月剩
促聰檽逗晚飈秋典十分都嬾廢尚憐急管趁
歌喉
爾昨題詩坐月明病中强起不勝情調治漸悟
生生厚眠食能安事事輕畫靜琉璃憐八尺夜
涼濩索起雙聲從它客至雖眞率總爲相忘釀
欲傾
我貪君病未須嚁但可逍遥莫損神喚作馬牛
能便應夢回魚鳥定誰眞白公不要全强健榮

叟偏矜老賤貧若箇瓠肥羅冎食似中多瑕少
緇磷

壽秦翁七十

竹風荷露月華流扶杖年來又十秋模範篤宜
童子侍箕裘頻爲故人謀分甘齒讓羅紅頰舉
案眉齊共白頭君飲濡脣吾止酒時鮮鮭菜每
淹留

次韻公路兄四十生日

近聞觀幻得脩然邑會饑饕困即眠快意且娛
秋半月回頭空憶壯時年題詩媿爾能鐫玉扶
杖如余不挂錢看取蓮花淤泥裏徧繙經藏總
陳編

荅訪嚴道澈先生卽事

江春欲叩草玄亭秋盡猶憖此寸莛何必山中
看噴沐秪於林下奉禪扃函開墨妙窺奇特敍
斷音清入窈冥止酒詩入元爲病如公薄醉勝
余醒

除夜書懷

頹齡欲暮窮冬日前路無多淺水流學佛早曾
參妙喜忤人長自媿磨兜鏡心妍醜從他現波
面浮沉總是漚一種課兒偏較拙知渠分定不
須憂

賦壽龔方伯七袠 正月二日生日

纔領椒花婁尾酹重開柏葉壽顏和閑銷局上
枯棊響病遣筵前急板歌筆扎暇詮新義疏珈
趺長學老禪那請觀爾我形骸內遮莫蕭疎兩
鬢皤

寄趙畫菴太僕

快雪時晴遠寓書却思涼紡䯸相於起家宿望歸衡石進秩新衡領乘輿牧苑東西羣桐孔邊城蕃息谷爲阹臺駒（漢太僕趙岐字）持節當平世有弟仍懸刺史魚

賦贈靖菴使君之任南劍

二月江濤欲壯時柳條垂岸拂旌麾土風東越開猶樸山水南平號最奇治郡功名行漸遠匡時經術早無岐如余潦倒逃禪者自笑多慙易

九師

寄贈何翁睿吾先生移居

先生晚卜城西偏寫中朝暮山蒼然雲開遠樹黏空翠雨過陰崖響闇泉客至喜談中歲事酒酣高詠古人篇縱令乘蹟俱傷性可羨陶潛及魯連

堂成示復聞

偶於隙地爲重屋强復中庭改敝廬手較篋書移篋後眼驚簷月入簷初也知逸老雖疎放却爲將騶此拮据斤斧聲中還課讀他年堂構總由渠

枝敵補壞那能免然桂炊珠意漸違陋巷已慙顏氏樂頹齡纔覺衛蘧非兒童分定無多慮肌肉銷來豈更肥聽罷小樓梅雨後空堂梧影逗炎暉

贈沈引之

欣看文筆已翩翩占對尤憐舉止妍世業中衰行曳履遺書多讀會忘筌兒時忝識荊州面師法先從南郡傳（先人受經廣信公子畫而獲侍）感激未酬何以

贈儒生益友是丹鉛

酬嚴邵武杜招

易別難期可奈何長懷眞率勝人多偶因陋室煩斤斧再把新篇且和歌擬建細吟邀月上登樓欲賦待風過却思重九拋萸菊往看青螺與白波

筆師王承甫索賦

故人一別七年徂草聖無功硯欲枯老禿中書

還拂拭亂塗殘楮半模糊久聞妙手師承早作試銛錐輩行無且喜童兒筆難掣誰家野鶩已生鶵

元日試筆

吾生六十六回春自分迂疎只任眞但有意行忘搯井更無機事逐蹄輪文章似解堪誰語疏水能甘未省顰晚歲生兒纔舞勺還期仍不羨時人

沈廷和六兄擢官北雍賦七字贈別

憶君笞別到山桑與誦逍遥進一觴此去趍朝班六館早知勸學飽三倉文章爾雅看搖筆模範無頗儼負墻但使薪槱多足仗豈應遐邇尚蒼黃

壽徐母胡孺人六十

縞帶辛勤一昕然儒冠娛侍有深憐梨花早領殘春雨柳葉長顰薄暮煙劚笋林中尖更脆網魚潮後鱠逾鮮行看奮翼歸將母好慰惸惸報所天

寄贈彥吉先生開八袠

湔泉白石地行仙句裏煙霞筆底偏聽慣艷歌時一顧吟成古調每連篇韶顏不借微酣潤傲骨應饒大藥緣莫笑肩隨憐幼稚堆牀書籍待渠傳公視予僅五年以長豚兒今始舞勺

壽趙翁八十

猶記曾爲獻壽詞長篇曲折寫余思流光俄復三千日高興還同七十時月淨慣中秋半酒春和好虐夜深恭謝公池館閒過不玉樹生蕙早報知

送梅先生應南京兆試

楚材吳客老詞場微雨新生遠道涼與話同心憐臭味飽聞爾雅擅文章眼前琱刻紛儇薄意外恢奇屬大方應有解人能識拔爲君矯首佇歐陽

壽楊澄宇先生七十

扶笻曳履傲風光好趁秋高日已涼儻憶栢梁賡狗兎豈如田里話耕桑豐登送喜清商外褒

薄生喬玉樹傍不信淵明真止酒十年醒眼頁
重陽

九日過公路登高即事

正陽逢閏涼應早三伏餘蒸熱倍常露采似慳
秋盡爽寒英俄綻日斜黃登臺不覺絺衣薄入
座長憐茗盌香恰值霍然欣病已樽前歌管激
清商

寄申元渚太僕

去年籃轝深山裏正是花黃葉赤時執手可能
寬兩淚慰懷聊共攬霜髭塵編屢讀應三禮風
物俄驚又五絲客有感恩將買櫂未緣傾倒且
題詩

道澈先生邀同去奢長蘅文起啓美孟長
再集

寒江爐艇重招尋又訪雲松共酌斟圓影漸看
浮露彩清音一爲洗塵襟栖遲已慣幽閑味才
儁能無感慨深信有文章關氣運幾年輕薄到
於今酒闌爲客鼓琴雲松是其齋名

柴明府延喜將上計而令子雲倩侍行上
春官頌德抒懷以贈其行

海隅野老狎沙鷗塵累雖輕亦有求甥舅情深
歸冶鑄文章衡在荷甄收頓令荒卉春萸發一
解枯鱗呴沫憂爭羨趨庭俄接武君房何以對
前旒

尋城南桃花即事

去年花發水邊春此日春添花下人老怯短橋
扶曳過輿移小艇去來頻明妝爲勸燈前醉細
酌須傾榼底醇莫笑獨醒踰一紀自憐稍稍復
濡脣

壽陳母吳孺人七十

雨餘春半杏花時四十年來號母師傍砌紅蘭
初放蕚中庭翠栢晚多枝榮霑表宅欣難老爭
爲稱觴撰好辭內外孫曾看繞膝未須戲綵且
含飴

賦贈申太僕元渚二首

暖風遲日百花時活水平林雙玉巵年至關情

唯勝友春遊遺興最新詩休談遠戍旄頭騎且看疎簾國手碁已是蘧公六十化夢回胡蝶正支頤

君昔才名起職方人稱武庫杜襄陽蛾眉見嫉終難黜鶴髮偏憐穀在傷感憤亦思論國是低個誰與致時康何如且逐沉冥侶一曲清歌酹一觴

又代友人

十年辭祿侍尊親再撫塵弦鬢欲銀鄂喜棠華

方韡韡祥鍾麟角更振振朝廷伯冋名爭重鄉里元ㄅ德愈醇雜遝迎門詞賦客崧高誰不頌生申

回思接武試春闈以我差池羨奮飛豈爲雲泥成閼闊每因桑梓借光輝時清莫擬山中老歲晚當令天下肥正是聖明求舊日故人久已脫萊衣

首夏賦贈孫容宇兄

歲晚爲鄰暇即過綠陰庭戶正清和向來猶自春寒在卻後其如暑雨何盡把桃枝迂野步頻煎麥顆詫陽坡詩書信是兒孫業老伴相逢只囑歌

壽海陽程翁八十 其子稚規將還娛侍

歸棹遥瞻老酒星急牽江岍上青冥異時三壽憐三雅此會百壺娛百齡手滌羅紋邀墨客 硯 笑分玉面飫歌伶 猩 清秋涼月如弦後醉撫諸孫說寧 去聲 馨

贈金君六十 君善飲爲其壻賦

昔賢遺澤庇孫曾邑里於今孝友稱高樹風飄金粟粒連邨雲委木緜縢鮒魚每及潮初上紫蟹欣占歲屢登爲語平生同醉客對君氷玉酒須朋 朋酒二尊也

錢君六十索詩

亭亭玉樹暎階除廛市藏身樂有餘正值輪茲蟹紫候最憐綻蕊菊黃初清尊每醉比鄰酒高枕閑聽出戶書似我平生無尺幅儻堪相逐混樵漁

壽長洲楊太夫人七十

晶熒雲物近重陽才子徵詩壽北堂一自星辰違聽履更無膏沐到凝妝縞衣長比蓮花白芳醞徵沾菊蘂黃門掩西江壓蕺石篋藏北闕舊帷裳

遥聞婉孌宜夫子更播音徽號母師十載含飴俄已老百齡多祉總由慈早於門戶深爲計晚以芝蘭慰所思處分壽筵停管籥但歌黃絹數篇詩

壽朱士美六十

歲晏春回旬日閒江皐梅綻已堪攀依依戲綵擕珍從韡韡連枝暎戶關鄉曲數來傾玉友寒潮閣上話魚蠻衰年樂事唯恬澹縱復忙中見少閒

張翁七十

春色江南二月饒老人多暇更逍遥凝眸氣覺細桃暖娛耳音憐語燕嬌陶令詩篇長諷詠追公香梵每招邀莫嫌目中聲聞酒肉味能拚意已超

元日迎春集子魚宅有懷孟陽

東郊簇仗轉青旂歲首欣看春欲歸芟尾撤觴相顧老從頭花事莫敎違笙歌場裏憐華髮梵唄筵前號白衣別久懷人猶未返徒令搔首遲音徽

仲和杏園小飲分得時字

强半春光被雨欺欣逢晴日杏花時梅救已卸紛紛落柳態全嬌冉冉垂湛碧一尊宜好客欹紅多蘂待新詩頹齡莫話承平久蘭茝於今漸可疑

贈三際講師 幼而瞽以耳受經既强記又能爲人講

早於童穉禮空王貝葉無功記問强掌內菴羅看世界舌根薝蔔發天香巴江西下浮杯遠茂苑東偏駐錫長幾箇行人堪料撥及今朱老與津梁

吳歙小草卷之九 終

吳歈小草卷之十目錄

七言律詩凡一百十二首

吳歈小草卷十目錄終

吳歈小草卷之十

七言律詩凡一百十二首

贈湖州朱君亮舍人

老憶成均齒胄時恩波俄沐鳳皇池絲綸屢降揮毫捷殿閣長隨退食遲何似鳳蔚憐下箸更於帆底弄文漪溪山著處堪遊目黃菊丹楓白玉巵

曹忍生宅讌集同賦年字

江上雨多如漏天貧家欲沽無酒錢已貪好客與同醉況有清聲殊可憐世事難憑棊局裏道心長證茗甌前盆栽笑指田田葉永日爲儕度小年

送申美中之任虔州

韋家經術早知名奮翼雲霄落闇抒晚以辭刑遷佐郡先於麗獄務求生鬱孤浮翠深連嶺章貢分清合遶城休暇一樽聊極目莫思千里有蓴羹

寄范初學憲先生

一辭簪紱賦歸來今日誰知急用才客有問奇聊共醉詩多感遇未容陪扶牀且喜分甘侍授餐尤憐出袖回翹首攜山思採藥渺然舟楫幾裴徊

賦送備兵尹公西還[illegible]

擁旌來鎮海潮門移疾還尋江[illegible]赤源但喜歸田從所好都忘忤俗欲無言孤蓋舞慨虛名忝麟鳳偏知拙養尊時事需才寧久臥還期編具候來轅

送王遜之尚寶奉使還朝

仙郎朝直久楓宸詔下西藩遣侍臣遙聽早鶯宮漏永遙憐新柳御溝春斬蛟環水銷兵近立鵠丹青獻頌頻似我迂疏何以贈羨於開卷識經綸

高三谷兄七十齊壽

君昔躬耕狎海鷗十年城市較優游門前剝啄留傾釀窗下咿唔爲點籌細撿方書閒有味多栽花木澹無求世人只道春華好可羨齊眉兩白頭

除夕示復剛

勞生底事衛泥燕投老流年赴壑蛇似較靡人差識字還同亡子未歸家文章已敝誰堪挽經術能言只益譁掩耳怕聞蠻與觸何緣左右自紛拏

送梅吉甫之任

自分迂疏一老生多慙臭味比和羹斵輪妙手稱詞學製錦高人薄勢榮邑小未容縻逸足書成應得號佚鑴謝公昔日開山徑乘暇何妨吏隱名

答吳江周公美花訊

往歲欣逢玉樹姿已[illegible]流輩好題詩筆耕吾老懸犂蓑酒賦君豪建鼓旗借箸總無當世責憂時較甚此身衰頗聞羣盜江湖滿佇望磨崖早勒碑[illegible]

贈龔恕先

髮鹿衰翁失覆蕉每逢華髮話垂髫棠花看吐

三回夢梓樹長依百尺橋媿我蹉跎荒學殖塲
君藝袤似農劭書窗稚子纔拈筆已笑時人筆
苦驕

贈龔爾聰

世講曾聞及老成諸孫欣見[illegible]先[illegible]際文早解
強人意每飲長懷遺母羹從上[illegible][illegible]須刷羽會
穿楊葉且拚撒司空異日遺聲履大父今垂接
武名

送龔應民先生會試

坦懷一見意俱傾少俊爭傳木鐸清覓句慣拈
強韻押侑酬偏喜急觴行壯遊添得門人從上
第須酬國士名憑寄京華故知道自憐樗散老
承平

送龔智淵北上

曾憐咳唾爲題詩猶是年纔十七時再遡秋風
開健翮長嘶寒日驟纖離南山歲晚橋偏聳上
苑春深桂一枝多媿迂疎何以贈文章鼎貴不
余欺

賦贈沈孟疇先生南還以獻歲之任虔州

楓吟鴈落送君還指點田園近可攀莫以傷懷
頻雨泣秪宜矯首看煙鬟匡廬飛瀑晴天外庾
嶺層嵐暮靄間歲首風光山水窟推蓬贏得詠
魚蠻

送侯豫瞻會試 時尊甫以奉使還朝又方得雄

何限秋風得意人更誰郵傳從嚴親行李柱馥
陪金馬乍喜蘭馨擁石麟持論總先除狹獪摛
詞終不媚荊榛莫論矜尚乖流輩只在分明識
致身

元日示復聞

聞將經史課童兒合向遺編識盛衰株守專門
終未廣遊翻新樣豈能奇偶然科第懸時命剛
有機關總磷緇自昔文章經世業元和嘉祐是
吾師

送申太僕敬中赴召三首

中年歸侍老元臣趣召遙朝拜獻身斃似兵轟

送周心孩兄之任宜章

君行觸暑牧蹊方秋近金風漸送涼江水西來高浪駛衡山南去遠峰長平生經術堪時用皖歲功名好自償遷憶鳴琴多暇日著書應得比屈騷

九月二日集聊淹亭賦呈公路兄

百年雙桂轉蒼蒼略達窗櫺面面牀奇石雲根移得潤好風天末送來涼香浮假盎穿林遠影入方池逐水長猶是病醒全怯飲更煩茗盌共徜徉

秋杪寄訊姚學憲允初先生

新秋圓月漸生涼想見觥籌闘酒狂高樹城闕還颼颼澄潭閣外近菰菰憂時縱復深悲憤得句還憑寫激昂疎鬢黃花纔病起未容煙艇到門墻

除夕書懷

坐聽更鼓再添衣頗訝江城爆竹稀酒去衰顏猶帶暈燈殘餘藥暫留輝且教孺子知醇謹莫問時人有是非淮北巴西羣盜散遷憐纔得解重圍

默思先生暨冥同用圭字七言

過雨江城[illegible]傷歸易競春帝杯行不覺淸言劇與[illegible]銜湘四壁華燈連作障中庭嘉樹自[illegible]流石逆相揖莫笑先生實是圭

仲和招飲梨花下即事同賦春字

桃花很藉錦爲茵曉夢梨雲白滿巾月到空庭先縞夜雪翻多樹臙留春杯深巴分隨年減衣冷偏宜數酌頻憑仗酒豪相料理莫令需醉便逡巡

次韻張台生枉贈生日

早緣誦法忝經師晚醉聲聞味道遲僅有坦存投具眼每逢披豁慰離肴湖山擬放涼秋棹風月難期藂桂巵老去將鶵饒感慨自憐託好得新知

次韻默思先生枉贈之

窮經娓我老初傳勸學教兒趁早年況有人師堪治鑄總於緒業得輕便和鳴湯擬朝陽鳳特達長懷橫海鱣聞道牧羊眞善噞幾能覩後一加鞭

贈受之太史得雄

乞得春深將壽母欣逢秋半浴佳兒風舍桂樹搖金粟露濯蘭蓀吐玉蕤英物乍聽啼便決吉祥應有夢前知行看展卷書窗畔指點能分無與之用白傳事

聖昭將讀書石湖賦詩惜別次韻爲答予昔讀書湖上別去已四十年矣

清談薄醉欲忘年別去行參文字禪牧麥村邊飛槳暮鳴鵓聲裏熟梅天湖山光遠邀迂步鐘梵音清伴晏眠俯仰自憐頭白盡老僧誰復淵雲邊

寄韓中丞

解組歸田髩未華勤勞保障幾咨嗟堂前櫛沐雙僊鶴窗下伊吾五桂花老去將錫纔整翮遷間種玉復抽芽曾嘗酒味蒿清冽每到臨觴對客誇

贈徐五兄君錫第二孫仲遜遊贊

憶昨貽詩勖爾兄塤篪須共起家聲爲娛黃髮深更誦便抵青衿努力耕敢猶自慙慵勸學釆芹何幸接嚶鳴即今託好應同席秪恐臨文畏敵勍

除夕

昨朝雪舞酣高閣今夕霄明戀短檠早入新春俄半月僅餘殘歲只三更已完婚嫁何妨老閑詠歌詩不爲名爆竹聲中開八袠且將觴首傲朝榮自公有生年七十一行開第八袠之句

元日試筆

晨旭穿雲初皛皛晚風鏖木遠颼颼野梅香淺微開萼岸柳絲輕漸欲嚲北叟釀成醇更滑南鄰茶美白如新憫農憂歲時賢在贏得顛狂號酒民

贈新安張君六十

秋光客舍最孤蘆桂樹香殘菊漸蓁酒綠正宜
相對案盤肥初喜出中廚分甘時欲看趁諾積
著偏憐有㕭濡莫話黔山僊老窋且貪十幅快
風蒲

贈殷祖錫曾大父方齋先生經明行修未祀學宮故有森句

我昔兒時侍兩髦曾緣世誼識曾高飄鬚玉貌
猶能憶纏軸頭函未及褒語傳經連再捷留
餘緒業充于宅應知逝者有遺憾不分去聲宮墻
斬澗毛

書懷呈卓與初明府

歲晚生兒望少成每於强記倍關情得當翦拂
須超乘正恐弛張未受縶一自塗鴉憐黠慧漸
知刻鵠超名聲慙余潦倒雖疎潤寂寂從人笑
老傖

贈馬應之

爾父垂髫已好奇得當具眼即深知何圖流俗
偏憐肉翻訝清標淡掃眉此去觀光遊上國且
須傳采炫多姿佇看驟展搏風翼洗却鉛華也
未遲

贈陸無美

眼前年少幾相親兒女關情軟陪真伯氏吹塤
先足慰弱齡鼓篋更堪珍佇看雲翼風前起笑
把瓊枝雨後新今日文章無準的但令突兀勝
溫醇

贈龔爾炤

短髮鬖鬖吐妙詞不屬弱冠乍逢時曳裾何必
關駑驥搦筆還須辨虎貔綠自上公司空公仍世
嫡文如大父方伯公犀家兒慙余潦倒深投分有
穉當令試鼓篪

贈張司理篤棐

一自祥刑播德風西江漾渺注江東幸逢水鏡
俱堪鑄得比葭苓早入龍獄有平反寬氣散譽
孚明允頌聲同佇看趣召趨華省仍望來乘憲
府驄

送卓明府入覲二首

治行夫君欲冠吳五年三稔滿歌呼小東久罷

銜艫漕脊土今輪稅𧦬逋地僻幸無多過客政
清偏暇接文儒懸知課最王春日黃閣彔臺贊
廟謨
江南霜氣未生寒茂宰朝正肅羽翰曾借吹噓
咸感涕乍經剪拂羨交歡才如百鍊偏犀利𠱾
似回飈響激湍莫訝臨分饒慷慨自今拋却老
儒冠

贈須翁七十

南郭東菑聚族居德門羣從起經鋤誰其感慨
矜爲俠曉更逡巡好貯書氷鯉斫來銀是鱠霜
螯擘得玉爲胥懸知今日筵前客尤愛樵翁及
老漁

贈侯豫瞻北上

弱歲程文冠一經人推骨肉最停勻何圖天外
垂雲翼偶似風前上水船才大自饒穿札技名
高行覩出藍青懸知此去無衡敵爭羨庖丁刃
發硎

歲晏霜寒上帝京爲留娛侍且遲行九皐鶴和

三春夢一樹棠花兩地情對策自應饒感慨摛
詞況復擅鏗鍧秋風莫便思歸覲來往鄞笛數
奇聲

贈龔智淵北上 元昆爲予婿故有落句

一捷詞場即有聲三年藝苑更蜚英文章流俗
嗤高視時事中朝仗壯行已擅清才摽令聞好
抒孤憤枏狂酲臨岐欲贈將何祝先上雲霄遲
爾兄

贈朱爾凝北上

爾昔東依外舅時清摽玉貌髮侵眉今偕計
星帕去匣劍囊書雪滿鞴采筆淋漓忘夜永青
袍遊賞愛春遲須知矯矯矜名節正是依依報
母慈

除夕

去年樓雪飛觴醉今夕鑪紅擁穪歌歲儉更虞
仍轉漕身閒猶媿不湌蕘諸生莫冥冥官府三
事能無急綱羅儻似舉棊曾未定紛拏黑白欲
如何

元日

晨看風脚自西來却喜霜濃暖氣回破臘梅猶含雪待犯寒魚有負冰[illegible][illegible]旦易明窗牘娛老長停濁酒杯亭午凭[illegible][illegible]色勁索皴庭樹迸蒼苔

賦壽唐寶甫兄七十

早以通家忝弟兄晚憐添歲漸崢嶸君工方技多行德我好吟[illegible][illegible]情風日趣佳邀步屧蕙蘭看花話檐[illegible][illegible]長榮志非無羨獨有隨緣足達生

爲人賦新堂

江干卜築傍溪灣介在西南數里閒多受竹風涼颯颯更憐梧影舞珊珊棊聲剝啄清陰裏觴酌回環笑語閒却後過從須看菊老慵秋半尚疎頑

次韻公路元日

老來俄復已三年翹首占風望遠天但使[illegible][illegible]長贍急秪應杯勺共留連春光欲動青旂仗夜色行看寶鏡懸側耳民閒多好語美人新政總堪憐

雨過友人觀劇有贈

雨微高館聽新鶯巧作垂楊葉底聲自是紅顏偏發興可能華髮不關情淹留莫謗輕蛙黽傾倒何妨醉醁醽更待綠陰啼晛睆看君端坐和嚶嚶

有訊

每憶嬋媛慧且文涼秋爐擬共宵分清言江上陶嘉月麗句山中詠碧雲茗雪近聞仍放棹菰蘆長擬爲書帬調治方藥無多撿一味清涼寄似君

賦壽沈翁八十

三年已老吾衰甚殊羨平頭八十人雙頰如童非帶酒一鬢猶艾未全銀聽歌欲辨宮兼調善釀能分冽與醇長日滿花香滿座一枰相角未逡巡

次友人靈雨篇韻呈謝明府

啟閉令譽滿羔羊又覩精禋儼負墻風腳驅雷
看瀨迅雲腰挹雨欲難量乍令別港通甘澗已
凝嘉禾倍水鄉此日謳吟堪僕後知君名與澤
俱長

又代復聞賦

民牧由來比牧羊佇看皮諦在門檐桔槔欲挂
人相慰稺穗將登歲可量擬上龍門鱗是族求
窺學海水爲鄉傳經幸託王何後也擬謳吟媲
匪長

壽陶毋錢孺人七十

風光首夏尚清和壽母筵前踏踏歌紅簇榴花
看玓玓碧搓柳葉舞傞傞林中笋迸蒼苔茁江
上魚翻白浪過屈指秋深仍燕喜懸知座客總
羊何

壽王閑仲兄六十

憶昔追陪硯席時羨君茗發稱家兒頗憖枯柎
難爲侶却許陽秋似有窺家學未酬當代用物
情遥借上林枝小山藂桂丹黃滿擬共花前醉

詠詩

倦游君自就丘壑高詠人稱鑄古今已是家風
堪接武更於學殖每虛衿賡歌皮陸誰堪竝賞
譽殷劉夙所欽有客欲求窺墨妙過從儻許及
秋深

每憐令子秀而文欲遣吾兒得侍君俯仰自分
椅與梓淺深應識絳由纁從來家世鍾祥異重
以磨礱向學勤迂拙一生猶未悔可能相爲撥
迷雲

贈徐戀菴先生還蜀之滇

別酒別懷須共倒秋風秋月渺難攀三年越嶲
連山外萬里吳江一水還騏子晴窗題雨栗鴻
妻曉鏡憶霜菅懸知聯轡牂牁道縱復崎嶇旬
日閒

贈太倉顧君六十

由來名德表東吳聚族於今傍海隅阡陌競輸
僮客橐簷楹遥集弟昆烏躭碁欲抗相陵敵嗜
酒長留痛飲徒紫蟹黃花紅燭底可容一串落

盤珠

壽沈母八十

城隅修竹帶江壖反哺烏鶵噪野田蔆以忘憂長樹背棣歌原隰毋隨肩書窻自合勤攻苦壓市何妨託懋遷沉李浮瓜娛永日笑看萊綵舞蹮躚

壽楊大理澄宇八十

風高宵永菊花天髮白顏紅慶喜筵乍自鳳池膺寵錫俄於棘寺進官聯中廚僎美牛心炙廣座茶香蟹眼煎我已久如持五淨城南弭棹擬留連

書懷呈姚學憲允初先生

暮齒詎堪攜弱子深知徒憶侍先生闈中月漾舊羣（閣名）遠檻外波翻柳浪（堤名）橫譽效乍聆心漸豁典刑在望夢俱清長懷蘭蕙庭階茁竊擬追隨比杜蘅

壽錢母

昔年曾爲賔筵賦髮鬖翁時甫及耆今日更於粧閣頌清羸嫗老但含飴并捐五淨已忘味虔奉三皈早斷疑寄語庭階蘭玉道莫因醽客悟尊慈

題卓公去思堂二首

長思惠澤入人深更荷封章惘歲稷一自小東安杼軸迄今野老頌球琳昔賢俎豆欣相接下邑閭閻佇再臨却恐銓曹推棘寺未容江左慰謳吟

憶昨追隨惜別年散樗扶老送朝天欣留侍御司彈劾佇辨貞邪佐遴甄髯齒試風騰上騏顏齡娛川牘遺編穹碑紀績須湧鉅竊擬歌詞被管絃

賦贈謝明府尊人南還

簪裾翁媼別江濟邑里扶攜踵後塵來聽鳴絃浮汗湧別憐乘傳趁陽春遺編早爲詒謀課斷織曾於勸學顰還共親知相慰藉自矜能不負諄諄

謝明府入覲贈言四首

夫君宰邑美如何野老謳吟濺沫多才巨小東
猶窘步心慈惠政總行歌由來餘治需文學嬴
得詩篇滿薜蘿却恐巖廊方課最何人留臺省共
嗚珂

人言吳邑皆為劇誰悉迤東未盡巖土亢仰瀏
纔得潤民勞憂歲詎能誠賴公虔禱差回涸憫
彼區萌一似芟獨有海壖偏潦濊又虞渴鹵不
勝鹹

君今三載悉民窮每為東人憫歲鹵麥壟已虞

流潦浸稻畦仍急駕潮風饑羸屢困餅無粟暮
夜偏縶莽伏戎賴有弛刑停對簿坐銷姦宄付
苓通

憶昨軒車乍涖初便容野服造庭除每於左顧
淹茶話數有緘題問草廬稚齒過蒙垂盼睞衡
文長荷借吹噓臨分枯枿尤無那此別知留待
玉除

贈陳仲醇兄七十

每憖樸樕羨寬閒遐想溪山隔市闤剝啄故饒

佳客到疎慵合置散人閒向來輿致今餘幾老
去歌詞嬾更刪得共一樽輕百里又因歲抄未
容攀

異日經旬聚首時雪凝燈灺醑深巵夜長撥火
淹情話日暖敲冰賦別詩已悼故交多霣落豈
容老伴更差池東園花藥春饒發儻可相將慰
夢思

壽吳伯玉表弟七十

憶昔君年甫及耆吾時將老為題詩風光漸覺

遷延去笑語頻淹晷刻移每羨含飴殊慰意輒
因終鮮倍憐兒傳經執藝皆能養好對齊眉卧
酒巵

謝明府杜招陳園燕賞同叔達賦呈

政平人樂士歌呼暇日清罇款老迂喜劇閒閒
逢稔歲憂深潟鹵困逋租較量鄰境收偏薄概
數民風訟每誣直使向來銜戴意自慭長得為
噓枯

故侯給事贈太常少卿賦呈二孝

一封哀籲上楓宸得旨加銜故諍臣驟自省僚
陪秋祀欣聞泉壤賁絲綸恩深已矢涓埃報感
激長懷拜獻身老我締交今五世幸攜弱息託
雷陳

又爲豫瞻兄弟賦新堂

猶記追陪會大參屢問宅兆故須請聖如周孔
元多藝術有機祥青試探此日經營憑緒業修
塗穆卜總才堪久知叔子難爲弟佇看旴衡舞
右縣

書懷寄遠　晚秋作

初聞貧氣薄鷄羣俄覩深衷羨豹文模範總於
功苦判膏油勤爲簡編焚君豪道廣多傾蓋我
老文成欲俟醺已是菲黃楓欲赤幾時歸省別
成均

送友人之[illegible]江右

露桃煙柳正相催目送浮雲把別杯江上帆檣
明日遠天涯旌旆隔年迴休衙喃鳥當庭樹點
筆閒花落澗苔儻到廬山尋白社爲言心事不
然灰

送沈水部太素

星軺八月出南徐使者頻年懶上書關近清流
瞻寢廟河翻濁浪壞田廬宣防舊費淇園竹灌
溉今通鄭國渠君去曲江濤正壯寄余秋水論
盈虛

送王伯樹

丹楓江岸送行舟忽憶當年暮雨秋采石雲昏
悲驛路溪清月白醉[illegible]樓南濱久待扶搖徙北

極將安渤澥流最是君房言語妙珠崖封事殿
前頭

賦得天馬篇送閑仲

黃金臺畔舊曾過試驟秋風汗血多雪滿關河
看振鬣春田閶闔聽鳴珂輶軒與問殊方隱輦
轂還登九廟歌早向天閑肥苜蓿路傍老馬看
如何

送沈廷和歲戊子君文爲主司所賞而不果薦

憶昔文場吐妙詞旋蒙稱賞旋驚疑十年筆力

應加健此日科名尚未遲明月自憐長道路春
風准擬對軒墀羨君不獨飛騰意親老偏能慰
孝思

王太母吳太夫人耋壽篇

海風吹日滿蓬瀛隱隱雲軿擁旆旌青鳥銜將
瓊字至紫鸞飛逐翠翹迎齋心久共蓮花淨獻
壽初添竹葉清笑語庭前雙玉樹外家門戶喜
崢嶸

聞李少參訃四首

大寒高閣卧朝曦消息驚函夢更疑屋疏獨能
思衮闕移官曾不爲家溫窮交徧灑傷心淚痦
土長銜没齒恩巴峽啼猿送歸櫬不知早晚下
荆門

屈指追隨二十年每逢落筆競相憐滨知名利
心偏淡漫許文章事可傳夾起高鴻看矯翼蹉
跎老馬勸加鞭那堪悵恨窮途日哭向西來暮
雪天

當時七子共脩文出匣光鋩逈不羣一自風塵

虞鈌折便於泉路惜離分海棠樓上青春色歲
桂堂前白練帬醉墨淋漓如昨日長歌華屋郢
人斤

梅花雪落送行舟欲別憐君更挽留醉把詩篇
仍細讀劇談心事未全酬容顏尚似論文日精
力都銷報國秋天畔旅魂能入夢哀哀孤寡蜀
江頭

爲爾常手書金剛經後

吮毫展紙小窓明自怪心從住相生悟後揔來
空萬法說時元自立多名撥無解作禪宗語縛

律終令佛道成莫以頓圓輕有學弄沙成塔亦
脩行

次殷父韻贈沈伯咸先生

意氣翩翩尚昔時風塵鬱鬱故難期郎看童稚
行當壯頗怪飛騰業已遲白眼世人聊寄傲清
尊吾黨詫多奇相過輙擬從君醉慷慨論心日
屢移

奉和宗伯公早秋蕩舟郎事

江城遊舫信洄沿堤柳涼生咽暮蟬蛩慢風清
秋颯颯廻舟月白夜娟娟歌殘綠水凝眉黛酒
半紅潮上臉蓮最是劇談傾倒極忻陪杖屨欲
忘年

九日集宗伯公海曙樓同賦

高樓西北俯城闉此日登臨發興新已分小山
從遯世況逢叢桂欲留人中原爽氣浮煙樹亭
午晴光漾渚蘋莫問白衣還送酒後堂絃管及
蕭晨

春陪宗伯公讌伯隅山園

東谿谿水碧潺湲曲曲山房相對開茗椀酒鎗
隨意好談鋒詩筆許誰攀舞邀桂月低妝面歌
動松風入醉顏爲是忘形向年少競留淡坐看
疎頑

宗伯公六十六生辰率爾獻詩敬長慶體

休論姓字滿塵寰莫擬殷勤問大還屈指功名
八座後乞身泉石數年閒陽春堂裏歌廻雪海
曙樓頭醉看山從到百齡能歲月知無一日不
開顏

上沈涉君

弱齡薄解試彫蟲驚見人傳彩筆雄蓬落十年
羞學海翱翔出剌許超風縱然索駿驪黃外詎
是藏珠蚌蛤中脫手彈丸知獨擅故將牙齒振
迷窮

雪中集伯隅山齋同宗伯公枉示四韻奉
答

朝擕遊屐到名園爲愛峯頭積素繁亂入曲欄
埋石磴遠鋪平野失柴門爐紅猶怯閑恭冷酒
綠能介四座溫因對衛郎思彥輔可能揮麈獨
清言

七月十五夜即事

郭外秋山曉靄中石梁低水未能通因催短棹
來遊月爲挾飛仙好御風草際螢光時入水樹
頭燈影半摩空坐看不盡遊人屐獨有關情未
許同

十六日即事

一樽亭午足新涼欹枕風前衣袂香妝面醒來月皎皎彩毫題處露瀼瀼連峯忽散千層紫遠樹旋開一帶黃賸有清光今夜滿酒邊還與闘身強

十七日即事

旭日平林滿曙光美人強起攬衣裳相期無限三秋意欲别仍留一夜香篷裏帆風色緊坐來殘卷兩聲長亦知見月翻愁思遮莫風顛兩作狂

阻風戲呈同行三子

江上長風日夜號粘天千頃汪洪濤論文幾欲淩空濶揺筆偏能寫欝陶極目樓臺疑吐蜃驚心舟楫似乘鰲相看已是雲霄近詩到閩南與轉豪

阻風有懷

江雲黯黯客愁生一夜風濤帶雨聲遠近帆檣排絕壁參差戍鼓到淡更書屏牧曉熏籠淨野寺帷空散帙清可憶關津猶旅泊不堪翹首鳳

皇城

將至白下東五雲女郎

近得潘郎江上書報予樽酒共躊躕别來桂魄三旬滿投贈驪珠五百餘壓下紫衣曾楚舞花前白苧是吳歈舊時意氣今銷盡可道風流也不如

早發江口

江岸炊煙曙色收稻花浮日滿平疇青山曲引樵人路白浪高盤賈客舟是處晴光堪短展無

邊秋色到雙眸相將縱爲時名役莫厭驅馳也勝遊

孟陽送茂實子魚因爲金焦之遊余以歸亟不克偕遊有此寄兼柬二君

昔年攜酒二山頭木落江空谿醉眸雲曉龍珠明五夜洞淡鶴骨瘦千秋逢予舟楫懸鄉夢念爾詩篇足勝遊南北驅馳難合并長風天末使人愁

荅朱濟之

衡茅卧穩十年餘盡日婆娑向壁書句好時名
人共借酒酣孤憤世難疎應憐鑾觸争來久已
悟㘸踈摠是虛屈指交遊君計得肯因寂寂歎
居諸

奉苔宗伯公見慰下第

薊門天闕夢遊頻潦倒丹陽客舍塵垂白已安
貧士養拖未應屬少年人途窮骯髒唯餘骨時
到文章別有神猶自胸中氷炭在那能空得聚
前身

孺旭將北遊乘醉話別有贈

狂客那知有別愁因君此別思悠悠蹉跎壯齒
俱蛙黽輕薄時人任馬牛燕市秋風先買骨秦
淮夜月幾彈絃不妨南北雙飛翼各自扶搖到
上頭

送徐君表先生北上

傳經心事未須論且復懸書走國門模範鑄來
懸羅冶文章老去對臨軒揮杯醉別江城棹搖
筆高題畫省垣霄漢故人如有問休將牧豕比
公孫

送友人北上

猶憶停舟陽羨時毿毿短髮半低眉即今二對
公車後已較纔登上第遲才敏自應流輩少文
章須令衆人知寒原落日催行李好去趨庭慰
所思

代錢二丈贈其同窓友六十

相看老去鬢俱絲猶憶兒童受業時我向風塵
仍白免君安田[illegible]花恰傍新芻發白
恰從將短髮[illegible]老者年已爲一
題詩

泛舟即事

浮舟晴日最相宜出郭平岡每所思魚蝦斷來
輕厚味果蔬仍與送濺卮衰翁欲盡風前興游
女能忘月下期肯對佳晨羞短髮百年今是早
秋時

沈選部廷際得雄殷職方開美文賦詩爲
賀邀余屬和

明珠入掌髩初華賀客充閭棻子家吾豈熊羆墜入夢君如蘭蕙漸抽芽文章定復窺金馬几案行看點墨鴉最喜明年元日酒綵衣提抱頌椒花

迎春日過友人飲

老去風情還幾許且隨年少醉紅裙花因破臘難爲態酒爲迎春易覺醺狂興欲來終睹減清歌聽慣較先聞坐淡忽便思高枕羨爾歡呼到夜分

寄訊

今年花事催春急迢遞山城可較遲旋劚筍尖肥似蕨新煎茶乳白於糜清光不上泉爲月玉面樽前炙是貍若問青青舊時柳故人猶是有情癡

江世程試順天不售今將就試山東以補諸生時占籍東昌也賦此贈別

郭隗臺邊困渥洼魯連城畔又停車文章東海風仍大學問南方日更華楊葉舊穿纔一發桂枝今擢莫多嗟長身玉貌翀如戟若箇書生久着麻

賦得喜字　敎劉白

喜部顏感理遥爾然微莞介素娥穿雲紅藻出水偏宜柳共啼乍爲鶯呼起馥馥頻煎紫茸冷冷慣聽綠綺勿疑老我尚風狂却似春遊逐桃李

七言排律　凡四首

壽張黃鶴先生七十

欣承早歲擅文章潦倒還勤炳燭光倦逐槐花矜筆健愛吟桃葉闘詩狂舍人名重頻推獎（承吉）司馬詞工與顛顔（文昌）敢謂好才殊老少秖知行道讓陰陽江梅春暖千株發隄柳風微百尺長未展摳衣陪几杖亦令琢句侑壺觴兒童項領看如許時世粧梳漸異常乞（去聲）我飛霞瓊玉珮從君高步酌天漿

初夏同去奢宜仲爾常汝躍遊徐氏園（即王侍御拙政園也）

闉闍城北辟疆園闢道陰森暎市門勝友相攜初託契主人一見欲忘言潭深閒寫垂虹影石潤新收過雨痕高閣窗分多樹頂小亭蹊隔遠花源異時仙梵依金粟此日幽禽勸綠樽惆悵曉風吹別袂不知止酒尚留髡

壽海虞瞿靜觀七十

一門三世五朝名見說棠華老更榮早向遺編飽撐拄晚於幹略幾排擻東偏族屬通家譜北溯詞源踵筆耕每以韜鈐誇令弟還於穮蓘羨宗兄風前柳欲垂垂弱雪後梅應點點清一爲題詩侑醇酎可能入耳豁餘酲

賦贈孫職方初陽還朝十韻

誰歟慷慨善談兵行矣真堪萬里城一自醜夷窺海澨迄今保塞肅屯營如君少儁饒籌策曾佐元戎逐猰狌豕突驟驚弧矢逝龍驤旋奏凱歌迎聖明早悉防邊績俊傑將陪舊省卿此去羣公咸歎羨乍還同列跂崢嶸遥聞在事推木譖快覩勞臣擅美名泰運只今方拔彙熙朝若

個不攄誠莫疑傲兀非時尚自喜清真遠世情好語同升故知道毋徒矜激且持平

吳歈小草卷之十　終

皇極篇二十七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皇極[illegible]序

洪範稱五皇極五蓋洛書之中數[illegible]九[illegible]則
洛邑當之伊洛蓋四極之紫庭邵康節氏晚家天津
[illegible]覽於伊川之槩其經世觀物之書亦繫之皇極
[illegible]之詁蓋云大中太青子嘗令伊洛矣肆其三載
[illegible]游[illegible]乾丙辰之夏五其自燕徂
[illegible]自劇出關者三甲子在伊者十五甲子在洛者三
甲子肆其篇有伊書洛書書各有詩文子史之四統
詩則編年因以自譜杜陵氏史時事與衰我則史厥

閱歷凡誦太青子之詩者即知其以某甲在某即詩
者亦得以自諭其往跡時一翻檢若隔世而稱說之
文則按年類之凡若士者之詩文不主獻吉于鱗亦
不爲近年新進浮淫之習道情推理而秦漢唐宋以
逮經無適莫我不舍彼亦不效顰子則因篇可攷蓋
茲蓋太青子之語與說不可方昔之彙而子者談經
之座或杯嘯之餘輯其語且說者艮非苦思之極筆
其理以事天尊孔而黜佛氏亦不至爲儒者之誣性
爲有始終而闇於達天之實近世所謂無善無惡著

心之體無取焉固知具眼之夫詬講學之賈名而誇
詫然不敢因噎廢食其自謂三日不談文欲病三日
不談道欲死益肺腸言學本過庭不他氏領下乞不
敢少詭於六經之繩史則其所吏之案牘繳移次而
錄之其事則聽訟催科不爲文言亦不敢方昔之典
氏史者太青子今令所職案牘繳移肆次而錄之不
鄙陋[illegible]嘗慮其務華說而廢棄政亦惟忠信謹愼不
敢一行一語矯也才力之所不逮不敢自匿過攬其
所次錄之迹則心花可卸矣其四統之部維什詩之

爲伊川草四卷文之爲汝海稿五卷子之爲南國講
錄三卷爲雲蒙樂溪談一卷史之爲孔邇錄五卷維
伊書凡十八卷詩之爲太紫草一卷文之爲天津稿
一卷子之爲于邁錄一卷爲于役錄一卷史之爲太
微堂日錄五卷維洛書凡九卷二十七卷各又有綱
目詩凡四百八首文凡一百二十三篇子凡二百九
十五章史凡五百七十八則合綱目三卷凡三十卷
蓋二十三萬九千八百餘言文翔鳳曰丙辰五月膺
愚出洛七月艤渡江遂承命之金陵之蘭署又一年

將以入賀北始落工而序之則丁巳九月幾望

皇極篇綱目第一

皇極篇之一伊書之一詩之一

皇極文[illegible]天瑞著

伊川草一

癸丑二寺詩十二首

癸丑輶軒詩七十首

西觀至東林坪是爲斗闕天門律詩五言
觀龍崖夜雨律詩七言
發伊陽律詩五言
龍門別伊人送者口號絶句七言
抵洛後再過大安律詩五言

伊川長曰癸丑新秋我始卽伊然孟甽論左則東海割襟大壯改命則中原繫跡其自燕徂豳自豳出關之什四伊主人之幽情也宜著爲伊川詩首癸丑詩一百六十二篇甲寅

詩七十二篇乙卯詩九十九篇歷三祀之獲合得詩三百三十三篇其體則樂府五言二篇七言二篇雜言十四篇古體七言二篇雜言二篇古風五言二十篇七言四篇雜言十七篇絶句五言十篇七言一百六十三篇律詩五言四十篇七言八十六篇排律五言一篇凡四卷槩得之案牘之隙馳驅之蹤踪東極詩則音節爲調鋒稜或遜二寺輶軒諸什則發憤之所爲作也小雅怨誹不訪之義盍

庶幾焉君子誦其詩尙其所託懷往東遊見大海澎湃輒有飛句伊洛間無鉅博山川足抽引其遐舉之迂況惟嵩高一遊攬碧鎭而軒豁氣始現然欲新予爲詩不求諸於衆賞感迹遊覽之詠輒仵九投贈者寥落無二三其無情而強吟者寡矣爰倣杜蘇編年聊以自史使後世之願本我歲月者慰其所討尋當無憾丁巳九月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皇極篇之五伊書之五文之一

汝海稿一

癸丑雜著五篇
王風虞制義序外篇
題何生肖我像而身侍之圖外篇
伊陽宿城隍廟告文內篇
祭高母文雜篇
唐諸城考績序雜篇
癸丑儷體五篇
中秋河南守道賀啓

徐司理中秋宴啓雜篇
河南宋大府九月五日壽啓雜篇
大司空臧公舉鄉賢狀雜篇
大司空臧公舉鄉賢狀二雜篇
癸丑簡牘六篇
簡程叅襄司理外篇
報錢受之翰編內篇
簡黃毅城憲副外篇
簡陶虎谿掖縣外篇

簡唐闇然諸城雜篇
報郭墨千洛陽雜篇
皇極篇之六伊書之六文之二
汝海稿二
甲寅雜著八篇
張岐東方伯祭文雜篇
重修邵夫子安樂窩議外篇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外篇
奉先儒羅豫章李延平主入孔廟祭文外篇

姜千柔一鳴草序外篇
先聖吳道子像贊外篇
壽撫河南都御史梁公序雜篇
稿藩莊田議外篇
甲寅儷體十一篇
巡道思白董公迓啓雜篇
河院胡公迓啓雜篇
鹽臺萬公迓啓雜篇
按臺張公巡洛宴啓雜篇

按臺張公洛郊餞啓雜篇
太宰鄭公加勳賀啓雜篇
江西提學副使李空同先生謚議外篇
行人司行人贈監察御史李公謚議外篇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張公謚議雜篇
太子太傅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贈太保楊公謚議雜篇
工部左侍郎贈尚書董公謚議雜篇
甲寅簡牘十二篇

簡錢受之翰編 雜篇
簡舊令劉虛亭先生 雜篇
簡宋雲蛟麻城 雜篇
報任次玉茂才 外篇
簡署道呂公 雜篇
簡王雲龍嵩縣 雜篇
簡屯臺潘公 雜篇
報按臺張公 雜篇
簡劉少嵐先生 雜篇

簡前廣文李君 雜篇
報遲子登兄弟 雜篇
報石潛寧濟源 外篇

皇極篇之七伊書之七文之三

汝海稿三

乙卯雜著十二篇

謝孺人行狀 雜篇
朝京打馬格 外篇
嵩高遊記 外篇

張南川先生贊 雜篇
張岳裔先生贊 雜篇
盛太孺人贊 雜篇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外篇
續冷然臺草序 雜篇
贈按察僉事呂公以少叅督儲序 雜篇
金山寺銘 外篇
太玄潛虛策問 內篇
太玄潛虛策 內篇

皇極篇之八伊書之八文之四

汝海稿四

乙卯雜著十四篇

河南乙卯鄉試錄序 外篇
同門行卷序 外篇
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外篇
河南乙卯武舉錄序 外篇
賞罰如天如地論 外篇
建都禦邊策問 外篇

汝海稿五

伊川長曰寻文錄亦如詩例用編年仍年劃三體不欲其廡而錯出諸文槩日之雜著律文則歸之儷體示不貴簡牘則汰什之九聊刪存數語附一格雜著三十九篇儷體二十

四篇簡牘三十篇合三祀之歷得九十三篇而又以春秋之義自甲乙之有内篇外篇雜篇之目酬應叢文章之狐禪子病作者勤而無當奈何勞勞焉爲風塵之客作揚推之素臣乎韓昌黎之投遺輒出雅論其卓者也然尚議諛墓大蘇始絕筆不爲人作誌碑則又卓乎欲法兩公然不克即破交遊面情至其作外吏則又不得不黽勉爲之是用以三篇著綱目凡元本道術并關係大體者繫内篇涉已行蹤并不爲苟言者繫外篇豈是酬應即不敢曲說阿世然頌而無規即華詞可留戀亦係之雜篇庶不乖著作之初心云爾嗟乎文章者我樂爲則爲之奈何違心而爲所不樂爲之具哉讀太青子之書者或頗憐其苦心矣丁巳九月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皇極篇綱目第二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靈隱雜句

柳東丘記

李石

五事

聚道

貫道

元良八卦

丹穴

伊洛淵澗

織絮

中國山川

飲露餐英

古詩俳偶

吹不盡燒不盡

北虜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大丙小丙大酉小酉

白沙快語

箕山

山前荷蕢

真誥

伊川長曰南國講錄三卷蓋播八錄而爲編汝濆書院講錄則肇癸丑十一月訖甲寅三月伊川書院講錄則肇癸丑八月訖甲寅五月空同講院講錄則肇癸丑十月訖甲寅十月連珠講院講錄則肇癸丑九月訖甲寅六月翠臺講院講錄則乙卯九月嵩陽講錄則乙卯四月視學講錄則肇癸丑七月訖乙卯

五月行役問答則肇癸丑九月訖乙卯八月語也而子目之也雲夢藥溪談一卷則乙卯七月說也而子目之也語若說不可方言之立言而子者而子之餘也肆子之也講者世之所唾罵而禁然予之講則罔隻語他氏襲者其爲說亦罔類書蹈者讀者知其爲太青子之語若說也凡四卷丁巳九月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孔邇錄一

政之一約

癸丑

途次諭房

關防詐僞

票約

徵收約

禁左道

禁宰牛

勸墾荒

撫流移

起鳳山禁石

甲寅

禁姦

禱雨約

禁窖

審編約

繕約

引照

犒民約

飭役

廣濟

乙卯

詢節

條約

入簾堂規

入簾約

審編約

榜題

將入洛諭伊人

政之二移

癸丑

七議

八議

請復寃生

議徵收

皇極篇之十五伊書之十五史之二

孔邇錄二

政之二移

甲寅

乙卯

詐背判語
究貧判語
姦艮判語
寵嬖判語
乙卯
殺貪判語
戕商判語
刁拐判語
盜嫁判語

刼掠判語
推地判語
坑命判語
豪殺判語
辯婦判語
局騙判語
讐殺判語
捐儒判語
疊騙判語

盜誣判語
辱士判語
剪横判語
担誣判語
刑之三獄
癸丑
審録判語
甲寅
宣武衛審録判語

鄢陵縣審録判語

伊川長曰子收案牘而爲吏編詞人或誚之云柰何詩文儕也然子正懼世之徒詩文我也曰若吏而詩文乎其棄職弗詰耶特輯以洗之卽横渠紫陽文山三君子亦奚弗收其判且檄者逮今得見其經營措置之迹于今長也所職正瑣瑣尾尾柰何嫌而棄之且子之爲民事靡尺寸以套了刼者卽心花終弗忍去伊何可使往日之勤劬者如飄風落木

之不可追尋耶詩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蓋
躬勞之則展轉念之予於伊亦云邑負伊而
抱汝是用采汝墳父母孔邇之義稱孔邇錄
凡五卷一曰政二曰教三曰刑政爲約爲移
教爲士爲社爲鄉刑爲法爲訟爲獄其三祀
苦心之大綱畢撮之伊政畧伊川之牘亦罔
他氏襲者是爲太青子之吏牘也丁巳九月
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文翔鳳天瑞著

皇極篇之十九洛書之一詩之一

太紫草

丙辰主洛詩十四首

歲首過大安 絕句七言

自汝西行望紫邏峰 律詩七言

再至汝館於二程書院 律詩七言

候館詩 律詩七言

太徽春曉試諸生 律詩七言

開石澹峯制變關門 律詩七言

澗東館 律詩七言

金谷館 律詩七言

龍門南望 律詩七言

龍門㨂一高歲得鏞知爲奉先寺 絕句七言

夜出天津 絕句七言

平樂館 律詩五言

福先寺 絕句七言

待客福先寺 律詩七言

丙辰客洛詩三十一首

櫻桃市 律詩七言

詠齋中蓮竹 律詩七言

午橋 律詩五言

謁范文正公墓 律詩七言

入伊境見峴山 律詩七言

贈別伊陽劉尉 律詩七言

雲溪觀 律詩五言

讀歐詩有爲予經行者次韻和之四首 律詩五言

獨至香山一

離彭婆投臨汝驛二

行至椹澗三

朱家曲四

詠朱仙瞻忠館石榴 絶句七言

館於宗正萬叅堂堂連雞適國 律詩七言

汜水之陽 絶句七言

虎牢 絶句七言

觀洛汭二首 絶句七言

采朱草行 古風七言

自游龍館還洛 律詩五言

伊洛篇 古風七言

之汝雜詠三首 絶句七言

空同山 律詩七言

汝州使院詠竹 律詩七言

汝州合詠竹檻欄憩 律詩七言

自汝還洛 絶句七言

夜出東郊迓督郵自嘲 絶句七言

郡舘詩三首 古風五言

有洛氏曰太紫草一卷丙辰王春至夏五之所作也古風五言二篇七言二篇絶句七言十四篇律詩五言八篇七言十八篇凡四十五篇如洛書之數若天寔爲之洛詩益得之勞勞之餘故其神骨若遜伊然精以掃眉塵而結青山之契幸有寥寥數作且殭于託懐伊汭之外則洛主人之不虛故卓矣丁巳九

月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皇極篇之二十洛書之二文之一

天津稿

乙卯雜著四篇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 內篇

張逢玄吏部母夫人祭文 雜篇

姜鳳阿先生名宦奉主祭文 外篇

以邵夫子降日祭先天堂文 內篇

乙卯儷體一篇

姜鳳阿先生祀名宦議 外篇

丙辰雜著六篇

九賢祠配享祭文 外篇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 外篇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二 雜篇

分守河南叅知董公壽序 雜篇

醉翁解 外篇

爲陳生題所肖于小像 外篇

丙辰簡牘十九篇

簡姜養冲老師 外篇

簡姜養冲老師二 外篇

簡朱座師郎君 外篇

簡劉陶宇方伯 雜篇

報富平劉解頭 雜篇

簡竹居宗正 雜篇

簡馬時良翰編 雜篇

報荆伯鶚岳推 雜篇

簡按臺張公 外篇

報按臺張公 外篇

報按臺張公二 內篇

報按臺張公三 外篇

報按臺張公四 外篇

報按臺張公五 外篇

報按臺張公六 內篇

報按臺張公七 內篇

報按臺張公八 外篇

簡舊令郭壘千 雜篇

報張泰符恤部稿外

有洛氏曰天津稿一卷乙卯餘冬至丙辰夏五之所作也雜著十篇儷體一篇簡牘十九篇凡三十篇其大者在定丹陽之祀拯靈寶之亂請康節之典庶不至徒然尚口洛令先日而出藏星而入其爲詩爲子蓋得之候館與輶軒間文則篝火爲之統觀其子史諸錄則洛主人亦已勤矣丁巳九月庚定於金陵之淮清園

皇極篇之二十一洛書之三子之一

于邁錄

象犢講錄

洛師教語

及門德論

邵窩易詁

皇極篇之二十二洛書之四子之二

于役錄

內篇

象數

微貞

外篇

訓詁

伊洛

皇極篇第二十三洛書之五史之一

太微堂日錄一

定辭日錄

乙卯

論將迎

皇極篇之二十四洛書之六史之二
太微堂日錄二

乙卯

皇極篇之二十五洛書之七史之三

太微堂日錄三

吾循錄二

丙辰

皇極篇之二十六洛書之八史之四

太微堂日錄四

吾循錄三

丙辰

究核夙弊判語
毆殺人命判語
吞產殺命判語
查積憲票判語
詐賊騙毆判語
翦賊安民判語
皇極篇之二十七洛書之九史之五
太微堂日錄五
吾猶錄四

丙辰
天邑受牘判語
洛記
政綱
初政
政要
榜署
紀征

有洛氏曰予二二爲令矣以萊治萊以伊治伊以洛治洛因方措手其治萊謬謂古循良之跡爲可踵故其政尚振刷上官以遲頑見忤宵人之旁喙陰行其職而伊也期於爲民省事故其政尚熨帖民間或頗疑其厭事即士紳亦妄意鋒穎之不全峭矣至爲洛則當通達之國判蓬麻之案應軒使之繹騷控潘播之跋扈向來之所未嘗者畢執掌圖之故其政尚綜核其振刷如萊而熨帖又加甚人於是又以令爲可與論治矣十城之士子譽集

將爲伊洛書院於天津之畔館四關之才者以風行南國而視事四閱月即有南宗伯之命始志之不竟殊以爲憾豈天之未欲予大行耶抑數良有待耶朱文公謂諸葛武侯治蜀大客獨未立史官陳氏之拾而爲志則甚略予爲萊伊命書記分主禁令移文訟牘刑典之綱然尚擇落而不詳至洛而始庚立一人主記洛政綱目按日立事是爲侍史太微堂日錄五卷亦撮四錄而爲編一曰定辟日

錄主記政之約二曰明典曰錄主記政之移
三曰吾猶錄主記刑之訟獄四曰洛記主記
政之綱目删繁存要自乙卯十一月訖丙辰
五月每覆紬閱之若役予於郊迎館候而手
披抉其千牘也丁巳九月庚定於金陵之淮
清園

天瑞著

伊川草一

癸丑二寺詩十二首

予自東海入燕落莫不爲胃語每投逆旅冬夜輒據筆馳大字至二百幅入燕還益不合於時絕筆塗謳獨從王季木往還季木輒得句拈示遂爲染指僅十二篇初栖廣慧寺得伊命遂栖崇福寺寺於唐爲閔忠卽謝叠山北行所羈者

與季木

自出昌陽不咢詩枯毫涸研只幽思每遭文水輒長敘翻恨問山多雅詞宦況我今亦論左交情爾獨偏相宜爾無羽翼方羅綱我卽歸來忘爾爲

别孫思紹膠守還

作書辭我就膠州惜我膠東兩載遊移寺尚勞詢共巷贈鞭焉得附行騶迎風再上觀潮閣望氣還經釆藥丘不吝詩權分付汝須防嫚世莫輕謳

虎欲齧人不避豪賢篇

虎欲齧人不避豪賢胡爻甘餅於戾蟲蒼天蒼天胤有獨脚或今此班兩虎相牙誰掣誰全將有虓者秦毒以爾爲豚肩毋恃爾有冠

季木將其內歸過我寺居撥悶遂與分韻

王十七郎思乍熱疾行雙樹邊垂胡將揮快剪分江月欲擊明霞出鏡湖神女恨追飛去雨鮫人句是泣來珠憑誰遊作還家夢一葉須看渭壁圖

季木拈案上洞簫遂寫四韻

苦篁聊與學調嘯一管能傳二十三可道君詩諸鳳

嘴相將貿谷奐烟嵐誰能見帝惟因鬼且恁浮杯共破領拘悶肯來頻探韻脫巾而漉我還堪

季木以公浮來訪我廣慧寺

笑人目我以蹴胡山嫗烹珠燭四廡白驍棄之骨始蘇我讀落花過甘軸研光眞舞山香曲遂向王生須然之此客倘來洗庭竹平頭忽載洞庭至千樹霜橘流霅氣快風穿肘颯吟沭話久微紅上海棠我卽龐廉爲子好嫌君口過長安道猗嗟天五嶽人如可猜君不見王生育公浮來季木一號生育

送王寧海過里

雪沸緑誰向劇騎鞏愁以爾欲顧領髫時意氣憐相
傍宦跡烟霞名秙好並探海瀅居然須命駕江鄉莫漫
想抽簪歸經欲上青天處若聽猿聲忍到三

雨歸崇福寺季木召我

出城逐馬淋鈴雨入寺彈碁滴石雨召我銜泥往和
詩九廻腸直無覓處天公索句應催汝

劒首行夢曾不來劍之

至也胡來汚吾劍寶匣緑滕鱗色變不切良玉切卷

蠶蠶見敢作獨夔現夜舉仍帶雨師還吹首不映怒
方酣差快人嚙香馬小兒建平饒舌者

孟門行

藏心處鐵圍山買面千金買心金摩天濯濯潭底月
不可捉尚堪匊光照眉髮爾心蒼茫甚於沉月安得
太一常居星流入胸臆常見不沒嗟嗟爾心如井往
來汲轆轤誰能獨繘食當風揚灰口是箕此誓如愿
電影立

陸賭季木納兩冊子我負一詩遂以詩質冊

賭墅爾欠東山館賭袍子輕集翠来緉襪非綠好采
致金盤姑為佛名休中原欲繳六雙鳥齊地堪收十
二籌不惜新詩當賭簡微還只擬付銀鉤

弔陳白雲

閩詩人陳白雲以窮死林古度得其五言近體七
百首授鍾伯敬為梓傳請同好者追弔之

嘗欲飯貧士伐山㝉洞庭七問客落蘀五字詩英靈
卷貯携雲白魂招待眼青何曾逢老杜典吏空文星

癸丑贈軒詩七十首

四月五月間予自京歸歷燕趙之詩十三首晉之
詩四十一首關輔之詩十六首憶昔以下盡五月
詩合得七十首

相送曲寄王季木

相送竹亭子阿中有回叟拜回叟願我文章不妬子
亦蚕脫于口解一覓馬來覓馬來馬不出西新門呼蹇
驢卬追我友足有繭痕解二儂有車癸阿無馬歸儂行
三四里回首阿猶待馬騎解三我宿良鄉塔塔邊有月
不是月是鏡照我影子子我將詛月解四阿季阿季廳

有滴淚手不掬一滴應有千萬滴 解五

乞題雙壽圖

叟携椿杖子媪戴萱簪頭簪宜男宜女杖千〻千秋

遠別離

別離不在聲嗚咽血淚痕衫洗不滅非淚非血心滴液人若無情是金石敢道金石亦如此石婦江邊尚望夫金人辭漢酸辞子遠別離海門不可杯渡縮地難於撤水塡平精衛但瞠然化龍杖子說鈴耳尺咫別離遠郎天十日不見三十年况復遙遙地一角柳

條折盡又折蘭追思惟記好腸胃舊事都忘乖肺肝但願朱繩無決絕兩頭雙繫腰珮環

風蓬蓬

風蓬蓬雨垂垂馬行差池子兮子兮東有鬱儀西有王婆木公獨處俙予奈何

古別離

裂儂端綺衾東歎遠行身獨夢不禁苦有夢纏綿郎附汝 解一 所彈基卞香三十二行行罷此戲 解二 去去飲涕愴不覩促去促去不忍立相覷 解三 珍軀復珍軀儂行不踟躕 解四

中山酒

我已三年遠行客家人採月月如翻忽復謬沽玄石酒歸來只恐六年久一觴即三年三觴應十年乘輿倘盡三十觴便是人間一百年起時問訊向來人嘗嘗誰能尚風塵我更有說獨釀叟客有佳岫并良泉莫與此酒客有雅侶幷奇書莫與此酒逐臣棄婦或相過須便敎住掬春波混沌如譜華胥調仙奕眞爛窮山柯更陳一語君莫惜儉人高座日相磨借君此

觴往醉之勿使妬才遭坎軻便過百年不作惡直道容人胸臆豁除妬遠勝鸝黃肉醉殺莫施不死藥

八角郎 中山地名

愁山未下眉兩頭行兩鬢髽巾一角八角郎驚地向人立嶽嶽閶阜君道天有耳穿屋誰謂雀無角八角郎特地觸人當者却狙客見說鴿脫胎羈人可待馬生角八角郎爲馬爲鹿爾安託

夢季木

我到滹池夢子來不知我往不知子來兩人相思兩

夜出中界忽搆一樓臺風吹樓臺成十二我撰玄卿
銘君題少霞字遂攀搖光覆桂酒酒星連注酣十斗
每斗推君君搖首軿罷守靈出白雲雲出盡作天經
文天門鍾磬俄戛爾我僕我馬颯在此

望遠曲

雪涕明知非我事舊愁其奈又新愁相思欲化東流
水萬里隨人海盡頭

若箇客

若箇客只把黃金買臺諫憐君渴死如蒼蠅營營苦

乞熱夫汗

刺蜂行

百花藥無汗不成蜜揉汗一滴除役三日將揉汗恐
毒未肯卽螫面

海雲憶別 獲鹿道念呂陽諸生

不堪將毋海雲館是月海雲卽送予百輩諸生咸贈
句兩年講院乍驅車明知直道遭人棄正惜清襟後
面竦追憶故游惟掬淚太微猶是未傳書

獲鹿西觀曹司空園遂自靈巖寺探連珠洞 洞深

百步僧秉燭以入

買澗牧山亭爲客客行在坂好經過主如須問休看
竹門設不關可涉波就寺并穿鉦蚓竅捫巖直探海
山螺驕人尚妬清遊否選石而踞竊也歌 作詩說從者曰山名海螺

太行坂

太行坂共道詰曲是羊腸又如歷井捫壁上闚光朝
發井陘暮止栢井我道還如珠九曲馬蟻迤邐拄項
領何況上有毒日裂石梁下有颼風射骨森箭芒輿

人足繭衝石火白汗灑地大者如雨小如漿安得巨
靈爲鏟却七劇八崇躪丘壑客曰險不在太行坂人
間處處途巖嶄此腸雖窄放人過子向他人腸中駕
紫河九回曲腸千奈何

栢井驛紀夢二首

涿水一千易一千滹沲渡後欲摧肝更堪馬首衝雷
首只恐隔山夢亦難

其二

循壁而行仰見天山行三日尚摩肩雖深幸不妨恩

夢昨夜分明笑听然

壽陽樂壽陽道裸紮兩語爲四闋

別後莫相忘擲金錢烏衣還亦還

芹泉連壽陽山峩峩予恨子如何

日日儇對歡相憐時不知更夢誰

柳拂壽陽城剪剪條攀折自勞勞

鳴謙道雨

六日山程阻闇闊出山風雨伴人還年來轉憶棲霞

道每坐松山望艾山

鳴謙驛懷季木

帝府圖書主二星精流墮地丈夫形上林巨麗收西

極大國決風運北溟作聖齋頭抄地典問山亭子注

天經相遭並作青琴看不比尹姬愧見邢天經地典皆家夫子所著時季木遙拜稱弟子故交勗云

太原懷古

主盟世霸朝諸夏蚤讀春秋想晉疆爲折楚鋒收鄭

伯非要原地狩周王雲中星枕天頭骨太岳虹垂地

脊梁代北未須誇紫氣請從謨典賛文章

同戈道雨

西山雨脚爽日脚南陌地雲薄天雲卽恐征衫銜禁

伯須防劍器羅橫汾轟然雷啞幷龍霸颯爾烟耕兼

霧耘反覆世情君莫訝請看亭午炎如焚炮雲天雲見三貞

憶昔四首

伐木將爲講德亭鸎猩全妬齒牙馨趂緣且作伊門

客山右時時夢九青予欲於大澤山作講德亭未就

其二

東極先生闢戸庭堂名觀宇貯天經懸懃付與二三

子海水暈飛烏亦青

其三

後扉仍闢太微堂友士從子半簡狂記取三三雨雨

意濯纓如復詠滄浪

其四

東山水際望依依更欲垂亭號太微嘉樹種成千百

個溪翁贏得打魚磯

介休道雨

近塞常如秋未闌葛衫五月畏朝寒蘆營風下齊纔

薄連水雨零吳紵單

雨謁郭有道墓祠

蚤蝤清氛折角巾冠成五嶽太嶒峋也將風雨沾征
路轉想河東恐後身 予有冠名五嶽

有道所讀蔡碑

家家伐石上摩天元美逢人送筆椽試問中郎標幼
婦太原而外幾通傳

謁文潞公祠并墓

父老傳予出介休支離遠胄不甚求潞公遺糸垂華

氏天地蒼茫萬古丘

綿山弔介之推二首

胸狐求賞不終捐何況龍蛇十九年祿必待言祿始
及賞亡始信是貪天

其二

偕隱山幽焉用文林中求客未須焚居然雍氏甘行
火志過誰能綿上耘

行行且復休篇 韓侯嶺作

三里上竹竿十里造其巔馬灑漉汗士蹶不蔣 解一 行
行且復休止韓中唐禮韓丘衎詩手其鑄侯如解雙
顴 解二 嘉旦憩冷泉乍易一領紈亭午盡千盤纖羅不
上肩 解三 介山翹而郄黙如有靈作霍山立峨冠拱如
不敢褰 解四 天險橋架坂扼其孔兩坂通折而上馳旋
下匯 解五 麻平坡行行勞如何投驛以躋歌 解六

謁淮陰侯墓祠

項羽如泰毒奈何項誅民得洗其痾眞王豈翅功成
漢鐵券明云帶若河即欲兵權終釋酒何妨王號亦
投戈問君底事遊雲夢難說陳豨已有他

仁義驛夢左足心放光明有尺 五月朔日

身向杏花壇上行爲追尼父藹重生忽驚神足千霞
色不待鶴鸞下太清

按劍

玉龍爲我匣頭鳴舊恨千端鬱不平安得化人能易
腹心栽蓮藉使其清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彼霍山乃望縹緲水下之三山使我目斷心勞以
手拍天天靑靑兮可掬之罘大竹竟茫然日門冬杪

猶稱長伊闕春初遂部煙回首天姥乍遼夢重談瀛洲但流涎覩書真射蓬萊庫敉驚憶拔龍柏旃我今渴如夸父吞河連渭消不止安得葡萄釀海不敢數十年金銀之氣原盖望總恨日華拂未圓海之人今不可以招語涕泗垂襟瀉萬川下山速問黃河木偷有因風寄訊舩

霍州道左霍右汾

華嶽表爲冠玉好黃河握作帶鉤雄山經霍鎮堯都奠水訊汾陰后土祟眼界垂青周八極介丘環碧觀

三公河東擬賦誰因獻徒想秋風漢武同

責朌詩

州縣山東一百八汰其甚者觀陽公尋山僭作九青長渡水頻探盤古官罪過風流緣作賦才情磊落但雕蟲清狂更改諸生課牘案九旬了萬通

望藐姑射之山二首

一百三年手揣圖汾陽處子代愁無大同自是公天下不爲神人見藐姑

其二

秕糠欲鑄藐姑射劍首徒吹戴晉人洗耳未妨巢共許須彌錯道是崑崙

平陽謁堯廟

帝御中央六氣游垂襟赤縣寄參辟三墳未許勉身冠五典誰將鳳曆求得舜日輪真合璧贊尼天體正懸旒兼授禮運瞻光被獨戴長春幷大秋

文中子故里

牧豕者誰子有鳥解天飛搖竿者誰子汾亭聽不違負苓者誰子徵嘆亦庶幾苦心王仲淹垂翅竟東歸

問墓汾如共三日一打磯黃裳小素王九嚮屬布衣吾將續續經於桂老師議（墓前汾水三日一潮）

蒙城驛謁黃帝廟

橋山冠劒非中部野廟丹青是有熊涿鹿用師雲結蟻湖龍蟠鼎髯垂弓旗搴天上蚩尤墜夢入他鄉化國通問道有人千二百顧風而拜向空桐

滄水觀美女手痕（陝驛有姜女哭水拍岸痕數十掌剰之深入）

求夫非望夫嚙石不化石化石水際立長城斷戍客我淚非明珠淵客釆一滴痕竹尚成斑手帶長弘碧

滄流如可絕此痕剩亦得

裴晉公度趙豊公鼎故里

去去茱聊國曲沃行行栢壁陂聞喜有賢欣攬勝詢跡遂

忘疲馬首青山度客襟綠野垂裴鄉連趙里相望樹

交枝

聞喜道

離夢綿綿絲一鉤客心欲碎聽猿愁何如天上翔陽

度晝夜東西兩海頭

循涑水望香山寺

涑水斜廻碧香山近送青昔聞還帶寺今訊擬玄亭

去洛爭維馬降淮竟樹銘哲人家閣甚懷古痛千齡

出樊橋驛望見華山志喜

嶽色青青也渡河故鄉山鎮勝乘槎歸人快與青饒

眼爭似熱塵東帶多

太行首

神州遠水幷長山太岳黃河會過關未睹河源兼岳

尾知遺萬嶺尚千灣黃河委却朝海去太岳首因謁

華還總向中原牧王氣周京須冠大圓間

普救寺二首

詩人只合鶯鶯伴何事巫山別看雲曉寺十年追故

夢宋家東畔負雙文川空同詩爲起句

其二

客子蒲東鶯語時無人敢向寺留詩午圓只說浮圖

影五日子來後幾期張嵎峽碑寺當地中日午影圓僧日五日無影予五月八日來

禮河瀆西海二廟

爾雅西海即次西王母則西海當望祀洮河流沙

之間河自關中出當祀於龍門潼津之間不當並

入晉也

青海即次西王母黃河亦自河宗氏葱嶺源窮博望

侯槐眉山樹穆天子

舜井頌廟後爲觀內宮宮有兩井各亭覆之

休誇思邈龍穿洞莫比佽池穴有天湧地空聞出大

士通天眞見送梯仙

渡黃河

家本右西極歸來徑紫淵禹門王斧鑿舜坂帝旌旆

太華中流影蒲津列宿躔近叨東海主槎上探青天

朝邑道

已送千峰落太行黃河一葦又飛杭倉程自愛堯山近尚挂離愁萬緒長

行路難

實沈臺駘主何事甲子奔雹侵吾袂泓芝之驛前五里風貝久猗氏方命轡旱旣太甚蒲坂焦誰云河廣未容刀沙苑赤埃飛十丈靑靑堯山寧入望忽漫蒼龍桂紫天霹靂吐火雹施鞭后土不乾泥滑滑轉信人間行路難

宿蒲城使院李文若年丈行觴是予童子就試所

十五春齡筆五花丹陽姜養冲先生 采藝冠詞家邦侯再過稱兄弟舊鬢堪驚浪歲華命酒風流憐地主說山笑傲落天葩感君勞我征途迴水陸日車並海槎

望唐陵

北望唐家十八陵寢園貴主亦相仍惟將寫廟除樵採不爲明皇具輪恭幸蜀山川幾板蕩平淮天地再清澄奉先矯首堯山好柏路欲採撼未能

望海曲

日上潮門霧不風百川收盡飲雄虹杯前欲作高鱟賦笳令還須到海東

憩福嚴寺

辛卯初應童千日丙申踏舊已悽然可堪駟馬頻陽道屈指茫茫二十年

唐神堯陵

晉陽一旅取天下天爲神堯生二郎禪位將揮天子草開河肯辦使臣裝江南八闕春幾望湖上六宮爲

巳荒楊謝李榮眞應讖移淵作朕戲非狂

望嵯峨山

荊山西北卽嵯峨海上嵯峨亦夢他別有荊山相向碧相思渺渺奈予何嵯峨山卽荊山呂陽有荊山嵯峨山對峙

劉少嵐先生八學園觀石

方折藍溪玉是山君家園石琢其間抱雲每作琅玕色得雨卽成松桂斑有竅蛟龍吟不去入宵星漢氣相關拜之如丈情非越骨立崢嶸幸許攀

家君以歸海惟疾是憂伻來遐探聞予至涇陽

追致手命遂成三首

五日看山巳故鄉家書詢我尚何方庭闈可耐三年
別盼盼白雲拭淚行

其二

計日三年又廿旬萱生花落五霜頻甘泉谷口猶須
夢尚枉南幽向北幽甘泉令厭客故予假道於邠

其三

赤壁雪堂亦快遊子瞻原不病黃州風流最是多相
似蹤跡登州又汝州家君以予贈慰子

渡涇

兩鬢風鬟佇蒼莎柳穀泉頭立望洋惟有濁涇能到
海憑將寄語謝東王

赴醴泉令賀景瞻年丈之招話衛輝山水

君主昭陵並醴泉案頭鎮日弄雲烟征人早是憐清
絕故國何堪道勝妍舌上如飛山綠翠齒間真浸水
潺湲遂令塵臆欲飄舉立盡金樽又幾傳

陟乾陵

秦雲如女下峻山不為乾陵作雨還龍鳳女郎天子
相稱將翁仲眩人間

叔弟翽鳳外弟鳳雛甥天偶逆至永壽喜之得
句

傍午尚騎京野馬侵朝遂薄永安城月收殘暝十亭
杳風送輕蹄萬壑鳴剩咏夢回驚見弟衣裳着倒又
憐甥領長爾已身如我客久纔知別後情

癸丑出關詩二十四首

予以五月十八日抵幽六月二十五日即浮涇而
東七月十九日自大安道入伊詩凡二十四首家

居僅六首而郵關西者詩十有三出關者為詩五
皆東征而作也溪行前為五月太王祠餞別前為
六月而袁涇陽授觴以下則七月之詩

初至幽谷

自我去來山日長[illegible]深谷半為陵鄉人可道新衣
繡海畔聞呼舊令曾予釋褐即作吏未歸

其二

大人出郭親迎我稽首西岑淚兩眸不是量移歸就
省嵩陽新令莫深愁伊陽於唐為嵩陽縣

初至作聖宵坐月

是夕獨坐宵前過夜不寐呼八樹告之

向夜我來月亦來宵前獨影自追陪爭知是客是園主八樹我從帝所來

溪行之河里覲外氏遭雨 自下流與漲爭渡

雲既有雨宜避客山知客來合有風馬首忽漫衝新漲與水爭馳渡河公

還自彭原外舅以郎君送至棗社

七嶺彭原道勉留信信歸薄軀忪底事良讌惜遲暉汝上催飛棹嵩高待振衣不知遙地角僅作幾年違

字長女

太華頻遊欲問嵩畏識日觀未梯空冠成五岳須婚嫁錯諸登臨徧大東

爲長郎納徵於鄭民部守渡涇濱二日乃逢

水面初消十丈強玉函先渡宛中央銀河正待新秋鵲肯阻牽牛問訊郎

新平家夫子歸

到家曾不瞬目計日三十有六雖云三十六二日半川八日彭陽三日河曲其他留賓張宴天經未受半軸促馬濁涇之干我心不可以翦捧撥未堪痕泆注強揚眉宇向躑躅

江郊州餞別太王祠口號

江左人如錦蒲桃玉壺馬首繫松醪太王祠下涇如立不落罇前百尺濤

涇陽令袁君授鵝詢東游之蹟

渡涇昔犯蛟龍怒此度雷霆就牧時遂有芳罇勞令主也須青眼向新知貌工手爲黃金好卞氏泣於白璧宜欲問東游姑舍是但誇鵬運有天池

左司寇張公賜予論士

公誇王問山我道問山好公勿問問山再讀問山草

中丞牛公追函至陽陵

常苦無言國是紛多言今日讓高勳彈章輒訴驪工在計典頻留益稷羣司直未聞嫌介士愛才難道負吾君丈人敢請中朝事身隱勿云不用文

劉少嵐先生餞別八學園再送至東園

送客東園自北園芙蓉新種向人繁知君共說羲皇

上八學低回學易軒閑聯有羲皇上人語臺使鴟刻亦云八學有學易

王直南待我新豐驛八日矣因戲之

新豐獨盡十千斗八日曾賒斗幾何行子了無錢贖汝胡姬應不解雙甁

得郡理程參寰年丈書時爲永壽說裁糧

南幽父老得賢令西極先生善使君借馬求車三十載安能忍口不拯焚錢將白朮須愁雪手向青泥未應芹君佐采風寧愛力勿云征客說殷勤

生日蓮勺令楊浴陽年丈行酒作木蘭之樂

爲我授觴致木蘭居然光照鐵衣寒誰如仲達甘巾幗應妬狂夫五嶽冠

南玄象太史史蓮勺侍御招飲論文

文取王司寇詩收李慶陽華州殊挺健其氣亦莘將浚谷才孤運缶嗢法未亾武功却有志此道殆登堂

七夕雨阻華州撫陝崔大中丞致酒錢

玉女爲雲爲雨來七夕八夕只卿杯菸菸太華蓮少華贕贕雲臺是陽臺青眼貧山綠酒盡白衣載簡郎愁推請看烏集中丞柏何似塡橋鵲乍回

玉泉院

三度窺泉又十年泉頭玉液尙涓涓藕船日爲西臼乞渡諸勝名流幾種仙

登黃帝鼎原

首山非無銅雙湖非無水無方煉丹砂飛龍寧在此

過陝赴衛觀察招

君家請碣一拈薹垢者探魚遂奏刀此狀未堪重誦說恐將樽酒寫風濤

渡自三山望洛陽

天街宮殿擬雲霞云是桐圭帝子家授地須盈四萬頃洛川多種魏姚花

登龍門潛溪寺

石爲洗耳枕雲是横門關展齒新曾蠟莫教放好山

自大安道入伊

夜枕嵩陽雨晨裝斗極雲西方人自美南國化應聞四水先伊闕八陵匹汝墳赤舫須父母孔邇憶文君斗極謂空同見爾雅文君謂文王見文選

右伊書之一詩之一三綱九十五目一百六首篇

文五千九百八十九箋文三百　十八統六千三百

八字癸丑七月伊齋定

文翔鳳天瑞著

伊川草二

癸丑入洛詩二十二首

予既以七月之廿抵伊三日而爲陟方使者試士旋赴汝謁以河魚患采薪月杪始次龍門則高孩之仵來聘未孩輩咸相問予呻吟六閱日聞好音之懷據几而起曰胡來哉把其緘不知淚下於顧矣讀之衮衮數千言多槩忼悲憤語弁讀其寄詩

四十韻病遂十脫九再宿至洛則八月旁魄歸而以其八日視令事十二日復赴汝謁遂以查盤李官來九月又如汝謁歸而卽迓監司於大安廿後又如洛十月載生明赴汴謁未至洛而輟行以臺官自河東來也計在縣八十日來往汝洛間者七矣故其詩繫之入洛信吾兼隱其黏如市令又安得善其事八月詩四首九月詩十四首十月詩四首凡二十二首他遊如遏禮邵程之壠於金山之坪望鴻瀌之灘揖鳴皐之頂探鬼谷之青溪經嚴陵之故址尋源於他溪宿崆峒之館登連珠禮薄后祠話周秦行窈寘之蹟北陟起鳳南瞰瑞雲涉鬼峪捫王詡之巢坐桃源觀述丹陽事披襟於天津之安樂窩皆來暇詩予眞以好唫廢事者乎溫泉直汝之道上趾竟不前邵氏之墟嵩人招我者再竟迂不就也予又眞好遊者夫

寄答高孩之戸部二首

我夢昨宵何處宿龍菴煉叟竹菴竹曉來自海走崑崙伊水芙蓉浮一東（二菴皆高氏里中山）

其二

把讀新詩悅悵弁封書作報淚承纓知君善聽濤門水咽者伊聲並汝聲

合寄高未孩張叔正

離怨不堪入話詳片函猶作夢相將觀濤公等還八月邇水伊人在一方（是日八月之望）

寄答董長孺

遙向汝雲望海雲相思興月共繽紛開情似拭臨岐眼爲念青衫更濕君

赴汝

作令嫌齊謁郊趣亦當兢出門道汝水谿服到嵩丘寺問溪如練雲披洞不幽果然兼吏隱藜杖伴行勝練溪寺 鬼谷洞

度大壺嶺風甚

五嶺連穿始盡山大風出壁舞如環分明欲道長空去那得八龍便載還

入洛雜詠三首

文章於吾道如健得系裘蕭雖存大禮玉帛豈徒將安能空篆刻朱粉效名娼未聞程正叔兢鹽歐蘇場

其二

筆力推子厚特作訓誥詞鞠歌升慶記敘脚亦古錐處誕不足譬莊雅卽吾師陶韋或杜李風雅以裁之

其三

季木嗜李賀雜以白香山嗤我頫一人千古眞比肩汝是昌黎叟詩文若巨川王郎毋墨守原道近七篇

潛溪寺

客來誰到潛溪寺我每停輅一就看不比兔巷登圓里也聞金鼓出入間洞名鬼鼓入語其中有聲鉤然故名

天絲

似烟非烟送舟宜洛水碧於二月枝可是房南天氣好涉冬還復挂游絲

夜出龍門二首

拔壁宵征手佛痕只聞乳宿滴蘿蓀問津甚處求蒼莽須有龍含燭虎蹲有虎托石

其二

欲[illegible]流沙沙不禁思著書擬號龍門子奪錦羞成應制詩

讀文文山集

洛人投贈得文山肉好兼收璧與環讀到指南詩上語海風如嘯馬蹄間

夜自大壺嶺入邑四首

壺中如穿蚯蚓竅壺外卽探鳳凰城迢迢野火明幽谷更跨長風無限情城北有起鳳山

其二

小星嶺外摘爲炬駭馬溪邊御湜風入邑旌旆銜宿

露下山篇鼓和歸鴻

其三

汝洛六旬六度行喜遊應亦厭離情歸來慣聽蓮花漏每傍三更數四更

其四

正帶玄雲水上横深深夜色益關情望中尚拭蒼茫眼疑是青山疑是城

廣成澤

空桐天戴斗汝海氣蒸雲積作青山主驅車不道勤

蒙泉寺

既就青蓮士能吟白苧篇對溪須問寺到寺欲聽泉不送松風響寧浮桂月圓客歸姑駐馬雲夢嘯清煙雲夢山即鬼谷子采藥處

大安揖嵩館就諸生飲

手掬青天色襟流素月華碧嵩清可揖烏几靜無譁謬作諸生長堪言四海家邵程今繼作伊汝弄新霞

入汝門予以紫邏曰似伊闕命名汝門

丹壑城邊望不迷天書樓外憶分携欲從汝闕探伊闕先向青溪訪練溪天書樓予所額所夢太白詩語

癸丑游梁詩四十二首

予以日月陽止之十有七往就洛則宿於漢壽之壠上至則宿天津之畔直邵氏之安樂窩僅一水予榜之曰内聖外王之道客以信信二十有二日借嵩令王九五氏游梁遂造於蘭陽盖洛東之鄭垂二十有五年絶不涉計其齡十三四矣此行大快甚初宿於伊洛瀍澗交流之津又宿於旃然之上又宿於鄭四之東六國國而至汴客以宿宿其

日晦反自蘭陽與許守鄭明初氏話學大作精進想一之日旁颿自汴南則宿於朱仙岳侯之祠畔又西南則宿於許且樂之洧外又西則宿於郟之東不至八里三閱國而至汝客以宿宿自洗耳河之巢許祠別王子歸歸之日其月之七也詩四十二首十月者二十一月者二十

臥雲山

予壬子春首夢登太白贈盧徵君詩句感後符獨雲臥留丹壑之句未全解項讀河南郡志趣知伊

陽之北山爲臥雲云

如雲臥不流丹壑爲誰留太白眞知我天書豈浪謳兩年徵海夢一吏應還搜靳尚寧能妬行吟合討幽

望鳴皐山 即許所謂鶴鳴於九皐者

氣如黃鶴厲秋豪一唳天聞洗鳳敭大雅還應東洛振也須新作動鳴皐

杜康泉

漱泉如乳敵荆璆瀉向伊川萬壑秋可就嵩陽邀太白爲君須造酒星樓

金山淨土清凉三寺

伊川書院連三寺問徑探山亦過溪溪窮山迴僧出徑修修青士鎖雲閨 伊川書院予所樹眉

自洛東馳

西澗黍綠入東濕汴亦通吳陵客少小洛汭氣豪雄采苦采苓賦于沼于沚風此遊重覔舊安得不忡忡

白馬寺 佛法初入先有此寺

二十五年重到寺香花仍雨布金田露門乍潤八功水貝葉初登七寶筵佛土居然稱億萬琳宫不啻徧三千須彌野火燒如得吾道輝輝太一懸

狄梁公墓道

惟有夷齊墓青青冠首陽狄公吾念汝來往草頭香

望緱氏山

去去吹笙學鳳人玉京消息杳千春桓良可致青雲訊火色緣予笑口頻 汲冢書王子晉火色

王輔嗣墓 即陸士龍所自謂玄學者

易善偃師伯其人在道周笑他玄學好却向墓中求

洛汭

伯禹受書處太康外作荒覆舟卽是水善射亦堪王五子歌空好十旬獵可亡胥修連九日誰正義和狂

宋陵

青苗眞化冬青樹莫問中原宋氏陵佳士北方如晚得東南應不棄朱滕 中陵名

杜工部故里

予嘗謂子美如賦有揚雄世但稱詩史其誰識化工自非太白老獨見少陵翁此道吾無間比之雅頌風

過鄭詩

杞子亦何苦北門管授泰誰收寒叔淚但助王孫嚬
千里師行密百夫兒胄馴弦高不解事遐觀哭疑人

圃田列子故居

廣莫飄搖兩掖輕泠然須作御風行新書第一名天
瑞展讀為予練五情列子篇首曰天瑞第一

竹居宗正招飲寥寂洞幷蔦卷寶訓諸堂

知君常閉草玄關客造穌於典不刪雲霧直穿珠九
曲金銀忽動海三山梁園賦雪龍鱗見緱氏吹笙鳳
嘴還眼界青天雙電立好然藜杖向河間

竹居壽樂亭李空同題者

南子與先生曰汴有宗侯伯榮以積書聞子其造
之予徠適獲館因請其目抄之既徧遊駒適園園
至壽樂亭曰此獻吉手墨也其先宗正師左國璣
云問空同集板則其先人曾排難於曹嘉氏之後
邦其賵賻板石几亦歸伯榮東園則屬他王孫矣

大梁諸左元師李衣泆朱門出素臣排難幸收文木
在受詩如探吹臺春辭凭玉案雲須入靜檢竹書氣
肯馴曾取古叙題壽樂角亢雙星照筆新

中丞李公移鎮蘭陽就謁往按泰以予為觀風
首

昔問泰曲二國風曾前百士獻雕蟲隋堤春水看編
柳漢館秋霞夢射熊霜帶栢臺凌艮嶽烏圍桑日正
中嵩絳紗不為門生賜赤舄堪勞味渚鴻時請告將出境

蘭陽詠古二首

貌取何妨玉是冠看他六討錦為肝只誇張負青肸
好肯使辟陽茹齒酸右戶牖鄉

其二

具眼即知龍德隱此君須勝華封人晨門只合石門
守學得仇璋問水濱右儀城

張子房墓二首

過隙誰能駐白駒君今不食為誰癯邦糧戎亦曾三
日恐引輕身到帝都

其二

白雲空載碧琅玕須問白雲何處發萬戶提封今付
上回旌為弔一抔乾白雲山子房隱處無山

梁園雪

家隔鳴皐第幾山龍鱗三尺未曾還夷門夜夢伊門
水且借繁臺數日園

梁園雨

甘赴少陵瑤草約青精可飯不須貧吹臺欲就詢高
李雨色千門撰轡遲

梁園風

趨走不嫌櫛甚風三條十二錦坊通雌雄射肘誰能
拼太半官銜是宋宮

問空同東園

風流絕代有佳人桂竹東園買斷春暫輟王孫青草
在千章牘取大由旬

追感舊遊

兩載虛煩到海干大勞烟雨夢中寒岱宗華注非難
問多少青山不放看

望吹臺

客汴或投暇駕言欲出遊疾風偏劇雨拘坐豈勝賦
李氏東園在宋家艮岳留吹臺平入野我僕已推輈

朱仙鎮岳王有祠

或謂天人或將星　帝敕神臂運風霆出師總誤一
隹士遙拜空瞻兩御屏入月幾曾須太白表山直待
伏冬青請看胡已無人久廟食鄂王到萬齡

尉氏登阮公嘯臺

旣讀大人先生傳遂上陳留尉氏臺我亦醉能青白
眼待君颯有御風來

洧上

曲洧清如曲洛瀾阿家士女恁追歡芳蘭尚怪非紅
豔芍藥方他臉色看

以詩代書留謝鄭明初許州（時明初在汴使人飯我）

曹歲君非鄭許州快談別寺笑蓬丘稱郎稱史萍游
水在汴在伊海出漏精進須眉天八柱慨慷休戀淮
三洲馬良尚待揮鞭影擬作沉船破釜謀

自許赴郏杞行

許男如魏客韜入未聚德星已動占湖色自飛苛里
樹梅花（名堂）欲捲大丘簾睨浮穎水玉方折曉問箕山
黛細黏却笑巢由錯洗耳土階原不畀幽潛

家君舍弟書至

西來好鳥啣雙魚足帶泰雲下汝壚上者南裔裁玉
訊下爲原鴒致芳書鯉庭過訓腸千里塘草生春泪
兩袪王事不皇將父母慈聞兄主弟嚴盧

望小峨眉

寒中日弄峨眉月月到峨眉卽素秋汝水如烟平布
地江澄何似在嘉州

郊汝道上二首

髫年自楚歸秦路此日凭軒得再温山色數尖青共
眼遷人不負到伊門

其二

行子枉携桃竹杖看山曾否傍山根眼從黃潤描嵩
室夢遶青溪過汝門

發汝大風二首

夜月從星好晨風厭客還八公兵是草六鷁羽如環
嘯父呼通帝石尤氣撼山不周方受制顓頊正開關

其二

僻尚人爭怪行仙本笑頑快心惟有水開眼莫如山
汝海清憐影瑞雲翠寫鬟風流堪自語厰癸亦怡顔

題遵汝館

碧館紅亭當故鄉汝門山色挂天長歸來令主眞雲
臥從此彈琹不下堂（予歸卽應迓新守聊自嘲）

汝門

客到先須訪練溪寺當山項玉爲笄嚴陵卽對青溪
釣鬼谷門前問鶴栖

入東郭二首

宦跡眞如客栽裝兩旬郵夢懸嵩陽鳳凰城裏千門
月總爲歸人照赤霜

其二

去時我去夢不去我未歸時夢已歸歸來此夜應無
夢客中爲客歸未歸

癸丑遵汝詩二十二首

旣以十一月之七日至自汴卽以其十一日大禮
竟馳一夕至汝逆其長於汝東竟上不至遂至郊
還以其望踰廿如洛至紅澗以小病輟行踰月之
十八日如汝以其廿馳一夕還以詰日爲太夫人
誕也郊春竟又如汝逆之特不厭瑣細匪徒自屑

其蹤跡使長者知官人之盡心於民事寔難以趣走爲職者也十一月詩六首十二月詩十六首合得詩二十二首

至日東行

商旅不行日逢迎遠閒關腰非陶靖節衫是白香山臨汝一宵緜詩田七日還面須慚月好氣且待龍攀

赴郏

一領青衫事長官一雙白眼向誰看山人錯領烏紗幘多少黃精誤郄餐

署郏唐先輩招飲崇正書院

蒼梧璧月桂林雲繫以朱繩到汝墳樽斗夜浮瑶海邑人間那得便逢君

禮二蘇墳弔之

九原如可起佳人披老左携右頴濱到處峨眉臨策杖向來江月付垂綸文章待爾稱騶鳳天地於吾遞主賓命酒誰因呼二妙狂歌應否笑車轔

自郏汝還

此勝吾何愛起居似御林道早宜小吏向客是汾陽

紅澗

向在東海夢吟太白詩雲臥留丹壑之句予前度登山援郡志知爲臥雲也頃如洛將至臥雲足而小病輟還問其地曰紅澗始悟爲丹壑云其山壁而赭近鳳凰山之左掖倘所謂鳳產丹穴者乎亦異哉

紅澗翔朱鳥青溪挂碧山畫圖天捲幔雲氣地通關八桂堂枝並九蘭檻草斑番襟堪令主一壑一丘間

巢許祠

耳上風塵亦洗郤箕山頴水全如昨秉風安得運斤人削除小吏鼻端堊

石濟源自少室至汝 石氏初號中嶽

滇南牛女昆明水八百迴迴擬洞庭金馬碧鷄曾攬翠少林太室坐垂青降神生甫原中嶽策杖捫天到紫庭歸部依然王屋主長江莫憶枕前聽 前在江陵以禮論左

歸自汝以質明入邑

臨汝三朝太滞淫垂雲天地正玄陰只憑照夜雪山白百里黃陂馬不禁 黃陂在汝州西

立春二首

須春百雉流銀氣霽海千門映玉山黃著小枝梅乍綴碧舒微黛柳將還日車轡向羲和紀雲蓋旐於屏翳國佳容曲成眞宲和輕天軒地自魍顏

其二

陟方嶽館中天出東野探春望眼收地僻未妨留遠嘒風徐也好命前騶伊川二洛稱先濟汝海八流競上游儂況舊行東極今蒼衣更識廣桑遊

汝州紀夢

夢陟丹梯瞰綺城孟陬秋深目偏成醒時合裒香風舉疑在玉山第一京

温泉懐昔

女主營東洛龍門幸水褭如移堆纈嶺郤闢華淸池彩鳳歸瓊屐香雲夢寶帷曲塘樵牧逕頹館不堪詩

城東八詠

遵汝館

管領朝霞與暮饔往來就啜綠昌茶盤殘幾飭華山布何似錯脛饌海涯

紫邏峰

泱汝闢伊仗五下汝門伊隔並國經雲將止轡飛廉遯上伯天吳抱戶庭

練溪寺

九折山盤豈學龍泉心月皖印疎松委蛇而入恰容馬切恐白雲路口封

孫麗山

有撮者山具主客曾經雄兔逐迷離觸蠻豈解屯蝸角也當中原萬里馳

嚴陵莊

故人寶鼎歃浮雲把釣客星麋鹿群近座少微非議士不臣天子抗淸芬

雲夢山

參兒芝手無人種七十二嘗欲代毛王稅只今徵獲父九蘭百蕙未須樵

鬼谷觀

誰建芳馨徧廡門山椒有客茸蘿蓀前溪月度荒凉月書在人間秦漢尊

水簾洞

竅深百曲郎盤空聞說南陽地絡通淼淼迴溪不可渡玉京之子跨如風

除日

持誦古文三十年尙杭一葦問旃然爾時意氣陵堯孔阜立徒爲瞻在蔺

右伊書之二詩之二三綱六十六目八十六首簡文四千三百十六箋文二百九十八統四千五百十四字癸丑十二月伊蕃定

皇極篇第三伊書詩

文翔鳳天瑞著

伊川草三

甲寅河洛詩三十一首

正月予蓋至汝洛歸則會審於魯山之柏子鎮閱歇馬嶺宿峴山寺二月一至汝已乃自汝將巡使君於茹店三月則奉大行哀詔因定三十里戸丁又用春秋繁露法禱予遂病大作蓋酒醋除之終歲四月則輿病役河于五月又至河干主福國渡

船遂尾以之國馳驅暵矣六月一至汝已又將守使君於洛東之白馬寺得詩三十一首

元日

八極垂青暾大皇負天而立下蒼蒼欲瞻后土崑崙腦先禮玉京太紫傍海浴日華園外界星占地絡抱中央好將萬古分明眼領袖群蒙到　帝鄉

入洛

天津渺瀰雲浮海安樂窩前觀蓓蕾共入洛陽探消城春風裊裊如宿待

遊九龍臺雲深洞澹然菴 偕王嵩縣陳學山署州唐廣文

北門暮招出已踐郟邙足遂有五休臺直襟立崇嵩卬須躋危磴放眸臨四隩碧嵩遠揖人安得覆杯綠雲溪受佳客洴桓於碩軸渥水觴可澄舍車以沿曲得一好蘭若尉我來不速天地儘包荒毋爲自蹐踢有腸不盈握勝肸愁千斛圖舒流皎暉義璧收開轂駕言別取道煥濤載其腹

人日出洛

陟魚欲負冰遠皺初浮地洛川綠可匊伊園青而待

邵窩既柳平關壠亦雲歸三十六峰好如招彭澤吏星龕千萬寶又閱潛溪寺石棧煙着帶采珠兼拾翠髮鬢不解憎領略春遊事

自香爐石入邑二首

輿行壁上風追逐始信青天可轉轂九曲千盤是劇驂愁猿啖鶴真堪蹴

其二

上體星辰下太寧山谷誰誦蕊珠經怪來爐上烟迷紫日毋浮華映碧冥

探王詡洞并過桃源觀 亞月十六日諸生從者十六人

玉室金堂可駐軒天將侹容賜桃源遊人似枉責騶
喙語鳥如吹野火痕休擬肉絲招谷應只須蠟屐譚
能言怪來未洗烟霞癖流水逢迎又出村

于役魯山境上歸自歇馬嶺西行作

呂陽昔恨佳山少改令嵩陽主萬峰出入壁痕留返
照往來溪韻和風松登堂卽見雲窺戶退食惟聞鳥
喚晨蘭若徧探二十四青門紫邏莫辭從

歸入紫邏山

雨入紅亭樹山回紫闕雲欲知春好處歸馬縱蘭筋

春懷

大地東遊礙日車宅嵋曾主曜靈家垂雲自怒溟中
鳥飛閣欲凌漢上槎鰲冠蓬簪天不夜蜃銜銀闕海
須涯羨門玉樹勞攀折恰剪蒼衣問早霞

椿盤吟

一日一柯十日一樹春芽入盤香逼箸青精牙齒黃
精腹只合空山喫烟霧天公賜我折屐具既妨詩賦
程且堪牘案綰客應笑主人主人雖勞勞向熱塵來

柴學餱玉而酹金

獨酌彈冠振衣之亭

我不必沐芳更浴蘭又何須振衣與彈冠埋光且了
風塵局放眼直收日月先冠須切垂天礙日之流雲
衣須凌戴斗凭風之崇山亭千縱橫恰數肘先生頻
徠自斟酒酒中風雨几前吼吁嗟先生嫚世遊向人
羞哆三騶口

寄孩之戶部

三年眼失高先生眞向劫前緬姓名每揖日華追宅

谷空籌海運算歸程天能地馬分途迥楚水吳山隔
劒平道是伊君不疐故其人如玉太關情

寄高末孩

猶懷馬首探窮北尚記詩痕徧大東送別莫如傷道
合相思不慣說情空心隨汝海歸滄海眼向中嵩望
大嵩未是小兒饒解事受圖緣熟待崆峒 大嵩海上山近高氏里崆峒在汝盜遲子登爲予題大青山圖曰具芙受圖若讖云

棚殿行

地浮華藏潮金碧天璽蕊珠結綵霞丹楹瑤山礙日

璇題帝釋散花此何爲者曰待雲車幷星槎自衛蓬
洛十棚殿一殿經營銀一萬請詢 世廟幸與都豈
必阿房比行幔何況朱邸半洛城五十六萬將籌算
追琢可憐百姓血駄驅莫惜千官汗伊川主人上郊
山五上郊山五回嘆 郊山即邛

河干

四百伊人汗雨淋黃旗赤幘跪如林莫愁兩運船遲
莫十日官家費百金

邛上道

邛上道春風吹偏不生草安知昔人塚不是今人道
踏踏兩足塵今人笑昔人行役亦苦辛昔人笑今人

馳道行

雙夾周墻自青青其間乍闢一馳道馳道人杵刈麥
痕偏是墻內麥熟早

香爐石

此有香爐彼有連珠闃寂山空可轉經客眼獨向天
青青香爐日照烟生紫數珠而轉神集齒五星可當
一百八功德絕勝鐵蓮子喃雨毒龍來打客與人肩

我着絕壁雷電噫嗑風蓬蓬一跌萬壑寧可測五五
先周天數五我無六通如有翮

又見太行山

行行又見太行山一縷青如雲墮地此山幸不礙王
程不然吾恐煩削治新築馳道平不陂細草百兩窄
軒軽只少五步一槐十步一柳森蒼翠大都童童錦
蓋覆軫端日華應亦廻烏翅行行且自點樓船津邊
千楊陀羅臂

國體

日旬周南極星田鎮北垠東西經兩海孫子貽千春
議士書頻達後星與亦遵那能閭闔觔力勞勤民

河千行

大車如斧鬵小車如流星百里塵赤仰不見日白與
天青小船如迅鷂大船如橫鯨五百幅帆齊飛水面
使如斬或云郡丞儷倒尉脫腕彼誰何者稱天遣我
主王船幷官屬日點毛兵待持輦河步分標五色旗
綠行李車紅官輗

姜子柔至自東海

度邙暫憩福先寺忽念姜郎舊友生風送好人千里
縮話消離恨兩年平卜伊只就漁樵對遵汝宜尋雅
頌盟朋輩未能還一一厚顔須信海雲城

與子柔談

近予銜默僵其脣爾來東海足亂雲拍爾鳶肩共話
之却似摩挲扶桑枝又如五百年枯禪乍出定放出
廣長靈舌談法性舌端蓮華大車輪我本忍口非好
靜但對青山洗月暉世事從他休鏡聽

姜生談異域人因述其語寫懷

畸人脚跟三萬里路海爲尋活孔子乍入雲南訊聖
人始知二千餘年矣聖人已去君歸否此地極樂眞
法喜我欲上天追此老只恐巡行又出使但覓此心
對青天覓心不得心在此

遵汝館

館前汝水翠於鬟館外羣山碧似鬟請爲征人閑指
點汝山盡處是嵩山

望嵩山

少室如冠太如案一雙清骨凌天半我行伊汝醒肺
脾東嵩西峴靑樸面倘無人鳥地中山此卽中極吸
天漢誰掃丹靑給汝門紫邏雲夢玉琢潤

詶姜子柔壽言口號二首

予雖七月六日降然其候尚六月故爲丁丑丁未
辛卯戊戌星家能言之子柔讀書伊予以六月初
壽我蓋亦風聞誤然予爲雅記自載其少小十六
年之跡者具矣一語罔虛撝因笑曰生日尚不堪
諒况東海二載之若心乎宜其有呶呶者因爲口
號詑之子柔有世聖之目其詩有天上仙地行仙

人中仙語故及之

大火西流射四方卦逢嘉遯好詩將星人八字眞須
信雅記三編殆類誑宦跡巨鰲簪上問關心明月影
中藏從他萬戶風傳口未識靑蓮發願香

其二

七兒婚娶大王帖臨向蕭葵作壽箋過此一婚成浪
迹便須五岳穩高眠未堪詩聖列世聖暫領地仙辭
天仙子弄伊川子擲汝清清心事兩翛然

雲闕風門

素性入山恐不深往來亙[illegible]更千尋馬如捷鹿偏宜阪吏似便猿亦慣林流水苦穿籬外巷過雲姑戀雨中岑雖勞尚問三蘭若箇箇孤園在竹心

入洛行

別離卽是遠不必遠別離纔下庭階不相知行路卽是難不必難行路纔上車馬無安處中伏氣毒淫卓午上臥雲一盤十揮汗一汗十沾襟夜行百里雙電胡相尋去年此日辭幽館此日今年發汝濆年來劇走黃花山名龍門道使我鬱然曠懷超人烏

甲寅錦屏詩十首

七月學使君試宜陽就之者兩旬陪使君宴錦屏山卽邵子所謂山似揉藍波似染者讀擊壤錦屏諸詩自披快也遊靈山爲水嬉渡洛觀甘泉無他徵陜殆近乎歸而調邵子壠於伊川之上卽擊壤所謂逾牽羊坂者遂酬三十載之願南望鳴皐之山又悵不皇問太白之跡渡伊飯學使君於伊川書院之作聖堂詩十首

宜陽看山

骨毛只合領煙霞四藏惟[illegible]聽訟何不爲勞勞卽蹋眼杖前也自桂山花

詠所攜求仲硯硯

舊予欲就昌陽令破研投[illegible]老韓海賦未成遷客去洛神眞待筆花揮携之數載不離手對此相思恰莫蘭紫玉蟾蜍空詫好新詩爲爾積如竿求仲送予詩有公餘

學憲張公問天經太微遂爲放吟

若草玄虛賦名姓和題貯蜂紗之句

皇極先生獨了然天津吟嘯弄先天天經萬古時將

至吾道一宗顧已圓天地山川準是易羣堯顯難擬非玄誰知　上帝宜昭事無計却投老佛筵難去聲

登錦屏山

休誇十里紫絲障請看屏風九疊雲留住月琳蕤皓魄護持蘿帶貯清芬蒼崖坐送松濤遠纈嶺平將雁字分秋色好凭靑玉案煙嵐應不礙南薰山足在城南門之外

遊靈山半宜陽邀同郭洛陽程鞏縣邵新安程孟津滬知縣

明說看山已不禁尚堪蘿逕徧登臨座從竹影移時轉泉向月華映處尋幽曲願疑[illegible]谷事枕流何似聽

鳴琴嵐溪待我能千古爲甚淸秋學楚吟

自靈山泛舟洛川二十里 偕者郭洛陽潛 鄭縣辛宜陽

出寺花如天際散霞明返照送歸驂分來婦擲潘郎果附却仙登郭泰舟欲剪洛川淸注梳還約明月映浮舩數尖翠黛描沙岸共道丹靑措手不

答座中諸君子

酒醋纔除十二旬却疑滋味不關身當筵只下黃精節把盞非傾麴米春辟穀能無憐隙過茹葷豈得礙官貧未堪多病經年剩荷葉松花也到脣

洛公邀觀甘棠

伊洛中分兩令君爲栽雙樹帳秋雲不須嘆息甘棠好且化周南并汝濆

洛公邀坐宜陽西峰

西峰片石結烟霞如待使君筆五花定有神人聽作賦莫將驚鴻翠羽誇

禮邵子墳

輕雲欲送伊川渡芳草須尋邵子墳旣仰風流稱命世合投松契弔淸芬一生向往應惟我千載從容止是君三十年來酬願畢爲誰特地駐西曛

甲寅按洛詩三十一首

八月自汝至洛謁橘使君九月則査盤李官來將之十里之練溪寺十月則迓橘使君於大安已又至汝已又就臺使君考於汝已又迓州大夫於汝東之長阜十一月則就鹽使君考於汝十二月則以王田出至遵汝館宿之歸得詩三十首

惜蓮二首

可憐蓮子裹泥時粉落紅房雨亦欺移向兜羅綿掌

上布金爲現八功池

其二

世尊端的愛蓮花特向靑泥選絳霞香風玉露頻芳沐七寶重欄梵衆家

讀墨客揮犀戲韻二十八夊字

黠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並取三出選四出以手送酒筆詠柳

讀瓊溪筆談

賣馬騎驢此等官甘棠法椽骨非寒野人詩上汾陰

道却笑點魚也上竿

白沙道上雨

秋風老憂橐泉寺 過客沙津雨赴騎青犀覆較車有蓋寺門爭似數僧窺

陶隱居

可笑華人餌絳丹神州只戀一泥丸隱居近替嵩山伯眞誥憑誰問轉官

彭澳道

山以黄花號人穿翠柳行遠峰雲一抹平楚堞千城

雨送塵如箒風傳澗欲鳴緬懷小范老雖往亦平生范文正墓在萬花山

出洛南望

遥隔龍門卽見山伊陽山好好翹顏山前汝畔城邊洞清絕桃源又一灣

龍門

碧水槎星漢蒼崖斧鬼工北流通洛浦東會赴河宗石樓留朱月闕口問唐松澹瀉搖霞練清涵數鴈鴻夜泉驚怒馬洞鼓和吟龍余本情駘蕩不禁率爾衝

夢有濂溪虚几次日試士

昨夢濂溪几玆登綠萞堂使院堂名也如無極老翻似它情長氣與月偕霽心逐風並光圖書至盡意滿院間秋香

城南行桃源觀候督郵作

投郭本逢遊翻得閱溪澗汝水白於月藍水青可鑑翠壁雲流鬼峪村紅林水洗桃源觀轎軒聊一訪仙靈館前呦鹿如來伴洞幽石髓滴成柱三尺白玉烟烟辨世人作令愛通津市開蜀錦松綾店城外車塵

深一丈兩旬腰折一旬半我部羣山並列登登堂峴首當門見峴山直揖太室平其上入宵挂銀漢千首新詩徧授梨六案笑揮南山判負弩前驅了不嗔婚戲姑使兒童看座中丹陽舊神交曾借南箕錫予贊爲君既作嘯風廊君須待我天池岸海人應盼白尚書香山又修兜率願欲知此日文先生曾長六星操筆硯

瑞闕青門

好雲垂瑞闕佳樹映青門插嶽遙飛堞蓄溪欲泛村

得人如抹翠着馬又塗銀不信伊川主風流讓一過

九日

夕本無落英胡欲餐其足晚馨不受霜心松與菊竹銀漢金散氣化爲黃華鞠佳色在東籬如酣陶令腹

坐錬溪石題紅葉示十生

十生從予入錬溪山中予命各手一紅葉既坐水間石上因題葉一首命各繼之

舞雩兩兩與三三勿助勿忘意可參會得水流山有韻須教青出過於藍

崇興寺 碑稱神陰鄉二程舊里在神陰鄉者爲嵩縣也茲其西畔

下山郎有寺維馬亦宜人錦樹雲歸葉厄嵐氣覆津望平連講院秋去送雲屯咫尺鳴臯外程門幾度春

連珠講院集諸生

處處堂前列友生非關舌本浪多情相逢漫比蓮花座游說人間上大明

空同講院集諸生

六座文昌原戴斗空桐亦戴應穹高講筵青楓圓倚壁經幄赤霜映客袍鶩極水輪撑地祿日弓月矢敢

天勢大明上遂吾將汝千二日年算未饒

春店東行詩

夜飯蓮因舍行行月上林暝塵只說霧遙影欲飛李馬送黃陂迫竹舍春店深折屐須我輩野燒照煩襟

蓮因精舍予所顏禪院者

面交行

我心如璧月清光照無垠從他數秋穎寒水寫眉新人心如鏽鏡對之暈浮雲有面不相照背面反多紋人人解說君心好羞射青青雙濮老可憐君似原上

草去年野火今歲春風不可道

日出東南隅

日出東南隅照我紫邏峰翔光扶茶互嵩少立鴻濛客涉黃陂澗渺渺眼界空浴濛凌青旭聲瞋笑羣蒙

晨登父母堂即事

之官本不爲看山聽鳥收雲可奈閑惟有日君應識我夌晨聽事照清顏 父母堂予所眉用汝濆詩語

父母堂偶成二首

蘭雪松霞映綺裘梓庭雲鎖 千秋也堪宇宙稱佳

客還負伊川汝海不留雲館亦予所居别院庭有梓十尋

其二

硯瀉春江筆夏雲不將吟管徧星文郵書訟牘消長
日坐領青山亦使君

孫受之訪我自昌陽有此贈

世有兩受之其人皆敏健錢郎志於史孫生弄詩翰
孫生未酬時格亦金門彥珍此好朋舊千里忽對[illegible]
汝瀆破離愁五日卽裝劒大地一浮杯四游誰登[illegible]
泛泛借吾子兩頭姑濡面

九青二首寄遲子登兄弟

壬子登大澤山山可十五里造絕峰予[illegible]請更
定嘉名予命子登書山骨曰九青山因[illegible]四韻[illegible]
其首蓋天有五嶽其東曰廣桑曰九氣青[illegible]天外[illegible]
蹑少時蓋自目九青山人云一統志等記山弗收
大澤怪之近再閱封禪書主月者曰之萊而廣輿
等記咸著之萊在平度他史云之萊有大[illegible]澤乃知
之萊者大澤也主月二字合爲一青字子[illegible]以字九
青寔透此山眞形尙[illegible]亦異[illegible]近姜子[illegible]柔亦
曰此山俗亦稱青山而主月之祀則在黃縣萊山
予曾至萊山山壁立弗可陟無他奇予謔之安得
壯士擲天外今乃知之萊以萊山誣信黃縣之盜
名也適孫受之至自海邦持子登兄弟牋因爲二
詩說所考諸君子必暢然作奇也

之萊之上片峰頭主月秦人此介丘黃縣盜名千古
恨青山標字一生遊伐茅講德亭成未琢骨函經跡
漫留岳麓碑庭終問禹嶁翁何代探岣嶁

其二

九青山好宜佳客雙白眼開傲世人峰下小兒應偏
強踢西夫子本淸眞捫天坐嘯休頻憶杯海飛精悅
再巡太華石蓮酬得否也須掖鶴一相詢山足有大人峰予改題曰小兒予題西峰石曰捫天絕峰曰杯海揚伯起蓋嘗爲東萊太守云

寄王凝之予入計至平度翁因遲生稱弟子

王郎特地是凝之對我淸淸玉樹枝夢寐只今雲海
畔一宵衣鉢受弘師予登九青山見山市逐題其東峰曰雲海

初雪

氷月陽驕倮大山不周失制未開關扎垠乍奉玄冥

統少女初卷素王襄梁苑共歡金布地汝濆聊許吏

垂綸貞堪命酒呼滕六雲漢憂心太半删

邢子和推貢伯氏諸士以圖贈予爲首唱

抗手吾將問世喧誰能眼界上崑崙營營尺寸腸如

繫逐逐風塵淚有痕瞥見鶺原摧鴈陣還因玉季重

繭昆丹霞剪作青天隋欲貌春容照聖門

歲晏

畫力猶能八百年欲酬詩價仰穹天華予歲晏者誰

子於我浮雲其果然山中三秀須觴詠井上雙梧亦

管絃遵汝伐枚蕪伐肄魴魚赤尾正堪憐

除日回文

徐風度柳新窺座寄樹封烟翠寫庭除歲遣觴浮月

白好懷開眼對山青

右伊書之三詩之三三綱六十七目七十二首簡

文四千八百六十二箋文二百六十七統五千一

百二十九字甲寅十二月伊齋定

皇極篇第四伊書詩

天瑞著

伊川草四

乙卯伊洛詩十六首

二月有所不耜於五情者抵洛即患右手瘍歸伊經月不能操管即案判不獲已者以左應左遂請草書如右三月始脫再入洛遂自龍門往謁二程墳經伊闕廢縣自鸂鶒灘渡伊以歸得詩十六首

再過文殊寺

鄰涉莫如尋寺好閱溪何況又探山初殘鹿跡蹄將滑再破苔痕屐亦間客興我能開鬱悒宦情人反笑登攀不知錢穀特籌入買得風生兩掖間

登臥雲山東至天池寺遂降至聖水寺宿於金

迤邐雲關風門出取次天池聖水尋萊子海濤收潑眼伊人嶽色寄松心問山不憚千㮄徑繫馬惟求八桂林夜聽泉聲凌竹響生教明月笑垂襟

山寺

行路難二首

秋待雨安得如盆澆后土冬待雪安得如手撒塵烈一兩點雨不如汗一兩片雪不如屑春亦雪雲夢風狂捲如葉春亦雨直教天漏不須補麥秋雖接客正苦陵旭孔廟祀誰主白沙道雨

其二

雨打香爐翠壁滑雲鑠大壺黑風飆迂迴東就山前道廣成澤潤空同小須臾窈晦失岡巒旋見羲壁下淯盤北擊連鼓南吐列缺朝為雨暮為雪天公號令不可測家人望望伊門客兩自廣成澤還

懷孩之

高子昔盧隱當于見放特海濱人乍識洛浦夢相思涉羽鳴方細鸞笙奏未遲文王始大雅同調以須誰

杏花二首

獨樹東園纔放蘂游蜂那得便先知主人正欲傳芳盞恰數枝頭三四枝

其二

十巡蛺蝶九巡蜂蹴嫩團香亦太濃誰遣好春歸樹子生教芳蒙鬧吟鋒

留雲館即事

隔院骰聲清觸玉好隨語鳥度松風投閑不耐華胥調瑣叟如鶯混譜翁

戲品齋中二鸚鵡

請看舊鳥舌本巧請看新鳥羽衿好慧便爲我道性靈對面輸腸即友生羽衿雖好無嘉話憑人調弄不知罵

吁嗟行

閒館匡牀坐不寐爲看畧述虞初志杯前且聽向所

聞有人佯作一掬淚側身喜山上兩蛾愁海逢人變愛河可怪霍小玉翻負李十郎底事文君未白頭却厭文園欲下堂牽牛未諳七賓枕郭翰宜分五雲韋姚黃憎雕欄宋鵲惡名香錦樹生嫌穿蛺蝶玉英只合趁蟯蜋朧朦偏中馮子都芳頰如欲奉千觴衛主雛拚飛百鷙行北方傾城羞武帝南國爲雨避襄王生殉欒五利恨不口御葡萄漿駿馬嘶斷千金轡鷄生割一寸丹臺主牟面粧索莫如氷鱗反覆良工安能估雖有萬丈青絲縷九曲腸邅回如盤谷輾轉能銷腸幾許自從世有嗜痂人遂重足甲瘡剝坐令糟夫無完身自從世有逐臭人遂賤火齊春蘭坐令薌澤不復珍君看百喜圖成字撲面垂襟淚如注副急兩眼是流泉當風揚灰千刼事

謁二程墳三首

温温程伯淳嚴嚴程正叔千載起斯人二室揷地軸角丱緬邈之靈官爲超忽迂道入節灘于以勤遙躅廣陌夾修篁艮泉瀉磵谷自非高山仰疥馬以痡僕

其二

有寺曰旌孝他程其媪陳宋碣銘佛宇因之遠茲辰比鄰夫子壟小坐正冠巾夕陽射客頰爰禮太初人下有荒廡廢上有古雲屯問其隧道處老父指荊榛

其三

荊榛礙予趾側冠爲俯肭伏如猿探叢逆逆剌其手二山相對歸諸壟雜如卣莽莫潞公題悲涼博士酒白日立魑狐凌夜垂星斗歸下瀉瀉灘繫馬白源柳

今昔詩

昔爲匣中玉精光隱結綠今爲糞上英枝蒂不足犖

昔爲陌間柳青條人人手今爲階下蘭芳砌曲雕蘭
昔爲玉壺露注月清堪漱今爲蜣轉丸羣腥抱相拈
昔爲平沙鳫繳矰之所貫今爲花片鈴啼鳥爭敢鳴

貧女行

少小貧家女昔堂樹諼草伯仲不可依稚質艮自賓
十三學書詩手携明月好十四弄琵琶慚愧歌喉巧
十五事戟髯身如長亭道十六獲自贖半載猶枯稿
十七歸新郎嘗若雲間鳥十八玩旭霞始知戢睛昊
薄軀失怙恃紅顏倩誰保濯濯芳蘭盤日日晉白曉

寻手患既脫聞舍弟患足郤寄

而兄五指操筆管朝判殺人暮詩梲刑官淑問愧臯
陶詩客才名侵謝阮君不見張紫陽日日草丹書遂
有疾雷霹其腕而兄於世亦如此天公奪取翰毫并
竹簡側聞小美讓下堂玉舉翩棲樂正牀雖妨蠟屐
凌岑樾尚合松醪閱緗緗君不見春穠桃李明鴛鴦
何至金隄勃窣艱天步

乙卯嵩遊詩二十七首

四月就謁登封始遂嵩少之遊自汝至風穴山讀
空同觀風亭碑禮嶽廟瞽㑹廉造嵩陽書院觀三
栢十士從遊少林三宿乃去詳著嵩高遊記詩二
十七首爲嵩遊者二十五

遊風穴山白雲寺

飛廉大陡正開關中有蓮臺妙髮裂險被白雲塡還
谷幸憑流水界青山

觀風亭讀空同碑

筆陣邊何失鳫行風生汝海渙文章江山可謂於君
助亭子居然眺八荒

嵩陽道懷高傅二子與中讀嵩書至高傅並馬入汝巖

孩之寻近友山子元鼎小字尚新書汝海扶藜至嵩高待
眼初眞形冠五嶽壁覩手三車向客艮佳矣此翁殆
可如

中嶽廟禮峻極殿

紗帽山人天五嶽冠成五嶽襃崇高塡星爲我垂華
蓋黃老相將篆綵毫靈館司其屬總部鶴驂子晉姑
同曹乘風未敢排羣嶽峻極門庭絳節勞天五嶽寻別號

太室

帝車原應土中央夜半玉衡建斗匡正主天閼當紫極特蟠龍角御黃棠陰陽會處星官叶風雨交時日柱藏赤縣共瞻人鳥頂周巡四嶽敢偕行

問嶽

玉案凭修謁　帝文軒轅弭節惹黃雲太微既檀中央座卻向珪師受戒堇（前有玉案山 後有黃蓋峰）

望箕山許由冢

豁眼雙熊見吚箕懷人月到潁川埒君須尚厭佳名在肯聽嵩陽弔古詩（大熊小熊二山）

盧巖二寺（予今東海夢太白贈盧鴻詩比歎乃知伊陽古嵩陽）

自夢謫仙投贈篇嵩陽還客遂緊緣去來丹壑尋雲臥下寺穿烟上絕烟（有上下寺）

萬歲峰

天子八十一萬年愛君吾道李青蓮呼三合是三公體百萬堯年聖人前

啟母石二首

父是黃熊妃是石呱呱癸甲升辛壬九歌九辯從天下屈宋由來非楚音

其二

鯀既化熊入羽淵禹亦化熊治河濟君看小熊夫熊山可信果有石中啓

嵩陽書院示十士（焦昌祚王聘張孔修謝用中傳性良謝允中陳懋齡劉養冲焦復亨同李生來謁）

驅車至崇高赤雲垂朱夏毒淫汗僕夫姑止三栢下危衿禮二程倪焉青瞳射十客手明月子謝不能偵珍此遠造趣爲述千載話

漢封三栢（武帝封三將軍）

三索隹兒徵嶽降老翁是白鳳行針壽野蠅分當角亢畜氛霏結住雲霞鬟局髮惟膏雨霂輪困腹自皷霜華升懸夜立白茅印細柳還應擅開才（壽星嵩山分野）

象極洞（本名鷄卵峰）

天地青黃卵中原太極圖豊隆揮玉斧甲耳闢金壺

屐輾雲根轉松盤鳥道迂觀心處處法神嶽契靈符

遊會善戒壇二寺

步屧豁雲屯行行又給固々流不出户鳥語自忘言

小坐松垂髮聊遊茅籍軒尹聖搜異像茶榜洗禁

少林寺爲十士談學

孔庭顏廡氣千秋卓筆星田抗地喉舌上天經收法雨握中聖印付嵩丘射人兩眼青天墮橫座一襟素月流汝輩携之朝　帝否眞須珍重向齊州

五乳峰

五乳峰前五葉開鏡臺四乳照靈臺一花種近三花樹甘露冷冷潑幾杯四乳峰名

秦槐

癹然空谷夏長秋甘露零餘益敝牛羸政曾臨蜂是華李斯親勒篆爲猶龍門桐老遭琴摯日毋桑扶蔭社洲清客篁寒無聘夢垂陰天地鎮嵩丘

合詠漢栢秦槐

莫辨十年陳栢蘖生嫌羣玉樹槐眉甘泉蚕乐青葱斷蜀廟新悶翠黛垂嚴守齊庭勞酒禁屢遷股社弔霜皮獨聽闕里參天檜西漢先秦是小兒

面壁石

請觀貞女拍河痕便信高僧石相想似王喬石樹敍達磨誰朔歸石上

覩僧傳

護法操戈恐不須紫那羅者何爲乎六通自具盧居士衣付鉢衣上座無

二祖菴在鉢盂峰

兩手花空本厭情兜綿隻手領羣靈知君八萬陀羅臂卽自從前斷後生

摩耆巖鉢盂峰最高處有石曰見心臺傳性貝謝允中李特品陳懋數劉養中焦復亨從子使焦生改題曰摩耆

謝展陶輿恃得麼全憑藜杖撥雲過纔窮十磴如杯洛更上百尋卽練河得髓神光宜禮拜卓空瑾井見娑婆古若未踏三花頂正色蒼蒼已可摩峰有四井對列

諸士索詩答之

萬古宅留片月寒碧嵩催句白雲擁春江秋海筆全涸那摘驪珠就掌看李詩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

少室

天賜青蓮九葉冠黃河之帶束琅玕　帝閽倚望掩天鼓有客紅顏狄羽翰

留別嵩陽諸士

照乘十珠映月規我慚寶毋浪收奇杯中翠色來嵩少座上清芬送潁箕新定雅交稱適願乍違良晤繫相思伊川渺渺人如昨程邵風流緬往時

潁上留別李盤珠

惜別青山展跡新潁陽躑躅不勝顰情關勿用輕雲灑吾道因君付九人

乙卯嵩遊詩後二十一首

五月則卽汝已又入洛已又自嵩少至禹州自郟還詩二十一首爲嵩遊者五其自汝吟嵩者二是以繫嵩遊也

張心虞轉官過嵩少書來却寄

側聞郟下任司馬又展蒼烟六十峰百尺寒濤重捲雪三花寶地更捫松只辭太室兼少室休管南宗幷北宗銅雀主人新掃硯坐盤須恐怒眠龍（太室如眠龍）

再得姜養冲先生札二首

上賢堂上玉爲山太乙撫鬆不再還二十三年明月好祇瞻蓮嶽想淯顏（先生題崇經樓曰太乙撫鬆）

其二

十五風流第一人自知花管已千春相看欲問銜珠報只表歐陽兩眼神

紫邏東行望二室

眼際收嵩少撲人翠欲寒峰峰排玉案疊疊聳蓮冠巳快親詠琢更宜遠眺看那逢高傳輩指點共征鞍

汝州西北有小丘曰白雲山其祠爲玉女曰佛山其寺爲壽峰登之

上有赤雲炙馬蹄如拳峰子杖仍携爲山翹趾忽迂道使我揮漿難問溪僻性止知閒嘯眺宦情能免笑拳躋汝濆一匝平如海紫邏雲深遠樹齊

桃花渠

桃花新水泚春雲廿而一杯泱汝濆竹箭射將神魃去顆秋香稻許平分

讀太白鳴臯歌第二作

謫仙自去麒麟閣卻憶伊陽好著書紫綺雲冠如可作青山欲買但須予

嚴陵渠

曾說珊瑚把釣竿碧流送广亼雲灘千畦百畹如叢
蕙鷓鴣喉中玉亦殘

遵汝渠

遵彼汝濆捲玉來分秧處處夾條枚頻年縱赤魴魚
尾孔邇燬須父母開時有福藩之役故云

喜趙氏甥以十一齡成弟子員卻寄若翁乾所

天部

帝以麒麟報乃翁十齡觀藝賦摩空氣澄江月心涵
鏡姿秀嶽遵筆枕虹天上乘龍贍氣紫日邊裁杏倚

雲紅莫云水玉齊清潤金雀曾占中目雄

金山寺

夜就金山寺天河欲湧星濯纓泉淺白銜月竹深青
玉阜留童盍霜飛檢貝經主人還過客聊以眷坐馨

鄭國學出理福藩將母索壽鄭有詠藩封頌

國手先生進學解洛陽年少治安書杞憂諫笏秋霜
穎醴設初筵夏屋渠含肉君前綠有母陟水江畔豈
無魚東征賦裏山川好綵舞姑將曳後裾

使院讀鄒南皐先生集

亭垂翠篠脩脩立坐送良广仆日還不伏南皐詩句
好能消風月一腔閒

伊齋集句

一片孤城萬仞山別有天地非人間松間明月常如
此世上浮名好是閒

自西店至崚嶒坡

側崖妨度馬紆澗好收雲直類雙熊立垂睛二室分
愛山宜遠涉迂道豈離羣莫遇牽牛丈炎天笑客勤

再過嵩少遂觀於測景臺并石淙

直撲蓮花峭壁來青飛嶽色欲浮杯流雲忽作千峰
想洗眼重懸一鏡開疋練挂巖天上水尋圭測景日
中臺須吏石丈羅如附倚澗迎人似愛才

箕山二首

箕星可謂應箕山敖客生風了不關此是簸揚糠粃
處洗清雙耳好偷閑

其二

避君不爲傍陽城啓[illegible]明知石有豈止以許由巢父
在潁濱好謝謳歌聲

雨

出門正路早霞在迷践長虹飲澗腰卯尾懸弓頻驗月從箕離畢每占霄黒雲一疋至三疋生雨二朝連十朝后土受汚看莫訴青衫青屋聽漂揺

次韻戲答郭墨千明府

君問鬼谷之青溪君行大安之古道黙易雲窟珞琭子爭似楊潘笑聲妍各琭子鬼谷先生著楊潘事見周秦行記

壽右轄臧公前關西文宗 授予第一

文昌貴相斗魁通更與天王布政宮躔叶大辰原主豫野分壽度正臨嵩五星日月明堂道一轄衿驂大地功郎見黒頭匡衛座履聲旋在帝車中

皇極篇[illegible]四之十五　伊川草

乙卯汴遊詩十七首

八月應臺檄于役省闈得五士有詩十首歸郎試童子巳至洛是爲閏八月之廿而臺疏移洛九月會嵩山令於汝之青龍鎮登峴山予命其第一峰曰天遊以九日還覩魚北麓之溪際坐石銜杯樂之忘歸再定伊川[illegible]丁詩七首

許州八龍橋

潁水清人耳向乾德星仍[illegible][illegible]看許昌竟是八龍窟或臥隆中笑老驕

洧曲

誰通大路贈芳華芍藥爭如臉際霞爲訴汝濆三閼聽譃辭甚妙莫敎誇

詠白蓮許州尉氏道上有之 汴堤僧舍池以數畝

水銜戎削水晶堂還詫玉笄曳羽裳露隱新房惟送粉月流曲沼但浮香清泠閣上將無雪蒹葭國中莫是霜淡掃金僊終被笑社客陶令醉何妨

皇極篇[illegible]四之一六　伊川草

訓嵩令王九五自相國寺見寄二首

繫以黄河帶垂之太華旒我本金天客頻顧領素秋自叨伊水長藜花揖嵩侯昔踐瑤草約聯鑣宋京頭緒風忽再射隋隄命雙驂或當高李輩八極礙青眸

其二

之子揚招提白雲不可鑰黄鶴欲驂風鳴臯動新作阮咏憶蓬池今吟方艮岳松醪九党甘自賞呼鐺杓熠燿點苔痕項領華星錯北斗應下垂勞爾詩喚酒

訓洛令郭墨千自上[illegible][illegible]見寄

湫隘青泥坊緬邈白雲鄉三人責玄草閑關擄胡牀
攤書千歲契獨笑欲槩忼月道妨翼飛風輪礙女墻
眼凡般只尺僊忽歷旻荒逆旅於太紫九陬亦覺唐
槊簡載芳什西園戀流光上有迎風樹下有冠雲堂
碧玉排南闈朱鱗漾北棠退觀神騁駿遼寓氣含靈
聠子雙秋水虛座六文昌

省闈中秋雨

忽漫雲根接藥淵樞光不爲酒杯圓吹臺貝嶽穿開
眼會向嵩高別見天

發大梁留別門人二首 洛陽孫晫叔明安陽李忠甫永城王宗仁任台雍屏吳高孺敬修儀商城虞葉茂春薊元

日月本浮家星辰亦泛宅法界固推遷匪我獨行客
虛名儻可辭此道甘玄白側目謝何其驚人以性僻
忽夢參五龍收士敵蒼璧彎彼大秦珠賈之須重譯

其二

大雅振梁園龍池即放船望望鳴阜山縈戀城南陌
風雨廩深秋涸塘賤荷碧新知乍割襟有懷如夙昔

許州西湖書院留題、蓮亭寄明初 時前邑庶庭金蓮花

許男仍在汴伊人又入鄢久收雨足晴旻解雲嫈
珍茲德星里風謠夙所詳苦障桃盧水化爲綿稻鄉
烟堤詢講院蓮蕊問金房燁燁芭蕉心新枝展黃裳
藥月垂華鬢龜臺淨寶糚瑞湧六經舌靈通異界香
聞周天廣大聽邵聖趨蹌先民須後作千以倬天章
匪子抉奧窔孰與跳穹荒梵仙消息杳吾道本中央

自車坊還邑

沃野平林待晝卿黃陂紫邏客情宜誰能慣主天中
部隱吏年來得賦詩 時臺頭移洛陽

挂弓山西行又入峴山乾明寺 甲寅正月與魯山陳公會訊於栢子鎮乙卯九月又會訊於青龍鎮

近北少嵩臨汝海其南峴首控陽關 魯陽關 自從奧區
藏天地幾度清人探水山尋壑儘教窈窕入經丘不
厭崎嶇還林中鼓吹出蘭若一寸光陰又得閑

雲居寺

遂探天外雲居寺紅樹千峰片片霞汝海伊川清瀍
地溪流何似問山家

宿峴山第一峰

更宿天遊第一峰翠臺明[illegible]松星河可借浮雲渡似代骨毛不是儂

使院竹

老鈴日日報平安大令時來一就看枕上夢回清旻旻湖山送別到琅玕

使院亭子

嗟此彈冠之古亭琅玕入座逼青青白將樽酒答疎簪或傍階除收翠真五日故知淹京兆三生特地借客星勞勞更定千家賦暇日聊嬉眼界醒

皇極篇　四之十九　伊川草

得嶺南荔枝飄詠之

火山爭說狀元香沉醉王家十八娘春色總歸李洛腹楓亭如吸洞庭霜

乙卯汴遊詩後十三首

九月二十日命既俞十月朏入洛外弟鳳雛甥天倡至自里過諸伊門之畔延坐於潛溪歸即入汴自郟許往還得詩十三首汴還萘遂與汝別故其詩有白水青山步步違之句

入汴紀行呈鄭明初

郟東天地平如掌鏈崞鋪[illegible]分[illegible]谷[illegible]迷褒野路首山青劃具茨雲八荀塚畔星應聚二阮臺端嘯欲聞最快西湖長夜雨毘陵主者佇清芬

鄭明初飲予西湖書院留爲諸生講學予竟晨發却寄

使君玉體乍逢春客子銜杯夜鄉晨談笑花飛天際雨手襟湖映景中人六經不惜開甘露五馬還須愛采薪絳帳門生清鵠立佳期爲我待松筠

三亭岡

皇極篇　四之二十　伊川草

須賈眞傾魏王稽豈誤秦三亭一易姓四肖遂蒙塵羞馬堪賓座綈袍亦故人功成即蔡澤可謂非全身

大隧賦（穎橋有穎考叔塚巨甚前有祠）

君賜之食食舍肉小人有母止咽穀君如感悔即甸甸大隧之中曲而曲

尉氏懷三君子（尉繚子蔡中郎阮步兵）

尉氏談兵舌劍裁一丸函谷眞教開蔡碑更欲與黃絹白眼同誰上嘯臺

旅夢詩

逸格輕神品仰扱北斗飲 八夢中安用龍兹枕

行年

行年三十九此道尚支離杜老飛騰日歐翁爛醉時
高年卽自謂暮景亦何其養氣知言者於今竟讓師

以門人邢生飲宗正伯榮醉月臺因還天球館
坐寶訓堂遂發

以客飛觴醉月臺天球寶訓綺談催窄官逸興文江
瀉帝子淸襟武庫開兎死謬板枚叔後逢池如待阮
公來汴渠柳眼青圜水去去能堪首更回

許昌西行至椹澗明初追寄朱文公同年錄至
因就龍泉寺答來

紹興五百年五甲錄仍傳上士憐王佐哲人仰季延
朱子小字發函追椹澗羈馬就龍泉雅贈吾當拜相携亦
衆賢

讀異苑

一局蒲樗爛馬鞭人間回首本愉然仙公此作須臾
度枉閱長春千萬年

三蘇祠

知下峨眉數點烟眉州空□ 八泉中朝第一君家
世處處山靈惜別筵

自汝歸伊夜行二首

白水青山步步違平林不復探依依黃陂紫邏迢相
問今夕明朝占一磯

其二

星辰黯淡夜蒼茫天地蕭條劍吷霜一柱卓空瞻峴
首翠臺猶想振霓裳

乙卯伊洛詩後五首

歸自汴卽命洛裝西垂之未瞰妹怏怏遂造棗林
坪升拄龍崖各賦詩一首以十一月九日發伊陽
風日大好若山靈送我者徘徊延眺溪壑如畫有
去戀靑門色回瞻紫闕雲之句夕投轄於大安之
掛蒿館明日抵暮止行二十里關白沙十步一下
車以送者頻繁故叠伊洛之迎送者趾錯矣夜揮
涕別伊人至彭婆則洛人候館明日抵龍門又揮
涕別伊人而諸生十輩之送鑼鼓洞者相對欷歔
肆予口占詩一絕別之我 八地露灑吏士被之起

以十二日視洛閏十日。嘗再過大安則予已爲鄰封長稱賓至故有五言近體一章道其感慨冬杪洛詩無他什故附諸伊草

西觀至棗林坪是爲斗闕天門

山盡溪仍出橋通逕可尋乍盤雲曲逐徧度地垂陰募館天山窈嵩州斗闕深西來酬別念聊寫宦遊心

觀龍崖夜雨

自鞭洪水兩崖開更長千尋斷岸迴尚想龍蟠陰白日如聞石困裂蒼苔流雲暗作巖窓雨乳窟潛驅澗

户雷好月陟時霜滿扆爲誰宵佇潑霞杯

發伊陽

今朝新洛令詰旦舊伊君去戀青門色回瞻紫闕雲送預腸數折別屢氣如焚天地遼盧客垂情惜汝濆

龍門別伊人送者口號

別盡伊人淚濯巾客遊離恨亦艱辛清清伊水如相送流到洛城是故人

抵洛後再過大安

重來爲客館此日是鄰封。[illegible]摩後青山涕淚中

洛川浮恨水伊闕度愁。再衫濕非關阮路窮

右伊書之四詩之四六綱八十九日九十九首簡文五千六百八十七箋文三百六十二統六千四十九字乙卯十二月洛齋定

皇極篇第五伊書文

西極　文天瑞著

汝海稿一

癸丑雜著五篇

王風虞制義序

風虞語不驚人不休者也顧予引其行卷予方闔口畏論文若筆札我乎小言無以當子大言容無我狂耶往予在歷下與友士言詩及季木適友士攜季木問山草予為嗟嘆之曰季木孩之其兩廣大主乎客

再訊之弗答遂咢之曰清秋那可酬雙眼百盞因君醉葡萄又曰唱訓戒作驚人語莫奇聯篇入翠華因誦少陵不露文章世已驚之句毛且豎曰我不堪深語今風虞其業季木聖俞其諸父兄懸千金其書上不側當時目乎尚堪予饒舌其端耶老韓怪怪奇奇不專一能自謂大得意則大笑之毛穎一傳至流詈百粵柳氏累年搆之弗得比得讀之大詫甚哉韓子之怪於文愛憎之相懸一至是韓子有道者也其為文乃蹈天下之大不利耶匪怪匪奇人於其所不能為則如逐天寶恨不出一方是快予嘗謂作文作聖咸以氣天池之鳥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然後搏九萬里之羊角烏何所怒怒與鳩鷃處不怒不能飛士之氣如大烏良不可控以翰林子墨之套故曰荊卿以神怒怒於道則為孔氏之發憤怒於文則為昌黎之不專一能為長吉之南風平山嚴霜倒飛為孩之季木之抗排二李氏為聖俞風虞之仙俠於公車家矣予學道二十有五年意氣未敢加一士然為文少退却即邅吾道弗避也弗予曉者以為飛揚跋扈太

氣岸者耶憶庚戌過季木予謂若我惟才是愛不問世俗之口季木曰世人皆欲殺君意獨憐才又曰予之詩痛哭怒詈之詩季木其神怒者耶貌季木者以為太氣岸季木寔坦而善下心朗潔如青松之桂月錄人一技重如奉璋嘗與其被服持論至白曉若主藝予主道予繩之苛客退戒予子盡言如國武子乎季木未嘗不前予也當兩人語時但知宜有是問答即兩人弗知為兩人也他日季木以其二生私覲予予以覩他士士却不前以怪奇驚予獨比之三駒子

試於秋聖俞以奇弗收風處以奇收遇不遇如芙蓉
良劍乍陽楚水吳山終相龍去貌兩生者以爲太氣
岸當不可御勒其人則皆耀如鶴木如鷄坦而善下
予愛偉之曰弗敢以若季父之讓一頭者處子季木
弗嫌也使其釋公車之技技季木季木矣儻進而問
道於韓氏以其所怒於藝者發憤於道術即驚世甚
文章予願爲若柳州氏矣予所挾浮於昌黎所謂笑
淢於少陵所謂殺然驚可以休矣風虞又欲口過余
余夢右第二指發光明如炬窮而夜央遂命火爲之

序口於子是戲我往昔一切且以其辭識于癸在丑
之人日也

題何生肖我像而身侍之圖

謂非吾與爾厥肖儼在此謂是吾與爾厥真果在此
吾子貌吾真持以肖其心圖或落後人子亦如吾欲
何生映斗肖於萬曆庚戌之秋雖不盡其神情太
青于題於癸丑之秋可以貽之終身也

伊陽宿城隍廟告文

人惟弗知有　帝乃至弗知有鬼神至或倮其山川
以致殺人即盈背附報終逮厥躬維予尹玆期宜民
典士使家獲環堵人知典學其或濫括贖括美筆畢
他命敢蹈弗恭上棄天戒遠蔑聖宗神則口於有皇
我何方其請旣祗宿其宇致詞乃致往即事

祭高母文代作

如是我聞雅人善頌女士先釐彼君于女爰從尹吉
曰嬪于玆大皇之壄如彼丹巢乃毓靈儀蚌寔珠房
含耀圓流胎月靡虧媼氏碩媛自灘浮膠高則受禧
明與二百篤生元愷嶽降維時熊兒驥子雄蟠秀挺

八蕃坐馳觀國克賓矯首萬夫以樹白眉送喜曰都
夫人氏貽匪假爰慈常山卒然遂亘雷首淑問其洛
如咎繇問如君奭聽雀鼠嚙欺咸曰都哉維夫人氏
惠于大師秣陵佳麗六代歸然委蛇素絲有客佩委
持籌計國皇人屐綏則又曰都其龍其夔夫人康而
大年恒月超八躋九春旭遙遙子曰不遑靡盬王事
濬與其誰言告言歸將母來諗皇覽揆斯揚帔流瑱
魚軒翟章天子予之魯頌壽母周雅孝子徽被東陲
難老錫類人瑞天祉口咸以碑望岢爲御爰返羣玉

馬表閫娩予領方岳于役周郊罔助紼麾以工祝告以塞修過或御之戹

唐諸城考績序代作

愚聞宪西征閫頻陽有兩貞臣云張鵾菴太宰楊斛山光麻繼之者爲立山太宰咸稱魁梧之舊蓋頻陽往事無兩人比肩中華門必一公白釋褐謝質去一始振迹通金籍後此者弗可知縉紳閭語往事如此云前十年孫公爲太宰其國即有後輩之魁然者咸爾售已太宰再入朝而唐侯穫上第令我瑯琊之海

隅無何而孫公竟謝去唐侯雅從孫公遊其衣鉢豈相付耶愚即不習爲令長然自歷臬藩於關於潁於吳於豫其殿最令長之賢弗肖殆千指蓋深怪令責太重其柄太掉也其手萬家之命而以三尺召於庭視百官圖之操大體者咸視民有間然自令而上累組而陟九列其操令之命者又豈翅三輩五輩七八輩令即欲議造福民未全受福議者尾之矣令即欲重創姦宄姦宄未全創後言者繩其肘令弗可爲矣令於今時其弗肖者胡難哉難蓋在賢者賢者之獲畢其志蓋須三曰才曰量曰心唐侯年初盛人咸豔其所授藻然未渠即習爲令長其提我〻一百八十部之閭如嬌掌文而拈其從理也才濟也才如舟量則載之水也量不勝才水淺而舟大則膠矣唐侯之玉章而鳳表神邳木難歆弗有量濟也心如操舟子檝業榫者也無操之者則惟風所送惟上流所駛故曰才與誠合唐侯之秉心則如箭有鈞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何論令哉爲冠雲之巍閭者豈必嬰嫺五休而上緜後嗟哲匠之手暢望氣之觀乎披其

所築抔所居楹即華闕中天而立具目矣愚於一瑯琊雅可唐侯之終如孫公也唐侯考三載績績最予其父母命如唐侯階唐侯其人躋平章之運計其終予命如孫公即二先生聯後塵哉

癸丑儷體五篇

中秋河南守道賀啓自伊至遼汝館與中作

伏以皎月三五宵如滿璧正飄絳樹天香至人入千歲爲長秋慣數碧空毫穎映重輪於玉表留皓魄於氷堂恭惟執事行圖功滿華明十二丹臺露飲霞餐

水剪一雙青眼提衡萬象似虚弓滿引瓊樓灑練五
情如明鏡高懸桂關郏鄏無行空之影向此開收夜
氣須徧閶門户八萬三譜金霓羽之聲嵩高當大地
之中想今夕到天心應齊展由旬四十九覩盡嫦娥
之面某從望舒而爲御願銀氣金波年年繞上界之
赤霜袍印潭水之深清乇玄霜絳雪粒粒散諸天之
青玉案分仙電之白兔臼中藥濤迎汝上之潮手人
世之青泥坊底芹美出伊人之獻

徐司理中秋宴啓

伏以阜陶淑問獻泮水以樂思召伯巡行化汝旁而
先被適仰見月行九道秋深值團玉之宵况平分天
運四時金壯應明刑之署恭惟執事入洛價增卜瀍
功濟金掌光昇卿士謫仙之行巳圓玉京劍掛南宮
朝會之程將滿觀濤江曲共攜八月諸侯遡水伊人
不阻一方宛在勝地卽天中之輿佇盼見廣寒八萬
三千户向練溪流映圓暉居然持斧粜剛隹期臨聖
祝之期舉觴望天子八十一萬年並嵩嶽借呼多壽
癸捉髮君蘇軾某借霓裳之新譜淹留請醉嫦娥聚

鸖鏡於神州搗盡初收杵臼瀛洲襟帶宜垂白兔之
宮桂竊香風許獻玄霜之粒

河南宋太府九月五日壽啓

伏以鳳鳥九千上擊負斗北而料天高真靈五百爲
秋時楚南而匹上古皇覽揆於初度壽請祝以封人
恭惟執事風流彼美儒雅吾師七澤縱觀雲夢特其
小小八荒遠望洞庭本自蒼蒼采沅芷而紉澧蘭擅
左江右湖之游上馳淵阜而鑠洛下卜東瀍西澗之
地中九秋歡乃未央洛現神而徵步五福備於旣醉

嵩生甫以代呼某遣召夷之伻借郏鄏畝雲之帋以
注露問周公之鳥代汝旁生棘之條以承筐望朝斗
一星度氣母之推遷於百六陽九願森空八桂垂天
香之霏靄於三千大千

大司空臧公舉鄉賢狀 右韓命爲其先公作

維少司馬贈大司空臧公星文地絡贊嶽降以承天
海運日暾誕龍光而蓋代環八風於氣母口御絳雪
玄霜燦五緯於胸璣手挈赤璋白琥遂冠詞臺諸彥
搗筆陣以排萬夫獨標藝國名流觀堵墻而驚三殿

長劇邑而風生於見事判南山則父老沾襟借寇君而洽比於密鄰馴伏雉則松湖交惡鸞序俄參書省鵷行特陟天銓范文正之百官圖洞揭人倫之鏡班孟堅之九品表平提天下之衡建日月於大常異國獻鞮鞻之樂配將相而執法端門首廷尉之星行德空天牢明允如咎繇之淑問嘶風肥沙苑塞淵比衛燹之秉心長大官則八物之氷廚生箎萠尹京兆則三章之關節侯河清領袖法冠劍履馳星辰之上指揮節鎭繡裳部靈雨而行抑肉角於中山則抗排瑞

應防上心卽孫龍圖之折天書如比跡剪桐圭於潞國則節縮巨萬還會計雖召穆公之營謝邑可同風臥東山者十三年攬轡而登澄清天下之車終爲謝傅之蒼生而起拒馬直者十萬計輕裘而樹屏翰中朝之望可當武侯之屯渭而田一羽見伊呂之宗臣以八座而拚五座運兵權於神臂萬邦憲文武之吉甫以長城而壯石城抱武庫於陪京三疏遂綠野之開堂謂平淮之碑可繼四海望溫公之入相擁歸洛之馬不行兵尾乍騎徒作山河之氣中台告拆未全鼎鼐之功韓昌黎之北斗故自懸景行者並讚斗南之賢一二李元禮之龍門不可揖隆淚者豈止門下之客三千題月脇梘眉之上界而勒銘郭有道之碣辭獨無愧次廉賢配聖之外廷而列俎鄉先生之社祭在斯人

大司空臧公舉鄉賢狀二

𨺗闔國有老則人倫戴旒綴於陽秋鄉有儀則後進奉典刑於環絡集千春而論德披雲見夾日之龍師百世而聞風濯海薦京蒸之鼎有如故大司空臧公

者以魁梧長者奮庸於簡在之庭爲冠冕上流師錫於平章之代刀奏叶桑林之舞姑試技於割鷄琴彈薄巫馬之星遂遷喁於平準天署關青霞之鑑一簾霜氣垂襟奉常錫白雉之車重譯澄波問海勾圓之星不寶起左李而黃潤帝廷雲錦之望成羣刷霜驛而龍蟠坰野主天廚而應張素珍盤栽無蓺之供提左翊而携右扶貂寺杜朶頤之路蓋以羌羊善觸屈軼偏指與夷陵不同調故久淹僉院之廷推亦惟泰山自高北斗長明謂密海有定評遂竟拜撫河而御

窻其大者在乙酉之千里地不毛而人有食則以流
民之圖繪上聞其難者如潞籓之萬𦁤籌議省而國
不殺終焉大內之帑金下勞抗疏辨揶揄巳斃之非
祥與稱符瑞之閹臣忤指拂衣如脫屣則道尊諧人
謂敍予不塞之可罪爲沉璧薪之河使移徵羅雀於
杜門則價重宜其跨八瀵而絕漢散金氣於天章遂
爾羅九曲於麾旗主羽林而葆旅入南軍而伏悍卒
如光弼代汾陽之陣旌旗不靡於招搖控京口而汰
脆兵如亞夫屯細柳之營介冑獨閑乎號令丈人之

吉錫三命於師貞元老其猷備庶徵於卿月俄摧天
柱於不周之嗣遂裂地維於大鐵之圍羣龍失㳿於
喪朋主上輟朝而避殿蓋報國盡王心獨赤崇蠱立
潞公之嶽者三朝而恭桑敬梓𥅨偏青灝漾瀾范老
鄰春露秋霜是以萬家之口乞配祠於東海天荒地
之河者三紀翰音明視可無一畝之宫快禴祭於西
老長垂山水之風日照月臨永禮清高之像

癸丑簡牘六篇

簡程衮司理

旷過永壽其令談及民事㕥得請其減糧馬站二稿
有令如此獨蔡之邦良幸永壽之苦其頻往來其間
慼頞者二十年卽許爲陳情於左右惟明公運一臂
於當路福此邦者百世不朽倘仁人不見督

報錢受之翰編

弟吏東萊與膠州握手時未嘗不懷美之人於江之
皐也惟膠州亦曰受之念我弟素恥作鉛槧腐儒故
其治不厭戴星之勤自謂風生於事矣而或以爲不
解求金求卓之雅意且又妬我之足以了事也又有

以筆過我者西極生業知其不容然無可奈何者以
吾道自有定分也當就天卿堂時弟寔不忍長跽乞
憐黙不作一語士各有所挾咄咄此世安足問虖七
月來伊門邑在山谷吾兼之趣且以永日欲作汝潁
伊川兩書院以與及門者講學周宇卽世有再罪者
弗恤也卽程朱至此寧思改而遠頫乎札良朋之好
於我心怦怦拜佳貺以不朽惟受之負泠汰之骨不
受塵襆有意出世之學此弟所同也第先能了盡人
間不爲浪語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家夫子倡尊

大之說弟踵而闢之固不敢曰舍所學而從我然萬古此天萬法此。帝春秋之法誰敢僭王惟頗挺身孔氏門廡勿以異說自堅即令別有清館在鴻濛之先亦何忍舍此羣靈聽其塗炭而甘一身自快也弟寔於名教外不忍措一辭以為從進之惑六經之外存之可以受之遠而訊我故畧兒女子之欵語以所韞結者為贈弟進退付之天人作一清謹吏不愧神鬼以副其夙懷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弟敢以一撻改作媚世面孔薄將為丈一擲春漿需其子壓酒吳姬

簡黃穀城憲副

某少溺章句素不宜於作吏而才與運毕得不可為之邑而以身當之者兩載無日不以芒刃試髖髀竟至不謇之甚回首思往心骨俱寒自割襟於真空寺頭竟不遂西行又不能從貴人討鈌忽漫探竹得伊門彈丸之土於四山之團人棄我取七月始來晢飲一泉水以消白日東翹清光於齊魯之青魂片片逐雲流其雖蹇於游然實非不倫不脊之夫世之詬之者太無說至頻執事以身質之主者而空扼一腕其

惟有痛自刻責以報知者萊人高懸圖一片有心人聞其被逐。雲灑客座發憤為詩輕二千里而馳其伻於伊汝之畔以勞勞人其感之以蒼頭往報請一鄆狩而東且許之西也則厚幸

簡陶虎谿掖縣

弟以俗骨點海上山靈罪不又宜見逐於若恨二勞夢斷自量移伊門往來嵩少間邁邁不敢回首覩路叔之長東萊聲獨著若隔世焉路叔思我應有離居之感我則已不禁矣

簡唐闇然諸城

弟所感激於尧章者非僅以托名於籍相齒於鄉而已寔貴其人可與歲寒惟年丈所處者亦如是弟得彈丸吏之雖勉自立終恐迂性與時忤蚤夜圖儀之以自儆也

報郭塁千洛陽

天下春都在洛陽天津之上有酒如澠況丈領袖東皇為百花之冠又姚魏之司命伊川小溪恐杜康泉頭之薄醪不足以澆丈上下千古之冲襟謹上二十

尊不知可當於玉吻否

右伊書之五文之一三綱十五目十六篇簡文四千六百十五箋文二十一統四千六百三十六字

癸丑十二月伊藤定

皇極篇第六伊書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汝海稿二

甲寅雜著八篇

張岐東方伯祭文

嗟公之産其收地鼇而化星精故品魁梧如巨鎮氣灝汗如洪濱讀其青竹之著撰如拔浪而起長鯨奉其玉表之對聒如闢雲而覩棻庭初持節於豳岡之上即馳翰家君子以布文情推其道以爲堯舜周孔

今再繹賞其文以爲先秦兩漢不足砦迨其面質而話千祀之標尚則以爲黄河又一度而澄清余小子獲禮謁於憲臺歸而幾空其腸胃之塵垢不復生古之人與古之人與宜其儼垂八柱之森蓊笄當楚南之寘靈而胡其靳焉不締後匣琴架書莫之承愸留一蘂于樓之閫盻庶幾乎抗素節於皎月証丹心於碧泓余小子繫一匏於汝海即欲少罄其芹肝則焉能有繼此而問公之學行余謹對以砭巳問公之詞華余副贈之餘淸脫一劍於壠樹射一觴以祖征巫

詒曰至止應陟降而孝歆

重修邵夫子安樂窩議

愆自年十有二讀邵子經世擊壤之書服膺二十餘年嘗私心推以爲秦漢以來儒者之冠蓋巳比肩顔孟氏矣妄意其風花雪月之窩當漫無可考丙午北始試詢之郵亭長曰有祠於天津之畔是窩所遂就謁獲與其裔諸生邵南氏父子歎其堂並祀宋九賢氏自姜鳳阿先生始愚以爲康節當專主一宇邵繼祖氏因說並控河南守張翼明氏改作九賢祠祀九

賢而虛其堂主康節會張守初議建福藩遂不果說面又八年所爲癸丑予量移伊川適郏公郭墨千氏改洛令愚因說其崇邵祠可之寶豐邵君晉山陳君咸願劾一臂邵君巳遷太原同知行留五金付愚愚再至洛邵生始謁予道舊遂言祠事會郭君以福國乞弗暇及余卷舌藩役幸巳竣予來又一年所時乎時可以言矣遂令邵生草其畧邵生繪一圖欲建九賢祠於窩東當奎聚堂之門内而以故九賢堂祀邵子之父天叟以其子孫子文澤氏配荃輝之百泉巳

祠啓賢矣愚以爲是康節竟無專堂也宜以所議祀九賢者爲啓賢祠祀天叟別於奎聚堂之外當啓賢祠之南隙地祀九賢凡新作者各三楹改題窩大門曰邵夫子天津故居其周南小闕里坊奎聚堂爲姜先生題者用舊堂東則九賢祠其所祀九賢之堂曰先天則其學所以冠諸儒者次爲安樂窩爲皇極臺又窩左右鄰原有供修窩之役而免其他役者如佛善村練莊等處可役其他金則愚與諸邑長咸願輸然非地主總其事而下一令不能爲倘下令俾有督

工者主之則邵生可自權宜邵子先天之學不全著吾輩尚急圖之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宋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從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形盡矣是不知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性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爲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者耶先天而來曰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鑛之爲金不復鑛也故知性知天曰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頗不稽至邵子則了然於天人死生之說矣予友趙仲一三十載於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於功業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印於家夫子者如南車指而定四方直遠契邵康節氏焉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聞性與天道者與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真性並有劫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

予嘗欲爲家夫子天經注脚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拔數有理數世儒擯邵子於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宋儒止有此翁了然於道而人不達邵子以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宮盡亂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三十六宮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其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丸先天其有數乎數

而繫之先天吾與天地游於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
則不爲數拴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將追先天籌之
以壞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說

奉先儒羅豫章李延平主入孔廟祭文

緬儒氏於素王如列星之繫斗奉教父以于歸追重
繭於賜㬎肆季葉之達者以伊洛爲大宗以紫陽爲
上叟國嵴廓程之世家嵴闢朱之藝藪豫章之闢知
止爲金相延平之枯未發則玉友其神既巳軼昊蒼
之參廓而配上皇其主曾不薦蘋藻之芳馨而抗目

毋天下以爲遺憾者三百年亦吾道之百六陽九也
九司之議趺秩宗之舌朽　今上忽俞義夫之請而
下郡國大哉體乎萬壽常固宜其宇宙在乎手快祀
典之版章懷好音於九有小子因模前矩而瞻如者
遂獲滁伊川之邁房而斟酒偕博士與弟子員咸忻
然拜手以稽首天垂月霹星精之睦離地揭山靈川
絡之長久苟玄聖之血食不可思不可意曠漭洋兮
兩先生其亦凋伊竭汝而終騰輝耀於艮丑

姜子柔一鳴草序

予庚戌筮令昌陽之日子柔適在燕夢文山握其手
曰與若今日始師弟子柔之壬子自燕還愚亦覲得
一小龍蟠石山而上次日剌至甲寅予迓福國人洛
宿郊山之福先寺忽念子柔俄報待我洛中矣良大
異詑子柔子星命駕而訪舊令予不能縶其駒於五
甸之外觀其所異詑則離合亦不自兩人操也客既
不肯信信因木其五藝而系之言以當祖行五藝者
子柔一日試筆而立就者其情況不俛於世法與之
語多在六合之外故宜其筆如流雲出沒初無定形

必有異文山其品者收之答往識肆予題其草曰一
鳴

先聖吳道子像贊（伊廟有鏑子柔太徵之位爵爲贊）

七政之尸唯其特萬古爲宇瞻我教父

壽撫河南都御史梁公序（代作）

大臣曰國老肆大臣之壽弗釋人甲子齒匪趨身歷
陽秋之贍遂以久特聞董廣川曰壽麟也厥道可久
故麟之久都御史梁公之撫河南卽自其臬藩歷也
久則麟是巳余敢擇言爲公言大臣壽耆始麟之民

中疇之君終疇之國三疇徵大臣者身始可云又也自昔國運遠過曆靡右姬氏蒼帝蓋卜人稱年七百世三十而垂昴振雲且在八百六十七年之外所縣徠則肇之周公左召公右化行南國厥後王則太保經營於洛周文公亦伻卜澗東瀍西定厥鼎勤斯犀矣厥中葉則召穆公虎來旬來宣于疆于理卽謝邑一營旣定宅又徹乃土疆親藩固而艮翰于蕃斯疇國壽之效與自昔厥享國多歷年者後舜禹則周公無逸稱廸哲四人或七十有五年或五十有九年或

三十有三年或五十年其弗敢逸以臻茲者無亦伊陟臣扈巫咸甘盤號叔并閎散輩之仔肩是弼耶卽我武受九齡之三亦惟茲閎散輩弼之故咸多歷年所肆卷阿以壽命茀祿導不敢康之辟必曰有馮有翼穆王享國百年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車轍馬跡而王度式如金玉詩固曰天子萬年又曰三壽作朋如兩如陵斯疇君壽之效與三代邦家有社稷兩漢牧守有子孫蓋言久道故曰遹求厥寧遹觀厥成卽舜禹薦天或二十有八年或十有七年亦曰旄

澤久故訟獄謳歌歸後世官如傳舍無定主胡責化無定民胡責忠卽衛武睿聖九十有五箴警於國作抑戒亦惟封建而長有其民故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民得奉以爲章引翼於考祺斯疇民壽之效與采公自通籍以其身當天下之望者且三十年其勤吾君吾國亦已以久國最後觀察豫州遂踐方岳歷左右衿轄於是明職掌申驛禁飭招體愼盜訊酌兌運課催徵下令而罔敢不諾如是者幾年　天子以爲卿材也遂命御中丞之憲如古之王畿卿士往監方伯

之國俾遂其久道亦以豫卽土中扼兩海而稱腹心地惟公諸又是時洛有大藩之役定宅徹土匪公莫如召虎故仝付以兩河適余采風二南自衛入洛周咨於野則四閭井如前父老謳之曰中丞之令具令維何寓訪之飛詭其章十周咨於館則百國繩如前令長謳之日中丞之令具令維何羡耗之保甲其章十有二余盱衡嘆曰往公爲臬政得舉其五爲藩政得舉其八玆振其全憲政舉其十哉向所不得全舉者玆且朝掌圖而夕風行矣然公新受命未十旬吏

民卽善述類今甫馳而其井者壓者遂版章無恙虎
而冠者遂能其秩耶將民往民吏往吏其同雲之戴
雰又益之霡霂者耶厥道久則民蔚者耶是時介圭
入北鄙余從公扈蹕粻傳御之役陰觀其所籌畫自
舟之車則衞㟐鶴首千庾與岸之步輦朱轂直自車
之舟則河干靈音十舍輿津之樓船桂楫直止郊則
棚殿列燦於星田之國則新邑軒蓋於海關按行就
隊中使無譁霜蹄鶩馭徒御以律先是會計精審審
爲民節數十萬緡其以莊田請命又得減萬頃者二

其必不可干之二萬頃者又擒攤諸齊楚十之二孔
邇忘赤舫之勞王室無如燬之慽已又倩余請後命
冀上稅如國課不欲其有王田名使履畝終察於寺
人以身卵翼之若曰懼以剪桐過泰而毒且圮族俾
宗子城壞而大師不可垣也又瑞桂請藩之繼建不
可示以侈其權計良遠卽召伯徹土疆平原賜者不
碩膚遜耶是說聞而　天子必穆然圖國運萬年眼
邈倏大之思命卽諸藩繼建準此以不踰以對天下
以篤國祜巻我朝亘延番二百四十年而八紘一擧

照萬里如展鏡陋漢氏之中葉再興且過周歷無穢
今　天子享國亦已方文王之五十秩祖甲又甚而
不敢遑將萬年不可少廣算公旣申右執法約遂藏
澤之久快厥成之觀奠天地中央且晉而正玉衡七
政彌吾君壽考作人如雲漢之倬章卽詩書所咏千
載一瞬是則曰國老是則曰大臣之壽公肺腸惟是
吾君吾國其聞余說而瞿然命一觴

福藩莊田議

邇者福王過聽於好利喜事之中官以莊田自行營

業請亟欲與朝廷分土分民　皇上重違愛子之指
竟無後命於是中官之查丈者車騎風馳於八郡一
州之郊繽紛騷繹纍纍載道矣娟子相對無色卽守
令戢手莫知所爲地方策愚謹按藩封之典子祿不
予地　高皇帝祖制曰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
十月終一次盡數支撥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
士糧儲皆係按月支給其甲仗挨缺撥付所在有司
照依原定數目安見有[illegible]業之令止曰王歲祿
若干石而已不聞其[illegible]地若干頃此非萬世奉

以不可易者乎國初之封者如秦晉周楚魯蜀慶潘之八籓皆歲支萬石或奏辭一千石或二千石代唐之二籓則歲支六千石韓則歲支三千石岷則歲支一千五百石肅則歲支一千石皆本色折色兼支謂之支是支於有司者也未聞其割地而授之截然有私土有私民者繼世之封者如鄭則歲支萬四百石趙襄淮之三籓則歲支萬石趙則奏辭一千石荊崇之二籓則歲支九千五百石德吉榮之三籓則歲支九千石益衡之二籓則歲支八千石亦未聞其割地

而授之截然有私土有私民者夫諸籓之剖符南面一方者其初豈遽非吾　皇之子　列聖之愛其子遜後於　皇上之於福王誠以分建宗子原以翰中朝彈壓人心使無二非使各務富厚絕不與國同休戚即義輔不王曰嫌於逼肘腋即兩浙亦不王曰嫌於分脊腴即奏辭亦聽之且有僅止於三千石一千五百石一千石者其裁抑之雅指良遠而諸籓亦不聞其以患貧貶王者體況受祿有常割地無名有如分土分民帝寔有土王亦自有土帝寔有民王亦自

有民視天下以割裂之象而諸侯王之與國同休戚者何居無乃寸地尺天有不屬一人之版圖與況莊田溢在常祿之外今田以二萬計歲又可入六萬視諸籓之贏詎何如不願得租而願得地是誠何心良不能爲王解矣自有封建以來多跋扈而不可制者尾大不掉之患者以天子與諸侯分土分民而人心不束於一主也漢高分王功臣而功臣不可制分王宗子而宗子不可制非功臣宗子之王者其報國詎殊於十八列侯也封太傅則過賈誼所爲痛哭欷歔

建諸侯而少其力者也其主姑息不蚤計七國之地遂至不可剗竟不免於尋師　高皇帝權歷代而立法即開國元勲功最高止列於五等分王二十五子控九輿而鎮之予祿不予地良以土地不堪分而制也然至今而有國有郡者泒僅十有七耳其奕世與帝家偕永者非果以其有地而富故雲蕃而暴耀其不克永者亦非以其無地而貧遂瓞瓜之不綿此已事之可覆掌按者也二百四十年以來未聞有籓王患貧者亦未聞不管業而王祿不繼者亦未聞有司

敢拖欠王祿而遂成闕典至煩帶徵者即天下宗藩
之有員名者二萬一千一百奇歲食米七百一十三
萬七千六百奇銀九萬四千五百奇皆非授之地使
自營業也受有司催科之所入而數萬人者食箸不
告困向使須地爲長計毋論田租即藩郡將軍之祿
靡不可地儻人人有不稅之田將中原爲宗人割裂
盡矣毋論我朝即唐制親王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
八百匹綿四千五十斤宋制親王穀二千四百石錢
四千八百貫絹綾羅綿稱之亦兼授地者我朝之萬

石亦準此不少越惟唐制郡王而下有田然郡王田
僅六十頃將軍而下降至二十頃八頃然唐薄於親
親宗人之食祿者視其所祧故可繼宋亦不聞做而
行之何也土地者天子掌上之圖經斷不容衆爲政
衆爲政則變或在强宗或在受病之黔首　高皇帝
百戰而定帝業於横戈露刃之中其初豈非乘元人
之失馭而前有揭竿之呼後遂有中原之撫元是時
華夷一提疆域夏今昔無匹不堪小民之怨而怨怒
而呼遂稱勝國之社即　高皇帝之詔亦曰朕本淮

右小民又曰朕本淮右布衣人心之不堪恐不堪怒
亦明矣　皇上手萬全之土宇以　祖訓爲可無遵
以人心爲可無坊剪一桐圭駭三省之郡[illegible]使兩河
之八郡一州無地不王莊齊之八郡楚之十有五郡
亦無地不王莊處處畏中官甚於長守土之吏中官
而束縛其民守土者不得問即賢王不得坐致千里
而困控者之門必激而有他警不可道况瑞桂諸王
之繼建豈其視福例可少貶將九圍無隙地無寧晷
愚誠不知其所竟矣昔齊王弟靖郭君田嬰欲去齊

而自築於薛十諫而弗止客諫之三言曰海大魚其
說曰君以齊爲海者也大魚欲去海而之小渚然小
渚之可托不如海故天下之大體弗震搖而廟堂有
版章之慶藩王亦何必患貧恐天下無貧王而有貧
民擾貧民而力殖富不以　皇上之天下爲可托之
海而屈屈以其莊田爲自托之渚欲挹海以注渚未
聞海涸而渚獨潤將其計不如靖郭君乎愚又聞趙
威后之愛其少子長安君弗使爲趙質齊曰有以出
質再請者必唾其面而左師觸讋入諫曰父母之愛子

則爲之計深遠三世以前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無有矣微獨趙諸侯之三世子孫有繼者乎
無有矣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耳今
尊少子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后
爲長安君計短也達者以爲人主之子骨肉之親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殆確論今福王一之國
而遽割地以自予近騷兩河遠撼齊楚倘以莊田激
他變天下且求多於王　皇上之爲王計曾不若趙
威后之計其少子與將言官之說亦可採如客之說
海魚與不辭唾面之觸讋耶昔福王辭田萬頃天下
皆嘆以爲讓王卽諸藩奏辭千石之義遜下風矣奈
何今日請鹽店明日請管業此必中官陽誘以收地
利而陰爲自便策遂誤王以誤　皇上其說不過曰
王提封一國止恃此土壤其地利應不止如起科數
我輩可多方以盡華實之毛不知金甌長完王又何
患節儉謙讓之徽世爲國顧與天無極不難礪泰山
又不過曰子孫世恃此以肉食奈何付有司手倘有

拖欠不前耶不知籓國歲支甚於京邊自來曾有敢
欠一倉者乎有敢壓一歲者乎諸侯王之食於有司
者不獨在河洛間誠如祿例以歲十月之交爲限責
布政司類解卽不然春秋再稅亦可按期前也中官
之長福王恐不如有司之畏　皇上而監司以三尺
議有司之後何如中官越數千里外王不得一一而
繩督者之爲便計也

甲寅儷體十一篇

巡道思白董公迓啟

伏以士龍抗霄漢之姿攬結雲間秀色坡老冠風流
之彥暈移汝海烟波千秋重見此一班人十載遂詔
我同調雅恭淮甃事氣吐春山襟舂秋月文昌司命
詞源一石全收太紫搖光學海百川立至問謫仙之
奇跡留嘉話在金馬門緬才子於大宗想光風被綷
紗館香浮金雀爭假寵於墨精筆擬玉龍共乞靈於
繪妙雖以之罘不夜待天人之枉顧悵無緣至於盤
谷天壇望佳客之幸臨徒有恨罏餚尊奚之與宜調
燮於鼎梅散金翹翠之詩應紘歌於廟懿叅遵汝墳

而伐肆文王之化獨先而崇嵩嶽以稱高大地之中無影禮已隆於三聘獨膺皇矢覽揆駕須遊於薄游少答山靈歟望其恐不出大賢之門下亦已有年今乃借爲吏而先驅欣然負弩伊川長吏拗涤水以澆壓洛下諸生攬月華而洗面

河院胡公迓啓代作

伏以河爲德水號稱四瀆之宗禹作司空位在九官之上欲功收於繇子必道叶於波臣恭惟執事高明冠羣龍之首陽和先百鳥而鳴九萬里垂雲運海之程於朝端上則德星華宿四十年浴日補天之手爲

吾道中之巨嶽長川昔總轄衿南海既波平而風晏繼開節鎮鬼方又雨若以月從踐水正於金陵受不周於顓頊九疇既畀宜葳錫乎玄圭四隩欲乎遂考工於黃壤蓋總堪輿之元脉者氣正應乎銀潢真著宙之中央者濤須來於天柱巨眼屬崑崙之足大方見河伯之門森羅西極之百泓故其源白蕩漾中州之兩岍故其波黃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收天吳則渠幷千七百一川者外百里小曲千里大曲入函夏已瀰漾四十五百里而來晝減夜增通陰陽之消息淌否清泰操今古之符章肆河祭爲四海之先而河防於八陵獨大博望侯之使大宛至葱嶺而迷源漢武帝之築宣房向河渠面東手既契龍圖之綠字應蹬春水之桃花必循泗而歸徐將卷淮而入海漕運一絲櫂漿壯喉舌於神京園陵萬載松楸護風雲於聖祖版杵杜馮夷之芒刃璧馬不沉艅艎跨波陣之長風桑麻堪課某繫食匏於方岳慚弩矢之不前竊使烏於轅門披雲霞而如對

鹽臺蘄公迓啓代作

伏以堯舜禹建都之域惟皐陶乃風動四方文武成作邑之鄉非召伯誰巡行諸國仰一法星之入部總三行省而采詩恭惟執事夫言口代王紆手携彩鳳五章琢襟標以美玉華霞九綺鑄風格於良金唾雨咳雷長淮本咽喉之水顧風盼電芒碭真骨相之山鳴即驚人翽振蓁梧之羽怒而運海翼揮礙日之雲屈軼何心四凶之膽自溥堯羊有鑒九佐之班偏清封事日騰既正衡之北指朝廷無事特御憲而西征

天開潤作之池姑課形紛於堯海地獻雲歆之鼎終謂鉉耳於傳羹表華嶽而爲冠霜臺闢則蚩尤旗墜捲黃河而如帶驄馬嘶則狼跋卷胡其謬稱伯於九州敬拂擣陟方之館又叨先於四岳欲前驅代狩之旌待警皇華佇馳征於原隰遣伻洛邑闕望眼於嵩高

按臺張公巡洛宴啓 代作

伏以周南十五國風之冠待淑問於皇華雖邑三千大界之中壯行覲於天遣使星入部載鐵筆以霜橫

驄馬行春奉法冠而嶽立恭惟執事卿月暑空大風表海九蘭八桂捧玉表於雲將三秀五芝挺清襟於露掌鳳臺鵠觀筆生入夢之花瑣闥雲總甈披立焚之草嵩岳有陟方之館正紫雰朱藹之郁紛河宗爲定鼎之邦鐵錦節彤騶之臨御披光鳳於曲洛倪移銀闕羽儀灑文露於方湖如捧瑤山仙仗是以魴雖赤尾邇父母以那居狼不跋胡埋轂輪於當道屈軼偏能指佞翠綸華組生春神羊最善觸邪白鳳青鸞振翮鬖龍闢塞澄清竹箭之流飛兔門庭堵集芝之塵

之市其部諸侯於郟鄏命風伯而清塵除周道於轘轅申而飭以洗灑錫星田而補月戶深知洪造之功奠地乳而伸天眉仰驚巨靈之手潤毛敬采雖慚琬液之漿景桂聊延敢效野癯之獻山軒磬折安能擎十丈如船之藕於玉井頭水榭舟旋寘欲乞千年始核之桃於瑤池上伏願玉亭金止容典綠圖丹字之津朱旭碧氛裘徊赤漢蒼姬之浦臿若華於王父翔陽之轡不征注桂酒於天公斗柄之杓可挹

按臺張公洛郊餞啓 代作

伏以周公覲袞繡於東山望渚鴻之信處召伯憩甘棠於南國拜蔽芾而思存月馭星軺駐景吹笙之浦雲衣風馬延光剖蚌之川恭惟執事蒼帝昴雲中皇喉舌大鑪錘手貌麟閣而應先眞骨鯁臣抗豸冠而獨立徧大千界共尊臣衛之班西第一星首列端門之座入告則皐謨五弼洗死結於肺嘉遊覲則禹鼎九懸遯形蹤於魑魅下星軺而辭御座卽如絲如綸如綍之王言眞迤軸而搊霓旌避維駒維駱維駰之我馬銅街金市欣看朱就祈空鼎邑月放並戀青驄

就道蚤日柱中無圭影交風雨而會陰陽天津上應
銀河出圖書而卜灑澗直指攬登車之轡叶河運之
澄清前驅降維嶽之神增嵩高之峻樞營茲洛邑王
室壯其畿如遵彼汝濆文化行而先被業業之膠四
牡騤騤留出祖於仲山清清之酒百壺所願伸餞[illegible]
於顯父邵寫花鳥肯教寶蓋遐征伊闕煙波如注春
樽靈液斟蘭英於仙掌會瞻巖畔驚鴻待玉舉於芳
晨佇見水心捧劍百年三萬日以登龍爲錦繡之[illegible]
五城十二樓於行幄望金銀之氣

太宰鄭公加勳賀啓代作

伏以星象天官曹列準三百六十曜度月惟卿士鑑
空開八萬三千戶庭位冢宰而正工既仰周公之几
舄貳太保而弘化又需君奭之濟川恭惟執事七政
天樞三華上相吞胸雲夢已窮七澤之觀濯足洞庭
遂騁八荒之望和弓垂矢允稱絕代之珍鱒鼠鴻磐
屢應追鋒之召緯星田而經日旬南軸籓太微朱鳥
之庭抗天首而扼地喉北紘環匡衛紫宮之座蓋見
羣龍之首獨推長者之魁梧扶雲漢之章宜用宗臣
之者舊是以路公爲三朝老合拜平章重事之班文
正上百官圖遂均超格亭運之次觀衮衣於八座居
然蹊闕道以陟泰階奉蒼帝於三孤俄爾侍心星以
捧前耀二十四考中書最郭令之勳一二萬幾大權
贊神堯之日某嘽駱不遑啟處盬王事於道周征駪
靡及每懷爰咨諏於華隰屢聲橐索驚闈縹緲於中
台劍佩蹌蹌快覩從容於上界老成見信府宮之舌
本將通下濟有光輔拂之心花欲躍爲蒼生幸能無
稱慶於公門以世道圖想見告嘉於我后

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謚議

浩然之氣直而行夾日之五龍夭矯王佐之才名於
世承天之八柱崢嶸黃河瀉汗漫之胸華嶽挺琅玕
之骨哲匠共推天授雄風獨擅文衡闢草昧於騷壇
一代詞人之冠黻休明於經苑千秋大雅之宗包何
孕徐復見先秦法物出風入雅豈徒天下文章壯十
朝畧翰之觀握千古絲綸之命古道既關於國運忠
貞尤表於人綱頑壽寧之橫於泰陵光濟之年則憤
悲如賈太傅排道瑾之奸於武廟盤遊之日則慷慨

如陸宣公晁采雖焚不掩白虹之氣龍泉既瘞終騰紫極之光振木鐸於豫章坐虎皮於鹿洞尊考亭之歸海教立布於百城偏干靜之懸河化丕成於三肆放三閭而知屈正則之蘭皐蕙畮匪專千賦之豪總八代而仰韓昌黎之北斗泰山定是六經之派空同之、正樹幟於鴻紳弘治之風尚流馨於故老山河氣作贊玉振於雲門日月名懸錫天章於漢倬

行人司行人贈監察御史李公謚議名惠

奮孤忠於爭業挺勁節於人倫徤骨崢嶸屈軼惟知

指佞鯁襟獄獄堯年最善觸邪手挽天河障八潢於上界足撐底柱回九派於中流不蜷局而邀時以偪强而諂主三山望幸擬碧海以駐旌八駿周流指瑤池而稅駕啼猩笑蜀端門晦執法之星碎首剖心龍領見披鱗之士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對揚孔孟之堂配食逢干之座總九司而定議既叨予贈之恩重一葉以如山何悋易名之典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張公謚議名孟男

股肱弼帝之四鄰喉舌代天者十載叩景鏞於東序服膺國士之風貌麟閣之西清贍禮宗臣之像共欽李元禮風裁之獨樹欲得御而羨登仙咸仰汲長孺戇直之不撓肯掃門而慚揖客出處係中朝之望經綸布人代之工手國計而甕飧仰食於調停召追鋒而厥庫肯堂於樽節爲郎史千官之表期砥節於羔羊省水衡萬計之錢不投嬴於敝篋垂老諄諄於國家之大計如君實之夢言遺章纚纚乎忠愛之嘉謨類史魚之尸諫聞姓名而知敬詢朝野而僉同已定論於蓋棺宜錫名於出綍

太子太傅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贈太保楊公謚議名博

嵩嶽降神於碧嶺河宗誕瑞於黃流氣如千十之純鈞負列星而振耀品若搏風之怒鳥奮八翼而垂天蓋爲附驥尾之蟻蠓自策攀龍鱗之竹帛驅雄雷而矯掌運籌息靈武之烽蟠武庫而塡胸轉餉空降城之戍勒蝸蝸於燕然之麓甲兵想小范老之龍光消狼煙於涿鹿之雲國陣識諸葛君之名士玉門生入許還報國之身魚緋賜露珍重壽邊之手秕大常於

國元功與鉉鼎並垂藏奏牘於家大議共金縢不朽既讀名臣之傳應懸美謚之旌示嘉勸於長城酬壯猷於元老

工部左侍郎贈尚書董公謚議名堯封

横秋霜骨如百折不回到海之黄河執法星精眞三峰獨立排天之太華出處爲人倫之冠登庸卜世道之興洛下稱才大類吳公之識賈誼廬江代計重關黄霸之怨許丞子奇振鷺序於髫年惜老成銓宰爲之改色元禮抗龍門於一世持風裁鉞臣遂以正銜

劍門取三殿之材伐木不呻吟於邪許薊里策六奇之計控弦竟遏逍於那居清花分詭討之田其籍入至收百萬畝條兌糧府倉之議其弊規可掃數百年直道絃張故武房駟而不安其位亞名山立遂撫操江而式奏其能葉輕去國之身絕舟旋於權相既固籌邊之慳杜虜患於容鄰李令伯之陳情乞報劉之日短班仲升之生入封定遠而功高七載懸車切采芉於想望兩都司計佇諧弼於觀成箕尾騎天上之星山河作人間之氣釆定論於蓋棺之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今聞立懦廉頑百世之風信可揚孤芳於論世是以擬忠淸貞毅四字之褒自應叨徽贈於易名

甲寅簡牘十二篇

簡錢受之翰編

受之不受形管以錫家君子方諸洙泗敎主殆可儗後聖於不惑者哉其辭雅質可當崔蔡敬付歸聘之伻上之庭闈又奉嘉貺之勤姑代家君子九頓伯毋浣江南佳麗之習而爲濬閨師良願揚摧代乎萬歲

者三顧俗腸爲案牘污少假之以報熊華一瓣香二幸頷然之受之大撰作乞數種示我我帳下之二三子雅欲私淑者弟之雋詩草倘可復也幸搜而徠庶楚山吳水不終隔爾丈所甲乙春秋墨一部大佳并請使者口丈之閉關而放神於八絃應見六界天在下方乎若期以粲劫而底恐華藏亦屬稊米今且作娑婆主爾箋四柄乞筆精熹我好音不厭頻受之千萬

簡舊令劉虛亭先生

別絳帳十有七年於茲徒勞緬邈歲在海畔於劉
徵垣別墅讀老師一壽詩嗟嘆之客歲首周世兄奉
手札徠其方晨務匆匆未有以復蓋大命云顯使而
役可時已爲遷客未得地也即爲函付黃陂令達之
而未及七月至伊汝間視貴里千里而遙忽焉改歲
前命尚不報豈復有人理乎想玉體迎禧嘯傲山林
庭前寶樹森森逼人五情難罄之筆札間倘命駕一
游嵩高某當爲千里餉也

簡來雲蛟麻城

弟獲附巳稱良契又同叨邦政之署大快夙昔魁梧
之槩日勞緬邈之懷貴部人劉施亭先生者敝邑舊
父母曾棨試弟首之政事之鋒穎文藝之卓冠自治
敝邑以來所未有眞才品也弟受知巳之誼深于里
遣使爲候倘命一使導之更惟禮遇倍加是借年兄
之雅以酬弟之知也

報任次玉茂才

世之呻吟竹素者豈啻數十萬即口學問者亦奚啻
數千也其眞心不毀而有意於此者足不踐然矣公

少年而有長者之鄉往僕雅嘗其人賞其苦心寔匪
區區筆札以爲藻飾道之云昰歲華不待分手輒稱
十年良可惋吝喜大人命駕而徠叨附寅恭之雅假
緣大不偶僕往在海瓻以乏媚骨被逐世道之可嗟
萬狀此行得大人古之人與而相週旋若脫疾藜而
履崇期也大人者上大夫所重其品亨遊可無問飛
札而訊千里若咫尺十年即旦夕矣惟學道一寸心
可以郤病僕亦善病嘗斷酒醋兩閱月不全謝惟特
自家意思而巳鄢陵公舊一面巳志其人昨握手於

汴上大快之恨不久與語此等人豈可求之車馬間
何子有志人向以一札往闢其頗不佳遠道無從得
眞消息當爲籌之願得其近狀關中書院志等書受
讀良洗俗吏之胸蟠公不洛遊乎别況於何日粗畢
拙刻請教曲腸以異日

簡署道呂公

執事繫朝野之望且三十年特簡在以保東郊維是
剪桐之始非公莫可彈壓者攬澄清之沃轡回枯槁
於春臺申伯入謝邑而愚直兼行召公慰甘棠而鼎

牙自歛袌衣緬裳手加額於東人其夙緬仰於長城
幸先驅於負弩馳伻函以代趨也

簡王雲龍嵩縣

丈翹振梧岡鳴中夷則天籟與鈞天並唱而以螻鳴
行則弟當作蒼蠅聲於蚯蚓竅中矣李生蚊顙朋銜
白琥口吐丹霞羅九流而馳騖綜六藝於縹緗即其
古洛一作上匹駱丞繇王先生之品題宜其嘶風千
里有士如此弟欲於校士時一爲引薦祈先發玉吻
從而和之何如

簡屯臺潘公

從先仲父京栖時先仲父稱良契輙首執事即某讀
辛丑籍中文雅擎節大卷而奉以矜式自分溝中之
斷龍門不可登客歲奉手跡於海東眞以爲特達而
知矣嗣有新命不敢以通某之見詘於計者黃守寔
述見憐語銘骨以不朽待罪伊干不敢以壽陵子希
步邯鄲而不假介紹牧之薦書奬其苦心徒有洗刷
其中垢作一人品庶有當於從游一芹之攄瀾毛以
御王公釆其區區而領然之

報按臺張公

衛輝卷題本犯手閱若顛嵜其惟銓其筆意顯者得
尤人於七十二子之中恐粗心甲乙未嘗仰祈宥其
愚冲使遵憲令幸不敢狂悖但此特始基之他日收
粗立莊之害又甚執事挽回此舉造福尤無量

簡劉少嵐先生

某待罪伊汝者歲又莫矣竟未馳一牘以起居罪良
甚拮据彈尤畢役王事心力殫矣東人鞅掌蘭足折
腰屈膝安得侄兒惟翁抗節風塵之表領袖雲霞大
名大年善飯珍攝以表後進矯首秦雲禱遐無極

簡前廣文李君

別久懷長向宜陽得聠郎君又已歲晏嵩高之招無
繇踐約僕曾爲張學憲道門下送考之勞學憲有指
欲爲門下少布諸生意而新任楊君高士郎以十千
先爲門下酒錢贈祈鑒茹亦此方一雅舉

報遲子登兄弟

自入洛夢想未嘗不在九青山頭從蘭昆游顧勞人
無好懷抱不能付片函相問遺子柔來得手牘讀至

曾參不殺人語爲惆悵無已愛之來又辱佳說詩什
以壽家慈千里悅對受之歸心如羽僕又苦病不能
與細語聞元吉下帷進業郎君作八文章子與雖稍
以應奪然才佳不難還本來面目左編竟踐三年之
約割贈雅意何以報姑據案爲答不具懷

報石澹寧淓源

前冬教并拜淑貺遠獲碧雞之產近收王屋之毛多
病所須不外求矣弟在東萊戴星而出懸魚而治者
二十月心力爲父老殫矣只以勁骨不可全銷小技

不免見妬而或中之曰恃才過天卿堂時曾有一條
出老功之口詢萊令有之者乎皆未也只曰以氣豪
而已弟又不曾以氣加人者也至纖嗇役如一刀裁
尺寸皆有法者而忌者逐弟而不欲使受其佳名也
去國者不潔其名信如樂毅所云詩曰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弟之謂哉弟矢不口東事聽海若曲直汝帖
并拙刻馳奏

右伊書之六文之二三綱三十一目三十一篇簡
文一萬三百三十八箋文三十六統一萬三百七

十四字甲寅十二月伊齋定

皇極篇第七伊書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汝海稿三

乙卯雜著十二篇

謝孺人行狀

謝孺人者㕘南陽觀察推官張公配而張公之再補南陽維癸丑翔鳳以伊陽令偕許守鄭明初氏就謁之燕雲退而謂鄭守觀察有道骨鄭守曰是吾鄉之魁岸長者前李南安以卓聞比卽伊公郵史官錢受之氏歲來聘錢則謂公力持古道浣風塵人也其年十月獲再謁公於洛曰我將命子以文其明年甲寅九月公行部伊而始命誌其孺人謝碣翔鳳曰須金滕石渠之筆紀微彤管柰何下吏野史行無巳願爲贊狀又明年乙卯二月公以幣命翔鳳適患右手泱月弗克爲又閱月始列其懿述以貽諸蘭臺史者曰孺人梅林之右冑而父爲質菴公母葉夫人夫人氏亦著於虹橋孺人於兄弟獨後出淑婉負立父母爲相攸而得觀察公嘉其鶴舉而玉行以才絕諸生間

遂尚之而觀察之王父方川公王母陳孺人咸華髮撰蔾於庭君舅岳喬公繼姑婷袁孺人咸盛年葢孺人不逮事其君姑遂君姑袁孺人于歸則櫛縰總紳以適其所紛帨箴管如度兩世爲破顏順豫卽袁孺人禮孺人不啻其君姑其叔娌輩咸聚炊其恃而斂者厥姨厥姑弗嗃嗃嘻嘻爾三族贊觀察有良媛有黃占叶將亘其嗣以洽於鼻來夫嗃嗃嘻唶者家人婦子惬耶維家人之繇王假有家勿恤吉寔嘉歸妹受祉觀察所謂假家而吉勿恤者與觀察蔞而善瘢

孺人以簪珥佐刀圭躬藥欒以充食指數穫而張氏產中人者以孺人迨夫子舉國書官左李其敦牟巵匜紉綻箴綴以襄厥夫子修儀於舅姑者如初婦終弗貴也觀察公弗子爲博置館子舉而身子之其諸姬姜良秩以弟畜維姬姜亦以小星之抱裯爲孺人頌綏履此其犖犖大節觀察早弟恃爲事其怙闈與繼婷三十年睞初婦罔或間其當大事訖禫縣必以禮禮葢曰仁觀其愛智觀其理彊觀其志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察喪禮廢人遺其親卽好禮華氏犕俾

婦貞孺人其仁知彊者與觀察外坦而中毅或有所
不可勃而皆溢孺人爲萬方解曉於大義靜好之音
寔𥨊仔肩委棄閫敎弛絕佳麗之鄉尤難卽於訓今
薦紳家息手劉向氏列女圖者逞逞稱詩說禮矣然
房中德詘實不肖華綵嘶荇菜受之好古倔強常
我嘆三風十愆今閨人靡不具至吳媼有唁而受之
或弗卽其筵端曰是安容納禮乃獨禮張夫人謝曰
是眞夫人吾崇拜之非越翔鳳倔強如錢氏義不詠
人而狀孺人當無靦於載筆孺人年五十有一以觀

察考續獲贈典丈夫子一曰汝哲女子子四

朝京打馬格

李易安更定宣和馬以二十馬命辭打之客二十馬
座數客而爭馳博道於一孔旋打旋下頻聒而艱於
着手予特爲朝京馬不厭增客客止一馬由八方而
赴一主中央爲四十九道其一虛者帝座也其六道
之次第環者乾六位也外爲七十二道離之爲八方
者以八方拱一都也方各以八拱一其方各有一者
八辟也八辟在馳驅之中而帝座之虛一者在馳
之外君靜而臣動也帝座之外次第以八環者朝市
也四正四奇縱橫皆九者九重也其入必由四正奇
者正之附庸也入都而六道皆可適其路維均使黜
者得趨避以取勝也中央直南之第一路爲闕前朝
覲之位也咸會於朝位故最先南次東西次東西南
次北次東西北中天下而立以南面爲正左掖右掖
北闕皆北面於南者臣道也以先得君爲勝非以先
據要路爲疾足也以正路爲衡者黜邪徑不使捷取
也下馬之例蓋取諸九塗夫塗之一達者道路二達

者岐旁三達者劇旁四達者衢五達者康六達者莊
七達者劇驂八達者崇期九達者逵故以二投叏命
之上弗用十下弗及一九於南之央置馬八於東之
央置馬七於西之央置馬六於東南之央置馬五於
西南之央置馬四於北之央置馬三於東北之央置
馬二於西北之央置馬客先置馬而主馬再得乘卽
得跨之如積薪者戒競先未必皆獲也上弗用十者
數以九也下弗及一者虛其一以象帝座不可用也
行馬之例則四正皆自本方入東南西南皆自南入

東北自東入西北自西入八九爲勝采進二路六七
爲賞采進一路四五爲旁采弗進二三爲罰采退一
路其下馬處得罰采以次黜歸其方之隅再得則罰
一帖入注不至闕一路而得勝采者是謂過上罰却
三路三舍之避以自貶損打馬之例一曰超乘謂遇
勝采而主馬適當客馬之後卽超而駕其前者賞十
帖二曰跨駿謂主馬所進之路適當客馬之路卽跨
而疊其上者賞九帖三曰軼塵謂客馬在別路而主
馬卽自其傍馳而過之者賞八帖四曰蹴錦謂主馬

擅客馬而蹴之者賞七帖五曰截雲謂截客馬而當
其前者賞六帖六曰追電謂客馬追主馬而及者賞
五帖七曰翻玉謂主馬被跨而得勝采者翻擲客馬
却一路賞四帖八曰圜風謂主馬却走而超乘跨駿
者賞三帖九曰收驄謂主馬却走而蹴錦者賞二帖
十曰附驥謂跨客馬而却走一路卽當其後者賞一
帖一馬先至闕者勝他卽罷一馬至闕而他馬不移
本位者罰七帖不入京者罰五帖入京而不至五路
罰一帖帖一錢至十錢當局之初酌定當局先醵
錢爲注以錢衡觴以浮座客

嵩高遊記

登伊之臥雲山可問嵩自伊東入汝州則嶽色蒼蒼
直面頫然閱十甲子弗得往頃以他謫行葢乙卯之
四月十六日自遵汝館飯蓮因精舍夜行三十里至
汝則與魯山寶豐兩令飲達旦詰日造風穴山之白
雲寺山帶栢如綠髮谷穿一線沿溪入僧舍布散肖
其谷如村落之山棲者弗垣弗巷登其巔閱空同觀
風亭碑見予少所讀大快下俔仙人橋爲費長房飛

杖處已出自其山就道行澗中者四十里飯仙林寺
出寺行則爲仙人嶺始見少室之峨冠而卓揖我也
行二十里皆石嶺起伏澁馬蹄險盡則爲崚嶒坂始
見太室之龍眠於少室左也涉潁水則李謚珠特品
自登封迓予者四十里其父前廣文佐予汝濆書院
者宿大金店葢又二十里明日予既以弗逮卯晨闕
又不可就邑居頫主者遂假道禮嶽廟廟當嶽首嶽
搽東南其首云改衣於陟方之館自西闕造峻極殿
出觀王曾氏碑登黃中樓一曰天中閣望箕山山如

負或指其東巔之撮景如螺者曰許由冢還館雨至
李生來遂以李生遊盧巖寺寺盧鴻宅也蓋東北行
至下寺逶迤而上得上寺可七八里雲脚拂衣裾予
以東海舊夢吟太白贈盧詩輒驗故欲遊以當之又
入澗有亭予以觀瀑布者翹首則如疋練幅簾之下
垂寒濤百尺迫人蓋其上巖池水方乏僧坊之以待
憲公來予命決之始作飛瀉已乃問一臂之巖曰盧
舊居盧管聚徒五百人而寺當山之折處隘弗肖此
登頂一道雨且暮遂亟還嶽館受李生餉十九日西

馳八里而至登封有申甫故里有祠祀禹益二程公
謁已即馳就嵩陽宮焦嵩生進士欲延予予弗授館
人北出闉東北望大石之岑立崇福宮畔者曰啓毋
嵩陽宮有漢三栢武帝爵之將軍者大者可五六圍
高不閱數丈衰中郎疑其爲壘基壅足殆是禮二程
像已諸生焦昌祚王聘張孔修傳性艮謝允中陳懋
齡劉養冲焦復亨因李生來謁遂延坐於大將軍之
下風透頂骨不可留遂以十子北穿澗巖造象極洞
洞片石而中豁者如雞卵故初名雞卵洞坐石上以

蓋障日流飲又下息於洞洞有雙井洞之上菴云即
太白所邇翰寄焦煉師蓬萊仙者按李詩在少室東
北爲萬歲峰此亦登頂一道七里可陟畏毒熱弗前
遂還宮受李生餉辭諸生不可進偕西諸生請觀會
善寺即嶽神受珪師戒者也寺有泉水至寺門而隱
亦異所諸龍化爲老人聽經而報之水者又西爲戒
壇寺觀茶榜碑壇多異鎸如斧繡又西北行再折而
至少林寺蓋又二十五里寺當少室之陰三十六峰
之外有峰曰五乳自少室拖一臂而北抱寺東則轘

轅當嵩嶽之右垂其夕館於達磨衣鉢之堂有榜曰
单傳其法座如王居爲諸士辨儒釋并大地山水二
十日陟立雪臺問秦槐僵矣繼觀已俾焦復亨氏題
予并十子之名於他碑琢之系以尊天作聖之矢出
門諸生請予過其主法僧蓋曹洞宗世一人派達磨
者遂觀秦槐之曆者於左院自跋陁之甘露臺西北
陟初祖菴觀面壁影石石可二尺白質而玄文如胡
僧之髭而面微側者異之故洞石而置之以便貴人
觀者洞抉絕巖數百武畏毒熱又弗前問貝多三花

僧以鞾之施於栢者對其六祖手植栢亦屢歸觀六十僧之以掌博者劒者鞭者戟者遂以輿西南陟鉢盂峰之二祖菴六生從嶢不可馬咸自擁蓋徒嵩前堅辭不可菴井四兩兩相准云二祖卓錫得之少林無水云神僧逆知五百年有女主奪之而叱水使西此高峰綆井又異南巖有丈餘石當絕壑即覓心臺亭之俗曰煉魔子命焦生題曰摩蒼下坂藉草爲諸生談智仁勇歸則就餉其主法者夜則錄山中所得詩明日復集士爲極辨儒釋諸生從之十五里別諸

岐旁又藉草坐爲諸生口占有杯中翠色來嵩少座上清氛送穎箕之句張生問尊天解之以闢佛盡授諸生嵩遊詩李生則將諸金店帳若去予自崚嶝改途入伊寘邇五十里而坦宿西店次日自溫泉至遵汝館入邑館前道回首少室冠立而蓮拆始咫尺也嵩高則微現於少室之東若敵寨髣髴送歸客者凡七日嵩遊三日詩二十五首風穴之詩二首

張方川先生贊

學士多言無神物予唯唯否否如方川病甚而夢或覆之黃袍予二棗予將弗爲肯首而寤即得之桃間如携如取神實其口神引其手悍人之誣殺厥傖傖逋矣神詰之所偵得之而罔咎儺大力者墨類相於陽陰之六九嚌儲白粟數升於坊橋之樓壁輿而公穿雙獲之以示厥婦耶大人占之白之祥德載其世粟之祥祿綏其後嚌儀圖之莫莫莽莽帝閽者倚閭閫而瞰九有曰有人在下征弗中垢予將輔之尚立厥良配尚履厥黃耇從以淑問如皐陶之孫子式大厥后孫子問私謚於伊川長翔鳳則謹對曰是宜爲

德叟

張岳喬先生贊

於惟冠三百三千之名支而稱峻極者曰岳紀五百八千之春秋而稱大年者曰喬肆常擬之過喬木而趨以敬老尼父之題泰山而嘆以仰高肆闢其顏其壤之歌有安仰安放之號夫非以六學之亘穹宇而樹前茅有客儷說授帳如伯起之鱣堂者亦聖佐而賢曹虖咄咄岳喬追緬勞切筆陸離而振綺研瀾漾以飛濤破堅於磬玉之質遐銳於宛委之巢不將馳

白滅而躋雲霄而竟講易於阜比之座時哉其雲雨
乎俄李穠而桃夭矣人將問清氛於桃源拂水之滏
台獨晉其人於洙泗之廡而授詩書以誄之曰松高
維岳厥木惟喬

盛太孺人贊

易繫坤之元亨而曰利牝馬之貞文言曰至柔而動
也剛至靜而德方而繼以積善家慶之說以妻道當
地道妻地也故詩人爲靜女則曰如山如河河之携
百川而赴海有母手子從父之象焉山之附於地而

峻極於天則如婦之不爲世姸挺堅貞以矢所天者
也故剛以將柔方以居靜則貞之義大家之慶餘肆
予以夫婦爲五倫之首恩義之總如土之王四行益
嘗愀然於季葉之閨矣太孺人盛姬而張妃禮大夫
之妃曰孺人岳喬先生士其大夫則以子南陽君故
賜其婦人曰孺贊曰
昔碩人饁餘於野如賓者其聚德耶會稽之擧案如
眉隱服以慰厥嚱耶其空谷乎嚱幽居爲絕代玉乎
盛姬而張妃易婦而稱孺者神人以㝢詰氏里矣宇

之而符祥熊羆而丞徂又三十年而合於蓊蔓之居
跡其跨行則坤貞而慶餘矣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予旣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閱一嶺而當其
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
二月某日欲幷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
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
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益西邑七里耳挂
恨齒頰間者屢矣五月七日能簿鏡請詣劉史緇從

出城西卽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韻松濤迂
紆如隨人未旣有橋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爲坂而
平如一臂之攝雲者前百武崖起如車蓋結文殊之
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楸靡風
於蓊蔓之域者爲一流觀西又爲長登度之而大陟
則又爲坂所眺望有加遙見直西聚林坪之天息山
有白氣犂空者如練拖如川夾而弓曲竟天東北垂
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黯如黯如
或曰諸雲或曰宜爲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

如飲澗之虹疑爲白虹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
和一氣而雙垂决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
不可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墜馬予
嘆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葢壺形左
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爲寺首爲寺之眺臺
寺葢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遙者入寺徼雨
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巘之東寺壺而直前者左如
龍伏右如虎蹲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
瑞雲則案横而中有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

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
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
命茵其卉閒雲垂垂帶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
弄已歇者繼之予命青衣拈草於前澗將校以行觴
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衣黙諳命
草木或持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肆以報予笑曰文殊
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
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枚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校
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黒氏梵志之供

養兩手花空更放下甚者遠矣令黙青衣校之二客
遂負數十觴而予亦以扳請至酣葢校者以本以枝
以花以實有单英雙瓣小蒂踕柯之異如良工之安
置卉石於繪事如淸人之布案筆枕研床綷旅如靜
姬之鉛朱亦白倪人罔厭亦一徼解須匊綠稱紅黃
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爲奇艮
卉次之若維然命之對三行而朱榮不獻妍不索莫
欲倦爲措大酸乎旣闌而起予因嘆曰一澗而草百
名不旣禹禼之舌本詘矣方志所牧百不一多華系

大諸耳西家施不辱於負薪手予青衣有手草如蘭
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而結如組雲諸
從者皆北走葢小鳥之旣卵旣子而遺之射干者也
命以盆植之而擧置之案比於見安鵲巢者志辯焉
將以所校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
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晡矣徘徊佇立
二客感千載不稀者爲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
下藉卉於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追城闉數百武得大
胡桃垂陰於月橙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

之關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
有物感焉以命舟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蓋蘭亭
一作實獲我心矣

續冷然臺草序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峨之精騰爲井絡而世載英於
江漢之炳靈其秀發章挺而爲儁則文園淵雲之賦
於漢拾遺青蓮之詩於唐眉山父子之文於宋本朝
則新都氏博著矣皆千載一驅汝大夫前觀察黄公
又蔚若玉振而踵之屠緯真獨謂其近杜少陵而至

騁其雄俊於用修之右夫昌黎不博大其詞與而襄
陽以妙悟据其上則楊之豐材碩覽以妙悟遜公固
無論杜陵詩史書一代事而世獨以草堂先生冠其
集豈非以其間關蜀道之日太半考亭亦謂入蜀詩
精麗如畫豈公獨擬轍於流寓之客而舍其鄉之魁
梧長者與師與抑有意乎少陵之稷契自比而方之
公槩其詩以浣花之堂緯真讀而方諸杜公謝弗受
曰予之浣花堂非成都之百花潭水也我里之唐進
士其有堂亦云而我嘉尚之緯真以地而杜我詩耶

遂改其草曰冷然臺冷然爲朱仙幌處公槩之以瞻
山川之紆曲而因繫之以避謝於杜公寔肖杜即固
避謝恐緯真有知必弗許緯真又謂妙在法杜而不
全襲夫詩如書法今規規於疎密斷連斜正之跡而
臨摹曰一帖即欲獲逸少之煙霏露結於筆陣唯唯
否否不然故曰意在筆先必其才悟過人濃雲已淋
漓於興致之表而命管馳素即半合半離而居然有
昔人之情十五六杜之詩有筋有肉有色有香而公
敏健横逸之調秋鞠不假靈於春蘭玉季且步武於

金昆矣少陵既比稷與契其論治溥商鞅之半毛而
嘅然於十六朝之清蹤抗疏殉國邅回坎軻而不少
挫故其情文輒筆墨甚斤斤乎蟲雕而桂膠哉公之
直道於出處亮節在端夫之口者殆三十年其人則
已杜陵氏矣故其詩得杜神宜其筋肉色香肖之而
不期於全合也夫持評如辨三代之彝非漫爲說鈴
荊公嘗推大蘇於漢然必曰如子長必又曰如某年
表謹句櫛冷然之調而叶之蓋亦絕似杜入蜀以後
詩也精麗而如畫今試取蜀相堂成等數伯篇而並

命歌於冷然前後之什得不以為審音杜叢洛人而詩以蜀之草堂名蘇蜀產也一知汝而峨嵋之平江秋輪遂移汝海之畔冷然者子列子所善於御風者也汝有山曰風穴曰風伯主之今試拈一亭子於風穴之上而稱冷然以當蘇之峨嵋汝之有蘇黃其亦蜀之有杜陵與公即欲避謝杜陵天下之審音者終弗許且將驕諸文園淵雲拾遺青蓮之座叅屠氏序之後一紀為萬曆乙卯之夏五則西極文翔鳳又請梓其後草而序之

贈按察僉事呂公以少叅督儲序

呂公觀察大梁之明年攝洛汝守巡移鎮之重新藩也都御史御史曰福人之徠而莊田管業之請輒報可淮鹽之請支又如携取從封之驕校又屢以譁鬨投充獻者又呈身與其土而影射至不可稽汝衛地之入告者數千頃而又磽不可以供王事靡鹽甚此簡書大梁往其諧公至而不憚以身當親藩之喙手据而口瘏於是其踏田之鞭人者疏罪佃者堵集矣淮支龍鹽政通矣譁校縛其魁弗邀犒於孺千王矣充獻者逮中人股栗矣汝地補自其衛之官舍不郡邑攤矣王人之令弗出闕其以公保厥婦子者自汴達於關外公雖節駐洛其部大梁如故且割南陽一城領大小城五十四考大小吏數伯千橄牘萬計矯掌而圖其臧否井井斤斤按使者次洛未駕鹽使者次汝矣未駕屯使者次衛矣軒輶駱劇於郟鄏輾轂之衢問吏則以殿最對問政則以蠹豪對問士則以甲乙對五官幷馳即諸使者訝之曰能他如籌府第之鋪設者吏獲以會計結也補銷三運夫騎之借郵

者吏不告解支詘也請賑邑各數千斛全活至巨萬口也新邵子天津之窩恢大之且請謚鄉先達之梧岸者厥表相則百世風也公弗敢攝視洛汝即洛汝之以公厥婦子保者曾知公我攝乎葢又明年而西圉棘太宰請公出車矣陟叅議都御史御史曰大梁而西耶以周召之旬宣為南仲方叔乎慰西人乎東郟之保釐以付誰且西圉之一垂兵嚮與全豫食嚮與全豫之為西圉腹其付以我全儲地中央之輸將乎是經兩海而內實之葢覘儲者適去遂以公請得

旼命西人相顧咨東郊踴手加額賀矣於是汝四令進而諸於其長呂公往覘儲與向所攝而圖藩國者嚋爨大夫曰公亦胡然艱諸公如爲諫官遭靈武之彗掃論斥闊實者疏抗而班行摧屈軼指矣其治河德水馴於道其治兵邀右措於磐藩耶儲耶亦胡然爨諸善大夫之亮公舊也高邑有兩先生趙郭氏稱直道偕栢人之目三矣趙先生嘗闢大友之指以廣大孝之說而暢於事君朋友歸之於仁曰吾美桓伯云公所友其三季者信弗古昔人慚而輔季成進士

又稱名令而兄寔成之公而仁人乎于諫于河于兵于藩于儲其諸奉皇輿造天步之初軔與茲汝大夫暨其令不容已於載歸之言

金山寺銘 修天王殿僧請題梁銘之

左金山右伊川吟竹弄泉客有輶軒而入者其如與予舟旋邪

太玄潛虛策問 河南乙卯鄉試

問太玄以準易非聖人而作經繩以春秋之義或僭諸吳越而至有爲潛虛以擬玄者豈又其與國耶抑

上士沈淡其思攤若心而翼聖宗其不爲抗排大易居然矣督之者將毋甚二家之書有謂其覆瓿者有謂必傳過老于者有謂其振奇而道靖者有謂見天地之心者有謂見巳至此者有謂疊牀不濟事者有謂以數爲象奇零無用者有謂其留心三十年爲心學過於筆學者何予奪之騁指耶其崇尚抑或甚至有爲說玄五篇者有爲述玄者有爲解釋十篇者有爲義注十萬言者有爲太玄論者有爲說玄謂孟荀不足擬者有爲潛虛發微者見珍於嗜古又如茲豈

盡助其僭而阿所好與今觀其八十一首五十五名其數果何所祖與而方州部家何以繇四以之於十有二也氣體性名何以繇二以之於二十也易畫必六有畫而後贊之辭玄之畫罔虛之畫參差何以贊以九變以七也其自中至養者何居其自元至餘而齊又爲獨位者何居質之易果盡協與虛與玄又可若是班耶洪範皇極數如玄畫如虛自謂補書範之闕茲果不爲強聒儀諸易而罔憾者耶中原圖書之淵阜比於邵程氏者當有昴雲矣尚爲元本其指而

甲乙之毋徒緊諸焦林參同元包之緐廡曰此僣經
不足稱引輒觔易説以應可謂三玄十氣之客曾不
如蜀之浆人也

太玄潛虛策 河南乙卯鄉試程式

天宙然而上遂然翹首而望介丘如摩天然詎知矗
矗之不直過昊蒼也試陟紀堂而睹圜方則天又宙
然而上遂矣然後知其去地之由旬不得以捐悶之
鈎股計果不可躋而攀之也故山上有天曰遯非天
遯山自止而若天遯耳聖人之經如昊天之府非有

覃思宜討之客罄其所擬摹而終弗逮其髣髴則疇
知六經之道尊而一有騰裝以前驅者即誚之曰狂
則天下作聖之思憚而欲杜曰聖人果非人之所可
庸心與故碩人鋭往寧揖而進之毋過爲苛則詎有
殫悉天人之儒終屣而去之廡門哉先尚其所獲而
徐課其所不至則上士之雅韞洗情不受掩於酷論
庶亦豁眼界於學子而動繩天模聖之思與且援是
以定準易擬玄之案子雲之書紛募而四分之幽攡
萬類聘取天下之合而遵之擭其功而幽其所以然

兼三道而玄名九九大運與天終始爲其泰昊滙而
不可知故有測衡錯攡瑩數文棿圖告之翼以解剝
其體如大鳥垂天排樞光而追響影共指而駭之於
是萬弩齊射有非聖人而作經昊楚僣王之誚况司
馬氏之潛虛共氣體性名行變解命之八圖劾顰於
玄又安必待君實於後世方玄之文於童烏也非不
白鳳是吐神人是詰崑崙而參珍畔與而劉歆則
謂雄空自苦恐後人用爲覆醬瓿伯淳謂太玄都不
濟事謝無栣謂以數爲象奇零無用其奪玄者畝有

箕其舌然槩如兹矣而桓譚獨以爲絶倫曰老子非
仁義禮樂尚或比諸五經况子雲議論不詭於聖人
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推其與五經擬而或問雄
衡於王仲淹則曰古之振奇人也問其道則曰靖矣
康節則曰作玄其見天地之心而伯淳讀至其養首
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又輒嘆曰子雲已見至此其子
玄亦甚矣張敦實謂溫公考與衰得失之迹爲通鑑
覩潛虛爲筆學留心太玄三十年作潛虛覩通鑑則
心學其子虛亦甚矣爲説玄五篇者王涯也則謂其

探吉凶之朕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爲述玄者陸績也則謂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宜曰聖人爲解辭十篇者宋衷也而或謂非其才淵通不足以根其秘奧爲義注十萬餘言者范望也則謂其覃思耦易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此雖其于玄太甚然玄之不可輒誚卓矣康節爲太玄論推其挺明誠之性千載來未有知其解者況論其是非而暴其心以爲玄本以佐易非欲與易並行君實爲說玄至謂孟與荀

殆不足擬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而胎育萬物本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爭逐也焉之推轂亦過然其爲玄解嘲質諸邵說殆公論邵子之洞觀先天豈謬許可者耶敦實爲潛虛發微推其專精之見有以臻大易之奧暴其心以爲易天也玄升天之階由虛曉玄由玄究易斯無躐等此羽翼潛虛爲解嘲者也亦公論請爲左右元本二家之書而推其短長則其不詭於易與所不叶於聖人之全者可粗畢其大略太玄之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

十一家以一都覆三方曰天玄地玄人玄方同九州自下下而至上上如貢圖而五行之性繫焉載部而立家如周官之百二十其數蓋擬洛書書數九其贊之以初一次二至上九也實如疇序而論者謂與泰初歷應亦有顓頊之歷焉玄實以天爲與其都序不云騶乎玄漏[illegible]論正象天乎潛虛先立原委熒焱本末卄刃其冢[illegible]象八卦左右配而成名其數蓋擬河圖圖數十故其性圖十純之外配者止用其半而成五十有五按河圖之前後左右中而布位

而論者謂人之務不過乎五十五行虛實以人爲經其名圖不云人之生本於虛返於虛乎玄象天其自中而至養始十一月而終十月也以九首爲一天而繫之以中象中孚日入斗宿一度而羨以象臨從以象隨更以象革睟以象乾廓以象豐滅以象損沈以象兌成以象既濟又歷八天而終之以養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贊以象一歲晝夜之數而二贊爲一日又踦水嬴火二贊以象閏是象周天而立首也中象冬至而養爲之根者靜以爲動始巳發本於

未發乎虛象人以元哀散餘齊之五氣總挈之而始
於元終於餘咸序之以五位雖變尸一日實進德修
業之序柔剛昧昭而以雍中之人生而有五性也而
動之五中以應情之五中以得事之五中以肅德之
五中以恍以治已家之五中以暱國之五中以醜政
之五中以資功之五中以續以治人而竟以業之與
痡造隆而泯中之自養性而至立業則聖功全是象
人生而立名也元哀為始散餘為終而主之以齊則
凡五十五行之中皆齊也齊獨位中央而環之以五

十四又置土以四隅以衡四行則中之義不已槩若
并列乎此二家之所長卽聖人未嘗不首肯之易先
立八卦八重之而六十四其畫皆六雖無辭理已寓
爻之象中矣故因畫而繫之辭理在畫不在辭如以
辭卽議論之書無不可何必象爻易雖六畫非截之
為六寔重之為二內外之二體覆載而為象也玄之
有四位而以方州部家強目之以奇為一偶為二又
更置奇於偶之中而目之為三不幾於離蟲乎中一
方一州一部一家其畫四數亦四終之養則三方三
州三部三家其畫四其數則十有二如以畫置辭則
首宜四爻謙於太簡寂故其贊律之以九有辭而無
畫以八十一首為一篇有玄首都序以七百二十九
贊自為一篇有玄測都序蓋以贊附首則嫌於無涉
故離之而易不閩離卦與爻辭而為二既以歷法命
首又以五行命贊皆不如易象之的玆玄之所以為
短也虛之有左右似易之內外而耦置之易以三索
奇偶之畫為卦而虛無所取畫至以世俗算位之數
命之縱一二以為一二縱三四以為三四橫一以為

五而縱其下以為六七八九一縱一橫而為十以四
維置縱橫之十如爻之半為五元左一而右一其數
二四十三變而為績則左十而右十其數二十如以
數置辭則元宜二其爻而績宜二十其爻參差而不
可以立爻故其變律之以七亦有辭而無畫以金木
水火土生成之合旋相為宮而生商角徵羽及變宮
變徵於是有七變七七乘之而元餘齊無變故有三
百六十四變且九有當於羣三七無當於用五又不
如玄數之的玆虛之所以為短也况以兩生者未加一

倍法玄以參摹是圍三徑一法易六位以參天兩地而玄顯用參天則義短然易窮八八玄窮九九而虛不能窮十用河圖之半於十純之外則又短矣易之爻卽本於卦象不旁泥於五行而玄不能舍五行以爲賛則義短虛又濫觴於五音而綜宮徵之變占又不及初與七則又短矣易之占用九六而視其變而玄旦筮用經夕筮用緯不能無間於旦夕則義短虛旣揲之以十而視其主客得名矣然後揲之以七而考命不能如易之動玄之逢卽具也則又短矣至蔡

九峰之洪範皇極將以補書範之闕而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謝氏謂其與大易並行不至爲潛虛之不知而作旣以玄爲奇零無用而其數亦奇零旣以虛爲不知而作而其畫亦算位每圖又列之以八十一占而視其吉凶休咎災祥悔吝平之配而爲繇則其數太縈廡而不可繫以釋數何異乎易林之六十四於卦之內也又按之以歲紀原之元吉一一之、一一也當冬至中之元吉五五之五五也當夏至從三三而春分分七七而秋分二四六八咸主

元吉九九之詑卽還一一之候又以六陽六陰直五行之物事支干居然一筮氏矣數用九擬玄畫用算法虛中於五擬玄原於一而終於九法虛其序用節候一歲擬玄其占用吉凶九等法虛又傍二家爲之者夫易不容賛玄揉數散幽勒辭布體彬彬大賢之手矣虛長於布圖粿於系辭而皇極之辭繁不克具玄其易之素臣而虛之敎父與虛於極則壎伯矣統之易兩玄三虛五極九而皆以中相師禀極出儒氏之手遂無譏而厚誅二家非通論然愚所尚於玄者

非止以奇字艱思云爾葢有聖功焉易隨時變易以從道爻尚中故二五之貴以中正也卦尚時故卦必曰時之義大中其衡時其權乎然中何自起在復地中雷動之謂復復之五陰卽坤之全體其一陽卽乾之眞體所謂帝出乎震者震卽乾之第一念動之始乎坤之、靜以養乾故坤稱龍戰嫌於無陽而稱龍震爲龍乾之象乎似無陽而陽在故賛乾能於上六六陰盡而能躍出也卽剝極象也剝者乾龍將見於坤之全體矣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而邵子謂一動一

靜天地之至玅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玅至玅三十六宮之春天根在下不得此根而天之用隱足躡云者易所謂震爲足謂其起於下也故先天一字亦無而始於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前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圖書皆中五以一在下此中之根也故先天圖直以坤復相孕而盛漸至於乾玄始于冬至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乾潛於坤中也而必以養爲根曰陰弭于野陽藴萬物赤之于下其初一特贊靈根之美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而伯淳

大折服玄之盛在應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五土中中而象離而根在養中如洪範之盛在五皇極而必曰思睿作聖思之睿處卽天根卽靈根也虛貴齊尚中而位動於性情之間中之以慮似卽範所謂睿作者而慮之五則曰萬物之神出天入塵殆有見蔡氏貴五中而起冬至法玄虛者也然君實宋名卿而尊子雲若望天宜其過君實甚而以遜于不虞見疑者殆知及仁不能守者乎非玄之養中果不足以爲繩天棋聖之階也初就其文因千二家之指始暢主者以爲繁與諸篆太不作俾删而爲此尚三千一百五十五言頗簡確無長語主者又自删千餘言備爲登錄然靡剥之義不免局隘爲文纍之瑕因自錄其本文藏篋中

右伊書之七文之三二綱十二目十二篇簡文一萬五十七箋文一百二統一萬一百五十九字乙卯閏八月汴館定

文翔鳳天瑞著

汝海稿四

乙卯雜著十四篇

河南乙卯鄉試齒錄序代作

中州士籍至八十有五人自乙卯也旣命之齒且詒之義士槩其通籍之年曰同蓋自唐其以齒籍副貫籍宋籍蓋今或行矣易有同人繫之曰天與火言人同出乎天也則于宗于野奚往不同而孔子獨贊帝

世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是謂大同共三十有二人咸拜手以讓同之至也有臣三千同心同德周亦太和春秋尚取同盟大哉同乎匪天其焉宗文王位乾曰父而次其三索字之以長少蓋云同出乎天咸可謂兄弟天仁爾父子父子之餘爲兄弟子之屬與天義爾君臣君臣之餘爲友朋臣之屬與臣卬萬首而戴一君亦奚異子之本父故書道兄弟則曰友于兄弟詩道友朋則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士且往爲臣將父事吾君矣其敢不齒其儕而相伯仲然若儕互伯仲以白耳倘弗齒之籍則禮所謂十年兄事五年肩隨者何至槩其籍之年輒長少我也昔韓昌黎與張童子偕爲陸公門人童子進士矣昌黎止目之曰童子誨其所不逮則少者弗敢以籍之年同輒與偕行古道尚可槩見宋至有官年私年矣匿年而進是哉年可以官匿將奚不匿而宋宗或不喜蚤通於是少者至相率增官年有勸萊公公弗肯曰始進弗忍欺吾君可據之齒籍尚失實矧其爲賢籍者安得遽甲乙以衡士耶亦奚取於齒而籍之且余所欲士同

盟者又不啻以年籍耳旣相謂曰同其或德則殊調心則爭趨有如其面亦奚取於年而籍之且宋齒籍獨考亭文山兩策行文山副科名以久其輩朱至以五甲求王佐以下之若而人世系小字咸異代聞也豈以籍久士抑以士久籍耶士之前軒後輊者尚無輗輕輙軒其偕矣文山考亭以久其籍乎夫得一士於仕版則中流千金壺耳矧茲之增額五其或增額而國弗徵其效將無集乘鷹於渤島乎矧八十有五人蓋孔門不稱官閥文學列諸其四齒則首仲行必

推頹弟子傳其亦奚不六藝通耶藝信不足槩士士
毋以一通簶遂可號於世曰我儕其同哉

同門行卷序

文章之變如四時之不相能家夫子嘗別之以五體
而以淸當春以暢當夏以健當秋以古當冬以雅攝
中氣而兼四時故弗雅弗收然必使各遂其春夏秋
冬之氣士或至學一先生衡者無專主一家言余恭
自十五即往應鄉大夫之三物當十七八時於此道
已陟其堂端而淫滯弗遇遂至二十載八試而後再

遇自課其道差增於往耳十年而遇一先生校場亦
申韓之苛哉私心安得決洞庭之波洗肉眼翁俾之
青耶須于中原風雅之役反覆其牘必四三過夜或
午弗罷客誚余恭苦余不敢主一家言諸體咸材之
期於叶雅良久夢余山圖有厥五龍擾蜒於左厥虎
五馴踞於右者曰余之家物評之詰曰五士星聚於
柰頭矣放榜之前昔尚勤勤手其乙者弗忍置去亦
竟弗得全收也客謂余含多材材亦惡取集於一先
生其以遇余為不幸哉然五士體各專一不相兼若

非余獨眼所收者又五郡人郡又方置如五星之所然
五氣之習與而吳生年十九齒獨殿其榜益得春氣
良多乎猶恨不獲薦引況秋冬之客哉

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儀部先生集蓋抆兩河御史臺張公表其先君子儀
中之作其吏文翔鳳獲次而諭之曰文章殆兼禮樂
之用國運之權衡與典謨叶於禮風雅叶於樂姬公
兼六代而制作孔父衷六藝而刪定肆孔叢論文有
前輩典雅之目匪典匪雅焉尚詩書昔人觀被髮一

祭即知伊洛終淪於夷裔歌南風一闋即知荊楚不
競於上都文章之道亦復如是一代之國運大且遠
其元氣必發靈於哲匠之筆以吐其光燭而表相堂
皇元氣有昆侖豐厚疏達麗雜之異則文亦惟肖如
漢孫周東漢孫西唐孫漢宋孫唐而靡極於隋淫極
於元六朝何其駢褻五代何其寥落也其體不踰辭
命序事議論詠評而總出之以元氣故之三代則昆
侖之兩漢則豐厚之唐宋則疏達其他則麗雜而元
氣放絕矣迂子陋人與為雕蟲靡闒治體性情筆札

劉之使二至不可莊讀知道者以爲大詬　明興百
六十年而古道始矯起自李獻吉氏其[illegible]什序事方
漢謌詠方唐惟議論差不逮元氣則豐厚而疏達矣
使有知道者不懈而造經之典雅繩詞人之濫觴振
理學之弱雲禮樂殆復作雖知聖之事未竟條理然
嗣者尚不失爲漢唐我朝之元氣大且遠其發靈必
不止如漢唐晷鄒寔經之苑藪可令鼓吹自他方氏
耶自海内失元美遂亦無取濟南代之者于愿姑承
之長一方屠長卿云海内無復望龍門濟南邢侯差

快意辛亥道臨邑邢氏造訪下車未及揖即抗手曰
君父子先秦而造於經耳我則專守西漢既又曰著
書立言我不如君應世之文君不如我謹稱億謝左
辟去之青城于公于公曰若安得以其應世當西漢
之新城諸王諸王曰若安得西漢之海上語高孩之
孩之曰若六朝之尤靡者耳柰何欲窺二李之座然
東人尚無道張先生者其又歲踰五事侍御公中州
之部且二載始獲其書二卷讀之則舍然大喜茲詎
鄉者六朝之靡與爲西漢惟允萬古之權濟南其盛

相付耶翙鳳雅嗜古尚弗敢章乙而句讐之久之解
剝其支疣暢其節每發一策輒稱善至失聲其取材
比律則周官左氏國語離騷太史之博閎幽窈竟兼
得唐一語矧如宋夫文才非法則病於舍筏法掩才
則疑於放犨試取其文一通而按其才法之雙絕書
典而詩雅將無似研精如獻吉不至爲刻削示以璞
有于鱗之矯矯多奇無其鈎棘使氣之勞其條理於
知之專爾力亦至與然其名尚未謙揚推之口者以
其晚獲第流播贅於郎署又引裾輒去國而蚤謝賓

客館故其文止若干篇侍御公又晚出其若干篇之
在篋者未遽行世時匪無英雄而使彼成名昔少陵
歿四十年而元稹始推爲古今之才所總萃先生往
亦且三十年而翙鳳獲論次其遺文孺子其幸哉敢
謬自列於知巳耶道此道爲黯夫所嬉弄不憚夸父
之渴欲撤二李門庭而削其迹曰吾且爲蘇長公即
長公不嚴事漢唐人乎漢唐去詩書寔近至謂長公
詩勝李杜東南嚮答至或小乘元美西北人亦自操
戈其室元美固嘗曰後進開美服膺何生即信陽關

何所不漢唐夫紫氣中原之客信愧於德威日新壹
亦擬議變化何至以市諺方言捲風騷而置之防口
如川决無徵將弗信養歐陽子得韓文廢書簏中誦
法之持以正古文之衰是集出弘治之音再受功古
文遂不啻老韓卽其鄉人倘謂道尚在魯鄒孩之季
木信偏強亦安得勝其輔頰舌耶惟先生不獲究用
禮樂肆侍御公翻羽于飛維天子使以亮節命世淑
問如咎繇巡行如君奭直當一度河清胎育我一代
昆侖之氣不啻以文章將以禮樂錫類冡君又乘海

運風舉矣以家學世篤國祜將家慶之大且遠如其
國孝子忠臣寔收元氣之應其敢畀筆以古道佞耶
倘徵權衡於鄙言

河南乙卯武舉錄序代作

上享國之四十有三年乙在卯河南賓武士於闈如
八月寔侍御張公再臨之爾其初涖河宗氏之邦爰
敞風而觀遂孫其髦士以其業殿最之士之扶鉛剩
鞭進者矯首前矣遂堵集其材官弁若士張侯命樹
士之支左詘右進者亦操柍前矣遂申省關廣額之
請制輒可獲廣至八十有五人某寔佐以方岳之貳
其陽止之月又集郡國之材官并若士殿最其業於
挽強用長之外亦獲六十人某又以職掌佐于役爰
圖昕笑曰國家之養士良厚何收士用之艱耶維文
王以無遐享國以壽考作人雅人歌之曰倬彼雲漢
為章于天其號厥秉文之士則曰奉璋峩峩髦士攸
宜號厥虎矯之士則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奔走
禦侮辟王咸取給左右亦維姬公君奭風行觀地故
以雅以南兎罝之什繼矢棫樸弗道厥文德是秉者

止道厥赳赳武者亦弗道厥爪士於王者止道厥丁
丁椓於野者至以好仇腹心皆干城強乎武哉和之
以文豈惟文王以濟濟寧其天保采薇內順外嚴周
禎寔世贊於若孫于夫昔之南國今之河以南也載
遊濮倬之朝式佐巡行之使詎匪千載一蹕揆士之
罝於野者且以執前驅往諸矣尚副厥于邁之及哉
夫周官取士必自司徒升諸司馬曰進士不聞大司
馬更自以武士進以鄉三物教而賓興之始六德曰
知仁聖義中和厥命之的繼六行曰孝友[illegible]

厥按之屐終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厥肄之材冠章甫而道禮樂者罔不射御是優是文士卽武該也士不能射則辭以采薪之憂其兵制則伍兩卒之長咸以士旅之師以下大夫師之帥以中大夫而軍之將則以卿亦未嘗顓用武之一律故方叔召虎出將入卿吉甫作誦孔碩肆好穆如清風而伐玁狁於太原以文武憲萬邦魯頌亦獻馘於泮良無絳灌隨陸之憾今兩闈分試國家之禮遇且駿厲六籍矣頻斬級至崇以五等之封積歲勩至階於九列之右麒麟之

貌不必出素王之門庭詎非謂冠雞佩豚之伍弗可繩以采齊肆夏之趨抱關販繒之夫當不嫌於技擊節制之選朝籍之郡邑而夕隮之疆埸庶塞無牧垣海弗櫂波以觀於今之南烽北戍又何登庸之博效用之告乏耶茲惟偏裨是求耳其奚當於大將倘干城之寄不必好仇腹心之恊與夫大將又奚止以羅駿穿札自見也問善兵者於多士之里其疇尚臥隆中而圖八陣者其人又止以葛巾毛扇指麾而失曹瞞耳卽武王之黃鉞白旄不必自杖秉而安車徐輪

以布風雲天地兼何之相國良之謀臣信之元戎僞出三子人傑之上稱奇才逸才其自律則澹泊寧靜以睿作之聖張撻伐之武故忠貞死繼之矢鞠躬盡瘁之表金石立劃豚魚卽契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其不爲家人產如斯而已武鄉經人理而緯神怪信天授弗可以力馴其自律以報主者詎不可仰高山而思命之梯耶可自附於使詐使貪而曰折衝之具柰何責我以修行哉士之俯仰今古陵厲天壤獨恃不可控勒之氣以蓋覆其羣志又所以洗發其光

芒而用之故忠臣貞士殉國而甘蹈水火者良以爲甘餌而弗厭也善將者稱神武弗以形武澹寧之養淬爲忠貞句宣之材奮而闢國何必開五石之弩然後摧百戰之鋒哉夫將者應羽林積卒以爲占總天衡地軸以爲陣銘燕然而紀威神象祁連而標勳伐詎非以忠貞不厭報國故聽鐘鼓則拊髀以思服介冑則其色不辱而士徒策一騎挾一鏃繕一廣卽自謂邀異數可罔慚追章縫堪並轡吾安見可相不可將之眞儒可將不可相之虎臣上將次將上相次相

固日匡衡於太微端門之次茲六十人與鄉者八十六人鳥顒魚斷而晉其厚自洗發以重報禮弗覿侍御公之風行者愚且盱衡翼日矣

賞罰如天如地論

人主所以有天下者無他能使天下爲我用又能使天下不敢不爲我用天下之所以爲我用者人寔有情而我寔有權人之情利害而已矣其見利則逐見害則避如悅草戰豺之於羊質不待問使天下各自制其利害而趨舍之其情將奚不至矣而人主之身

毋乃爲必爭之郵乎又安能有天下而履其尊也達者使利害之途决於我既招之使前又驅之使不敢後以甚利易其所利以甚害易其所害則誰不應示之利使慫其害示之害使慫其利則誰不應天下於是見利害在我而更無可制其利害者人主所以有天下而常履其尊也權之所自出而善用之耳故人主之制勝於天下者無他賞罰而已矣能賞能罰之謂君有賞罰則無利害使天下見賞罰之爲利害而不見其有他故權者天地之所以予人主也知天下之權則知兵權矣三略贊賞罰之必信而曰如天如地賞罰而弗信與無賞罰等天地之於萬物尚不可而况於人乎將將兵者也人主將將者也其將天下如將將者也天地將萬物而尤善將人主者也天地之於人主貞而明之則昭於懸象回而睞之則彈厥恒文其示祥示殃相其惠迪從逆而應之惟影響天子受命於天地而不愼厥刑德毋亦不恭乃天常乎天之章於首而有將地之經於輿而有維其春夏秋冬之序寔應其東南西北之位而與之叶也地東遊

則大堯而爲春日中星鳥勾芒持青陽之節而萬物孳如地南遊則大暈而爲夏日永星火祝融宰朱明之旃而萬物希如地西遊則大離而爲秋宵中星虛蓐收戴白藏之冠而萬物毨如地北遊則大顯而爲冬日短星昴顓頊開玄冥之戶而萬物氄如以暑爲[illegible]以寒爲罰有是哉天地之信於人也故驗地氣之[illegible]於太平問智於丹宄問信於太蒙問武於[illegible]而君居之止於昏鶴鴒之聆於濟鳧羽之見於晉杜鵑之鳴於洛則地之示教而地固信驗天將之

信者候雨以三十六候風以七十二候花以二十四候閏以十有九而隕霜之不殺草李梅之實春之無氷自十有二月至秋七月之不雨則天之示教而天固信人主弗天地之法而奚法耶故屯膏貞凶明法必勑罰易象之訓也賜歸惠公仲子盜竊寶玉大弓春秋之誅也夏之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商之誓曰爾尚輔予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予則孥戮汝周之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虺誥稱湯之功懋懋賞康誥稱文王之明德愼罰三代之盛

未嘗不以賞罰之信而底於治也彤弓貺於鐘鼓鉦鬯卣於旬宣周雅賚充君而道慶咸商頌稱有嚴而及僭濫其後鄭棄淸邑之師曹遂赤芾之嫌椒聊誚其無朋車檻思其如茨三代之衰未嘗不以賞罰之玩而底於亂也兵政之一攻順用之兵取人情而逆用之者也順用之尚不可無賞罰況乎鑿凶門而推轂堅敵在前矢石偕集蹈萬死一生之途而進退以鼓鉦勒八陳而程之如蟜掌然欲登則鈞援而猿舉欲攻則臨衝而豕突欲馘則步光拂而毗白欲申則夏服引而咸僵此非眞有以扼其吭而控其頷使之蘧篨戚施而不得誰能立捐六尺而授門庭之寇者乎夫連烽遠戍催刀尺於寒砧轔車蕭馬望風塵於廣陌或泣盡而繼血以生別爲長辭斯亦人情之至慘也若乃河畔骨枯尚入金堂之夢帶箭騎歸遂斷玉釵之敲盼塞雲於天際化片石於江皐此又人生之荼毒也苟非有所甚利於前其何甘焉而摟袂以弗顧也非有所甚害於後其何憚焉而操弧以直往也夫非以我之賞甚於窮廬之完聚與非以我之罰

甚於鋒鏑之踴躍與故探虎穴者乃能得子披龍頷者乃能拈珠麒麟於是丹青山河不難帶礪出有采薇之遣入有出車之勞宮人絮其征袍貴臣迎而郊燕而蟜蟜爪士有闢此而不爲垂涎欲劍指於玉門之外者乎至於列轅爲城畫沙爲垣令之以三申之以五晝戰以視夜戰以聞以誅戮代鞭朴以鳴攙爲律度試兵卽吳宮之愛姬弗宥後至卽齊廷之重臣必殉而魚麗鳥嚩之蕃有闢此而不爲骨慄若推刃於其頸甚鉞於其匈而目無犬羊之羣誓爲龍府之

飮者乎我厚賫予則人薄宴安我重刑禁則人輕蹈場常使牖下之樂不勝軍前之賜常使牧圉之戚不勝虎落之嚴昔者隆準公以泗上之長不階尺土而五載覘皇位無亦以其裂地千里而論封眞王立罵而予印自陳以東屬信自睢以北屬越使各自爲戰故戰不再控軏不再驅而卽位於氾水之陽者、項氏之兵威倍漢而垓下之覆楚歌合而騅不逝也拔山蓋世之氣力而不救其後者印刓弗忍予而慳以解功臣體也此賞不賞之轍也武鄕北伐街亭失守

皇極篇 八之十五　　汝海稿

立斬帷幄之故臣而法之卽雲標而弗可又也鳥蛇風雲所以瞰中原而巾幗莫之敢膺者也宋之迫金而南指狂黃爲亂首而弗能誅至使百姓代數誤國誤民之罪而其所屠戮乃在控五石弧而戰朱仙之少保識者知宋之不復北也此罰不罰之鑒也夫及時之賞沃若雨泥不測之罰迅若震驚功浮於慾而尚爲賞中之罰六月之肅霜也慾浮於功而尚爲罰外之賞三冬之煦日也以功闖而賞弗副是謂夏行冬令以慾闖而罰弗果是謂冬行夏令應賞而或得罰是謂春行秋令應罰而或得賞是謂秋行春令天地惟其信故人冬裘而夏葛而寒燠弗能中也貉車而閩航而水陸弗能阻也人主惟其信故赴水赴火而臨江之手不龜燔臺之頷不爛也忘家忘身而吳起可殺妻以將越人可刎頭以獻也人情蓋報轉於利害之中而弗知竊而人主以二柄先後之使其逐利避害於我之掌上則天地之權人主用之人主者權之所在也而又在能用能用則有權不能用則無權權在而人主之天下在故人主之制勝於天下賞

皇極篇 八之十六　　汝海稿

罰而已矣人主之善以賞罰用天下也信而已矣雖然利害之形非以眩天下之貪而怖者也自然之勢如流濕就燥卽忠臣義士之不爲利勸不爲害怵此語於無紀之朝耳朝有紀則賞罰者天地之公器故明主有賞罰而無利害賞善而罰淫進忠臣義士而退孔壬之奸亦奚有好人惡惡人好拂人之性情而用之者故人主將天下如將將則深宮袵席如杖戈矛俎豆從容如在行陣此所謂自將於朝廷者也誠知天地之將人主寔相其惠廸從逆而殃祥之如人

主之以二柄臨閫外也天日鑒而陟降之惟影響原
乎其可信艮不啻以寒暑示序而已其敢弗畏天人
主而知畏天天下其敢玩人主哉

建都禦邊策問 河南乙卯武舉

問王者酌輿圖而建都會蓋必外足防夷狄內足制
中原然周至有鎬洛之兩都何與我朝兩都獨仰配
太紫之二垣然其呼吸犄角之勢視成周協與其所
以防夷狄制中原者亦無可為曲突之說與虜與我
劃一垣而處天邑當絕塞暴客在門庭北垠開而不

問至籌邊者必稱戰守款矣然借箸者惟戰是主扞
圉者惟款是瞰卽援諸漢事敬問單于歲遺幣絮其
臣至流涕以為倒懸而殷富反擬成康不殆款亦不
必病歟天子自將待邊衛霍數出王庭空幕南不置
而張皇靡救耗虛戰亦不必獲歟然細柳則屯太原
有幸款亦何嘗廢戰鄣亭雖築破略旋復戰亦未必
克守虜萬世為鄰其防禦當日月圖懈非可以一創
輒示威一縻輒示恩也邇者雲中封貢委命草莽建
酋失婚釁生塞垣款既弗堅戰亦奚利其何策之守

歟海岱薦饑且以揭竿聞內外咸警不可悶之勿食
胡行如鬼至治如甌士固誦陰符鶡冠且升諸司馬
天子虛輿屬國以待其以奇籌應毋謙讓謝未皇

建都禦邊策 河南乙卯武舉程式

古之光宅天下者必酌輿圖之全局以定王者之里
使外足以防夷狄之禍而內足以制中原之亂又必
為兩都以游處而呼吸期於相應然後萬全之籌爲
掌而控六龍之轡在昔惟卜新邑之周公厥後則我
成祖善建都會而總天下上游之勢以昂首於中原

按地絡則周據其勝焉徵天官則我符其位焉周公
之營洛為東都以貳西鎬儒者以為其道四達而平
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謂欲後王之尚德則可
謂直聽其易衰萬萬非周公之心矣其兩都並建蓋
欲外防夷狄之禍而內制中原之亂鎬京去玉門在
數千里之外矣山河保界寔惟天府故右以朔方為
臂左以太原為旅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其控制夷狄之大略亦槩可睹矣然必
營洛邑者何也既以函谷為門闔而萬一有封其門

闉之外扃者則非計故都洛者所以據險而衞其闉也諸侯之朝會者又不使得近其壼奥而屨止戶外王歲一出又僅在其境內得以撫摩其民俗夷狄有外警則東都可以處而逆以函谷爲外關閉不受諸侯有內警則西都可以處而順以函谷爲內關閉不受故其後王郎失德而有畎夷之禍然猶有東都之可家也而至因壹廢食棄豐鎬以畀秦故其後終無以控諸侯而踞其奥區也此東周之計失也嘗按以地絡中國之山川皆東北流其維首在西而尾沒於

渤海碣石故斗之第一星爲天樞寔主雍州與地紀叶而郟鄏雖非天中而寔地中故周公茲焉並宅後世不達兩都並建之義而或云長安便或云洛便兩漢遞主其一晉與隋亦各主其一惟唐以洛爲東京然高宗厭長安之宮祟而挾天后以出幸非果曙於制八區之體宋都汴而以洛爲西京關中迫於西夏而不可宅也而虜又在天雄之界無所恃而垣故全勢坐失我朝都幽燕以法紫微蓋直北當帝座而又以南京爲陪都寔應南宮朱鳥之太微太紫咸有帝

座紫微有匡衞十二籓臣而太微亦有匡衞十二籓臣是以南京諸部寺咸如北也周之東西緯應地絡而我之南北縱應天喉神京邑於昴畢天街之畔如主人翁身寢其闥而主其啓閉之管盡天下全力以北當虜既足以防夷狄之外警而金陵扼東南之賸又可以坐制中原而收其變然其不如成周之計完者北都太迫虜既有肘腋之虞而兩都相去太遼遠不便於呼吸之應也故外權夷狄之變則山後爲第一急而次宣大次遼東也大寧之都司內徙而天壽

與異域爲密鄰遼陽之舊城外棄而宣府以孤懸成爲絕古北口之抵都鄙直數百里耳如射者之足二分垂在外得不寒心股慄而主人翁欲鼾鼻熟寐於鎖鑰之畔何恃而安厝薪之火乎外權中原之變則山東爲第一急而次兩河次關中也山東抗兩都往來之項領而運道穿一線之喉淮上之督臣千里而至齊齊之督臣千里而至燕犄角之勢羽翼未成昔逆濠有異志即先趣南都豈非以其遼遠而不應耶故山東警則南都之咽不通兩河警則楚廣之襟立

齊臨中警則川貴之臂弗掉倘内外俱急則南都尚可以坐控東南而北都之肩臆並潰矣此深計之臣不嫌於借箸者也請先談外患夫右而遼東左而雲中非京師之兩肩與問西事則封貢之局未知所底而委命草莽議者已尾其辱國矣　世廟末虜嘗躪我全晉而石州坐殘大同之帥賄虜自脫虜遂釋大同弗誅得越道以逼京師其何操而可以縻虜直俺酋之𡡉以一鬒妻奪也而其孫來奔不意得羈縻而臣之成貢市者垂四十年而鬒妻之三世麀者老矣

鉞臣之策貢局者直築道傍舍耳昔中行說教虜無貴漢物以所獲絮繒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虜之不納封得非其故智耶可以其不貴漢物爲無他志耶問東事亦止以一媼之不婚媾姑解兩家難耳而北關竟以妻西虜而使我結怨於東酋東之必報北勢也我坐觀弗爲一臂之援與則北關怨而連西虜以内創矣援之則建州怨而又或連北關以内創矣虜熟知我之必不能援且戰也而僅以恐喝羈縻延歲月倘建州一出師而我何策

之圖遼兵不踰二萬談戰輒吐舌乃望其折收圖耶昔楚子伐陸渾之戎傳曰夷狄相攻不譏特書此若著秦晉遷戎狄於伊洛之非耳又以觀兵於周殆其勢逼也而北關建州之相攻得無類其已事耶可以爲夷狄之相攻不煩觀兵慮耶是昔之和親以我子虜而我朝即以虜子虜寔亦以和親狙之而我爲黠而西不得終聚虜東不免共漁色則我詘於戰欵之兩窮而不得不守是籌耳然非權戰欵之間者亦弗能守姑以漢事方之文帝數以尺一牘使使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而匈奴亦以尺二牘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其所肩遺至以錦袷比余黃金具帶黃金胥紕繡錦赤綈綠繒有差而殷富之效不加損撻伐之威不加褻賈生至流涕以爲首足倒懸欲自試屬國之官三表五餌之說格弗受迨烽火至甘泉則將軍屯細柳候騎至雲中則天子幸太原而虜立遁去是欵而未嘗不戰者也武帝擊胡十有四至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矣或行數千里不見匈奴一人天子至自將待邊單于至豈

走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而虛耗既甚侵掠如昨回中之騎間而復驚募南之庭空而復置而漢虜留使亦各相當敗沒亦各相當天子之怒竟未釋快則戰而不知羈以守者也故太上以戰爲守其次以戰爲款戰而不知守戰弗繼款而不知戰款弗堅以款爲款則爲宋高宗以戰爲戰則爲漢武帝以戰爲款莫若漢文帝以戰爲守莫如我　成祖百年承平士習豢養誠不敢望三犂

之萬一而款又不可以終恃則守亦安所得良計以禦客耶夫虜悍而我怯虜輕死而我重生虜趣利專而我懸賞悋虜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即予以爲奴婢其戰則人人自爲趣見敵逐利如鳥之集而我之御士卒則至不得宿飽隔歲之餉尚弗得全支而欲其力殉以摧餓虎之喙也一不能矣我之御帥稗既束縛之以禮貌如僕隸又繩削之以文墨如儒生既受制於御史大夫并其行邊之御史而每有機容必辭請於中朝始報可一策未及措而肉食巳操自

簡空談罪之矣欲其犯矢石而戍不世出之略二不能矣燎揚燃於兩眉急書迫於寸晷何不立捐內帑開採間架之所入者速出之以作枵腹之氣責之死效而有能出塞乘垣立殊捷如斬樓蘭之傳介者即裂土爵之亦奚不可而所以固邊垣則姑有一說古者寓兵於農不加兵加餉而畫地以自守者莫如立阡陌千里平蕪何不令民間略倣古井田例而畫之爲夫遂涂川責成於千夫百夫之長三年而可舉其略此所謂地網車不得方軌者是處處皆城垣也其

荷鍤相衛即人人兵也其割地自餉即家家屯也而所以固京師亦姑有一說漢雖無兩都不嘗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之三輔乎范文正不嘗請於京城之近鄙立四輔乎而我朝之東永平而西易州北大同而南臨清碁紆遠不足緩急恃也而止以通州良鄉爲援乎則何不於四鄙近都一舍地各立城爲內輔如犨華城制以奇將爲脣齒　世廟庚戌之創非其往鑒與而中原之警則山東且告訌矣萬一浸假不可制以奸雄乘饑寒思亂之衆不將爲　武廟流

賊之漸耶夫食不足而後兵生向使十萬餅之糟備番下俞及期之請又安得至於揭竿而兩河之賑當不得以千澤爲饒舌矣如欲籌萬全以廓撻伐之武意者其乘胡運之替洗發忠良之氣有如能開疆逐虜之曾銑者亟假以便宜而毋復坐投篋之誤不難堅帶礪之盟以示勸必至大寧復後腦後之防可固河套復後左臂之痿可展而徐州當淮與齊之中天津當齊與燕之中皆不可無重臣以扼其吭庶幾內外之勢成而九鼎可措於巘上然愚所願廟堂之法

成周者又不啻以建國據險開疆觀兵之說爲足以殫天保采薇之治

八陣圖策問

問三代而下兵法不師古惟諸葛氏之八陣圖幾於王者之師其小成中成大成之制總衡分撥之法天覆地載諸陣之變可矯掌而畫與何以名八而數九耶其壘六十四而中倍四正四正倍四奇所以者何遊兵二十四又何以在八陣之外與圖止有天地風雲之位而龍虎鳥蛇之名始見於變陣又何與嘗稽合其部寔兼撮握奇握機而用之而又叶師卦之象應積卒之星分州治井絜千畫一信曰王道而有謂其主於司馬法之環曲可以固拒不如管子之直銳可克捷者有是與或畧倣其制而逐匈奴破鮮卑其效不已卓乎夫兵凶而衆渙驅市民而踴躍之坐作無局觸摧而嬰斷自救不給其刿曰克昰泰間給事鄭林嘗請以八陣教團營矣謂可以破胡虜其法果可施於今與而有謂善師者不陣有謂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陣圖果可無繹紬與士生武侯之鄉茲其所

練肄之家書爾試酌其遺法而綜其變即以九軍爲七軍以八陣爲六花胡不可

八陣圖策

兵之有營陣如政之有禮樂所以引之繩內而綱紀其亂止則爲營行則爲陣戰而弗陣爲武卒爲技擊倘遇王者節制之師潰而四之未有以鳥集當雲屯者盡得黃帝司馬法之指以出師則一諸葛武鄉氏其八陣圖之壘石平沙者沔陽廣都之畔已莽莫得其跡獨瞿唐白帝之間冬春見於魚腹之洲際者其

爲壘六十四尚可按而數江流而石不轉意者有護持之神物與夫八陣不權輿諸葛氏也其盡八陣之變而善用之則諸葛氏也嘗攷風后之握奇陣以天衡十四隊當其前以地軸九隊當其後而大將握奇於天衡之中虎二隊龍二隊當天衡之奇蛇二隊鳥二隊又當龍虎之奇風四隊當天衡之正雲四隊當地軸之奇此八陣之鼻祖也其握機陣則以天地風雲當四奇各四隊以鳥蛇龍虎當四正各八隊而將握機於其中爲十六隊中倍正正倍奇者居重以馭

輕此八陣之再變也夫風后佐有熊而戰涿鹿其握機奇正之圖位能逆爲文王後天之卦象耶愚意握奇自先天卦象出其天前地後則乾坤位也當果爲有熊之所授而握機實周官大司馬之法損益風后氏法而用之者故爲後天位也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各司其局者上叶玄象而下符卦位以此知爲成周制也至其八陣圖則法用握奇位用握機而損益之故其六十四位全如握機之制以地軸十二位居其中以天衡十六

位環其兩掖以天前衡四後衡四環其兩端以天前衡六後衡六參伍於地軸之次爲天包地之象以八風輔天八雲輔地交互於四奇又爲遊兵二十四陣如却月之形以象二十四氣而特在六十四位之外以爲佐應此又武侯之妙用奇機之餘更有所握者以此知握奇之地軸在天衡之後者亦遊兵而武侯殆檃括其全與五十五人爲一隊以當天地生成之數八隊爲一陣八陣爲一部而有三千五百二十人此小成也四陣將當四正而以一主將中制之然後

一變而爲天覆地載二變而爲風揚雲垂三變而爲龍飛虎翼四變而爲鳥翔蛇蟠而八陣可以遍布八部爲一將而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此中成也又以一主將攝二副將中制之而參伍其陣以示變然後天覆於南地載於北風揚於西雲垂於東龍飛於東南蛇蟠於西南鳥翔於東北虎翼於西北而八陣可以齊布八將爲一軍而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合遊兵則爲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此大成也一方有警則兩部夾擊奇正無定形皆在正而有

夾擊之奇固奇也訾在奇而正夾擊之正亦奇也一隊出攻一隊留守權命則大將總其成八門則中軍司其警而六十四陣可以互出而疊應予之以八名而綜之以千變不膠柱而鼓瑟然其所爲知道也其總衡四陣之法大約分之以哨有兩分之以號有八以兩哨分遊兵以兩翼衛中權八陣合體如貫珠之累組其八陣分撥之法大約八門之出入有塗啓閉有管一又有八八咸衛一如陰陽之互宅遊兵之伏與圍參夾與却開離之爲四四各十二如春秋之分

候其四變八陣之法大約以三十二爲一陣以六十四爲一變以內外之分爲天地以左右之分爲風雲以前後之分爲龍虎以四隅之分爲鳥蛇其外分而爲天覆者以天衡十六居其中以天前後衡八當四正以八風當四奇其內分而爲地載者以地軸十二居其中以地前後衡十二當四正以八雲當四奇其左而風揚則軒而前以地軸六揚其中天衡八掖抱之天衡四前後之地後衡六又掖抱之而八風如張幟其右而雲垂則輊而後以地軸六垂其中天衡八

掖抱之天衡四前後之地後衡六又掖抱之而八雲如引足後之分而龍飛則以地軸六橫其中地前後衡六橫繼之天衡四前後之天衡八當兩端八雲當四奇前之分而虎翼則以地軸六縱其中地前後衡六縱繼之天衡四前後之天衡八當兩端八風當四奇其東北西南之分爲鳥翔之變則以天前後衡四爲首尾地軸六輔之天衡八次之地前後衡又次之八雲則左右之其西北東南之分爲蛇蟠之變則以地前後衡六爲首尾天衡八輔之地軸六次之天前後衡又次之八風則左右之天之隊與風合是爲陽

之三十二地之隊與雲合是爲陰之三十二每二陣相從而一陣復有二陣一戰而一守又各分遊兵之半以却月十二陣爲握餘而繫伏於兩腋之間急則直衡緩則排擊如常山之率然擊首尾而咸應然握奇有龍虎鳥蛇而陣圖止天地風雲舉龍虎鳥蛇之名而藏之握機以龍虎鳥蛇爲正而陣變以天地風雲爲正錯龍虎鳥蛇之位而易之以天包地以風交雲以天地爲四正以風雲爲四奇以風爲圍以雲爲

方天地之前衝卽虎翼而風卽蛇蟠也風從虎故虎居中而蛇應於兩端天地之後衝卽龍飛而雲卽鳥翔也雲從龍故龍居中而鳥應於兩端此所謂藏龍虎鳥蛇之名以神於不可知者也陣變之名兼龍虎鳥蛇而陣變之法止天地風雲天覆顚用風地載顚用雲初二陣如卦之有乾坤而以天地生風雲故風揚天函地而無雲雲垂天函地而無風以風雲生龍虎故龍飛以雲輔天地而無風虎翼以風輔天地而無雲以龍虎生鳥蛇故鳥翔以天爲主地次第之而

用雲蛇蟠以地爲主天次第之而用風後六陣如卦之有六子此所謂易龍虎鳥蛇之位以神於不可方者也夫天地之位總之中一而外八故離中而稱八合中而稱九而九卽八也禹貢之分州以九而應九野卽所謂八卦九疇則兼八卦虛中之帝而命之帝王而洞於八陣之布置可居然而制八方亦如將之以一控八豈徒兵而已矣故武侯知建國者也黃帝以井田爲陣八私而佐一公分四道立九方周畿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二萬六

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三千夫而無事則爲農以相守望而盜賊不警獻於郊闕有事則爲兵以相扞圉而夷狄不彎弧於封域自井田壞而海內之兵端開於是諸侯析而入秦而封建始裂爲郡縣通乎八陣之說者卽可以治國以食爲兵以相爲將故武侯知經野者也易開天於乾闢地於坤建侯於屯立教於蒙卽繼之以師卦而贊天地君師故兵法寓焉非徒象而已以一奇當五偶如以一將制五方前有八陰如八陣之環將前而成列一陽之位如將

之居中而微殿於玄武其二陰之在後者如遊兵之分而爲兩哨可謂易空文而陣圖不本於大道故武侯知易者也天之有積卒十二星以主兵中有四星而外各有二星佐之以中馭八如九軍分覲則爲鳥蛇龍虎之四方而內方爲地軸外圓爲天衡其隅各二星如風雲之交互於四維可謂星虛座而陣圖不協於天官故武侯知天者也以交益之四十二州曾不足當魏之三一而屯耕雜渭水之畔懿至受巾幗而弗敢出天下豈有汗顔之英雄哉其律足控勸之

爾倘假之年必能以節制之師摧驅羅之衆文中子固曰諸葛而無死禮樂其有興匪誑語而邵天津氏亦以賢如武侯安知不能興禮樂責子伯温之輕於持論蘇軾成敗尾人者也乃謂其環曲如司馬法可以固拒而不能克捷不如管子三鄉之制爲直銳尚憾於周先王之律哉於是乎多言矣馬隆步卒三千耳而倣其法以轉戰千里遂破鮮卑之數萬騎復凉州况武侯之神智曲究其變宜其有畏蜀如虎之譏與及司馬見其營壘處所而有天下奇才之嘆繇氏

尚謂走生仲達之諸葛爲不足以克捷耶古之善將者宜莫如韓信其破羽於垓下而以三十萬自當之則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此非其法與又令絳侯柴將軍居皇帝後此所謂遊兵却月者也其先會不利而卻而孔費二將軍縱則以奇佐正也信之所以多多益善者倘無法能居然御之而不潰亂孫武謂善師者不陣非不陣也蓋謂伐謀制變不僅恃旗壘之相搏其謂善戰者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紜不亂而渾沌不散非精於陣之說與岳武穆謂

陣而後戰兵家之常蓋武穆之才未始不暗合兵法其云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故撼岳家軍甚撼山而以五百騎北五十萬豈其無制而可以破拐子馬耶故楚有魚麗鄭有鸛鵝爲五行爲三才爲荆尸爲雞父師苟可以無陣兵何必稱法也孫子固嘗曰因敵制勝而變化者謂之神陣者法也其變化而用之者神也因山原而異形量川谷而下令或一鼓而曲或再鼓而銳或旗青即直或旗白即方陣隊相容前後倏易如秋鶻之必有師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譬之

之以疏密開合法也左馬之所偕也得其法而神之故左馬不相襲也書之以長短斜直法也鍾王之所偕也得其法而神之故鍾王不相襲也法而不能神雖不能爲必勝而必不可敗合法而神於何驁趙括之不讀父書者病於無法而李衛公之以九軍爲七軍八陣爲六花蓋已在武侯臚門之間矣愚願宜如鄭給事先朝教練團營之請倣羽林遞襲之旅咸試旅於師干以當胡虜恐逐水草而徙者遇不可敗之鐵騎必潰走詩曰如江如漢如飛如翰如山之苞如

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此言兵法也亦酷似八陣命名立制之略而又歸之王猷允塞是猷也蓋勝算在兵法之外愚又願廟堂上以臯謨伊訓替皇極之正直控九陬如陣圖臂指聯而不可解則大司馬九伐之法常歸命於一辟而黃帝之邑涿鹿又千載一日中也出師表之懃懇告其君者允塞之猷耶非耶

河南乙卯武舉齒錄序代作

詩書稱介冑之夫咸以士如子衿蓋以禮將德而示

之讓故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士相見之禮卽介冑而稱士者得用之始交寔武事而文備之河南乙卯之以武略進者六十人余旣公次之以技士又私次之以年遂前余稽首曰夫子其言嘖而不鬪聲頌稱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乎弓䋣夫被之咨匪將之德而或吳揚以詘告讓之弗副其不克爲一人效卓矣晉靡笄之役郤范欒書咸功相讓云君命而三軍之士用也其奚功之與有卽岳鄂國亦必曰將士效力其奚功之與有藉手千里之逐而謹厥伍攘臂之仍將無以濟濟者憒憒乎諸子始交而推友生如棣華他日不將急難如原鴒耶余進德心之士於司馬九伐之庭其奚弗稱幸請爲子歌無衣以當伐木蓋詩之初號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原之以同澤亂之以同仇而之公次以技濟濟前余謂者亦可謂同袍與其私次之以年以兄弟世也又濟濟前余請者亦可謂同澤與夫國不虛爲彤弓之招士不黨於稱干之誓一旦集郡國之洊而冑者含者壯士而佩劒稱王孫者相頡其衣袍之襜如咸青青其衿哉燕衎而醮

之以徵赴獨不繹同仇以報一人乎今南有不賓之倭鵠首或汎黑蜃而披黃雀也北有抗命之胡旃裘或踰焉支而烽回中也亦天子之所仇也子往將亘長雲而出師開絕域以奉吾君豈曰肉食而策駿姑坐錢孔自察耶夫而之籍於公嘖不欲處前其曰予勇藉於私嘖不甘處後其曰予讓他日之枹鼓勝裝而職祁遵之戍槍子無處後余踢須爾勇其欽至奏凱而登論功之筵槍子無處前余踢須爾讓兩漢氏盛武功其矯矯虎者㨗稱麟臺稱雲孝宣股肱之美

貌者僅三十有三人世祖與白水授鉞者四七亦僅
如宿數諸于一籍而六十計如淵提天一周也稱多
士豈其他日報國而以乏士閔其衡漢士將二不當
一與召虎經營江漢葰秬鬯土田之賜告文人而作
考必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蓋昔人之始終報國如
玆我朝隆於收士厚於錄功奏一鏑之能卽爲燕揚
鷹獻一馘之試卽爲顯亦世諸于其自今相顧而矢
曰有所不報國而虛天子之寵嘉者有如河今將效
吉甫之誦焉

夢太白贈盧徵君詩記

壬子王正月之五日予夜坐昌陽之後食堂謂其侍
童子曰爾公雖貧矢終弗贖一鍰益予覩事且一歲
卽春夏廝寸金贖也是夕卽夢登絶峯句烈以予百
許吟太白贖盧徵君鴻詩然止吟其後七句曰梁鴻
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臥留丹壑天書
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晩向關西覺思其首句茫如
彼得之曰陶令辭彭澤竊怪吟弗及玆句何其以弗
我涉耶解之曰初莁今而有謂其當海濱者笑應之
云賓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始以予寔主海特爲相
月耶鬼神殆獎予之堅貞以高士古人目耶雲臥丹
壑其以目巖邑終以天書往耶楊伯起非關西孔子
守東萊者耶予亦以關西人今萊故相目謂其便弗
得造里耶閱月得邸報則巡靑薦疏寔以夢之詰朝
上爾時尙自謂直道宜衢是以旣闔恬園於齋西特
宇其亭曰留雲其後困於讒入計而敗伊川長矣然
後知陶令辭彭澤之句鬼神已知予當歸去來不欲
明著末句正謂予早晩當向關西耳旣過里造彭原

於外舅齋得高氏所貽嵩吟讀之始知盧徵君鴻寔
隱嵩高山中也伊陽正唐之嵩陽縣本陽城一片地
蓋曩時封壤闊訏此詩寔兆予至伊陽耳然謂詩讖
已全符至伊而見其退堂爲囮知又一徵也歲杪得
河南郡志始知嵩縣東有臥雲山以地界攷之卽鳴
皐橫亘殆百里如雲臥然俗固弗知有臥雲之名而
亦罔知鳴皐之入伊陽界者卽鳴皐之脊之尾志稱
更有臥雲者亦未核嵩縣寔宋伊陽縣也故其詩曰
如雲臥不流丹壑爲誰留太白眞知我天書豈浪謳

兩年徵海夢一吏應遐稷靳尚寧能妬行吟人合討幽他日入洛將至臥雲之麓問其地曰紅澗其山壁而赭始悟紅澗者丹壑也蓋初至伊郎夢有人語之曰爾所吏地為丹穴自此其翮羽傳於天乎城北有山曰鳳凰寔醜似鳥形有首有喙有頸有左右翼有尾一曰朱鳥山澗寔當其左腋殆所謂產鳳之丹穴與故其詩有紅澗翔朱鳥之篇欲鐫其石曰丹壑而未果是以又名其別館曰留雲而顏城東郭之樓曰天書以雲臥天書二語署之乙卯夏遊嵩高則造於上

下盧巖寺細詢徵君之故蹤應前識而甲寅夏董福國渡河之役時又六七度過北邙北邙蓋梁鴻南入會稽時谷之為五[illegible]者又謂詩識已余符是歲竟自伊汝洛今則梁[illegible]又會稽者又在邦域之中矣太白翛然吟嘯於[illegible]上四十字何曲盡三陽今長之跡不識予夢中[illegible]神又安得靈透至此因次之為記詰世之強為[illegible]進止

雲徧閣記

有[illegible]年[illegible]閣天際者柱[illegible]立于空闕無四壁

有神人自上呼唐文皇并家大人者次則呼邵康節予應曰諾遂飛身拳陟其巔極而圜精流蹋下界混茫氣合覺命之臆是殆雌直指薦徵乎家人曰何曰唐文皇天子非三晉第一人耶我大人解首非關西第一人耶邵康節亞聖非中州第一人耶河東使者寔問風三省茲之謂徵與已而楊伾𩁹先生列牘矣厥語為心與日月為昭才驅風雲驟變空中邵閣肇底江花不謂遂并剟語入華胥謂也所夢正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蓋公寔我曩昔苦心所不見直於白

眼而予學尊邵氏嵩縣固宋伊陽地康節之所藏蛻也宜其應如是公謂美生我七更筆而始就若剟欲模之酷肖太青子遂神誥耶乙卯予改長新邑又邵子之所安樂栖識又若兼舉其兩載跡者是可記然昌陽舊無尊經閣予特以百金為買地而自海舟取材於淮上陶虎谿郎墨曰昌陽得太青子郎可當千尺之閣又安用翹雲礙日者然予既以忤時去閣亦僅架樹弗及壁予所及見者殆類於夢追其往蹟宜盡歸之司命氏矣

游梁夢記

以乙卯之十月十九日宿郟東二十里之郟館夢東向而立雷震其肘後遙望東北有斗字署青天之腸而赤雲如日輪爲其質旋於斗下見引月二字萬衆翹首遂驚寤則大風颺聲在耳者尚如雷殷殷也書之侯泰人之聘而獻吉者夢斗之後三夕爲二十二日宿三亭之南夢遊帝闕其前殿則祀孔子子金冠錦袍像高踰十肘膝下有佛像數十而帝座當先聖之副夢中竊嘆吾道爲帝王所隆崇至此故其詩有

皇極篇 八之四一一 汝海稿

逸格超神品仰攀北斗飲十洲入夢中安用龜茲枕之句龜茲枕者或云枕之則夢仙遊聊以詠容與風塵之際

右龍崖遊記

伊陽西南隅爲汝水所自來者有挂龍崖予令伊兩載餘未皇西遊頃將駕洛悵然於伊汝之山川遂西至於棗林坪憩纂下之館坪所入處別轉一壑谷有溪水合於汝叠峰回若無路者而返則命炬南造於龍崖即志所稱龍崖夜雨[illegible]之一蓋有危石懸崖祭云最昔曾挂龍奇甚而對崖則爲窓子嶽人就之若聞雨滴聲故曰夜雨者况之之辭也又奇夜渡汝則上店諸生十輩來從少焉月陂命坐沙上講明德悶之抃把酒望龍挂處窓子巖則不克就東還過上店爲關吏抱柝所諸生又從遊席地飲不知濃寒之上襟也又渡汝自望城岡還而西遊之念差畢天息山叠在汝上流即城堞所望大青山卓境上者然竟不克沿汝探披其輿歸有七言近體一章

右伊書之八文之四一綱十四目十四篇簡文一

皇極篇 八之四十二 汝海稿

萬四千五百二十箋文二十統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字乙卯十一月伊齋定

皇極篇第九伊書文

文翔鳳天瑞著

汝海稿五

乙卯儷體八篇

霍州學正曾月川先生謚議

一代開天之先覺造草昧於人倫千秋絕學之正宗抉奚宦於理窟當新會姚江之未作士止誇汗馬之勳獨易通太極之是研若迺闡窮經之與居盧桄一塊誦詩廢蓼蓼者莪下榻穿兩磚譽士見靑靑子佩

鞭禪笞老障東海之回瀾蹈禮由章錫南車於岐路賑凶歲則范希文之雅意並沾濡毀淫祠則狄文惠之疏爭從者爲絳帳之門人睹遺愛於霍丘之巷哭之孤標可瞻仰望而知蘇湖之弟子徵高風於蒲坂月川之名不朽當時見空谷之足音夜行之燭常存繼此如中天之日照主靜良知之學今風被於家絃言湮聖遠之初誰榛披於獨步先河後海宜推開闢之功飲水思泉亟望綜綸之命

通李司農啓 代作

伏以北黎司地屬民分二正之班后稷配天粒食列九官之座自匪均平之學疇堪會計之衡恭惟執事鳳翽吉人龍光嘉客藻翡梁苑鶴軒池上清泠氣蓋燕雲駿市臺端躞蹀淑問爰從角李明謨遂踐被梧擊兎至言閨臣山之直諫貢獒作訓告君奭之嘉猷卿月金昇舌銜玉正領法冠而藩匡衛泰階獬豸觸邪擘政典而羅羽林武庫電霜耀日雙南金之願比補袞職於上台七北斗之可瞻朝帝車於中運追鋒星轄徵庸特拜度支籌國卿材簡在獨膺敷擾明主

輕金銀之氣不至收下幣中幣上幣之權老成逐聚斂之臣自可裕三年六年九年之畜某操鉛刀於天邑詎希合舞中經策蹇足於氷川敢望過都歷塊夕肝之補搶榆枋而復起鵬圖攜以扶搖受炊煆而彌堅函冶收之鼓鑄是以鷟斯振振鴻不冥冥道偶合於遊梁價謬增於入洛長安不見翹首五雲之多御李獲叨拊膺三歲之久東戔匪報垂頷是祈

賀李都諫啓 代作

伏以梧竹十尋抜秀萋萋冒拂坤之雲鳳凰六律和
鳴翽翽振傳天之羽以絲綸之掌常鵷鷺之先慶匪
一人懷堪千里恭惟執事舜日心丹堯曦氣紫覗三
公於鎮霍想嚴嚴健骨之具贍會九土於横汾知納
納長襟之共載帝鄉羅烏蔚郎位於仙凫蘭省照春
和秩宗之玉燭王喉氣轉補衮職於許金天耳官聰
鳴鶴皐於甲聽集夔龍於池會太微本議士之庭扣
閶闔而關開明目發總章之閈領言官而騰封事新
御簡在之書總諫草而棒御牀共仰嘉謨之告某列

皇極篇　九之三　汝海稿

麻指佞止棘營蠅雖去國而騷離況抗冠於執法陛
宜公之拜命延齡敢不潛蹤范内諫之袖章永叔又
將何說爲四方而來賀束一帛之賁戔郟鄏城中豈
嘆周南之留滯春明門外尚懷顯父之祖行

報蕭少府啓

伏以澄江一疋練清飛大雅之胸匡嶽五老翁秀挺
高賢之骨戴若華於曙日奉烏跡於遙空恭惟執事
蘭雪披風松霞布月裁大椿爲筆管五花振天際之
長虹驅滄海於墨池一幅寫襟前之流翠袖滕閣之
湔雲而至晴暉送灑水之濱捲彭湖之雪浪而來佳
色浮嵩高之上於是伊闕望幸汝海效靈杖藜者極
周道之觀負餐者快神君之戴而敝邑從末塵於三
令下官仰餘照於二天琅琅奉金玉之相衮衮揖雲
霞之氣既還轅於司馬却柱翰於彈龙芳訊鸞騫披
誦鈞天立奏隆將僅實跽登晁采駢臻雖長者之賜
不敢辭而君子之儀亦已過姑授箋使者頓首於臨
風佚投刺閽人摳衣以就日

山東撫臺謝啓 代作

皇極篇　九之四　汝海稿

伏以太公賜履表大國之泱風禽父敵千峙㱿芟而
商奄臨汝海而望滄海終朝宗於百谷之王倚崇高
而億奉高尚仰止乎五松之雨敢修晷聘遂遣洛伻
恭惟執事龍光錫帝鳳翽媚天震澤吸三萬頃之烟
濤噴吟喉而水立歐餘起二千年之嘉客騫筆陣於
雲屯秋潭寫秦鏡之臺數霜穎則一輪月湛房駟爲
天龍之府刷紫騮則萬錦霞飛泗上諸侯總冠帶於
陟方之館岱宗瑞玉監甸男以卿士之車蓋太微匡
衡之庭十二環權衡上座而執法端門之長第一推

御史夫夫指彗箒而殲鯨劍倚流天之電樹鰲簪以
立極鼎烹沸日之華金銀之氣蒼茫薺扶桑而萍鬱
島仙聖之臣羅滿開蜃市而息雀風是以有衮衣變
東人於至道我其曉劍履踐北斗以垂雲某叩乍衡
大夏之聲向若切望洋之嘆而掣金鎖於麒麟之囿
鳴玉珂於騕褭之聲信乎柰瑞應於仙洲託西皇爲
司命附天閑之上駟藉北冀以徵圖者也一枝未穩
於雲栖鵷羽無全林之望九派奚堪乎河飲鼠腸當
秋水之奔徙紆繡段之懷莫罄玉盤之報南國之蘋

繫禾沼沚借明信而羞王公東方之日月頌升恆垂
杲𤏸而同天地

山東按臺謝啓代作

伏以主齊法日之樞星平旦建魁於海岱青易修經
之闕里長春曙夜於魯鄒觀風嘆大國之泱泱避馬
避法冠之霧霧獲捧霜威之塵輒懷月霽之襟恭惟
執事排空天柱定紀帝車放電眼於八紘勝有雲霞
之氣涵冰心之一片溫如金玉其相昆明池水象銀
河吉士叶星精之絕漢待詔闕門符金馬天人應地

絡以降神對廷摧學士之堵牆筆生花而入夢折檻
請上方之龍劍諫焚草而避人蔥氛覆明堂代東巡
守於二月郁雲迎驄馬匝華不注者三周持繡斧於
臨淄齊風極十二山河之覽驅皇華於樂泮曾頌聞
三千絃誦之聲浴日咸池望三島而安期之瓜棗至
運鰲龍拆通九夷而碣石之蜃樓空某歷下前驅僉
廉訪而鉛刀尚慚乎立斷汝旁千役行中書而散木
敢試於執功蓋萬物爲銅則或陰或陽恃大冶紅爐
之鑄千里附驥恭亦趨亦步快龍媒赤水之從自非

下白露之玉園瀉黃河而虹駛則湜湜其沚安能赴
海而偕萬川裳裳者華何以拆雲而振三秀藏中心
而忘何日適異國而如經年姚宋帛之戔戔聊布芹
於玉案望傳天之翩翩願嗣音於鸞書

汝州巡道中秋賀啓

伏以嚴秋和仲宵中敘西顥之權圭月常儀金正撰
大明之響清旗分四時而行令樞光映淨練於環圖
陰晴同萬里以流輝桂蝟贈霜華於玉杵敢趨蓮簡
奉侑霞觴恭惟執事瑤臺帝鑑金掌卿昇八千歲序

爲秋白兎獻長生之藥五一白光明下照絳河粲然去之星占叶吉於有黄南呂共霓裳競響道含精乎太素涼風配觀卦益新徧大地而布黄金森八柱於瑣蕤之館佐總章而服白玉觴萬年於水筋之庭某于役梁園遥想庾樓之宴飛精汝海良慚謝賦之陳不知今是何年天上望金銀之氣但願人如此月嬋中泛珪璧之華

河南守道董公遂啓

伏以洛決維水昔瞻周召之經營嵩峻于天更借甫

申之藩翰懇甘棠而益芾觀衮繡以如新恭惟執事九鼎金鉉四維鰲極凌浮空之仙嶠筆將島嶼于飛陟合霧之瑶臺人自星辰而至上將冠文昌之座垂師表於百城太微崇執法之班持風裁於千吏發鄴都而移汝海鷺車帶銅雀之深春郵風穴而駐天壇羽蓋役飛廉之奔屬維是時粻築館親藩之傳御旣遷于焉撤土清泉大國之宗城宜定莫非王事寔獨賢勞雒邑本帝京地絡則東邇西淵天津象雲漢緯躔則北鉞南丘蓋行省中書即吾皇之外相而參知

政事比上秩於列卿圖出黄河屢叶澄清之候日行赤道偏汝臨照之中其行役正羈梁苑聽俞音若良岳增高馳情遥向瞿懷望攬轡如坤靈益鎮身答之迎有待喜爲竹馬前驅拂塵之謁何期即盼霜旟涖止

乙卯簡牘十二篇

簡馮楚瀛聊城

千里命使而訊弟至今未有以報也來伊川日夕病昨歲却酒肉者一年所今又病右手癱一切判署以

左手行又貧甚口食不繼德單運蹇固其宜兄聲價翘青雲指日徵車人朝唯是離況艮劇每念歷下埸屋之游如夢寐何時握手道夙昔耶玉樹折於庭前嫂氏何以爲情人生此等處直是難解結力疾不能詳如何如何

報劉念劬永寧

明公伐箬筤之埜莭篔簹之谷極命匠氏之能兼舉舜林之節翳我俗士永奉此君即清泠風度若甘濯我肺腸也

簡楊伾鍾先生

伊川奉法無他善狀恃庇以寡過薦書過美寫一生之苦心定十年之公論此四語所世寶以感知己者至邵閣一語曾在春初夢空中有百尺之閣神人呼邵子者某應而登之而竟驗曾以其詳語姜生他日當爲別記

報按臺張公

蒙以先集命校荅家君之教習春曹寔踵芳步獲奉遺文恍若出河圖於序房自于鱗往而此道濫觴學

士操觚若方言市諺某未嘗不私憾欲救之是集筆鼎雲齡鴈行歷城而無其鹽車羊腸之狀篇不數什一一皆必傳神品者翼詩書妙能者左輿馬矣亟行於世庶後進黠俊再睹前輩南車坊淫絃雅良幸吾道其詞與閎古峭乙讀之數四尚不能盡句敬聊正其郢書三豕之誤惟執事倬天章而布之揚前徽於詞座廣類錫於墨客矣

報按臺張公二

再蒙諭校先集下卷某獲奉全書每乙一篇輒失聲稱善可謂成一家之言空同子稱研精是以追古其他非法掩才則才軼法而是集之研精則才法雙絕卽置柳韓集不可辨詩如廟瑟疏越並必行世之筆也益材輿而詞琢某寡陋是以補其軼字甚艱煉石補天匪媧氏不能仰冀原其識短

簡趙乾所天部

仲夏廿日還自洛下得嘉夢卽爲閨人道此必玉郎祥也詰午平頭自幽馳報至五情飛舞伊汝之郊關氣葱葱佳浮以十一齡之妙姿發萬軔雲霞之初步

信天報忠貞特以麟熊付女士耳遙盼羅川不獲面以一觴慶聊東靑而上之矯首如對

報洪紫雲許倅

戊戌得握蘭對語竊知天下有紫雲子矣弟既還伊兄亦謫許一函未往問乃先馳良訊而商略道術若以弟爲可與語者知明初進我於兄竊幸又得一同心快甚夫學以事天而已矣必知天乃能事天事天者仁人也知天者知本也知性之共本於一天謂之致知而知至所集要語先致知次爲仁而致知要語

始之知止知本進之見知聞知而終之以知性知天意者其已解於此乎爲仁要語先之以事君事長使衆夫以事天爲宗則惡得不推孝弟慈於君長使衆之間西銘所謂以孝喩仁也求友要語推之友古人言行要語推之動天地古之人所以事天而天我知者其以仁乎堯舜可爲之詠曰後於天昭事後於親齋慄可謂左右逢源者也以格物爲窮理者本不謬特不知致知重知本而欲末無不知則取好問好察之應世務者以爲聖學入門之第一針䃥矣良知二

字直證本心固不謬特不知以天爲主而必欲以格物爲行事是先修齊治平而後意誠也其說鑿且単提一知字闢世儒而不闢佛恐未洞然於天道六經之言可會而爲一者惟一天字眞貫穿六籍之樞紐也弟所闢於家夫子如此崇佛者必侮天尊天者必闢佛旁求海內達眼或希年丈之力行古道隨處表士者標度已在得失之外其有見於天而樂之與試以終語我也

報潘狆玄郟縣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江水珍此雅贈登拜以不朽文才雲馳而襟玉潤入境而井井有理問政而斤斤其明弟且爲神酣矣迂陋何堪局外之顧

報郭墨子洛陽

自禹祠東涉伊望東北一小巒在百步外上有累然者白香山墓也週匝皆煤井上有頑石一片爲碣可爲一慨昔樂天不願爲海山院主人去兜率蜺在娑婆者如斯矣若得一小亭子便可作吊古地問所謂

香山僧弗知對但云有廢寺在道左循南巖行可數百步得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十日碑曰御製御書者龍門銘也卽就巖石鐫納字偉文遒可讀碑完好但沒於土可尺許此可搨行者也又東南出得一洞僧曰此香山寺也卽龍門八寺之一有井覆之今爲道觀其前果有一掌之坦似可爲垣者其洞壁千佛之下列羅漢像像有楷書贊戶左右皆楷書經其詞皆說極樂境必是小彌陀經也字類歐陽率更其地宇多作垈此則天十一字之一當是武后時鐫也而戶

左完好尚可搨行必當作墨卿之寶就餉人於彭變
聊以聞而丈馳抨追問謹述其詳以待巾車之訊倘
留意功不下龍門新堤矣潛溪寺所人處逕頗窄弟
曾云當闢尺許頃見僧闢之似涉於闊且失險郎失
奇然將來想作大廡門納貴人車矣謹弁復安樂窩
制度尚煩法眼定之呂公許爲文於門左當姜碑俟
玉吻贊之

簡王彭伯吏部

某辦事兵樞時竊仰端人柱中流而獨立撼莫得摳

謁邇來積鄙思者六載當今世道日下於江河公論
不行於朝野毎討典一出扼腕太半識者已陰恫之
某雖固陋嘗以古之第一流自期待兩載東萊自分
奉法如山雪躬如水而不理於口待罪伊川者又兩
載龍臥起而霖雨慰天下義士之望其黜陟必叶輿
心某雖下吏竊屬望焉

報學憲張公

南陽方生詩啓吏冠絕一時眞館閣品頃至伊相訪
欲爲法臺稱謝而以有試期不敢前也此生必不負

青眼於巽科姜鳳阿先生名宦曾蒙批否以便復丹
陽耳洛下之調前奉陳不欲有此舉正恐劇地難以
寡過奈何

簡撫按兩臺

伊陽義會倉原出之民間歲久逃亡過半前條陳未
敢請豁期以三歲追本免息蒙大慈允行但今歲荒
祲民情洶洶方懼撫之無策勢難迫之使完百姓又
紛紛控訴某仰體廣大德意謬釆其訴輒以上聞倘
蒙鑒永爲地方除此一累伊民世戴以不朽

右伊書之九文之五二綱十九目二十篇簡文四
千二百八十五箋文八統四千二百九十三字乙
卯十一月伊齋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南國講錄一

汝濆書院講錄

予所部葢頁伊川而邑於汝水之上癸丑視政之既三月爰立汝濆書院論士爲四社面進程之十一月二十六日始涖尊天堂以諸生劉爾禧輩十有五人俱命童子歌晦菴朱夫子闕里當年之章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從亦尚難尋况君直至無

心處肯向人間話淺深爭取晦菴朱夫子欲抱瑤琴之章欲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秪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三歌王陽明先生箇箇人心之章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爾時主者爲拈聖宗而并說詩

韓子曰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道行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子以爲周公以上亦未嘗不說長葢學肇於放勳之命玄契夏商皆有學周之學如所謂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者載之周官大小戴爲詳故其大學凡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比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目何嘗不諄諄乎學是講孔子至聖而失君位故三千之徒從遊於洙泗之上孔子之所言弟子卽從旁筆之所謂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莊子云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以此退居而閒遊則江海山林之士服不問於窮達而能爲師卽能爲長能爲長卽能爲君參贊而下有賢人之學無聖

人之學惟王仲淹任河汾之上而以周公宣尼爲己任雖其十五而爲人師二十餘而續六經以董仇薛程方顏閔其氣象太迫而吾輩姑法其進取于古之清襟屬皇極於布衣非命世之品而疇若是韓昌黎之學本欲爭長文章家以道術爲佐者也冷眼熱腸當八代之後而見夫騷已聖於屈宋史已聖於左馬賦已聖於馬揚五言聖於曹劉七言聖於李杜而欲出其力以當之則上法六經而摹易孟之體裁闢人於聖人之堂廡故其從之遊者雖稱韓門弟子僅鏤

刻字句之工妍醜有以誠意正心為課程者乎蘇氏推歐陽子之文於韓子之文孟子之文遂欲以詞章之學盜聖賢之道統而有之其序六一居士既以為孔子冠其篇而尾不過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已為考亭所笑其謔浪笑傲誠有如所云飲酒作詩度日出爵下之計者其蘇門四學士於聖人之學竟何如邵周程張朱陸之徒作遂掃訓詁詞章之陋而其根極理道亦剷文中子之根腳予詩所謂自從王氏去河汾伊洛高朋僅一間者也雖未足以推聖人之身盤而吾輩欲為聖人之學伊洛其山海之梯航乎況聯裾於伊洛之畔求同調於千載之上其快心寧以玉帛之賄將為多

今夫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教其弟師友以此相授受僅僅曰舉子業問其破的則曰為會狀問其結局則曰為卿相其學居然名正而言順遂以為人間之第一流有談聖人之學者則相與笑訕之是學也其破的以作聖其結局則內聖而外王明着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此何所慚而不敢形之於齒頰直令父子兄弟師友去仁義懷利以相授受也害不可勝道其盜理學之名而行相謬固可賤吾儕亦求其實而已不必畏其名并避其實如為秀才者或不閑於規度將并去其秀才之一格乎為有司者不廉不法將并有司之格罷之乎且如君臣夫婦朋友不盡道將并舍五倫而逃之耶公孫龍白馬之辯正可用之以課名實吾輩擔聖賢之名尚或無所畏而無不為倘并其名而嫌之竊自委于吾輩不過為鄉人而已乎將何所不至耶

孔庭之法以詩禮先四經而予最先重詩者欲以開其作聖之初志故興於詩為學之始予十二三歲從家夫子於廣陵則日誦康節邵夫子之擊壤集見其雪月風花皇帝王伯之咏而快之蓋吾輩二十以前既無妻子之累亦乏身家之念赤淨淨一片閑腸胃空曠而無所著止堪受白雲宿皎月正好商量作聖其聞高明之說欣然喜受了不為驚及其二十三十後世故盤於胸自以為有所益視其少小其得失亦

粗半矣蓋少小時正是春意春風浴水氣象時時流
露目前有青春之根芽然後可以收秋實結碩果此
時去赤子之情狀近便見成一箇太古所謂日未出
前朝象帝天總春處謂庖羲也周濂溪志在丘壑達
者方之於光風霽月明道吟風弄月披其襟者如坐
春風中一箇月皆直洗其性靈而解俗尚之桎梏吾
輩今日座上試問諸生尚有帶來人欲否此時一腔
乾淨敢道皆可以對聖賢冠者坐童子立舞雩三三
兩兩意思即此乎在伊川皆言二呂子之深於禮然

詩意不可使零落古甫作詩程如涼風而謝東山以
其家道韞爲深得雅人之致陽明云紫陽山下多豪
俊應有吟風弄月人詩與於志道禮立於據德詩脫
其韁鎖而禮防其泛駕童子之歌三詩其諸士之滄
浪一闋乎予不欲富詞說姑爲若點綴其情景使見
一斑池塘春草想各各夢得
最下爲功利之學其次訓詁詞章皆馳騖於荒蕪之
逕稍知脫離者又浪逐老佛之津梁未有以事天尊
孔爲南車者夫本天道以定人倫萬古之律令并如

誰則不自下學上達而作聖聖人不踰之矩非聖人
之有心設之即無聲無臭之天哉豈功利訓詁詞章
老佛流滯一方者之情況達人眞見事天尊孔之實
際即人倫以盡天性喜怒哀樂仕止久速皆行乎其
天之所不得不然一切聲臭齊斷何心之有故曰秖
今已是無心久非山前荷蕢孰爲吾之鍾期荷蕢以
踰吾道之了人無心之妙即無絃琴中之雅操予詩
所謂但持太古忘言偈寄夜惺惺　帝座臨者玉溪
淸夜月明琅然是何境界若至此包爲誰而奏深有

待於同調之客共證無心之妙者無心而行乎其天
之所不得不然此仲尼之所以行無轍迹也天之眞
頭面被一仲尼透出吾輩總此天命之性仲尼便是
吾心之眞樣子掃除遮迷良知自活潑潑地良知者
即吾心不得不然之天眞見不得不然之天貫串三
才之樞紐在手又安有餘事於其間哉三詩予所借
以撥動諸生之心花者也
　癸丑十二月十四日予如汝濱書院之尊天堂以
諸生劉爾禎輩十有六人俱命童子歌康節邵夫

子長憶當年之章長憶當年掃敝廬未嘗三徑草
荒蕪欲爲天下居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自從會
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再歌橫渠張夫子芭
蕉心盡之章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還從新葉起新知三歌陳白沙
先生明月淸風之章明月淸風放兩頭一笻挑到
古尼丘而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爾時
主者爲拈聖宗而并說詩盍向特爲定講學之案
玆晨廼暢尊天作聖之指

諸生旣讀家夫子天經之首當有契子栫此堂以尊
天亦繹思其說乎試舉孟子事孰爲大之一章此章
是一開一合法初言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
守身爲大次却專責身次又言孰不爲事事親事之
本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末却单言事親畢竟二者
孰爲主予謂事親爲宗守身則事親功夫知親當事
則欲爲孝子孝不止晨昏之省定冬夏之溫淸然後
求守身知君當事則欲爲忠臣忠不止拜手稽首之
爲恭然後求守官知天當事則欲爲仁人仁不止齋

戒沐浴晨香一炷然後求養性孟子贊曾子之事親
曰養志姑就視膳言亦引而未發耳親之志徒欲其
子之善食我與如王陵徐庶之母皆欲其子擇主而
歸之爲天下奇男子故養親之志者必守其身以志
於聖人之道而後可君之官我徒欲其雙日一朝而
已乎欲其共代天工解百姓之倒懸天生民而命之
性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故一夫之不被澤時
予之辜修已以敬以安百姓此所謂事天者也故此
身一日在常恐辱其親如曾子之啓手啓足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眞守身者也故傳其學者如樂正子春
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如諸葛武侯之
內無餘財有桑八百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幾大人
之事其君孔子當匡人之亂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
其如予何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嘆其莫我知則曰知我者其天乎誨之媚則曰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無臣而有臣則曰吾誰欺欺天乎孔
子之於天不待五十而後知其十有五之前已生而
知之矣故終身學天貢死生而一之乎天孟子不尤

藏倉知天者也故予如以其身爲己身則可以爲君
子或可以爲常人如童子之就學者曰可以登科第
其不肖者曰吾不科第則已矣如誨之曰父母之生
子欲其顯己不學如親何則必不敢以歲月爲兒嬉
臣以其官爲己官則或可以肆然而無忌一知爲朝
廷之官我特代之以理鰥孤則必不敢曠官皶而速
謗如直指使者自以爲豸冠之峩峩則勢可以搖山
而一知其爲代陟方之巡不敢曰我風憲之官曰天
子之勑凜然畏簡書之不暇而暇自恣大學言明明

德道性也而傳首章卽引太甲以訓之曰顧諟天之
明命故中庸直言天命之謂性人如以其性爲己性
則小人之無忌憚者獨或可以不愼不知天命而不
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無不至知其爲天命之性則
見天之日臨於其躬及爾出往及爾游衍一失道而
吉凶判於其間矣敢肆然而已乎昔者伊川訓敬曰
主一無適晦翁從之以註聖經而陽明詰其爲此說
者則曰如作詩則一心在作詩讀書則一心在讀書
陽明曰如此則好色一心去好色飮酒一心去飮酒

乎當指出理在如心在天理則風雩浴水亦敬也心
在人欲則終日端坐如泥塑亦肆也敬非徒張拱深
揖寡言笑之謂故予嘗曰如以寡言笑爲敬則請玉
琢一程正叔程朱之訓蓋本謂主一無適於天理之
中而陽明特爲點天理字以醒人家夫子曰言理不
如直言敬天天非徒理而已寔有　帝馬昭臨萬有
聰明之至者可畏也此所謂揭陽明與宋人之巢者
乎故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蓋龍逢比干終是
吉王莽曹操終是凶知之則吉凶之判明其於爲仁

人以事天不待鞭朴不能已於聖人之門矣家夫子
不言敬天言尊天子標此堂以尊天者何天且萬古
而常尊四時行百物生而吾以藐然六尺之軀尊之
將欲增太虛之高洗三光之明乎蓋有說於此如言
敬親則孔子之告子游能敬以致養卽可言敬孟子
獨歸舜以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如爲布衣則其
父亦布衣爲搢紳則其父亦搢紳今之仕者動以親
不討恩典爲恨故賢者多忍垢於去就之間蓋欲尊
之也尊之爲言自布衣而帝位是以言尊然不重在

舜之天子而在舜之聖人舜德爲聖人故堯薦於天
而尊爲天子如止以其天子而已乎操懿之流辱其
親者也孔子聖人而不有天下其親至今爲啟聖萬
世爲血食之宗則欲尊其親者非作聖而不可春秋
之際天子止寄空名於諸侯之上而見則下堂晉以
六而七魯以三而四君臣之失道甚故孔子托尊王
之義於獲麟之筆繫王於天尊之曰天王王天之所
予也春正月則歸之曰王正月天之四時王主之也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至其後雖莽操懿温之奸尚

逡巡而不敢一日卽逐其君者以名義束其心也蓋
人心原有不可滅之君父在聖人扼其命而號召之
尊之爲言有亂臣賊子是以言尊父母生身者也故
其恩至君統身者也故其義至天則命我之性霧恩
不啻父母統我之性霧義不啻君王而君親皆其生
而統之者也故爲仁人以事天而忠孝皆括於其閒
事吾親以尊天事吾君以尊天以天事親則克孝以
天事君則克忠孟子闢楊墨以爲無父無君楊墨之
教未嘗言無父無君也其流至於無君無父故孟子
功自比於禹周公孔子韓子闢佛老佛與老又別韓
子之原道老詳而佛略子謂未可以一律裁之老子
亦非無父無君者也挋提禮樂剗滅仁義其流至於
無君無父至佛氏則明倡無父無君之教而率天下
叛其君父至居然敢爲無天之說而天下皆信其以
君父爲可逃天可以甲而小之而舉夷狄中之一人
明加於日月星辰之上佐之者將甘爲天之亂臣賊
子耶蘇氏以愈配孟子蓋或庶乎但韓子之闢佛不
知尊天且如孔子之作春秋不爲尊周天王之共主

又何讎於僭王之吳楚乎故家夫子之尊天爲佛氏
之僭亂是以言尊答鏟異類歸命一宗蓋上而包舉
千聖六經之宗指以廓萬古之宇家夫子之學蓋繼
孔子而無有兩之者則以天爲萬古之第一宗乎宋
儒雖闢佛而佛之徒不服程張朱四君子皆以死之
爲無知死之爲無知則無鬼神而妄祭無鬼神則果
無有分理幽明之賞罰者卽無天無　帝小人何恃
而畏君子何恃而爲若行乎長奸雄之心而挫作聖
之志陽明拔本塞源之論獨歸之功利子以爲此未

足以拔本而塞源王氏言良知而不言天人識其近
辭殆或似家夫子之尊天眞所謂拔本塞源者乎敢
曰尊天爲宗作聖則尊天功夫尊天者事親之謂也
作聖者守身之謂也
且爾諸生亦灑然於畏天樂天之說乎論語曰畏天
命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
枕樂亦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周茂叔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
時周子二十九二程一十五一十四伯淳則吟風弄

月以歸吟則風弄則月何嫌於吟弄何戀於風月其
所樂可知他日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人服其見處絕高蓋謂顏子望道如未見不敢以所
見爲樂爾若說樂不是道則太高不樂道而樂何物
乎孟子所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但不必空言道道
天道也董子亦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孔顏之樂蓋樂
天也樂之者君子修之吉也眞知其不獲罪於天知
子之立身揚名而使其親之允若底豫也如臣之盡
臣道而卽車服以庸有采菽之予天子是葵也彼操

懿之流必不容於鬼神之誅則其憂有甚焉者百年
爲有盡之身萬古有不滅之性言畏者以畏之一言
去吾心之人欲畏則人欲之魂銷樂之爲言樂養性
以事天者之所以立命諸生聞此樂也不將爲天之
忠臣孝子乎不將以其所畏易其所樂乎
他客問學尚或爲舉業詞章所悞至虛糜歲月卽如
二程橫渠尚亦有汎濫老佛之悞惟邵子少日在百
原不爐不扇不就席者數年礪心爲聖人性命之學
得力最蚤旣未嘗應科舉之業又不旁馳於二氏朱

子云康節從來未嘗枉用一點心故其詩曰長憶當
年掃敝廬未嘗三逕草荒蕪掃廬以喻其洗心長憶
當年之咏良自嘆其得力之蚤也胸中境界一掃卽
新見得新意卽是春生環中意卽三十六宮之春來
往於天根月窟之間者從掃除會得會得此意胸中
都作明月淸風安得有一點閑氣白沙堯夫法門塵
情習氣了不到其胸中灑然以明月淸風爲裝而荷
之直欲立到尼丘此豈枉用其心於荒蕪之場以九
載三年推延款日程者哉而尚有老去無筋力之嘆

其亦欲從而末由之指與然則明月清風似絕無斤兩又却絕有斤兩且道明月淸風是何物雪月風花是甚受用白沙云舞雩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此是白沙眞下手處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卽邵子詩面前路逕莫令窄路逕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這路荒人間滿地生荊棘之詩之說邵子嘗謂伊川面前路逕須令寬若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令人行也此逕不掃固善荒太示以掃除之苦則無

肯掃之者畢竟大家都荒伊川折柳之諫正不免墮於助邊聖門自志道據德而依仁又有一種游藝之法以溫養之大是此解明道入門而左門人皆從之伊川入門而右門人弗從伊川曰此是某不及家兄處正逕窄而無過客之驗莊子云墨子雖獨能爲柰天下何離於人情其去王也遠矣亦可拈以爲証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雖有屠龍之手終不可無七返九轉之火候道家謂之文武火大蘇所謂活水還須活火烹安有妙萬物之神而可束縛御之者心盡自然

枝展新卷而暗已隨豈可以迫拂求之如胎子者此可保護無可着意於其間存心養性之法亦復如是

甲寅正月十一日予如汝濱書院之尊天堂以諸生龔時偉輩十有三人俱命童子歌康節邵夫子浩浩長空之章浩浩長空走日輪何煩苦苦辨根塵鵬程九萬非由駕鶴算三千別有春鉛錫點金終屬假丹青畫馬要求眞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再歌晦菴朱夫子德義風流之章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

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三歌王陽明先生處處中秋之章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爾時諸生多紬問向來枝說主者聊爲拈應而并說詩

嘗以兩言定學術之斷案曰乾坤合德陰陽並運凡斬絕物欲直捷而無顧忌者皆法乾之陽因人就物與時屈伸與衆庶叶而繩趨規動者皆法坤之陰孔

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而贊大人之合德於天地曰崇效天卑法地知崇而禮卑知不挂一塵廓然而上柔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師不得而讓天地不得而範圍所謂性無物之不乘出萬物之上故配天者也天下之不可上也故禮下之天下之不可先也故體後之臣固拜手稽首君亦執爵執醬所謂性無物之不親入萬物之中故長人者也性從天至故效天而處其崇有不滅之精神亘太清而長懸形以地生故法地而執其卑有可據之功業亘太寧以俟後見

精神之功業其功業剖義利之關以盡人物之性不爲夷伯立功業之精神其精神執鬼神之柄以昭於天而陟降左右　帝不爲佛仙佛仙知天而不知地見陽而棄陰索性於形之外知陂而禮亾故有長往之精神而功業不垂乎地管商知地而不知天見陰而棄陽以形爲實以性爲幻禮僞而知昏故有附地之功業而精神不見乎天佛仙之精神終非天之肖子自以爲智囊而終不能與聖人並馳於太虛之都管商之功業不免之荼被虎之羊其精神又沉淪在佛仙之下矣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先而下爲土佛仙者見光者也管商者爲土者也

問作聖錄性不可形以性之影形之說太靑子曰愚謬意形方而性圓方圓皆形也方則所圓則化則圓爲近故爲天爲日月爲星辰爲河圖洛書爲太極圖予以經之太微而邵子亦以爲弄丸皆似也予試與子論太極易象之以一陰一陽而道在不必言太極孔子始提其君而命令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

非其書之謂也道之謂也易者易也從時變易者也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無體而有不可易之定理在卽至善之止者也故曰易有太極周子寤此言而注脚之曰無極而太極其或以爲周子之創言不知其寤於此而拈之然予以爲太極不可圖可圖則陰陽而下太極本無極也其可得而圖乎故易之先天圖自兩儀而下朱子旣以先天圖予伏羲又謂太極不如　天之大先天不如太極之容太極終在先天範圍內噫伏羲其何踈於周子乎予觀太極圖卽先天

之變者其分而爲陰陽者卽兩儀之縱畫栝棬之使曲者也分觀太極之三陰三陽曲而抱其中者卽坎離之卦也惟坎離陽中陰陰中陽故似先天對立而爲體太極合抱而爲體其下爲五行爲萬物良不若先天之大而自然朱子以六十四卦之位序二圖子伏羲子尚謬有疑乎其說無可稽易之畫連斷者也圖之畫白黑者也白黑之奚以爲連斷也易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重卦而爲之者六十四卦之序圖則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

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一二三四五六俱漸生者也漸生之奚以爲重卦也其或推而爲之者乎周子似昉八卦之序而爲太極或殆然如道州月巖之說則圓圈又有所本非以性之影形之者乎

問尊天作聖四字說太青子曰四字本不匹家夫子之尊天以闢佛也子之言作聖取諸洪範之思曰睿睿作聖欲具體而立化言希聖懼其垂涎而不至言學聖懼其效顰而不模故新作脊三椽樹其眉曰作聖爲一聯作聖是睿思之箕子心齋豈祭祀之顏淵

以離合作聖脊三字而表之予至東海始手書尊天作聖四大字數百幅自予以示人丁未之北家慈夫人誕之日是在青昔過洛西之王祥河禮之遂爲事孰爲大二節時義一篇以自朴至今憾其主客無所判偶遵汝而東寤守身則事親功夫遂連類言之爲諸生暢尊天作聖之指前度之示諸生云云者卽可云尊天作聖解也

千古大事原是死生伊川譏佛氏除却死生更說甚道而爲佛氏者亦譏之云除却死生更說甚道吾儒

盡性至命之學正死生公案所操長於二氏者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又云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其所聞何道所生何直非破除人倫別一款則也蓋聖人之所以存順沒寧者以盡人倫而合天道非如二氏求天道於人倫之外又求自性於天道之外聖人人倫之至於昭于天萬古樹人天之表人道盡而天之符節在手又何事營營於其間哉不達人倫之爲正命既欲逃人類而空之不達天道之爲歸根又欲超天道而去之爲叅禪之說

者既以天道爲妄爲持名之教者又以乞哀爲門姑
以理論如吾輩取科第不盡其所以應舉之業而日
爲科舉外之雜技可以進取否又徒空爲乞哀禱祝
可以收名否萬古此天地萬古此日月天地即終而
後始還是此等浩浩長空日輪常走又何煩苦苦爲
六根六塵之辨乎鵬程九萬原非由駕鶴算三子別
自有春聖人之所於昭于天者豈乞哀希冀之所致
爲乞哀希冀之策者亦鉛錫之金丹青之馬也畫龍
終無點睛飛去之理點金恐終還本質不免誤三千

年後人耳風急天寒誰能定脚老年怕死又歸釋迦
此不達天人一貫之指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善吾
生正而斃生死一順天而我不與其心事天便是青
逆之種子天道斷無有誤孝子忠臣令好雄得以乞
哀脫網者吾道以盡倫爲事天之繩尺千条萬条条
向甚去孝弟根滅尚自多其功行逆天而欲超天之
上萬萬不可通之說也

鷲湖之會談者反以晦翁爲動氣殊不然觀其詩意
氣象之優促自見小陸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
須辨只今既詆之爲支離又訶之爲僞而朱詩首即
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亦何舒緩末
云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可謂諷而婉
是誰爲動氣者耶不信人間有古今云者蓋謂古聖
以來止此學問今却別出此一派舍筏登岸之說我
不信人間果有此古今二派否子靜每云堯舜以前
何書可讀大以爲困元晦之欛柄可爲一噱夫書不
但是文字自有生民格言嘉行未嘗不流傳於父老
之口雖未有此等文字亦何嘗不種種即具即如天

地日月父子兄弟之稱豈必有天地日月父子兄弟
等字畫始有此稱說始有此議論伏羲氏前亦自有
前言往行之可識自相與傳而述之是亦不可不謂
之書如今之老翁嫗亦豈曾識字而口中極有格言
詎可謂古人全無誦法耶其教人欲先發明其本心
只单提本心二字凿爲開說其所開說又安能出於
六經之外我日日以口舌喻之何如使之披冊子之
爲便即如我去發明佗便已落於文字邊聽我說[illegible]
便是佗已讀却我冊子佗既無獨坐自悟之理又何

必厭文字但所謂學問者原是求放心之方子不爲誇博如格物致知的欲知本表裏精麁不應並看知本而知至然後可以誠意如汎汎博覽於誠意有甚干涉二家立言不免各拘一方道問學正爲尊德性而設則柰何不問且學耶

嘗見梵書稱佛在祇園說某經卽云東西各億萬佛土此日各有某佛說某經此固梵子悠謬荒唐之口亦可爲心境通達之喻陽明天泉橋上與門人共披清秋之月卽云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

此老可謂心在通達之國者聖人時不踰百年身不踰六尺遊不踰萬里與其帳下之二三子洗眼於沂水春風之座想其定削六經之雅指寔周流於天地之後直欲大家心花萬古齊開豈可道之胸壁腹界之徒陸象山一日嘆息門人問之云可惜朱元晦枉用心門人云先生第自爲計象山云江西亦豈無陸子靜新安亦無朱元晦又云釘子立脚做聖人天下只吾兩人此其異同之辨姑無論然象山可謂有達人之心者陽明影響之詠亦此意豈徒較量短長而已予以其詞太迫故削此句不欲出滄浪之口嗟嗟有此明月有此中秋大家同戴纔說我玩月便不是月不是我我卽欲私此月於籬落之內又掩得誰人眸子

甲寅三月二十八日予如汝濱書院之尊天堂以諸生樊鳳梧輩二十有八人俱命童子歌康節邵夫子仲尼生魯之章仲尼生魯在吾先去聖千餘五百年今日誰能知此道當時人自比於天皇王帝伯中原主父子君臣萬世權河不出圖吾已矣

修經意思豈徒然再歌濂溪周夫子老子生來之章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偶問吾何況爲道舂陵只一般三歌王陽明先生江日熙熙之章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不須更覔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爾時主者爲拈聖宗而并說詩明日舊病作罷酒醋者且宗月尋于

有實據而諸儒弗悟者宜其闢佛而佛之徒萬不服也墨子明鬼亦未可謂不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徒懼此空名而已聖人之是非與鬼神之賞罰合者也聖人之所非卽鬼神之所罰春秋之所謂亂臣賊臣斷無有逃鬼神之誅者則奚而不懼春秋者孔子之刑書寔鬼神功罪之符契自無鬼神之說出厥豪傑之心長奸雄之志失天地鬼神之實僞亦近於日用而不知者乎舉世人知之而吾且諱之曰毋駭人亦何異於掩耳取鈴者耶風雲雷雨氣也有聲氣之鬼神日月星辰光也有聲光之鬼神名山大川形也有聲形之鬼神總之受命於天而天寔有帝以爲羣生之父我固曰學者宜破三無斷不可曰天無　帝斷不可曰奉天之命者無鬼神斷不可曰人死而無知所謂知本者知此者也知本而知至者知天者也

　甲寅二月望視學諸生講盡其心者一章舜其大孝也與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知天知性卽大學之知本而知至也大學曰此謂知

盡記其說此邑雖彈丸小亦必川列伊汝山列峴夢之類爲景八十室必有忠信豈人之倫獨無可稱爲八景者乎然予以爲法象之八大景不如世所說卽伏羲之八卦是上天下地東日西月雷風之行天山澤之附地此八物者蓋伏羲取八象之大者而命之然不曰天卦地卦曰乾卦坤卦言天地則器也天地雖大亦物之大者所謂二器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乾坤者天地之德也乾健而坤順言健順卽是道故可以通之於人推之於事法健於乾則我得天之一景矣法順於坤則我得地之一景矣推之六卦皆然大人備八卦之德而首出庶物之上所謂男子之八景者乎

伏羲之八卦天地間之法象也文王之八卦人身中之法象也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天上而地下故位乾坤日出於東故位離月生於西故位坎其四奇則四隅之象也文王之更其位以人道而衡天道人之身南面而立負斗而抱日者也心在上而前故位離於上曰南腎在下

而後故位坎於下曰北左肝木故位震於東右肺金故位兌於西蓋享人之五藏而爲之者其四奇則手足之象也在天則爲日月在地則爲水火天陽也以日爲主故月潛於夜地陰也以水爲主故火歛其光天以日明故春夏秋冬錯行而爲四時天之用在日日行於南故乾在上而位南地以水潤故江河淮濟朝宗而爲四海地之用在水水出於北故坤在下而位北文王之主坎離卽主乾坤也伏羲之主乾坤卽主坎離也乾坤何以不一奇一偶而三其畫三畫者

蓋三才之象故曰易三才之道也然孔子集語則有始中終之說蓋乾三陽之始陽之中陽之終也坤三陰之始陰之中陰之終也陰陽之義兼始中終而始備則六子已孕乎其間矣乾何以象天連者綂於一而不分以一　帝而宰萬有者也三者其天界之級乎天之卦三離之中虛而外周者如圓圈然蓋日象也中虛者物不能入火之義也離四畫又象火字長畫二其縱者也短畫二其橫者也朱子謂雷陽在內陰閉其外而不能出則奮擊而爲雷震之畫上偶而下奇非陽在內而不能出乎又謂風陽在外陰拒其中而不能入則周還不舍而爲風巽之畫上奇而下偶非陽在外而不能入乎坤何以象地斷者華夷之劃裂山川之阻限是以帝王之治不過九州六者其地界之區乎地之卦三坎之缺者月虧之象也其上下畫之缺者上弦下弦之象也其中畫實者水不能納物入之義也坎五畫又象水字而側橫置之其中之一長畫其縱者也其四短畫其橫者也艮之上奇如臺榭者山之紀堂也其二偶畫谿谷之象也兌之

上偶而下奇澤受物之象也此天地間仰觀俯察之卦象又嘗以人身配八卦以天地分屬之乾爲天故爲首耳目鼻口之爲日月星辰也坤爲地故爲腹五臟六腑之爲山川藪澤也離爲目日象也巽爲口凡文辭之風動皆出乎口風化養者也巽爲天之文德故人之文德在口震爲手所以捍頭面雷拊擊者也震爲天之武德故人之武德在手坎爲前水象也艮爲足立莫如山故曰山立兌爲股股不其澤乎此人身之卦理請言卦象乾之畫連首中實之象也坤之

畫斷腹中虛之象也目主受故離虛其中爲巽之上實而下虛卦自下而上者也故下爲前前虛而後實非口乎震之上二畫偶者非兩手舉而上之象手前主施故坎實其中爲兌之前實而後虛非股乎艮之下二畫偶者非兩足垂而下之象乎孔子以震爲足以足動而橐橐有聲似乎雷又雷在地中足在腹下之象也以艮爲手以手指之排立似乎山峰又山在地上手在腹上之象也予以震爲手以雷出手地上又震之五畫如五指然震之一奇畫拇象也拇短故

一奇畫在下以艮爲足以山根手地中又艮之五畫如五趾然艮之一奇畫拇象也拇長故一奇畫在上邵子謂手紋象地指節象天手紋盖山川之象也指節盖十二月之象也予以爲手之節二十有八盖二十八宿之象也拇之衡十二辰之位斗柄建十二月之象也足之二十節地有四方方有五行之象也拇之於趾又如戊己之爲四行主也故欲筮則必據易以命占說理則無不可者又嘗以九竅六體盡一身乾坤坎離之象凡一身之虛處皆屬乾竅虛者也乾

之象也凡一身之實處皆屬坤體實者也坤之象也竅有九耳目鼻口前後之謂也九乾數也體有六儒者以手足爲四體佛氏并首爲五體予并腹爲六體六坤數也九竅自上言耳目鼻皆二偶坤六斷之象也自下言口前後皆一奇乾三連之象也坤六上於乾三者泰卦之象也六體自上言首一奇手二偶腹一奇離卦之象也自下言手二偶腹一奇足二偶坎卦之象也坎交於離者既濟之象也耳目鼻主手首故其用虛口前後主乎腹故其用實虛者偶盖乾象

而坤數陽用而陰體也實者奇盖坤象而乾數陰用而陽體也首象乾輔之者手也腹象坤輔之者足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首一君而二臣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腹亦一君而二臣也又嘗以四官五藏盡一身乾坤坎離之理乾以離爲用離陽而畫四故發現於首之面爲四官坤以坎爲用坎陰而畫五故歛藏於腹之中爲五藏火之生數二故離之中畫偶而爲二也地二生火中偶畫本乎坤母者也其成數七故四官爲七竅也合二與七爲九應乾父之

數九也離序三應乾父之畫三也水之生數一故坎之中畫奇而爲一也天一生水中奇畫本乎乾父者也其成數與坎序皆六應坤母之數與畫皆六故五藏有六腑也坤土之生數五應坎之畫五也離主乾之首而現於面如日之行於天上坎主坤之腹而隱於藏如水之行於地中乾離俱南故七竅俱發於面坤坎俱北故五藏皆繫於背七竅者七緯之象是以斗與宿皆七也五藏者五行之象是以嶽與方皆五也腦枕北極之象也臍輪南極之象也列子言西域

之巧爲幻者能爲機人而歌舞顧盻試廢其肝則目不能視試廢其心則口不能歌七竅者[illegible]五藏者也首雖發用之官而樞在腹如首有病則藥必不服之於首但服之於腹首自愈故善百骸者惟調中食少則餒食絕則死可以思本吾是以知人道之爲天道樞也故春秋之書李梅實隕霜不殺草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星孛於大辰月有食之三十六非責天也責人也人事脩而熒惑可以退舍豈必登天而置星宿之位乎　上帝雖執柄於天而爲天地立心者

聖人我能作聖則天之樞紐在我手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觀天首之義知性之從天命故極高明知崇以效天觀地腹之義知身之自地脩故道中庸禮卑以法地以配天之精神作功業如乾之中一畫入坤之腹而爲坎決無反自天之元性以處世之理以配地之功業任精神如坤之中一畫入乾之首而爲離決無舍自地之實功以反天之理予之區區析先民象者欲諸生知易象之精微入無間無以册子應之郡子者秦漢以來之伏羲故漁樵一對以爲如睹伏

羲之面蓋自喩其以六十四卦之反對爲三十六宮世有爲三十六宮之書者至推全易之數無不三十六者三十六宮之義尚不可測況伏羲文王之易乎請以八卦爲選聖之八功德

大學一篇卽三代以來之學規其大指欲破除功利雜霸之習故獨謹本末之辨中庸兩字的是孔氏之獨指特揭庸以表中其大指欲破除異端高遠之說大學至明德之傳始補出一天字中庸第一字卽曰天而下章卽以仲尼曰君子中庸承之則孔氏所以

總萬世之權柄者在是聖人以天之統人爲本然故以父子君臣爲實佛氏以天之統人爲妄故以父子君臣爲虛父子君臣的是聖人號令萬世之權柄皇帝王覇所以遞作中原之主者亦惟能收此父子君臣之權而已修經意思自此於天正是代天工之手臯陶所以爲唐虞之第一人者正以其達天而契之教亦止揭表此五倫易之所謂乃統天者盖以元爲上帝之心印而乾元寔　上帝之別目故以統天歸之旨果別有統　帝天者出乎其上而以天爲妄以

父子君臣爲虛寔不知天爲萬象之君父而人道既虧寔自捐其登天之梯孔氏所以師萬世而無匹者奉天道以令人群者也

疏食飲水簞瓢陋巷春風浴沂此聖賢本色卽在廟堂禮樂之際軍旅案牘之間亦只是此等意思故茅茨土階袗衣鼓瑟曾何减於巢由箕頴之致康節終身高臥固以雪月風花代皇王帝覇之鋪舒而濂溪仕宦三十年平生之志務在丘壑亦何少點其光風霽月之見趣故其詩曰故人倘問吾何况爲道舂陵只一般陽明功業垂世而不離鏗然舍瑟之意故其詩曰不須更覔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所見如此卽明道初授官而乞鄠縣亦曰山水佳今之課官箴者不問其政事之修職但見其跪拜趨走流汗終日於風塵錢穀之中而蠅營蟻戀之爲快者便以爲大賢亟引之一有過佳山而停車沿好溪而駐馬者便詬其爲迂放吾不識前人爭名逐利千繩縛渡水登山萬事休之句如何嗟乎此等風流罪過正是我輩應承而三年作令其家居止有向時三椽茅地無貌

巷無門無尺寸產之增鄉人之所掩鼻大笑予之所獨憐而不以屑者也

右伊書之十子之一　一綱四目十九章簡文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字甲寅二月伊齋定

文翔鳳天瑞著

南國講錄二

伊川書院講錄

予丙午北上謁邵子安樂窩門諸邵以壠曰在嵩縣予悵弗得至後八載爲癸丑之七月改令伊川自彭婆道南馳與伊水別意邵壠必在伊水之干悵弗得至比自汝謁洛還爲八月自彭婆適伊干取道於白源竊念此行倘得禮邵壠豈非一生良

願然自分妄應緬邈宿白源之詰旦爲初五日白源諸生晉謁請予遊金山寺予以旅病久懷太夫人堅欲馳諸生對以邵子墳在十里外金山之坪可以遠眺望予喜遂往就寺里許與中適挾邵集讀因誦陶詩斯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之句潸然淚下於睫登寺坪望其墳以諸生西向拜者四諸生曰其北可十里則二程墳予又以諸生西北向拜者四遂許架一木於其坪曰禮德亭因前諸生爲之辭

予謂諸生爾輩誦法宋儒惟宋儒善出處大節姑爲汝言宋儒出處以鄙意次第其行跡聖人之學原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內而聖外而王昔二程從其父太中訪邵子於天津之廬携酒月陂談其生平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伯淳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邵子之學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故其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舖舒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又

曰當時既有少正卯今世寧無孔仲尼又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又曰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又曰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又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又曰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此豈悔一官以行志者蓋必欲駕風鞭霆而歷無際又難直道其不可出之情故多假託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水炭不到胸塵土不上衣此擅出處第一籌者也伊川先生以布衣

而拜諫官抗三聘之節議坐講之禮横經致上宰相
侍立終日而流汗窕然以周公輔少主之事自任乎
自愧十年討一第兩年改一令已厚顏於此公矣但
伊川見使於蜀人而一改校書國子平勘禮部修説
竟至十年安置涪江之畔欲一辭親而不可得天津
風月客安可追覩邵子已遜一籌邵子者我不貴人
不得賤之我不榮人不得辱之者也明道横渠晦庵
三先生俱以甲第循資而出做仕止久速之迹在朝
在外或陟或貶唯其所丁期於行志周濂溪年二十

餘而即以其舅氏之任子出而仕自他人言二十則
道未必成似可以未仕也即仕亦不必於他人之任
子也周流邑郡老於官而始去在山水間無數載之
閑然先生風月灑洛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務
在丘壑大賢出處豈後生可置一喙者乎予以爲在
周子則可在吾輩則不可吾輩道不如濂溪有如僅
做其迹二十而受他人之任子仕版一去三十年老
始退先生之造化乃其徒者豈可彷彿其萬一哉邵
子似伯夷而無其西山之苦伊川似孟子不得爲致

臣之歸明道横渠晦庵似孔子可賓師亦可陪臣然
亦中賢之尋常蹊逕濂溪似孔子之爲貧祿仕因公
養而行可者也然其步驟亦可覩矣

伊川在鳴皐之麓邑尚收神陰之半作伊川書院
以白源諸生並嵩士之來就者萃棲之甲寅五月
二十日載會於作聖堂爾時主院甲乙其藝而說

敎言

試目爲德不孤夫我以人爲鄰人亦以我爲鄰譬如
萬家之都其初豈即有萬家同操築當聖學久湮心

法曠絶之時何異荒涼之野四顧無跫然之音鹿豕
所幷跡者乎將待若千家而與之共營井廚耶我且
先立四壁而宅之毋以獨處爲懼毋以鹿豕之侵陵
爲患人之野處旅食者見我可依而托即且卜以爲
芳鄰矣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有
鄰之說也大微之潛日抱貝靡鄰樹麻自狠吾之挾
道念而獨立者不啻負重貨常懼外寇之追奪姑樹
麻而籓之如陳白沙所謂名節者道義之籓籬以自
防也毀譽之口横逆之途小者削迹大者伐木可付

之不論也予非知道者志於道不忍棄之者也予為諸士子作一堵矣壯好爵無以予為芳鄰可東西者耶夫鄉先生之家居即有道自任而設之科者有先覺之具無長人之責未可命諸士子前也予既叨一命稱提調寔有長人之責者也鄉先生師也提調父兄也即諸士子之不果前予可聽其為一鄉一曲之學與如國初無提學使誰為士子長即今有提學使所謂提調爾而攝爾之先生者誰耶父兄斷無有聽子弟之不學者若父兄待子弟之來學而後教之三

尺之童終無有肯識丁者矣故師道與父兄異鄉先生與有司亦異予所以諄諄不厭煩者有敎化之責自修職掌者也放勳玄契之訓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豈聽其自然者哉振之者德之也諸士知提撕警覺之德爾則毋怪予之有語必法有失必糾不輕假於二三子也父兄之於子弟豈以直言為諱以柔顏為恭者耶

又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君子之於人同乎其不得不同異乎其不可不異背　者魏徵問文中子以聖人有憂有疑則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董常又問則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此其說伊川以為亂道邵子以為造化之言予以為非真見性體者斷不能拈此語也且如五月間福人就國予自河子董渡事隨扈從而西於是臺司之轂交馳而至予與河汝十九郡邑之長貳朝迎暮謁鎮日不食中夜弗寐東陌之塵深三尺靴橐橐者沒及膝對而眉髮不可辨亦噫甚矣因念

使聖賢當此際能弗為郡邑之長乎能弗郊迎送乎能弗庭謁而門伺乎能弗橐橐膝沒二尺塵掃眉髮而清如月乎斷斷乎不得不同者也獨予自捫其一片心花淺淺深深流瞚於雲霞之岸若不知有腰者膝者若予阿堵中無差別則僕僕然一亭長而已矣一驛吏而已矣方寸之六經何在此所謂異乎其所不可不異者也壬子之秋予與會稽陶路叔遊於濼之上即齊人所謂趵突泉者相與談世外大期許兩相嗟賞會兩臺出餞考官而前騎交至也兩令君弗

及避則不假車輿蓋而馳走於歷合之次路叔笑曰予於此得不爲衆生道乎予亦首肯之且夫人生而有人倫世界之本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得不平與平陂與陂者也太微之曲曰曲而曲諸匪我曲唯道之谷獨丈夫所以繩準二儀者有周流萬古之心胸從容揖遜而已果然執古今之命爲孔顏座上人矣豈待飲食男女絕與人情戾始爲第一流客也太微之羅曰翹首於天萬物麗麗我執其妍先天而天弗違者性乎後天而奉天時者命乎吾輩誠不可

不就其同之中而異爲撰

空同講院講錄

癸丑十月予自洛歸伊道內埠諸生蓋四十人延予於廣興寺觴三行諸生請益

予謂諸生予見夫道路之木鐸鄉社之講師與必告之曰若孝敬而講者又申之曰厥孝敬如何厥孝敬之效又如何厥不孝敬如何厥不孝敬之效又如何即反而律諸號且講者之身彼豈果能踐天言之六訓與然社之人聽若說而恐然汗出灑然欲起者不乏矣彼其號且講者雖不克副其說而其說之功固在即如諸生之文相會不嘗有長與其長不嘗著願而老筆研之席乎即其長未必能擅舉子之絕技以立博一第也然諸生少小才俊得其把握而肘相聯遂往往苦心角力而穎之脫以去也可謂非其長之力耶予非能殫力於聖人之學者然諄諄然不憚爲諸君子之說鈴倘諸君子之聞其風而說之而有裹糧以問聖人之門庭者乎予亦諸君子之木鐸講師而已矣夫木鐸講師之器且誨以孝敬其人即不類

而聞者不惟莫之罪也抑未聞厭其嘖者其責固主述天言者也予既稱提調而長諸生是亦有說鈴之責也而諄諄然爲若述聖人之言諸君子應弗罪且厭耶而予且望其穎脫以瞰先聖之廡堂矣

作講院於內埠空同之麓然廣成蒞澤者在下游肆援以命之甲寅十月予自大安道出諸生宋雲輩五十有六人偕集於載斗堂不可無說以慰勞遂以上皇下王之指爲談矣

予謂諸生空同當內埠之下游予既以名講院諸生

亦聞廣成子之說與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此或卽莊子之言然其說寔得聖人之指上爲皇卽所謂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者也湯武反身之學弔伐之師猶屬第二輩故孔子獨以堯舜之公天下爲大同而以三代爲小康至謂之大道之旣隱高明之客見虛而不見實狂簡不知所裁而空馳逐於風塵之上無踐形盡性之力其究也不免爲見光陳白沙不云乎舞雩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孟子之養氣從集義出不徒空養此淸虛之氣玆其所以浩然而塞天地者知天知性豈屬漫說管商功利之徒見實而不見虛種種校量區以爲別執此六尺罔知千載其究也墜而沉六極之下下爲土不其然乎丈夫先天後天之精神寔在子二百住世之外所謂遂大明之上入無窮之門人盡死而我獨存者無論世俗之杯土卽見光終屬有盡之期吾輩須以大道爲公之雅矩自律庶幾長侍聖人陟降之堂所謂乘白雲至帝鄕者吾道其雄長乎

昔者五霸之爭嘯於春秋三家六卿之徒至甘爲亂臣賊子自墮禽獸之林而弗知解孔子獨與七十子揖讓於杏壇之上豈以一世奔潰之風塵汚其玉面者而衛靈齊景之徒又惡知孔氏之亘萬世而一人也戰國七雄之竊據策士伏軾於東帝西帝之庭而孟子從以仁義掃除利字行一不義得天下弗爲而採伯夷柳下惠百世之風斥楊朱墨翟無父無君之罪斷乎以孔氏爲歸命此非橫千載而一人者夫漢氏之將燼而吳魏割中原江左之腴當時詎之聰明特達者而君臣大義已委諸土獨諸葛武侯出師伐魏至於六出身斃而至今想其人願爲執鞭者匹夫匹婦無異同眞心服神酣而莫知所以然者諸葛氏之精神豈有彈盡時非百世之師而奚以下異代英雄之淚耶六朝爲佛爲老馳驅於異教之舌端而莫之解脫韓昌黎獨以原道誅之有人人火書之嘆而山高斗耀瞻仰至今爲六經鐵津梁此豈與時沉浮以萬象震悚者哉洛閩旣熄宋氏養士之報不足以

圖荔允離叛之心而文文山獨以丹心流耀汗青指南一錄萬死浮海而歸日下旣執北庭正氣之歌慷慨於啼鵑帶血之舌寥寥天壤止此一客而已諸君子皆古之仁人大賢探孔氏之堂奧而獨立不懼視世之亟營蛾赴何止一破顏蒂棄之眞可爲惆乎悲者吾儕直從古今第一派發念從天壤第一步着脚世路一切市井習氣任他擲逐眞遯世不見知而弗悔者也

有請士規以式會人者予謂朱文公白鹿洞之規旣

列唐虞之五教又列博學之之五目又列言忠信行篤敬之數則不已布在章甫之伍乎予姑拈世之所犯者一條擧以相商有能絶狹邪之游而艮止於禮義之戶庭者吾卽以爲作聖之靈根李太白曰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此非名檢語耶屈原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此非肺腸語耶吾輩須見到不能受處自不至於傷大雅今人一話及理學則嗤詈之彼豈弗知理學之不可嗤詈耶正謂其妨我之猖狂而攻我短以繩墨故訕之以自闢便路至

有僞學之目彼信屛僞學亦奚不取道學之眞者爲之而遽以不爲僞學自解脫耶彼寔不能飭躬行而束身於聖賢名敎之林其大者太半病在不能經穷行然一登仕版而向之好爲石戕之娛者亦未嘗不强自禁抑嫌於敗名也然皆不得不移其心於廣陵姜而廣陵淸津姑蘇燕市遂爲豪客酬得意之溫柔鄕耳天下廣博靡麗之樂總歸名敎之中何必罔兩浪之津以自濁試令滄浪孺子重歌一闋濯纓吾輩誠忍以其身爲他人濯足之泉乎

連珠講院講錄

癸丑九月初八日大安諸生從予登連珠之山禮薦太后祠卽周秦行記所稱自伊闕縣夜至大安民舍有所昭晤者小坐姑爲談舉業之契而未及於學千旣許以掛篙館側之别搆爲連珠講院以犂此方士而夜行三十五里至遵汝館已漏再下矣偶有懐書以示之

諸生所誦法非周程張朱與蕺學者亦稱程朱其所謂程者非明道先生蕺其弟正公伊川觀其門人所

論撰直以子日歸之以明道爲子之兄可見姑設二家之學伊川之學重在主敬其大者在周易一傳與其爲講官所以自重而事君者而其失則頗涉於拘如與蜀分黨歌則不哭見人作詩則曰某一生不爲此閑言語之類考亭之學重在窮理其大者在四子訓詁與天文地理律呂兵機無所不該而其失頗涉於繁如注離騷經論格物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而求至之之類明道之學以心體虛明爲主大如文公而無其繁簡如正叔而無其拘惜其論天

處直以鬼神爲茂有遂使天人之際茫無歸著終阻一間論者謂周至精邵至大周子之論天處未聞邵子則以昊天之四時配聖人之四經而斷乎其以死爲生之影天地之外復有天地歸之妄人下不爲世俗無頭之說而上不爲佛氏添足之論則吾直以邵氏爲宋儒之冠庶幾孔孟之頭面可揖一斑也家夫子掃百代之荒蕪而手絕學於尼父之壇抱其衣鉢而付來者獨拈一天字爲尊天之學詔令萬古從他英雄伎倆再提不得精魂予與諸士道此天字即道

諸士祖宗父毋無祖宗父母那得有身即道諸士心肝肺腑無心肝肺腑那得成人謂性從天來是祖宗之說謂天即是性是心肝之說大學之明德不曾言天故傳之首引太甲直曰顧諟天之明命將一性字以天之明命代之　上帝日日在我心頭上矣一切六慾群情得向靈臺與　上帝爭座耶諸士思之於此得不加一鞭策姑爲引其端未欲竟其說也諄諄辨說不是爭勝前賢只欲明天道而發聖人至公之蘊

立連珠講院於揖嵩館之畔以集諸生有山如連珠者五肆命之甲寅六月初三日其諸生翟廣化輩十有二人會於五星堂爾時主院甲乙其藝而說教言

試目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盍邵子曰堯舜揖讓三盃酒湯武干戈一局棋此即太白詩所謂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老也而儒者以爲三盃酒亦須用堯舜揖讓精神一局棋亦須用湯武干戈精神今試行三爵之禮角一枰之藝所用

者非即其一腔全精神乎儻稍不注念禮已失技已
北矣小物而大用奈之何不懼且惜也予謂人無兩
精神當謹擇其巨細而用之邵子者非所謂達可行
於天下而行之者乎何嘗區區爲將作爲團練故曰
施爲欲似千鈞弩然孔氏不嘗爲委吏乘田乎以賓
師之身而行陪臣之事無不可即周程氏張朱氏亦
未嘗不陪臣而必於賓師也其陪臣者其欲達之也
非苟爲試而已矣然聖賢亦誠不能已於鄉人之接
待身家之應酬但不甘爲可已而不已者爾誠懼且

惜其精神之小用之也故古之學者其立志則曰天
地萬物爲一體其學術則曰內聖而外王故聖聖相
守者止一條大學家法斷無有支離破碎之小學問
而亦不強却天下之細務以人情不可已也吾與諸
士將學其屠牛乎抑學其割鷄耶牛刀可以割鷄鷄
刀亦可以屠牛乎今之學者置其牛刀於不問矣
又爲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蓋自唐虞以來即有
潯宮以羣士使之講明德新民之事學大人之所以
勞心治人者原與齊民之蚩蚩憔憔者不同謀誠未

有市井農圃中可以得聖賢者但我胡亦有南北二
雍少學徧郡邑矣而士之與起爲賢聖者幾何以二
三十年之少學尚結局而問溫飽八爲名彼亦與之
俱名未有以惊其本心者也予以爲數年之莊嶽籓
其迹而已必有本心之莊嶽然後貢日撻而不肯楚
今夫笠豕籠鳥者誠不聽其東西馳矣其心則無日
不思馳所謂未制其心者也程朱之爲教使之歌詩
習禮主敬窮理矣一語以天人報應鬼神禍福之定
理即曰近於禪絕不談僅欲以數行春秋數行綱目

鎖崔杼曹操之膽又安得寒其心也哉誠語之以天
人之必不可誣鬼神之必不可干而作善作不善之
應如影響尚敢爲不畏天命之小人乎知至而后意
誠如此則天鑒之不如此則天罪之知天命而畏
之斯吾心之莊嶽也

翠臺講院講錄

乙卯九月予已有洛命而諸生之在國南鄉者始
請以南鄙之闕區爲講院其禀度雖脫然嘉厥鄉
往爲命以翠臺而說訓辭

余居伊之二年所二三子始來就余之將去伊二三子始請以閑區爲講院也余以其地近峴山命之曰翠臺翠臺余所名峴山之第二峰者命其堂曰天遊天遊余所名其第一峰者余再至山足之乾明寺以乙卯之九月自寺問山回盼梵人之廬爲惆悵有別去之戀焉遂南入溪溪窮爲一嶺之嶺有寺曰雲居又西南入谷谷窮爲峴山之堂與叢彌險極峻而始踐絕峰爲周流四矚之觀夜宿而星辰直逼余之襟次遐望直極目於南陽之外郭一片山巒了無尺平

寸衍此伊民之所耕易蓋去城不數十里則鹿虎熊羆之所并跡也峴蓋與少室可平揖詰旦爲九日余下而觀魚於溪際樂之忘歸自有此山前于遊者不知其尚有佳客否即問之伊人聚飾罔請乎特托天遊之名於二三子讀書之堂展斯堂者其恐爲塵網之客而風雲氣少見女情多歟彼茂先之詩恨耶

囊余登臥雲之嶺眼界四出東揖二室南顧峴首雖胸臆凌排翠虛而下視則見山曲水坳原隰之平陂谿谷之斬險好醜既分兩淥子頗有不甚受用者蓋

自處太高景色之不齊者不可遯於目力也聖人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及下而登清涼之寺於金山直北之嶺椒而西眺伊川與二程之鼎相對峙山回谿轉伊闕飛翠其北鳴皐垂青其南而平楚遠樹如鴈陣鶩騎點綴於平沙淺汀之上然後見白源土門之閒即良工恐莫措手也山水之精妙既畢現而其曲者坳者陂且險者又藏避不刺吾之眸子琅琅乎垂襟之一快哉若下而至於周道則眼界在地皮之上與螻蟻何啻亦無以見伊川之佳勝行者踵摩而嘗

鑒妹艱余於此恰有一悟君子之心常與天遊西迹不免與人伍人伍則欲與人宜之心迹之判文中子未可輒駁也天遊者神軼萬物之上故一切嗜欲利達曾不足當其一眄人宜者人倫之矩矱家室之寒溫飲食男女聖人不敢一豪與天下罪不能餐松茶而濯澗風我即行之人則奈何是以俯而就之也聖人惟其俯而就之而不敢爲高峻之行則不見天下之罪過而天下安聖人亦安衆人皆醉我亦啜糟鼻孔在清濁之間天下亦得以傍我也此中庸之行也

如登山者一陟大陵崇嶺之上而難乎爲其掖下之
谿谷阪田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有處常執矩之道毋
爲老佛之馳騖而不返耳余旣以峴首之翠臺名講
院因以登山之解付二三子盍太白嗟嘆乎崔顥黃
鶴之什至金陵而始爲鳳臺之詠以發其浮雲蔽日
之愁余之遊臥雲者三年而此說始發之登峴之後
二三子者余之鳳臺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禮曰
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可以遠眺望語曰登高作

賦可以爲大夫蓋昔人之貴於登山者爲其以六尺
之軀據地皮如螻蟻然而不有攀陟奚能了與俗絶
眼際作域外觀故登華者有天外三峰之嘆登太白
者有去天三百里邇爾與世絶之嘆城市之中無可
登臨不得不托之樓臺故曰仙人好樓居而陶華陽
爲樓三級上以自處中以處門人下以處賓客予亦
有詩曰入市尋樓觀凭空即翠微所謂以山代天遊
以樓代山遊者也君子誠有天遊之解亦不必於山
登樓居始遂其窮覓極遠之槩易曰天山遯自下看

山者幾與天摩矣及登其巔而天益蒼蒼也是以曰
天遯也天非嘗遯也山有限而不能達若天遯也天
何遯之有衆人賢子貢於仲尼西河之人[illegible]子夏於
夫子何異乎以高山之仰止當大明之上遂而就二
子方之然後知丘陵之不可以踰日月也天之不可
以階升也地以山川丘陵爲險賢道也天以不可升
爲險聖道也故二三子不克步步趨趨於絶塵奔逸
之後若聖隱聖何隱之有二三子亦自限而不能達
然則聞吾天遊之說者良不可不有下學上達之遐

思毋少有獲輒自止也艮之爲卦其高於坎者以其
艮止而不爲物移也其不克達於天者亦以其艮止
而不能遠引也賢聖之等天人之際得不爲之悵然
進取之狂吾且望於斐然子矣

嵩陽講錄

乙卯四月十九日予自中嶽廟閱陽城至嵩陽書
院李生特品以諸生焦昌祚王聘張孔修傅性良
謝允中陳懋齡劉養冲焦復亨來謁
有舉某公語謂天下止是地何處有山水者疑之以

請予謂此亦有合於聖人萬物一體之指譬如心之於耳目惟不知心外有耳目故耳聽而目視了無礙如知耳目之各自爲一物而欲勉爲視聽得無礙而不能通乎手足亦然故手足痿痺爲不仁之說可以喻仁山地骨木地絡地惟不知有山水故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倘知山水之各自爲一物即一卷石一勺水而久矣其重且洩也如人常擎一枝即不免見以爲勞至身之於指臂而忘其有運之者也常御一滴即不免見以爲煩至身之於經絡而忘其

有禁之者也一體故也故曰使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聖人之於萬物惟見其爲一體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稱物而施絕無安排艱難之狀人見其爲異是以父子至自相胡越也又宜其疑聖人之迂而好名而不知其視天下寔無情外之一物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胡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萬彙皆一也

至少林寺之次日諸生邀過其主法僧僧蓋曹洞派而世一人嗣達磨者因與語

予問若之於道作何解僧對以近乃在事境中煉予詰之曰爾乃煉事境吾輩當代若輩打坐窮山之兀乎且若所謂煉事境者即爾家所謂事無礙理無礙之說耶曰然予曰姑無他論即不耕織而衣食於事得無礙乎棄君父而游手於方之外於理得無礙乎去而謂諸生曰釋氏棄君父而入窮山既不顧父母之養又不以天下之治亂爲心即宜苦行於飲食起居之間尙可以自贖茲乃鮮衣珍食坐華居而受遊貴人曰我借事煉心且若輩亦何事之可煉不過二

三檀越之供茶食者至而以素食爲一餉耳此即可云煉事境乎吾輩之勞勞民事而日中不皇食者又何如耶甚矣釋氏之礙於理也今有苦行僧予嘗問其母存否者曰存曰何在曰在故鄉曰若不見者若干歲曰二十年矣曰終歸而見之與曰否恐其以牽愛亂心而弗往也曰亦思之與曰思之而懼爲道害也甚矣釋氏之迫拂其本心也且此輩翹然以天下之第一性宗自命而士大夫折節事之如以其教論則釋迦傳之摩訶迦葉又二十七傳而至達摩又四

傳而至慧能又若干傳而至少林之主法者彼且翹然稱釋迦之嫡子乎與若不同道卽令起達磨於龍門熊耳之蛻乎亦安能爲之伏項況此輩之鮮衣珍食萬不敢望達磨之塵者乎

旣登慧可之覔心臺下降於山麓命席於草際與諸子少憩

有問知仁勇之說者予云達德稱三亦止一仁而已知知此者勇成此者則仁當爲一生之志願如釋氏之所謂願力孔子雖與伯夷柳下惠同仁其仁亦不

可作一律觀伯夷之見在淸以淸爲第一品欲以淸率萬世之學者欲萬世之學者皆如其不屑就伯夷之知及此故其志如此而其聖之事至此此伯夷之知仁勇也柳下惠之見在和以和爲第一品欲以和率萬世之學者欲萬世之學者皆如其不屑去柳下惠之知及此故其志如此而其聖之事至此此柳下惠之知仁勇也孔子特見時淸而淸時和而和之爲第一品直欲以時率萬世之學者欲萬世之學者皆如其無轍迹故定六經表萬世之師位爲生民以來之第一人　上帝之性情惟孔子爲畢肖此孔子之知仁勇也吾輩合下當爲透徹之悟斷不可爲小成之局就可安身處遂特地結果

二十一日發少林至少室之東別諸生命席於草際有杯中翠色來嵩少座上淸芬送潁箕之句

有問尊天之指者予云春秋之尊王以有僭王之荊楚在家夫子之尊天以有僭天之佛氏在佛氏所以與聖人異者非果爲自私自利人也佛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墨子非拔一毛不爲之比聖人有等有

序而佛氏無等無序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序也於物愛之而弗仁於民仁之而弗親等也仁以親親爲大義以尊賢爲大而親親有殺尊賢有等等殺禮也皆生於天道之自然而行乎其所不得不然故舉而歸之知人皇陶所謂天秩有禮等與序生於其間矣吾儒順天之則而行其所無事佛氏親親與仁民等故棄父母而以異姓爲骨肉也甚至施妻子捐肢體而弗恤仁民與愛物等故不殺犧牲而不以物養人也甚至一蟻一蝨而惜之此不違於天之則

而以意見行於其間爲大慈大悲之高論而反賊恩於報本禮樂刑政弗知用不務所以養且教於人倫之中而專令之出家誦經此可謂大無策向使夷狄之弗獲猛獸之弗驅而槩爲平等姑息之說行如彼推及而我袖手曰我不傷人城市盡毒蟲之場宮室爲犬豚之藪曰我不傷物誠有礙事理而違天道者而徒欲空遊其心於高遠逐千里而立墻面者也邵子曰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復有天地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之雖聖人亦不得而知之

心既不得而知之口又安得言之吾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此蓋折衷佛氏之定論夫中國之西天竺不踰二萬里佛亦西竺之人子而奈何欲超天而上之西竺之說有謂佛曾上天爲母說法而其下則天王爲之執蓋者有是乎吾中國之拔宅而白日飛舉者亦往往見於道家之編亦何嘗見一人之振衣雲端者而左慈今譏之流亦何嘗於至道奈何爲誇大不可稽之教乎天下不爲世俗無頭之說而上不爲佛氏添足之論惟尊天二字爲易簡直捷矣

右伊書之十一子之二五綱十一目十七章簡文八千五百九十六字乙卯九月伊[illegible]定

皇極篇第十二伊壽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南國講錄三

視學講錄

癸丑七月莅伊之一講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惟天下至聖一章惟天下至誠一章爲重

推此義而說訓辭

中庸第一句卽曰天命之謂性第一字卽曰天中庸蓋孔氏之家書天則仲尼之心印次章卽繼之以仲

尼曰君子中庸明中庸二字特出孔氏而仲尼所法惟天天中庸之原故末章結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性者之天道所稱盡性之至誠卽仲尼故第三十章明天道而獨表仲尼方之天地明小德則稱之爲天下至聖衆仲尼之無細不貫而歸之以配天明大德則稱之爲天下至誠衆仲尼之無大不總而撮之以達天仲尼法天之學遂爲一元皇帝王伯之冠惟邵康節得中庸法天之人指故其賛仲尼則云賛易自羲黃而下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刪詩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作春秋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自帝而又推之皇自王而又推之伯而以易書詩春秋爲其總領萬世之柄其究仲尼之實則曰如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舍天地將奚之焉而以聖人之四經配昊天之四時易爲生民之府如春之於生物也書爲長民之府如夏之於長物也詩爲牧民之府如秋之於牧物也春秋爲藏民之府如冬之於藏物也曰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予嘗推邵子之學以爲駕周程張朱而出其上蓋謂大

頭腦處了然家夫子特揭尊天以命今羣生掃除異說定萬象之宗於一而又以爲生民以來固未有如孔子卽生民以往亦未有如孔子定萬行之宗於一尊孔子所以尊天眞繼孔氏之無兩之者

九月望視學諸生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爲重

推此義而說訓辭

爾時堂上有榜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生試看前輩稱萬物卽稱天地是何說萬物何以皆備於我萬物與我並出於天仁者天之宗子代天而仁萬

物者也知天爲我之父母遂知萬物即我之兄弟而推天之愛以愛之知人皆兄弟無我宜同於父母遂推父母之愛以及兄弟[illegible]者必及兄弟[illegible]友于兄弟云者友于兄弟而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父母之產而獨薦三牲之養於父母父母順乎不順乎善體父母之心者必不至兄弟相尤也故曰惟仁人爲能享　帝夫功德不被於四海而郊社雖勤　帝亦享之否耶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天惟其資萬物之始是以稱乾元君子體仁天之孝子爲物之友兄也

十月望視學諸生講莫我知也夫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書曰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世人以蕩蕩蒼蒼者視天宜其謂天可欺程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蕩蕩蒼蒼之謂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蓋寔有帝焉易所謂大哉乾元乃統天者非　帝而孰爲統蕩蕩蒼蒼之天者乎吾輩自少至今思慮言行有多少不敢使人知者而天未嘗不一一知想來多少愧恨何處懺悔如螻蟻之行於地而人視其喙息燎然彼以爲邈而莫之知也獲罪於天眞無可禱天人之際呼吸立通世儒以爲天地無心夫無心則無視聽宜其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其所謂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樂天之我知也

十二月朔視學諸生講鬼神之爲德也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子貢云鬼神者天之百官也雖有天神地祇人鬼之詰其實鬼者神之卒徒世人之說殆不誣而儒者反以爲無鬼神朱子大儒而以爲死而果無有知也惟邵子以死爲生之影子天地間自有是不有不無之理而明道以爲聰明如邵堯夫尚不悟此說大爲學術之害天堂地獄斷是實有而伊川詆佛氏妄爲此說以警世豈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二氏之說反

有實據而諸儒弗悟者宜其闢佛而佛之徒爲不服
也墨子明鬼亦未可謂不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非徒懼此空名而已聖人之是非與鬼神之
賞罰合者也聖人之所非卽鬼神之所罰春秋之所
謂亂臣賊子斷無有逃鬼神之誅者則奚而不懼春
秋者孔子之刑書寔鬼神功罪之符契自無鬼神之
說出反豪傑之心長奸雄之志失天地鬼神之實倘
亦近於日用而不知者乎舉世人知之而吾且諱之
曰毋駭人亦何異於掩耳取鈴者耶風雲雷雨氣也

有宰氣之鬼神日月星辰光也有宰光之鬼神名山
大川形也有宰形之鬼神總之受命於天而天寔有
帝以爲羣生之父我固曰學者宜破三無斷不可曰
天無 帝斷不可曰奉天之命者無鬼神斷不可曰
人死而無知所謂知本者知此者也知本而知至者
知天者也

甲寅三月望視學諸生講盡其心者一章舜其大
孝也與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知天知性卽大學之知本而知至也大學曰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雖格物致知之傳不完幸有此句
之存而可証格物以致知者正欲知本耳知本者知
天者也性出於天舍天以言性非世人無頭之說則
佛氏添足之論皆不可謂之知天知性也知天知性
而後能盡其心盡心卽意誠而心正也至盡心而修
身該於其間矣心之天曰性養其性卽所以存心此
愼獨主靜之功正事天之實眞知天之可畏又眞知
天之可樂斷斷乎以天爲歸以事天爲得力何貳心
之有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命

卽天命我之性我非徒空知之有養性以存心之實
力則性盡性盡卽心盡之謂也心盡而與天地合其
德則可以昭於天而陟降於 帝之左右是謂立命
而命至俟之者俟天之可樂者也見到此以殀壽爲
委蛻以天樂爲大年何貳之有君子所以修身以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皐陶有九德六德三德之論蓋謂九德可天子六德
可公卿三德可大夫云爾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此
天之報施大得其平者也大得其平者極治之世吾

是以知仁人可以公大賢可以卿中賢可大夫而小賢可士也吾是以知庸人可在官愚人可在野而惡人可在獄也其斯爲天之制乎天之命槩生死而律之孔顏雖下位而名尙於帝王名者實之占吾是以知其冠帝王之次於　帝之左右也凡在世之名卽天道之占其名湮滅而不章者則其神亦埋沒而屢化矣大奸大惡而名亦章章甚則亦難乎其爲神矣名者祿位壽之不盡報者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則宜其到於今而章章於天之上齊景公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埋沒而屢化其不至難乎其爲神者亦幸矣

五月朔視學諸生講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家六子嘗以幾希爲孝弟禽獸嗜逸而惡勞貪生而怖死種與人同而其異只在不知孝弟之一曲子嘗以爲在別人知別男女而禽獸以聚麀瀆故子獨以一別字爲登天之梯孝萬善之宗乎家夫子以善之宗當之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者也色衆慾之原乎子以欲之原當之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者也無別者不孝不弟之推禽獸之聚麀惟不知有父子兄弟之別而世之瀆人父子兄弟之間也於人安乎於我安乎別之條例盖莫詳乎太微之介初介乎倫二介乎遊三介乎侍四介乎弄五介乎鄭衛之作上介乎非聖之書天人之疑獄神鬼之老案茲其狙有生以爲權者耶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易首於乾坤而分於咸恒以道別也詩始於二南而王風在鄭衛之間陳風在變風之末以道別也

故善治天下者莫如復先王之宮刑宮刑復而男女之陰訟可無聽也又莫如除娼禁伶而立拔之禽獸之外子以爲天之律令辱之甚於殺之安得關雎麟趾之明辟逆天之制者以人道之平子天下佛氏之楞嚴蓋亦以別爲第一義嗟乎王道之第一義以律人聖功之第一義以自律天壤之間男女之坊子之所大慽而不能平力憫而莫可誰何者也

八月望視學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學而時習之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此章據朱注似有兩語喜怒哀樂之未發四句注謂
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而於致中和處極
推動靜之功文勢似於中斷未發二語當據陽明作
養成之德看性固人人偕具不以聖愚爲增減然愚
人無養性之功元性雖存亦安可謂之中也若可謂
之中奈何發而不中節乎惟其有不離道之功故中
和爲我致其寂然不動者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
其爲大本是以爲達道此處致中和之義已完故致
中和三字特申言之不必喫力解只重揭天地萬物

然後見一篇之條理

聖人曰學而時習之不言所學何事悅樂俱歸之何
所直是無端下章曰孝弟爲仁之本是知聖人之所
謂學者學仁而已矣孝弟之反而病仁者無如巧言
令色故又舉以爲戒三章鱗次必記自子思之徒

陽明曰良知二字貫串六經之樞紐凡經文只以良
知二字點之不須注寻以爲天字眞貫串六經之樞
紐如學而時習之何學學天而已矣時習者法天之
不息也悅悅其下學而上達於天也朋與我同出於
天同學此天者也樂亦樂其同然之天而已矣人不
知而天未嘗不吾知吾有天之可樂何慍於人君子
卽事天之仁人推此類則六經皆可以一天字貫串
之

九月朔視學諸生講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君子之
道一章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一章由堯舜至於
湯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舜非生而知之者乎又何以好問而好察邇言也生
而知之者義理其同而察之者事變事變卽終身而

未有極舜卽在位五十年而問察未有極也夫舜之
問察於百一十歲而未有極之事變朱子欲學者於
十五入大學之時而卽凡天下之物莫不一一知之
至一草一木之必格是學利困勉之童子其聰明反
出於生知之舜之上乎吾所謂致知者斷斷乎在知
本而表裏精粗斷不可以比而方之吾爲之說曰學
問之道求其放心其格而致之者期足以誠意正心
而已矣其無與於誠意正心者總不在知止之科其
齊家以下之事變總歸安後之慮斷不可以慮爲知

而誤求之定靜安之前也

迺申在孝弟上說此章當單提出孝弟字蓋棠棣本兄弟之詩妻子不可與兄弟平詩意謂妻子雖好合如琴瑟然必兄弟既翕而後能遂其和樂也雖妻子之好不足易兄弟之情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者即爾兄弟也蓋爾父母之心常在爾兄弟而爾爲人子者之心常易專於妻子也妻子之情專則兄弟之誼薄孝弟爲仁之本而道造端於夫婦舜即有二女牀琴之樂尚不易諫蓋都君之愛而同其憂喜則友于

之兄弟又何如孝子悌弟未有不以夫婦偕之者

不重墻之高卑只重室家之淺深室深則墻自高室淺則墻自卑豈有皇居尊嚴而不環之以九重者乎亦豈有茅屋三椽而不以籓籬障之者形家觀華嶽當闕門而即知爲萬古帝王之宅數仞其墻正以其有宗廟百官之美富而子貢之所挾如彼宜不免輕於暴露語曰滿瓶不響可爲切喻詩曰衣錦尚絅可爲良箴

孟子持論不拘拘於尋行數墨如敘幾希則始自舜而不及堯而末又以周公總禹湯文武之四聖敘見知則遺武王周公敘治亂則稱堯使禹以禹爲主稱周公相武王以周公爲主大略以道統之全歸孔子而即以其身當之所謂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當時有則亦無有乎爾之歎而韓子竟以爲軻之死不得其傳夫歐蘇之附韓以附孟子者無論矣伊川以明道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考亭以兩程子爲接孟氏之傳又推周子以爲開人之先覺而陽明亦致意於濂溪明道二君子於朱尚有須憐絕學緜千載之詠

子以爲惟邵子之內聖外王直造先天者爲近儒者尚未廓然於此老透徹之宗而直揭孔子之真面目以命令千載者吾必以尊天爲正鵠矣

九月望視學諸生講若聖與仁一章子張問仁於孔子一章道之以政一章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正在盡吾性之仁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天下一人非聖而何但心之無私者即可謂之仁聖人則變化而不可方者也故

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孔子之所謂仁者如伯夷則曰求仁而得仁孟子則聖之矣孔子之所謂聖者如大舜則曰德爲聖人孟子則神之矣孟子希自然故所見視孔子其詞遜豈果有神人一等在聖人之上者乎予於玉壺觀世之篇辨說已具抑爲之不厭爲者何誨人不倦誨者何其自治即欲爲此仁聖者也其治人亦即欲人人共爲此仁聖者也聖人自治治人止有此一條學問原無使人爲文章爲氣節爲功業支

離零丁之多岐即吾輩掉舌終身止有作聖兩字更有何奇異亦更有何地縣閃處不能學處不重贊聖人重在法聖人必直造仁聖絶臍始不負聖人誨我好肺腸也

皐陶謂德之見於行者有九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等三德六德九德之次蓋兼九爲之謂全也易繫亦有九德既曰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恒德之固損德之修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井德之地巽德之制而又再贊之蓋撮六十四卦之要而爲九者也予之太微亦有九德峻首化曰三陽洽固宣道曰三陰介固之始以總陰大師首之終以總陽極則統斯八者也皆非有襲乎其言之若孔子告子張曰行五者於天下曰恭寬信敏惠仁果有五乎哉微與易果有九乎哉洪範之三德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平康正直者無論矣彊弗友則剛克之燮友則柔克之沈潛則剛克之高明則柔克之蓋人生有氣質之偏非剛柔以克之誰能平康正直者乎一性而五之爲仁義禮

智信也寔無五也養性之士變化氣質率性而道時措之宜所謂發而中節之和者也豈一一而擬之者乎使子張日操此五字以待天下子張之心已不勝其支離役役矣

政刑可廢乎只以德禮化天下廢三尺之法乎無之彼老氏者且并禮掃之只說一德字如我不躬行止教人躬行便是道之以政所謂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欲效唐虞之治者也有諸已而求諸人便是道以德并捐去律令之說也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庶

人亦有庶人之禮大夫亦有大夫之刑禮不足而議
刑刑不足而議兵禮以佐德之窮所謂疾居腠理湯
熨之所及也刑以佐禮之窮所謂疾居血脈鍼石之
所及也兵以佐刑之窮所謂疾居腸胃酒醪之所及
也論者動言寬大君子而不寬大好束縛其民乎吾
以爲寧嚴毋寬者識時救時之定說也論曹操者曰
治世之能臣亂臣之姦雄當時漢家若有權則卽爲
能臣矣敢竊神器而至於笞其后乎今之世有縉紳
思亂者乎有士子思亂者乎有富家思亂者乎有善

良思亂者乎無之惟一等奸民之不得逞者志在淫
色不敢裂男女之防志在奪財不敢犯刼盜之禁志
在衣冠不得叨爵祿之榮以爲一日亂則卽可以獵
男女之欲遂刼取之謀拜貌馭之官故有司第一以
禁奸爲主在衙爲積年在野爲土豪平日縣官之權
不行於四野一日有警初則爲脫巾之呼漸則爲揭
竿之變何待而備覽柔之令旨救時之才况奸民無
日不爲民間患者舍刑而可乎蓋必禁之使不得逞
方可當今强盜之律一成而不可脫至五年三招而

死者過半矣然此輩實有可憫者以所獲不多迫於
貧且未必殺人者也至殺人者姦者卽一日正法而
不爲過至老而不卽刑酒肉以終其世眞所謂以囹
圄爲福堂者是無法也何以杜民之邪乎
顏子三十二而亞聖人以爲夙成之冠史記曾子少
孔子四十六歲則是孔子四十七而生也孔子四十
八歲宰中都曾子特踰歲其爲魯司寇不過六七歲
當孔子之卒僅二十有七歲已承一貫之絕學江漢
秋陽之論特三十以前語豈非許大智慧了悟之已

蚤者乎古之聖賢誠未有不自蚤年定者也
參乎二字卽含吾道一貫之指曾子就事境窮理不
知卽心是理將本來眞我尚未灼見故孔子特呼參
乎蓋呼性靈之參非呼形色之參也特地喚醒他喚
醒他說吾道卽如說是丘也是聖人卽心是理本性
現前處曾子言下通身汗出故直唯之蓋已認眞自
家卽口上功德付之烏有矣他日夫子謂子貢女與
回也孰愈此女字亦與眞賜眞賜與回無差別而賜
不悟又曰回也如何賜也如何不曾見性尚未到出

汙地蓋顏子在心上做功故與言終日不違無所不悅曾子在行上做功故一唯即醒他原一一體驗欲到聖人地故忠恕二字從萬苦中得來自家人說自家話也子貢在言上做功本無克治實功在口舌上弄精神不免隔一塵但他因言語入道故文章性道之說日月宮墻之喻亦大有見非舌本不靈人聖門有以言語入道者有以文學入道者有以政事入道者直證德行者寥寥數人而已

是日肅諸生立次語之曰弟子職本先王遺書見於

管子朱子采入小學者讀之耶古者先王即役其弟子故先生寢弟子奉箕加箒必反箕毋使灰及先王也孔子弟子少者將命長者執轡子貢之徒豈貧不克自立者哉而轍環相從十年不返故儒者以洒掃應對便是上達天理陳白沙爲舉人而問吳聘君之學自廣入豫章從之聘君止使之治菜客至送茶而已如是者三年不告之道而白沙悟遂爲了悟之宗江門之學幾於天津邵氏矣湛甘泉之至豫章也鄒守益氏以陽明高弟而親行養老之禮其別也兩淚交於襟時甘泉九十外矣曰爾以我老或不再見乎我尚健必再來訂學耿天臺先生以爲此時光景儼是唐虞以上即春風鼓瑟座上宛在目前到此挾賢挾貴又何所用之師弟子之雅如零落已盡止有祭祀之執巾奉盥與鄉飲之供饌洒僅古禮之遺者也予之諄諄爲諸士言者非以予無罪過而好爲訏於諸士譬如以藥方送人者人本無病必不怪送者以其爲養生之助今諸士無病而我乃效苦口是送藥方者也人情順易而逆難使予與諸士爲好語或誇

其文章或贊其節行亦何用惟有失即規無細不戒庶師友篤愛之眞不爲空相與乎

乙卯四月朔視學諸生講仁人心也一章子貢問爲仁一章爲重摧此義而說訓辭

路不止行事纔動即是路輾轉於牀笫即是路心安處是義心不安則非義即形止而心自行放心便是不由路心不安動便是出路仁義則賛性德之名非眞有仁義二性也求放心是題目學問是功夫學問所以求放心求放心之外無學問凡學問之無關於

求放心者可置之也凡格物致知之無關於正心誠意者可置之也自謬者爲恥一事不知之說曰皇皇焉以無關於求放心者爲問學以無關於正心誠意者爲格物致知支支離離在冊上度歲月可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

吾之所以斬絕物欲者以士大夫爲利器蓋士大夫其禮嚴其言厲鋒芒峭峻一游其門而我之玩志自消曾見有敢嫚然於程正叔之前者乎昔令尹子革之夕楚靈王也而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竟

以祁招之詩爲利器左氏引孔子云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得辱於乾谿克己復禮者孔子之利器也予嘗有詩云快刀利劍胸中出躍上睛天欲化龍此之謂也

莊子所謂郢人之堊匠伯運斤而削之非以郢人爲質不能受匠伯之斤李詩云安得郢中質乘風一運斤顏子者郢中質也非顏子不能受非孔子不能運斤約我以禮約之以束其逸去非禮勿視聽言動可謂利器矣郢之堊即顏子之紅爐一點雪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復治人聖人之規矩準繩立以待天下者也夫豈無畏其敎之嚴而逃者乎

五月朔視學諸生講仁之實事親是也一章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人情於事親易從兄便難嘗見世之仲叔即一步亦不甘作鴈行宜孟子論孝弟止就舉足以疾行先長爲不弟也未有不從兄之孝子亦未有能事親而於兄則乖者父子仁也兄弟義之始也君臣夫婦朋友皆義之推也凡人類始於兄弟使人生而無弟則自

盤古以來古今止世一人而已安得有君臣朋友也故舉世間一切人類都從第二子生來故兄弟爲義之始仁內義外之說知孝而不知弟者也不知弟故不知一切衆理世之孝子如王祥黃香輩不可以爲仁人者正以誤執孝爲一曲之仁不達性之分性雖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德實無有仁義禮智信之五性一性也而見以爲仁又見以爲義又見以爲禮智信蓋贊之也如中庸之言仁義禮智而又推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發强剛毅文理密察之于六德性呆且

有十六平哉卽如邵子之詩所云又温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者也

行役問答

安命修德

癸丑九月望月食十三分予旣以矢救因爲寮者并諸生語嘗謂人生有定數其術逈弗可强人或欲以智勝之今夫天地之法象大史家尚先期而以其時刻分杪告萬不一失况人生於天地之內六尺之軀百年之暫弗可以命程乎若之何營營妄爲予以爲奚若曰善予曰似之而未日月有道天行有度自然之運而天無爲故可得而定也人雖有命而有爲爲卽吉凶生故天人常相勝可以數求弗可以必責人生何所似姑以戲喩碁局者全以人事勝者也投子選格者全以天命勝者也謂人生似碁局如天命何似投子選如人事何人蓋似陸博者也采天也黠籌者人也好采不善籌有負采而失者矣此人負天者也采或惡善籌者能規避而曲就之以無失者矣此人補天者也好采又善籌卽全得矣此天人兩應者

也采惡不善籌卽全北矣此天人兩去者也或采采叠至不待計籌而全得者天數多者也如累局而籌卽終有優劣者人終足以勝天也予以爲奚若曰善予曰似之而未此之順逆偶値也卽籌而當未必卽有好采應也卽籌而不當未必卽有惡采應也籌之巧拙不足召采之順逆鬼神豈區區司此局者乎有智愚之分無善惡之判天人之間則善惡之定理在人善而天應以福人惡而天應以禍人之善惡卽可以召天之禍福君子所以有恃而不恐也故君子而智則上吉小人而智暫吉而終凶者也小人而愚則大凶君子而愚暫凶而終吉者也　上帝主之鬼神行之者人有事天之學與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安命者後天而奉天時之說君子以守其固然修德者先天而天弗違之說君子以造其未然然語君子以有天命惟君子則安命小人則曰旣有天卽爲惡何害我命旣好未必有禍紂不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語君子以有人事惟君子則修德小人則曰旣在人卽宜逞知數權詐而取勝我智力可恃何事不可爲天

亦安能限我揆莽所以逆天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謂哲人之愚乎

默識

甲寅七月學使君集諸生於宜陽試日為默而識之一章予曰註謂不言而記諸心吾輩自朝至夕能絕口不言乎惟苦行桑門或三年不言防口甚於防川聖人之誨人對面一覷而人立化有之乎斷乎不可通者所謂不言者非不言蓋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心不落在言詮上且如吾輩只欲標講學之名使人贊

我好此本以名為主言為主者也便不是默如本心原欲作聖又欲同類者之共作聖言乎其所不得已一根於本心此所謂言而未嘗言者也蓋此心落在名根上是不默此心落在性根上是默不區區在寂言說上求故功名訓詁詞章之學或可厭性根之學樂天而不改貫生死而一之者下生死一等更何物易之功名訓詁詞章之教或可倦性宗之教堯舜禹之傳中以傳天下孔顏之終日不違無所不說性靈上原只有至仁大公一路安得倦即如禪家二十七祖以及東土五祖之世其衣鉢仙家南宗如張平叔之四傳而至玉蟾北宗如王害風之授譚捉馬絕大快活事倦不倦

流水擊磬

是歲九月十二日餞南陽司李於邑東十里之練溪寺因以二三子從寺當列嶽之麓窈而曲已乃盤桓於水際之石上坐而語予問諸生水之自石落者鳴何曰石激之故鳴予曰豈非以其不平則鳴耶曰然予曰昌黎之序孟東野也曰物有不得其平則鳴夫

烈士節姬逐臣棄子病而呻吟者不平矣如周公之鳴周可謂不得其平乎然君臣相諧至感風雷而幽風遂變矣亦可云不平如皋陶后夔之歌樂際古今第一太和之宇宙而主聖臣賢如萋梧之棲鳳羽此其鳴又何所不平且如以鳥鳴春以蟬鳴秋春秋者俱天地自然之序蟬亦鳴其天者也然秋淸而蟬悽尚可謂之不平如三春之花間鳥語嚶流連章百囀千折如夫婦者如兄弟者如朋友者睍睆載好鼓吹詩腸此亦可槩律之啼血之鵑反舌之聲而謂之不

平耶韓氏不乃誣物理乎曰誣矣予曰韓氏殆見性者與於此有一說尚未爲拈出姑爲子註箋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程子亦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無動靜者也無動靜則至靜也至靜之謂平所謂天載之無聲者也不得其平而鳴則情矣靜而動性之體動而靜情之用陽明不云乎凡發散皆不得已情之遇有順逆則又有平不平之二者其鳴異其本乎情一也二者之鳴而其情正則平不平之鳴皆平也協平性則善鳴者也情不正

則平不平之鳴皆不平也乖乎性則不善鳴者也未發而中發而中則和和亦屬之不得已則凡鳴者皆可謂之不平故六經亦不平之鳴也聖人欲無言如人而皆生知安行乎又安所容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得已乎不得已乎聖人之言不得已則無言非性之平耶水本無聲因流則鳴水之不能不溢而爲川流以源不可禦也如性之不能不動而爲情也水期於就道情期於中節中節則情亦性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君子性其情者也雖動亦靜何必枯坐不語爲靜

也哉列子云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亦善言性者也予又問諸生昨以擊磬論試其學云何聖人非謂磬之有與於天下而擊之又非我擊磬而使人聞以自通也擊磬與鼓瑟又奚別聖人蓋偶而擊之無事中之寄與但聖人之心在天下故其擊之或戚或詘若代其情性者但非有識者不能察如汾亭釣者識文中子之鼓瑟卽以爲非太公之都皤溪則仲尼之宅泗濱如閔子聽聖人之瑟卽知其以猫捕鼠而欲其得之故應之手也此類良多如謂聖人

有取於磬而擊之若有心然則謬矣昔楊慈湖之擊磬說則謂天地間之一切形聲皆擊磬亦有理予又有說試問磬有聲乎無聲乎曰何予曰若有聲何待擊而後鳴若無聲乎何一擊而卽鳴諸生請其說予曰至無而至有者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磬本無聲而聲在焉故大擊卽大鳴小擊則小鳴聖人之心如磬然其仕止久速用舍行藏皆非有意爲之虛以聽之天下天地萬物擊聖人之磬者也因物而付時而中故唐虞則唐虞六經則六經無可而無

不可未擊而磬與之靜一擊而磬與之動既擊而磬復寂然聖人言乎其所不得不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也

誦讀講論

是月十三日諸生謁廳事因談講論之益予曰胡敬齋云講論得之最速讀書者六經四子諸史百家之編或三年或五年或十年方可以合籠而成一片講論者頃刻而坐致千古不見夫物產之所乎如會稽之竹箭醫無閭之珣琳琪崑崙之美玉朝鮮之文皮

一切九府五方華實之毛皆散而不相兼吾嘗遊五都之肆探波斯之廛陸傳海運無索弗遂不至漢水之右渠良金獻於前矣不至合浦之蜯池美珠貢於側矣吳縞齊紈燕函越鎛皆可得賞而收之也六經四子者產物之府也議論者聚物之肆也諺有之曰出不如聚昔有老而欲讀書者周濂溪語之曰公老矣吾請爲若說聽其說久之因有悟故朋友之商確眞吾輩對晤第一益也

義利

是月二十一日諸生謁廳事偶勞其淸貧遂語之曰君子固嘗輕富貴所輕者不義之富貴非與富貴而輕之李空同嘗謂周濂溪之說太高孔子所謂富貴於我如浮雲者蓋謂其不義者也易固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與天地之法象日月之縣象著明等焉者也且問若于罕言利之指云何利既汚人宜其絕口不道矣僅罕之云乎說考多云聖人之言利者僅喩義喩利放利多怨之類信如是也是黜利以崇義之說也是言義非言利也聖人將諄諄立訓之恐略其罕

之耶此蓋足用之說與聖人雖不殖利而仰事俯育朝夕僕馬之急亦勢之所不得已大學明德新民之書至以生財撮其終聖人斷無枯槁困苦之學問故喪位之欲速貧卽曾子辨之矣君子之財用如飲食衣裳然不必諱也但其僅取於足用不爲世之營營無已者如饑之食寒之衣足以無饑寒而已若放飯反足以愧神若重裘反足以僵體予嘗見諸明經士之遊都者輒八九十金以上予丁未燕游僅二十餘金耳往還數月畢四千里之程途予詩云行槖三千

空媚眼囊金二十便遊燕然則飲食財用者誠無取
於過用心者也

惜力惜日

是月二十三日諸生謁聽事語之曰家夫子養藏爲
國子先生嘗誦子虛上林之賦年友或訝之曰誦此
將安所用若我乙史記則舍諸賦不加鉛者也或讀
漢魏間尺牘可模以答書耳家夫子曰誦賦即欲爲
此等賦子顧以我爲迂耶予少小讀五經自他人觀
之不如持誦時文數百篇策論數十篇可收近效予

生平不治生產口不談財利字獨閉關兀坐人未有
不迂之者故予詩云孔樂顏齋聊自會不妨迂抱使
人憎齊梁闊孟子仁義之說以爲迂遠而濶情事子
路於聖人尚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聖賢果未有不
迂者也不迂則鄉人而已矣其實鄉人之營身家而
忘其性命眞大迂者也予家居即水薪不繼獨恐黙
潛居不應也使予肯爲料理費半歲精力獨不可以
少支乎人之精力光陰止此矣瞬息三五十年忙迫
去又安得假力假日了此不上緊之前件惜力惜日

決做不得兩件事予雖十年諸生十年公車實志不嘗
敢以舉業爲第一義加於學聖人之上者諸生曰善

養氣

乙卯八月有簾內之役與許守鄭明初北舍每談即
徹夜明初談養氣之學予曰養氣之等有三其始以
男女其次以飲食其終以言行色不節則氣疲故古
之豪傑如關張趙雲之流亦必遠女色而養其飛動
不可控勒之氣北宮之徒亦然然以力爲主故不能
節食不節食則氣濁至呂巖白玉蟾之流則辟穀輕

身純陽之說曰食不多而酒無量然仙家氣雖清其
行事多放而不協於聖賢之矩故亦不免於氣餒蓋
三長以養氣則孔孟氏矣注謂養氣以集義而氣養
成則又能配道義無是氣則餒而不能配道義者殊
謬其爲氣也是配道義來者非如英雄佛仙之空煉
煅於食色者也苟無道義爲之配則雖食色之戒嚴
而反之行事多不中於　帝則亦餒而不能克矣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正申言之又點出集字
來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正是上文餒字明初大稱

善予又曰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心字不可解以正字為斷句義亦舛止有忘與助之兩端又安有正之一條正心二字蓋忘字之誤而折也必有事焉而勿忘然雖欲其勿忘又却勿助長也勿忘勿助故其義集而不襲直養而無害者也

右伊書之十二子之三三綱十八目三十一章簡文一萬二百五十二字乙卯九月伊齋定

皇極篇第十三伊書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雲夢藥溪談

天闕雲卧

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為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二星而正義又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㝳謂黃河應天漢而洛京之南為伊闕伊闕古所謂闕塞蓋雙闕象也老杜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

裳冷蓋謂伊闕應天闕云爾而解者忽漫不詳卧雲者伊陽之北山即鳴臯之派長殆百里如雲卧然龍門南直卧雲或云然老杜精核按天官地紀而命辭恐非漫枯語

心

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索隱曰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心三星也詩曰三星在戶心字之三點象星形也其下一鈎如今繪星形為繩索者秦少游贈陶心詞有一鈎殘月帶三星之句此詞家借語制字之指不以為月也心屬火故曰大火其中大星轉赤心為靈官故玄武之屬臣曰王靈官心天君故曰王其官靈於四官者也玄武者李空同以為北方宿星也其屬心於玄武者蓋水制火交濟之象也以字義論心一而已矣何以三其大星之為天王者吾心無動靜之性也其前星之為太子者即吾心之第一念動以理者象也先天也其後星之為庶子者即吾心之第二念動以欲者象也後天也是以心字必象星而為三也

兩京

漢唐宋皆兩京惟我朝兩京應天官蓋前代皆東西横我朝獨南北直也漢之東西京兩漢遞都之代寔無兩都而唐則暫移朝廷宋不備官也我朝北京象紫微垣南京象太微垣蓋天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則正妃後宮之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而南宮則太微為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

內五星五帝坐索隱則以太微爲、天帝南宮紫宮南宮各匡衞十二星藩臣是以兩京皆具九卿諸司也蓋紫宮爲　帝座爲體而南宮爲日月五星之廷屬用我朝不欲廢開國之朝廷其百官留之寔陰符天官者也

地形

朱子謂嵩高非天之中寔地中請準此以統論地形蓋如一丈夫橫卧然嵩高下測景臺即心函谷關一帶三門七津之險激者即咽喉所謂十二重樓也黃

河即其喉中水穿腸輸瀉者也太行山爲脊梁燕京其背也雲中其枕骨關中其首也華嶽其地閣終南人中商於武關之道所入楚處其脣也入蜀處即鼻孔也岐山爲準長安蓋在鵲橋之上幽其泥丸也自華嶽直下以及伊陽諸山直抵南陽者皆其胸也江漢者其涕洟也黃河舊入北海似輸後黃河今入東海似輸前汴京其臍腹也高麗蓋後之屬西南諸夷前之屬也

中州地形

中州地形大體以嵩高爲心以汴京爲腹以伊汝爲左右手以河淮爲左右足蓋伊陽之北山曰卧雲北則伊水南則汝水卧雲中據之則中州之華蓋伊自華會洛即入河汝亦東入於淮兩水之內蓋再結而爲嵩高三結而爲汴河與淮交而入海伊河之北汝淮之南皆所謂外羅者與

十五國風

周有二南十三國合之爲十五國風予嘗謂我朝有兩京十三省亦合之爲十五國既嘗欲賦兩京因欲

爲十五國之賦總挈一代之體近楚瞿氏亦欲采十五國之詩比於周風予賦尚闕筆未知瞿所采著云何

三山

封禪書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東萊曲成有參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按萊陽有三架山如筆架而一云三駕山云迎唐文皇征遼駕而名當誤爲何言乎三架而三近是豈即主陰之三山與

山繭

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酓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又曰蠓桑繭讐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枚乘七發野繭之絲以爲絃歹所謂蠓繭而韌堅者與

田横島

東牟有田横寨踞丹崖之畔詠者或目以爲島然牟

人稱寨不稱島此非太遂之寓不應逋客棲也島在勞山之陰卽墨地而濱萊陽者予嘗至大山所登大山則島在海汉中弄舟卽可至髣髴有五百人伏劒之槩諸生從之握杯慨慷拈一絶句

不夜城

文登有不夜城云自昔有日夜出者妄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羽山殛鯀是爲東裔卽登州子虛賦稱觀乎成山射乎之罘徬徨乎海外之罘在福山而文登則又東成山其主日之鎭日出東沼當獨蚤故曰不夜

鏡

曩有豫章人客幽而好古鏡或說之某有鏡照十里余叩之曰隔水見村落樹竹子笑之曰子有鏡可照億萬里懸諸地而照見天之蒼蒼與其日月星辰也何啻十里所貴鏡者以代目十里之外目光之所不極懸此鏡於平蕪而索人於十里之外安能照十里外之村落樹竹吾目固見之矣吾仰而見天安用鏡可爲一噱他日讀呂聖功傳或獻鏡云可照二百里呂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或古固有其喙

吾矣近讀文山集有贈鏡湖相士曰五月五日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楪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又贈鏡齋徐相士云楪子大面何難知從今光照二百里蓋用呂語也

九合一匡

九合諸侯朱註以爲糾合予嘗采諸家說咸言九當從九不從糾著之第華錄按封禪書索隱註兵車之會三則曰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註乘車之會六則曰莊十

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而春秋提要則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謂北杏兩鄄兩幽于檉于貫陽穀首止甯母葵丘兵車之會四子洮子鹹牡丘于淮予固曰九合蓋記其大者而此以北杏爲衣裳會于洮爲兵車會不同又無召陵伐鄭者蓋凡侵伐之類胡氏皆不列於會數然予疑首止之會定王世子又其功之大者當爲一匡天下管子戒篇所謂三匡天下又何說或字訛耳姑俟博者然九合卽所謂一匡與

五酉

予初薦座師朱公論文及楊用修則曰所述如孔子陳蔡間遭五酉之侮不知其出何書比予遊燕市得孔子集語讀之亦載此事而所引出者獨闕此條之注比讀干寶搜神記得之而孔聖全書亦引此然集語則作五酉故子詩有五酋何事愁相傷之句酉酋俱通而酉優孔子曰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律書亦云酉者萬物之老也酋其以言乎終耶集語或誤

圭月

予嘗造黃縣萊山其祠曰圭月山峭立而不可梯無他奇嘗詢之曰安得壯士擲天外然他日登平度之大澤山山可十五里翠巒黛石雲氣所出入怪其名不稱遲子登葺請于吏定嘉名予命遲書山骨曰九青而詩系之蓋天有五嶽其東曰廣桑云在九氣青天之外于少時或自目九青山人云然一統志等記弗收大澤怪異之近再閱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

勃海乃知圭月者之萊山非萊山而廣輿等記咸著之萊在平度爲大澤無疑是山之椒嘗有水如澤殆然乎圭月二字合爲一青字予字之九青已透此山眞形而尙弗自了然近姜子柔亦云大澤俗亦稱青山則黃縣萊山謂也封禪書又云天下名山八五爲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東萊其之萊乎然萊陽在之萊之東其以之萊名與

百年

禮云問百年者就見之以敬老而弇山別集載高年

人瑞者百年以上七人曰洪武中宴崑山人周壽誼
百十六歲天順中宴京師人茹大年百十四歲而命
宗伯姚夔造第賀之成化中徵濟寧人王士能百十
六歲又七歲而韓王奏朱政曾祖信百六歲祖全百
二歲弘治中蘇毛狀元澄祖弼百歲福建杜知府百
有四歲予令海上有以訟事見者曰展堂百二歲詢
之卽命掖之起而題其牘曰人瑞俾命館予嘆曰古
天子尙就見況守土之長乎俾具程投刺而往拜之
表其閭曰問年就見予又慕張橫渠令雲巖所以優

父老者俾廩年八十以上行無玷者二十餘人九十
上者八九人將以展爲首而以三月宴觴之而肖厥
圖適定軍丁於大嵩衛還則展氏殂蓋百三歲其殂
之日命子孫挾掖西望邑拜者四日竟不及見令君
禮畢而終予以首座物化聊稍殿養老之宴會不理
於讒虞上大夫之訶我也竟輟予嘗召展氏於後食
堂飯之贈我秘冊一日持此可無病受之則海瓊問
道集也爲一驩予又欲命城西門曰大年不果有媼
而壽者一爲咸僉憲之母九十八歲殂僉憲早殞貧
甚予特往弔之一爲王生揚光祖母亦九十八歲居
節者七十年而未有表予表之曰百年貞媼

先進遺風

耿氏先進遺風載大老某鄉居而其令往禮之者以
校官在欲去大老曰校者主訓士所職重弗可簡留
并坐竟左校官而右令耿氏載之以爲高予笑曰玆
所謂敢於輕邦大夫而不知尊朝廷者也夫令雖卑
固守土之主所稱爲父母者鄉先生雖貴顯弗得輕
簡之而獨欲重教化至左校官於其長夫令獨無關

教化之司與朝廷建官令之屬爲儒學陰陽學醫學
僧會司道會司咸有記文移所下行也載在吏部必
統攝之體著矣獨以令階卑而校官長士也特隆之
若窅然然終弗敢臺敵者以重朝廷之令鄉先生敢
於悖朝廷之令倘郡大夫與其郡學之師遇亦將左
學師而右太守乎況學師卽教化一鄉子弟而邦大
夫者固父母之體父祖之戶籍受命者皆編之籍卽
縉紳大老皆列名如編氓然特註免耳卽鄉先生固
得折抑之如後進乎玆所謂恃貴者也賢智之過讀

者貴拭眼

帝王廟

予辛丑禮帝王廟中三皇曰伏羲神農黃帝左五帝曰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右三王曰禹湯武王又以四君左右之曰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蓋創業主也其功臣之配於廡者以[illegible]國并守與如云周公旦召公奭岳飛韓世忠之類愚嘗慨然嘆曰異哉四君雖賢如高祖之欲分羹於其父光武之棄妻而廢后逐子太宗之納弟妃太祖之奪君位直齊於三皇五

帝三王之次是以位衡德不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乎雖君前臣名而周公至聖後人崇祀以尊之反直斥其名可乎韓世忠之輩敢與周公並耶自有人倫以來周孔爲制作之宗易詩書禮樂皆周公所作唐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固非尊孔氏之指玄宗制孔子南向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以生民未有者郎萬世廟食固宜偏郡國然周公於孔子不應相懸甚特列名於韓世忠之班待坐於漢唐之廡周安乎不安乎周孔之於人倫如祖父然萬世皆

其子若孫食德如天者也以子孫而加祖父山嶽與天地並列可乎予謂宜首師廟以儒配文廟是矣次君廟聖君廟一祀三皇五帝三王以皐夔等配賢君廟一祀四君并四代之賢君如漢文帝者不必拘開創也以其名臣配或立臣廟一以皐夔周召主之以漢唐名臣配或特立周公一廟於君相之外亦廢矣更宜立士廟一以泰伯夷齊柳下惠等主之以後代士嚴子陵陶淵明輩配而功德咸無憾乎然孟子所謂三王者謂三代也文武道同故文武爲一王文王

至聖可以不君不臣置之弗祀耶古聖人於後世恩不啻天地祖父故予庚戌有詩云我朝祀典自三皇三正宜從五德堂臣謂聖人功敵位天生賢主霸衡王且如宋祖垂南面欲使周公侍左廂西伯不君非是族誰能退漢并揮唐文王周公之功信不可以遜天子之位而漢唐之賢主霸而不王未可直以聖座優之也

武廟

予令萊海吏自朔望嘗並禮關廟予弗往夫謂宜並

禮關者非以其爲武廟耶唐以太公爲武廟昔人尙非之曰孔子豈專文太公可與孔子並耶關氏雖賢乎止應列於太公之配而以武當文與孔子分衡邪國可乎予非不隆關氏者嫌於與孔子並弗敢也命以元旦一至城隍主土無文武並列之嫌並詣禮也予所謂宜以文廟爲師廟者嫌於與武衡耳

八蠶

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綿按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

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愛蠶者故蚖蠶種也

四柱

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踰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絀星家

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金水

予以福國之役董舟河干客有臨流而嘆水所自生者予曰水生木滋也木生火鑽也火生土燼也土生金堅也金生水如何曰金鑠之則流予曰金鑠之則流者火熱之也火性盡而復凝能爲水乎水之於流金似之而遠矣黃河之水皆金火相守而流者乎邵子稱水火土石石非徒卷然之謂山即石也山下出泉生水者山也而金亦生於山管子曰上有丹砂者

下有黃金山之見榮者也蓋山之精爲金液爲水如人身之精與液也金水本一體而精爲本故曰金生之是以邵子點金而用石也

茅蕉

史記茅蕉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得書法說苑則直曰取兩弟撲殺之又曰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則直父之弟之也以此過始皇語甚不倫此向之所嘗見譏於曾子固與

湘君

史記湘君得神齊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烈女傳亦以湘君爲堯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愚觀朱子楚詞集註則湘君爲娥皇而夫人爲女英

滑

史記襄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爲秦所滅按滑非滑臺之滑滑臺有滑伯墓

兩兩相比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扶桑亦兩兩相比之義故予詩云扶桑兩兩爛銀根

非星非雲非雷非煙非霧

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天鼓有音如雷非雷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若霧非霧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天用地用

平準書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以龜爲寶按杜詩云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狂譎華士

論衡非韓篇曰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

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
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
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
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
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論衡之非
韓而義太公者近似然二人之解沮疥衆而不爲上
用者非頑民之自干法者耶孔子誅少正卯亦稱太
公誅華士丁蚕歲嘗疑太公之過誅然二士者倘所
謂戮民者耶

寶章集

鳳閣侍郎王方慶有累代祖父書迹緝成十一卷武
后墨制問之方慶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内
其本加寶飾錦績還王氏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
法書要録載方慶云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
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
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至九代三從伯祖
留中書令獻之巳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復以集賜
方慶舉朝以爲榮孰謂后乃大愈太宗之百計詭蘭
亭於吞僧其老至悲子以自殉者耶

靈隱警句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
相似

柳東丘記

柳文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末忽作韻語曰丘之幽幽
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海暑頻去兹丘之下
太和不遷兹丘之巔奥乎兹丘孰從我遊使韓蘇當

此必爲歌爲詩矣

李石

老學庵筆記載李知幾少祈夢於梓童神夜夢至成
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謂之以是爲名字
則及第李遂改名石字知幾遂首舉蓋南音以知爲
支易曰知幾其神乎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李蓋取諸
易抑可謂巧矣

五事

洪範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小旻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孔子告顏子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言思蓋勿視聽言動者即思也以一思命四事五事即一事故予題作聖齋聯曰作聖是睿思之箕子心齋豈祭祀之顏淵孔子之九思亦視聽言動之四者以思衛之者也而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亦一事之說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

明辨之篤行之學目也問耳也思心也辨口也行貌也此箕子五事之說也

聚道

邵公好古物文中子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此即龍門子以八卦爲庖羲氏之物古於商周彝鼎之指而朱子非之曰道如何聚得聚道二字固微有迹然文中子所謂道非道爲太極之說蓋謂物理即千善萬善之意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學以聚之論語曰多見而識之此知之屬也

即以行論則孟子所云集義朱子云集義猶言積善而儒者云積功累行又云積功累仁道家所云三千功滿八百行圓一千三百善三千善之類是也

貫道

李漢曰文者所以貫道也朱子曰道如何貫得貫道二字固微有迹然姑註其所云貫道蓋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之理散見萬狀惟爲文一通而萬理畢集於目前如貫珠如貫索之於錢也然其指本謂道貫之於文耳東坡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而皆集於市者

利貫之百家諸子之說而皆會於一者意貫之意道之謂也道之貫於文如水傳酒水而酒貫之水莫非酒文而道貫之文莫非道韓子之文道貫之者也秦漢之文不知有大道矣文以明道文卑則道弗尊韓氏者殆欲以道尊文以軼秦漢氏者乎其亦異乎以道爲主而文佐之者乎

元良八卦

頂爲乾天閣爲坤地目爲離火口爲坎水鼻爲艮山耳爲兌澤息爲巽風舌爲震雷此元良之八卦也

丹穴

南宮曰朱鳥鳥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爾雅曰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故曰丹穴出鳳凰

伊洛瀍澗

史記伊雒瀍澗既入于河孔安國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括地志云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南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洛州郭内又各合伊水瀍水出洛州新安縣東南流至

洛州郭内南入洛澗水源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洛州郭内東流入洛也

纖絮

史記豫州其篚纖絮孔安國曰細綿也今伊陽有伊紬其一種

中國山川

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皆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崑崙葱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皆東北入渤海也予以太行爲脊黃河爲腸中水與大史合

飲露餐英

近見楊用修謝華啟秀齋中投暇因戲舉詩書之可作耦語者曰授侍者書之以代侑卮采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目之曰飲露餐英其一豈弟君子博大眞人莊子其二三月不違七日來復其三元元本本班固典引葉葉枝枝王陽明詩其四日兄月母唐詩楊升菴詩其五長庚李白泰丙御者其六三庚厯紀畢候五酉搜神記

其七長庚小酉洞天其八依俙似夢還非夢元稹詩知道無情還有情劉禹錫詩其九交精旋月鳥上林賦其十廷女鄭風佩予陳風其十一羔裘耀日檜風葛屨履霜魏風大雅并其十二成性存存繫辭履道坦坦履卦小心翼翼大雅其十三離明兩作乾御六飛予庚子鄉試表頌聖其十四十字巷李詩八字眉王鳳洲詩其十五山幽桂樹小山招隱溪畔桃花淵明桃花源記其十六伐木斷金其十七前水續後水李古風長亭連短亭李白菩薩蠻其十八圓嶠方丈其十九行行重行行古詩去去復去去李詩其二十準易子雲太玄擬玄君賓潛虛其二十一

將歸臨皐步自雪堂東坡百世士去來彭澤猶存松徑淵明千載人其二十二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呂巖傳其二十三能兄驥子老杜二子其二十四五花馬李太白詩七香車駱賓王詩其二十五麟趾振振公子兎罝赳赳武夫周南其二十六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法言行帝而帝行王而王魏徵傳其二十七非章華是靈臺背阿房反未央羽獵賦其二十八夫妻反目易兄弟鬩墻詩其二十九爲山一簣覆地掘井九仞及泉其三十中央土月令上界天陰隲客事其三十一皇矣上帝詩大雅大哉乾元易上象其三十二

龍門之桐百尺七發遼海之鶴千年丁令威其三十三我有嘉賓小雅酌以大斗大雅其三十四卿士月洪範大王風風賦其三十五日本東極月氏西極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其三十六牽牛星策馬王良策馬天官書其三十七七塗九源句曲真誥其三十八鮮矣仁可也簡强哉矯其三十九青山半入囊中草王元美詩明月來爲殿上燈何大復詩其四十月窮于紀月回于次禮記月令天收其聲地藏其熱楊雄解嘲乙卯二月二十二日夔中衆此爲聯其四十一小大由之論語貴賤位矣繫辭其四十二其利斷金易其人如玉詩其四十三其溫如

玉詩其臭如蘭易其四十四風行天上小畜日入地中明夷其四十五松間明月常如此宋之問詩世上浮名好是閑王維詩其四十六周有八士殷有三仁其四十七見兎顧犬戰國策以羊易牛其四十八雲從龍風從虎文言山如礪河如帶漢高鐵券其四十九太華爲旋羽獵賦黃河如帶鐵券文其五十黃河如帶華嶽爲冠莊子其五十一鷄頭涇源熊耳洛源牛首江源羊腸太行徑其五十二左準繩右規矩禹其五十三不日不月無冬無夏其五十四出自北門饁彼南畝其五十五以杞包瓜易折

柳樊圃詩其五十六謙謙君子易溫溫恭人詩其五十七關關雎鳩雝雝鳴鴈羽獵賦曰王雎關關鴻鴈嚶嚶其五十八匪報也曷至哉其五十九魴魚赤尾牂羊羵首其六十綿綿葛藟肅肅鴇羽其六十一琴瑟在御鳳凰于飛其六十二贈之以勺藥報之以瓊瑤其六十三淸人在彭齊子發夕其六十四樂土樂土蒼天蒼天其六十五天乎人乎父耶母耶莊子其六十六施于中谷維葉莫莫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其六十七言告言歸害澣害否其六十八肅肅兎罝籊籊竹竿其六十九

桃之夭夭鶉之奔奔其七十日居月諸母也天只其七十一灼灼其華翩翩其羽其七十二芃芃其麥汎汎其景其七十三莫往莫來爰居爰處其七十四旣生旣育何有何亡其七十五二三其德九十其儀其七十六鬒髮如雲會弁如星其七十七焉得儉如其仁管仲其七十八雀無角鼠有皮其七十九水哉水哉人耳人耳莊子其八十歸與歸與懷哉懷哉其八十一已乎已乎莊子卽會言行不得哥哥歸與歸與卽會言不如歸去其八十二苦縣老子鄕驩州愛州唐百花橋故事其八十三青州黃縣

其八十四貴州雄縣其八十五白下亭金陵黃中樓太室其八十六紫玉綠珠青琴碧玉美女其八十七少室三花樹匡廬五老峰其八十八赤驥白㵎綠駬紫鷰名馬其八十九茲白渠黃馬其九十自在無爲州名其九十一太室少室大熊小熊嵩山其九十二無忌公子莫愁佳人其九十三莫愁如意曲名其九十四鷟黃烏白楊巖鴨綠李詩漢水又鴨綠江其九十五玄灞素滻長安丹洛黃河洛陽其九十六齊謳吳歈樂府其九十七淳于一石無功五斗酒人其九十八以日爲年但遣作夜其九十九四水合入

洛陽記注八川分流長安上林賦其一百崧極于天嵩高崧高于海汚水其一百一蓮花爲鍔玉爲腮蓮花妓芙蓉如面柳如眉長恨詞其一百二赤松子黃石公白石生其一百三西極天馬東洛神龜北代豪鷹杜詩其一百四普財采藥文殊梵志擎花釋迦其一百五八駿周穆王九逸漢文帝六駿唐太宗其一百六舜華木槿禹餘三天之一其一百七削瓜皋陶面荀子望羊文王眼史記其一百八錦心繡口韓退之玉色金聲周茂叔其一百九禹步湯趨周情孔思其一百十雄雷雌雷上風下風其一百十一翻手作雲

杜詩開口爲電李詩其一百十二見齒檀弓開口莊子破顏摩訶合睇屈原其一百十三微月繁星纖雲淡露其一百十四瑤臺仙鏡金魄淸規月其一百十五雲涯風路露彩月華其一百十六複道交窗連甍濬閣其一百十七南軒北堂北渚西灌西津南浦其一百十八繡戶嵌軒蘭砌荆扉石徑煙莊松帷林塘山窗松門蒸壁貝壇桂棟蘭橈辛楣葯房其一百十九南瀨北林南陌北里其一百二十桂酒椒漿鳳管鸞杯鳴鐘瑤席其一百二十一金谷玉山金岫玉門金市銅街其一

百二十二龍城鴈門其一百二十三銀闕金塘玉井
金堤錦砌翠甃瑶階瓊延其一百二十四千井百壆
五劇三條三市四術其一百二十五銅雀金鳳玉鷄
金龜其一百二十六九折七盤其一百二十七杜若
蘭蓀石蘭杜衡疏麻瑶華其一百二十八渭北關東
荆南趙北其一百二十九青虬紫燕玄鳳青晃赤豹
白鵰其一百三十紫巖碧沙青巖紫澗丹㵎翠山丹
谷青嶂丹壑青谿碧澗紅泉其一百三十一孔帳翠
於蓀橈蘭旌荷衣蕙帶夷車桂旗翠幌紺幰其一百

三十二玉劍金鞭雲騎月弓其一百三十三雲車風
馬霓鞭羽蓋龍輈雲旗其一百三十四青丘赤岸玄
闕朱垠其一百三十五老上回中塞北幕南其一百
三十六山氣川光嵐氣沙文巖景流光水翠山翠其
一百三十七蘭馨桂郁其一百三十八錦屏玉洞青城山
其一百三十九秦祠漢畤漢閣周園其一百四十
四豪三傑四英七雄其一百四十一琅玕篔簹杜詩琥珀
桃李詩其一百四十二瀚海陰山其一百四十三圖天
掞日其一百四十四銅渾玉策其一百四十五仙臺

祕府芸扃石室霞莊雲扃月浦星津鱗㞕龍堂其一
百四十六寶笥金銘瓊箱玉籙其一百四十七東觀
西園東序西清其一百四十八木禽山阜蘿石風泉
雲房水榭其一百四十九江臯澧浦汀洲河渚其一
百五十龍桐鳳葉其一百五十一鳴珂噴玉馬其一
百五十二隴水海雲江雲渭樹其一百五十三孤嶼
重谿洞壑奔泉層巒複澗崇巖峭壁廻渚環洲其一
百五十四東籬北戶東臯西疇潛陶其一百五十五德
門仁路唐詩書圃禮園上林賦其一百五十六合鄒吐枚

盧照鄰包何孕徐李陽夢其一百五十七素枝紫莖紫蔕
紅蕤青苔綠萍朱榮丹芳綠葆紫芊其一百五十八
璐光兎影其一百五十九金星雪浪玉髓冰肌覡現
諸作號基其一百六十凌霄髮謝靈運詩入不毛出師表其一百
六十一石華海月水物其一百六十二濯纓濯足洗耳
洗心其一百六十三瞑色夕霏晨光朝暾其一百六
十四祈年觀秦公望僊宮漢武帝其一百六十五赤谷
秦蜀間青溪郭鬼谷其一百六十六五噫梁鴻七哀曹植四愁
張衡八哀杜甫其一百六十七百憂章萬憤詞李詩其一百

六十八素月出東嶺陶潛朝日照北林曹植其一百六十九白日曜西陸張協翔鳥鳴北林阮籍其一百七十周周鶺鴒鳥猩猩禺禺狒狒獸其一百七十一比里多奇舞阮詩南國有佳人曹詩其一百七十二鄒魯奇行吳越俊民戰國策燕趙豪士其一百七十三鄒魯無奇行戰國策燕趙多佳人古詩其一百七十四司馬司空司徒太史官而姓者其一百七十五十十五五五豔歌何嘗行兩兩三三白沙語錄其一百七十六三日斷五匹焦仲卿妻十年着一冠陶淵明其一百七十七方駕曹劉杜詩齊名李杜漢史其一

百七十八李杜齊名羊何其和其一百七十九未至二三里焦仲卿妻放浪八九年杜甫其一百八十邯鄲鳌屋地名孤者其一百八十一七擒七縱諸葛武侯八戰八克虞允文其一百八十二切切重切切張籍憐悠悽悽復悽悽白頭吟悠悠復悠悠溫庭筠西洲詞其一百八十三鬱鬱園中柳古詩榮榮窻下蘭陶詩其一百八十四名都多妖女曹詩濮上有微音阮詩其一百八十五八公九子山其一百八十六絳河青漢其一百八十七月桂星榆其一百八十八屏翳雲師飛廉風伯育吾山鬼冰夷水伯其一百八十九長安有狹邪伊洛有岐路其一百九十長楊館細柳營其一百九十一西施南威其一百九十二西門豹南宮适北宮黝東方朔其一百九十三節慕原嘗名亞春陵兩都賦詩方李杜文比韓柳李空同其一百九十四去去上西山阮籍行行入幽荒張協其一百九十五山行六七里醉翁亭記草屋八九間歸田園居其一百九十六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左思榮榮窻下蘭密密堂前柳陶潛其一百九十七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三川河洛伊鮑照詩其一百九十八睥睨天地之間樂志論放浪形骸之外蘭亭記

其一百九十九釀泉為酒煮海作鹽其二百河出圖洛出書繫辭沅有芷澧有蘭九歌

古詩俳偶

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是濩為絺為綌草蟲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菼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

吹不盡燒不盡

李詩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此擣衣聲也白詩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咸陽草也

北虜

匈奴所自出或云黃帝或云夏后氏而唐虞以上之
爲山戎也三代之爲淳維獯粥玁狁也世世不庭之荒
服非天爲之而誰耶以中國禮樂文章之地所謂赤
縣神州者而以牧橐駞驢贏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
遷徙之異類萬世爲鄰而讐之惧亦不可殄也問亦
不堪隕也則天之警中國而摩厲之中國在四海內

之東南是爲地絡陽則日與歲星熒惑鎮星之占於
街南而畢主之其西北爲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
是爲地絡陰則月與太白辰星之占於街北而昴主
之太白辰星又更爲客主人辰星不出則太白爲客
辰星既出則太白爲主而太白國夷夏之遞主昴爲
髦頭其占跳躍則胡侵邊畢爲罕車爲邊將四夷之
尉其占失色則邊亂匈奴舉事候月月盛壯則攻戰
月虧則退兵是以漢有平城之圍而月暈參畢者七
重唐滅祿山而太白入月昴畢天街之間下當冀州

之野今京師是也箕爲敖客去去來來有客之象又
主蠻夷狄貉其占踈暗則蠻夷不服尾箕間下當幽
州之野今遼東薊鎮是也羽林天軍壘鉞之旁爲北
落其占火土守之爲虜犯塞而北落近營室東壁間
下當幷州之野今宣大陽和是也鉞星在北河南河
之間其陽曰越門其陰曰胡門其動則胡越爲變而
鉞在東井輿鬼間下當雍州之野今延綏寧夏甘肅
諸邊是也史謂紫微垣象天子之寢宮而杓端兩星
內爲矛曰招搖是主胡兵外爲盾曰天鋒其占進退

不定則邊境爲患故漢征大宛而星茀招搖非其應
與此天垂戰虜象也而傳舍星亦附其次中主北狄
驛館其占不明則胡兵入而我朝欵虜以貢市至假
之驛館非其應與此天垂欵虜象也太微垣象天子
之外朝而長垣星亦附其次中蓋欲設險以守國左
右爲城郭溝渠則今長城是也故周城朔方玁狁于
襄而秦築臨洮至遼今恃其延袤爲屏非其應與此
天垂守虜象也非詩誡之尤大章者耶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大丙小丙大酉小酉

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又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益部萬物略記曰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山魚出石穴中又大酉小酉俱山名酉陽二山皆藏書處曰二酉

白沙快語

客有詢江門詩者因拈其快語爲對藤蓑云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訪客舟中云船頭酒多少船尾閣春沙古有所思云東風忽擾籬前樹惱亂春愁不爲花過鄧某家其人貌似伍光宇云碧蘿窗下一杯酒

猶勝良宵夢裏逢半江詠云碧海雲深鶴夢勞人間無地着盧敖得蕭文明寄自作草書至云東茅十丈掃羅浮高榜飛雲海若愁題王廷直畫云曲肱帶酒眠花間有月穿松到我前宿雲臥軒云我得五龍傳睡法枕痕猶帶華山雲呈世卿云千峯笑指來時路黃鶴樓前月是君送林時嘉云留取幽禽守花月隔林還與盡情呼自斗岡還云東遊西泛經旬日揮翰酉詩到幾家東遊西泛康節詩中語也浴日亭云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賀冠者云賓迎一徑桃花裏春在三加酒盞中夢羅浮山遺子云可憐一覺羅浮夢不記長髯道士誰尋梅云田父許留今日酒梅花不欠去年詩得世卿南安書云世間浩浩閑來往除是青山不負公憶世卿廷實云別有樵夫來歇擔晚涼松下了殘棊次韻羅晃云天生男子非無事公是閑人莫廢詩碧玉樓新成云光流南極窗前枕春滿東溟掌裏杯次韻莊定山云圓游坐破千峯月信手推開六合塵示諸生云江門洗足上廬山放腳一踏雲霞穿

箕山

箕山當嵩陽穎陰之間其形如箕自嶽廟黃中樓望之則許由冢當其東畔自穎濱節測景臺望之則許由冢當其中凹處予嘗疑其上應箕星箕爲好風之星蓋汝海有風穴山候之風生則大風撼地疑其地絡通星經箕亦爲天漢洛陽等應之河蓋應天漢者

山前荷蕢

晦翁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之作云欲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秖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

黄知蓋本東坡醉翁操也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明月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云云而序稱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譜其聲而請東坡居士補之李賓老之玉澗詩蓋亦詠廬山之思醉翁者乎

眞誥

陶隱居爲眞誥盛著仙靈鬼神之迹至云炎帝爲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武王爲鬼官北斗君蓋副之

而佐之者則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文王爲西明公領北帝師邵公奭爲南明公吳季札爲北明公皆同列而魏武帝爲北君太傅云即武王賓友也玄德僅爲北河侯耳而孫策則爲東明公賓友漢高祖爲南明公賓友晉宣帝爲西明公賓友荀彧爲北明公賓友又云庾元規爲北大帝中衛大將軍以華歆爲司馬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爲司馬夫炎帝武王之聖必不爲鬼帝亦不應踰文王而上之文王亦何至班邵奭與季子也操之奸必陰九幽不出柰何執罰鬼之柄玄德之堂堂正正者何以位劣而策之不臣漢者何至遂超踞其右漢高柰何與懿或同列華歆何以在神趣而孔文舉柰何引薦張繡此蓋俟齊梁之簒而作者故特躋操懿之徒於文武之班即操自比於周文王之指也眞所謂無忌憚者哉桀紂拍堯舜之肩盜跖接孔孟之武太虛之界是何黜陟嗟嗟長亂臣賊子之氣而教民以陂邪也山中宰相之口艮滋過

對時紫邏而枕汝陰者雲夢山也鬼谷子蓋嘗採藥此間乙卯投暇輒有所拈嬉於書圃者聊以永日得太衍之用數姑微託於縱横亦鬼谷之珞琭子也

右伊書之十三子之四一綱四十九目四十九章節文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箋文六百十四統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字乙卯九月伊齋定

孔通錄一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政之一約

癸丑

途次諭房

本縣已東抵陝郊以二十日當受事公宴止湯三行酒五行餼毋踰什罷鼓樂將以朴先士庶交代席免厘倉之役須批領案付四項逐欵類集如册新舊糧循且原額列其倉口欵項而繫以解支見在未完之三條仍以前縣原册所交兩度攝署者候查閱査盤使者旦夕至計事初下而客輻且入境各房亟如例待之毋使本縣鹵莽於造次

關防詐偽

本縣籍關西之幽野雖抵伊洛之瀍僅千一百里而遙世業讀并無觀藝別國買販遠遊又厭憎山人技士甚恐有探知洛下為西京必出孔道而網射郊關者保甲亟鎖解縣容匿不舉竝逮

票約

猾役之盜票索騙鄉井以堂票無印故本縣單票非印鈐者弗遣即衙官應有奉行亦先期以印請乃許布之四野庶幾免漁獵之嫌其僅以硃行者即係使鬼百姓得執之以聞於長也

徵收約

七月將杪而新糧之赤曆方下葢上官鑒前度錢糧乾没弊甚待本縣視事始命之催科此萬分軫恤至念不過欲本縣力為撫字耳今麥已在儲穀又脫畝民力全在此時務急如期輸納倘不如限敢廢鞭笞本縣當力禁火耗以甦民力報上官知遇之雅

本縣錢糧之難第一在徵收邑僻無銀貧民難辦第二在起解收錢到官無從易銀故收錢太少限錢太多則納戶苦於輸將收錢太多限錢太少則老人苦於包賠本縣命三十里老人同四門鄉約公議銀一兩二錢以下者俱納錢每銀一錢納錢百一十文葢市價本百二十減用百一十便貧民也至冬月糧完則錢價復湧百一十即值銀一錢而易銀又不甚苦

其勿推延取戾
本縣始蒞查有遠鄉貧民怕履城市或因勢豪倚扯
或爲别項差牽其錢糧憑甲戶包收者私用大等又
勒索火耗且一收到手不納本名却或爲人裁納或
先儘自糧或那移别項甚或准還私債即使里戶如
數代收爾輩亦大枉費況到手乾沒本縣雖責枷此
等人倘其力殫不免又追爾輩何苦自誤其櫃役收
錢至或每百多收二三十觔指起解巧立幫價名色
尤堪痛恨各花戶其親就天平上納止照正數自稱

封投直書月日里甲花戶某銀件若干盡革一切火
耗使費幫貼等弊櫃役照原封登曆不許把制更手
秤兌故犯者擊鑼喊稟其花戶止以輸納爲事别事
牽累者重處至投銀無論多少須鑿銀匠姓名用防
低假本縣叨一官豈忍渠指錙銖取詈衆口毋論靦
顔民上且負上官累月俟本縣至意特不厭丁寧戒
示

禁左道

大明律一款師巫假降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妄稱
彌勒等佛白蓮等教白雲等會左道亂正隱藏圖象
燒香聚衆夜聚曉散佯脩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
爲從者充軍律令森嚴罪在不宥有司以正風俗靖
地方爲亟而訪得境内有不法奸民皆利皆淫倡爲
邪術妄稱聞見鬼神遂使男女促膝淫穢等於禽門
鄉里成羣招集眞如嘯聚徧境成風牢不可破城北
一帶尤堪扼腕邵程大賢之鄉流風餘韻尙在士林
村社蚩氓無禮無法不知有廉恥畏憚本縣長爾等
安忍坐視其亂置之不問夫騙財特其小小爾輩亦

人也婦女以人爲盡夫中閨豈無有頭面曉事體在
曾不痛恨於心乎況民間相聚動成數十百人此作
亂之漸各社鄉約朔望講諭爾等能聽能行一家受
福奈何自立邪會本縣不令而執之非父母之體特
徧諭前項人等速行解散各收管其婦女毋得仍前
燒香作會保正人等仍朔望具結到縣如不奉律令
不遵禁約定執其渠魁以律從事各鄉約保正說與
廉恥法度

禁宰牛

大明律一款凡私宰自巳牛馬者杖一百故殺他人牛馬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計贓重於本罪者准盜論若病死而不稟官開剝者笞四十觔角皮張入官大爲嚴切古人犬馬死尚瘞以帷蓋牛之功人力不啻犬馬八蜡之祭尚及於貓虎牛之功人力又不啻一貓一虎食其力遂及其肉不義而背本宜乎風雨不調五穀不熟境内敢有故犯者許詰告如地方隣佑不舉者并坐

勸墾荒

縣治僻在四圍山澗無買販子母之需窮而荒者計三百八十五頃七十二畝本縣下車之初尤加意開墾近見里戶人等往往報稱逃閃糧差告攤鬮甲賠包艮可憫憫茲當麥期其各以餘力墾闢開過數目坐落地方送老人投縣造册轉報指雜差科援者特重懲之

撫流移

縣内逃民一百四十七戶以官錢私債逼迫故本縣下車未踰月而挾其妻子來歸者十有三戶豈非以本縣爲能勞來安集之耶如孫一增孫一峨等復業而奸民有霸占其業不與致使抱牘辯控本縣大有鴻雁黃鳥之感有仍前霸占及以官錢私債逼使失所者從重究本縣即無能爲小民修安堵異政此等情狀定不難爲爾主也

起鳳山禁石

城北起鳳山一縣王氣之所鍾其左右兩山環抱明屬鳥翼巳經向來官民取石損氣本保正速向取石處所用土填補候本縣親查自今其毋私扶片石

甲寅

禁奸

查審得張守福與矦節之妻楊氏一承其夫之遠出一承其妻之他往而私諧雲雨之歡輒申燕婉之好以皓首之翁得紅顏之婦行近語獸汚是行禽矦節怒髮指冠即戮淫昏之鬼丹心射日大有烈士之風枯楊之稊初生陽臺之夢不曉地府攝風流之精魂人間看倡狂之樣本

禱雨約　一

本縣恫念靈雨之不時民將無麥無穀無花齋沐步
禱闔宅蔬食爲民請命而查出范應科李追冊王祿
冀思春等違示屠沽良心盡死已行枷示其買酒肉
以供飲啖是誠何心仰覗蒼蒼寧無肺腑闔縣人等
其各殫精誠毋徒以修省文具視其長也
僧道坐而誦經大不敬四門鄉約每日輪一門在廟
查看除經案立誦外仍僧道各輪六班每時各一人
跪誦毋卷畢鄉約同僧道童子拜禮俱毋坐本縣仍
不時查訪

禁窰

本縣偕寮寀矜禍有事於祈禱靡神不宗靡力敢愛
蔬食而處重繭而前本縣固病而諸寮寀矜禍亦□
瞑矣用春秋繁露遺法而雨不需澤本縣烎惶殊甚
頃出見窰戶尚作陶坏不輟而煙出於地牖本縣向
曾面戒而竟不悛烈燄燎於壇側而欲甘澍惠於南
畝陰陽之氣何由而通卽時潑滅煙火至於城南地
脉關本縣王氣不細而窟陷日深後將何極汝水一
北誰杜魚鼈仍限五日内各窰用隍中之土塡平灰
浡盡運遠方隍池亦毋許深陷其窰盡改於西嶺外
仍禁城南不得作土坏

審編約

鄉約里老等卽依期會議造册投遞仍照新發刊刻
丁單開寫上次原審丁則姓名隨册投遞當堂審註
面付本戶人領出執照卽日先發審過丁則小榜如
榜上丁則與丁單丁則不對卽係抄謄書記舞文赴
禀究處仍候審完通出差丁總數大榜以原審差丁
總數戶單給散本戶收執以防詭糧飛灑之弊

本里里老鄉約書手花戶聽大牌喚進至二門外里
戶花戶暫住老人鄉約書手先隨牌進投册幷丁單
畢鄉約月臺西跪老人月臺東跪書手臺下西跪另
聽手牌喚各甲里戶花戶進審戶内鄉宦生員戶首
代審
審編雖有糧丁二項本縣之所審者丁則耳其糧上
坐差惟在開收明白責令書役的確造報外至於丁
則本縣幷不差人私訪亦無片紙囑托則之陞擦以
開收爲主丁之添除以赤曆爲主毎戶有鄉約有舊

老人有新老人有舊里戶有新里戶有戶首有各花戶面同議冊勢雖作弊臨審毋甲又選公直二人本縣仍查開收赤曆逐名對審有何情弊卽有不平花戶卽當堂面禀其告辯丁則呈狀卽在審時面查審後一宗不改毋得再擾取究

冊內係自來死絕逃亡老戶者方許用佃戶名色其有士夫富豪家業重大招人承種者止許納稞豈容代糧卽稞有短少與私債同豈有以活戶而入佃戶名者乎至於房金賃住將價作糧者尤不甚通派糧

卽照審冊改正

繕約

本縣兩至丹陽覩佳其溪山之清絕枕藍水之湄當沸源之畔大爲邑勝地而其宇圯而貌頹將七眞無盟乎本縣素不欲以祀典之外先士庶而七眞特與本縣有舊且前爲丹陽地主似有緣特命新之稚有和之者其量有所捐挂名疏首鄉約某等乇其事毋濫毋怠

引照

毋季該繳正引一千一百五十張帶繳三分之一引二百八十三張縣僻戶少商運艱至若於繳引原係各鎭鹽牙買補秋冬催比不前院道屢催若甚本縣無柰發俸買引在城集首轉發各鎭向各州縣買眞正好引恐四外好徒把持冒作私販合給照

犒民約

近本縣以漕糧如期蒙獎好義急公者我百姓面勞書獨被其長其敢貪上大夫之賜特命捕官以所獎白鏹廣市酒脯以望日待百姓於儀門之外百姓遠

且庶或不克徧姑進里老鄉保之賢勞於催科者各授觴若代爾有衆訖卽馳去毋煩請謝也

飭役

本縣民之父母手持三尺百姓身命在握力秉公道以對天日有如不公以枉法行事爲陰功之累不細凜凜立於民上視政之初已誓告邑小民淳詞訟日止數件有何難剖析一看燎然兩造對質據情理發落絕不任用耳目胥行訪問每日門戶封鎖杜遠嫌疑至於積年衙役生事殃民者已經盡革重者各院

訪拏元兇伏法本縣惟知朝廷法紀即叢犖小之怨
犯惡少之鋒不憚以身當之誓使奸宄斂迹善良安
帖即如各犯雖上司發單賊跡狠狽尚各爲平反不
以惡惡之嚴傷於刻忍即各元兇良心不死應有悔
悟恐衙役中有神叢社鼠指騙詐錢撞太歲如前項
者被害人即指名坐贓據事直書赴告定究如律百
姓不得有所隱諱

廣濟

養濟院官糧額限有數我百姓之待哺者不可勝收

隆冬枵腹本縣安忍坐視其憔悴四門鄉約人等公
報其孤者老者跛瞽而丐者仍查空廟處所暫立爲
廣濟院每名量給穀數斗過冬以三日報止

乙卯

詢節

查出故民曹自新妻王氏撫五歲孤兒居節十八年
茹盡艱辛而其父文邦里蠢愚氓信媒仝氏逐令異
居失所不思婦爲其子與孫堅守矢志視如道路致
仝百計折挫王氏不堪而投繯以死芳魂乍斷香骨
遂寒本縣爲之忍淚酸心仝氏姑椶指二百五十以
償其恨諭令用心安葬題節婦之旌以慰逝者本縣
初至即訪節烈禮房對以從來未報即行學查舉得
丁張二婦累報各院旌賞王氏之節正宜並表保正
何不蚤聞本縣親赴講約各鄉並云無善可舉此是
何人亦本縣不能詢訪之罪使貞姬含玉於地下耳
各里鎮但有居節三年以上者毋論貧富盡行報官
賞給穀布如願終節而恐人強嫁者即令的親人等
代投稟狀批與執照以堅不字之貞其勿故隱不報

自甘罪戾

條約

兩院禁約佐領甚嚴以後與各廳約重事責人勿過
十板小事勿過五板勿用大板勿用夾棍勿用桚指
勿用枷即本縣公出勿受手本各自洗刷責在堂官
不得不丁寧告之

入簾堂規

印信委西廳暫管此爲看堂不爲署掌印箱用皂安
本廳宅內即本廳出入不必承鑰封訖依發出空押

文書幷空印廳[illegible]用用印登簿同日繳查本廳止
在衙行事毋輒上大堂暨西角門出入逐日封鎖兩
衙有人出入直堂同陰陽生二人即便登簿其二門
幷吏角門已鎖毋輒開稽衙毋輒便出城其城内保
甲依堂行批務守官箴歲大計且巡道在還慎重倘
自取議非便堂書逐日主記兩衙事蹟各另列一簿
毋交通衙書倘有所訪聞定幷衙書申究不緊關事
件或應解人犯如例行招詳及批審重大前件毋擅
行錯誤大是干係監倉毋擅入一人有事止令討保

毋收倉内如逋糧追完者即釋去餘毋擅保應解
驛人役候還解發如境内蝗生嚴諭各鄉極力捕打

入簾約

本縣公出期以月餘庫獄簿衙暫管已諭該衙非眞
正人命强盜其戶婚田土毋受理縊死投井人命作
速審決即令掩埋候還日詳奪捕衙已諭毋出鄉城
中保甲依堂批以門面爲主但聞處處有蝗各百姓
如遇蝗生即便極力捕打本縣還當量以災聞

審編約

花戶投遞開收不齊雖戶單開收已定而續投印發
者未經造入議册不免利富虧貧老人書役查有印
信供退者即便入册寫註開收應陞應擦審訖議册
同供退對查其有願報新丁而擦一則者聽其不係
開收陞擦頂補新報者免造毋徒爲筆札之苦

榜題

廳事堂曰父母汝墳詩有父母孔邇語雖稱伊而經
城足者汝也民牧槩稱父母矣玆獨本山川而表之
有館曰留雲向夢李詩有雲卧留丹壑語衙首坊曰

文王化國汝墳周南國也題聯闕伊決汝永思神禹
之功右召左周先被文王之化東郊樓曰天書所夢
李詩有天書降紫泥語城隍廟樓成曰靈雨以祈應
也雨神職也雨靈而後享不爲佞也東郭有前令祠
而或專之者問之而弗竟有也題而表之曰下如好
義須留像民若輿仁莫隱碑邑於羣山列壑之間以
四闕表土囊之口東曰紫闕汝門其谷爲紫邏汝水
所東出也凡谷口爲邏紫葢山色杜詩曰雲山紫邏
深志稱爲紫巾邏卒者齊東語南曰瑞闕青門當瑞

雲桃源之間藍水所南入也水濱有王詡洞鬼峪鬼
谷洞并觀决其爲青溪也西曰斗闕天門其谷爲蓮
斗天息山其西南之望北曰雲關風門當臥雲山之
項風所嘯處也二書院在邑者曰汝濆爾雅曰汝爲
濆又曰汝有濆與詩之墳異嫌於墳故遂從而濆之
也堂曰尊天題聯言詩書禮皆雅通天地人曰儒題
門禮樂文章之府聖賢豪傑之林在白源者曰伊川
當鳴臯之陰伊川之畔堂曰作聖題聯化茲南國莫
如師文王用我東周所願學孔子三講院在內埠者

曰空同空同山其東南之望堂曰藏斗爾雅曰北戴
斗極爲空桐借目之在大安者曰連珠堂曰五星當
連珠山之足山九峰如連珠然語云五星如連珠在
三屯者曰翠臺堂曰天遊當峴山之陰天遊予所目
峴山之第一峰翠臺其副四郵館東曰遵汝又東北
曰揖嵩又北曰問伊西在黄林坪者曰纂下用栗下
纂纂語四渠東五里爲嚴陵有莊曰嚴陵云子陵所
釣處又東爲桃花春爲桃花水又東爲遵汝又東爲
青龍童子之爲諸生者爲聯以導之云做秀才時便

當天下爲己任從先生者須信聖人是吾師又云盛
其盛有如唐虞耻其君不爲堯舜九官十二人爲二
十有二人入學者亦二十有二人而增選邵子之盛
坊則以聖域安成代表之程子云就其所至可謂安
且成矣安且成邵子其聖矣乎

將入洛諭伊人

本縣之食於伊者兩載且四閱月矣一滴一粒皆爾
血膏而捫所謂啞澤於父老者何在光陰迅駛初志
空勤本縣遂別爾曹矣身雖在洛而心常在伊其有

可爲父老效一臂者不敢以我躬不閱而遂置去諸
父老子弟尚亦黽勉善行共享太和毋怠

政之二移

癸丑

七議

一曰收頭之累本縣自萬曆三十七年坐戶之殷厚
者里或十人或五六人或四三人而傾銷添搭坐困
奉檄革大戶而官自爲收解庶幾無告病
二曰十排之累本縣三十里里有里戶十名歲比以

四限先期下令以亭長鳴鑼四堧嚴杜接收包納岢
而花戶登櫃手法馬而付之匙摘其猾甚者朴警之
三曰大戶之累本縣往年正兌改兌臨清麥米僉大
戶十五六名領銀赴水次買米有歇家弁衙門打點
之費自大戶裁而委官之廉能者頻解矣
四曰斗級之累本縣倉有斗級四名各工食六金共
二十有四金止司人犯出入看倉老人一名工食十
有二金則查盤造册等費弁取諸其內其修廒僱盤
則額派十金歲給附卷斗級不與

五曰驛馬之累本縣閩山而邑不假道於劇驛無有
長短郵亭其幇站於甘棠驛者歲六百兩
六曰支銷之累本縣弁無設有館夫名色其雜支會
銀以待過客等者見價易辦行戶差役兩無病
七曰里甲馬之累本縣弁無里甲馬止招商馬戶十
名每名正馬一匹工食十有八金凡走差之長中短
者摘牌輪撥或差多不敷則有十家馬戶副馬共五
匹匹亦十金共三十金以待覓馬

八議

議門頭三十里糧差定為四限里則老人總催之甲
則里戶分催之原無審有門頭等役本縣初視事已
涉秋半方奉道發赤曆徵收嚴禁包納令花戶赴櫃
手自封投老人止許登曆並不經手庶無稱苦

議法馬徵收用布政司原發較同法馬年久擦損分
兩解上銀兩容或稍輕遂有添搭火耗干吏議不恤
者本縣初視事方欲申請新馬因催徵過期未遑侯
請雖權用舊馬而痛革添搭即花戶稱兌一掃銅頭
銀頭等弊一而申請新馬本縣誓自砥礪甘蹈陋轍

耶

議透支會銀每年額一千二百餘兩往年有司徑自
支銷了不登報本縣初視事方徵四十一年糧差而
春夏兩季已經署者借支於總櫃登報尚未清結總
櫃赴告禮房方在提審除兩季本縣並未經手聽其
歸結外其秋季會銀務臨期支銷逐款登報決不自
干清議

議私幇往年起解遂有幇價名色已勝物議本縣初
視事奉道驗發赤曆徵收不許私幇一錢如楊應時

私收錢七百郎中道究罪

議起解起解錢糧其量給路費應於餘剩動支本縣初視事順櫃積羨各里多寡有差稱封入庫其臨解必酌量倉口重輕道里遠近以爲添搭使費解役花戶庶無繹騷

議羨餘徵收積羨的數毎年四季業登報前院訖本縣初視事徵收闔縣錢糧不踰一萬五千花戶一兩二錢以下即令估准收錢交納其一兩二錢以上方許收銀雖有積羨隨即登簿以待給費

議稽覈秤收贖罰銀兩往年有加一加二等弊本縣初視事深惡痛革遇上司應納贖罰人等即明示止許平收面兌收貯仍當堂面發杜絕庫弊

議那借自庫吏王第兼役總櫃透支工食其應解錢糧犹延過期見奉文追審本縣初視事細查各役支領逐名清結嚴示按月支給役滿一月方許投領恐以罪革反費追奪

請復究生

查得劉獻民已經前道以行劣黜名而尙哀哀爲匍匐之控欲完其旣碎之璧青鵠塌翅於長雲引頸思還其舊侶似非下吏所敢與聞矣但本縣面質多士百口咸符止以曹汝明朋渠小故㨾入其名以圖准狀雖經辯明而垂棘竟受青蠅之玷其挾人酣妓影響無憑泉結一詞如果此生爲公論所棄挂齒頰而欲吐者則靑靑子衿人百其身柰何躬爲之質乎燕臣飛霜梁獄上書士固有誤入網羅面伏首無所申其舌者非仁人揭覆盆而登之春臺則此生雖摩厲自奮終將骨朽於黌圃何異拔九牛之一毛乎本縣面驗其人似訥訥恂恂未渠軼於繩之外者特採士評爲之一鳴

議徵收

看得伊陽割嵩汝之瘠而爲邑於汝屬又其小小彈丸者耳自前多派幇價民已莫必其命本縣受事目擊小民之酸苛可以甦其皮肉將何愛焉七月之杪入邑宿廟其告神有誓不括贖括羨語故一切詞訟盡行折穀不折一錢萬目共睹錢糧一萬四千有奇銀一兩二錢以下者盡令納錢以十人爲計中產多

在七八錢之間其過一兩二錢以上者十不過二人則納銀之家可屈指數[illegible]若干人歲有若干封特立一流水簿可查按也少有良心何忍染指再三嚴諭花戶使各赴櫃不許包納自蔽天乎自封自投懸鑼於門不平則擊又何從而索取之乎[illegible]爲四限卽糧頭重大過一兩二錢之家已有定數人不過四封卽衆積零合總量有餘羨對衆登簿報按院外卽封付上納之吏爲道路添搭之費其應輸錢者俱令三十里老人四門鄉約從公會議每銀一錢納錢一百

皇極篇　十四之二十一　孔邇録

一十比市價尚減十文已爲民便至冬月糧完則錢價復湧一百一十卽值一錢而易銀又不甚苦益今[illegible]曆七月始發自本道以八月九月而催徵一年[illegible]力催民力之迫忍爲攫金之吏夫抉人之腸如[illegible]股商人之血如自決背防口甚於防川民寔有口敢不仰承德意自愛其生平耶

右伊書之十四史之一二綱二十九目四十八則

簡文六千四百十九字乙卯十一月伊齋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孔邇錄二

政之二移

甲寅

請免搜補福府莊田

査得汝衛之以無地數千頃報陰幸其推地而賜以樂報爲功當特苦無地得報即以疏聞已而不堪議租無柰坐攤代補之本縣履畝而籍弁無尺寸閑田

浮於額外何所搜以報補即使徧收虎豹之巢於遠麓歷數林藪之皐於絶峯又安得籍而賦之供肉食之歲事至加派歲額萬萬不可伊門之土割諸州縣之所棄而收其瘠以立城社民力凉薄長吏毎恫心於賦重况丁躬而作俑爲一方民遺千百年不可推之役想仁人君子所不忍置諸齒也銜弁輕鼓其輔頰而他邑無故代償何以服父老而强爲之令乎

請免辦福府龍碗

再派福府什物執役固其分但如回青龍碗無所從辦勢必求之豫章無論長途資乏而彼處窰人原供上用下邑於汝又其小小臺隸之屬愚憨不克應命踟蹰計無所出木漆之工數繁期迫槩望酌賜量免

請免再辦福府鋪設

看得自三十五年初議府第其府屬十三州縣俱免徵稅歲約六千金有奇汝屬者歲約一千八百金俱未經免當時原以府第相關爲持平之議矣伊陽彈丸一區歲稅九十六兩以七年計約六百七十兩有奇獨無一臂之勤勞乎又以車乘運白石於唐縣崎嶇數百里我僕我馬力亦孔瘼其買辦物料銀五百

四十六兩三錢六釐自前令領過四百兩本縣視事嗣領八十兩已經猾吏任世胤等花費於前令之手者尚費追補非一時敲朴之可措巳仰屋而嘆巧婦之無米勢將百計那借取辦於一時蒋奉河南府批發物料三十三項銀一百五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五毫係兩道詳允者以嚴命催督不得不領尚未敢發動盖期迫而物料繁其難辦有更甚於前五百兩之役者以王臣而辦王事敢憚拮据而愛厥力獨念

刻日計功而小民之匠作與坐道之轉運安能[illegible]
恐一旦坐悮[illegible]
臨時而不可逃[illegible]潰先鳴其必不能[illegible]

開渠議

看得汝水自紫邏口而東也小店據其上游而爲友
舟之永遠渠又在山椒建瓴而注地不勝水車坊當
其下流而潘宗泗之普濟渠又在山足歷礀而祭水
不勝地而宗泗欲改穿於兩渠之間收鄭國之利一
肘之上其堪此瓠子之決乎是以踏報再四各掉其

舌本縣卽俾兩鎮咸受一水當用水之時以十日爲
計前七日則上游後三日則下流而雨暘惟所丁在
小店爲涓滴之餘在車坊爲九里之潤而渠主之功
力卽以十五金償其五百四十步之直遵彼汝濆望
[illegible]之春流可爲水國一快各卷頫而惟命

報清査侵盜庫藏

本縣於本年二月初三日清査錢糧舊卷査得萬曆
三十九年戶房卷內一宗秋糧額剩銀十七兩四釐
課鈔銀三十七兩八錢九分四釐八絲八忽八纖大
同等九倉路費銀七十六兩九釐九毫七絲四忽有
案俱無批收隨査另卷延綏等倉銀卷批收有淅添
前項銀數筆跡不對卽拘原戶書董本源詰寀招稱
三項銀俱本犯四十年閏十一月領出起解其額剩
課鈔二項銀五十四兩八錢九分八釐八絲八忽八
纖於四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署印李主簿批解赴州
倒文四月十四日本州倒出公文未行解司俱已花
費其大同等九倉銀七十六兩九釐九毫七絲四忽
原未起文尚有盤費銀一十三兩九分九釐俱自侵

尅用盡恐査盤査出前情原添註別案批收數內瞞
過又將原案改作五月未行扯毁恐本司査催本縣
卽差快手李國印押取本州原文卽時追出又拘舊
庫吏王第對訊王第招同卽於王第身邊所挾袱內
追出四十年閏十一月原領數同其領雖吏張燦然
名其案雖吏任世胤名原係本源領解看得伊賜之
庫藏侵於王第之手者二千金不謂尚有董本源之
一百四十四兩七釐八絲八忽八纖並前侵尅於王
第數內之一百八十六兩二錢共三百三十兩有奇

縣廳非無主之所何狠籍至是真可駭襟指髮已於
鹽院訪犯竝王第盜庫二招擬戍

請掣衙快

查得本縣步兵除守把四門外其役於廳事者凡六
十二名總謂之步快手其內分役於主簿者十九名
分役於典史者十名其聽長吏之指揮者三十三人
耳除更番防守十四名外僅十九人耳邑雖彈丸小
乎比於各縣特具體而微一切勾攝之令并投解會
關之役匆午而出豈十九人之可辦以一邑政令之

所出而僅比於簿衙況目前馳驅王事拮据多方一
夫而票數十在其手又責之東西出長吏何以程其
後乎其主簿之十九名典史之十名無甚職掌而虛
糜百姓之膏脂可使之坐食耶故事捕鹽捕盜皆宜
長吏按季量撥其有勤惰即得以三尺繩之而一專
爲兩衙之私人本縣至不可問所捉獲鹽犯爲誰所
捉獲賊犯爲誰況鹽票皆係本縣之自爲督繳一遇
小盜又討本縣之堂差爲協拏無論政出於多門而
本縣良苦矣況快手者衙役虎鷙之名也而衙官得
還之四出能無驚民間之雞犬乎步快與皂隸工食
等兩衙各原編皂隸六名合無增主簿之皂隸六增
典史之皂隸四亦足以奔走矣其鹽捕之役本縣仍
按季各撥四名餘十一名聽長吏之役庶公役可少
充而政體畫一即本縣差人亦止期於了民事其步
快名色亦不免擾民查得步兵之赴州操原稱民壯
其快手皆私稱合無仍裁去步快名色止稱民壯與
守城門者同體亦民間一便

議福府車運

查得本縣環山而邑原無馳道車轍獨東北稍有紆
坦目不滿一望即槩縣搜車不滿四十輛而兩運輜
重繁多本縣應運之船斷非四十輛之所能了則車
足數之難一家出車春耕坐廢即懸金而呼其誰應
前皇馬三十匹月餘尚不能全況以眉睫之急而求
車數倍於馬勢非累月不可則僱覔又難調遣之檄
一下須朝聞夕馳招集必不可以卒至若預爲招集
則車須三牛三人既無起行之期何所給而食乎則
招集又難本縣去孟津二百三西十里車行勢必三

日而後至恐臨時赴命不前必至後期則驅馳又難況車必編號於津邊而受船比時千轂相摩安能驅使如意則指揮布置又難即受載而入國門前轅已塞於宮闕後軸又塡於市衙則交割行李又難至於夫則閒民之游手者方借此役以糊口未有有食而無人者報名在官可以待期即臨期而少數人可召而補也命至即行兼程可集於河口其就舟而肩受則一麾而陳列其交割於宮闕咸便本縣斷不能以車易夫業已置辦槓架

報審編

照得本縣舊弊有一花戶而私捏姓名爲五七人者有原業活戶而假作逃戶者有自種而假作佃戶爲此人佃彼人者有一名而前後三四見不列於一者有銀至一二錢亦假作三四戶者有反以逃戶之姓名冠活戶之上而稱佃者及詭射不完出票查拘查無其人里甲既辭以烏有有司亦無可稽查本縣已經編審明確一釐前弊即照原審戶單造爲赤曆挨里順甲挨甲順戶挨戶順丁逐丁順派糧册每丁之

撥務與戶車每戶之總相投一覽瞭然次序井列復行管糧主簿磨勘取具原勘本書甘結到縣本縣仍自磨勘累日丁撒合戶戶總合甲甲總合里里總合縣一按坐單並每年舊派原册而定之庶乎奸書無敢運技良民不至影灑

紙贖議

查得自理紙贖自萬曆三十八年奉文春夏秋冬俱行議穀上倉本縣視事即以括贖括羨誓矢神明奉行惟謹片紙皆入穀不罰一錢闔縣耳目共睹四十

一年詞訟所入尚或不給本縣捐柴馬等銀命鄉約耆等糴補入倉方足正額況敢罪外加罰派富戶糴買等弊並無議銀在庫

出巡五事

一郡邑利弊民情刁良本邑或係上冲次冲極疲次疲或僻簡或繁難地丁糧若干民情或刁或淳地土或肥或瘦謹按本縣以成化十二年割洛嵩汝魯之瘠而爲邑山居十之七本非沃土嘉靖三十二年隆慶六年大浸浮山濱河之善地盡經衝刮無完畝可

于邦者矣其緣罔被嶺而田者又頻年旱災蕪者累
花戶逋者累里戶以虎豹之長林爲催科之額又商
販不交城市有半月一屠之諺其地瘠其民貧爲極
疲爲簡僻然民質不善訟其地四千八百八十二頃
一十三畝三分其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丁其糧
一萬五千二百二石五斗一升六合一抄九撮二圭
一風俗之美惡士風或善或頑謹按本縣閭左夙惑
於無爲金蟬等教男女斂貲而爲會曉夜不時最爲
惡俗比職視事卽布令而曉之以利害其鄉約以期

剔勸之不愛齒頰以誨恩賤俾童子爲歌孝弟等歌
其養濟之額不勝收者立廣濟院以收疲癃而食之
立書院二曰汝濱曰伊川立講院二曰空同曰連珠
收諸生之才者課之爲授餐爲給筆札其所揚推有
爵錄而士子彬彬人自擬於鵝湖
一錢糧之完欠錢糧作何徵解或完或欠謹按本縣
錢糧壓一年而徵職以四十一年七月至赤曆始下
自本道以四限輸征先令亭長鳴鑼於四㘬下令俾
銀一兩二錢以下者盡輸錢銀一錢止收錢百一十

視市價已減十文糧止錢價騰涌百一十卽可易銀
一錢易者又不稱苦錢穀惟時解納罔欠
一差役之煩簡作何編派或重或輕謹按本縣差役
三等九則其弊在假手於私訪而病不平職則採之
公議每里用鄉約二人新舊老人新舊書手弁本里
之新舊里戶本戶之戶首並各花戶而同造册則之
陞擦視糧石之開收丁之增減視行糧之赤曆其應
陞直造新收糧若干其應擦直造所開糧若干其應
除丁直造其項補每一丁經一二十人之面質臨審

又逐丁細審仍各甲而報公直二人許舉衆口無辭
然後落筆卽面給戶單一張爲憑皆職親註吏書封
鎖並不到堂如榜出不對稟究吏書槩縣丁糧磨算
每石合銀九分三釐三毫人一丁亦合銀九分三釐
三毫
一有古蹟名士可備採風者謹按伊陽自往代兼伊
闕而爲治今之嵩縣本其地邵程大賢之故蹤畢在
迨割自嵩而爲小邑雖施舊名而山川之佳勝半不
歸於輿牒其川伊汝其浸藍木其山鎮曰峴山雲夢

其口之父老者曰孫龎山嚴陵莊孫臏墓鬼谷二
二洞杜康河其鄉賢之在祀典者僅自伊陟而下寥
寥數屈指

議養教四事

職待罪朞月無能為久療之邑禔福其一切得自裁
者已次第舉行憲檄詢俗謹諏之父老得養民二事
教民二事以聞

一收義會倉穀看得義倉一所以萬曆二十四年為
義民張大典所施田收稞者立倉於玉麻鎮倉春出

秋收以加三還至三十九年積穀三千三百三十餘
石因災輸納不前蒙撫院移文豁免二千二百餘石
應追一千一百餘石累災未經追收應待四十二年
秋成還倉者也會倉二十七所以萬曆二十五年俱
勸民自輸春出秋收以加二還者積穀四千九百餘
石自三十九年放累災未經追收應待四十二年秋
成還倉者也右二項共六千石本民間自輸為救荒
賑饑之需而累年本利坐累有司按額而斂之至有
苦於輸官而逋逃者已累年在拖欠之科矣即追完

而委官盤量於二十八鄉徧野騷繹況本年雨澤不
時種穀愆期難望大熟合無免其利息俟秋成姑收
其本穀如歲不全稔姑收一半以須次年通改入預
備倉用備無年之賑庶可以實倉庾而民間既免催
徵之苦并捐委查之騷亦一便

一開額內荒田看得額內荒田非額外老拋荒比蓋
額出之荒皆小民賠糧開之在有司不為功在小民
則受福更切本縣環山而邑額外無荒田其西南方
巨里玉麻紙坊等里皆崇山峻嶺萬曆初山產寔腴

二十年來歷被凶歲盜賊橫行民逃而草茂虎穴鹿
場之所據糧不可貸而地已赤焦矣有司不能已敲
朴千家無從告蠲免即恤民者憚其難為歲月竟虛
置之不問職亟欲開闢牛種難辦又曠山數十里無
人勢必結廬乃可避猛獸預備倉穀未敢置喙宜就
義會等倉追還數內量以一二千石借給每地十畝
給穀一石除辦牛種尚可以伐林葺茅而為田舍待
其收成還官一二歲而效成至於縣城二三十里外
即熊豹麋鹿所交跡千百成羣食苗食人舊有捕戶

先是當事者恐以官買皮磨擾民禁革而起科之蔽盡成窮山居民僅砍山查收木耳而已合無聽其結羅網以捕逐而弛其禁猛獸之噬屏而山可田有司加意勸民敢侵獵人職一詢問而投牘控者數百紙感泣盈庭合待四十三年春舉行若夫開墾之法俟有成命別議

一禁妖妄惑民看得本縣之最可患者無爲金蟬白蓮等教之惑民爲甚城北紅澗等地方妖人自稱活佛男女乞哀有以水盆照見衣冠爲不法不倫之說

者四境成風牢不可破射利尤其小小者也男女無別等於禽門醜狀不忍縷舉至於黨以百千計爲世道抱隱憂急繩之懼其生亂詢問衆對如一皆憚不敢深言職久巳刻發禁約諄切戒諭仍令保正朔望具結嚴行鄉約講勸雖少知斂迹然不得嚴檄嚴切厥膽不寒請祈俯賜榜禁專發本縣如有告發者申究一二庶幾聞令知警此風定可痛革消患未形不細

一立各鄉社學看得本縣已就公所之空閒圯廢者立爲書院其在各鄉者量立爲講院以集諸生獨童蒙童僅城中社學一所教成歌詩者四十餘人而四鄉讀書者甚寥落民日固陋合無於二十七鎭各就附近寺觀立爲社學每鎭選童子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敎之誦書歌詩待文義通曉聽其改從良師本縣不時勸課三五年間文敎定盛於境內其社師宜用退學生員及年長不進老童等比照城社給付衣巾免其身差且此等人既不安於凡庶又苦無以自立得就社學體面俾之得所亦一便

福府南岸渡河議

謹按北岸專主發渡固總其勢然登船尚可鱗次發送而下船分錯之難齊中流風渡之叵測則南岸當之船五百四十隻各立五色旗爲標黃旗主渡官藍旗主渡人紅旗主渡細車青旗主渡馬綠旗主渡積車雜旗聽調令渡口連亘十里自荷渡直抵邙山盡處分標大旗聽北岸船來望之就岸固無遺議職等謹再陳三議佐采一曰王船之步頭宜議况職又專主王妃世子選侍等五船並細車二百輛關係猶重

倘如北岸無步頭則妃侍等俱可下尋常脚道而登
陸就輦乎五船宜各用大船二隻連纜岸邊爲步頭
先撑王船至酌與相平不爽尺寸然後就纜船下板
闊二丈餘上作席棚五用紅布周覆之下施席氈更
作紅錦幔用女官四人持之待船至施幔俟妃侍登
輦然後開幔進夫於體爲雅且王至即於步頭棚內
伏謁體亦雅觀不至如衛輝之長跽岸邊烈日荒塵
中也二曰人馬之相識宜議人馬既各船而渡此時
千萬倥傯馬何以就人每項人每項馬即用小旗直

書名色用軍一人自河北隨船過渡逆引庶下船時
可招馬以就人也三曰各船之縴夫宜議倘中流風
阻逆迴不前何以鼓之使運王船五隻用夫一百五
十名緬車船隻一百用夫四百名各駕小船環護一
有阻即從而挑之孟津之夫不湊即以伊陽魯山兩
運待役之夫代用爲便可佐一時急也

代嵩縣請邵子主鬯

看得宋大儒邵康節先生三代以下最爲先覺齒長
於濂溪道先於兩程其皇極經世書首以聖人之四
經配昊天之四時揭天爲宗而後大道有所統一窮
理以窮天理盡性以盡天性至命以至天命眞聖學
第一印也先天一圖經緯大易一動一靜之間獨表
絕學賛孔子萬世爲士推諸三皇五帝三王之上其
道則內聖外王程伯子嘆其振世之豪傑推其所至
以爲安且成者其出處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蹈
天民之絕軌百世之師幾於聖域既崇在祀典配食
孔廷而遺壠在伊川之畔者本縣既大其繕修節其
樵採顧程子之裔世爲博士矜式嵩里而邵子又二

程問道之前達可無一衿裾主鬯薦禮者乎雖洛陽
之安樂窩輝縣之百泉咸有衣冠以奉血食而嵩爲
遺壠覘二邑尤重聽其荒蕪良非所以妥先賢重名
教憲臺提斯文之柄垂法人倫儻賜其子孫一人爲
諸生附諸嵩學世典祀事庶先生之蘋蘩有尸而淵
源正宗與日華月露共流映於千秋者以鈞筆爲功
首矣

報府第棚殿安設

查得本縣干役王事者三其一則府第安設其二則

棚殿安設其三則續造府第安設第一次原議銀五百四十六兩三錢六釐前縣領過四百兩其估價皆前令合原價五百四十六兩三錢六釐之數而議定者已以四百兩發該房給散各商矣其一百四十六兩三錢六釐尚候給原議印册曾兩經攝者之交代職爲續領其所欠即憑原册之價值給散內爲戶吏任世胤工吏王第所乾沒二三百兩於前令之手者職百計那借拮据畢事追補完官者也無米而炊心力殫盡第二次則領銀一百五十五兩七錢五分二

釐五毫第三次則未經發價本縣爲借辦者也王事旣訖應列其什物而報之其爲府第之安設者爲龍鳳絨氈爲三號紅氈爲八仙卓爲漆卓爲燈挂椅爲綜牀爲六角紗燈爲祭帛匣爲浴桶爲浴盆爲巨席爲蒸籠爲紅布袋爲紅蘇洒絡爲石磨盤爲鐵鍋以件計者槩一千二百五十爲蘇木爲錫爲荆條爲柴爲炭爲煤爲鹽爲魚肉爲椒爲蜜爲蒜爲大料爲紅蠟燭爲粉爲生薑爲香油爲樺皮以斤計者槩八萬五千六百四十爲稻米爲粟米爲麥爲麪爲菉豆爲芝蔴爲黑豆爲黍爲莞豆爲棗爲胡桃爲柿餅爲腸棗以石計者槩三百八十爲豚爲羊爲雞爲鵝爲鴨爲兎以隻計者槩六百三十外爲鋪陳九副副九之爲八十一件此其所最茹苦者葢原移鋪陳止稱副故前令估之太易僅付十五金至申解而當事者始責之以每副九職控之郡而不得免也於是爲錦幔者九費至三十六金矣爲衾褥毡氈簟枕之屬者各八費至二十七金矣此四十八金之賠補於十五金外者職所百計樽節者也按錦帳之屬原有府第之

議裁剪者委官辦自蘇州以三千金計門有簾牀有帳原合一宮之鋪設而議之何至又責之小縣之鋪陳中也其爲棚殿之安設者則爲回青龍甌回青龍碗爲回青氷盤爲細磁甌碟槩四千有二百爲龍方卓爲龍頭衣架爲大門屏爲梳背牀爲一封書牀爲油卓爲燈挂椅爲紅扛架爲高角紗燈爲造膳紅紗罩爲更鼓架爲馬槽爲水桶爲金手盒爲金茶盤槩三百九十有八爲荆笆爲銅鐵鎖爲鐵麻搭爲鐵火鈎爲木梆爲鐵鈴槩五百有三十馬黍十石馬草千

斤此皆刻期辦之而龍颷則求之襄陽其脚力郡曾議之否耶其爲續造府第之安設者則銅火盆一編銅爲罩以十五金取之汴上者而小牀又十鍋又九十斤盔爲帳幔者又九其費姑借之庫藏大約辦之難在什器而期迫估價嚴而責者軼其外也其解之府廳百六十里道路之費又難其驗中於府廳又難其賃屋以貯之而日日搬驗又難其安置之府第交割又難其運之棚殿百七十里道路之費又難其賃屋以貯之而待交又難其一一安置之棚殿交割又

難或退而使變價肉腐物朽不償其値又難其錢糧之那借而不得開銷又難至若鋪陳之賠補四十八金既不敢申銷而每縣共湊金爲府第鋪墊者伊陽雖小亦至七十二兩益不能一一述之齒頰間者

報之國三運夫馬

査得之國之役有三運其頭運二運爲王船行李自運河入黃河至孟津登岸以夫役運抵洛陽者三運則王之儀仗扈從自衛輝登岸直抵洛陽者議者謂兩運之來速於是集各縣之夫於河干伊川卽小亦

至二百名以尉部之日費十金運船之不至夫不敢告歸迨三運至而兩運尚杳然故其無益之費殊甚槩從借支然猶可請銷者也其三運則各州縣皆有所專應伊陽則與宜嵩等縣應在局官局官者又不知其爲何官大約藩國之中官與武弁又不知其縣應供若干員其自衛抵洛所止之公館應爲之賃其旗隊門皂之屬一一責如上大夫之儀從其案衣鋪陳之屬一一責如上大夫之張供既不知員之若干不得不廣爲之備於是自洛賃桌椅屏風牀幔器什

等車載肩荷而至衛以數百里比至止分得門正一員而耗費不貲矣比職之朝棚殿出更衣也而隨封之武弁不知原爲某縣所供者又羣譁而譁之云我局官也恃爾而無枵腹以殺詞解而錢糧之濫費者又不得一一開銷也

議鹽法

査得鹽政關乎國計通之固以裨國亦以遐方下邑一日不可無鹽者管子曰於月大男咶鹽五升小男半之大女咶鹽三升小女半之故私鹽杜而商運至

則官民兩便之業然其繳引之多少則酌邑之大小戶口之增減而定之必使家無餘鹽而後新鹽可繼限引太多則繳引爲難矣本縣崎嶇山谷間於汝屬爲獨小原額限繳通引五千二百張苦不支矣雖奉文減引六百張尚應繳四千六百張若魯山縣則歲僅二千八百張耳郟縣則僅四千張耳寶豐縣則僅三千張耳戶口遠遜於諸邑而引獨遠過之則繳引之難雖良吏苦於束手況四十年前官欠引四千四百一十一張奉文帶繳三分之一又歲減一千七百

三十二張是每歲通繳六千一百三十二張也視諸縣且倍之矣職於四十一年之七月卽任則每擽三尺而督引而商運不至又急下私鹽之令以繩之私鹽絕而官鹽聆聆焉弗前故其引百計收之如是者累月其後官鹽運至稍得售繳謹黽勉如數但李主簿署印於四十一年之春夏者尚欠二千三百四十五張未繳其原帶繳四十年者本縣業已如數則此二千三百四十五張者懇乞比前帶繳三分之一例据圖之雖力殫而何辭也蓋其害在乎限引之過多其利在乎商鹽之運至原數之可寬與否仰恃電裁而酌定之惟翹首商運速至庶得亟爲發賣以畢額數至於鹽價每斤原定八釐久爲市平本縣又日嚴私鹽之令絕無肩者跡者敢窺關而問售又有上店巡檢司一處督官兵日緝有不如令者詰獲卽入循環以聞

議莊田管業諸害

藩地籍二萬頃如額旣自行管業中官必查丈而受地卽應有夫騎中火坐司之供下程小飯請宴折席

之費不憚交歡以爲民請命也禮遇之不至恐其誣田以爲磽蕪或鞭其承佃之地主小民素不經中使之蹂躪聞風而色爲變矣況可使之長爲王民乎故無王莊則雖有田害猶淺一管業則必爲官校立館舍必執其佃主使操築必買料民間而混其價值誰與抗況有莊則徧州邑何處非中官並旗校奸民之負罪者逋而就之孰敢越朱垣之閫而紐之況中官出使而其輿騎導從之傳食奉王令而索夫騎誰不望麾蓋而避道者夫畝之以三分輸也頃之以二萬

計也當收輸金六萬日二百金中民二十家之產詎
不足當一日好用之式與一爲寺人所持籌必將議
加租民其奚堪況莊之所在而中官在必耽覦附近
之民田是開投獻之孔也而奸宄賭旗校之驕橫必
垂涎而呈身是又開投充之孔也甚不便況佃主自
有丁有賦既屬官又屬王有司倘責其原籍之丁賦
公役必不敢前久之丁隨人捐將其地與丁俱隱矣
爲王家畫者卽兼諸害尚以爲苟便王安問百姓則
請言藩事中官之專主一莊而爲外府其子弟僕妾

皆欲恃田而養必將私有漁於佃主者也王又安能
翹數百千里而稽之況佃主既不慣中官之訶怒又
必不能於畝三分之外聽其加徵而包賠之又必不
能於其報王外聽其魚肉也有攜妻子去之走人逃
而田空中官必又誣之爲磽蕪而人不佃不責易地
卽責易人有司既不能得地又安所得人乎況地方
激變之害可虞兩河控地中往昔之疲於稅使者未
全甦又頻撫年自藩役議始九載乃訖靡邑不瞙而
今又四出其使亟繩其民漸於齊楚堪此震騷誠爲

計久遠二萬頃之田雖屬之藩國而六萬金之稅宜
責諸有司不煩一騎之擾坐收州邑之賦御者不睹
貂璫之面解員不至菟苑之門有王田而無王莊雖
有王田之名與民田等卽佃王田者不自知其爲王
民也民安堵如故吏操牘如故而粮峙於平臺矣茲
所謂四國之間嶽降靡專有道之長八百未艾者也

覆議養民二事

議義倉倉穀看得義會倉共穀六千石民間借出未
償累年既化爲烏有矣本縣道之不問則報聞有額

督之則本民間所自輸而催科太亟勢必不前反爲
民病不獲已而權之合無免其加息姑收本穀卽本
穀亦非一年所能全收不如以二三年爲限責令全
償本年姑收二三千石爲便且并改入預備倉以備
賑卽義會等倉不可設也蓋委官盤量於二十八所
終爲擾民不可以永久

議開額內荒田看得開額外之荒以足國則縣官得
報以爲功開額內之荒則官不受功而民受福最切
蓋額外無催科之條而額內有包賠之苦先是長邑

之良者常目擊其苦思爲之所矣或執代夫或悍其難是以輟而不舉終待何人包賠年復一年貧者愈貧而荒者益甚矣不至於空半邑不止本縣視事即欲舉行而無從議牛種又不敢議倉穀不獲已而權之合無即以追還義會倉穀給種開荒俟開熟一年追穀入預備倉亦一便

請均引額

照得本縣原額戶口六千五百四十一戶男婦一萬三千二百五十有奇歲食河東官鹽六十三萬一千

二百斤歲應繳引三千一百五十張萬曆三十七年八月鹽院陳議本縣加食河東官鹽四十萬八千八百斤歲加引二千四十四張共五千二百張至萬曆四十一年八月蒙鹽院楊減引六百張尚應繳四千六百張夫鹽本以供小民滋味之用應酌邑之大小戶之繁寡而衡之伊陽在河汝部內各郡邑道路共稱爲小伊陽無異同者夫既稱爲小小矣又於汝屬爲獨後豈其食鹽者反軼於諸大國之上乎魯山寶豐皆以三千計郟縣亦以四千計若以魯山爲僻山

道路之難通與則伊陽城堞外皆環山僅通一線以縣車而入者也又與魯山爲密隣矣如以郟縣爲稍遠官鹽難至與則襄城尚在郟縣之東其引不以八千計乎況伊陽原數止三千自數年驟增而官[illegible]俸民無完膚矣自本縣即任於四十一年之七月百計收引幸勉如數又代繳過前官欠引四千四百一十一張毋歲且繳至六千一百餘矣其署印李主簿之欠於四十一年春夏者又二千三百四十五張雖未奉文帶繳而勢必不可已皆責成於本縣計已窮

矣乞賜查議合四縣而通衡之庶小邑不苦於繳引之難大邑不患於食鹽之乏本縣但守三十七年以前三千之原額足矣

議闕吏

查據上店鎮巡檢彭九儒授憑到縣應補查永祿缺而查永祿未至申蒙道批九儒代庖已七閱月而永祿之信杳然若久懸缺而不予無論一方開吏之寄職在守扞何以責成且九儒以無俸之下吏將聊生之不給如推其即任倘萬一永祿至又置之何地必

知查汞祿授官之年月然後可以定違限之遠近今且不知其爲何省直何州縣籍又安從而問之合無轉申院司咨部查係何年陞授有無違限何處人籍有無存亡庶爲妥便

報用刑

本縣軫恤民命板用三號一號責強盜二號責衙役三號責平民從來用刑重罪不過二十即上司批加責過二十者必分作兩日加刑每日一板一笞即登愼刑錄當晚覆查但恐妄責一入自即任至今一板

不遺務期刑不妄加至舊枷既壞應造新枷恐新枷木氣傷人不得已卽以舊枷邊木鑿孔改作枷心以新木作邊其枷杻孔眼務要寬闊有條約戒飭衙官令勿擅用夾棍勿用拶指勿用枷重事不過十板輕事不過五板夾棍私入衙者重究獄卒

請免刷舊卷

查得本縣送刷文卷二百九十宗之外尚有通照文卷二百四宗蓋嘉靖以來之舊案閱八九十年者俱瑣細無大關涉也而節年送刷有送刷至二三十次者宜歸結以淸積案合無以嘉靖閒至萬曆二十年通照之一百三十二宗免其再送其三十一年後之七十二宗姑再送刷亦吏牘省便一事

報歸併福府莊田

伊陽之爲王田三區一在大安一在白源一在上店大安蓋自洛入汝之孔道白源則山北閒田上店則近縣之腴必經縣城而乃可至本縣方自河邑王車就邸而汴之別駕勘田者卽自洛入伊矣勘者旣以地爲零丁而欲更易歸併之一區又以大安之地爲

原薄而欲舍之而大安地本伊府舊地必不可易者況大安本洛汝之孔道勢必不能終免中官之馬足前此報地者無識遂以上店之學田報是以數十畝之田而使中官得以過縣郊也本縣正以爲千百年不可追之嘆而旣蒙歸併之說卽歸而併之大安良爲便計而中官閣之涉冬而自汝以查丈至也方籤發汝之二佃戶勢皎酷烈亟欲入伊而本縣特命衙官待之大安去縣在六十里之外以夫騎要之中途而請勘地中官不得不亟就地所也卽以程金餽之

其所亟命佃戶投結狀而事訖矣尚欲自伊入嵩衙官告以山谷之崎嶇不可越而去益查丈既畢入邑無名是以倉皇行也竟不使得至縣郊伊陽不見有中官之迹矣

乙卯

報開荒

本縣親詣四郊查勘得南鄉王麻里蕖巍然等荒地二項二十一畝紙坊里黃裳等荒地三十六畝溫泉里李對樓等荒地一十七畝五分上店里馬順荒地

五畝竹園里駱氏荒地五畝共地二項八十四畝五分每畝給穀一斗二升作牛工籽種之費每畝定限四日開墾成熟共給倉穀三十四石一斗四升成熟如數還倉

報節烈

看得節烈懸天地正氣匹婦之丹心不朽極人類而激頹風舊嘗旌揚多被於顯族而下里窮鄉即捐軀以白志茹苦以畢年莫之問也本縣下令四野徧查里甲但守節三五年者即以報於是節烈畢聞於廳

事行學官衿袑細查凡與例合應題者五口例未及而節確者姑給匾待題

報窩犯

看得王進甫之脫逃在署篆者手本縣之至竟未識面屢拘不獲雖其原贓一百千已完官特恐王第之再擊遂影與形匿本縣視事訪知窩於洛陽之張世才而世才又推諸登封之李孟寒孟寒又執詞而控世才又推諸郭盡善盡善又投告世才之詞三兇者進甫之三窩異縣之豪民既據關至謹并解以請

報放賑

按諸縣之議賑有以次貧斗半極貧二斗者有以次貧二斗極貧三斗者本縣獨議次貧三斗極貧五斗大約里老之所初報次貧者必不貧者也報戶太多議穀太少必無比屋而賑之理而貧者跋涉山谷止獲一二斗比歸而費過半矣卽命就其所報極貧內又分為二等近萬人分里之還近先期以日示其日命縣尉挨里甲而點之儀門之外本縣於堂事一一面定之凡衙役里老鄉保之類總不害一勺審其衣

貌而增減去留之但有生計者不收也面付賑單註
數命簿官就倉收單准給仍命役杭四牌而督之出
門毋令入酒肆亦毋令債家得以稽留之而花戶手
一乾餱至得以全糧歸矣其爲里老所漏報而至者
即報於縣尉而一切命進面定而予之大約苦心與
審編等也

被蝗請蠲

本縣七月杪有簾內之役倉皇就道聞蝗之初至尚
未見有手牘控者比以閏八月還邑抱牘而控蜚蝗

者盈庭矣命衙官偕里老踏災約得七分舊例過期
者不致報而本縣固有省聞之命未獲偕諸邑以災
聞也祈委覆勘以答翹首蹙額者

請幇補

看得陳群以美才見收憲臺有小三元之獎雖經應
試而未獲在幇補之列桃李之植方新雲霓之望良
切或可拔置之

請廪缺

看得常行可劉朝豸俱以清才見列於高等正翹首
待廪而憲臺以歲考暫停按臨之期既遥干澤之望
倍切或得比未經發考處所一體准補庶均雨露之
施乎

請祀名宦

看得名宦之祠與鄉賢配所以嘉往勸來風於有位
伊川之鄉賢自伊公陟而下載在祀典而名宦獨闕
其有甘棠永思峴首墮淚公論久而益定流澤遠而
如新昭然在士民之口者如劉尹德霓之在嘉靖間
武尹鈞之在隆慶間一則輕徭薄賦而王糧拋荒之

蠲見京皂驛站之節裁種種善政生祠之碑可據也
一則脩學繕城而毀淫祠以爲縣館捐贖鍰以爲倉
舍歷歷實惠鼎新之建可睹也保障垂百年之績懸
魚表三異之風人品流馨於輿口湛膏飫潤於羣匈
召杜之名不朽父老之眉尙低雖民間有血食而璜
序弗載主良爲闕典非所以報循吏而激靡風況名
宦非鄉賢比其世既久遠其里又遼遠非有橫力之
干非有子孫之請自非君子之澤不斬安得誰嗣之
誦常聞倘隆之俎豆洵光於蘋蘩矣

請除義會倉穀

看得義會倉原出於民間而官主其會計以時周急而斂其息本以利民也但歲凶而借穀者不能償按期而責其入既限於力累歲而督其逋反以爲苦矣當憲檄條陳之時本縣雖目擊其艱難而未敢即爲求豁姑請免其利而以三載收其本入預備倉既奉詳允行矣但今歲春荒被賑秋又以災聞方議煑粥而前令一出小民又紛紛有干澤之懇碁借穀既久有逃而他之者有物故無存者有借穀之人即當時

捐穀之家而貧富今昔頓殊者始捐之以示義今追之且銜恤矣合無憫其零丁而豁免之永除小民之累則至便也即正額錢糧一經累年拖欠尚久而得赦況額外之穀乎此穀原非公家之儲又不在查盤之列而歲久民貧即嚴令必不可以收還恩波出於憲臺謹代爲之一控

議煑粥

按煑粥最爲難稽分煑之四鄉無論縣官難以稽弊即上官欲稽縣官之弊者亦無可憑而影射之竇起矣況今歲雖薄稜尚不至大祲可以人就粥不必以粥就人所謂分煑四鄉者必果孑餓東鄰不克西就者而後可其或爲家計牽掣而不能赴即必尚有體面不至十分狼狽者今止議立二廠於郭門之外爲便

伊政略

本縣未至而却衙官中火之金抵任而止庫吏交盤之宴公宴罷鼓樂以示儉買辦註姓名以待查即夕宿廟而接晢即晨下監而撫囚即日下院而慰老三

日奉檄而課士凡二載又四月而櫃有懸鑼但加收即行究懲倉無折錢雖紙價未經括贖吏不登堂書額講約則月赴期封儀門以戒私出封堂門以戒私必宿廨禁邪教之無爲創賭博以荷校積穀則歲過入追完王第之侵冠官庫者一千餘兩追完任世胤之花費府第者二百餘兩董本源之盜糧銀一百四十兩則查申張茅所之拖站銀二百五十兩則代追節補透支會銀則二百餘兩惚禁吏書常例則七十二條開荒十五頃撫移五十戶學宮與八蜡祠咸捐

修城垣與丹陽觀並重造種樹萬株開渠四道自置
文廟祭器八百件設置諸生學田五百畝立書院二
立講院三行香賞紙七百刀課士須稿一千本初審
編而查出匿丁二百二十人再審編而查出匿丁三
百四十人廣濟院之捐養十二口養濟院之增房十
四間施藥二千四百名施牛一百八十隻舊渠則濬
淤十三道皇夫則應役二百名府第之安置則辦至
六百餘兩棚殿之安置則辦至百五十兩之國則稍
官之供張遠靡費於衛輝之郊過渡則王船之料理

專指揮於孟津之岸設處府第鋪墊者以七十二兩
也賠補府第鋪陳者以四十八兩也設置王損二百
祐安插寄莊三百戶王莊盡改於遠郊中使不入於
近郭囚病即醫詞到即審問結批詞一百件銷繳前
件四千宗迎春革妓新生却宴獎金市酒脯以勞里
老節旦給肉餅以散監倉投充校尉執康應奏於王
門投獻地土執王復榮於中貴申免王田六十頃創
開煤井三十眼審賑貧民一萬人旌表節婦四十口
步禱郊關諸廟土龍用繁露之法創建城隍祠閟新

題有靈雨之標捐贖穀以賑貧生出俸薪以買鹽引
代補前官欠引四千四百張請銷積年老卷一百三
十件豁免逃困貧民八百丁申除拖欠會倉六千石
桂林秋穫之坊則重建也文王化國之坊則重修也
請洛令修安樂之窩而三縣爲助工也請嵩令修康
節之壠而本道爲建坊也被蝗而請蠲以七分煮粥
而議厥以二所衙官之快役盡申而裁革之歇案之
強盜立緝而捕獲之榜郵館三立郊坊四訪犯七案
大辟二名入境以癸丑之孟秋出境以乙卯之仲冬

應查盤理刑者二應查田別駕者二應監盤少府者
一應查田中官者一應按君考察者三應學憲巡校
者一奉檄試儒童者二奉檄入內簾者一會審魯郊
者三謁赴汴梁者三謁登封一謁禹州一送考宜陽
者一迎候郟下者一六度馳驅於河干每月奔走乎
洛汝伊川五院之及門者諸生二百有八人也異國
二十二縣之及門者諸生一百二十有六人也中式
本房者五中式本縣者二中式異縣者七中式舊治
者二以儒童遊庠者二十二以既黜申全者一甲寅

之病以步禱舊恙作而捐及酒醋者半載乙卯之病以感懷手癰作而判以左手者一月至瑣者蓋毋甚於王第錢穀之一案至苦者蓋毋甚於之國經營之百度其印章歲久丹篆欲隱爲請於按君而更鑄之如來符節聿新耳目更耀此政之略也

右伊書之十五史之二一綱三十四目四十三則

簡文一萬二千二十五字乙卯十一月伊齋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孔邇錄二

教之一士

癸丑

會規

集士之所大者爲書院小者爲講院書院二一在邑邑杭汝水之上故曰汝濆爾雅曰汝有濆一在白源杭伊川之上故曰伊川其西則邵程之壟在邵程皆稱伊川講院二一在內埠曰空同空同山其望也一

在大安曰連珠有山如五星連珠

子謬叨提調以長百士主厥院以二廣文署之講院亦云院各有諸生

汝濆書院爲四會會之先一日長諸生者使院役以期告其日發題幷課冊署院臨之竟則以院役呈閱竟則先期集諸生於會所子與署院者往

尊天堂之中屏列經案一奉六經四子焚香入則會揖於經案前以次揖童子謁就坐院役送茶童子歌儒詩三章竟座中相與談所以同命者交致戒再茶然後出會文面摧得失竟三茶給筆札頒諸刻命酒三觴竟相揖出

其伊川書院等則子或時至會如汝濆之儀課則先期使其地保正請發題幷課冊竟則仍以保正來幷不煩諸生趾庶道路之來如西相質

伊士評

其如良驥之驌崇期風入蹄輕絕塵而軼蕭蕭長嘶孫陽手千金以待其骨滿雨筆畫沙穿雲裂石之聲

蛟龍爲之吟水而出聽其函冶鑄五金之英絲絕組七襄之技敢以窺困者命諸其謝公江東嘯洛生柰何欲捉鼻効耶塵埃間其能色子其筆矯矯而立色燁燁而霏玞幷州快剪刀也可以剪秋空之綺霞分吳江之練水其公孫佳人舞劒器如羣帝驂翔八風眩目其氣如三日超母之駒心如七日鑿空之竅一握爲笑殆可與談雅人之致與其承蜩弄丸其伎倆在圓轉之途其方斂襟而洛誦子邾忽漫拈管讀不欲竟厥闋也其殆下帷人用守亦太琅琅磕磕其其

文潔然三徑之松鞠何在某雕蟲篆刻之已久第不
能伴儂吖然破顏某非浮人也特微近於孩之某長
年三老請移棹於鷺渚鴛嶼賞其微竊某何厭木蘭
之露秋鞠之英不一哰唆耶某於此道不蓁蕪特不
能建芳馨於廡門某如窺豹於管一斑兩斑某可解
不可解某子易教也微膠於象盍化諸某大篇牘細
鹵類某篇各有快語焉然稱說者其辭支某甚欲丹
鉛其句然太溺於巳披之葛矣其拈語不戍削然子
固操觚人也某爾有沙中金巳爲汰其些許矣何次

篇之郭索與某非特有童心而已某龍門之桐半生
安得春雲綴其黛色耶某奚不闒兎毫而沈淡其思
競走於褚先生也

甲寅

伊士評

某諸子猶競筆影鏤楮塵若士者獨謝副墨之子郄
洛誦之孫抽思宧窔選韻羽商駕六氣之變獵九嶼
之菁讀再過如快風飛送洞庭月一白峯數青在秭
國眞所謂逸品在神品之上矣某掬仙掌芙蓉露卽

文梨火棗付人間長史矣某雲爲衣風爲馬此呼雷
月鼎縮地長房勿作風塵看眼某好峯秀嶽平地獻
翠者也蠟屐者爲競郎矣某袖有玉龍水斷陸剸此
瞬息星河八潢一查之客某河潤江澄不問筏於旃
然者某七劇八崇冠蓋雲馳某選鋒拔銳矯矯前茅
某湛盧夜舉十步光飛矣某慷慨驚座是辯伯也某
舌本霏霧襟委翠霞某此幽澗泉也按徽徐吟矣某
春妍秋爽某林鶴縞衣某舌在筆端了然矣某出於
而薏某平原廣澤某末栝之穌於也然葯欲龍去矣

某筍萌蕻芽冷人味之而稱善某此忠才多者也強
發之末盍裁剩語某滑城更唱其腔無恙也然不得
作時賞某潔矣然無乃爲楚腰之癯某翛翛自舉也
然不堪勁風何某腹便便者經苑耶能從盧敖而餐
蠔殼乎某平蕪立馬某文章家有平衍一派子衣鉢
之耶某淺渚小嶼某卽不被人嗟賞亦不受訶某蜘
蛛野繭不可以貢上方某如在一闤之市則子可立
乎矣某其腹枵矣然不手風塵以療饑者也某似曉
人也又作罔兩問景語某囈語時在喉再叩之則墨

墨斲矣其曲塘不風其適善蒼者其壁無苔殊難寄
一嘯眺

盧氏士評

其當念可以作聖凡骨可以胎仙本無依傍門梯方
授絕學學子於箇裏璧性打不動終是空費青陽子
何人排倒因字已爲襟折而舌本爲啼心機花發是
否別調客其千仞卌梯鉤雲屐漢其赤水還珠儂首
肯子其子謂文章有舌尖有筆尖子了然於手必了
然於口其抉臆於緬邈所謂藍水遠從千澗落者也

其鴻冥弋慕其衆黍積銖其此王孫青草香車細輾
不待風吹生者也其自有肺腸其薪女小妍其雖葛
蔓蔓兮可謳而絃之也其不逮中權尚堪後勁其子
固使筆筆亦使子其黃坂青盤尚舉趾而征也其塘
生春草還從夢得其雖戟張豨人而匪傖父其三朝
上黃牛將無同其幾於僵矣不可以類木雞其巴里
之腔翻以陽阿爲不韻乎其結茅小布置不可語於
樊川別墅素涯主莊其止水不風惡乎瀾其雖碌碌
姑備手招之數其如以紅粟糊口盡少進薑桂其姑

亮翁牘耳盡閣觚更探腸一曲其尙黃其口其強作
解事能辨日乎

永寧士評

其流覽詞苑獨賞一腔錦一管花有如生意不活調
法不靈又何選焉子獨舞字潛天絲毫削玉篇市陌
之紅塵樹蘭畹之秀本一蘡而足宜樂宜禮矣其見
趣長一格空谷聞跫而喜其正旗堂陣紀律井如其
如靈草丹芽終當爲桂殿芝房之獻其夷則寒光自
寫眉塵都掃其形管翠飛其解匪騎墻筆如立木其

蒲捎汗血子肥以春苜蓿者也其矜容脩度其如晉
諸生入秦齒頰必道先王其頻椰[?]笑荷其亦佽決樹
章者其鷹乃學習皆且愁胡其平沙莽埜其如王心
齋冠有虞謌文成舉止儼然未津悟海其亦非絕吟
停披人其半作異國方言矣即輶軒使者賫油素未
解全收三寸鉛槧中其執殳前驅非破斧缺斨者其
如傑畫師只作小景白描其如崔九堂前逢李龜年
舊調重作令人感槩其積牘連篇其如浣紗人初入
越宮毒澁[?]不欲長語其上襄之汰駟步驟尙思天衢

其如蔡澤遇唐舉雖見笑尚可予秦其腹之軸轂猶
愈於咽糟糠其其千木也爲科上槁其側牘太寥落
豈所謂自暇以下不及禹三寸者乎其用字如安息
人橫書旁行其轅駒如可策吾代繞朝而贈焉其使
郤戶三易草木將授之餐玉法其緣門持鉢其把之
良難爲情其此問田夫而左乃陷澤者也其漫天攬
結游絲不可以織而機其無論削楮恐未解雕蟲也
其吾爲予白眼其安得此傖而入座

孟津士評

其發晁采之璞則氣如白虹望紫燕之塵則色若雲
錦讀予文而光芒射壁步驟陵空文江筆海首物色
以應圖矣其雅客登座揮麈粲花探驪龍頷而不篤
明珠輝輝在兜羅掌上矣其初讀賞其氣吾以爲冷
人再讀賞其骨又以爲莊士其柳入風而春濯湖受
月而秋澄其騰裝直靑其驥之子徛鴒之雛猗翼日
者爲歷塊爲若簫矣其滔滔莽莽其長驅遠騖其不
可束之駃騠也其平林帶月其窺園者解枯此語否
其是挾三寸管鉛槧之已久者其津津不倦談其囊
括叢橐其圜經百里其未立見於囊中矣其大澤大
山不擇木石其輶馳劇驂其不爲龍菌豕澎者也其
大言炎炎其雖非斂人綃亦非山客木綿袍也其離
者十三合者十七其寧爲一段錦不爲五雜組其尚
邁邁而馳不佁雨淋鈴者其漫漫彌望其不能作洛
詠亦不至爲吳歈也其枝枝葉葉矣其勿自珍其野
狐則可與禪矣其瓠雖五石不可剖而浮江湖其語
難汰亦難選其挾策而亡羊有是乎其子爲千丈裘
柳爲徑寸珠耶其雖不紉蘭亦不躪棘其好爲彼家

語豈異珍必波斯肆乎其巾流泛泛挂帆何處其請
問一行門外流水作何解其千長顣頷者乎何不向
安期乞棗其異骨專車見僑如而僵矣其此經生家
支離疏也其爲筆役其數十年已敗之蒲萄漿乎子
猶以爲滌口之蘭英也其結轖其腹故不能豕轂其
舌

衛輝士評

其調以機行致與法叶橫蓮舌而粲花運風斤而削
錦既空羣於汲書郎凌雲於梁苑矣其篇叶法陣圖

井如何含骨若壁峭如觀藝富命中於鄉論矣其詞
吻則提要選鋒理臆則鈎玄探突其筆有彩如振鷺
下庭檝常活如徐風行水其情致斐亹如朱絃疏越
三嘆可以叶瑟其思如屏風九疊致爲淨練一江寬
其少瑕賞其爹態其行文如洛有波汶有淵是矯矯
伸眉客其此五花龍友未作滿身雲巳見入蹄風矣
其尖妍如流水涵雲快風度月殆韻人

汝士評

其思必七返九轉而出也語必千鎚百煉而拈也遂

刻絶蹊逕點綴煙霞兼有東南之致西北之骨倘所
謂骨肉勻停而少着之朱粉則太白太赤者乎初讀
之如阿房門廡架虹蜺而奪目精再讀之如太華峰
井壁青蓮而清心髓汝海獻靈子獨滿身五花雲會
有應圖以來者肯使驚代之麒麟地上行乎其御七
萃士駕八毛龍其矯矯嗜異仰承雲露而飲之其家
有壬癸神故其筆不涸其層構紊結皆中準繩殆匠
伯其舌本含靈炙轂者誰子其敀月行空淼淼霧海
其煙馳霧列其雖未滋九蘭其亦揉三秀其游絲春

霏時堪顧盼其截毫削牘殊無牢落之狀其五劇三
條其小綴微妍其翩綿連蜿其不爲蹶松栢掌蔟黎
之態其吾不能爲子首肯其新枝新葉胡不一茹其
露其覼爾邁邁其毫風馳而無涉其胡不飲清冷之
淵其旁行而流矣其見蓓蕾而知花者乎其子勞人
乎何草草其其筆傴

乙卯

伊士評

其靡爛春華灝溔秋水其逴山霏翠輕月浮金其舌

有泉筆有繭其使鼎山斧運組錦針湛情博蓄辟易
無前秋筵待子以簪香矣其餐雲捉月僕歛衿於韻
士其摘驪龍珠數白兎毫子以交黎爲行豨乎其以
筆陣指撝矯矯無與方駕子爲誰其妙契每在筆前
餘韻纚於簡末其口吻惟帶烟霞肺腑應無塵垢其
勝語黃鸝流囀清心白玉生烟其苦研與探吾終嚴
子其不以牛首蛇身見奇者也其覓飛紅於燕嘴滋
嫩綠於鶯喉其審情煉局謝人爲縮頸其華巳披而
不謝秀欲振而未放其有管中斑可供吾窺也其嫌

於茹巳零之露其再四讀之終倔然于其起而借靈
於座中人

魯山士評

其紫河車輾轉曲腸中矣必墨池筆冢之巳久問象
罔於赤陽毋勞嗟三寸之珠遺也其俯仰揖讓進禮
而退樂也收之掌間庶不爲淵客之泣其歷塊於五
父之衢矣可謂一曲斐然于其心有竅筆有尖咀露
華而喙蛤殼者乎其短兵相接佩長鋏而高雲冠何
如其徵能類其酲何不唼佚黎其厭飫八珍盤矣亦

識江梅一味酸耶其闌入詩書之門者孑耶其剖竹
走泉某初甲之桃初房之柳雖童然乎不猶愈囊沙
者乎其抱車入淵其兀枝之偃其蔽葛蕈蘿其芃蘭
之支能不我甲

郯士評

其貯望舒於清襟役守靈於詞海鳴中夷則步叶釆
齊孫陽仔細看郎更定天馬之歌謹盱衡而望其追
風也其才法合骨致兼如聆靈鴉於嶰谷拾翠羽於
雒神秋水剪矣春雲攬之亦一補月戶也其削葉玉

以代楮于收雲矣沽山金而圖毀愚定價焉菊秀蘭
芳當振衣於秋風之莚矣其風經桂林之浦水過莽
泱之埜是其逍遙之致焉神暇氣駛得一佳士以酬
靑眼矣其大飛翩翩小飛翻翻某年年歲歲一牀書
讀其撰構卜晨素焉其止水平林俾人延佇某敢一
語以訂之曰近某攬之不能爲子色飛也然不無某
若以其拈局外語者拈局中毋譏焉其下帷良久矣
然詞府兩廡間非若座也其能爲險語累語其傳其
篇牘恐法眼終邁邁奈何某汰之苛矣選其濫乎某

不敢謂若振奇人也其迂耶泛耶是耶非耶其努力
[illegible]舢匪彀中客如何某大大篇長長句龍柏麥丈不
可以危冠褒衣而遊繩之內也其借筏彼岸

寶豐士評

其昔人有針絕絲絕於細處競妍有墨妙繪妙於靈
處見巧子慧人也淸人也浣紅塵而餐素玉空谷之
褰褰矣其抄契疾書可以樹四鍭可以命百步其舌
津津不倦執鞭弭於中原庶矣其能鬧筆陣完手經
鋤其何戕猬城爲和固多李奇耶鄲耶翻譜爲貫然來

之衮衮游之恢恢矣其其絃柱調聆者爲促席其泂
洞重門坦坦周道其合尚一塵雖未千里其有小憇
是野芳發耳其謂子絕吟停披否否謂子啓秀茁華
否否其是霧中花非水中月其不流束薪之揚水也
詩五房士評 河南乙卯鄉試同考 中式若五副卷者二
觀藝丹牘有如鏤璺卿翰主之廑曾不足發文昌上
將之一騑而碧嵩降神於之子獨拔秀於河宗氏之
邦以煉氣爲上乘以自然爲三昧理探窟直入若歸
天外之心語驚人始休遂掃塵中之界範二十四蹄

於泰豆之掌握叶七十二風於咸池之戛鳴遂得聆
綠綺之陽春幸不按青萍於晁采而少歇再奏則無
韻之文如廣陵濤水橫淋淋而鷲翔有韻之文如師
曠淸角矯翩翩而鶴舉三闋既終五靈並欒又如垂
天大鳥羽翼披拂於日車貫月長虹光耀倒流於雲
漢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快我二十載不平之憹矣
徐驊 河南府
此蓋列缺爲鞭望舒爲御風馬星槎吟嘯上淸之客
故一試而神來氣作如快風生掖朗月入懷亦斧羨

門靈屑迸飛於咳唾滄洲銀闕佳氣淋漓於帶鈞獨
匠心靈不枯洛誦霞綺江淸蒼梧之雲可盍風止雨
霽湘靈之瑟猶聞鄧輪之妙不可傳削至之運有其
質再戰而賞靈光之朱闕崇墉贊滕閣之長天秋水
三鼓而擬若承蜩捷若弄丸眞不啻句句欲飛鳴若
乃夭矯特立灝溔直注既雲譎而波詭又漢倬以星
羅於藝國爲靈仙爲飛將矣天下第一名流幸得致
之貢玉堂 李維昇 彰德府
展鏡詞臺者以骨氣于中原以風致于南國雖頓八

紘以掩士若劃長江以限矣風俗移人上客偏收精
於花管冷汰則五內爲空爽俊則百靈欲舞縹緲者
韶如緱氏嗡笙學虛聲於彩鳳戍削其姿如桓伊弄
笛送別調於秋霞而自築蘗淵之館獨推明月之胎
頌洞簫者卷舌賦鸚鵡者卻襟論如步障曳十里於
金谷表如芳蕙樹百畮於琅園巨麗過烏有而詫子
虛高標俯咸京而瞻太華判亦琢敲策獨漢漫所謂
淵梓之琴與武庫爭先紀鈞之劒待風胡長價技至
此乎關桂殿而拂芝房延之上座 王宗仁 歸德府

以愚乎此雅構真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故青服徘徊朱鳶流映賞其光燄而雨至霜飛靈根溉則五蘊齊空蓮舌擷則六塵若掃珠含輝於四寸金受冶於六攻真使人嘆其摛藻振綺者爲誰子矣迨乎正葩之篇深得風雅之致覽大人之作飄飄之氣凌雲殫賦家之胸袞袞之思吐鳳至其抉皆拔幟則神聖工巧於頂上之一針而又驅役九流於筆海折衷六藝於文江吟龍之篇既傳餐玉之法遂試蕊蒼頡篆就神鬼爲啼文章之技通於造物往充覲國之

賓行贊白虎通副朱衣之首肯矣吳尚彝 汝寧府

愚蓋以公車之牘爲羊腸矣私心安得使異骨崢崢不受汰於逐客毋使紫鸞代下駟而服鹽車而得子於蜀鏈羣中即以爲應圖之駿竹批耳峻風入蹄輕矣斂襟而竟七襄之章破的摧鋒如豪曹湛盧之鑄赤堇山閈若耶谿涸百神下而五英集也故揚其華粹如芙蓉之始出觀其觚爛如列星之戢行即量珠若河傾玉若城不足定價至其筆精墨色流耀兩校之篇論麟麟乎其逼古琳瑯也而表異調引商刻羽

攬結九畹之華判奇文切玉煆金映帶三江之練五策如五雜組一讀一贊子瞬息青雲之展哉愚藉手以待孫陽薛燭之賞矣葉茂春 懷慶府

一管烟霞之筆曲盡文章之變初披如望湛盧之乍飛步光掃則神兵流耀劉覽如探震澤而幽探驪龍通則淵客獻奇有拈必靈無解弗中三冬之業既足九秋之路即通至其役蘇軸爲談鋒颯爾風雷載至叶流聲於韻語琅然金玉其相即操判亦濬發巧心若探策尤殫精繪妙居然天河之水下垂地界之蓮

上湧青藜之杖想夜然白榆之宮應首注麟角鳳嘴忽漫在詞翰之林牘子以獻是三河之緑圖九洛之丹書送喜於玉几金滕間也方適南 陽府

火齊蘇鞨產大秦而萃海賈嗜異則珍獲本房號稱多奇矣子又其魁梧如嶽渠并如河擊流光於盼蠻握陣圖之森羅者也鄙心良愛偉之發其牘如章華之架電冠雲袤千何阿房之造天礙日亘百里而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并如斤如然後識匠氏之良於墨繩也四能義又鈎賾極變即青珪白琥不胥方其陸

離和矢兒弓不啻方其實貫終讀之則爛釆鴛鴦烟
而凌羲綺詞披絳樹以褎徊駱丞之學山樹孤標賈
傳之策府開遂宇碩士手風馳之管行以子大夫人
對當使三殿之覩堵集定不負一雙瞳人剪秋水也
劉之鼓開封府

教之二社

甲寅

養正館教言

伊川主者既以集士之所爲諸院而童蒙不求我窮

陬僻界至從來不聞誦讀聲又安望其化民而士愛
立養正之館二十有八收兒童爲選師教之益八百
餘人三月教行社選一童子至命之歌邵朱陳王之
詩各一章其一爲南國養正館其社國中其童子以
五十計其歌詩爲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
嘉風力綏搖千樹柳水光輕濕半川花煙晴翡翠飛
平岸日暖鴛鴦下淺沙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
鬢空華康節春遊其二爲嚴陵養正館其社鑼鼓其鄉東
其童子以三十計其歌詩爲清世文章日月懸無才
唯幸樂豐年遊山大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古
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顏子易爲賢讀書每到天根處
長懼諸公問極玄康節和魏教授其三爲遊汝養正館其社
小店其鄉東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雪消冰泮
淥盈溝翡翠鴛鴦得志秋長恨遠山遮不斷又疑別
浦去難留遶堤楊柳輕輕拂近岸新蒲細細抽滿眼
煙波杳無際三吳特地送孤舟康節春水其四爲雲夢養
正館其社小寺其鄉東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
自古言花須說鶯鶯花本合一時行因何花謝鶯[illegible]

堇淚得鶯花相與名輒欲問春春不應私於蜂蝶有
何情流鶯不伏春辜負啼了千聲又萬聲康節問春其五
爲桃花養正館其社車坊其鄉東其童子以二十計
其歌詩爲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絶又重聯燈前
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有主山河難占籍無
爭風月任收權閑吟閑咏人休問此箇功夫世不傳
康節安樂窩其六爲爐峯養正館其社范灘其鄉東其童
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自從三度絶韋編不讀書來
十二年大鼇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爲水

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他人謗似神仙(康節小車) 其七爲揖嵩養正館其社大安其鄭東其童子以四十許其歌詩爲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　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康節贊孔子) 其八爲廣興養正館其社內埠其鄭東其童子以四十許其歌詩爲史君簾閣對修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酹花神未酹管樂平生志且作羲黃向上

人秪恐功名相追逐不容老子臥漳濱(晦翁次秀野韻) 其九爲神陰養正館其社新店其鄭東其童子以四十許其歌詩爲十年身臥白雲堆已分黃塵斷往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尋流水渡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千里湖山靚面開久欲過逢須一快豈知勞結倍難裁(晦翁賦呈擇之) 其十爲大壺養正館其社北西其鄭東其童子以三十許其歌詩爲闕里言詩得賜商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斷簡光前載關洛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詠嘆無今古此樂

從茲樂未央(晦翁寄二南) 其十一爲問伊養正館其社茄店其鄭東其童子以二十許其歌詩爲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淸詩還入手細看佳句轉驚人公知近覺靑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請深陳(晦翁和張彥輔) 其十二爲桃源養正館其社城東其鄭南其童子以三十許其歌詩爲去年尋得李家山考卜眞成屋數間要與靑衿時散帙閒臨碧澗共觀瀾詩書本說人間事勳業休看鏡裏顏誰失寥寥千古意新詩題罷蘚痕斑(晦翁讀諸友遊

山詩) 其十三爲瑞雲養正館其社紙坊其鄭南其童子以二十許其歌詩爲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爲花神無意管故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淸角疎影誰憐醮綠杯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香來(晦翁探梅次韻) 其十四爲靑溪養正館其社三屯其鄭南其童子以五十許其歌詩爲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爲指諸訛處不涉言詮不落空(晦翁次陳叔韻) 其十五爲峴首養

正館其社沙平其鄰南其童子以三十計其歌詩爲
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
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貧瞪可以獻
龍顔誰能手抱陽和去散入千崖萬壑間（白沙浴日亭）其
十六爲紫閣養正館其社紫邏其鄰南其童子以三
十計其歌詩爲城外青山樓外城城頭山勢與樓平
坐來白日心能靜看到浮雲世亦輕高閣秖宜封斷
簡半年方許讀西銘乾坤一點龍門意分付當年尹
彥明（白沙游心樓）其十七爲汝海養正館其社石臺其鄰

南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好月江門客未眠水
風吹冷綠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興滿羅浮七洞天
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仙千峯不語留君
醉乞與人間作話傳（白沙冊中寫興）其十八爲菉猗養正館
其社下店其鄰西其童子以三十計其歌詩爲嶺客
歸時一信通匆匆燒燭待開封心知別去千回折詩
長從來一格工大意天開曾點識前途誰貸阮郎窮
世間浩浩閑來往除是青山不負公（白沙得世卿書）其十九
爲能崖養正館其社上店其鄰西其童子以三十計

其歌詩爲高笠短蓑吾不疑白頭眞結兩生知天生
男子非無事公是閒人莫廢詩十月酒多留客久千
峯月朗閉關遲夜深自弄江門笛驚起前灣白鷺飛
（白沙次韻羅冕）其二十爲寶巖養正館其社丘隅其鄰西其
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白雲流出一溪開照見人
間笑傲顔年少不妨投筆早路危須信着鞭難乾坤
許我具隻眼名利眞誰破兩關千古伏波如白日等
閒悄謗載珠還（白沙次吳獻臣）其二十一爲天息養正館其
社馬廟其鄰西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酌酒勸

公公自歌三杯無柰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
春風是此蓑一笑功名甲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
門詩景年年是每到春時詩更多（白沙飲酒）其二十二爲
聖井養正館其社小白其鄰西其童子以二十計其
歌詩爲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
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
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陽明
霽夜）其二十三爲篥下養正館其社棗林其鄰西其童
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無柰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

辦山行眞慚房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
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眞性世味
年來久絮羨陽明龍蟠山中其二十四爲鳳皇養正館其社
柴市其鄭西其童子以四十計其歌詩爲何處花香
入夜淸石林茅屋隔溪聲幽入月出每孤往棲鳥山
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
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陽明龍潭夜坐其二十五爲
龍湖養正館其社龍潭其鄭北其童子以二十計其
歌詩爲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

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從心疾已千年痼起死
方存六籍眞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陽明
別余千紳其二十六爲卧雲養正館其社上蔡其鄭北其
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
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迴松栢茅茨歲月深欲倚
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
蕢休疑擊磬心陽明冬夜其二十七爲杜陵養正館其社
下蔡其鄭北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詩爲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

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
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陽明歸興其二十八爲鳴
皐養正館其社白源其鄭北其童子以二十計其歌
詩爲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
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
月弄淸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陽明春日
遊齊山寺爾時主人聽諸詩已進諸童子並其師而說教
言
聖人演易首之以乾坤屯蒙之四卦是爲天地君師

而卦特稱蒙有發蒙包蒙之二則至以蒙以養正爲
聖功書則朴作教刑而其告辟刑至及於幼子童孫
詩以芄蘭譏童子之不遜者而文王之化小子有造
比於成人論語記道闕而即繼以弟子之孝弟其於
互鄉黨巷闕黨之三童子未嘗不加意曾點舞雩之
詠必偕六七人以爲快聖人獨喟然與之少者懷之
固其志懷則教之葢唐虞三代以來既有大學必先
有小學以育之而洒掃應對舞象舞勺之節本以儲
辟雝泮水之選孟子特珍重孺子滄浪之歌而原赤

子之心以贊大人孩提之童良知良能具焉家大人嘗有語試看垂髫吟書者誰不是凌空奇才李空同督學江右大作社學良有遠意今田野山谷之間讀書者廢絕富者安於治生貧者困於供送其長又安得不悍且愚此處無童子他日又安得有諸生而遠鄉深谷無諸生之所又安得有嘉言善行之聞卽他日爲良民亦未有不自誦讀始者諸童子既各誦一詩以代濯纓之詠康節之詩豪快紫陽之詩溫婉白沙之詩沉遠陽明之詩清宕庶幾他日有此一片生

意在心頭而爲父兄者其亦毋安陋俗而迂我之教絃歌之風吾且待之二十年之後矣

敎之三鄉

甲寅

五忠廟講約敎言

高皇帝叡聰明神武之聖人其六諭可當孔夫子之六經爾輩終日聽講止以爲家常活套語而不知上至天堂下至地獄此六言一網打盡總在其照管之中卽爾輩習聽天堂地獄之目亦未必實信其的主

止執目前境界又何怪其於聖諭只作穿耳風鈴且爲爾輩實之天堂蓋如今之仕進一路窮山深谷中人詩書不到其舌端亦不信垂髫誦書之子便能博高車駟馬見其挾策以遊且或笑之不過一二十年而此垂髫誦書者居然在鵷行鷺序之班矣所謂天堂者蓋寔有超而登之之途登天之課程奈何不亟爲討論譬如法律而進者止可吏不可貢貢者不可鄉鄉者不可甲也卽甲不翰苑不可閣也天之蹊逕應亦如是如種禾者不獲麥種麥者不獲稻斷斷乎

不可假借一善字爲登天之津梁地獄蓋如今之犯法一路鄉曲人止道官府於我何與我不逋糧卽可高枕而臥殺雞爲黍而有餘飫不知一部律令笞杖徒流之條欵井井而具且如罵詈人卽應笞奪毆人卽應杖纔一反唇纔一攘臂巳犯却律令而不知須知律令內之條欵爲某某然後善趨避而不至於觸法網所謂地獄者蓋寔有墮而入之之途墮地之額例奈何不亟爲講求如至境而問國之大禁四十里之阱陷詎堪以茫昧嘗之倘不問地府利害不免誤

下墮落之種子決不可以爲迂推日揠歲忽漫放過一惡字定墮地之券契所以人縱可以瞞法度斷不可以瞞鬼神必兼鬼神一關補法度之窮然後奸宄之徒知天理之可畏而少杜其跛扈之心但所謂得天地鬼神之歡心者不如世之乞哀宾禱世間止有可賄之官吏豈有可賄之天地鬼神爲善去惡此六諭已道盡碩爾輩信聖人之言不信六諭而謬入於無爲金蟬之教誘淫而叛正愚夫愚婦之執迷面不悟爾之長定爲爾健憐而切惘者也

講約毎於廟觀非但空閑之所便於集衆定以鬼神法度相維設教而有司之不法不平亦不可以對神明本縣反躬自訟飲一滴食一粒盡爾輩脂膏原非取之梓里而謬膺豈弟之任何善可以甦民借此赴講之期一一進爾輩面教之良爲一快此來覡壽常官民之分不同我卽爾輩師爾輩卽我弟子特命之揖拜習禮雖短褋露肘一如士子之儀正以士君子之道待爾輩爾輩亦無以鄉人自待有司扶弱抑強三尺者不貸之刑書試看干名犯義有不執而懲之者乎衙蠧土豪有不逮而坐贓者乎予少時卽不欲作州縣誠不能以鞭朴度歲月鞭朴豈快活生涯而我日爲之初令東萊卽命一書記專錄刑杖名之曰愼刑錄毎夕檢閱惟恐誤責一夫自受事之日至出邑之日一板不遺竹刑之壞者收付工房姑以竹刑計蓋在縣計二十月而壞者計八百條至今追思如負芒刺願爾輩息忿止訶若兩造一具卽唐虞之時臯陶爲士亦須鞭作官刑安能爲之曲貸也

內埠廣興寺講約敎言

有司親民之官日日以平民之爭爲事旣闢聽訟之衙詎有憚訟牘之紛遝者但爾輩投一詞卽應罰秤上官批發有司決不敢以無力報必先酌其某某可議有力而後可以判決畫供聽訟卽本縣從來不罰一贖而毎歲應積穀有額訟少而穀不敷大是躊躇爾輩以訟牘至是聽事又得一納穀之花戶而爾尚日比肩而投詞亦何不少忍一朝之忿爲八口之計耶我非如尊官之登高車擁大蓋面高舉手不發一語以示隆重者特諄諄丁寧戒之

孝節旌言

諸生劉廷臣爲父廬墓三年蚤亡妻張氏郎夜縊於
柩前妾陳氏年二十七撫三歲孤苦節五十一年絕
呼痛迫於終天毀骨報殷於罔極枕塊而烏馴於側
近淚之土不乾艱苦而益勵其鄰旣肆之縣圍舉廷臣
畢命青絲恥鼓孤鸞之操捐生綠鬢肯登獨鵠之歌
一夜神號道路堪爲雪涕千春氣在絲綸何吝揚幽
張氏當夫子之捐賓迨內君之見節娣袂有丈夫之行
保孤孜善後之功桂松直匹幽芳唁素心之獨苦蒲

柳不彫中露嘆淑問之莫京陳氏
丁氏汝州進士堯相女諸生李斗南妻夫亡年二十
三苦節四十年幽居稱絕代之人別鶴作故雄之想
亭亭素節保完玉於百年皎皎淸心徵冶金於萬口
翟氏尹一德妻夫亾年二十九苦節四十年寒杵霜
飛孤砧月朗獨旦有懷予美賢雄終恥重行邢氏諸
生李大紳妻夫亡年二十苦節三十九年玉炊不變
金煅益堅誓秋草之連根向春風而截耳李氏刑大
道妻夫亡年二十四苦節三十八年寒彤鏡鸞孤芳

潭月矢靡他於汎柏撫式似於九熊張氏申季冬妻
夫亡年二十一撫遺腹子苦節三十六年釆蘋靜女
伐肄良媛百年獨撫孤貞三紀不移初志魏氏常可
立妻夫亡年二十四苦節三十三年家徒四壁乳有
一孤茹苦影與燈寒保躬心偕月遠康氏劉應奇妻
夫亾年二十一苦節三十一年琬琰無瑕鏌鋣獨燭
割連枝於錦樹矢同穴於夜臺康氏諸生王問卿妻
夫亾年三十苦節二十七年挺節淸流垂芬汶物負
矣青陵匹鳥翠然空谷足音張氏諸生陳王猷妻夫

亡年十九無子苦節二十六年剪綠絲而矢志柏舟
垂華髮而抗躬璧月車馬起式廬之敬鬼神泣苦節
之貞馬氏雅州判官鴻女劉文煥妻夫亾年二十九
苦節二十二年欲濺虞姬之血草恥爲高阻之綠雲
靜閨獨掃霜零孤帳不聞尨吠張氏謙亨女王椿妻
夫亡年二十九苦節十六年勗先思於燕燕酬良匹
於鶼鶼香骨松霜淸芬蘭雪張氏謙亨次女馬連妻
夫亡年二十三苦節十九年共人如玉其臭如蘭端
苦操於閨教表獨行於閫經劉氏尹德馨妻蘭標不

黜蕙性獨蕙濟濟韞玉之氷冷冷嘆空之鶴黄氏張希恭妻女貞不字苦節自廿楊氏龔思温妻芳齡截髮白首含香郭氏李堯時妻截耳盛年盟心晚節黎氏劉大智妻菊寒自秀萱老益香王氏曹日新妻苦節十九年因、廻嫁自縊紅顔方艾不甘滌老臨風白練自撥直矢丹心向月抱靈璧於九泉表香風於百室伊君曰匹婦而完躬以遂志者其澤晦不著亦有司之郵乎愚初至即下諭吏書咸對以罔聞已篣稽得劉生與其兩内子之芳蹤表之以人倫三瑞得

皇極篇　十六之三十一　孔邇録

陳張氏李丁氏請於御史臺有儀世之旌愚旣各爲樹眉庚以所報由語爲聯揭諸其門庭陳張氏之無子而貞尤艱苦卓隻者也已乃博諏窮鄉析之於璜序雖物化者必録其他甫數載而願終身矢者爲給照以防感悅之虞曹王氏之烈又閨人之一鞭矣行俊諸生邢尚義蹈禮碩儒律躬雅士有懷明發絶兄齒於廬居遜貢鴈行廿待年於衿佩嘉其孝弟表此章縫劉爾禱清霜寒玉之姿利劍流雲之手家稱五桂嚴尺寸於庭闈才擅一枝遐芳華於詞苑空羣

駿足善價連城卽海内爲第一流於伊千則無雙士

右伊書之十八史之五三綱十七目三十一則簡文一萬三百三十三箋文二百十一統一萬五百四十四字乙卯十一月伊斎定

皇極篇　十六之三十二　孔邇録

西極文翔鳳天瑞　著

孔邇錄四

刑之一法

癸丑

催徵判語

看得戶吏張燦然書役程盼領文於四十年之七月赴比於四十二年之二月巳木偶其主者矣蒙批具招於二月至七月而竟不以招請又木偶其覗篆者

矣本縣至而發其故牘以爲髮豎燦然久已交劄歸農身不隸於縣廳盼不得不專任其咎也杖之以法積玩者八月招詳布政司

査糧判語

看得楊應時手竹園之筒而多斂五銖于新申之令而同[illegible]所謂但見金不見人乎本縣之禁飭不厭煩屑矣擇其青絲之貫籌之而髮爲指也非請於法此而杖之懲一以戒其何以詰司糧者八月招詳分巡道

出巡判語

看得馬亦步以駑駘而濫書記試目睨蔡[illegible]補豈小心在公者哉杖之而刀錐知三尺乎八月招詳分巡道

出巡判語

看得伊門刀筆皆大不肖其鴟張者如虓虎其么麿者如朽蠧本縣覗事兩試其技姑枯枯振稿不爲鼠鼠之窮可爲一慨即馬亦步收領試目本縣既手付之又口囑之猶竟屬之烏有況許大卷宗情關影射

者乎落莫無稽押追良久終置無何有之鄉矣新陽轉復用憖同穴之烏鼠八月招詳分巡道

比較判語

看得比簿以稽完欠而張鳴岐李中貴輒漏造三項脫誤至此戶素毛錐各杖之以警不祇於公者九月招詳糧儲道

比較判語

看得戶吏張鳴岐戶書黄本源積玩之役以法紀爲何事者春比宜在夏初而沈擱已過秋杪空戶[illegible]

刀筆儕[illegible]於郵亭本縣檢發其從[illegible]笞杖
而請九月招詳糧儲道

鹽法判語

看得比簿之設考日月要考月歲會而伊門之政久
廢墜於玩吏之手至若戶吏張鳴岐戶書董本源以
四十年玄冬應齊之簿揭而閱青陽歷朱明尚束之
高閣本縣受事於蓐收之晨而揲其故篋恨三季之
失職亟塡比而杖之以夷門為上玉京之崎嶇是伊
人可宛在而泗迴庶幾俞其請而法此積玩有司者

亦藉憲臺之霜威以攝其所部也九月招詳鹽法道

查比判語

看得伊川為積廢之國毛錐之役久不知法紀有如
戶吏張鳴岐戶書董本源以四十年冬季應比之簿
揭閱陽春而踰盛夏尚滯淫而閣之故候本縣視事
於清秋一一檢發而手之當白藏之月報玄冥之政
長吏尚為寒心而一二褚記不問平分之四序空[illegible]
隙影於八磚以遲汝濆為爾足以訶梁苑為登天亟
杖而請憲臺之令使下邑亦奉有三尺也九月招詳

撫院

催徵判語

看得戶吏張鳴岐戶書董本源束比簿於記室以郵
程為迢遑而三春載徂九秋已杪梁園不在天上何
悼跋涉伊水別是人間可容恣慢各杖而請命於九
月招詳布政司

出巡判語

看得戶吏張鳴岐雖以比較往赴藩司計其歸程不
踰旬日既登名於披臨冊中敢畱連於夷門道上叠

積玩之餘刀錐之徒不知有三尺舊矣本縣屢促之
不前迫憲檄下而執其家屬者有日始投銷於廳事
謹論罪杖之弁郎當其項領解諳法座十一月招詳
鹽院

赴銷判語

看得程職既辭成均之舍而趨走天卿署也其銷批
自有期候安得久愆歲序委之京華之滯淫乎其子
諸生力以父之未還為辭批已繳還謹以杖請使賢
郎知有憲令耳十二月招詳汝州

起解判語

看得兵吏張獻蘭書手李玄積玩已甚以憲臺之餉廩爲可愆期當徵收貯庫之時曾不請於其長而速付之解者竟被總櫃王第得肆其朶頤而漁之罪宜均杖以創厥慢也但王第之漁庫踰千金罔不止攫兵之百八金有奇已詳各院見奉道州提審夫結須詳下方追本縣之視事無幾何一奉鈞命仰室而無所措俟其追補有償當不待取盈而先解標兵以復命十二月招詳清軍道

甲寅

清刷衙役判語

看得馬步兵之役例必訪於憲臺而試其藝力奉允始驅馳於縣聽本縣視事查出趙崇德等三十五名皆不知其爲誰何蓋舊令憚於更替之被駁以爲巧未必穿柳力未必舉鈞隨以物故革退之名而募金生水等三十五名徑自更替赴操則以老名報聽差則以本名行無論蒙混之蹟不可以欺霜戟之麾下而身已點而在野名實本之公牘假衙役徑不知有上下之體而明效之欵甚非紀也沿習已久曠月之不報非一朝罪定并在各役本縣欲一一罪之不無駭衆僅以上聞乞明更其本名而點其物故革退之名此輩乞姑免其巧力之試使之耳目一新謹於從事該吏周完匿而不白其長以三尺爲何物杖之共奉畫一之令正月招詳分巡道

申嚴報盜判語

看得定寇之案者以贓而谷從文之分白布丈有入尺也線二十五拐重七斤半也白布裏藍綠女襖襖

一也白生綠貼邊藍綠女裙一也稱寄謝恭家及詢謝恭則稱從文之姊適倪進朝與同莊因領就賣固不知其爲盜物布線已用盡無存此其所稱者爾襖裙着未全壞爲原物夫襖裙之有表有裏有邊有腰有領固可認而據之物也谷從文之斬自無說惟王守庫之一袋寄葉縣張秀家者葉縣以張秀物故辭則何從而質之失主李講稱其有鼠嚙之孔補以片布似亦可據但無從質張秀而問之終不敢以疑獄輒坐重辟若謝恭之不沓來歷輒買書辦趙登庸悞

以郏縣之謝恭爲棄人自應并杖特逮難坐王守庫
於不宥謹以此請正月由詳分廵道

淸査盜庫判語

看得王第以庫吏而兼應總櫃攬南北兩庫之會計
三載矣一縣之財賦在其手那移侵没衙以内則透
支工食衙以外則稱貸行錢一邑出入其門庭而庫
扉則晝夜不鑰庫籍則歲月不籌遂致以一千五百
二十八兩有奇應解之銀而盡化烏有於前令之手
矣既又以五百三十一千有奇交代之錢而不問半

文於李主簿署篆之初矣逮其覺發始連牘而逮訶
所透支稱貸者於訟累經勘對而不結則以王第之
咬攀變幻無已時本縣之審結止據其舊在訟牘者
逐名對訊絶不再受王第片紙之控以開展轉牽連
之實大略開豁其無干不敢濫入一夫其銀則實欠
四百五兩有奇其錢則實欠一百二十六千有奇合
銀錢共五百三十兩有奇應從王第追補者也内如
三十八年奉例蠲免之俸擡而官吏師生仍復全支
應爲抵補而戸書失於申請以坐王第則王第之口

不可杜第雖罪魁乎奈何以書記一牘之未補而遂
以七十餘金責之也此應爲准算者其他在透支借
貸之科者本縣已追完銀錢一千一百餘兩一面比
追一面招解事干庫藏苟掛一名皆應擬罪但株連
三四百人而執常例連坐之則震驚非體特罪其不
法之尤甚者至於董本源既侵没銀一百八十餘金
矣本縣又於本年二月初二日查出三十九年張家
莊額剩銀一十七兩有奇布政司鏍鈔銀三十七兩
有奇皆領赴本州倒文在手侵没入已未解又查出

大同等倉路費銀七十五兩有奇未行起文並盤費
銀一十三兩有奇俱侵没入已共一百四十兩有奇
其原倒批文已經追出並王第所執原領可證此又
在王第二千金之外皆侵没於前令之手者今始覺
發一面通詳各上司另候詳結狡兎不啻三窟鳥鼠
相與同穴其誰爲恭養此二醜者在王第没官銀至
[illegible]金其入已者至五百金外在董本源没入已者
[illegible]百金外本刀錐之老饕而膽大於六尺之軀
[illegible]餘械郎蓍青竹而朴之何懲乎王進甫黃

重煩俱借至五十千以上應配而錢既還官姑寬而
杖之吏書周完等不吝稟堂起解坐視其耗虛宜并
杖馬快張士選等六秩任才等皂隸王邦寧等鋪司
兵禁子劉進德等長支有踰至三年者亦已甚矣其
紅領則皆出自官寔有遂其奸者姑各杖鄉民馬善
道等皆無端而盤食於公家姑念其錢既償亦姑杖
老人常瀛之拖欠糧銀有差衙吏任世胤之失交賠
銀一條總櫃蘇崇德之那借支用非法雖已全償而
法不容貰皆可杖也李世維段可強青衿也借為學

膳之需補還宜宥其錫免應抵銀七十四兩候詳奪
議補者二月招詳分巡道

出巡判語

看得前令之五載於伊川絕不手會稽之籍與吏書
之司錢穀者籌遂致王第侵二千金有奇皆付之無
何有若罔聞知董本源遂並盜一百八十六兩二錢
已有定案均戊報請矣本縣之庭訊二醜也共舌而
稱皆謂其發解錢糧既不問倉口亦不盡責領狀但
書記稟稱請解即發幾千幾百其終解與否不再叩

王第之竟南北兩庫者三年矣董本源則積年抱牘
同孔而呼吸者也據王第發銀底簿有其項一千三
百者有其項一千一百者有其項三百五十者有其
項三百者皆累年自劄記與本源合總而計其領出
未解為本源所自沒入者蓋一百八十六兩二錢此
本源所首肯者也其訪單稱詐王第二十兩蓋第之
盤食於兩庫至百孔千竇矣本源特扼其項而掯其
背欲挾白於主者二十金之買口皆的情也又本源
所自吐者也戊戌之愆何恤焉況本縣方奉檄而覆

訊又於本年二月初二日查出三十九年秋糧額剩
銀一十七兩奇布政司課鈔銀三十七兩奇皆領解
赴州倒文在四十一年四月間者而竟未投解本縣
已追出本州原文矣又領大同等九倉路費銀七十
六兩奇并盤費銀一十三兩奇有王第四十年閏十
一月之原領可據凡一百四十四兩並有署縣李主
簿之原案在皆侵欺未解本源與王第面質而俛服
者又在王第原數二千金之外矣已另文通詳各上
司其鬼腸蜮膽真不啻刀錐之老饕判其牘飄蕭而

髮指冠矣卽朴盡舜林之竹尚有懺法星一泄而智囊神叢遂獻其奸靁車轟而道路共快本犯亦自無他喙以支吾也二月招詳鹽法道

出巡判語

看得呂進恭固鄉曲武斷之雄耳叔母阿董雖未能堅不字之貞貫青絲而收蚨明以婺婦餌金夫鄖城市販雖不過挾負載之資壘餡鹽而載道明以官海權子母況其手六博而爭雄踞九衢而吆釆魯山諭多忿而發配不過也吳樂舜陳得溥以二醜而佐之

手五白於申旦鄉孤注而競驍並可杖也其魯山書記之以吳爲呂者訛舉燭於郢書徵渡河以三豕一字偶訛而關適末至未敢久稽謹罪元兇以請二月招詳鹽法道

比較判語

看得吏書比較之列年貌以防代替而王本治竟失造於牘端雖力稱親跋涉於吏門之上其舌鋒安足信乎按三尺而杖之法此刀錐之不律者三月招詳糧儲道

起解判語

看得伊川之庫藏爲王第侵蝕於前令之手標兵之百八兩餘卽其額內之一條業已弃其經管之支書統入大招定罪報巡道轉詳撫院矣此百八兩餘者本縣新追完於王第以償解者也而張獻禎鄭建寅不蚤稟解之罪旣奉檄問不可不再罪謹重杖之以請三月招詳汝州

繳銷判語

看得承差張嘉讓閻關征途失其批文已可罪矣而

佯稱千里之羈以延歲月合杖而法其詿狙之叙張嘉新敢代兄支吾於齒頰豈法紀所得貸乎弃杖以懲罔上者四月招詳按察司

清查盜庫判語 同魯山 財會審

看得王第之盜庫藏二千餘金而入已者至五百三十金有奇寔爲渠魁董本源其羽翼爲奸者也王進甫黃重煥係第之至親而私借官錢至五百千雖非挾詐詎不知爲官物乎縱已追補而法不得寬應在發配之科餘犯無容再擬五月招詳分巡道

清查盜庫判語

看得董本源侵領剩課鈔等銀一百四十四兩在王第原詳之外本縣於公務投暇繙查積年之舊卷而搜出者巳經通詳另招是以不敢槩敘蒙駁敘入并追其罪巳有定案毋容再議六月招詳分巡道

清查盜庫判語

看得王第董本源監守侵盜原擬永戍固無肆大眚之條矣王進甫黃重煥明借庫藏亦屬大奸無容姑息宜仍舊發配五年者也周完等三十二人俱屬杖

擬情應宥免庶解網獲霑於末減而重典不廢於戎首矣六月招詳分巡道

議補兌米節剩判語

看得兌米節剩之貯庫者原奉憲檄不得別項支用巳有年當藩邸就國之初車騎之令旁午於道費應數百金本縣束手惟萬一不先前驅之懼遂據各縣之會關議動而兵書李玄沉閣憲令竟不檢前檄以請奪遂就近先詳守道雖急王事法紀云何杖無容喙其巳經動過兌米銀應否議補應動何項伏候詳示七月招詳糧儲道

就國之役迫如羽檄急詳守道以趨王事而糧道身在事外反以失請為罪豈所謂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者哉令亦苦矣

刼傷判語

看得田大[illegible]綠林之戈夫姓名年貌挂逃捕之籍者二十五年矣九逵遠遁旣脫強盜之誅三窩深藏又犯窩盜之禁與其女夫梁子水竊豆被物色而捉赴也三訊於郟縣而強盜之情巳具直以梁子水之未

獲獄不速結而不意其踰墻而走為伏莽之戎影與形滅矣子水獲而大信竟狃於客郡雖嚴捕之令屢下而捕役僅以口塞本縣來而堅以為盜不可縱亡不可逭日以三尺繩捕者而竟收縛自南陽旣供吐刼趙寡婦之情真又供吐賄司天珏之狀的據原案而擬斬何說乎梁子水為從而行竊宜杖司天珏納賄而縱盜宜徒賈國棟康養德防踈而逸寇宜杖維均七月招詳汝州

刼傷判語

看得田大信綠林巨盜漏網而終正其辜固不容他議矣司天珏以賄縱盜不法之尤安得貸之以長奸宄乎梁子水竊盜擬杖應以覃赦仍應刺字者也賈國棟康養德在不應之科幷宥爲協八月招詳汝州

督撫地方判語

看得書手杜時勛葦既供勾股之役兼執繕錄之業而鹵莽特甚遂致錯脫雖其數少無他弊而罪百其口莫逃也各杖以懲刀錐之惰慢其沙平等里錯脫以分計姑責而戒之十一月招詳分守道

比較判語

看得戶吏張鳴岐齎簿於盛夏即抱痾不可以遠涉亦宜明告改差而起牀於秋仲遂敢補牘而投杖亦何可置喙十一月招詳鹽運司

仰遵令甲判語

看得書手常漆牙行李天舟以鹽筴爲役而目不辨魯魚之訛謬相授受苟圖塞責尚知有三尺乎第詰其所從來則茫不可考姑杖之十一月招詳鹽院

淸查盜庫判語

看得王第盜庫藏之渠魁永戍無容他議董本源罪與維均已經鹽院詳允遣戍矣王進甫黃重煥明知爲官錢而借之供私用發配亦伏其辜其周完而下已經議豁謹俟淑問之再訊十一月招詳汝州

侵沒判語

看得任世胤領一百八十餘金於前令之手宜其于役惟謹蚤圖王事而坐令置辦各商化爲烏有本縣受代按籍而核之其所營辦者皆在無何有之鄉無米之炊即良工爲之仰屋隨即多方設處以圖王事

而原銀亦次第追完償官矣自當重議姑念其花費非一事且公務已畢姑杖之以戒玩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出巡判語

看得林大才以豪舉武斷應挾役之首者有年呼吸幾於撼山喜怒眞同使鬼借三尺之柄爲攫金之資罄青竹而列罪不勝也擄單而詢或囁嚅不敢吐然得情者已踰八十金矣偃鼠之腹飲河未滿虓虎之尾負嵎莫攖而循環報至天網不疏舌既困於對質

心又折於情窮姑擬發配亦足洗顙天之怨懲掃地之奸矣祖印行受之二㐫雖被土工之罰尚持貝葉之亩戒體既毀茬行奚存枷而歸緇戶為協十二月招詳按院

出巡判語

看得魏名揚綏綏雄狐曳九尾於山崔眈眈虓虎張兩翼而飛顧以吸髓為生涯徒側目於道路若窮其惡狀即用重典而何惜姑就留而質四十金之被擭者已不待痛而首肯矣聊坐發配之科薄快羣心之

憤馬大智氣本赳赳搏擊直將噬人馬善通貌似菽菽呼吸眞同司命自作之孽即食其報宜并配魏名秋其追兎之犬鷹出則紫驪聯轡於征塵小大蓬其同穴之鳥鼠歸則青絲滿貫於後騎有蘖之苞本撥而仆宜并杖程聘李貴和假三尺而嚙食尚能胡應魁張自立呼五盧而孤注宜杖而入贖程三才在衙則作圯族之爪牙而無不為被捕則以勢豪為巢窟而不可問宜徒而待結葢伊陽如張士選林大才魏名揚輩有活城隍之號皆聞姓則懼人所不敢名者也張士選經臨臺訪拏二兇亦釿捕而羣宵相視騰寒矣如馬大智並非皆貫盈脅從之惡不讓渠魁贓跡不止於一欵姑就其一欵而坐之亦足以懲奸而程三才竟敢扈不可捕俟嚴緝正法一空神叢之竄十二月招詳按院

催徵判語

看得戶吏張鳴岐戶書李一梧情痼之習屢懲弗悛抱牘於清秋而就道於玄冬按三尺而繩之鳴岐杖贖一梧杖決並為刀錐之鑒十二月招詳布政司

乙卯

出巡判語

看得伊門衙役虎鷙之輩如張士選魏名揚林大才者咸目之為活城隍二兇已見訪於按院而士選尤其雄長徧國以別號行無名之者其蔵琢人非一日矣五內險於山川七情譎如鬼蜮挾蝮蛇之毒足遂黠驢之技借蠅族之繁得飽永鼠之腸至其惡跡狼狽罄竹不可勝計單不盡欵欵不盡贓衆口共射不待痛而首肯者已百金矣既拔眼前之釘庶留心頭

之肉姑議配枷號亦足以快羣心之憤高魁其代搏之揚鷹攫金恃爪牙之能王天肖其啖甘之良犬懷璧寔匹夫之罪豚已入笠宜徙而火燎蔦鳴鳳惡本貫盈遂深藏於三窟宋可賢身如包膽竟潛遯於九逵兕既出柙宜徒而提結雷騰蛟放浪狂酲素稱刀筆之雄宜杖而入金程道立張鳳翔吽呼陸博亦屬市肆之猾宜杖而荷校內如蔦鳴鳳者其惡本與士選相雁行曾被摁於守道坐照提之科矣居然出入市廛若莫可誰何闖士選被逮又影與形匿貞大奸

之目無三尺者俟嚴緝而正法正月招詳鹽院

出巡判語

看得張志學很跋其胡轟卷其尾盜庫藏至百餘金而假手於善良爲代償腸中之燈虹本內蠹柙外之虎兕反外噬至其假威圯族側目載道按其擅行雖徇疏不啻者卽據盜庫一條已宜論遣但未發而償姑從發配亦伏其辜矣雷騰蛟等鴟張饕食敝志學之後把持其私官庫非覆金之所公家豈朋比之場均杖又安容喙乎志學之姆既從人應追其直還小衆使他娶者二月招詳鹽院

出巡判語

看得胡志賢武斷之雄豪舉於市惡足圯族奸以攫金倚神叢爲奥援舞智囊於錢孔贓歷指而有條罪議配而何惜蔣友智流寓市猾詭祕行蹤名曰小通家寔爲大騙局把持公私縱橫廛肆本羣兒之領袖就一欵而發奸趙養蒙很而虎鷙欲甚饕餮斷亦牘而攝呼盧組青絲而收孤注贓俱滿貫均可配也李國印等並公庭之蠹蛭姑以薄斂其金而借杖李逵

等咸博徒之逋驍既已懲正其慾而薄懲大折筆小之心遂快道國之憤三月招詳汝州

出巡判語

看得程三才攫金於市既豁壑之已充遁逃於野又巢窟之可據眞奸而狡矣覓眾自中逵之兎宜寢處跋胡之狼按贓而配之亦又何說三月招詳按院

詰獲假票判語

看得本縣約束衙官不許擅發寸紙卽應有所攝亦必呈討給印而後布之吳孟禎何人而敢爲

縣尉之假票以硃塗抹而行之信包身之膽當堂試其筆跡的與假票合符況硃筆搜出其身雖所詐錢不多而法不可寛謹按律而擬配以請庶奸人知斂手焉三月招詳分巡道

究玩判語

看得工書樊夢鯉惰窳成習三尺若嬉既失塡前件又淹滯比期杖而何所緩頰三月招詳管河道

歲報判語

看得伊陽之割壤於嵩汝當成化十二年其設員有

丞簿有訓導二凡八員食栗故其樹以五千四百餘株計棗子以四百九十餘石計故其易米之數以二百四十七石計嘉靖中裁丞一裁訓導一棗米之數減而吏書相沿塡報漫不知谿其數於年終之冊然其徵收寔以每年之坐單爲準毫不敢增者已歷三朝書役茫不知其阿誰所憑者以坐單徵收無他弊而已蒙檄查正謹杖令戶書李中貴而法之三月招詳布政司

出巡判語

看得葛鳴鳳窮兇積惡久爲通邑所側目當張士選等告發於守道而正羣腥之罪既脫走在照提之科名在另結之案而居然出入於市㕓偃仰於牀簟若無可誰何者比士選等之訪拏而復影與形潛其奸宄亦甚矣宋可賢虎眈很跋據其貫盈之愆宜享循環之報雖鼠竄者半載竟豚追於一朝緝獲之日道路以賀宜均配以快不平之心者四月招詳鹽院

督撫地方判語

看得王玄等之派赤曆也視翰而錄之者惟其手持

籌而計之者亦惟其手而或浮其數或減於額或以釐爲分或以石爲斗鹵莽甚矣既正其歷謹按三尺而杖之五月招詳分守道

稽查循環判語

看得比簿印發自憲臺有紫泥之鈐矣而戶書濟士通曾弗請給飄絶葦編而續之罪於何貸杖之以請五月招詳按察司

赴考違例判語

看得陳靖姓名在司獄之科矣而偃息離下三載忽

改問其名則曰司吏閻井所改容也問其趍考尚豨識憲臺之門庭繩律令而杖之遜三緘其舌端六月招詳按察司

逃役判語

看得丁來召張惟京應以秋班輪役未及瓜期之代私爲榆里之奔濫食公家玩視憲令三尺所不宥謹執而法之并解以請九月招詳分巡道

年例磚料判語

看得劉夢弼張士彥之領解各主一款乃謬以甲批合乙申而投之致矛盾不對謹查而各杖用戒不恪之役九月招詳汝州

皇極篇 十七之二十三 孔逈錄

右伊書之十六史之三一綱四十七目四十七則簡文六千八百四十七箋文六統六千八百五十三字乙卯十一月伊務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孔邇錄五

刑之二訟

癸丑

剪盜判語 伊陽縣人張吉澤告

看得溫大川本伏莽之戎爲暇夜之客摘木耳不盈筐主者已覺而紐其頸矣徐士已借出而獨逍被收廳事不痛而服據其匿影山林間尚非田園之比贓

又不滿貫杖而批枷庶緣林知斂跡乎張吉澤以數射之綠遂譸張而爲執兵刼捲拒捕被傷三百餘斤之怨豈有大盜橫行鄉約保正隣佑不與聞四境無鳴吠之驚者乎當時其猶子所學捉一夫而赴官益無首狀無干證木耳在握衙官不得不朴而麾之吉澤何所不平而肆其喙耶失盜不宜過督杖之姑懲妄訴者八月招詳分巡道

訪詐判語 伊陽縣人張逢聘告

看得李積德與張逢聘有積怨非一朝將抱牘而愬之州有條例數叅而劉虎者黠人也見其所訟之牒而股訶成軍因挾騙逢聘莫有青蚨之餽不虞其奔愬臺爲不平之控夫積德既欲速訟以洩其憤柰何露於虎而示之意豈非扼其項而使之爲巳俯乎迫挾之情亦巳著矣執三尺而繩之固無所往喙也八月由詳河南府理刑廳

辨產判語 伊陽縣學劉朝多呈

看得楊永登受麥價八年而租不歸主貫五銖以青絲誑子衿以白手可謂免役於窟終焉聽窮其技雖

受麥原地而空得錢然計厥糧以當若租則五千四百文之債積年而籌宜倍還以十千八百地仍歸其原業既償四千斷補足數劉朝多既首肯宜杖而創之九月招詳汝州

詐產判語 伊陽縣學程巳呈

看得劉汝東之業若果係程巳之產豈有經四十年前人無一言之競而程巳執稱祖父以易拗而固讓而巳始爭之巳固青衿也得毋目祖父爲不曉事之田愈翁乎汝東之所執者劉進孝毋李氏之約而程

已之所執者進孝妻王氏之約即此[illegible]阿之婦不可以
悖嬉明矣且既係程生之妻又何必以四千文當汝
東弟汝忠之半分於其妻陸氏之手乎劉永爵之戶
已直汝東即鄭縣原案亦爲程生之藍項不滿駱氏
之四千文今汝東代償各伏首甘心若但不就事剖
情而連牘累程生之生平打盡於一網[illegible]業細事有
司者不欲連誅衿裾姑寬於理程生之私行而罪汝
東之饒舌杖之亦自無所辭其煩也九月招詳汝州

賄殺判語 伊陽縣人 葉巍然告

看得據葉巍然之愬則其青衿之號爲張吉澤之賄
行矣及按牘而詳之若果有三十兩之賄托必在暮
夜何由而泄露且王體仁之投林令在廳事乎在退
舍乎林令之巾處[illegible]必不落於房吏中道發公文而
得其詳乎皆茫昧之不可憑者問之馬旌則稱張吉
澤托伶人造歌謠於周令時夫周令不知何時服官
即佃指而計舊令經五六姓不得其人豈有撰詞於
數十年之前而行賄於數十年之後若號章縫者得
以罪他人將學宮文昌司命之柄有司者可追論其

是非乎巍然之舌既結及詰其山荘則吉澤之父買
山場經四十年而巍然謀孫九曾爲地主徑以斤斧
剪伐之吉澤訟而林令斷回碎批可據即使山場爲
巍然可取之業不告官而徑砍之可乎止以當時砍
荘之人工爲惜豈有強砍有主之業而反令主人償
其直者至吉澤之訴不據情直剖而妄稱巍然之行
火於山林及命查報則兩畔相接野火之燒維均皆
不可以畝計倘係其雍氏之謀豈有自赤其林木而
縱燎原之焰乎則吉澤之舌又結據情皆宜議徒念

其訟原非一朝姑各擬杖平其睚眦之怨諭令各飲
[illegible]兩家[illegible]侯淑問之覆訊九月招詳分守道

人命判語 [illegible]人 [illegible]告

看得路小存形[illegible]肋年已十有九矣很毒異甚與
閻氏十一歲之稚即偕爲牧兒當四野荒凉寒風射
骨之時見其着襖陡有異志用牛繩圈其項領而杖
之畢命於登時遂剝其所着而收於他所被捉到
縣庭則襖在膺胯在股膝纏在趺尚未脫體問兇器
則牛繩在問于証則保正胡振邦在其初去則孫大

綱見其偕行其執來則親父路守銀面驗其在櫬之衣而不爲諱拏禁在二十二日之午送縣在二十三日之卯本犯無反舌之辯惟稱不知事其父無賸類之怨惟請聽就刑驗死者之頸則八字又交詞不煩推敲而案具律據故殺之條擬斬以俟再訊十月招詳汝州

申州而州不爲轉姑歸之縣竟不得聞近長吏之姑息縣如此是廢法也其後本犯以病殂

獎殺判語 伊陽縣人張所聞告

看得本縣出自里甲經費者總謂之會銀凡一千二百兩有奇額支三十八兩有奇待支一百三十六兩有奇雜支二百一十三兩有奇支給八百一十一兩有奇皆刻刊成書有編定款項可查即各項量有不敷得就款那借者歲不滿二百金前人萬分酌量而爲此畫一之規非以供糜費也往年登報循環有總無撒故職出納者得自供好用之式浸無可稽已爲可駭況浸淫爲額外之支銷乎四十年之會銀前令於十一月內業已費盡於舊總櫃之手矣張所聞初應總櫃而閏十一月又透支百一十五兩奇著爹校官於十二月又透支七十八兩奇皆濫支於三十里令張所聞經手者其冬季循環經前令費過三百四十九兩有奇者李簿爲登報於三月矣其透支百九十四兩奇李簿以登報數足無從再報所聞窘迫爲抱牘之控據所執之領皆用印手批顧閱之款類多不合於編派之條如以爲溢費而不准算則花戶已交在官無重納之理而所聞中人之產何苦而爲之代償乎本縣既不欲獨苦所聞又不忍別爲請說百

計樽節以寒此孔據所開領帖通算五百二兩者合林江二任所透支并李主簿所支於春夏季之交者也其告稱三百兩者執稱春季應登報三百兩李主簿止報自支過一百五十七兩尚有未滿之數或可帶報去冬透支之數而不爲請也張所聞剝膚之急其蕩費官錢舛而舛者也杖所聞以存署官部民之告禮書而掣署官所謂強磨瓠子者也而潘選反訴體杖潘選以懲妄控者十月招詳分巡道

甲寅

捕姦判語 伊陽縣人侯節告

看得張守祿私通侯節之妻楊而一乘其夫之遠出一乘其妻之他往私申中冓之好敢爲同夢之甘不虞侯節之夜歸也小家門扉僅一秫編一推而入兩人已在匡牀矣侯節怒氣塡胸拔梃而撻之登時畢命保正隣佑之目睹可據及委官蒞屍所而驗之下體裸赤不挂一絲禽獸之行死有餘慼侯節編氓而有不可辱之氣本縣錫紅迎示境内以寒淫奔之膽正月由詳分巡道

捕姦判語 黃道書

看得侯節之戮淫婦於姦所而并殛其金夫旣經驗審情的輿口共快鶉奔知警及奉檄而檢凶人之兄張守福堅以爲弟之死於綏狐無慼也本縣不聽而再詣其檢所守福又堅以爲弟之死有餘辜不願也在張守祿枯楊之稊生一宜誅在楊氏中冓之言醜又宜誅穢骨倘再暴於天日衆目益不容於覆議合無聽其免檢爲便正月由詳分巡道

奬殺判語 寶豐縣人郭之貴告

看得郭之貴初有負狡之愆繼有奪卷之罪直桀黠之奸民矣署官執而法之不過也况又經邵令之再訊乎輒抱牘而控憲臺并其立案之刀筆執票之隸卒而一網盡打統誣以爲賄賂之章則過矣細審其情蓋亦微有不平者其原借余茂元所收貯陳忠轉寄軍戶之錢六千一百四十文還過二千文陳見增之口可據償數未足故原約未摘情雖近似愬寃太誣念其納贖於邑者已再姑杖而免其二千文之追償則舌縢而心折余茂元私費官錢久逋他域亦豈繩内之限乎并杖其何枉正月招詳汝州

囑官判語 郟縣人李士奇告

看得張召之父士奇曾券地於其壻李綱而濟則其適子世蕃則其支孫世蕃以所割地之一畝二分者無何而與其世父濟爲許祊之易矣無何而又以全業歸張召而收其價并奪所易之產已經解令之庭訊以產屬濟再付世蕃價六兩七錢業固有主明矣張召憾歸璧之不完而遠其甥濟於訟署篆者以其舅甥之誼重俾業歸舅而濟收四十兩二錢之值於

姪世蕃之手原情而判大可解兩家之辯因李湧又堅持而不予俾其子抱牘而控[illegible][illegible]違冒伊川之籍兩造比具閱其牘則蠻觸之操戈問其情則骨肉之同氣又皆青青之衿也本縣雖法律之廳誠不忍使詩書之風掃地聽之尚爲汗淫淫下况可以仰鬬諸人倫之司命耶卽令其干証退而以情理曉之濬遂悔其控牘之非而地歸舅價受姪復全渭陽之雅終稱宅相之賢長吏不撟舌而紛解可謂勇於謝過者合宥之以爲勸李世蕃反覆如鬼蜮耽逐如饕餮寔爲戎首繩三尺而杖之又何容枉喙正月招詳提學道

皇極篇　卷十八人之九　孔道錄

打詐判語 郟縣人段廷甫告

看得段廷甫張達道俱郟下人而冒伊川之籍據廷甫告達道指賍拷詐達道亦揭廷甫係漏網夥賊其卷在郟無從憑審達道固青衿也指名告廷甫於郟之縣庭稱毒殺其三命騾一命馬一命馬腹有七月騾一命本無憑之詞舛繆於情理者詈郟者固亦不直之廷甫一就訊而可決雌雄於兩造矣不赴理而顧爲越控之詞緊關證未至難懸斷而曲直之原被皆郟人合無仍批本縣俾得據卷採證而甲乙其曉曉之口二醜亦庶心折乎正月由詳分守道

報盜判語 僞告盜□司盧應龍告同知王邦仕

看得王邦仕呂成之贓既經失主之的認無他喙騁斬其協同三鳳因偶受兄三敬所盜之衫而着之三敬既斃未及伸其辯舌周應龍聽子婦炬中認識之語修夙嫌而誣之眞冤矣馬士順周玉之失救援邪文龍趙緒之失捕緝與三鳳宜幷杖懲者也二月招詳河南府理刑廳

皇極篇　卷十八人之十　孔道錄

侵嫡判語 伊陽縣民張九思告

看得楊本源以章縫之流輩而收他人之棄妾爲尊房詩書居然掃地矣至今失閫觀之女貞而爲桑中之奔艮可嗤也不忍以一淫女斥士姑杖而戒之胥氏讓既憾其妾之失行宜數其罪而控一牘奉今而逐之而私賣之以汚青衿亦應杖張氏之無良竟抱愧於鶉鵲據其素行本應蒲鞭之辱姑免其決杖留可嫁之門准收贖而歸其父三月招詳汝州

人命判語 汝州人 張才告

看得王宗禮之贅於薛氏有帕髻爲聘而因嫉赴期此貧家餘娶求偶之常張才責嫁嫂之資不遂呼其兇黨兩斧交匈畢命於片期據張才之誣口不過曰六禮不備似盜似姦即以盜論盜固有昏夜入家登時打死之條此就失主而言王宗禮固未嘗入張才家也薛氏既不聲盜何爲而以盜殺之乎即以姦論姦固有姦所執獲登時打死之條此就本夫而言又必並其姦婦而殺之乃可以塞口張才非本夫也即

係姦執之官而以和姦杖之才安得擅殺之況薛氏即告才妻王氏此豈姦乎兇情異甚殺無容喙張貴已漏網王得官之執棍當坐共毆餘人杖一百者也三月招詳汝州

憤毆判語 伊陽縣人 楊克勳告

看得楊光業楊一通皆係儒也以戲錢小故而攘臂光業母憤憤而就縊本縣坐一通以威逼而杖之追埋葬十兩已伏其辜矣丁萬倉假親屍而求索不遂其欲抱牘誣控而嵩縣又問楊一通兄弟一杖一贅呈矣罪無容再科丁萬倉之索賄誣媳杖自無說僧廣軒亦假屍親而碎人之戶牖器什皆無良也并杖維允五月招詳分守道

姦媳判語 伊陽縣人 王山告

看得郭守成以雄狐之綏無聚麀之恥追子婦王氏十六歲之稚齒而汚之閗控即逃訪拏半月而就執使非情虛膽怯何不挺身昂首而自直也猶稱子婦不謹於庖廚而燒房懼打敢爲血口以誣之及審其兩隣薛應貴張元特孔有徵煙而椽未見火況王氏

之奔歸在初八非初三則其遁辯不情亦明矣蓋其初來姦之見格則有所奪之翁帽可據本縣既試其頂而符合者也既強姦之遂媾則有所碎之婦裩可據厥婦又見着之而扯痕燎然者也婦即日而奔歸其父兄抱恨而訴之通衢守成懼罪而遯諸遐野舌既三緘罪應大辟戮此蓬篠之凶滌乃新臺之憤庶漁色於下者知警而人倫不委於行禽矣六月招詳分巡道

追女判語 伊陽縣人 胡應明告

看得康應泰本以游手奸宄輒託薙髮頭陀或匿京華而依中官或操假符而馳驛路詐逆騙局非一朝矣柰何誑其甥女誘以作妻遂賣作倚門之粧俾其不堪汚辱而抱痾以殂即以其價而置婦眞絛如狠跋幾無人性者也方藩邸就國之初正氣餒薰灼之會而鑽投典寶之門又徼校尉之號自謂有司莫可誰何矣本縣以爲奸民無法殄滅人倫獨父抱寃生割愛息一夫向隅之痛堪憐三尺鞭作之刑何在不憚貂璫之怒特犯鋒而緝其頸庭具兩造而舌騰三

緘矣按律而議配不徒杜奸人之豪舉雪匹夫之含酸且以快九原之汚魂折宦寺之流毒者也仍宜發遼遠驛所防其逃逋生事劉應召專爲掠販之主盟頻作良賤之撮合明知其爲轉鬻淑媛敢攫金而投之倚門恨當府之莫贖即并配而不枉錢氏貪市搖錢之樹終殞含香之骨眞堪髮豎杖有餘辜姑追五金以償其父仍如例幷枷庶快輿口之憤八月招詳分巡道

人命判

看得鄭一秋沉酣之後石相戲擲誤中其額角而斃其命律固有應償之條矣情雖可矜而法不容肆擬絞以俟再訊九月招詳分巡道

究盜判語 汝州人張國柱告

看得田士奇招稱王氏原係和娶有約在其手而王氏亦稱係夫婦之反目其夫張國柱自賣者國柱則力詆其爲假約國柱父思賢又執賠情私約一紙傍添強字筆跡不侔且既稱曾賠情私和即以其妻歸之矣又告之爲強奪所可據者其嫁娶之緊證程氏

盜牛之窩主劉陽皆未到難以立坐合無仍批本州據其原證并思賢在州所告之原詞訊之庶可杜本犯之口乎九月招詳分巡道

詐貲判語 陝西富平縣人張顯告

看得楊克忠張廷浩負務不償使旅人喪資斧而號咷可罪也既經矢口血於神明持籌而計僉口如一追阿堵而法之何說焉仍斷發寶豐押追庶於民情爲便九月招詳分巡道

究負語 陝西富平縣人趙完璧告

看得趙桂庭輩貸旅人而弗償责蚨既擲白眼相看
負貧義之尤者指皎日以為盟質衆口而皆叶杖而
追之何說矣張九思負錢無幾張方祐闘控即還咸
可恕也趙完璧恐私債之牘不見收而託人命以怨
雖窮追不獲已之情亦法所不得寬并杖之仍祈發
寶豐押追庶免道路之勤可省閭閻之費九月招詳
分守道

姦良判語 汝州人 胡向化告

看得胡向化以刀筆而謔人之婦已有罪矣又拳之

於陌上而折其齒毋乃甚乎王元慶攘臂於邂逅之
遭逢先為戎首而與之詈語格闘罪亦安可寬也巳
經州斷明允各飾說以求逞則又不情矣至於王元
慶之粘單牽扯求勝毋容一一推敲也姑各杖而法
之十一月招詳分巡道

寵嬖判語 伊陽縣人 張氏告

看得溫愼當閨入畢命之後宜好言自口以慰逝者
之毋而恡嵗須之物詈不恭之語豈以婦化而情絕
於其所出乎致張氏有抱牘之控雖醫口可憑無他
故也而張氏不可不為之所俾其出孝布三金而杖
之兩造俱首肯於情法閒矣十一月招詳分巡道

乙卯

殺貧判語 伊陽縣人 祁宗好告

看得祁宗好以忤前令加則而赴愬稱苦似為不平
之鳴矣但張逢聘之則減而復增與宗好寔馬牛不
相風楊惟祥則前度審編時原未應書算之役乃誣
牽之牘中可乎况本縣審編於四十二年之春嘗下
令數月前開控訴之門臨時又挨戶逐丁面訊而甲

乙之宗好何不申片紙掉寸舌而道其苦廼則定於
一歲之杪而始以所見忤於前令者傷挈而控之也
非慣為越訴以誣良善者乎宜杖而戒之俟再審時
采輿論而酌減焉正月招詳汝州

戮商判語 汝州人 鄭萬國告

看得龐生光等以酒家胡而淹麯車之僧使逆旅窮
追於索值非人情也訟牘下而價立酬既質成而來
姑杖而追付焉三月招詳分巡道

刁拐判語 洛陽縣人 秦進亨告

看得秦進亨恃其財力而和買趙三講之妻爲側室已干法紀經洛陽縣斷其妻吳歸宗矣已而杜三枚娶於其父吳尚仁之手圖爲打詐又誣愬於巡道洛令復正其辜其財禮應入官而斷給進亨即洛令已曲全於法之外矣又閱四載而借伊川之籍再誣愬於憲臺律令具在奸民之呶呶連牘眞可憎也謹據律而再杖之其財禮姑如舊免追宜加責以爲戒三月招詳分巡道

盜嫁判語 伊陽縣人 王墨告

看得陳大剛以姊之夫于遠出不踰二年而輒敢許字於他氏唆其呈身告給執照於縣廳而歸之眞民之無良矣合杖而追其財禮入官康天賜有照合宥陳氏宜歸元夫其所籌子女准贖歸其父庶情法爲協三月招詳分巡道

刼掠判語 嵩縣人 魏思義告

看得程物以攘臂小怨而輒㥵指其傭人誣李登科等以三十人之刼槍其狂悖憑陵亦甚矣李登科以鄰失木耳而疑執程物之衆交逞誣辭均非善良嵩縣既并杖而結矣二宄宜并如擬以懲控愬之無稽者三月招詳分巡道

推地判語 登封縣人 石允光告

看得石允光初訟於登封已不直繼又有府詞而再覆罪三詞又爲駕誣宜杖以懲刁訟之弗已者但以地瘠糧累控而少林僧維寬既收其餘地於買主趙元禎之手姑再斷五畝與維寬使允光量糴其苦亦屬法外曲情耳四月招詳分守道

坑命判語 伊陽縣人 馬一驤告

看得馬浩然㒹叉貧而不償以他人囊中之青蚨而指逝者以爲解辦百其口何可寬也杖而追以懲負義者五月招詳汝州

豪殺判語 伊陽縣人 王九德告

看得逃戶之田可佃而不可賣王九德之應里戶而節年轉佃者[illegible]主復業之接役而遂以鮑二地轉典與青衿九德又佃與孝廉期於相勝而復業計窮遂投新藩之中貴而絕務以責之佃尚可以開復業之門而絕賣與隔境之貂璫法之所不貸亦漸

之所不可長也本應按律而發配然賣券非出一人之手姑與買大壯王九奏張以奉王九成之畫同分金錢者杖之守官王朝用不知情姑免坐其原爭地一分終爲必爭之業面揉衆口咸願公佃特爲持平以解世讐永釋同室之戈五月招詳分守道

辯婦判語 伊陽縣人 李繼元告

看得李繼元之以盜配也殃及其外舅張孟秋亦連逮而并配賣厥妻於李大朝者其父江也是時孟秋在配所也能分身而持券乎其歸而奪諸大朝之手

旋自賣歸盲夫董九重矣而復誣其舅氏豈所謂有胸無心者哉及詰其所謂補衙枷打者係嵩縣以孟秋嵩人也其有無不足質至若李大朝董九重之買休與其婦張氏之失身均應並杖而追其直以浣穢俗者也六月招詳分守道

局騙判語 伊陽縣人 王加祿告

看得王加祿以負債未償而騖地匿人之蹇其情屬李其迹類盜本縣既繩之以法面爲准追其原債於石中玉之手矣復假州籍謬爲投控之牘中玉遭斷不償推捱過期致其不平而益爲譸張之愬均應杖擬者六月招詳汝州

讐殺判語 伊陽縣人 顏天才告

看得顏天才之盜情既巳夜入其垣而保正呈舉到縣如係枉誣卽宜挺身而出辯何至遠匿不出久之越愬遂爲巳甚之詞乎就其控詞則云王文剛因與殷連相訟而怒其不爲力證遂盜誣之也及查文剛之原詞天才原不在證佐之列此其詭辯以相誣者可笑也突有王加祿者投詞而又訴文剛誣其教唆

矣及查文剛之訴詞又絕無加祿一字此其詭辯以相誣者可駭也則加祿之教唆而代爲執筆寔呈身而自訟矣文剛開單牛誣亦非善良宜并杖以創之六月招詳汝州

損傷判語 伊陽縣人 李孝穎告

看得張子陽張可福以武斷鄉曲之悍夫而敢於立談之頃遂批衿裾之類不幾令詩書之風掃地手杖之庶令圯族不馴之輩却足斂手也七月招詳分巡道

疊騙判語汝州人馬如光告

看得馬如光以詭糧為智囊據舊曆則有糧若干而據新曆則糧已歸之張養順矣既無左券又乏開收而影射為奸避差自快幷杖已舌結矣馬綱有毆嚷之愆而已經杖於州廳合無重科姑宥七月招詳汝州

盜誣判語伊陽縣人陳加慶告

看得陳加慶之盜穗於張自修也懷袖之匿可證執赴於邑而詎逃以去反噬張生而誣之連牘之控自

相矛盾真蟊賊之尤王連第黨比克盜毀法票而毆公役採輿論而詰之伏首而無所勝其舌幷杖之以請九月招詳提學道

辱士判語伊陽縣學劉爾發呈

看得張鳳翔以地糧細故輒詐衿裾於市衢惡言入耳士氣不墮地乎劉生既投牘而控雖勉為不情之愬竟情窮於兩造之訊也以虞芮來質姑杖而請罪十月招詳汝州

剪撟判語伊陽縣學李諫呈

看得楊名之姪鄒李生之家僮而逋逃既久以殘病畢命於他氏之門經洛陽之批掩其與李生已風馬牛不相及而楊名即率兇人棓擊其婉孌之愛子閧詐於衿裾之內局豈三尺所得寬乎金用煉不稽流來之孳而輒納之以買罪自取之咎與楊名應幷杖者十月招詳分巡道

捏誣判語伊陽縣學段可瀚呈

看得劉澤溥之入庠寔段可強以廩保結許索取不厭其谿壑即以悖師誣愬於縣廳已經儒學查明絕

無函丈之雅姑為和處矣而釁又起於劉芳川段獻璞之攘臂兩生又不免左袒而反辱仝萬權之以人命控可強於憲臺而有嵩縣之批也可強疑澤溥之陰主而亦以人命抄師為愬以相角在可強固跋扈不馴在澤溥亦稱謙不足兩造具而可強又舌詘矣既反絃效虞芮之風姑寬詠免夏楚之擊劉芳川段獻璞之佷鬬生釁仝萬權之誣控不情應併杖以懲克悍者十月招詳分守道

刑之三獄

癸丑

審錄判語

審得胡守禮爲高子進之妻張氏兇其迎夫同行而不甘佚進祿之戲詰激怒石擲卽死李登確證旣經屢勘絞其何枉

審得董世恩因劉加討工食而誶激先用拳脚次用扁担畢加命於登時陶香之口的證絞不枉也

審得夏柄使酒罵座而拳石斃田大林於須臾向救之王安目睹抵亦何辭

皇極篇 十八之二十三　　孔道錄

審得楊守奇嗔妹夫王得安之罵妹而石毆妹翁王天敘立斃其命情理悖甚絞亦無可矜也

審得張國爵不養親祖張應元使其以麥買肉於巳尚惡詬唾罵致其飮恨自縊旣斃而猶掌其頰則生前之逆惡不可勝誅投豺虎而不食斬其允協

審得武庫索債錢五十文不遂而拳脚木柴狠毆胡召當夜傷重而不救兇係異甚抵不稱枉也

甲寅

宣武衛審錄判語

審得李永鸞以賭博喧爭之故護劉大金致小別之憤詈遂捉摔倒地鼻口血流何日畢命抵絞何說但以劉大金之配故驛所援例爲解而驛文無憑何據而翻三十年之案乎緩決其宜

審得孟守元驢食小經之青芻相鬪而其父秦得盈護子毆斃守元於登時堅以助毆弟得福累死爲解及再訊得福巳杖決病殞與牽死事中者徑庭矣宜抵緩決

審得張守金嗔陶志學之索酒錢聽張炤文之挑激而用拳發毒毆卽時殞命証檢俱確絞抵無說

皇極篇 十八之二十四　　孔道錄

鄢陵縣審錄判語

審得許邦雷恨賈同以父之養子詆毋告叔而誘殺曠野在同悖十七年之恩養固似有可殺之罪矣但出居巳經二主而邦雷與爲養子之父者體亦不同終難以引殺子孫之條又不可援殺傭工之律論斬緩決

審得許氏夫亡鞠叔賈士京至生子而名之眞行禽也迨士京虐妻至死逐之於獄竟自斃其子乃以姑

驗其苟合為解士京為誰而死於獄乎雖七十老嫗
宜抵絞以滌污俗也
審得王同治看會濟漬呼娼而惡許虎之阴伸棍而
怒呂萬昇之勸虎避其鋒而萬昇中其毒矣以弟同
林之病死其家者為解同林豈從行下手者乎絞不
枉矣
審得張安登抗官道築堵之役而父子兄弟朋擊從
工之邢朝兇器非一而石春重傷痕非一而右肋重
絞抵其誘誰

審得邢良正呼五盧而孫注欲遣懐於店妓王氏與
之相從而王氏以無直不納也木墩擊胸傷孕血溢
死不移時買和又為左券抵絞何矜
審得張文明嫚罵少後之小年兒怒其回詆而打之
後怒其祖馬大江之護而鎌柄磚塊立斃老夫於途
惡少兇狠抵絞為快
審得王敬智爭雄六博而赤郭二耀之足恨其報辱
糾打毒慘斃於即夕雖有始終同謀之張天觀而為
首傷重者誰絞不可解

審得石景先以兇少力追馬氏於夜行而不應其節
不可涴矣不甘往詈被其扯毆衣磬體裂而救者枱
送至家哭久氣絕宜抵以謝香魂
審得劉汝秋以劉汝佃寒驢食藿之小故而兄弟就
罵其門汝佃懼避不敢為應其情可憐矣竟拋磚析
肋應手斃命情理慘甚抵不稱枉
審得袁氏情濃於姦而忌其夫吳得雷之回衛阻好
遂謀勒死據其棄井借逃則同謀之情燎然矣于思
愛未及正典刑袁氏宜速磔雪恨

審得吳自立欲啖劉時信之瓜不得故驅蹇以蹂其
田被罵結黨而刺肋腸出劉時信之活口既質而死
小剛二之鎗肩又為確証隨從之楊善既戍自立尚
得以囹圄為福堂乎亟絞不枉
審得王萬良罵晉朴之甥而怒其護遂磚擊仆地既
齒其乳又膝其陰傷重立死會場萬目共射坐大辟
何辭抵不冤矣
審得王泮負劉堯選椽磚之直反怒其索償而磚塊
狠毆旬日云亡賄証求脫不得而復以病死之見嫌

爲誣則風馬牛不相及情確絞當

審得雷加觀與陳千旺皆呼五白之擲徒嗔子旺索其負錢三千而很用磚塊登時殞命棄屍中野遽束其頸兇狡無倫亟絞允協

審得步時戶嗔步邦元與父爭樹之小嫌而兄弟邀擊於陌上踰宿卽斃傷以棒爲獨重允宜論絞

審得于文明本刀筆下格縣廳之不命恭禮也至佻而匿揭裝誣訕上奸夫倘復以利舌求解將非其邦之賢大夫者接踵矣論絞其宜

審得韓脊窩訪之巢三以訪捏重情遣戍而三逃不悛眞不可馴之檮杌也雖有衛批之照律無汰老放歸之條年雖二毛人寔窮兇宜絞

審得張永寧以催頭逋課老人李宗順拘與偕宿候其鼾酣而用石扇碎宗順之腦慘酷至此乎亟宜抵斬

審得林以存與林自安有宿嫌而酒酣偕行戲激中熱磚塊立斃其命喊叫自直絞其維允

審得王學禮因陳洪範小嫌而聽其佐兄洪杭借刀立死洪杭又自刎其子獻章以求脫旣論斥口外矣則王學禮之絞何可辭

審得李守才逼姦弟婦陳氏本婦終不甘兩度之辱而鳴情於其兄無顏自縊論絞伏辜家恤改戍又逃者再絞不可肆

審得宋進寶本鼓刀兇人恃酒毆死蘇以山於旬日罪已不可解又謀繼妻翟氏同縊其前妻之子可明冀以自抵豺父無情子何罪乎論絞允快

右伊耆之十七史之四二綱四十四目七十二則

篩文八千二百八十七箋文三百九統八千五百

[illegible]計大[illegible]乙卯十一月伊齋定

西極文璟天瑞著

太紫草

丙辰主洛詩十四首

予以乙卯之十一月十二日入洛三十有四日而判訟踰百決牘踰萬五官之課程如林萏什七在輿什二在廳什一在齋歲莫止有之汝詩一首附諸伊編丙辰歲首再至汝有詩三首略道今昔之况其爲洛詠者滿春杪止十一首萏多得之將迎輶軒之上青山以時就人萏洛君吟嘯之隙與洛京往有紫微太微二城西都賦曰倣太紫之圓方蓋東都亦如之故繫之詩未幾還去候代者兩月是爲洛客有客維馬向來則主矣

歲首過大安

玉座金城是此間使君隔歲折梅還畫圖一幅全如昨只少銀鞍綠故山

自汝西行望紫邏峯

太室眠龍當地首空同戴斗應天心盤叨文獻中原主偈探后皇嘉樹林向領伊川追勝訪全辭汝海歷幽尋著書眞憶伊陽好始信雲山紫邏深（著書都憶伊陽好李詩雲山紫邏深杜詩）

再至汝館於二程書院

請看昔賢監酒稅春風一月坐光庭屋梁似照眉稍紫堂際如垂眼界青教主伊川須命駕書生洛下待傳經伸展此日稱賓至却喜及門亦聚星

候館詩

案牘幾今雙腕脫出郊過市十回頻縈絲因定海東戶形木爲披洛下塵日月籠中憐度鳥山川筆底强描春君看驛使風雷急謁者逢迎謝主人

太微春眺試諸生

鼎直三星天次舍邑留七載聖經營太微城峙丹霞出上客車廻白玉行學海欲浮唐北闕高山兼仰宋西京從他拾翠凌波立東陌花深別寄情（天文有周鼎三星）

閘石滑寧制變關門

桃林赤幘忽塡野溜澗黃雲俄壓城坐簇驕兒眞誤國折衝俎上舊談兵將星不是當郞位鐵騎居然峙

羽營挾背寶刀看氣色天罡健骨手長纓

澗東館

毋自瀍西問澗東采珠巖畔送驚鴻誰家眉學遠山綠何處葉浮別澗紅縹緲漢城模太紫嶙峋周闕控河嵩逢迎莫厭趨郊館帝里雲霞快眼中

金谷館

出郊又採金谷畔莽蒼平楚滯輶軨但餘別浦清傳語誰送橫霞曲削屏綠野未堪求碧樹黃塵特地入紅亭翻風舞態仍成陣想見歸雲帶雨零

龍門南望

此度鑿龍也當還追憶兩年自洛還伊來往此間居然雲臥帶天闕闕丘闕塞星文應汝海汝墳地絡環獨弔香山澆酒土那聽司馬誦詩鬟樂天墓在東山馳驅謬作烟霞長伊洛生慚照客顏

龍門探一高巖得鐫知為奉先寺

欲問招提何處覓衣裳夜半臥寒雲雲來自就巖中宿疑是少陵曳練裙

夜出天津

祇為逢迎到水湄月陂青送數峯垂橋邊水色天邊月自照堯夫更照誰

平樂館

銅駝為錦陌夾馬是香營瀍水斜穿道龍崗曲抱城東郊日十度北里亦三行行便投平樂青山向我迎

福先寺是皇甫湜作碑者

只說洛陽紙價高見將文字等秋毫欲酬碑版三千絹玄晏先生翰主勞

待客福先寺

不是洛郊詩興乏載馳強半費逢迎幾年頻度鑿龍塞一日三探夾馬營新句到唇慵檢韻貴人投館遂鳴鉦裴公好築福先寺每出還收竹榻清

丙辰客洛詩三十一首

四月踰朏初次第河洛諸士之校者四百五十人厥六日初閱射於郊還齋而有南總部之命厥踰廿自汝入汴謁五月五日歸自榮輦間有詩十六首厥生魄入汝辭有詩七首其為洛詠者八首耳大夫人以二十五日先發就首陽厥踰晦自洛南

徂蒞弗覩事者六旬乃獲代是以云客洛也

櫻桃市 城北有櫻桃溝朱欒滿澗

洛陽四月櫻桃市火齊之塵處處攜神女絳唇槩洛
浦洞傳朱彈拈雲溪洞名檳榔枉作金盤薦荔實徒勞
紫燕齋聞說可教顏色好福宮特賜徧羣閨

詠齋中蓮竹

京兆明知只旦夕栽蓮種竹姑滌新如錢葉滿角芽
漾美箭筠生鳳卜鄰一日可無君在此同予知愛爾
何人夏來正促金陵駕青士紅房也送賓

午橋 城南十里

倘送高軒客更深至午橋邵窩經不住裴野待無聊
自強董公項未伸陶令腰中丞旋候節西鄙遂中宵

謁范文正公墓 並謁忠宣

彭婆有寺曰褒賢蓋以僧永范祀者東行十五里
當萬安山之西麓爲忠宣公隴萬安俗則稱黃花
其南爲文正隴歐陽公碑存其裔范生善服予門
人逕之請詩是夜南行三十里至白沙館
山色晉捫長自好松濤似和醴泉鳴 長白山有醴泉寺公少日讀書

爲齋地 雙盤石馬黃花麓百尺銅柯青鳥城少室中嵩
齋柱日清伊曲洛並環京 謂公父子 洞庭風快朗吟度應
會先憂後樂情

入伊境見峴山

天遊峯上與天遊夜半星辰肘後流試看翠臺遙卓
笏眞拱少室並垂旒山椒虎印還誰問石畔魚潛止
夢求倘得眞形圖寫去拄來桃竹嘯雙虬

贈別伊陽劉尉

案牘乍披臨洛汭圖書却卷向江關裝雲命嚮文情

屬醉聞浮觴別況開二水洲前懷二水 伊洛 三山天外
想三山 嵩下亦有三山 豫章良士如相念我亦松心不厭拔

雲溪觀 臨汝道上

好巘當門戶清流入市塵雲行穿待締客至但含煙
每借青精飯如邀白石儔汝濆今去去回盼是三年

讀歐詩有爲予經行者次韻和之四首

獨至香山一

波光隱白沙川月逐刀斜苔壁香山寺星龕大士家
剔鏽搜梵字聽鳥哼巖花甚處堪題石徘徊答自嗟

離彭婆投臨汝驛二

翠壁當人面黃花墮館前請看伊闕水來洗洛陽田范墓遥通寺（有褒賢寺爲文正作）歐碑晚拂煙更投臨汝驛（古有驛）重閲故山川

行至椹澗三

風向馬蹄鳴炎天灑汗行地浮煙樹濶衣挂晚霞明禁酒緣多病投驂怯遠程鳥啼如戀客恰恰和溪聲

朱家曲四

赤岡凌坂道朱曲帶江風宋岳浮空際隋堤逐柳中

蓬池詢得否兎苑步誰同大地平如鏡驅驅馬首東

詠朱仙瞻忠館石櫃

爲掇朱英種上闢陽林宜就日華看枝枝定學南車指似照鄂王一寸丹

館於宗正萬卷堂堂連鷁適國

投館莫燃藜杖火入山如坐玉壺冰風生蘋末移牀受月就松稍遜石凭陰洞探窮原歷歷曲臺穿徧再登登相期瑤草遊梁拾李杜詩權我輩應

汜水之陽

虢叔不堪當制邑漢王何事仗成皐晉楚爭鄭如爭竊險在緣誰築虎牢

虎牢

周流八極到瑶池不戀西王戀盛姬羣玉山頭三尺鳥白雲新句欲喻誰

觀洛汭二首

洛既收伊又赴河黃河到海更如何不須借彼淄澠舌辨取中流涇渭波

其二

嘗疑爾雅有河墳即是北邙一疋雲邙到盡時洛亦盡雌雄無乃本相羣

采朱草行

富女采丹葩貧女采朱草琅園穠發貯深煙染閣芝茜臨岐道五月談筐從嫂媼一年何曾着絳裙疋疋朝霞勞指爪（述異記洛陽有支茜園漢宮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服）

自游龍館還洛

暫留如擲彖遠至數歸程半歲慚稱父三川浪主盟書淵圖鼎邑圖府應天京爲問游龍館重來是送行

伊洛篇

伊日何長洛日何短山中清福賜令君風塵勞業亦已淺我如現相說法仙緣至合向諸天轉吁嗟桑下勿三休鳳臺燕磯待夷猶

之汝雜詠三首

青山如案好摩挲閣筆眞堪繪大羅便醮伊川飛瀑浪白雲平布勒籀蚪

其二

洛川封壤接伊川領盡丘雲共水烟正道伊人稱舊

部旋看洛邑號前賢

其三

周南留滯更須誰只詠竹枝楊柳枝桃葉雨花新製剪天津擊壤待佳期

空同山

如拳石黛占流霞憶宿空同道士家縈展因之捫腹跡（布仙人跡）飧盤聊爾進胡麻陰符欲證鄒沂注戴斗頻窺太乙車每向廣成經苑澤（廣成澤一曰廣成苑）不堪驅馬就煩拏

汝州使院詠竹

亭子綴青瓶逵意撫闌客興卽山翁看來有主莫須問到處此君聊許同片片虬鱗晴帶雨修修鳳嘴靜吟風選之安得爲擕杖徧叩嵩陽大小熊

汝署合詠竹檻榴牕

竹檻因風作五絃榴牕待日早霞鮮章華朱火分金谷箇箇青琅乞渭川弄玉自憐洋守富嘀唇方見洛妃妍甚年條肄重遵汝繡水綺山總是緣

自汝還洛

正戀低回去汝山馬蹄風送度伊闕遊蹤見作秋雲

駛別夢當隨皎月還

夜出東郊迓督郵自嘲

雲漢含星墮馬前此行王氣又千年憐君裍捲腰仍好只慣塵頭候列仙

郡館詩三首（明日將發郡館候餞自晡至夕命筆遣懷）

五年抱縣牘七年挂縣格茹檗拚含垢欲訴終沈墨肝腸千萬折久之郎固然是諳或是諛任媸亦任妍三令所閱歷累楮茫無端又作一夢往脫屣亦何艱

誰云木正氏兩月尚迍邅一宵稱洛長桃葉笑塵顏

其二

謬善鷃鵡賦獲登鳳凰臺筆波應馳鶩詞柄會顓裁
我豈文章士經綸匪所乖東屯却西馱世情有猜
撫今而追昔亦足以嘲咍

其三

仕路優銓諫太山眞主者赫赫聖明朝安用伉風雅
道術百世權軒冕聊暫假四十博一貳不之二大夫馬

右洛書之一詩之一二綱三十七目四十五首備
皇極篇十九之十一 一入冀蓋
文二千五百九十六箋文一百六十統二千七百
五十六字丙辰六月汴館定

皇極篇第二十洛書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天津稿

乙卯雜著四篇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是夜宿廟文感則漏再下）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知縣文翔鳳以乙卯十一月之
十一日宿城隍廟詰旦將受事敬告於威靈公之神
曰翔鳳後長天邑兢兢恐玷邵程之里爲懼有如以
權數爲智以擊斷爲能則其所長短惟矢忠信靡介

麻弗訶怒於鬼神洛下大賢之藪翔鳳其敢以不律
取咎刳西京孔道倘不朗於大體翼日其何顏再假
道以煩父老劃迹若乃智謝能薄即鬼神倘不苛求
於下士謹祗宿神之宇下布肝腸以相質也

張蓬玄吏部母夫人祭文（代作）

嘉厥高曾馨聞穹昊　帝大昜支旻精在褓假靈神
嫗誕秀月櫝蠱爾女士泵彼碩人校淑蘩蘋揚芬洽
渭爰降珉閨于飛鸞屐六化入瑞家祚國珍嗣徽彤
管錫類振麐擧狀千春懺擧薦以肯嗨克鵜比莫之鏶

偶仰對北斗以洸墨池諸儒白虎欣見紫芝之人在入
陞雲裴風馬左李邯山嘉平胏豬滓鉾函治决眥風
胡天桃穠李芳靨戴途冀士龍屠豫人鷲峙流䟽鯉
庭班姑授史維君子使晉長六官顓秋壁月萬界氷
寒或賀冠彈或唁犀照文正上圖殊堪同調收金鑄
貌采玉琢心含霜霞樹圂露瑤林忽解朝簪而嬉庭
綵八景奉輿春暉碧海符傳眞宰爪獻安期翔陽綬
響駐景延姿忠則天葵孝斯皇覽亮節儀人大東冠
冕維予纏綿兩籍偕通如蛩負駏表我大風代狩中

嵩馳精梁甫願薦河魴佐茲萊舞俄追王父遂陟曾
城若華弗耀精衛焉憑宇宙大名既歸閨予鴻冊豐
碑尚膺絫祉潤毛沼芷爰詰蹇修皇華三足上下索
求

姜鳳阿先生名宦奉主祭文

明興二百四十幾祀而名臣之上哉曼者盖鳳矣建
日月之太常其道德功業文章之兼而鳴者誰何氏
予曰王姚江予曰姜丹陽兩先生垂天之五星與而
列宿莫之偕行即嬌掌而揚推其功業又誰何氏乎

嘔手而制逆藩之悍王惟姚江以兵以才惟丹陽以
禮以誠咸從容奉金甌於我　皇肆洪都之廟食弗
替肆洛邑之祀典載光㕘萬首而一選曰賢其賡振
乎其鳳翩乎其嚋足以羣胻萬賢而一雋曰大賢如
瞻河圖天球於西序問兌戈和矢於東房其大賢之
翼聖宗而典經苑者又奚翅三百名山之遜岳曰帝
三百名川之戴海曰王而兩先生之文章功業道德
兼而鳴也茲非所謂全人與而敢不奉之如禮蒼昊
之黃琮赤璋小子十五而邀養冲夫子之特達叄又

二十五載而始得崇太中老泉於孔堂陰鯉庭之桃
李授衣鉢於桐鄉維嵩峻極維洛汪泱後之過聖門
而式宗臣者其奚間於地老與天荒

以邵夫子降日祭先天堂文

維萬曆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十二月之二十五日爲
康節邵夫子覽揆之度洛陽縣知縣後學文翔鳳以
一帋一醴而致其告曰夫子性叅天地之中道駕周
程之右兀弄先天君子萬夫之望世經皇極聖人百
世之師茲逢同甲辰良敬禮周南關里尚享

乙卯儷體一篇

姜鳳阿先生祀名宦議

太子太保南京禮部尚書前分守河南道叅議姜鳳
阿先生者名世仰宗臣之品肅一代之清高人倫推
王佐之才曼千春而冠蓋蚕軼聲於翰主文昌之將
筆飛晚典禮於秩宗麟閣之圖貌著風行洛邑殺跋
扈於介藩道駕伊川式轝髦於化國是以問其經濟
每自處於孫忠烈王文成之闕肆今本乃淵源實並
尊爲薛河津陳江門之配闕里表周南之陝寓而九

賢正祀典於邠鄗書院樹伊洛之嘉名而千士觀儀
刑於程座蘇驛傳於旁午而邾鄘頌仁人之利者萬
家裁協濟於剔驛而盟津襲君子之慶者百世蓋截
高穹而見斗一人賛狄文惠之賢鑿大地而得泉八
極徧韓昌黎之御雖閩海遠垂天畔尚廟食於桐鄉
即鎭江近直日門亦豆登於梓里覩衣裳之衮繡碩
膚常在東山奉河洛之圖書文獻獨傳中夏芳門馨
應宜從宣父之庭桂酒椒漿允協仲山之亢

丙辰雜著六篇

九賢祠配享祭文

維丙辰二月之二十五日洛陽縣知縣後學文翔鳳奉鳳阿姜先生之主配食於康節邵先生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橫渠張先生涑水司馬先生晦菴朱先生南軒張先生東萊呂先生之次以剛鬣一柔毛一修合享之典升厥告曰伊洛瀍澗之郊於天地則其華蓋紫庭也周文公胤保以往惟諸儒氏冠宋西京也皇極翁弄先天之丸以一元十二會爲經營也紀公則正中龍德乎正公其君子大成

也橫渠廣居之轍跡特一蹦溫國潛虛之履音如再聆也道州之圖書集程道岸新安之傳註大程家聲也南軒東萊斯亦考亭之左幟右旌也九賢之異世而同堂自姜氏其別構而合享則我後生也自非屑流萬世之胸臆則太上之扃莫之叩非璟瞡八極之睚瞞則曠絕之典莫之膺也丹陽之配九而稱十則昔之爲洛書數而今爲河圖數亦天寔爲之而匪我強爲逢迎也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

天官氏王秋澄先生引繩而拒謁弗中貴人通中貴人銜之偵上有他震怒以其諫官起廢之函進遂以見放去盖東序失河圖而名山有副畢矣羽蜕殆二十祀而愚始以按兩河侍御張公命次第其詠謌史乘之在篋者竊歎先生之力爲獨競也夫畫之力八百年而殫字之力千二百年而殫惟文章稱春秋之大者直始終元氣之母而文章之力亦各自有久近如射者之佽拾而挾鏃有至弗至焉者苟力之弗競則爲秦武王之絕脰於畝雲之鼎而力又弗止以冊

瀀青緗載之而發以亘氣爲大丙之銜如鳥語水流之自就音節也其吐之情而中肆聞之藹以入是以特久而昧者借妍於繁蕪之詞假態於排比之字顰笑弗宜呻吟無病如安樂公之閉睤而泪弗注是强悲也如副急泪之灑於帝妃而情在家姬雖悲弗涉也亂楮之玉三年詎得成林乘風之鳶十日不免墮地欲遠施而久著乎夸父之力終膜矣試發先生之篋帶除季葉沿習之陋而洗發心靈音節自叶於古法其辭或之左之遷劉向荀悅劉廓比几韻文則代

骨於蜻節借照於蘇州摩詰之精蕤雄文奪嘉州之蒼
華竝蹈而質固自秋澄其亮節直襟瑗然表鵷鷺之
署進秉國成退闢天步松風不和莎羽之鳴澗泉詎
寫繁絃之響真氣所射宜石飲而札穿矣哲匠信範
古而命鋼未始不援衷矢口也通人信博稽而圖矚
未始不透悟拈宗也杜陵之愛君而至杜鵑朱櫻感
含情弗置者故杜陵氏質也青蓮之俠而儁者故青
蓮氏質也而學者往往取樂府十九首各模一闋胸
臆之云何騷苟可宋敢何必九賦苟可校發亦何必

七矣向使秋澄人遜於往者即終日七襄而報章詎
成窮年五組而製錦徒學將一夫之宋冠而曾服自
姓孔而字仲尼者果爲不及禹三寸之腰與即我儕
人弗秋澄師也而徒章擬句肖其文章亦奚異買絲
繡平原而望其收却秦存趙之功耶文中子之銓序
六代詩如矯掌而獨以陳思爲君子非謂其源以典
與朱文公獨以王梅溪配諸葛老杜昌黎之筆而信
其爲君子松對而壁嶄不爲纖曲語也文章固有真
侍御公命今斯文而亟表其師學行之懋方獻鄒魯
之珍以暴諸同調愚獲于校讐之役有受持之而弗
惡服其人不同時是憾者愚其甘口過抑亦待八百
年千二百年而聞者之尚藹以入也厥乃占力之獨
競與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二 代作

余師秋澄先生王氏其人詎非所謂千載有餘情者
哉而風槩在建邦之署韻澤在敎梓之鄉高山景行
于胥嘉尚鏤金鐫石于胥誦法天下之知弗知咸惜
有未究之蘊懦若聆大皇之壄眷雝喈之音而至使

輭文之弗章天攸而地藏乎則我及門之罪于何辭
耶其從我大人遊良不啻扶風三千之帳以東樓算
事之一康成冠之其偕鳴珂於帝里盍欲表衣鉢而
竹帛貌麟閣於鱣堂而余童然其罔廓則先生父孔
鑄我矣倘所謂伐柯者則不遠乎爲箕幸續良弓度
針獲看鏽譜肆余奉其孤標若將叩羲皇之座珍此
古道不禁疑落月之梁而手不朽之言暴獨知之契
詎因箕尾之騎歸天上遂使風雷之掣失人間耶先
生之秉軽於去國蒼天下事有陰持柄而敢之者天

官之署非權璫肉食之藉詞謝之庭與而先生畏天
官氏署則力謝絕其間遺湮垂者格弗行其報復直
踦須耳吁嗟范文正之進百官圖時其一筆勾又豈
以一路號代一家乎而異之以言罷者淹弗起亦以
畏忌故先生詎忍以畏忌失天官氏職耶亟以賜環
請艮不以我易諸賢倘古所謂折齒補牘者哉會上
有所訶怒中者遂得聞矣奉旣前則閣署咸罷去公
其倡之者是公又成閣署之罷者名始錫類於諸君
子哉其嘉遯數十年不拈片刺付長安人高軒輶輪

之客莫之能器臺笠襏襫僵走十畝之間周公不管
徴明農於野與而先生直以擊壤何鍾代冠冕之桎
梏斯其人得不求之三代上避大賢之席而薦之而
式廬之請或造膝而叩石畫則一語徐出臣山言至
井井斤斤如也其布筆陣而揚摧則左馬之風格室
車而塗轍者韻文儷句如虛壑之嘯長風疎林之涵
皎月水奏山空雲流壁斷選魏律唐軼遵而儁李矣
垂彤管而勒邑乘遂爲一國良史礫永鼠而朋害貫
麗金而鑄良規諸四海而準窺全豹於管斑耳盖望

其崢嶸則削三峯而五岳瞻禮恐不前即其盎晬則
把五章而鸞峙低回弗能去是以六經在函問字之
屨疊蹤兩楹旣夢採風之使咨度旣崇鄉祭之儀又
列易名之請望山河之壯則其剛大之氣亦儼可挹
矣夫文章杜陵氏稱小技於道未尊詞賦子雲氏稱
雕蟲俄壯不爲秋澄之真骨相旣借其蛻去而余爲
公其口代者以貽同好後之師秋澄者且以余爲登
岸之筏與陸宣公旣解吏部避謗不著書僅集古今
驗方五十篇示鄉人至今憾微言之弗著而秋澄之

謦欬猶留於子墨詎非來兹之幸與余有集蓼之艱
罔解顛之慧風烈雨驟居然夏屋帡幪劒脫冠藏宜
向遺珠寶貫聊爲脛走於八垂竊比春秋之素臣乎

分守河南叅知董公壽序

壽星之次曰辰寔惟角亢當洛邑在成周之東陽萬
曆之丙在辰而其春之夬月壬亦在辰爲今分守河
南叅知董公星覽之度夫角爲天官郎直周鼎三星
應宗周之鼎邑其亢而几固天子內朝叅知行省者
匪舊中書省總政事掌者與按地絡則星精叶本天

符則人瑞應以會陰陽交風雨之奏而歲月又濟於
水火王惟歲卿士惟月公寔占燮和之鮮將無三才
正位而五行序軌與愚其選何說以載觴惟是上臣
以祈天永命申雅願於明辟必不僅僅自忠其躬飫
御而願齡為一夫之壽固天保於恒月遂民質以大
年人不告災厲物不告夭札然後寵溢百揆顯垂亦
世作朋則稱三邦基則稱萬是則為上臣之壽耳矣
卽為公道昔之功於洛郊者請以周召陳畢之事代
詞於酌者為手仇之三侑周公稱天壽平格頌伊尹
而下六臣之保乂為能配天而多歷年所勤勤然欲

與奭方之故日見百士吐握躬勞棫樸收奉璋之髦
鹿鳴納周行之客匪作人之效與朝至于師儱保大
相澗東獲洛食之吉伻來獻考卜之圖匪經營之效
與庶殷丕作多士用告有土求寧於幹止頑民洽慶
於攸居匪輯定之效與至其望鴻渚與魴罭覲袞繡
於東山嘉禾及風王室詘相斯又獲主之效也肆乃
無逸贊迪哲之規享國貢盤遊之戒克知三宅攸兼
庶慎宜其躋百年而受介祉茲周公之所以壽與召

奭先公相宅攻位於洛汭而卷阿之誦尚以鳳翽梧
萋嘉吉士之馮翼其申告於君則曰豈弟君子俾爾
彌性茲召洛兩誥之偕垂而穆公竟作考於對揚者
與卽君陳尹東郊惟監庶殷王國曰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又申之曰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休終有辭於永
世卽畢公隆四世之弼還三紀之風亦惟東郊是保
釐王亦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三后協心同底之謝
要以措毀士而已試觀今洛邑之所以須董公與公
之所以定洛其後先之轍又何其絫相鈞耶公筆彩

照爛江于冠東南作者之詞管出而衡長西北冏與
顯晰於藝圃者初游卽師表中原所甲乙之牘日以
四百計雖黃冏遺隻字益探珠於龍頷刷錦於雲壑
而玉聚金鏗咸中肆夏采齊之雅逮今九閱載而士
之以鄉三物寘者於八十五人之中其高等尚得雋
七十有幾人卽振蕊珩於鑾黨之署者亦三十有幾
人其作人奚弗效耶福潘就國之工卽不敢方諸管
洛然視召伯邑謝之勞不啻倍其府第之賢以五十
六萬計而其田又跨三省之遐邇以四萬頃計作廟

徹土傳御峙粻恐營洛之勞費不茲爲增公遂以獨
賢自汝移鎭單懷爲王主候館之役衛浮於洛爲棚
殿者十而殿以萬金酌其程次躬爲樹址考工之攻
阿貸於野王人至止被路蹌蹌條釋舳艫輶軨是陟
條舍豹尾鵝首載征萬蹄靁轟千輪雲矗繚墻築馳
道之塵葆蓋曳竟天之羽而公五官幷馳隻手獨据
麾示咸宜圖寫如指井肆闆廬健之震扈從靡徒御
之驚其經營又奚弗效耶周之下都稱東郊處庶殷
者蓋卽今瀍外之郭軍校之從封者茲焉用樓誠不

敢方多士然銅市芝廛乍受執殳先驅之衆則腹不
免結轖而輪囷若不堪受者而新附者亦往往自貳
王者之犒予弗時則脫巾而譟譁不可馴是何啻梗
化之頑庶而寺人有未見君子之令巷伯有成是貝
錦之驕單命所稱世祿鮮禮信一撥不可繩也焉用
吐之而公寔瞻大體良不啻副君陳之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者蓋公以天子方伯往監諸侯王之國其所
以監之者匪兢兢是倚亦不啻如多方立政之勤劬
肆福國之禮公與其下之嚴且懷者衮繡之覲惟厚

幸亦尾無如蹙之炙懷德保維城之重其甯定又奚
弗效耶茲其相東土之大者問重地於今天地之隩
區亦孰右夾輔之藩而天下之所屬茲且對天子之
所睨茲且諸恐東人伐柯斧克之願不終償而留相
之績將無以定洛者疇復主之效與聞誠布公有如
公且還總中書之省天下士咸向風僾同升冠相彈
也豈啻中原士稱知己維今茲山以東若割而爲朽
壤人不啻火於雒氏而洛汝間陰陽以律風雨其時
公當旣濟之祥應星躔之壽掌上春臺以擊時夏茲

愚以三才五行之際爲其十九部之長吏祝一斛致
以口華進也

醉翁解

老杜曰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王摩詰曰年紀蹉
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而歐陽公之四十在滁
也記瑯琊之山亭曰蒼顏白髮頹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飲少輒醉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三公皆四
十而一稱暮景一稱白頭一稱蒼顏白髮年最高何
其懷槩之太促蓋有激於感遇之際哉予四十當萬

屠之丙辰誦之而爲一警也許昌道上偶讀歐陽[illegible]
沈邁二詩一曰我時四十猶强力自號醉翁聊戲客
爾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
忘見我今應不能識又曰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
翁實少年又曰顏摧鬢改眞一翁心以憂醉安知樂
云欲少輒醉是公未可以醉而稱醉未可以翁而稱
翁者也予不敢自以爲少亦不敢輒自役安禮曰四
十强而仕予雖困場屋二十年猶恨其學未就而宦
游者七年矣因書以自解

爲陳生題所肖予小像

緊陳生乃貌太青乎拱手其几前耶兩人皆假之面
孔邈古之骨相距兹之儼然耶嗟嗟眞形非五嶽委
蛻亦千秋後之求太青子者其以陳生之册青爲河
圖天球耶

萬曆丙辰夏五朞也持此圖就洛君請題嘉厭雅
爲書而付之時將命駕金陵

丙辰簡牘十九篇

簡姜養冲老師

憶癸巳別吾師於玄灞之畔爾時翔鳳年十有七今
蹉跎四十强矣二十四載之遼遑恍焉昨日耳不知
如許州國星聚之類如兹海上受札卜人旋以直道
困日理譏不給未有以候也量移伊川反再奉吾師
慰勞之札以太老師祀事未結亦未有以候也札已
三受適得爲洛令敬畢祀事葢甲寅夏日侍學憲張
公於宜陽張公顧舊令郭以太老師宜祀狀翔鳳卽
力贊以爲關一代大體出而促郭令會披當時治行
弗克詳遂淹未果逮諸稿至而翔鳳卽入洛面促之

郭令之尊人太老師舊南曹屬吏也雅副其父志遑
上之郡公其舉狀寔欲代爲之其執筆之校官雖亦
求削於固陋未好下吏寬之挐然簡通面請於張公
者積月止待郡詳淹未轉幸緣熟獲叨東郊之役親
篆郡李許君又趙儕鶴先生帷中人欣爲之請詳出
而翔鳳卽馳馬上之葢報可未三日而張公以論左
去少需則佳期幾不可再遂於十二月之二十四日
奉主入象璜之堂葢郡祠向無木主香案止鐫以片
石而几以碑翔鳳特爲主爲案恪以執事徧諸部人

崇享錄其移文以報艮自快獲與至人之典庶藉手以慰吾師乎惟翔鳳誼屬淵源愛等嚴慈視世之友道萬不儷而疎未有以通者二十載吾師弗以爲異而慰且誨者屢弗厭鄙心艮結轖弗自寧爾惟老師直道去國爲海內名流之冠人巳上於義皇道克嗣於孔父所感者贍禮之弗遂懷戀之私艮苦小草之木行者咸紕繆吾師有再命致不請哲匠斤束芹之不克布欸也仰恃額然而巳

簡姜養冲老師二

名宦祠止以鐫記而弗主盍前董氏欲可久也門生特奉大老師主將次第具主其鐫中位次頗不倫至以穎濱先大蘇大蘇先歐公而以潞國爲文山謬甚鐫末郡守武功李公者家大人年友爲太翁後進新大故小當升主而陟之其諸君子世次門生冗不及訂正惟老師釐定之當釐爲鐫示不朽也其首稱周卜仲山甫公云者亦不可解祈并裁謹墨名宦祠伊洛書院孟津遺思之三鐫以上伊洛書院盍卽邵子之安樂窩而其門眉爲太翁樹者尚稱安樂窩也九賢祠門生盍更築一堂而專祀邵康節氏矣鄙念尚欲以配九賢俟奉主訖額有闕其移文并洛人之致祠不叶者不妨筆彩一剪拂使可布而行也

簡朱座師郎君

弟自庚戌春首獲謁我師於都門之外別去卽有瀕憲之擢雖幸釋褐然萬里天畔通問爲艱弟之自東萊再移伊門我師亦擢而爲卿士駐節凉州竊意師弟子或可一面矚也方圖馳訊而旋得邸報我師巳翛然徂十五年之知巳遂作長別雪灑西風艮不分

俄成今古之至慨得報之日計巳旆搖於劒外矣毋欲馳一抨以往唁師母并俟我金昆而蜀道非單力可辦適再移洛下而楚轄劉公以計畢過里姑寄半載之俸以五十金爲奠當額圖艮鄙再相聞也惟諸兄現現奇骨願言珍此盛年以副先志倘假佳篇敬我兄弟之雅乎附上拙集四十二册乞焚之師前並面奉聲欬也慘痛迴腸匪堪筆殫

簡劉閩宇方伯

其受敝座師知遇之雅艮不啻嚴慈悵德音之不聆

翹西雲而露灑方圖專役幸執事有通家之愛敬煩
左右爲郵薄奠五十金祈轉付其郎君家門動履願
一一其詳師友情關良匪易割者祈仁人鑒焉

報富平劉解頭

風塵之吏腰如磬折至人破形骸而交之八九年之
積思恍若撤九嶷於面屏媿東逆西送未遑以片期
長話拙稿非定本珍重雅詢并上嵩刻八幅是敝門
人爲石之少林者跋言翼日顯有上

簡竹居宗正

自出帝子閣頭毋矯首五雲間若從陳思遊珠璣子
若干枚是大蘇所謂北海石元美詩所謂彈子窩產
者彈子窩在蓬萊閣下敬持贈并少林八刻是嵩陽
門人鐫鄙詩者也東書堂帖頗構其一俾去使直之

簡馬時良翰編

不奉金門色笑者垂幾年矣每過二室間見闌昆筆
彩流耀山靈古之兄弟善屬文者二蘇匪我時仲良
其誰耶敝門人邢生尙義以明經入都此人久當貢
上次以讓其兄眞有古人之風而今始以薦行品誼
表表弟所嘉尙當廷試時一引手而甲之前列幸甚
弟其大有榮施哉春官得士定冠蓋全燕其以示我
不

報荊伯鷄岳推

都門一對晤颯焉又四閱歲華弟往來伊闕間九嶷
仙人寂其無靈豈邁邁於風塵之骨乎李文若橋新
篇讀之兩掖欲羽也桃林大盜驚定之餘當圖馳慰
乃先詢我耶懷袖春風几筵王氣并拜登以錫光矣
石年丈膽忠可方古之裴郭竊大爲關門幸也冗次

草荅不具千萬

簡按臺張公

其自東萊至今謹愼如一日未敢少踰於繩尺蒙執
事特鑒而授以神臂士以身許知己良非虛語長價
於遷洛終身稱及門之雅豈非良緣洛下之艱萬端
宗藩固百貲調停而過客如林於全秦爲戶庭案牘
如山視萊陽且十倍第一人情之患之不可調也把
持官府飛謗通國大是哭累長民者以日爲年矣

報按臺張公

命校秋澄先生集文詞淸遠越在風塵之上詩道更是專家眞先輩典刑全編無可削汰詩目如舊文目敬更定之并正訛字冰價已不可望小費似應聽之吳本厚地雖行長吏司查亦止可遷延時日區區數畝定不便相持但鹽店恐費調停而淮鹽將登陸車運之議又起矣

報按臺張公二

秋澄先生集序累月始克就蓋其鞅掌風塵情況太惡每閣筆思不繼遂未敢輕拈執事之表章先達大

有功於斯文如李空同先生者爲一代詞人之冠雖泰產而寔汴居其後裔零丁昔歷城令爲于鱗錄後遂爲佳話鄙意願執事爲一坊於汴州以寵嘉先哲而並爲贖其東園鍚以祭地豈非一快事乎其更有欲聞者積衷兩年焚香三沐而始敢以請也蓋邵康節先生道已入於聖域在淸和任之間而其學獨本於天了徹性命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而世儒未爲全解各守師說未克深究性命之指徒左祖周程而此翁先天之學未全暴於聖宗其服膺其人者三十年罪在伊川百方謀之爲新其安樂故居幷其遺隴咸有宇有坊矣程氏之後世博士於嵩縣而邵氏子孫之在洛者其以爲卽世博士如程未爲越伏惟執事百世之豪宜舉千載之事願特疏於朝求錄後如程氏而其先人邵天叟氏亦宜如程朱例在配食啓聖之列蓋學以直透根宗爲主俟後聖於不惑若待非常之人爲知己者執事卽請而弗獲果亦爲議禮者開先必有應之者其受執事特達之知無以報敬以天下第一事上聞伏祈垂鑒焉冒昧罪甚

報按臺張公三

靈寶之事久難言之其蓋積衷有年而未敢以聞也當亂民之初閧原借焦氏以逐其掠當時寔挾礦賊以橫行其殘破民間狀有不忍言者礦賊之道路旣熟而耽逐城中之有以爲奇貨仍以焦氏爲藉口而勢幾至於覆全城矣向非石令忠臣義士膽智無雙手刃賊而抉背咽睛以先百姓靈寶其不荆棘乎盎俄頃之間卽石令之兩内子幾於就義其聞之淚下潸然此等健骨應變倉卒可謂經緯全材矣當時賊

雖據城攻縣而所擄掠者旣頗滿其心而又不得志
於圍衙不得不爲脫走之謀一退而房瓦飛下不堪
仰視宜其就擒者多而官兵無恙也敬據所聞上陳
其結局當必有良圖

報按臺張公四

靈寶重地密邇東郊雖小寇猖狂今且爲罘中之兎
矣但從來任事爲難應變於倉卒尤難之難也而議
論之客忌功幸敗往往持文墨苛責其後所以灰報
國之心挫忠良之氣匪旦夕矣卽如王文成功在社

稷而今尚有口他又可知張岵崍智縛小盜而遂終
致身於司馬視石令全城之功何如而道路之口事
外之議非法鑿提空孰能定紛紜之訛言乎其以爲
查稽之令宜緩方當倡義用武之際而先爲行勘功
罪之說卽令之任事者又安得不畏首尾而觀望乎
蓋此時以擒盜爲重况石令之功與此城不朽者章
甚藉不然而靈寶失保扼關隴之項而捉洛邑之肘
其可畏何似而好爲不情之說者亦何不設以身當
之耶盖執事主持而地方用事者咸恃以不恐矣但

兵不在多在用命兵愈增而地方愈累昨聞將士立
營十五里之外卽相視大哭其不爲此寇所笑乎而
道牌之以捷音布洛下者亦云鄉民王沼等擒斬有
功此非石令所倡之義民乎然尚不聞統兵之將馘
一首者向使將兵者早至山下賊又安敢至老君原
耶而將之不用命與兵之不如期者卽以軍法從事
又孰敢抗阻而坐靡廩餼者今旣被劊而奔諸將又
繼往計日必爲一網之打矣倘此賊之返而登山則
易困而我兵一至其山下則百姓不肯爲之餉卽立

斃也如其在曠野而東擊西走此救彼掠則鄉井尚
不免騷繹之患而將士倘如靈寶之鄉民可使又何
患乎其感執事鑿石令之膽智不勝國士瀝肝之嘆
敬據其所欲言如此祈鑒宥其愚

報按臺張公五

靈寶之亂兩言以定之曰在昔日亂民借礦賊之勢
在今日礦賊假亂民之名是確案也妬者皆局外之
論非琢骨之解豈兩年以來果無亂民之猖狂自今
日創聞者耶况往年原借焦氏爲名而寔作亂乎道

路既熟而奸謀又作矣倘亂民不手焦氏一物亦安
得執而捕之如有一夫之不辜其家寧不操片牘以
嗚控耶既定變於倉卒而全城不陷功當與此城不
朽其說起於一人之有嫌於石令者至敢於異同兩
臺兩道之定論乎昨濟源人一閧石令轉而數百人
往迎其家眷石令不得已而先發眷屬入洛靈寶縉
紳士民之送而泣下者千人得民之效可睹矣其敢
不爲忠臣義士洩不平乎仰恃法臺以定力持終始
凡報國救時斷非此輩風傳之口所辨況武弁退避

無功者其說又何足取信也

報按臺張公六

某爲令四年又十月矣而茲乃獲擢而爲〔〕儀郎者
大庇之餘也昨見某某皆簡未幾而又繁而並得爲
北戶工某與靈寶石令雖邀神臂之援而終不得一
望京華之塵想世情在公私之間乎李空同氣節文
章是達人百世通家其子孫里第讀其書聞其風自
不忍恝然者洛中人情難調而藩國事多不可預知
又不可力持是以當事亦苦之某前在萊陽聞鷄而

起者可二十月刻苦厲行初欲以古人之吏治爲必
可追有除于下石者而又不削傍門之望終以上官
一誌文中忌而遷矣以某步步閑規矩極苦極勤者
而目之曰恃才而廢事全相反如天道何也大約某
之政事以文章小技掩而砥磨於古人之繩尺者亦
不盡布於衆口也卽洛三旬而卽了上司批詞百餘
宗咸招報又十倍於東萊矣而日在車在郊在候館
以其隙繼之以夜而積案亦頗清矣其自伊行也至
不能償庫稱貸於鄰邑而始能自贖以啓行在洛五

閱月而討者偕者之去而還也非鄰父母則公祖非
年家則故交而三載之勤畢集於此時聞報之日篋
無餘錢進退維谷宜人之笑爲大拙也而某獨堅守
此寸心矢期不辱知己之雅注恃愛聊自攄其大略
如此

報按臺張公七

康節錄後之請蒙賜諾眞可謂千載一遇執事固邵
子知己某亦了三十年來一念蓋邵子之後爲洛諸
生繼祖自康節之長子伯溫而承父訓以爲天下有

變惟蜀可避伯溫遂奉使入蜀以家行高宗南渡程氏遂淪而爲夷狄而邵氏獨得爲宋入世紹興我朝有仕於洛之伊簿者因留不去遂爲洛入家譜歷歷可攷也執事一題而增重史冊錫光聖門海內皆仰至人之采手矣

報按臺張公八

某之奉謁法臺姑申謝尚未敢言辭雅翰諄切隆睨踰常格萬倍感激莫知所報前度賜餜次晨宜謁謝因撫臺有賜並謁則不及報閣獨謁則不敢異同是

以暫回候代再圖趨辭耳萊人高孩之書一緘便郵相付想必爲吹噓鄙陋者某不欲因鄉紳爲進身三年未敢獻而又不應却之某行矣謹以上

簡舊令郭默千

弟自入洛奉鼎牘者屢矣而尚稽一伻之候疎慵之愆一至此從仁人游者近三載綢繆之稚骨月之好百年稱知已矣而俄焉睹素車還也忍乎否耶良不自分尾召父後也讀仁丈途次之札而弟爲感也讀其入里之札而弟爲酸也讀其繼至之諸札而悅若握手面也而折腰軼掌之客竟鈌奉唁之使仁丈不督我而反溫詞慰之耶弟竟不堪燕雲游而以留餞見付鳩拙之受何敢過邀聊以遣歲所望仁入孝子珍重世道之身慰我千里薄芹聊布寸悃其代辦一炷香而賁之伯翁也如汝辭次彭婆館敬拈管攄別況以聞可勝天角之想

報張泰符恤部

某獲邀欽恤使者之顧長價良甚見屬邵先生遺像敬臨以上幷附九賢像各一其龍門銘一篇某向所

搜之山足者即郡志所弗載也而范文正碑出歐文忠手者近亦得之其隴頭幷得裴氏碑一通益唐鐫也他漢唐入蹟弗可獲某旦夕束裝恨再謁之艱謹以爲別

右洛書之二文之一四綱二十一目三十篇簡文九千一百八十四箋文十四統九千一百九十八

字丙辰五月洛陽寓宅

皇極篇第二十一洛書于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于邁錄

象璜講錄

予惟乙卯至於洛師以十一月之十二日視政詰

蚤就東郊謁先聖禮竟登堂前諸生詰之

洛邑應天心而直華嵩當地腹而據紫庭自開闢後元氣之大萃而稱絕勝者四河圖獻天苞洛書授地符遂摩卦爻之源爰立文字之祖則宓羲氏之手抉

鴻濛爲初萃也舜有南河之遯禹爲陽城之遷治河導洛畀範錫疇啓呱泣於嵩陽益遜謝於箕陰神功攸勳聖蹤是蹈蓋元氣之再萃也文王表聖瑞於丹書寔惟上洛周召布聖化於分陝先被南國武王龍興而東征尚父鷹揚而先奮夷齊於斯經臨閼散於斯弼亮至成王而周公營洛召公遣伻畢公君陳茲焉尹保千八百國之執玉而覲上都越裳氏之重譯而請南車是元氣之三萃也雅亡而王列爲風春秋之所托始僅孔子問禮之輶軒聊一過其後光武中

興定建武之基子陵加足應客星之座此猶其小者潘陸張左之文於晉不足道卽宋祖之夾馬香營亦猶其小者獨伯淳之風和雨甘正叔之準平繩直駢誕靈而生振河南之鐸康節亦渡河而得朋橫渠又出關而論易五星奎聚之光六經祥開之會定性西銘之精言經世易傳之奧演比伊洛於闕里緯圖書之天葩此元氣之四萃而千載又一候也諸生發蹤伊洛之上而誦聖人之書獨無慨然動激昂雲霞之

雅思者乎柰何舍貴周而希賤秦出入郡縣之門庭手三寸之牘爲邦大夫所厭憎弗恤也其間雄管徤手振藻如華者不乏其亦有揖康節與同歸仰兩程之高蹈排抗靡風提衡道印者乎柰何亦止以掇青紫爲人間之第一事至遜古人一籌也予與諸生千二百人同城而處謬稱一日之長願摩厲以須諸生毋舍予弗規予亦勿負諸生如權相馭也庶幾緬追邵程之矩步且仰稽羲皇之春容耶

朔望令當從郡大夫之後謁郡廟例以初二十六日方獲觀學東郊往事諸生終歲不詣學禮廟二

三廣文聯自相周旋目不涉趨蹌之儀予始命士
子前俾講而勞之丙辰二月旁䫉諸生講學而時
習之一章其爲人也孝弟一章道千乘之國一章
爲重推此義而說訓辭
學字盖始於傅說之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
盤而說申誠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又曰惟斅學半念始終典于學而又特見
於成王之口周官曰學古入官又曰不學墻面敬之
之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詩書之言學者如此而已

至孔氏而始有大學之目論語特以學冠篇學遂爲
聖門之第一字漢儒訓之爲覺朱子訓之爲效近儒
有右漢而左宋者學本以求覺直訓覺則義未叶援
詩書之指則效爲當其云學于甘盤學于古訓學古
云者皆效也其云惟學遜志務時敏者卽時習之說
也其云斅學半者卽朋來之說也緝熙于光明大是
與繫語卽大學在明明德之說也明明德新民卽時
習朋來之指也易云崇效天卑法地就教言既云先
覺覺後覺就學言獨不可云後覺效先覺乎覺卽在
效之中矣顏子步亦步趨亦趨正效字之指楊子云
云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以潛心爲效效非徒記誦而已又曰睎顏
之徒亦顏之人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至
於希天亦何所不覺耶老子亦云王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亦可爲訓詁之證
易繫稱崇效天卑法地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象傳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所謂
效天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所謂法地明德新

民之義具矣學天地之謂大學大哉乾元是以有大
學之目至哉坤元是以有至善之目學以學天地而
已矣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舍父母之資始而資生焉
學耶學天地之資始資生又安見有可遺棄之人物
又安見有可厭憎之事物資始而資生者乾坤之元
體仁長人學乾坤之所以爲元者也
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曰忠信所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此時習之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見龍在田君德也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朋來之説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人不知不慍之説聖學法天特寄之乾

批頭説人字須重必先見人之所以爲人異於萬物者何在自不甘爲禽獸之行跳浪於幾希之外人者仁也人之所以爲人者非血氣也天性也一仁而已矣孝弟者仁之第一念卽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既見人之所以爲人自然不容已於事親從兄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而節文之直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又安能以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其親耶知天事天惟仁人而後可以盡人道如士子須識士之所以爲士其異於凡民者安在故聖人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訓有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之警有士志於道而耻惡衣食者未足與議之戒諸君子揖鄧程於伊洛之上反而顧之韋甫在頂逢掖在肘抱牘而干澤尚忍爲之否耶

五者仍以敬事爲主然先須識事字如爲政其事在愛民既識其所以爲政者又安容於不敬耶一切愛民等事皆自此一念流露出如士子先須識士之所事士何事曰尚志尚志者居仁由義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既識其所以爲士卽敬自家事孳孳進德修業之不暇而暇爲道府之干謁案牘之紛囂耶今孳孳然欲有司爲我鞭其人又欲有司爲我豁其罰居仁由義之士有此等肝腸行徑耶各敬爾身予誠不忍負諸士諸士其有以慰鄙望者

伊川解敬以主一無適陽明駁之曰主一無適者天

理也如泛言主一無適則一心縱欲亦可謂之敬乎此陽明大有洗發處然畢竟程子之説精程子又何嘗謂不必主天理耶卽以理言如諸士子在此聽話而一心忽馳於作文亦安可不謂之理然聽而不聞便是放心不得其正矣卽是理中之欲倘如子當拜廟時忽念在臨民行政之際亦安可不謂之理然必至跪拜有誤所謂主一無適者卽理中亦有對景不對景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者敬之解程朱可謂研精密不容針者也

二月生魄視學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爲重宣此

義而說訓辭

前二年見諸生爲上大夫說此書有用註日日克之語或以爲正在一日二字提醒人柰何云日日乎竊意日日克去恐無異於欲恕亦安得人人皆作一日觀也此止可爲顏子道且以外家譬之如慧能既見到本來無一物處米熟待舂然後講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即了徹六通畢具張平叔所謂若言九載三年者盡是推延欵日程亦必七返九轉

火候既足一點即成紫金霜耳即曾子未到領承一貫處亦安得一呼輒唯遂作孔子替身顏子蓋直是孔子一輩人其授受言下直捷克己復禮是尼父口中玉涎即孔子心印所謂立地勘落萬古不回首者此境到手立返天理之固然天下豈有再失脚之了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

註謝氏云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此則人各有氣質之偏而人人克己之訣各不同與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此氣質之偏固可因而克之顏子氣質中和又何所克與洪範所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者蓋聖人因其氣質而克之非自以爲拔本塞源之力也況平康正直者又何所克與其不爲氣質之偏亦著矣蓋人生而既有天命之性又有氣質以參之則人欲即竝行於天理之中而其受病之源皆不出乎好色好貨好勇之類即氣質中和者亦不敢忽於道心人心危微之界克之者一掃而空之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此

病終身不生如史所謂公天威南人不復返者如仙家所謂瘢痕消滅者今不搜窮人欲之根擒賊先擒王而區區爲剪拂熨帖之術上流之泥滓弗清而下流之澄湛獨勤亦可謂勞矣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必不日日爲掃地焚香之計

爲仁由己之己所謂第一念此亘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古之學者爲己爲此己而已道心惟微是也一日克己之己所謂第二念如形之有影影之外又有罔兩人心惟危是也總爲此幻妄之己東影西射天

性爲他封閉如趙高之指鹿馬欲破除此妄已還須
我自家本來第一念照破明鏡旣可寒贍利劍自爾
出匣明德明而天命之性盡一切民物自覺是我眞
骨肉發皆中節脚踏實地佛氏於此止識妄已之非
其道心見得落空而善與惡等槩不思量如此安得
止至善宜其雖亦博愛衆生而了無安全之術事境
更不理會內外未成一片徒有歸仁之眼界而寔無
復禮之脚跟不拈事理一貫之宗而徒爲逃去遠擧
之想到頭亦不免有已在

洛師教語

丙辰二月越生傀諸士二百人謁太微堂而請執
業稱弟子其長曰諸君子前予其言
予所謂案牘之司也登堂過市有將迎造謁鞭奸聽
訟而已卽諸士之有至其廳事者往往爲干請之呼
號提調者且厭苦之於是士之高等雅挾而才行雲
冠山立其輩者益高卧而不出以偃室爲恥而諸君
子之二百輩辱予而請文翰之交予竊愧汗何堪此
良問昔李之才爲衛令而邵康節往學之在李君不
以案牘廢義理物理之敎康節亦不以爲案牘之司
而遠之康節旣盡獲其學而終駕出其上諸君子生
康節之里而法千載析節之雅予願爲若李氏矣
諸生之不季考或云殆十五年予始前河洛兩庠
士其應者郡得二百人邑得二百五十人甲乙其
藝以四月載生明集而命之
試目爲畏天命畏大人論語當以畏天命三字提綱
天命之謂性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此畏天
命之口訣大人卽聖人不可如往說分遺逢空盲看

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親遊大人之
門庭而見其口代天言身代天事自不能不奉而大
之不可拈作上位若上位人小人又安敢侮之孔子
之望之儼然是也邵子之德容足畏鄉人近之在則
人亡則書去聖遠則相與目之曰聖人聖人者不可
得而卽之相與神明之嗚呼與其使後之人神明於
千載之下孰與面承畏天命之學於一堂之鴈次爲
乘白雲至　帝鄉之盟與
又爲夫政也者蒲蘆也旣曰人道敏政地道敏
樹

曰夫政也者蒲盧凡樹之斂樹蒲盧則又斂正所謂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當時周雖失政列國錯趾而
君臣父子所用者未嘗非文武周公之舊法特不能
一一底行耳昔人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聖人蒲盧之嘆益指魯人用周禮故曰吾學夏禮殷
禮杞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齊
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人道斂政槩日之以
周之臣子舉文武之政測又斂以魯人舉之則又斂
以孔子用魯舉之則又斂攝相定公而三月化行殆

可想見哀公能問之弗能用當時舍孔子又何處求
文武周公耶
又為我必不仁也至我必不忠邵子云受疑始信周
公旦經砣方知魯仲尼即以太公論一封齊遂兼日
夜而赴之華士之梗即付營人手肇畫其魚鹽而齊
遂以富強寖大其規棋僅如此周公封魯但候禽父
而身相王室一片心花總付之周是以魯卒弱而周
至享國八百公而繫之周豈其然乎當時非啓金縢
之書感風雷之變成王幾難寤文中子所謂君臣相
誚而幽風遂變矣以孔子之聖至有削迹伐木欲推
刃而甘心者豈知其至今日而萬國俎豆窮海之涯
無弗誦法當時之侮孔子者倘知其為萬古天人之
仰重當媿汗且死兩聖人而尚不免無妄之災況丘
陵之賢乎君子止求心界之圓滿疑應謗辱曾足以
吹毀海嶽大地屋漏丹心兩手掬之可獻　上帝足
以朝玉京而謁羣聖吾事畢矣
又為天人四府春為生物之府非甘雨和風萬物安
得房苞夏為長物之府非大雨時行萬物安得穎栗

秋為收物之府非露結霜零安得成萬物之寶冬為
藏物之府非威風積雪安得固萬物之房天工之不
可誣如此聖人之四府亦信得如天否易何以生民
易道陰陽者也天地之所以立位鬼神之所以分官
天人之所以交感人物之所以並生皆著卦爻象數
之間學易則見夫人之所以生生之根而安得不鞭
非頗返我之固然知天事天之學於此焉肇其生於
易較如矣書何以長民書道政事者也唐虞三代之
迹萬世為程布之朝廷建之邦國則養者含其和教

者振其德其長於書敎如矣詩何以收民詩道性情
者也裂性情之防則流濫忘返不可攝止迫性情之
和則厭苦又甚不免欲離而去之駐足不得詩之教
一張一弛有樂地於名教之中其收於詩較如矣春
秋何以藏民春秋道名分者也當世道剝復之際禮
樂崩墜獨恃聖人之春秋藏此君臣父子一綫之民
彝以立天地之心告朔愛禮樊纓惜物正名辨分所
以深根固蒂措人倫於安定之宅強臣之所以竄爲
霸詐而尚不敢卽操戈其君者以名教束之其藏於

春秋較如矣二千年以來卽不克還四府之用然中
治之世亦食垂教之德雖大亂之朝猶存顧名之義
非四府則爲鬼爲蜮而莫底止聖經斷非空言配春
夏秋冬之運不可誣孔子者昊天之元子萬世之教
父與

是月洛士請予明德交貞二圖交貞尚未行世姑
示之明德圖諸士繪而貌予其上系之贊殆重予
過予因詰諸士兩圖之義

第一圖之純陽者象明德之至善其二之之於四也
陰浸長五之純陰則良心盡死矣如月之自望而之
晦赤子之化而小人者其六之之於八也陽浸長九
之純陽則明德全復矣如月之自朔而之望人欲之
反而天理者予故曰顏子爲十四日之月

或疑予此圖爲未盡欲另圖一太極竟無所措手者
鄙謂陰陽之中皆有善惡原非陽獨善陰獨惡也但
陽主生陰主成生順而成逆一年之候聖人扶陽抑
陰其寔陽亢陰伏于胥惡矣陽生陰成于胥善矣仙
家多舉陽以自號而陰符經則又以陰爲主蓋陽動

而陰靜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周子以主靜立人極
而道家直以陰爲性體謂陽從而符之也動之符靜
謂萬應不踰本體云爾蓋太極雖不落陰陽寔不離
陰陽邵子曰道爲太極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邵
子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佛
氏之以無善無惡爲心體予弗取特爲此圖揭善以
爲宗也至善卽太極也其動而陽靜而陰亦各有善
不善而陽陰之象不可溺此圖直以白黑爲善惡若
專於陽善陰惡其寔陽主而陰佐之卽太極之全體

周子之圖太極亦不過圖一白圖如陽而已亦不能於陽之外另圖一太極此圖陰陽進退之象寔括一日之朝夕一月之朔望一年之寒暑一元之開閉而八卦之序三十六宮之來往皆此意近見道家有明鏡圖與此圖似暗合但彼圖之消長雖詳此却易簡春陽之屬也而邵子並挈天根月窟以三十六宮總歸之春亦未嘗不以春陽爲主則予之以陽象善當不謬

人性之善不因情之善惡爲增減情雖有惡而性寔

無惡由惡念之初生至良心之盡死皆情之惡日長之象而心寔未嘗死由善念之初生至明德之全復皆情之善日長之象而德寔未嘗增故其象雖八而用九以純陽之圖始終之以純陰之圖衡其中而始終二圖寔重第一圖第一圖者性之本然性之者明德日明亦無事於明之性之者無盈虧之日反之者有弦朓之月也

第一圖之明德至善卽太極第二圖之惡念初生爲一陰卽巽第三圖之惡善相戰爲二陰卽離第四圖之善念僅存爲三陰卽兌第五圖之良心盡死爲純陰卽坤第六圖之善念初生爲一陽卽震第七圖之善惡相戰爲二陽卽坎第八圖之惡念僅存爲三陽卽艮第九圖之明德全復爲純陽卽乾若謂此圖止能道陰陽未能括太極請問六十四卦之道乾坤又何處覓太極

交貞者立九策爲九畫是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卽洛書之數五爲中象皇極一二三四生數也故爲孟爲仲六七八九成數也故爲少爲老一爲孟陽二

爲孟陰卽震巽三爲仲陽四爲仲陰卽坎離六爲少陰七爲少陽卽兌艮八爲老陰九爲老陽卽坤乾中爲性雖感而遂通而固寂然不動中不欲交交於仲陰少陰則爲儕靚則爲貞八者情也孟與孟交仲與仲交少與少交老與老交爲愼孟陰交仲陽少陽交老陰爲頗蓋交之畫如爻之半極其變而得五十五卦如河圖卦九爻貞之卦爲二十五天數也儕之卦三十地數也兩爻交而爲一體則數卽一矣故四百九十五畫而爻之占則爲三百六十五應周天之度

其卦爻之象則以一歲節候之所直爲義如曆法分爲六等以律一元之始終一等唐虞二等三代三等漢四等唐五等宋六等元始於混沌而終於元天地之剝否至元而爲一終也此爻貞之義也太微者道性者也微蓋性也卽貞之中性有四德堯舜雖顏卽仁禮義智太貞者道情者也交蓋情也交卽有吉凶情有四配孟仲少老卽喜樂怒哀中卽明德之第一圖孟仲少老卽其陽陰之八圖

及門德論

伊人不退遺予而伊川書院門人旣爲亭鐫明德之九圖於作聖堂之畔汝濱書院門人亦爲亭鐫太微之六十四圖於學宮之畔咸貌予惟肖竊覸如貧棘諸君子之徠爲重推此義

六十四卦內之空白者朱子以爲卽太極也六十四卦之外環者陰陽之進退也人生而赤心童體爲純陽之乾太極當體而具自十六歲以後卽如月之十六日而鏡光遂生魄咸窩乾已化而爲姤至其流濫忘返遂至化爲純陰之坤不自覺一旦聞聖人之風而洗濯其性靈爲馳鶩雲霞之課程天根於此立而坤卽化而爲復愼獨致曲作聖之基克己復禮登道之岸人道而化爲天道思誠不殊至誠而居然一乾體矣外家詩云取將坎位胸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此可爲喩明德之第一圖純陽者卽六十四卦內之空白處其後八圖之消長者卽三十六宮之來往化坤而乾反後天於先天邵子所謂三十六宮之春來往環中者也

明德之第一圖卽太極圖之中也其陽三圖陰三圖

之進退者卽太極圖之陰陽左右抱者也其第九圖之純陽卽太極之復也第五圖之純陰卽太極之蝕也

八卦本乎河圖河圖有五方中爲太極中之五與十卽兩儀也太極含陰陽也外爲四象四象各二是以四象生八卦也中以十環五五又以四環一一卽太極四卽四象十卽兩儀與八卦也虛其五與十而爲陰陽者各二十以五因四也自中五之一至外凡四重如禹貢甸服之外遂各五百里而有侯綏要荒也

明德之第一圖卽河圖之中八圖卽其外陰陽之八
也二蓋陰之初生四陰之相戰六陽之僅存八陽之
盡死也一蓋陽之初生三陽之相戰七陰之僅存九
陽之全復也
太微用四象而本河圖太陽之爲華法二七也太陰
之爲顓法一六也少陽之爲堯法三八也少陰之爲
雖法四九也體四而用三體法春夏秋冬之四時用
法孟仲季之三月是以裁十有六爲十有二也其德
四象其位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爲六位易之卦爲

三才者兩也主其分微之象三才各有兩也主其合
易拆四正之重而分之故其爻之畫亦分也微法四
正之重而仍之故其爻之圖亦合也
河圖之中五其中亦卽微也其四爲華雖堯顓之四
德十之環幷四正之重凡三匝是以微有三位明德
之後八圖卽太微六十四象之消長也其第一圖卽
微乎微者也
洛四方道路均其從遊則孟津偃師新安登封伊
陽汝州魯山嵩縣宜陽永寧盧氏陜州十二國之

士三百六十人鱗次咸集良自慚其薄衷無以應
然羣居言不及義予其敢嘗避席擇言爲之客座
文中子之出遊門人之從者鏘鏘被於路文中子曰
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予案牘之
吏而諸君子之遠相勞得無有訝我之好名耶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吾固知諸君子爲無求於平原之
魯連子也易固有同人予亦安能閉關而却同聲之
應擾擾抱牘爲曉聰之蠅耶
詢及中孚鄖謂姑以卦象論中孚豚魚或以豚魚爲

二物謂能孚物之至愚夫瓠巴鼓琴尚流魚出聽嗚
可狎雉可馴況聖人魚水族凡水族皆稱魚故江豚
雖豚形而亦魚易之稱豚魚蓋江豚也豚魚澤處而
應風中孚上風而下澤是澤應風也故曰中孚豚魚
吉用江族者中孚於圓國在東南象安可盡掃耶
武王伐紂去紂愈迫精神愈專壹故渡孟津而泰誓
者三至牧野又誓者一予嘗謂士君子之入場屋亦
然自登途之日已自加一鞭矣臨場日迫一日精神
日專壹一日予三塗令矣毋去邑愈迫精神愈專壹

若操戈以待戰君子之於道精神與年俱增正恐老之將至學有所不逮

儒者輒以康節方曾點曾點行不掩言是以目狂康節亦行不掩言者耶朱子嘗謂康節於二程如夷惠之於孔子家夫子云不然如曾點之於游夏鄙謂凡康節之以皇王自命者正可云任不可曰狂其雪月風花之詠善戲而不虐者止可云和不可曰狂其辭將作圖續達可行而後行也止可云清不可云狂或疑康節之兼清和任詎如孔子與曰否固自有康節之清和任

昔康節祖而其家托誌於伯淳伯淳受之太中與正叔皆不樂一日伯淳曰我得之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諸君子讀史至此且兀坐繹思太中與正叔之不樂何豈以康節為不足誌耶我得之蓋康節在亞聖大賢之間未可輒定其品輕之懼不盡軒之懼太昂康節者二程所嚴事而不同調是以程子得安且成之一語大喜以為足以當之蓋已知其為秦漢來之空谷音而不敢輒顏孟許之成蓋謂成德朱子所謂卽閔冉者恐不足盡之直當在時雨化之之科予往在伊川請攝道呂公為康節樹一石坊其隴而公卽命予表之為題聖域安成蓋直以其安且成者以為非聖域不足究其底裏也

前姜鳳阿先生以安樂窩為伊洛書院彼時當伊瀋跋扈議定之秋至今蓋踰五十年而伊巳化為福藩矣予向在伊川始請助於寮友丐舊洛今新之天時人事之不偶如此予嘗欲集伊洛之士其間而諸郡邑之秀挺者亦欲收而集之共商今古之絕學然案

牘伊始謙讓未皇諸君子之至我心勃然矣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者蓋陰陽對立者也太微之陰陽鈞敵是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者蓋陽為陰主者也明德圖之以陽化陰是也

禹之導水蓋相其大之所在而歸之見黃河之在孟津是以闢伊闕而以伊歸洛以洛歸河蓋伊陽北伊而南汝中有臥雲山之坂結而且嵩高汝之不可北猶伊之不可南也伊闕安得不鑿未鑿之前伊川蓋

騰湃而橫流而安得家汝之達淮亦然雖遠赴庸勞
君子之於學亦必擇其大者而歸之鄉於里師者亦
學未聞之伊闕也不拱俗見之壅塞亦安得探聖賢
之無窒耶
或云永寧爲嶰谷故琅玕之聲偏荷於黃帝於此鸞
鳳鳴而作爲以象之荀子云其聲若簫韶帝之心古
樂通於爲之音者也故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聲音之
道通於世者是以君子房中有樂居有誦步有珩車
有和馬有徽以養德也非法不道非禮勿聽閑邪以

存誠言善而勸天地誓眞而達鬼神今人聞講學則
笑之必使人口不道先生而後已不爲鳳凰萃梧之
喈鳴將爲鴟鴞食甚之懷音與入乎耳出乎口口耳
之間四寸四寸者道之戶牖鶴鳴九皐而聲聞天柰
何不擇言耶
昔蘇子由自蜀入汴道關洛之間曰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翰林歐陽公
而以爲天下之文章聚乎此子由年十有九耳輒志
其大然不爲徒多如此云與汝共遊碧嵩黃河之畔

而遠詢周孔寥落之踪近訪邵程依俙之步獨奈何
不動千古之至槩以雛鷄承日
明德之四陰圖盖列剝蝕之漸然非謂可聽其至艮
心之盡死始蘇明月之一鈎當惡念之初生卽明之
則生知之次也顏子是也當惡善之相戰克明之則
學而知之也如閔損之戰勝而肥易所謂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者也當善念之僅存始明之則困而知之
也良心盡死民斯爲下或有欲易死字者然書云旁
死魄盖謂初二日載生魄盖謂十六日庸何害

釋氏有心如鏡臺之喩仙家亦有明鏡圓然頁局之
刮垢磨光恃人者也尙不得爲洗心切喩心之刮磨
誰恃心光卽從內現內現則外暈銷如逐門庭之寇
者不借力於救援主人卽從內揮刃而出康節云虛
室清明都是白靈臺瑩靜刱生光此宇泰收功之象
虛室靈臺定不借若木而拂日者也釋氏有作月觀
者仙家有作結璘奔月鬱儀奔日想者特洗心之一
法顧諟天之明命者儼然見天命在吾之胷中秖奉
上帝以出往游衍又安得中垢　帝謂文王予懷明

德文王盍日與　上帝對越者也

邵子云兩儀天地之祖非止爲天地陰陽盖理天地陰陽之大者其寔伏羲之覩象見天旋於上地奠於下而得陰陽動靜之大體遂悟太極生兩儀也見兩儀之間日月之森羅山川之流峙即悟兩儀生四象也合兩儀四象而並之以風雷即八卦風雷亦天地之大號令可配四象者寔取法象之大者而爲卦不言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言乾坤坎離艮兌震巽八物形八卦德德可通之人事俾人效天而法之

天地間何處覓太極可謂天地之外別有太極以主宰宇宙之虛廓者乎盈天地間皆陰陽之氣所交錯蘊聚即具氣之中天地人物之所以終始者即太極吾與汝心之不滅者即太極心之太極即道之太極但人生於天性命於天則求天之太極者當求之主宰天之　上帝又當求之　上帝大慈之心一樞而共轂乎嘗謂　帝心即太極人或笑之不知理之所自出有踰　上帝之心花者耶吾輩心通於　帝即太極在我而陰陽可手鑄也

世之倿佛者輒云繙其經轉其經其應如何盛推法華金剛之驗於是皈佛而忘天地甚至或崇佛而小天地子試觀孔氏之書垂訓人間而粗獵其數行摘白繪朱者即已披衿裾矣少諳其音節則又受廩餼矣少嫺其藻潤則又曳組繡矣朝學而夕祿一何捷於影響吾輩戴天而食孔至助異家爭鳴之喙毋乃不祥况修吉悖凶有三才之大律吾輩其服尽之

邵窩易詁

邵子安樂窩在天津之畔予屢以祀謁先天堂則

輒登皇極之臺北眺印洛南揖嵩伊想見皇王帝伯雪月風花之襟聊爲從者繹河圖洛　象數之略圖書之淵在邦域康節又大易主盟倘夫子之聞而竊笑則願規我假寐之簞矣

天文一大河圖也地理一大洛書也河出圖天盖告伏羲以天數之爲五也洛出書天盖告神禹以地數之爲九也圖之有奇偶天之陰陽也書之有奇偶地之剛柔也覩象治厤非用五則不可以占變定歲體國經野非用九則不可以分州立井

河圖之有生數五成數五雖十而寔各五五星之爲
緯葢生數五宮之爲經葢成數
天干之有十葢河圖之數地支之有十二葢周天之
次以十因十二而爲六十則甲子以六因六十而爲
三百六十則周天之度六十四卦去其四而甲子周
天協也
文王八卦之位葢法河圖焉法周天焉法日運焉法
人身焉河圖之位水下而火上木東而金西是以卦
坎下而離上艮東而兌西也周天之度爲前而武後

龍東而虎西天葢借河圖而告之首角亢而尾翼軫
者自東南而西北也日出卯而入酉晝南而夜北亦
自東南而西北以日經天四序以成是以帝出乎震
終乎艮震以上葢超乎地上兌以下葢沒乎地中人
身則心前而腎後肝左而肺右亦坎離震兌位也
文王之法圖而位卦葢去其中拆其重而達其隅也
圖十而卦八是以合水火之生成而爲坎離分木之
生成爲震巽東南木之成也分金之生成爲兌乾西
北金之成也土之生成特分之爲坤艮坤艮者西北

東南[illegible]以地道西北昂而東南欹是以坤艮當西北
東南之間亦土之中也
前離而後坎南北天地之中是以用中晝也東之用
震葢陽進尙其初爲長男也西之用兌葢陰退尙其
極爲少女也木生火是以離繼震巽金生水是以坎
繼兌乾火生土土生金是以坤當離兌間火不得克
金如土之寄王於夏秒水生木水木之間爲艮土木
之所克又爲克水者自震而坎五行之生一周艮當
冬春之間是以不嫌於克亦土之寄王於冬秒也艮

剛土爲石是以木水宜之
人身之周天葢坎爲腎堂艮爲天柱震爲天門巽爲
華池離爲紫庭坤爲黃庭兌爲丹田乾爲天根仙家
之學所自出所謂一池金水向東流者也壬督二脉
之分行於華池間者合之則水火交濟坎離之功收
乎所謂巽爲天人之戸者葢謂二脉分於口
五藏之位葢河圖之生數是內五行也心前而腎後
肝左而肺右而脾中之是爲五行之位周身之運葢
河圖之成數是外五行也水爲腎堂木爲天門火爲

紫庭土爲黄庭金爲丹田是爲五行之運
坎與離對是以腎堂應紫庭爲顯晦之形震與兌對是以天門應丹田爲覆載之形艮與坤對是以天柱應黄庭爲抱覆之形巽與乾對是以華池應天根爲陟降之形盖人道以震巽爲首兌乾爲尾地道則中國之山川太行黄河皆西北而没東北則乾兌首而震艮尾然黄河舍北海而入東海則震巽之間又似地之丹田矣

先天以北爲天根由坤而之震以南爲月窟由乾而之巽後天則當以西北之乾爲天根東南之巽爲月窟此人道亦地道

天根盖氐宿名也月窟見長楊賦盖月入處即西極之國李詩康老胡雛生彼月窟或一以爲即月氐卲子以冬夏二至當先天復姤之間特拈以爲名月望於三五而窟於二八爲晦月之巳午間盖月窟之義冬至昴爲中星則氐星正直地下之北爲北斗所指處是以氐爲天根盖天根之義

乾天行也天行健故乾畫連坤地勢也地勢區故坤畫斷乾之三盖周天象也中一畫則地勢而上下爲周天亦如日字形所謂圜三徑一者也爾雅注謂地厚三萬里而中萬里爲地凹與天之穹處對夏遊而下則上與穹對冬遊而上則下與穹對若然則坤亦宜分而爲三也

天之有十二辰之次以斗所指也其分野則不當用十二者以地爲九州也舜以地爲十二州而禹九之應洛書也居中制八則九爲協但今輿地闊於昔則九州之界亦不應守其舊疆矣

天地相函天運而春夏秋冬之時生地游而春夏秋冬之氣應晝夜生於日以日行而經地之上下也寒暑生於日以地遊而經日之久暫也日周十二辰而爲日斗指十二辰而爲歲歲星行十二辰而爲紀四時之當四方十二辰之當八方而天地應如雌雄

春而風東夏而風南秋而風西冬而風北者　天地相函氣常圓滿春而地東游則東氣擊迫而風至夏而地南遊則南氣擊迫而風至秋而地西遊則西氣擊迫而風至冬[illegible]北遊則北氣擊迫而風至是以

四時應四方而不舛
地東遊而中故春南遊而下故夏西遊而中故秋北遊而上故冬上日近而反寒下日遠而反暑者寒暑非一日之積自冬至而日漸長暴地久而地爲煦也自夏至而日漸促暴地暫而地爲幽也地之有六遊以呼六極之氣而八風生故聖人作樂以應之
杜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子詩亦云日月本浮家星辰亦泛宅天動地靜之說蓋人止可以見天行而地遊弗覺耳如坐大舟者不知其爲舟行舟乘

水地乘氣氣浮是以不墜氣浮地天函氣天運是以不殞故天地自相依附而無殫極所謂天地之有刼元會之有終蓋地上之人物如天地之一大寒暑大晝夜而有剝榮作息而天地亦安得殫終也
佛氏之有須彌山說也蓋史記稱禹本紀有崑崙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旋蔽而爲光明其說類是而山經亦稱須彌爲崑崙旁之小山名今以紫微驗之余竊焉日月列宿既周山之四圍而爲晝夜寒暑且謂紫微星爲一爲四耶四何以列宿一而　帝反四一何以常見不沒豈紫微獨在南三天下獨不見耶意者列星盡環山半而紫微獨遠冠其上與若然自紫微以下當不見一星而北陰之星不已何以須彌不盡掩耶此不可解余臆度之意者紫微天中極爲　帝居須彌地中極爲后土居耶然則必有西王母之在崑崙者非特仙媪而已矣殆即　帝配樂府所謂媪神者耶王母蓋大母稱天地人大父母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豈謂大地人既不克至崑崙而獨聞王母之稱弗窮其所從來是以見西極之崇山即崑崙

目之而以其長年之媪通仙者遂目之王母而稱西若然崑崙爲天柱周四海而環列宿紫微垣殆如一華蓋覆其上姑爲詰其說
太極圖之中一圈爲太極其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有白黑之相抱所謂兩儀生四象合之三陰三陽爲三才又酷似一坎離卦
河圖之中即太極爲五爲十即兩儀蓋太極中原合有陰陽也而外環之水火金木即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四象象各具生成二即八卦

河圖叅天函地象也亦日周天象五十之土即大地水火木金其錯行之四時也洛書亦総大極亦似之地如大極外一環如天其次環如列星之次其内環如日月之道

太微之義四象相參而餘其一遂爲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位去象之四以律四時是爲六十則甲子之數去位之二十四以律二十四氣是爲三百六十則躔度之數

洛書虛其中則一九對爲十三七對爲十二八對爲

十四六對爲十五無對者中也其八四對而皆十者數之全也洛書不可謂無十

北爲水西北亦木西爲火西南亦火東爲木東北亦木南爲金東南亦金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又克水也書遞相克者也圖遞相生者也

水一得土五而爲水六火二得土五而爲火七木三得土五而爲木八金四得土五而爲金九水火木金雖各自爲生皆得土而後成也是以地爲四象之母中備四時之氣

一二爲三水父火母而生木也一三爲四水父木母而生金也一四爲五水父金母而生土也二三爲五火父木母而生土也二四爲六火父金母而生水也一五爲六火父土母而生水也一六爲七水父水母而生火也二五爲七火父土母而生火也一七爲八水父火母而生木也二六爲八火父水母而生木也三五爲八木父土母而生木也一八爲九水父木母而生金也二七爲九火父火母而生金也三六爲九木父水母而生金也一九爲十水父金母而生土也

二八爲十火父木母而生土也三七爲十木父火母而生土也四六爲十金父木母而生土也此五行交錯之全數後世星命之所出與

天干一甲乙即木之三八二丙丁即火之二七三戊巳即土之五十四庚辛即金之四九五壬癸即水之一六五行順布而爲四時本河圖也地支寅卯木而辰土土春王巳午火而未土土夏王申酉金而戌土土秋王亥子水而丑土土冬王五行順布而爲十二

月亦本河圖也

河圖之爲八卦也水火之生成并而爲坎離也八卦之爲天干也坎離仍分而爲水火之生成也天干之爲地支也土之生成又分而爲各二也

在天爲日月在地爲水火是以八卦之水火合而一也艮在冬春間坤在夏秋間巽木之配乾金之毋亦土位巽春夏間之土乾秋冬間之土也

洛書寔八卦象也中爲帝而律以五行之運則不叶是以圓者爲星方者爲土

太玄本洛書者也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之目一本洪範而五應皇極一二三四之生爲進六七八九之成爲退

太貞亦以五爲皇極而八爲八卦以一二三四爲震巽坎離以六七八九爲兌艮坤乾中不欲交交則僻所謂喜怒哀樂皆發而中寔未嘗發者也

經世以陽儀爲天故以乾兌離震爲日月星辰以陰儀爲地故以坤艮坎巽爲水火土石

易之四象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經世之四象爲陰陽剛柔也葢本說卦立天立地之義而陰陽之有太少剛柔之有太少卽八卦也故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星爲少陽辰爲少陰水爲太柔火爲太剛土爲少柔石爲少剛

十數之全也一縱以定南北一横以定東西而爲十字卽圖書之五數象也又古五字也潛虛用之又縱横以定四隅之位

北直南爲十五東直西爲十五東北直西南爲十五西北直東南爲十五北三方六一八爲十五南三方

四九二爲十五東三方八三四爲十五西三方二七六爲十五五天生數之全十地成數之全洛書亦河圖通也圖之中數爲五之全數

圖一六合位於北二七合位於南三八合位於東四九合位於西書一六竝位於正北西北二七竝位於正西西南三八竝位於正東東北四九竝位於正南東南大略金與水對火與木對

一鬲三位而爲二二鬲三位而爲三三鄰四四鄰五五鄰六六鄰七七鬲三位而爲八八鬲三位而爲九

四與六近中者也三四六七之相鄰亦以近中也一二三之與七八九皆鬲三位雖遠不得踰十五也十五者數之全也一之至二十有五二之至三亦十有五七之至八十有五八之至九亦十有五一至三自北而東也七至九自西而南也

按九州之位則一爲冀八爲青三爲兖四爲徐九爲揚二爲荆七爲梁六爲雍五爲豫是以洛四達而道路維均

中五數即伊洛瀍澗河之象也中爲洛南爲伊北爲

河東爲瀍西爲澗洛書以告地道是以特出洛也

五十爲兩儀外八爲四象一六爲太陰二七爲太陽三八爲少陽四九爲少陰四象各二是以卦有八也易用八主其分微用四主其合也微用四象而主其合是以畢離堯顓之位各兩相從也

書自北逆行而西而南而東而中水火金木土以遞相克也是謂君臣之義圖自東順行而南而中而四而北木火土金水以遞相生也是謂父子之仁

離畫之數四坎畫之數五以坎之五乘離之四相襲而爲九宮即洛書也以乾乘坤以震乘巽以艮乘兌皆然

大徵之用四以準四時四生十六各四重除四純以準四時而爲十二則十二月時各統三月也月各四位朔望上下弦之象也十六生六十四除大昭首峻化之四純以準四時而爲六十分而爲四得三百六十位則期之數四各十五象得九十位爲一時之日數時各統九十日也四純二十有四中氣與節之數也

辰周天列宿之次乘十二而爲日日十二辰經天一周也乘三十而爲月月三十日經天一周也乘十二而爲歲歲星十二月經天一次也乘三十而爲世古者三十而娶子又三十而娶子以代父是以稱世及而年三十也乘十二而爲運運蓋三百六十年國運三百六十年而興衰畔三代雖過期其全盛不茲焉踰也乘三十而爲會會蓋一萬八百年萬八百年之間皇王聖賢之述作蓋大略一軌古今人所期會也乘十二而爲元元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大化中

之一歲其開物閉物葢如冬夏之有寒暑特消長有差而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人物之蕃育自若非斬然空而滅之子文所謂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自元之元至辰之元爲元者至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天地始終之數乃殫贊不世之事業於萬世則已周元者三在三十萬年之外達人之眼界奈何可促而收之一局耶

釋氏以小千大千之數推世界爲天之日月者至十萬萬而始云天地之一區寓也云此區寓之外尚不

可窮殫然按之天地之依附杳不可憑也康節以元會運世之數推宇宙爲元之開閉者幾六萬萬而始云天地之一始終也云此始終之後尚不可窮殫然按之日月之推行良可以據也

經世自一一至八八以六十四卦律天地之始終而以八宮遁一元之外鄙郎請以八卦字宇宙之候命之益一元卽乾一而十二元爲一兌也三十兌爲一離則三百六十元也十二離爲一震則四千三百二十元也三十震爲一巽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元也十二巽爲一坎則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元也三十坎爲一艮則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元也十二艮爲一坤則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元也是爲五億有奇六億不足至辰之元而元窮於億矣至辰之歲而得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此天地始終之期數爲億者萬矣至辰之辰而得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此天地始終之辰數而辰數始窮於兆之外矣

元三百六十運會三百六十世運三百六十歲世三百六十月歲三百六十日月三百六十辰日三百六十分辰三百六十釐分三百六十毫釐三百六十絲辰十二萬九千六百絲日十二萬九千六百毫月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歲十二萬九千六百分世十二萬九千六百辰運十二萬九千六百日會十二萬九千六百月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離十二萬九千六百運巽十二萬九千六百元達者至按一日之候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吸之與呼息之與眒而道果不可離

廣之至元神出入於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元之外則性靈詎有涯涘拱手而立虛無之岸又安能爲營營之棘止𢤱耶

以辰經世辰十二世十二以星經運星三百六十度運三百六十年以月經會月十二會十二以日經元日周星三百六十元有運三百六十日月星辰並運於天開地闢之初而行各參差故巧曆所不克齊也至日月星辰之會於一則天地之數殆終而復始伏羲之立文字帝堯之治洪水䏶子殆洞豁無幾耶吾

乃知吾輩所歷之元蓋卽大化始終内之第一元經世所謂日甲前或八八之終此殆一一之始肆乃天地大混沌聖人造屯蒙夫宇宙固退邈吾將求羲堯周孔之元神於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萬億相乘之外四時不可卒殫吾奚以齒四經之用耶

圖之用十爲全數是以經世推天地始終之元數至五萬五千有餘萬竟不踰五十五也書之用九爲虧數是以聖人之治不過九州中國見海之東南不見西北者非中國果在東南隅也地形山結於西北水萃於東南當水陸之間是以爲中國計東南之爲水國者與西北之諸夷當而西北之復有小海與東南之有島洲當也正不必執天柱四垂之說謂中國偏震旦爾雅四海之詁亦未嘗以西靑北瀚足之而爲四周公測景以定天地之中吾且持以困諸夷誇大之口矣

右洛書之三子之一四綱九目九十章簡文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五字丙辰五月洛齋定

皇極篇第二十二洛書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于役錄

內篇

象數

乾之三三才之義與坤之六六極之義與
乾三之爲天地人也坤之六蓋天之陰陽地之柔剛
人之仁義也乾天也卦成則地與人具矣坤之卦即
乾之三也然地也其左之偶右者即坤之輔乾也是

以陰陽柔剛仁義具焉是爲天叅而地兩兩之者兩
其叅也是以生天而後生地天定包地而孕人地定
配天者也
乾之爲三才也目其位則上天下地而人中之目其
序則以下爲本而天一地二人三也卦生於序而象
則以位天之位上而序下者天本地包故可以兼上
下生天而後生地序也位宇而序宙也地下雖有天
而無人道主於人故言三才者上天下地而人中之
以位爲主也

奇陽也剛也仁也偶陰也柔也義也震巽象天坎離
象人艮兌象地震之以一陽承二陰蓋以陽天而當
義人柔地也巽之以一陰承二陽蓋以陰天而當仁
人剛地也坎仁人而立陰天柔地也離義人而立陽
天剛地也艮剛地而當陰天義人也兌柔地而當陽
天仁人也
陽一而陰二故五倫惟父子稱仁而兄弟夫婦君臣
朋友皆義也然父子者仁之仁兄弟者仁之義君臣
者義之仁朋友者義之義夫婦者義之仁仁之義也

此五行之義也
乾之三者一即震二即坎三即艮坤之三者一即巽
二即離三即兌也不待六子成形已托根父母體中
矣天下事不待成形理迺見君子學爲乾坤而已學
父母不必學六子不待對形用迺通
坤之六三陰而各二者即兩三才也其左之偶右坤
即具乾蘊也一即震巽二即坎離三即艮兌也坤之
具乾蘊者蓋地定後天而生亦已受天之氣以受形
三男雖本氣於父而亦成形於母母受父氣是以六

子皆具於坤中也

坤六也而其畫止稱三者二本一也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莫不有夫婦焉然婦寄於夫夫婦之一倫即寄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中共爲一倫是以坤之二即一而六止稱三也

八卦以乾爲主七卦皆從乾生乾之畫三參也坤之畫六兩其參也四畫之卦三爲兌離巽之三陰五畫之卦三爲艮坎震之三陽參也而四與五皆三兩其參也

乾三也四畫者三三四而爲十二合之爲十五也五畫者三三五而爲十五合之爲三十也合坤六爲三十六此畫之爲三十六宮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十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二十有六也此數之爲三十六宮也

乾兌離震生於陽巽坎艮坤生於陰乾數一而畫三坤數八而畫六兌畫四而數二艮畫五而數七陽之不足者二陰之有餘者二也離畫四而數三坎畫五而數六震畫五而數四巽畫四而數五陽之不足者一陰之有餘者一也陽一而陰二合之皆三十六宮也

乾三也三三而爲九參而參也坤六也六六而爲三十六兩兩而參參也卦六十四而邵氏以三十六宮槩之六坤數也六六坤數之極也三十六者十有八之重也十八者九之重也以地之兩極天之參也

坎之不如離也坎晦而離明也艮之不如坤也艮執而坤博也震之不如兌也震用而兌藏也巽之不如乾也巽游而乾安也

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中庸天道人道之說也至聖無欲任天而行率性即道是以靜專而動直賢人之不克至誠也是以靜以收斂爲養而動以揮霍爲用大無盡之謂也廣有數有量之謂也

八卦之爲三十六宮也以積數也六十四卦之爲三十六宮也以反對也陽畫十有二陰畫十有二合之爲二十四以律二十四氣而陰雙畫也故爲三十六宮也

乾一合兌二是爲夬兌二合離三是爲睽離三合震四是爲噬嗑震四合巽五是爲益巽五合坎六是爲井坎六合艮七是爲蒙艮七合坤八是爲節此順數也

帝出乎震震遇巽則爲恒巽遇離則爲家人離遇坤則爲晉坤遇兌則爲臨兌遇乾則爲夬乾遇坎則爲訟坎遇艮則爲蹇艮遇震則爲頤

天一生水故乾之下卽繼之以坎而爲訟天寂然不動之性也水感於物而動之欲也卽宇宙之初亦云

自有生卽訟之始是以後天之功惟以反先天爲主也

邵子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十干之類是也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鄙謂乾之畫三而坤之畫六陽一也一生三而爲乾三生九而以一倒總之爲十陰二也二生四四生六而爲坤六以二乘之而爲十二

邵子曰易有眞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鄙謂眞數一而已一之爲三也三才象也兩在其內矣

太極圖卽曲先天圖之畫而爲之似杞柳爲桮棬也太極止以圈圖之其中太極也而左右之圈者非坎離象乎如一之曲而爲乙也圈卽一之圓三也故數起於一

孔子定八卦之象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爲木坎爲雲爲雨爲水離爲日爲電爲火艮爲山兌爲澤惟坎離各三象而巽二象也

乾卽乾坤卽坤臨卽震遯卽巽小過卽坎中孚卽離

觀卽艮大壯卽兌也

文王八卦以父母生六子一乾一坤者兩之也三男三女者參之也乾坤各三者兩之也

乾坤坎離之不可反對也其奇偶中也震之爲艮巽之爲兌奇偶在上下也過不及時爲帝者也乾坤坎離各一宮而震艮一宮巽兌一宮是爲六宮也是以八八之而爲六十四卦六六之而爲三十六宮也

乾健也乾下坎爲訟先天之性與帝合體天一生水而爲人便爲後天理欲從此起是以爲訟也從此行

乎吉凶之道君子一生學術總之化欲爲理反人爲
天去凶歸吉所謂作易有憂患者想不止文王與紂
之事也吾心之理卽文王人欲卽紂自有生之初已
相戰矣宜外家以受生爲見海水也坎陷也坎上艮
爲蒙自水陟而登之蒙以養正以出於陷溺便有出
脫之路便是賢者舉世只在一坎中陷而弗能出蹇
弗知出也艮止也艮上雷爲小過學者纔有地步便
欲進爲如大鳥之怒而欲飛不可啣勒盖艮捐而震
狂是以爲小過也守持之久才華自見震起也震上

巽爲益震本迅而得風以披拂之則益奮擊而有辭
如學者之進取而一得勿忘勿助之見趣神彩又別
便得點化之門是爲益也巽入也巽上離爲鼎鼎則
水火濟而功用成如君子體用全而成聖德也離麗
也離下坤爲晉如聖德之見而在田如聖人之有土
而王道成也坤順也坤下兌爲臨也王者天下之所
往好惡順乎民者也順以臨下而功業就矣是以悅
也兌說也兌下乾爲夬自坎而來而步步反乎先天
不決而奚以至此人而上乎天此之謂天人而決者

所以化坎爲乾也
文王之卦自上而下爲未濟自東而西爲中孚易終
於未濟天地之終必有刼也此一元之大象也自東
而西天道順行春秋之序五德相感而爲中孚也伏
羲立對形之體文王布流行之氣八卦之自震而艮
也四時也周天也又寔配河圖上下東西之數
周易始於乾坤天開而地闢也終於未濟者刼也天
地之終也中於坎離者日月如合璧天地之午而爲
中天也咸以兌交於艮恒以震交於巽而爲下經之

首當坎離之後者五星如連珠也
邵子曰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五坎艮五坤六也
邵謂順數之者卦序也逆數之者自震至乾爲冬至
以至陽極也自巽至坤爲夏至以至陰極也所謂摠
合之爲方圓圖者也
八卦之序一爲乾爲老陽二爲兌爲少陰三爲離爲
仲陰四爲震爲孟陽五爲巽爲孟陰六爲坎爲仲陽
七爲艮爲少陽八爲坤爲老陰二孟居中二仲又坎

之二少又次之而二老始終之也二孟四五爲九二
仲三六爲九二少二七爲九二老一八爲九四九三
十六是爲三十六宮也
邵子曰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
子艮一子坤全陰故無子者以八卦之序生也其曰
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子震一
子巽剛故無子者以八卦自外而互相生也其曰乾
坤七變兌艮六變離坎五變震巽四變者以八卦自
外而偶相生也

六十四卦而三十六宮該之三十六宮而參天兩地
該之兩地而參天該之參天而一該之一橫之爲畫
縱之爲策周之則爲太極之圈半之則爲太乙之乙
而圈與畫皆假象也
離卦四方之象與坎卦四海之象與佛氏稱四海皆
在四隅坎之象與
佛氏謂目止八百功德者以前全得傍半得而後全
失也故易曰艮其背目如日日出於卯入於酉見於
午隱於子斗者天之艮背與

五行之位火上而水下木東而金西土中之八卦之
位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而八卦之無中也蓋虛
位以爲帝五行之中土亦帝象也

徵貞

大徵初名神輿者蓋以六十四象爲輿神時駕之而
行者神也者徵乎徵者也而家夫子特錫此名也神
蓋即易所謂出震之帝而時乘六十四卦者也
大雖秋也大畢夏也大堯春也大顥冬也雖爲土少
陰金也而雖當之堯爲石少陽木也而堯當之經世

雖稱木生於土金星於石而以震主星以兌主土山
峻而土伏山萬物之所起土萬物之所歸堯翹也雖
敦也四象之位夏孕秋而冬孕春也
大雖爲腹大畢爲首大堯爲手大顥爲足首爲天腹
爲地手爲山足爲川大堯爲仁大畢爲禮大雖爲義
大顥爲智仁大易禮尙書義古詩智春秋
畢爲天雖爲王堯爲聖顥爲神後之言聖者不王不
神脩飭行而無英雄之武不王矣詳世故而迷風雲
之路不神矣不王不神茲之謂賢也是以程朱不得

逵於聖聖也者兼王與神之名也茲之謂天道
王之主地者平以就人之謂也聖之王山者高以立
表之謂也神之主川者虛以不物之謂也
卦之不可反對者八乾坤習坎離小過中孚大過頤
八卦各爲一宮而無偶以象八方益四正而四奇也
其五十六卦合之爲二十八宮以象二十八舍合之
爲三十六宮也以六十四爲三十六自堯夫始也寔
出自雜卦傳六十四卦爲三百八十四爻去乾坤坎
離之四純而得三百六十爻以當周天其四卦之不

去者小過震艮之雜中孚巽兌之雜大過兌巽之雜
頤艮震之雜也四卦雖不純而不可反對是以各一
宮也蓋乾坤坎離以不交爲宮是四正也震巽艮兌
以互交爲宮是四奇也是先天數也太微止有四象
畢雖堯顯畢之純爲大昭即乾顯之純爲化即坤雖
之純爲首即既濟堯之純爲峻即未濟去四純而爲
三百六十度也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者與
太微之四純合也易之去乾坤坎離者上經之始終
也微之去昭化首峻者合上下經之始終也

離於微爲譬習坎於微爲堯并太微之四純故不去
也太微以四物而參之大易以八物而兩之也四物
而參之者四物即四時參之即各三月也八物而兩
之者八物即四物之節與中氣也四節爲乾坤坎離
而中氣爲震巽艮兌也兩之者晝夜之義也寅卯辰
爲東巳午未爲南申酉戌爲西亥子丑爲北辰寔東
南未寔西南戌寔西北丑寔東北也是爲十二辰太
微之四物而參之是也木火金水四正而土各居其
隅是爲八物也其寔十二辰即九井也數其方面爲

十二其位爲八是以易用八物也丑即艮辰即巽未
即坤戌即乾環之爲八而方置之即十二位丑兼北
與東之二方辰兼東與南之二方未兼南與西之二
方戌兼西與北之二方四隅不得與於中而四正各
以一面當中是八物而兩之也正月二月木三月主
辰春土旺是兼木與土也四月五月火六月主未夏
土旺是兼火與土也七月八月金九月主戌秋土旺
是兼金與土也十月十一月水十二月主丑冬土旺
是兼水與土也四正各二月四奇各二行是八物而

兩之也

八卦之序自乾至震爲老少仲孟自巽至坤爲孟仲少老予之爲爻貞也立九策爲九晝以五爲中以一爲孟陽二爲孟陰三爲仲陽四爲仲陰六爲少陰七爲少陽八爲老陰九爲老陽用序卦之中數而達於外也而四位相耦是以爲爻也

太徵三物而各二體以相從也太貞八物而共四耦以相交也八卦之一應八二應七三應六者隔位而相應也六爻之一應四二應五三應六者亦隔位而相應也徵似六爻而兩相從也貞似序卦而兩相交也玆其所爲異同也

河圖五十五也洛書四十五也易卦三十六也太徵用四而括之爲三十六也太貞用九而極之爲五十五也

外篇

訓詁

東宮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曰震南宮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曰離西宮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曰兌北宮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曰坎四時惟春列宿正當四方之位如後天之卦其運自東南而西北時爲帝者也帝出乎震日中星鳥爲仲春是四宮得位也震在離日永星火爲仲夏是東宮一轉而南也震在兌宵中星虛爲仲秋是北宮再轉而南也震在坎日短星昴爲仲冬是西宮三轉而南也帝出乎震故東宮所至之方卽名爲其時令離爲南面之位故堯典之定時令必以中天爲候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動靜互根而生金木水火土二五之精妙合而生人五行一四象也二氣一兩儀也二氣總之五行分之是以日月五星爲七緯而稱三光也是以中天之　帝車爲七政指四方而定歲法日月金木水火土也是以四方之宿各七而爲二十八也是以合斗與四方之宿亦五行象而爲三十五名也斗之指列宿如土之王四時也陽大而陰小是以地小於天月小於日先生陽而後生陰是以天外而地內日遠而月近也五行生於二氣是以一父一母生男女而男女又自有

夫婦也是以人性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立人之
道不過曰仁與義崇效天卑法地而陰陽合德也
水火土石無水火石後可以爲地也日月星辰無日月星
者必兼水火石後可以爲地也日月星辰無日月星
處皆辰辰卽天然不得卽爲天者必兼日月星後可
以爲天也然辰亦可兩解如北極爲北辰萬古不動
與諸星之動者别也如以二十八宿之次舍爲十二
辰則五星亦别自爲緯星是以三光爲五星不爲列
星也

大東之雅東大夫之善星家言者獨稱跂彼織女睆
彼牽牛有捄天畢維南有箕維北有斗蓋夏秋間作
也箕東宮牽牛織女北宮以夏秋間昬見南方者畢
西宮以秋初之將旦見又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
亦以秋明蓋宵征而賦之故又稱東有啓明西有長
庚也小星之風稱三五在東者蓋云昬日初西沒而
東先有數星也傳不必溺夙夜此蓋道其初往者維
參與昴蓋特道其夙歸參昴北宮爲初秋之旦蓋亦
以秋作也讀詩而時令具矣

心一曰三星詩曰三星在天一曰大火詩曰七月流
火然五星自有火熒惑是也然火不稱大也一曰大
辰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然五星自有辰主水然辰
不稱大也一曰鶉火甘石星經曰一名大火二名大
辰三名鶉火一曰商星當宋地閼伯爲主辰之神實
沈爲主參之神爲其兄弟尋干戈而不相能故遷之
弗復見然辰參亦自不相見古詩曰令爲參與辰蓋
辰東五宿而參西七宿故大火西流而後參旗橫也
詩稱參不起則酷熱毒人者道夏秋閒也既應天王
明堂爲日月五星所出入而熒惑守心宋景亦避舍
者蓋巡方之館諸侯之守土與心離東宮以夏見南
南火地夏火令也而心中之是謂天心宋爲中州豫
方是謂地心是以熒惑守之而地震意者兩火交熾
天乖而地應之與一曰前星前星者謂前一星主太
子也蒼龍東宮故太子稱東宮又曰青宮
以[illegible]國之地形乾在西北故關中號天府古
[illegible]仙[illegible]辰道於西北黃河之水亦云
天上坤在西南故中[illegible]南至本朝

迷稱藩艮在東北故太行歸焉而朝鮮待為中國障
也巽在東南故吳越閩粵大為佳麗之鄉而通琉球
諸國皆從此出風教之所行與坎在北故北虜最為
中國之險難離在南故楚廣之山川物產為雄藩也
而瓊厓朱垠更闢一奧區震在東故登萊之倭寇有
警則函夏即披而中斷最為震動也兌在西故巴蜀
之險而富最為中國之奧宅有變必歸之與
握機之奇正圖者風后之八陣也全倣文王之八卦
此必周大司馬法也合之為六十四陣如卦數也分

之為八陣如八卦數也而中有握機十有六象太極
寔圖書象也
雖小嬉必叶易數焉博之以貫索為籌者數必以九
蓋數本無十十即一也三為正數一生三三生九十
蓋即以一總之而兩貴參一貴少者一奇二偶之義
也貴少者蓋數起於一起於無之義也貴多者順貴
少者逆順者太極化而為九宮逆者九宮返而為太
極也
乾三也天圓三而徑一也一之為乙國之半也水如
坎又如坤三折而為六也乾鑿度古坤文為巛星經
九坎星形亦如巛主溝渠水泉水曲而川直者曲木
文也水小而川大也故水曲而川直黃河之水百里
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是也
卦起於一一即天二即兼天地三即兼天地人故三
乾卦而天地人具焉一天字而天地人物具焉
坎玄武故其卦五畫全似介蟲然亦似毛蟲離朱鳥
故其卦四畫全似鳥形前首後尾左右翼之象也蓋
走者四足見而飛者足與尾俱止見兩翼也

參星蓋虎象者四其足也兌字亦然似參又似虎也
坎左似龜伏右似蛇蟠也離之文鳥胷也蓋左為肉
為肉也震之辰亦似龍四足也橫而御雨之象也震
之卦似龍角兌之卦似虎耳修短之別也坎卦似龜
四足伏而離者前首後尾左右翼鳥形也
乾三畫其一天開於子也其二地闢於丑也其三人
生於寅也天之上二畫即乾之上二畫而人即乾之
下一畫也
叒畢參而為大卯也𠀤雖參而為首也磊晶參而為

皲也森顯參而爲化也
天字之畫四寔該天地人物一畫天二畫地其人之
上畫者人而下畫物也物以輔人者也盖分而爲天
地合而爲人横分之爲天地而縱合之爲人也
仁盖人傍立而與天地對也不爲天地覆載所牢籠
也元人受天地而行之夫者人伸首於天地之外也
天者人上戴天而居地中也爻者天與地交人與物
交也父者天地分而人兩承之寔兼父母之義是以
母亦稱嚴君也而左交於右右交於左者父母之氣
形偕受者也所以無形外之性無性外之形氓之蚩
蚩與黠而爲異端者皆左也
元盖古圓字天爲萬物之元是以爲圓也故天伸其
足而爲元元收其足而爲方也
案牘坊吏弊而緐其文壹一貳二肆四伍五陸六其
叁三見汲書常訓解曰疑意以兩平兩以叁三伍以
權其捌八見劉歆遂初賦曰地坼裂而憤忽急兮石
捌波之呫呫捌百鍮反方言七作桼則桼長於柒其
玖九無取焉當爲韭韭九畫其二縱者乾坤也其六

横者六子也其一載之者太極也斯之謂九也卽一
草而八卦具焉者巳
蜂蝶蜻蜓之類象木字凡鳥獸皆木字象也惟人似
火字木伏象火立象也木垂尾而下沈火昂首而上
炎人之貴非以其本天而親上耶
大之爲一人者謂君也故有拱手之象焉人則垂手
不見者臣民之象與人之二畫者上爲天下爲地也
合天地之道而成體者也人之反爲入者盖人反身
卽人也父爲兩人之象也上人分以象父母而下一
大子也大盖人形小盖物形也太之有點者盖人心
象也犬爲太之反者擢尾之象也甘石星經有人五
星在危北酷似人字
鳥馬二字相似鳥昂其首馬四其足鳥亦四其足者
其行天如馬也馬亦昂其首者其行地如鳥也故曰
驂鸞駕鶴三足爲使而馬亦稱紫騮也獸之前爲首
上爲耳中爲面下爲口後身象而點其尾也車之象
前軒而後輊也輿上爲蓋輿爲廂足之輔者兩輪象
也

木名三百而松長之是以字從公也栢副之是以從
百萘云長百也亦云伯也穆天子傳伯皆作栢草名
三百而蓍長之是以字從耆也

文有宜稱雙者如戰國策白璧百雙越絕書狐皮五
雙史記玉斗一雙是也有宜稱兩者如詩召南百兩
御之齊風葛屨五兩周禮緇帛無過五兩是也

荀子雲賦曰友風而子雨易以雲爲坎以推本也兩
詩曰夏雲多奇峰八陣圖以雲爲山以原象也

天大青地大黃日太赤月太白海太玄五色之宗與

崟天開於東日行於南月生於西海出於北而地奠
於中也天以春和日以夏炎月以秋明水以冬寒土
以中王

邵子所謂皇之帝帝之皇皇帝之民士農帝皇之民
農士者其可謂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與如堯舜非
聖之聖與伯夷伊尹非聖之賢與湯武非聖之才與
孔明堯夫非賢之聖與文中濂溪程朱之徒非賢之
賢與才之聖者非漢高唐文與術之聖者非老聃釋
迦與

皇極經世載漢魏之間義似未備書曰魏代漢命何
不如晉篡魏之例鄙謂當主綱目經世稱昭烈爲主
而曰國號蜀予疑之孔明之不號爲蜀卓矣其表曰
漢賊不兩立又曰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昭烈直繼漢
者也何別立號之有爲蜀之說者陳壽之妄以三國
目之也安肯予之以漢乎杜子美之尊孔明至矣而
詩目尚曰蜀相又曰蜀主窺吳幸三峽亦讀史之誤
也朱子感遇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

天子之都會如冀州以太行爲左臂以黃河爲右臂

太華爲屏函谷爲戶然而地陿且迫虜也幽州以東
海爲龍太行爲虎南面而聽天下然而北太迫虜衞
了無門屏也惟關中爲第一然東都不可偏廢周公
得之以關中爲家郎諸侯之來朝者不得造其門廡
內也而以函谷爲外戶以拒天下之亂者夷狄有警
即以洛陽爲家而倒封函谷以拒之營洛邑者所以
守門戶而防中國以有一丸外塞之者且以提挈中
原也畢懷在畿內者據黃河而倚太行以陰奪河北
之勢也又以嵩高爲天下之中而築臺測景南據嵩

暘之險肇之多艱亦爲畿大夫之采地寔收仐勝之
局况關中又有蜀以爲後扉而緩急可避九州之都
會亦槩可睹矣

伊洛

洛有聖人之蹤者七爲地皇十一頭之以火德王與
於龍門熊耳各萬八千歲爲伏羲之則河圖舜避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禹之則洛書且治水伊尹之生伊
水文王之化行南國周公之居東山定鼎於郟鄏孔
子之入周問禮於老聃如召公之分陝營洛君陳畢
公之尹保東郊亦聖人之徒也

洛蓋爲帝都者五成王即土之中稱東都曰成周其
後爲東周光武都而爲東漢三都賦所謂河洛爲王
者之里西晉都之故二陸入洛左思貴洛陽之紙唐
爲東京高宗攜天后以出幸而末造權臣亦挾其主
居之宋爲西京蓋以夾馬營爲誕太祖之地今洛治
閒皆稱西京河南東京汴梁者蓋宋語

洛之六經易則爲河圖洛書周公之六爻蓋居東時
作也文王困羑里而演易則周公之繫爻辭蓋流言

遜碩赤舃几几時也書則爲洛誥召誥等篇詩則爲
周南并王風雅之車攻吉日瞻彼洛矣裳裳者華周
頌清廟之類是也春秋凡繫天王者皆洛史禮蓋柱
下史授之孔子樂亦孔子所受萇弘者皆周大夫而
篇什不可考曲禮上下疑爲古文當孳之洛載其他
藝文上採汲冢旁暨班史千譜百牒更僕莫紀如郟
程之著作皆佐佑六經者

洛邑爲周南周南之詩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麟
趾皆岐豐之詩芣苢列女傳巳目爲蔡人之妻當爲

今汝寧地汝墳則汝州并伊陽地漢廣今楚地惟桃
夭兎罝二詩可以爲豐可以爲洛則周南之詩當以
二詩入洛紀而洛之東南道入登封者十里爲桃園
肆予命之曰桃夭館而以北十里入孟津道者爲兎
罝館

汝墳之籛爲防防畚人力操築之而爾雅八陵則河
墳居其一墳而人力操築之柰何稱陵匹海內之五
阜而稱八也汝蓋自伊陽城足而東赴汝州者今出
入必道汝今人固不爲汝防汝亦不須防障其小渠

之畔踰咫者牽牛跺之矣柰何匹河而陵爲方也出
紫闕而跨其東南者數十里泮隰而陂者茲所謂汝
墳者與邙之首陝而尾孟津直抵首陽之下非所謂
河墳與爾雅稱洛有波汝有濆又曰汝爲濆益以旁
出訓又一解柳可徵汝墳之不爲人操築所謂匹河
而方陵者耶
伊陽稱小洛陽按其地形惟肖益洛陽以北邙爲枕
以伊闕爲門以河爲肘後水以洛爲腸中水而洛自
西而穿足東也以鳴皐爲屏而伊自南入伊闕東北

以入洛也爲朝宗之水此洛之大體也伊陽以鳴皐
爲枕以瑞闕爲門以伊爲肘後水以汝爲腸中水而
汝自西而穿足東也以峴爲屏而青溪自南入瑞闕
東北以入汝也爲朝宗之水此伊之大體也然洛陽
爲洛之歸委而洛與河交故結而爲都會伊陽爲汝
之上游而汝與伊分故聚而爲都邑而伊又實陰
非陽宋之伊陽蓋嵩縣而今割洛嵩汝魯而邑之
按古名以責地絡又不肖
闕里之有孔顏孟三氏也即堯舜禹之河汾文武周

之豊鎬莫之京匹然周南亦有三氏則邵程范寔人
倫之瑞程墓在伊水之陽爲嵩縣地自伊川避謗徙
龍門之南盖家鳴皐之下遂世爲伊陽人今嵩是也
我朝景泰間命錄二程後得伊川十六代孫克仁爲
翰林五經博士世之邵墓亦跨伊水而對鳴皐康節
嘗謂子子文天下有變惟蜀可避康節卒而子 文使
蜀挾家行金人入汴二程之後胥淪爲夷狄而邵氏
遂爲浙人我朝有自浙仕伊籓者遂家洛守其故居
之祠至今諸生南二十七代矣范文正父子墓在萬

安山之陽爲洛地子孫爲姑蘇人我朝命其後主祀
有以廩諸生至者諸邑廩不乏獨伊陽小乏士遂廩
之伊世爲伊諸生而家洛孫善服從予遊三氏之世
伊洛間也中原文獻之第一徵乎姜氏既表邵窩爲
周南闕里當事者倘請官邵氏如程而嘉惠諸范俾
世其學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矣
河洛中原之紀故禹貢九州之運道達帝都咸自河
洛亦得二焉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濟漯
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不言河者因於兖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不言
河者因於徐也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
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因河會于渭汭不
言河者因西河之文也我朝亦都冀州地而河失禹
道捲淮而入東海宣房瓠子之築不勝操杵運道園
陵之患頻煩廟議故督河至有大司空而江防海防
湖防僅以籓臬之貳

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
菏澤被孟豬傳曰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瀍水出
替亭北澗水出白石伊水東北至洛陽入洛而洛則
東會之瀍水北至偃師入洛澗水東南入于洛而洛
則東北會之合流至鞏東北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
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四水並流小
大相敵故也自濟溢爲滎洛出爲波伊洛瀍澗水之
流者滎波菏孟水之止者伊瀍澗波澤其功皆因於
洛滎菏孟豬其功皆因于濟故洛濟治而豫州之功
成矣鄙按瀍最細澗次之伊與洛當故稱伊[illegible]雒

亦曰洛有波汝有濆波濆皆旁出之名今不可攷冀
所棠即所謂旃然之水孟豬爲宋澤在睢陽則菏或
在陳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豈其地史記夏本紀
作道荷澤又曰導河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
過洛汭洛汭者邙山盡處也邙山在河洛之間蓋關
中地氣之全畢萃於此是以結而爲邙山而洛特爲
天邑也涇渭之間爲漢原即周之畢郢唐之樂遊甘
肅固原以來之地氣畢萃於此此一大結構也河洛
之間又結構之大者而涇渭之氣總萃之諺病邙山

無骨謂其土阜而無巉石邙山據河洛之間宜其以
土而伏如嵩高之龍眠而不甚峻雖稱高而寔橫踞
也天地之中央土應如此倘所謂天子穆穆者乎又
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洛蓋出冢嶺而導自熊耳者自河出天苞洛
出地符八卦大易之原九疇尚書之奥而河洛之稱
遂鈞敵於中原矣自周公稱自洛汭延于伊汭瞻于
伊洛故伊川剖而爲伊陽爲邵程之別館洛川剖而
爲洛陽爲邵程之安宅邵子云看水伊川又洛川而

伊洛之稱又齊武於東郊矣

洛於虞夏稱洛汭又爲有洛氏之國故五子之歌稱畋于有洛之表商近西亳地文王時曰南國爲周南地周公始作邑其稱名時異或云新大邑亦云東國洛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或云新邑召誥曰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也或云東土洛誥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是也或云洛師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是也或云新邑洛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或云大邑亦云茲洛

多士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又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是也或云洛邑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是也或直云東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小雅曰駕言徂東是也或云東山豳風曰我徂東山是也或云東郊君陳曰命汝尹茲東郊畢命曰命畢公保釐東郊是也蓋謂爲宗周之郊非以下都爲王城[illegible]成周汲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illegible]或云郟鄏左傳武王遷九鼎於郟鄏是也郟[illegible]而鄏謂山前平衍也作雒解曰地因于郟山是[illegible]或云曲洛穆天子傳曰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是也亦又稱宗周穆天子傳自宗周瀍水以西是也其後漢稱東都東京歷晉都之又稱京洛稱洛下洛中洛川太白詩又稱振大雅於東洛宋爲西京又爲三川郡爲洛州其稱洛陽漢即有洛陽令稱河南舜避南河之南周官河南曰豫州我朝郡繫河南邑繫洛陽于表其楔曰天邑

周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詩所謂東有甫草者其川滎雒其浸陂溠雒即

洛逸書多作雒禹貢稱熊耳外方桐柏諸山外方蓋嵩高而周不稱反割雍州之嶽而屬之何也蓋王畿兼雍豫之地故以華山屬成周而特又以嶽山爲宗周鎭也不言嵩高者當王畿之南垂也

古詩驅車上東門阮詩步出上東門上東蓋東都門名西京雜記曰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東漢蓋倣西都爲之然西蓋稱東上我朝東華之內亦有東上東中之署蓋用西漢[illegible]

營洛巷武王命而周公成之初封武庚於河朔之殷墟武王歿而三監叛周公居東罪人旣得而始有事於洛邑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下都以處殷庶王命作册告周公其後重監殷之托亦尊周公而不敢臣也逸書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兹曰度邑此蓋周公封武王欲營洛之辭也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

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此蓋周公營洛城邑之制也汭水涯故伊亦稱汭穆天子傳曰鄘伯絮觴天子于漯澤之上鄘多之汭是也禹貢所謂涇屬渭汭者又三水名汭入涇涇入渭者也洛土中故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左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周制也

穆天子傳曰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氏之邦陽于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又曰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甲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享六師之人于洛水丁亥天子濟于河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按豐爲宗周洛爲成周書稱王朝步自宗周自豐竹書蓋亦以洛爲宗周子曾里其西達之數北至燕雲二千里南至金陵

二千里東至東萊二千里西至蜀漢二千里是以云道路均

明堂解曰周公會諸侯于宗周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面立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之國應門之外

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王會解门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奕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堂下之左殷公夏公南面立東面郭叔西面應侯曹叔其四方之夷各羅方物之假譎如稷愼之大麈穢人之前兒良夷之在于揚州之禺禺發人之鹿鹿俞人之雖馬青丘之九狐周頭之煇羖黑齒之白鹿白民之乘黃東越之文蛤歐人之蟬蛇姑妹之越珎且甌之文蜃若人之玄貝海陽之大蟹自深之桂會稽之鼉皆西嚮義渠之玆白史林之尊耳唐戎之蹄冠渠叟之鼩犬樓煩之星施卜盧之紈牛區陽之鼈封規矩之麟西申之鳳丘羌之鸞鳥巴人之比翼方揚之皇鳥蜀人之文翰方人之孔鳥倉吾之翡翠皆北嚮洛邑周官威儀之盛又千載之中天也

丙辰三月以將迎再至雲長壠一至三山亂有投暇之思或候館待謁往往攈覽之得四十五則

曰內篇四月自汝造汴弁有書又得四十五則曰外篇槩如洛書之數曰千役錄

右洛書之四于之二二綱四目九十章簡文一萬八百四十五字丙辰五月洛齋定

皇極篇第二十三洛書史　　西極文翼天瑞著

大微堂日錄一

定辭日錄

乙卯

諭將迎

本縣初九日發伊十一日入洛詰旦將涖政兵房具夫騎龍旗吹工房樹一棚彭婆館待棲止他所經并駐劄處所免結綵鋪設禮房用諳禮儀書記一諳刀

札書記一諳舉止門役二候之界所他輩毋過三里本縣不能為陽鱎之先至嘗也

諭祀謁

本縣自威靈祠登堂涖官詰旦當禮先聖是夕河北道之輶軒即以二鼓至當蚤發懼將送之愆期傳禮生四鼓前導東郊禮廟登堂聽講後即當便道禮三明主廟（為周成王漢光武宋太祖）次至賈太傅祠次造西郊禮周公廟次至二程先生祠次至范文正公祠次至新創縣城隍廟歸即修謁府道當候送客軺於四郊之外其郤子安樂窩在天津之畔不及往以十四日夙興祀

諭書八章

本縣家在西蜀距洛邑匪千里雖咸秦之客必出南國而世無買游流寓者山人術客槩所慴斥况本縣近自伊川量移咫尺接壤而函關旅人又絡繹於東陌恐有奸僞探知來歷而揞詐於地方者城市鄉保遇前項蹤跡即擒送究處匿不以聞者并繩以法（本縣一防）

本縣日用米蔬勢必沽之市閭但有買辦名色即嚴禁賒取勒價之弊而各行知為官買未免畏縮讓價本縣既無硃票并裁買簿買辦亦無定役每日止數百錢即發現價隨時付買有稱官買手持硃點帖單即係詐僞喊禀以憑究處（布買辦二）

洛邑道控關隴輪蹄之所叢湊入計并上春官者三載且一周矣本縣稔知馬市道旅刁難把持市價其各店戶并係正等遇嘉賓即次一切俱以時價向晩撥火夫防禦敢有如前無忌訐發定執三尺（布店戶三）

西北路巡路操兵遇請上官旌旄之涖並朝覲客軺卽伏道祇迎夜則護送會試諸公至亦一體護送出界仍往來巡邏倘盜賊生發卽奮勇擒捕獲者重勞如失事信地卽鎖解本道 右巡兵四

據各房册開舊案之未結者至二百六十宗薪積棟充以須何日吏書以欺延廢事本縣日校簿書不辭程衡量石之疲權其事之緩急難易並各房之繁簡而定爲期會其如期完銷從一日者箠之五訛一字者箠之三洗補一字者亦如之 右吏書五

本縣視事五日卽查出省祭之侵尅粥廠者申道而代之衙曹其如令繼今毋日就食者務查原報若干名口已到某某若干名口穀應若干未到某某五日一次開造花數報縣其食粥饑民面印勿令洗去無印毋令再入省祭鄉約人等徇私縱容冒濫倉廪有近轍在 右粥廠六

照得洛邑大賢之藪文獻淵源之所自名卿鉅公履聲聯高於北斗巍科儁第筆彩齊奮於南宮卽懷珍待聘者咸稱家璧人珠奈何薰蕕同器其不自愛者至爲他方婣笑也本縣前度入洛偕寮友唁舊侯其導禮者至面索謝金殊爲駭人頃有事於祀事至面索賞紙尤堪驚聽至如操片牘於公堂以官長爲兒戲豈有志在青雲材堪白鳳者而甘爲市井之行耶謬叨提調之責其爲諸生所禮亦不敢知爲諸生所侮亦不敢知但本縣素以雅道相成者諸生亦自重使人貴之如不可陟之卿霞毋使或厭憎而稱苦也其一切投詞先赴儒學請印類送至聽斷之際止使家僕代審毋以衣冠伏地自同庸下以爲六經之恥

本縣亦舊日諸生也敢不從公剖訊而至使理直之衿裾反坐誣耶如不情之訴事事求勝百姓亦人子也忍令其含冤抱恨以諸生爲寇讐以本縣爲惘怨乎其有不以禮自閑者想目無三尺以青衿爲可棄矣輕則送學夏楚重則指名申黜此區區成就諸生之雅意其自愛毋相侮也 右諸生七

照得洛邑鼎建大藩永作南國艮翰其隨封軍校亦將千百年世爲洛人矣凡一切洛人卽爾輩親眷鄰里自當一體勿作胡越相看爾輩卽我赤子本縣又

安忍另著一眼乎各宜恪守法紀爾輩雖係藩人而道府彈壓於茲有司者爲　天子守土政令之所出也卽藩人得以三尺問其不法者其或有詞到官自是秉公剖訊固不肯厚民薄軍亦不肯阿軍苦民也凡我洛民亦宜知軍校卽爾輩親眷鄰里務相睦好毋干刑憲布軍校八

諭饑民

諭饑民本縣所給皮衣八十餘領出本道本府德意其輕賭并鬻換酒食者逐斥不許入廠

革妓樂

閒往倒春事有以娼優爲嬉者昔女樂一受而雉噫遂歌豈有以粉黛遝公堂者哉亟罷之

丙辰

正蜡祀

境當有事於蜡該房票例不視往本縣以爲長民者祈調風雨而馴昆蟲敢以不虔爲民厲入祠而見其上之獰然者爲二郎等也他宇之紛錯者爲泰妃等也至大蜡之主則羅立於諸几之前倉皇成禮怪詢之則云其從來不可稽蜡之無祠久矣祀典之不飭至此本縣前長伊川蜡祠雖具而主所題諸蜡者訛而複濫俱按戴禮而署次之爲樹繚墻一周而新其宇京洛都會而草野異甚其卽日移諸像置他祠而一新之庶幾蜡歲通而可爲民請庇也

課吏牘

洛邑百務如麻本縣鞅掌而圖未曉振衣夜分就枕尚虞廢墜而吏書放縱酗酣前件延閣掌案者停稿不呈寫細者推委坐廢吏房其每五日輪一人總之

按名註事而稽課之一人主記定辭錄爲禁令并主記明庶錄爲移文一人主記吾猶錄爲訟牘一人主記洛政綱目按日立事是爲侍吏不虔於役者有常刑

判保孤

伊人楊正秀以十歲嬈孌之幼童對訊井井有條立證其繼毋張之貞慈此子必能保家其姊夫栗賓之寢處其廬者已經逐遝毋得再瞰其室或擾閱覦之貞倘亍有他思若楊時臻若栗賓當之判示以保孤

也

判係節

河洛雖禮義之區而季葉涼薄有能振素心於芳闉者亦空谷之足音與張氏特以勁節自甘願禁強暴感悅之恥良堪嘉尚本縣且藉手以浣汚俗

明庶日錄

乙卯

請法粥厰侵尅

十一月十六日本縣親詣南關祖師廟查驗粥厰於

道房搜得餘粥兩甕豬四口隨審鄉約王通等稟稱本厰并東廟新厰每日様飯八盆十一月初一日至初十日計飯八十四盆係散米省祭陳萬言掌管訊其下落萬言稱有本廟四道士同餐其豬即道士餘粥實畜餘粥兩甕將以作酒見有酒壺麴塊可驗本縣即面點不到饑民得一百六名口屢次覆點候至日晷竟無至者訊其情由原係徇情濫收年貌之精壯衣帽之完好得粥不肯在厰自食往往持至其家爲飼是以不敢赴點通計其數初一至初十報過饑

民一千七百四十名口内不到者一百名口十一至十五報過饑民二千二百二十名口内不到者一百二十名口合計不到者饑民一千三十名口之食扣米三石八斗様飯八十四盆每盆十四杓折米一升二合共折米九斗五升四合此其乾沒官廪之大畧應繩之以法另選省祭代之其餘粥令計數入新粥内給食凡檢退不應濫食者又四十四名並屢點不到者通計一百五十名已諭後毋濫收其饑民面印仍令每日勿沐去以防冒詐面驗煮粥每米三合可

煮稠粥四碗約一小盆即一飧似足供一日之需但驟去一飧貧民不免藉口或仍分兩飧每次可作稀粥三碗或每次二合亦可又查得饑民饒希宗等二十四名衣不掩體本縣當爲設處衣襖其領過倉穀合令戶房并倉吏省祭鄉約人等五日一筭通計五日内饑民總數若干穀應若干通融長筭其續收饑民每日責報花名并不到者其其以憑稽查庶愛養之德意不至爲羣胥之冐破而官廪可撙節窮乏受實惠也

議罷毀城占造

查得北門毀城內空基爲禁地官軍把門例應修房樓身防護城池以係不虞者爭鍾秀固靑衿而欲援衛官之例棲寓城垣爲講肄之所似非其宜

報失盜

查得洛邑當關隴之孔四達交衢游手攘臂之徒踵接肩摩暴客竊發最難防禦仰恃本道保甲之法旣編伍於鄉陬操兵之遣又聯跡於周道本縣視事旬日見居者有扞禦行者有護持以爲可藉以無警矣

不意佛善村以一肘孤墅僅有十家無大村落之可援遂以盜聞據其失主地方之口暗進顯出槩是襤褸乞丐者皆棄其破絮破鞋而着失主之衣履以去葢郡城四關煮粥奉例無問流寓一槩收養聞風四集不忍拒其就食不圖一飽之餘奸宄叵測因而生事寔保甲之法所不及克詰者也

議供應

查得郡城四隅郛郭凡十四地方內有軍管二區近奉道諭各編審牌頭凡本府棚廠卓椅等項所出自本縣備辦者俱借民間就近地方供役片時未敢違悞而府前地方各進忠等輒欲卸肩似爲非情但各洛人而柰何使同城或嘆偏枯也

報福府藏氷樽節

查得初次蓄氷一百三十九萬斤視潞例多一百萬斤用銀至三百四十八兩奇葢因創建凌陰之室規制太鉅而氷以滿窖爲限倘一隙不滿即防消化是以氷數之多至此上次蓄氷止用一百二萬餘斤用銀一百六十六兩奇葢因窖餘舊氷五層是以氷減

而費省也職於十一月十二日視事以二十二日蓄氷至十二月初九日工訖其舊氷預經中貴起除力挽僅得存二層之半用氷一百一十五萬斤視上次多收氷十三萬斤奇而用銀僅一百一十五兩七錢二分視上次少用銀五十兩奇職親爲區畫籌估百計樽節并無錙銖糜費氷增而費尤減葢氷之費太半在脚價而取氷近則費省洛邑天中地陝三冬絕無凓烈之氣氷結最晚其初不得不求之山阪職親陟郟邙之脊而採氷於二十五里之外爲黑龍潭即

往時亦多取之此間是以過費於脚價職則採之此
潭者僅八萬七千九百八十斤取之渥水後十六里
之外者十三萬七千四百斤取之渥水前十一里之
内者則九十三萬四百八十斤每十里運氷千斤以
三分七釐計此其省費之大略氷車鱗次而至無戶
外之壅塞既不經風日之爍化其秤兌之斤兩又進
至一切器具爲擴爲鈎爲鏟爲椽爲筐之類往歲之
所報價者盡行估易變價給工其他鑿氷運氷如古
所謂山人縣人之屬者費俱如往例氷方告畢而奉

藩國給價之命著歲省五十餘金卽福藩亦可視此
例以樽節於中貴之手者百世除支原銀百兩外尚
應支銀一十五兩七錢二分候發領給氷已納訖凌
人竣事其動支款項謹以册報

議福府隨封夫役

查得福府之國隨封員役一切諸務俱援潞例查萬
曆四十二年四月内奉府帖行縣名募夫皂二十八
名送赴長史司應用訖其兩審理原無事例關取汲
縣卷案無存是之國之初原未議設今據該所呈討

雖查無例但本官俱以大館名流稚擅人倫之望本
選充而至雖暫隱於新藩卽遄蕃於賢路至輿馬自
宜非體也合於本縣遞運所夫各量給四名待其嘿
遷停止後之以劣轉至者裁不爲例

丙辰

議保甲供應

查得各處保甲原以緝盜非供應之司征軺日渡郵
亭一切器什頻辦者無存已有年勢必暫借於保甲
而保甲或不敷勢必轉貸於富室而苦累抑又甚於

愬之牘情非獲已欲編派於房號而房號已經院禍
欲更僉於新役而新役亦已蹶竭本縣視事之初目
擊其艱莫可運一籌奉議酌處公費備辦各署俟有
成說候允施行

議武舉盤費

查得往科武舉盤費脚力俱出無碍官銀本縣並無
堪動者而肾科長途之資艮不可已武舉李獻俘等
三名呈討每名應十二兩合計銀三十六兩欲比三
科武舉事例載入條鞭倘省闈之人徵收不便開銷

合無比扶溝縣申蒙詳允事例凡遇子午卯酉年倘
有中者卽於辰戌丑未之春派入條鞭徵給或科名
倘缺卽停弗派庶爲妥便可經久行合無候詳布政
司批允載入條鞭待各生回日驗有部批方准如無
部批仍追原銀還官作正支銷又查每生腳力銀四
兩合計銀十二兩固本道作養雅意往規特本縣自
爲設處支給似難一槩派徵

檄邑博士易禮生

洛下郡縣禮生其缺終身不容一士之更而代之博
士不能奪本縣初祀土地祠而有面索賞紙者此等
惡光景柰何不爲詩書之羞儒學其破例更此一生
其後更此生而其人至誣補者以積年無影之人
命欲以死當之斥之而止

檄邑博士復說書

本縣以朔望從郡大夫視學無一士從而禮先聖者
每出則羅而遶者如林云某某之被罰者我族我婣
我兄弟叔姪也郡大夫不得行頷然之而乃已此郡
學也本縣不得問例以初二十六始造禮東郊之縣

學亦無一士從而禮先聖者惟公門投文則羅而遶
者如林云某某之當枷示當加責者我族我婣我兄
弟叔姪也以兩學千二百人同城而居其有一家之
不爲諸生族婣者乎所執面訊者一一皆諸生爪葛
是本縣失迴避而妄執三尺也卽元旦未嘗見一士
到郡縣學者是諸生自元旦至除夕竟不禮先聖也
誦法誰氏之六經披着誰氏之衣冠而狎越一至此
詢之博士先生云從來無卯簿卽博士朔望從來不
登明倫之座基無一士之序立而班揖也僅朔望羅
集於本道堦墀之下長跽乞哀而已至郡堂尙或赴
揖以什計從來無一士揖縣庭者而止以投文爲期
會亦可姍也使先聖可受狀而發賑諸生亦禮之矣
儒學其諭諸生以初二十六視學之期羣集本縣欲
聽講而勞之筆楮復此雅矩

諸生亦漸以期集然竟不從有司禮先聖止候立
明倫堂講說訖卽陳請投詞是本縣反招之爲多
事斥不受

議巡防官兵

查得洛邑當八崇九達之奏即叵測之徒雜於輪蹄莫可辨識地旣遼遠又無山谷爲之表裏薦饑之歲揭竿者起卽保甲之令屢申而兩衙官皆公出止一尉奔走安能坐鎭於四關之外奉檄卽面摧之衛弁議以直東幷東南爲一路以直南直抵新店爲一路以自彭婆直南者爲一路以直西幷西南爲一路以直北幷東西北爲一路而選千百戶之材者五員員每給馬兵二步兵八縣撥馬步快各一以步爲巡扞以馬爲飛探而兼用縣快之二名者便於號令保長

小甲也又各給縣馬一匹以使馳驅期日周其所部之村落一遍惟盜賊所問不得干與民事令之朔望回風具結而兵快與馬卽以期更替俟麥稔而輟亦庶綠林之驚不敢騷安枕之鬧矣

議代當扣兌

查得本驛裁貼銀一千八百兩雖經道批未奉院詳斷不敢輕爲科派前令所以暫爲借支而終難爲請益也但已經領費而一旦欲扣兌各役安能以空拳而支此郵亭之騷繹乎旣無加派之條難堪扣兌之苦本縣姑權宜於二難而爲之酌一策前銀暫准長支姑免卽扣少需稿落莊租諸務稍定於期年之後則周道之四牡不無少減馳驅徐議扣兌庶兩便而驛人亦稍得于役不至逃逋也

議散賑平糶

查得去歲洛人被災匪屬重大是以未經具請但貧極而不克糊口者旣仰食於粥廠而民固有顧借體面責粥之所不克盡收者停粥有期春之宜補本縣預備倉收貯粟穀七千五百三十九石一斗六升六

合一勺常平倉亦收貯粟穀九百一十三石三斗四升或行散賑或行平糶皆稱德意

議出陳易新

查得倉廩積貯春借秋償雖亦救荒一策然撫院之檄明甚非賑濟平糶外不得輕借民間李兵李應時等紛紜其口以出陳易新請倘可爲融通之計長民者亦何愛焉查與原行相忤寔難聽允

議軍西北隅門差

查得軍民地方境界區别相沿有年旣而以福府之

國貨借公館以舍隨封者不論軍民一體供應而任
得春恐其遂爲常例乞舊析界艮爲定論

議軍西南隅番編

查得軍民雖同城而居縣衛各有界於廛肆之交三隅九軍而一民衛捕者曉夜稽查其逃亡者誰何故絶者誰何窮乏而遷徙者誰何勢免濫辭者誰何無不可持籌而計有司無從灼見其弊端合無行該衛審編或僉補以實空籍或替役以均苦勞庶易爲持平也

議萬安王壇宇

查得南西兩壇原屬伊藩祭典歲有春秋之祀至嘉靖四十三年間國除而萬安代爲祭主也福藩之國府内新立二壇其城外二壇宇寔係本王爲政既有有永寧之遷壇宇幷從之禮也

議周公廟營造

竊惟以周公元聖道隆禮樂功被天壤況郟鄏又其經營定鼎之邑乎始焉衮衣繫東山之戀終焉七年有誕保之勤又宜其神明之所獨棲也遺像儼然薄夫亦蕭而風雨交於簷阿旱日穿於眉宇瞻拜之際悚乎弗安百務尚可緩圖廟貌豈堪尚待幸蒙稚詢巳有本府估册在以三十九金而妥大聖人之神亦何愛而弗爲本縣即先出俸十金佐其役謹請諏吉以便經始

請改批

查得吕三舉本河南衛軍餘而亾命於汝州關拿徒煩旁午改批於本縣勾攝空馳移文閲月者十矣軍牢如嵎虎等人命於兒媳今無俯從改批本衛並限嚴緝正法庶奸宄不得遁匿積案亦得清楚

議表節

勘得王九經妻孟氏截髮甘茶貞性不窺纖鑑尤能飬玉苦心獨付機堂萬口全瑜兩髦雅矩

議緩福府藏冰請價

福府藏冰之役巳告竣雖奉命來歲王府自辦今歲俾王給價而洛令代畜之然中貴持之冰價不出也令旨云姑於來歲給價代畜其不欲發價亦著矣本縣今歲省價五十餘金即王可準此例以樽節於

中官之手以百年計可省五千餘金矣而尙勤勤惜此小費然體無請價於王者姑聽之奈何以區區小費煩聒也

請照福府板方賠費

查得福府祿米據布政司原發坐單止有額派正項並無板方楞木等銀又經移文汲縣查照潞府事例亦無分外加派今正價止一千三十二兩三錢而索無名之費反至三百五十五兩五錢有奇是不啻三之一矣卽前官一載之包賠寔出於奬承奉誤國之

弊政已經叅處尙可踵之爲故常乎卽前官勉爲包賠於之國之初亦竭一載之樽節而爲之本縣到任止四閱月而卽轉何所湊辦而琢骨以應耶正價既完而勒批弗付長史司印信手本可查本縣交代在卽勢弗獲已盡以俸柴宲衣等費共湊一百兩承奉司以爲少而弗受當無可奈何之時權以前銀百兩貯庫登册以便交代乞鈞筆批示備照

右洛書之五史之三二綱三十一目三十八則簡文五千七百六十九箋文四十二統五千八百十

一字乙卯五月洛齋定

[illegible]極文翔鳳天瑞著

太微堂日錄二

吾猶錄一

洛君曰乙卯之閏八月兩臺有量移之疏蓋九月部覆二十一日得命以十一月十二月至自伊川蓋十日弗皇問民事比謁自汝以其二十三日始進訟者甲乙之迨十二月之二十六日所訊上大夫之批行者得一百有三宗屈指三十四日耳其受質於縣庭者弗勝筭蓋昌陽稱海上巨邑訟事

以一嵒登州之七屬千歲所决上大夫之詞殆百條已稱繁伙茲則不啻十倍踰而折腰於監司強項於親藩過客駢羅於候館將迎無間於曉昏其他掣肘鞅掌者弗可殫述姑條其所詳之招由問周南之風者亦可以觀矣丙辰四月六日報遷遂輟堂事其三春所平允亦得一百有三宗自訊之牘略附五十通爲一帙之嘗是曰尹洛百四十日之政蓋吏貢本課簿青錄之庶道素餐之誚乎

乙卯

詐抄凌侮判語　孟津縣學趙子章呈

看得衛守恩之售地其墳壠在而以應除之糧累衿裾使代輸此可謂人情乎衛思武借口女夫而偏驕鄉井一士百錢而閭里可持籌計矣並宜以杖伏法者衛君時因業主之親支而輙取其門小愆姑宥衛君夏之以胡桃相鬨亦往事無可證者趙子章以文券而一網打盡畢連之訟牘無亦太苛乎其譸張之詞姑假之以書生也十一月招詳分守道

申嚴報盜判語　洛陽縣人孫守志告

看得崔元紏衆潛伏於臨岐而邀刼無忌主傷贓獲屢勘情確兒首應斬馬艮羽翼巨寇剌瞓爲協揚等垂雖匪人之比而負箱先驅身既滅跡於搶所目又未涉於盜裝杖亦未云縱也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恩憐生命判語　洛陽縣人徐九嘈告

看得徐九嘈等五人既列名於候鈌簿但額外無可領之穀倘爲別養終難開銷倉令糊口粥厰雖據其氣體倘不應在食粥之列而册既列名投詞又下姑

准食粥過冬挨缺候補亦足以少被陽和之澤矣十
一月由詳分守道

豪覇殺軍判語 河南衛人蔣友恭告

看得蘭大時以傲居之傭而負其直者累閱月已不法矣而反以惡語應蔣友泰所以不堪而控一詞也又投牘而連戍者之閫人善良固如茲乎兩造將具而立償其直姑可寬而杖也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條殺人命判語 河南衛人邢氏告

看得陶柳挾爭地夙嫌思報復於陶從周而誘至王

國相之館乘其酣醺即挑激相毆柳毆而陰佯走伏於陶從科之扉内從周追入而柳一棍擊其腦後仆地再擊繼用刀刺旋即畢命議抵維允其已獲兇器雖以鋊頭寔刀頭之有筒而可以木爲長柄者鄉人即以此宰割遂稱殺羊刀寔非慣屠人也情眞無詞斬亦何惜十一月招詳理刑廳

更夜抄搶判語 洛陽縣人陳世科告

看得潘茂本鼓篋挾策之子而犯金吾之禁求倚門之娼推敲其扉鬨鬪其主是自干戾也陳世科明知其以蕩子而問娼家而聞名納履亦豈奉法之逆旅升杖而舌爲折也若撲潘霖所訴明自供於關節之通風恐不堪窮究姑罪之以輕典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舉刀人犯判語 洛陽縣人李孝廉呈

看得文世際以李孝廉之悍僕而耗其家貲主人責償而同弟世典抗顏面詬目中已無主矣陰嗾遠邏而執訊於官司反持刀主門爲目刎之狀其兇狡不可法有如此杖而枷號加責以創其戎心其家貲聽

其自相牙籌也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申嚴報盜判語 直隸徽州府人周洪之告

看得陳邦紀等共謀盜刼分別斬配既無枉縱矣但律有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之條陳邦紀張希孟以有兇器坐強而任士義等四人獨非共刼乎二盜雖仗兇器未敢居然拒捕傷主也而任士義等既以空拳助搶輒難坐強陳邦紀張希孟詎不可引搶奪之律乎一事二律允非確案但兇器在手蜂擁而刼情似近強初案未可以輒翻也合照原擬

或仍行初問覆勘爲便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變亂保甲判語洛陽縣人王好問呈

看得鄉約所以總領保甲者而張應亨之編甲多漏反苛於王生好問之房傭王生就訐互爲評語青衿先罟而鄉約繼之而王生借口於舊曾失盜以有此控也應亨固應杖而王生之先罟爲誣亦未爲全直姑以小過原之其保甲之法宜行捕官遵例嚴編毋容脫漏卽青衿之房傭亦不應槩免也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停徵會穀判語洛陽縣人劉實呈

查得義社會倉貯穀春借秋償加二入息歲以爲例而司馬莊會倉貯穀七十一石六斗諸葛村會倉貯穀六十五石九斗二升已貸之民間據鄉約老人姫應魁王欽等各以荒歉控蒙德意綏徵切照臬縣之爲義社倉者均應寬假其期限以來歲庶幾令歸於畫一而寬恤徧於窮鄉亦不俟于澤之牘再至而始休以太和也十一月由詳分守道

強收毆傷判語洛陽縣人呈

看得黃九成券郝氏之業與郝守成劃地閲九年而糧册過收其罪已無辭於兩造厥田自荒又欲混其疆界而誣以取麥伐竹如無口可訊何杖亦結舌矣十一月招詳分守道

投充詐殺判語洛陽縣人許憲國告

看得李雲翔以梓人爲先通得大木而肯搆蔭茅之堂已成邪許之歌如昨而原直居然未償也許國憲之投牘將訊而舌結甘罪杖自無容口說十一月招詳河南府

除害安民判語洛陽縣人楊守芳告

看得義會之倉本民法而積年遂成弊政倉中之籍自若而貯備皆化爲烏有矣據會倉老人劉汝爵社倉老人白斗所控會倉自二十九年起社倉自二十年起累年自倒空曆而籌其息以爲本又因本命息登之籍上雖有算博士之名實爲點鬼簿之妄其所從來非旦夕矣甲縣前令伊川目擊其弊初請改入縣倉以便會計之稽旣請豁爲舊免以絶追比之怨皆稟允可而初政不敢輕爲陳說歲當薦饑或姑准

緩徵一年以寬其物力庶亦足見仁人之利乎十一
月由詳河南府

違禁殃民判語 洛陽縣人張問仁告

看得張德以五銖錢為隴斷其豪舉於市井舊矣而
口稱官司易錢立追張問仁而責其子毋問仁非錢
孔中人也此些須磁器得錢幾何拒而不應即碎其器
什一筐則王梅實有口矣而前訊者反並罪之故問
仁之心不可屈而再勝其舌也德凶人也即縣廷兩
造尚喧譁不可繩其把持武斷於廛肆間可知仍杖

而追原斷錢五十文問仁姑宥以雪不平十一月招
詳河南府

更夜刼財判語 洛陽縣人周濟民告

看得完小菴等綠林暴客張炬肆掠贓無弗獲主無
弗認屢案訊决亟應駢斬以快憤者也捕快李貴等
保長許守忠隣佑周尚金等之失防咸應以杖矣主
周濟民之淹於投控實以前令詰肖狀之含糊而特
命之更也王黑兒何進來之分布雖經改作而襯布
可憑矣主之兩胼胝然矣其寄買贓主各贓供以咸

弗知情事經兩載若更捉質無論存亡未決而牽累
必甚恐又開黠盜譸張之竇不如蚤結局以正典刑
也十一月招詳理刑廳

狂疾衝突判語 道 發

看得李好仁風魔人也本月二十九日遇道士劉常
海於中衢遂攘臂而仍之狂疾無煩三尺姑矜其愚
而保正王賓不蚤為驅逐致犯憲臺之前應謹執而
責之十一月由詳分守道

稽查冤命判語 洛陽縣人馬國治告

看得閻君寵洛人而舊曾流寓襄城矣其婦物故竟
弗還襯於首丘而甘令權厝於逆旅內弟馬國治屢
控而屢未獲襄洛之程既濶姻戚之惑難解即君寵
亦謂歲久主換恐亦無從問諸襄城之野也枯杖而
責孝布四金以慰其羈行中斷之心亦首肯矣十一
月招詳分守道

假冒飛糧判語 洛陽縣學勞盡職呈

看得勞盡職所券之地雖原為溫淳之產而自溫歸
之孝廉潘雲一主矣雲歸之弟潘霖又一主矣雲歸

之匿子忠又一主矣四轉而至勞使温生果有閃耀
前三主何弗一啓舌也兩生固非百教定也而前令
已判其曲直特以青衿拖牘免供而以由請道批已
決如南山而勞生以訟牘之無罪也又控之憲臺矣
兩生在廷安得不據是非而罪之十一月招詳分守
道

逆殺母舅判語 洛陽縣人任官告

看得都檠之繼母任氏初生邢孟彩而再醮於都習
詩又生都杲等二子兩醮本非良婦繼室每薄前男

是以家產不得割析雖經嵩縣王令批分而都檠終
不獲受產以立家也檠以收穀豆而干任氏之潑很
致其自墮於水溝檠亦不得爲無罪矣詞雖過甚婦
傷有因姑杖邢孟彩何人斯而搏檠妻乎並宜坐杖
原其主唆寔任官爲羣黨之首控詞又誣然居然舅
也姑罪孟彩以伐其黨仍應行嵩縣三分其業令鄉
約具數以報庶不至徒爲空鳴也十一月招詳分守
道

侍兇打詐判語 盧氏縣人馬化蛟告

看得韓雙喜兇狡狠跋強迫馬化蛟於市肆面委地
馬立追青錢二千有王自建之口可質兩造既具而
情窮於面訊地願他求善價而原直付之主人姑杖
而示之法也十一月招詳分守道

逆姪殺孀判語 洛陽縣人許氏告

看得許氏當其子王生名卿未物化之時原典其弟
濟姪獻瑞房名卿一旦溘然先朝露而其姪召卿強
入其家而棲居析業者五十餘年不相涉非朝夕矣
許氏執獨貧寠而以原業贖弟姪也召卿強據而有

之許氏即無後其本家之產自可收於百年之後而
仍以許產贖之許者非以王氏之世業歸異姓也奈
何侮其日迫崦嵫之孀孀乎諭以叔姪之義王生已
首折但以孀訟姪雖青衿罰亦不可寬也十一月招
詳理刑廳

科詐殃民判語 洛陽縣人楊化時告

看得王守儀借保正而告助據其尺東約得五銖錢
六百文赤貧四馳青蚨徧貫則其甕食四閭者此特
其左券之一斑耳杖之而鄉人庶有警乎王守坤既

無漁獵之痕宜在寬假之列十一月招詳分守道

威逼人命判語洛陽縣人王守和告

看得宋紹美宋萬有楊全威市肆之博徒呼五白而大呼王第之青錢未償而白練已懸則威逼之怨百喙其奚以解耶均應杖百枷示合追埋葬十金以贍厥父招詳分巡道

吞產人命判語郟縣八李士舉告

看得李士舉之兄士登因士舉以土地與李正吉相角而往救遂被毆斃是士登爲士舉所株連也正吉

已坐大辟而三檢訖矣士舉又告其子化龍爲漏網稱畢世不可解之讐豈父子可並誅乎既以急難而致原鴒之悲又欲以罪孥而割咕犢之愛刁悍之口無已法律之訊既窮且借籍他縣益見其無良矣杖之而首爲俛也十一月招詳分巡道

學蠹霸抄判語河南衛人俞銑告

看得俞躍淵爲其世父後而叔氏俞銑嫉其受腴產遂瞋目屢侮強耘其經斷之田躍淵之寄糧於季父而經斷不更正是自授以釁端也銑之發憤而牽諸生俞躍淵以連牘欲一網而打之則毒鋒不可堪矣臨訊而願質虞芮姑念諸父猶子之誼而杖二兇以請也十一月招詳提學道

誣賊殺命判語洛陽縣人張永受告

看得張一敬稱正月朔日失盜當夜認識張永受在明火露刃之列及查卷内鄉約張義等有係其爲良民者再審高鐵匠稱本日原在其家同睡故該縣供詞雖有攀扯分攤之贓而家無的據起獲之物開之似亦近情但事干大辟失事既係孟津合批孟津歸

併成招爲便十一月由詳河南府

擒宗殺民判語洛陽縣人苗氏告

看得党永祚之典地於中尉珂瑝而歲爲入租負責錢以七千五百計而弗償也已經署篆劉半刺之判地歸原主租弁典價歸宗人有成案矣而永祚又佯推其母借籍於新安而再控不五日間而抗斷越訴目無三尺據其證者之口所誣皆游詞無稽仍依前訊坐杖以杜兇悍不法者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擁搶良婦判語洛陽縣人業廷暘告

看得萧國馨本淫伎之暴客以感帨爲得計當吳起鳳毋妻之出郭先邀其慈人以啜茗不就也又與其内子並轡以辱之擊之以箠馬醫而簪珥伏地興言及此起鳳則哽咽而難爲情者當諸生葉廷揚弟婦之于征則又借苗之芳樓之青驄之下向非宋受等之解援此姬幾不免於失身矣興言及此廷揚則又涕泗橫流而不可禁者其弟廷舉不直而與之角非情理所必至乎而又借苗之茂往造其家跋扈攘臂不謂復犀鐵於伊洛之津矣姑各杖而請枷號加責

以爲惡俗一浣也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衙虎嚼民判語　登封縣人趙三奇呈

看得王守印虎耽年擊以積怏闖而敢於開騙詐之局囊中之青蚨一一皆窮鄉之髓脂也而連克道等衆口共射按贓二千六百文有奇宜發配以令衙蠹之不律者劉三才其掛搭也無名之市棍而隨從騷繹於鄉井宜杖若守印之豪橫庭訊之際眼底無官喉中有劍則其抱牘而出豈復知有訟之不可辱善良之不可虐哉其所索錢二千六百奇者宜以買免

入官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勒買興販判語　洛陽縣人溫漢呈

看得李天秩所受溫漢之產經十年所矣其復券而鬻之仍宜訊之原業而徑納約於史壯等至取贖弗吐天秩於是乎過矣據天秩則曰我有增修之房若干楹浮於原券之外據漢則曰彼有拆而鬻之之房若干楹有伐而鬻之之樹若干株虧於原券之中姑以相准而以原產歸之漢如券收價價到產歸禾杜必爭之端天秩之杖維甘漢亦無他說矣史壯等所

鬻地各不數畝姑免坐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指官誆殺判語　浙江餘姚縣人杭思饒告

看得官去而借事以牽誣吏書者不可信當前官之命駕猶有未領之値何不投一牘而請而累月之後乃始陳說杭思饒之貌則其近情者但領狀以原票爲據當思饒之投領前官批有查原票三字本行既自矣其票官亦無從給價是以金泊遂爲闕典思饒亦舌結矣但工書林有才不蚤會計而給付之致其淹期而脫落遂化爲烏有姑杖以示創焉十二月招

詳分守道

詐謀局賺判語洛陽縣人李一躍告

看得李堯正負李一躍之布價四十二金弗償先有守道之控而堯正方行賈於他方之肆有司執其閭人有徽纆之縶堯正歸而又誣裴紉命有巡道之控坐堯正以徒而杖幷及其妻孥矣守道之牘猶沉閣未之結也本縣檢故卷而得之對訊廳事則四十二金之負旣償而已經允徒原其瑣尾之極特爲之請

有十二月由詳分守道

皇極篇卷二十四之十五 太微堂日錄

乞究不節判語洛陽縣人馬化龍告

看得馬化龍以伯兄眈眈惟欲蚕吞其亡弟之產而鬻其婦以居節十六年不字之任氏而目之曰不有躬及訊其寄鄰王梅等則茫然未有跡也再審同居之孀婦解氏即其親妯娌也而堅以爲大無影即解氏亦稱其伯兄之嫉而恨不蚕奪其產也據任氏所執化龍揭示之帖禁而不得收房租則其誣而逐之之情居然矣夫中冓之期孰與再醮擇配之便而任氏旣堅貞有年詎肯以香骨爲穢形乎化龍自恃其以藩吏而子來來則縣者也輒敢誣人以衽席難白之隱情使任氏果不淑獨無歲月可執之跡乎杖之以創伯兄之不友者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賣法凌轢判語萬安王府親慶郡君呈

看得保甲之編派總其事者本道之委官非鄉約所得擅豁也而李遇春以儀賓之子欲求免其門第即宜據情直控輒訐李魁人命以報聞據魁之口其子以病斃了無關涉之情向使果有父子之痛其父肯甘之乎而譸張爲幻其武斷居然矣即訊其證亦云翔慶郡君之訶斥鄉人退避無敢應者杖之以爲權力挾詐之徒戒其小甲雖入報册亦宜免豁以全郡君體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皇極篇卷二十四之十六 太微堂日錄

強盜刼殺判語河南衛人劉士舉告

看得甯攺姓小馬壯本劉士舉之比鄰雖絕無其賭來歷面貌素相職也其排闥縛主實懼其認識而用草拯覆失主之面屢詰其認否佯應以弗識情確詞具駢斬其宜其投狀之淹滯則被刼於十二月二十六月之夜詰日父子重創不可輒前又冰雪在地是

以二十八日而赴官信無他故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殺嫡奪產判語 洛陽縣人鄧維垣告

看得產以約為主約以印信為主而鄧廷芝之以產授俞竟成也廷芝雖物故而其母命婦孫氏固無恙非可質之主與其姪鄧維垣不甘俞生之以甥買舅產不曰物各有主乎不思鄧太府將來之絕產歸之阿誰為維垣者其承受亦不涼薄矣而隴蜀之望何其無已杖以懲誣俞既得產地再斷畫字三千文庶

口杜而心折也十二月招詳管糧廳

刺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張思顯告

看得閻良棟張思綱張思綸張思絕皆通於張思顯之婦程氏而思綱等其無服兄弟行也真人道所不齒矣其後思顯不奈其逐臭之相嬲而遂售之思綸為側室良棟實出於挾恨反激思綸等以後患誘其殺以滅口而謀遂成矣比有陌上之逢良棟椽擊刀刺遂殺其女兒狠無倫斬 不枉矣張思綸張思絕同謀殺人傷而不死律應徒配遇赦改杖張思綱途次迫閻氏而要之坐以强姦未成之條宜徒張思顯之和賣宜杖矜其女死免其原財入官程氏弁杖官賣十二月招詳理刑廳

讐殺人命判語 華縣人李子明告

看得王得存讐殺李子明之子李真於河畔而審實擬斬固為成案矣但無可據之確證又原狀不挂其名而止憑子明之僕郭全義之一言云一月前而得存曾夜擊全義誤以為李真聞聲解去此語亦止在影響之間耳而子明遂補牘而直控之謹勘其情如

得存果曾誤擊全義以為李真全義何不向李氏父子一稱說耶已可疑也既稱斃命於船又稱屍自上流而下仍得之船畔豈有殺人而故投之上流使漂向其船次者乎又豈有殺人於船次而終夜不漂去下流者乎又可疑也既稱得存乘空大喊一聲打乾一棍落水身死絕無剝衣之狀詰曰得屍體不掛衣已可疑也既有喊聲如隣船之為李大剛李居小二儕輩世法者何杳然不聞乎又可疑也終當為疑獄但前案之判得存自服亦無可關之門仍坐斬以俟

覆詳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廵緝失役判語 道發

看得府前保長之役額有挨編木牌五日輪換十一月二十五日李江役滿應輪者薛安也而李江謬送高一元之家又值其外出授受未經而付遂致脫悞薛安應直之日詎不自知而竟若罔聞器械不備均不得辭其愆矣已查確各量加箠責令照舊輪流供役廵緝姑免擬罪十二月由詳河南府

勢姦抄嫁判語 洛陽縣人 李氏告

看得尼廣秀者輔國之配喬氏爲其女替度者也雖髮身於樵青被緇而菴居者已三十年青蓮之偈久在其舌端矣喬惠雨者逐纏於蟻酣而輒啄其孀姊以買諸婁義其頂尚髡松髮曾不滿寸而儼然巾幗此何說也卽使廣秀果有不法之行當就絲翹之口正玄機之誅公斷返俗後可蓄髮惠雨私利五百錢之入而驟毀其戒體廣秀之玉筋垂襟亦大潰哉婁義居然以空部爲好誓良可駭異既婚免離并杖以洗恨也其五百文應入官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欺隱婚姻判語 洛陽縣人 張氏告

看得李應秋與文可仲通婚以男女之生同月遂卽酒肆翁定百年之好可仲物化而應秋易心輒隱之以爲了無赤繩之繫焉娶婦孤兒遂成道路之人使果無成說可仲何以頻相餽遺卽其女子十八齡以其門第何竟無吉士之求字耶明係有主之姻其清族既相當應秋已心折矣杖而使結褵其開單姑免究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學霸隙殺判語 洛陽縣人 林鳴鳳告

看得林鳴鳳慱徒之豪舉者與劉自貞偕呼盧於張浩之門兩三人共爭慱道因而相激張成美與其姪浩同居遂以呈聞於衞官而兇人大不堪遂開單徧辱恨不立毀其人倫抑亦太甚并杖枷號其衽席之隱情無容推敲於案牘之堂以開奸宄之門也十二月招詳提學道

出巡訪犯判語 汝州衞人 劉古希告

看得徐性一家濟惡父華兄恒以訪犯幷戍畢命邊淵而恒又以中酒沉酣奠其婦劉夜戶不扃竟有外

遇毆斃於卽夕巳檢明擬抵矣而屢掌反駁辯者謂劉氏之死喉有肉蛾病也未必非託詞但證者李氏特隔牖之聞知非目睹者而劉母李又曾遞攔詞況恩詔有人犯無證應豁之條改軍改杖累獲輕典而父兄既不克首丘姑如舊擬以杖結局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甥毆舅命判語 洛陽縣人 闞守節告

看得董尚仁售舅氏闞守節之禾而價弗付又以惡語應其討取母之同氣可作路人觀耶執訊於庭始依然知有渭陽之義焉既甘輸罪各杖以示儆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委查巡夜判語 洛陽縣人 棊廷揚呈

看得生員棊廷揚中夜喊盜而兵快四集問其無人面訊廷揚而堅執以爲有盜登屋脊矣墻巳缺而瓦巳毀矣及詢之隣佑鄭二等而咸云墻瓦居然無恙也想或有別情而門內之貺遂以盜鳴耳所謂戲舉烽燧者哉青衿之舌不可以三尺詘或姑寬假或行學加朴教之刑量示戒懲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白晝刼奪判語 巡捕兵辯報

看得辛守鍬本以六博爭蓮驍叢九林遂因孤注而負青錢比九林從外姊於陌上而邂逅之値立責前負卒遇債主惶愧以遁此兇郎疑爲叢氏之婦而徑驅其蹇并其征鞍之衣以去向非聲聞巡兵幾於白晝爲刼奪之場矣宜配叢九林行惡道之傳徒宜杖而枷示庶劇驂無緣林之警而游手斂呼盧之跡耳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姦盜抄殺判語 洛陽縣人 侯定國告

看得侯習閔之婦張氏孀而改字有其從大父行侯定國在其通聘之牘自應主之而李和行乃敢啜串而私受青錢二千售之朱守道一謬爲氷上之人一謬有桑中之喜均可杖也其私賄宜追中冓之穢跡不可憑可勿問若侯氏果無親支則產業應歸之定國矣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亂倫姦殺判語 洛陽縣人 房惠民告

看得房惠民以伉儷爲道路而券其室於范蘭芳止因以爭一佛閣於其姪可聞而駕誣姦謀經府斷已

無涉矣佛閣斷歸止坐可閏以抗叔之愆坐蘭芳以
買休之愆而惠民之賣休姑弗坐巳邀法網外之幸
府斷方結而誣贖又上二人詎可以再坐而惠民之
漏網豈天奪其鑒乎賣休九十之絛既經前免姑桉
不應而杖之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強盜刼殺判語 靈寶縣人 楊起鳳告

看得楊起鳳於黃進才為外兄追才曾稱貸於其父
應魁當秋穫之入應魁恐其多負逋力或不足以償
巳也即以其衆強奪其十石之禾進才迫於負逋之

見凌而訐無奈亦就楊氏而追奪之得完璧六石以
歸應魁遂誣進才之強刼於巡道而有盧氏之批各
杖斷償因償穀之未付又更名而誣強刼於潼關道
有閿鄉之批反坐矣尚弗悔悟又使其男起鳳冒洛
籍而再有強刼之控三控而臟弗對也年月弗對也
兩卷合勘而情窮舌縮矜其愚而杖之其未償之斷
應在盧氏請結十二月招詳分巡道

謀殺孤孀判語 伊陽縣人 張氏告

看得湯在純凡三醮矣初醮而舉栗賓之婦再醮而
舉楊正秀矣三醮而為今張氏則栗賓之婦視其弟
為繼母之子宜其情愛之不通而張氏倘不檢不慈
正秀以十一歲之成童又安肯曲為之辭而力怨其
姊也原其情由則楊時臻有吞業之心而恨不逐其
母屠其子栗賓遂陰與之合直據其室而情狀大可
憾矣據正秀之口賓夫婦皆曾勒害者實情也赤身
臥當母門者實情也楊友直推墮落樓下者實情也
據楊時太之口張氏可以把家而身無寸瑕而正秀
又泣証其母之慈而姊之毒也楊時臻倘無噬志其

子何以推墮此孤兒乎友直既未提到則時臻宜杖
而栗賓應并坐矣仍給照以付正秀使為保軀保家
之憑焉十二月招詳分巡道

收恤孤貧判語 洛陽縣人 石連告

看得石連并妻趙氏楊雲并妻李氏四名口俱以桑
榆之年了無子女之贍孑影無依良堪惻憫應以候
缺待養者十二月由詳河南府

巡兵曠役判語 洛陽縣人 鄧謙告

看得李世登以巡兵而擅離信地自雒徂陝云索其

餘糜其食於公者何謂敢邁邁弗顧耶杖而討日追贖役維允段國芳張士起不爲檢報姑箠而戒之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霸產凌虐判語洛陽縣人 段國政告

看得張林瑞李世光納券於段國政價已付而地弗吐人之無良厭𠠝維均將訊而林瑞以其他產作價取贖尚頗知三尺之不可干矣李世光至僞爲假券詐稱已經贖還據馬君信之口則價原未償而霸地自若又以惡語凌衿裾尤堪爲髮指冠者并杖而追

價於李世光俾贖以杜其口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把持鯨吞判語洛陽縣人 馬氏告

看得周成立者前維揚周別駕之猶子而爲其後者世父之玉既種而歸趙之璧復完其原業之券於成立兄弟者卽有虧價已經累牘訊決批照可據矣但成輔之母馬氏當凋零之餘恃其舊恩尚有垂涎之情不遂求金之望爲成立者既不之應又無好語是以母子不平而又控也姑杖以不善事世母之愆卿量斷三金使報舊誼於常情之外并杜後詞毋使開無厭之門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抗官横毆判語洛陽縣人 張現告

看得朱養性以輸日煑粥之保正而張孟秋送穀弗納梠賑一罪也朱際升雖宗兄弟乎家居遼遑馬牛不屬偶値而恃衿裾以陵之孟秋無異語則亦不爲無尤矣養性推其弟際升首事而孟秋亦推其父現先驅所可姍者現已七十而詞稱三十歲虛誣槩如此借杖以持其平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逆天殺命判語偃師縣人 孫永封告

看得孫還者孫永封之孫其母馬氏孀而祖已頹然既耄孫還已并而成立矣卽娶其母之女姪而祖母馬氏特溺愛其女卽棲其婿蘭敬民於家致還之母子夫婦咸不得所其孫婦竟爲其姑孫氏撻逼赴井有銀鉼之恨父馬信告縣罪責蘭敬民矣張守器於還爲姨丈敬民憾其不爲解又不釋恨於還妻之以人命坐罪也而遂嗾其外舅姑誣其内嫂爲守器所誘而鬻產轉賄至誣之以大不孝皆無涉之游詞以孫還之偉然丈夫子而毋安得有異心而至此盖以

婿居其貳室之館十年遂至被人子母夫婦之倫宜杖而逐出使析居者也永封之誣告老而姑宥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乞看紙價判語 洛陽縣學 李如蕙呈

查得李如蕙困青青之衿也而以十金置側室此豈乏燈窓之資者哉雖鄉約鄰佑俱稱果貧恐不應至此也恩波之宥在法臺之特典矣十二月由詳河南府

苦殺兄命判語 洛陽縣人 孫平告

看得孫平狡顈承鼠以孀姑爲可居之奇貨而陰取其資沈萬澤一控而即裝誣以人命眞人心有山川之險哉而兩造在廷情窮而有請罪之牘誣控宜徒旣質成而至且家財隱無可憑沈生之頗弗騰姑杖其赴愬之過情焉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苦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劉氏告

看得趙守業控其父應梅之斃在六月十八日其與王治國共鬪在四月二十五日即據其稱說已閱五十四日矣倘可以人命爲甘餌而誣之況治國亦曾以其病父邦正交誣人命於府堂而儼師借反坐前招則云趙應梅之鬪在三月初二日並無交手相去以三月半尤堪齦笑反杖非苛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毆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武氏告

看得曹珏殞而婦陳氏爲曹孟儒受聘而醮之聞聲也曹孟夏憾而欲告邀謝於張大化之家止有杯酒之歡竟空阿堵之付而孟夏又不甘矣他日邂逅之遭又以惡語互激而孟夏遂失足落溝中擡歸而殞雖無交手之證聞聲實禍首姑斷錢四千爲殯資而

杖之亦足以洗恨矣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申嚴保甲判語 山西蒲州人 李嘉會告

看得魏白化馬克明雖未抗排官捕而白晝邀劫自合斬決孟㾓之賊首旣供其爲未獲之劉三矣而李五兒之爲流寓棍徒也孫靜遷之爲遊手羽客也王佑之爲行脚買販也其他俱蓬轉萍散而莫可詰亦無從一一質面孔而定暴客之案其布鄉改爲衣衽而失主巳任還籍二兎亦可以俯首矣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白晝刼奪判語

看得辛守銀之奪褰於周道也宜配而陸博有因姑攺輕典而杖之叢九林雖孤注之比匪而歲月載遠杖之而宥其枷俾得以自新焉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仗勢擄奪判語 山西沁水縣人左登告

看得郭比玉郭懷玉以同氣之親操戈而鬩墻已經府斷青衿俱坐羽翼已剪矣而道詞未結其提掇兩生於掌握而簸弄之則張守業陳孟豸也市猾亦有線索并杖而甘心也左登誣騰其頰而久不赴訊并

坐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指官盜賣判語 方城子府奉國中尉采鈗呈

看得奉國采鈗之以木寄陳守禹也而木行段應寬以縣修糧房為辭而特號之弗使其主人知而竟亦無錙銖之酬訊之則曰我轉送六地方已發木矣偶未到縣廳耳夫偃師之地非洛人所得稽查也應杖段應寬而追其價其地方運木之有無其問諸緱氏城頭陳守禹典守其木而弗聞之主人亦可杖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舉火夜刼判語 偃師縣人任倘書告

看得馬守信等操刃燃炬踰墻縛主自應駢斬韓容上盜則有名分贓則有據初招擬斬已為定案矣再訊則忽開辯竇云買贓於郭三春之手因而扳為同盜既稱買贓之時兩相投受詞氣和巽又何所挾恨而扳其為盜不以買贓之實情供乎其不可信明矣倘果為良民何四隣無一人結保於捕獲之初耶馬守信郭三春之代為展辯或欲其供給於他日耳依原招擬斬為協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市虎横行判語 洛陽縣學于濟雲呈

看得鄭繼美以游手而索席娼於柴守誠其火房小灼辭之以有他行遂宂毆之而反縲其頸假稱諸生于濟雲之家僮于梅誣投于生之牘于生赴辯誤牽陳啓心之典其黨啓心之父諸生陳廷議不甘而遂相訐至於連牘弗已寔鄭繼美為戎首也姑杖其起釁兩生之交誣姑以其青衿輕貸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輸姦殺弱判語 洛陽縣人賀氏告

看得特廷全關館納娼而覇據倚門之紅粉使之不得獻笑於遊人安所資而償其房值耶賀氏有夕客而即遭其痛箠此姬雖賤薄軀又何足以安尊拳乎比其投控輙誣之以通其奸奴細訊則其姪也非奴也其刁誣之口尚可據而質乎宜杖此無行之兇徒賀氏聽其另赴逆旅不妨為擇木之鳥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盜發失報判語 道發

看得黃國昌刀錐而司在典猷綠林之警已閱於經

旬報聞之牘始馳於亭長其罪已不可喙解矣解比憲臺而又偃息於鼎湖之畔願指闕自國而代之接三尺而繩愆咸不可以杖寬也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苦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王有餘告

看得據王有餘之抱牘則稱其子嘉順因布尚傑之買騾勒價而毆斃棄屍矣豈非憐恒之至情哉但細繙先告宜陽之卷原無交手情狀已訊為疑獄矣以無證之獄已結之案何所憑而深究以重典乎況原卷沿身無傷止右腿傷一處非致命也初訊已無干涉矣但布尚傑復訴姚思聘之解錢屍身而指李可實以為證問之李可實見其解錢乎無有也不過因其載煤船於河畔而疑之風馬牛之言又安得以定其莫須有之案乎姑杖布尚傑以罪其誣其宜陽原斷騾價仍宜追付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詐財毆傷判語 洛陽縣人何一漢告

看得何生所控任世芳繩鎖數里延路拳打脚踢氣死三日此本情之不可信者亦無可據之證衙役催糧上有比限之官下有奸頑之戶急之則戶內諸生

出告緩之則聽事之催提又至亦難乎其為情哉據票原因糧欠差催非糧已完而強拏已完糧之生員也卻本縣卽任兩閱月所拖欠無票無生員者可以為不可問之河南而置之不復比耶又安保其無告衙役之生員耶將生員之糧可聽其不完而縱橫莫可誰何耶若據單詞坐罪則糧不可復徵矣所告又無他贓其誣可知青衿姑兒深究衙役姑戒或應免罪以便催科十二月由詳分守道

虐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趙三仕告

看得朱一禮郎當趙三住之項領而攔其青蚨即無排闥之惡狀而罪亦弗得寬也杖而追其所索五百文入官三住之誣毋命也雖過姑貸其三尺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姦殺抄絶判語洛陽縣人劉氏告

看得當王大秩之妻劉無出而妾李有二嬰也大秩斃此少豔而劉氏異居矣當其夫子之疾革而經鄭令之斷以永寧地付劉養老俾其姪邦裕暫爲主其耕作俟其嫡之既老應歸其二嬰禮也大秩物故而

又經視篆劉別駕之斷業歸二婦邦裕不得與其隴畝之役李氏之典地於荀生虞夔也畝以十計金以二十計既納左券而地不滿數卽時拆毀李氏所受而費者十一金尚未之償而邦裕不遂其耽耽之欲敢爲唆誣兇狡可憎王鳴謙亦不應聽阿李之寄衣而唆誣阿劉以被出也并杖維協二婦仍俾同居而撫其孤荀金應使李償十二月招詳提學道

土豪吞殺判語洛陽縣人白雲喜告

看得白雲喜以父天祿所典之產而赴控請贖府斷已允押追八月不湊戴坦爲議十金之補而絶契焉情理既已割絶而又有此想藉口於取贖而志在於索償不難量爲再斷但開刁誣之門艮不可以訓卽瞿官亦欲其取贖以杜無厭之口想既不情杖亦其自取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局騙盜殺判語山西聞喜縣人韓永敖告

看得郭七高守剛王孟冬霍守信之四凶以智囊爲黠盜謬爲陌上失金之狀墮孤客於術中而瓜分其貲宜配維均嚮大金田保成之二冠雖結侶偕行而

贓未染指并杖爲協小鬼子固郭七子也惟父所東西亦宜釋徒而杖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盜買吞閃判語洛陽縣人吳世美告

看得諸生吳世美之叔本寬以其地於萬曆二十五年券於錢知府矣本宦云亡而其配詹氏轉券於張振倫朱廷輔之二主糧卽過割盖二十餘年而更業主者四經審編者三當時倘有閃糧何不向錢宦一辯白耶而吳本寬與其侄世美割產巳有年世美又不列名於券內西其入學遂仗以爲鋒鋩使代爲無

情之恕本法所不貸念其青青之矜或可姑免究乎

十二月由詳河南府

緝獲賊犯判語 洛陽縣人吳良告

看得吳良本無良人也子小羣則蔡良弼之牧兒蔡氏之門闥所出入既諳其曲折而遂陰扶扉驅羣羊以去被緝於盟津關送於維邑而稽首在庭於何逃罪宜刺配以清郊關者也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捕獲賊犯判語 洛陽縣人牛孟騰告

看得麗思夏麗思春梁君志皆伏莽之戎而掠牛孟

騰之車乘於中逵救控驄事方欲逮而正其辜而思夏又挾張應科之扃私攫其婦衣為巡緝者所邏而三寇皆結舌於對訊矣宜均配而以首從分坐也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霸水殺禾判語 洛陽縣人李春告

看得魏大玄所業瀕河地雖其力作所營但地久無糧亦法所不容貰也張蘭董以官渠三道而霸占其二反牽辯水之李春已不得無誅矣而又暴種李孝廉十畝之間對訊舌折杖其維允王三重之賣業罪在父免坐其無糧地應行嵩縣攤糧官渠用水如畝

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羣虎刼搶判語 洛陽縣人王之佑告

看得趙廷祚使酒駡坐而安拳鷄肋豈曰善良杖其杜口矣王之沛訴牽無涉亦屬口過姑原小愆而宥之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羣礦抄殺判語 洛陽縣人董天池告

看得董天池所告詞內干證之到者何頴李堯君以證任磬也而任磬韋大朝皆未至止陳應舉等至又

無証者亦無憑問其房錢之欠否董天池老耄不過牽扯諸人於洛城圖為賠情之望耳合批永寧縣就近審報為便十二月由詳河南府

結黨毆孀判語 洛陽縣人王廷策告

看得喬生茂才以小忿而搆劉生之纏道色勃皆溢而排其闥喬生既叨洛誦之列何至輒闖潛闈而辱及其外姑阿趙也王生廷策亦不平其叔母之見陵而交臏運控迨本縣受事則已數閱月執訊於庭而兩生之宿憤已平喬生之稱謝可恕姑杖其僕喬策

以示戒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賠天殃殺判語 洛陽縣人 魏養沂告

看得馬九助以陽成之典業而絕券以狙人納其直有半而魏養沂始嘶其詐兹其拖牘以和公闘也宜杖而追原直訴詞雖過而情非曲姑貸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加侵科害判語 洛陽縣人 申全告

看得李浩然之染指於徵收而輸金不爲登歷眞奸究之雄耳在洛人則習爲故常侵漁之獘牢不可破

投櫃之法堅不可行亦可異也念其原係佃戶則索青錢爲有因姑杖而追原價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究檢二命判語 陝州人 劉蓁告

看得吳三聘租張問津之逃地止以六十文之稞值而輒怨官以攝之則問津艮過矣劉永召不親攝而委幇役劉蓁與之閧則二役又過矣三聘以忤公差而內懼遂有人命之誣七兒未彌月而殞一無涉也六兒五閱歲而痢殇於五日非驚跲之所致明矣在吳判之訊准斷錢三千於劉永召之手以資其養育而州斷旣杖三聘又裁其所斷之青錢三聘之所以益不平也合無免其罪而復其錢仍杖三聘如初案三聘之心折而舌亦結矣十二月招詳分巡道

欺官毆叔判語 洛陽縣人 高廷舉告

看得高秋庇其兄冬之負逋而忤其叔氏進舉郎未嘗擾瘠於諸父安奉於公役而罪亦弗可寬也杖之俾閱巷知倫焉十二月招詳分巡道

誓誣賊情判語 洛陽縣人 馬歸漢告

看得馬歸漢本以惡少在伏戎之列聞風鼠遯名桂於積案有日矣嚴督就擒幸不至漏網而又敢掉舌

爲譸幻之辯庭訊已決旣未傷其主者合偕李祿等以刺配行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究查竊盜判語 洛陽縣人 潘震龍告

看得張來定以潘生震龍之阿對而披抉其主之扃雖麥止三斗而夜央隙壁寔在伏戎之科矣坐以奴婢竊盜之條免刺杖決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歸正賠糧判語 洛陽縣人 詹箕告

看得馮椿墾淤地於洛浦而按催科之籍其糧寔在

雖勤鬪來之力詎逃靡稅之愆而諸生詹箕之受水
患賠國課者能忍口割肌耶既退付無辭杖坐維允
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究檢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高善言告

看得郭天祿之內子以二豎之祟斃爲夫子者含襚
之期既愆伉儷之誼安在遂致內姪高善言之控杖
以爲鼓盆之戒郭天福郭寧府訊已無涉宜在繩之
外矣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指官拷詐判語 嵩縣人王國泰告

看得王國泰本柴守義採金之黨與而守義既以盜
礦中究因追罪不前而攤派於黨人國泰其一人耳
人不數錢咸已輸竟而國泰妄告於王令入討之後
據其舊愆即徒不枉而事已結局姑杖董興禮以原
役而輒繩其項領以致有此控均可杖也十二月招
詳分巡道

誆官殃民判語 靈寶縣人王應元告

看得膈篩就國之役友邦咸以洛人爲主者而張守
訓王堂咸包攬其薪煤有差因交付其府中者有剩
而無所歸是以淹滯未償姑各杖而追其値桃林之
人得完璧以歸矣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架勢強吞判語 洛陽縣人劉光普告

看得范可觀初佃地於宗人采鑽既按畝以輸租矣
地尋歸於劉生租應付諸新生而敢逋其歲入舌結
於面訊應追負而杖之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結交賊判語 方城王府宗室珂璲告

看得曹舉林冬以宗人之家奴而私盜其栢板窩藏
於陳浦李天相又盜其丹青二軸而窩藏於彭大授

者與受者面孔相質而舌鋒咸折均杖追其原物以
空鳥鼠之穴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打詐殺命判語 直隸眞定府人僧道會告

看得據行脚僧道會所愬直以詐兇之交關而有龍
陽之見陵也然道會之面孔不逮孟賑而齒已弱壯
之間矣執訊於廳事而道會亦直以爲巷中人之偶
惡語相侵也而無他狀尚欲挂搭於此間不欲太甠
此姑杖眞懷一人以示創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剪惡安民判語 偃師縣人張光輝告

看得全德以大鷹之役輒挾會天才爲翼虎而以徵纆繫張光輝之項領坐黃鑪而索松醪攫青銅而歸樸滿杖其所自孽也高一元之攔狀勸和亦何罪之與有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霸屯殺軍判語 河南衛人 李談告

看得李談以孟津充發之戍而據衛地是罪人而翻獲上腴之享也况談所執者所帖張樾所執者衛帖相攝固自有體而樾又衛人其說爲長李談舍月糧而求屯地原籍既有常産扞圉又乞别業不情之懇

杖以坐誣仍宜復其糧爲便十二月招詳布政司

捕獲賊犯判語 洛陽縣人 王大壯告

看得權西保任尚成王國用僧河濱之暴客始則西雪載途有叟之靴聲橐橐者遂攘臂取之既而至爲屯有稠之奪既而又至姚凹有酒脯之攘覆出爲惡見執於禦寇者而駢鹵無異說宜按搶奪之條而罪之偕坐配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衙積打詐判語 洛陽縣人 丁子聚告

看得丁子聚之逋課弗蚤輸郭永泰之屢促匪獲已督之再三始上於公而反挾憾欲償爲無病之呻比逮訊於訟廳徧叩兩造之口而翻無詞以自解也杖則首肯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督撫地方判語 洛陽縣人 崔光祿等

看得崔光祿等十七人咸以里書籍歷持籌而算者其手操觚而錄者亦其手而增減有如豕亥多寡不啻魯魚履錯之咎借杖以創矣梁河等錙銖小乘量責姑戒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響惡打搶判語 邀路操 兵緝報

看得自坐商之令下而車販之自晉來者皆被詰厝孟艮固晉人也向爲曹保山所首已經縣申尚候院允而邂逅相值保山又攘臂而與之角無乃過甚乎既經巡兵捕送宜杖之以警惡少之侮遠人者十二月招詳分守道

晝截刼傷判語 洛陽縣人 王茂告

看得王茂與陳應選以中聖沉酣唇齒相角亦酒人之常態遂抱牘而重誣之兩造在廷而舌本木僵矣據情宜徒而垙之蚩蚩姑寬而杖之十二月招詳分

守道

繼殘孤命判語 伊陽縣人周完告

看得周完與其異母弟周寵已割業而完苦扳其父之有私囊也而後妻之惑未獲平分其所控金累百不可憑姑就其所爭之地釆浮於原分之外者爲量剖之爲完者齒已壯矣而抗顏於膝下杖之使知有鳴鶴之誼焉陳守者以積絃之同氣而唆周佐使不慈亦可杖也十二月招詳分巡道

朋謀打詐判語 宜陽縣人張九成告

看得張九成之歸地於王進禍也而糧尚寄九成之籍端宜輸納以時而逋負不前投牘執訊而甘罪稱謝矣合杖而按畝追科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豪殺孤孀判語 洛陽縣人李氏告

看得史國翰之父萬言與陳一奇之父天樞各以其產爲許彷之易焉陳固伊府鎮菉而史地其業也逮福國至而伊業應歸新藩地主當爲王人矣史氏不願也因收其原產而以陳之伊產歸陳氏入藩籍矣陳氏不願也而故割其免糧之册尾冀或可以自脫地既不可更糧反不得豁是以援史以自白也一奇之務史地於候嗣祖者十三畝餘史氏未爲完璧之歸候生宜歸地於史一奇宜歸地於候價如艱於償應以別地償補而一奇之負地當杖史生之僕史來勤侵侮一奇之母李也當借杖而陳糧亦宜爲豁除也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苦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董氏告

看得董氏之子胡邦正本庖人而爲天壇羽客王全慶醮者治饌李國正李光大李眞庫咸有事於醮而偕酣同歸者也既隱次於歸路不相扶掖而聽其濃

醉失足於溝壑其何罪之解據董氏之初告於澠池以王全慶爲首再告於本府以李國正爲首又以王全慶爲證游詞無定確證爲誰安得以人命坐也據澠池之委驗訊已無涉姑斷錢伍百不足慰其哀白之心是以不甘而上控也各杖而共追埋葬三金以杜後喙已首肯而無說矣十二月招詳河南府

右洛書之六史之二 一綱一百三十目一百三十

則簡文一萬三千十一 八十三葉文七百九十二

統一萬四千八十五字乙卯十二月洛蔡定

皇極篇第二十五洛書史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太微堂日錄三

吾循錄二

丙辰

擬官害民判語 洛陽縣人張永昌告

看得張永昌以洛人而販沔池披拴以十七布付戴治國之手官價鎦銖弗償也及面爲對訊則稱治國止取官布者一而十六布爲孫進孝陸續取也夫一布固有李三思之口而十六布之取其日月誰何其

可據之帖可證之口誰何直是無端研其事情寔以福藩將至皇夫當用號衣李尉戴星催促而治國稟其抗拒李尉朴之使出境而揭示於通衢執示者則楊高也不合索斗酒之值四十而永昌大不甘發憤有此詞杖治國而追布值楊高亦不得寬假借杖以創也正月招詳分守道

糾衆侮主判語 河南府學衛如衡呈

看得洛下之冠蓋如雲稚稱名賢之藪㸔紡以伯計衿裾以千計實競之童攘臂其間將 同器之薰猶如穆李二生至以家奴失大雅之交而左袒穆如衡之十生者至指白日以爲誓人人以百口質之又何至黨此而侻彼耶陳守祿舊執役於穆令歸身於李以前度之阿對拳故主之蒼頭寔爲戎首在穆生即遣李氏之悍奴宜向其新主質之自當懲朴奈何率穆銀等飄擊之遂以惡語凌李宦與僕隸相角大乖少長之序爲李氏之僕者亦當爲主人守體聽主人與之辯而糾陳守福等遂羣鬨於穆氏之門至碎

其瑰眉之綠書諸生嚴廷對等共爲如河之矢不然其表間之額奚以碎也豪家奴生事無法眞不可問之河南哉姑杖陳守祿并穆銀以弄丸解兩家之難其陳守福等五人各姑責戒門區責令補償正月招詳分守道

侮鄰盜買判語 洛陽縣學王旂召呈

看得孫世俊納契於諸生王聘則王旌召寔比鄰雖經訊問聽其收產之爲便西既與聞於撮合曾弗廷之上座特持送青錢二百旌召固青衿同調也義不

堪此無禮之投遺却其將命之僕而顧久敬寔主其合符竟置弗理旌召亦義不得無說以處此控牘既下姑杖久敬以謝過正月招詳河南府

姦殺人命判語 孟津縣人 康湛告

看得康住美者李尚美之傭人而婦魯氏久通於李胥馬之驟為無良之繾綣其後阿魯不知被誰何之暗刃一創屢經推鞫坐之驟并其男李鈞偕杖矣住美以前斷五金弗獲手付因嗾其叔淇復有攻擊之牘再訊蒙駁而康淇已化為異物訊得其情仍杖二

犯合斷八金以償望焉正月招詳河南府

翼虎打詐判語 伊陽縣人 柴濟民告

看得柴濟民以一夫而抗攤罪之令則官鹽之滯而弗通為鹽店經紀者獨得追其責與追公役手催引之符輒肆然為拷詐之告此而不懲是開刁誣之門矣杖之以戒梗鹽令者正月招詳分巡道

私增虐民判語 洛陽縣人 張獻策告

看得張獻策之以舞文逐也其眈眈焉為復進之圖者匪旦夕矣適張天祿代其錢穀之役谿壑之欲弗遂睚眦之怨復萌以杜令所謂停驛遞而詳允於鹽司者架之以為天祿之暗加何其敢於眯通固之目耶況該驛之赤歷印領可為明驗手反坐擬徒何容置一喙其所誣之多款歷歷詰之誰為直之張天祿不善調其同儕而苟安貪倩代比亦豈知有三尺者杖之警玩役正月招詳河南府

局賭殺命判語 洛陽縣人 郝應舉告

看得郝應舉與鞏縣王來花皆枕貫而應舉落魄費資遂徘徊逆旅未敢于歸在游子乏陟屺之思而其

慈人有倚閭之望立追其兄應試以追尋遂扳來花以同侶殺命而應舉固三十二齡之壯夫未幾而偕然入門庭矣既厚顏於母兄而又恐其兄詞之見詰以巳買罪也堅稱同賭虧本而證口不直之居然洞於水際未聞孤注於博徒反坐其誣杖何說而厭應試果憾其弟之誤巳以見累矣正月招詳河南府

究查人命判語 伊陽縣人 胡進賢告

看得胡氏雖投繯以死寔出於毆逼無聊而白晝捐生亦人情之至慘也倘無兇毆傷痕𤆬𤆬又于豈肯

重賄買免據律不在末減胡進賢有投首之詞而著
父子亦不得不赴州控愬矣進賢始或以利動而終
難以情甘遭人倫之痛而不可解於其心先受物而
後投首亦不得爲無過矣尚宗讓之撮合行賄亦法
之所不得寛也既經州斷追罪訖姑杖張著以洗死
者之恨進賢仍并杖宗讓仍笞餘罪難以重科進賢
紬鏍見存俱宜入官其錢九千已經煎轂姑原情免
追正月招詳分巡道

盤獲賊犯判語 巡路標 兵緝報

看得李通本游手之民有穿窬之行過宜陽之郊見
有子母驢牧於垌遂驅以去夜造逆旅而標兵尾其
踪跡而執之一訊而决宜以配行其所策之蹇宜議
價入官者正月招詳分守道

抄家殺孀判語 洛陽縣人 郭氏告

看得司江司海鵜鴒之痛既薄手足之誼全乖當季
弟順之殞生而輒強爲尺券中分其四十六畝之產
彼孀之口何所恃而糊乎孀閨勢窮又相與毆之郭
氏不平之鳴據稟良爲慘然卽稱引似過然准首爲

此娶婦直者姑各杖以懲角弓之無良地仍完歸其
稚稺之嗣終恐彼二兇之吞噬宜給照以保孤也正
月招詳河南府

夜犯登城判語 守城標 兵緝報

看得陳所學本鉛槧之子粗涉洛誦破瞑色而干禁
挾內子以遨遊自供俗本登高誤有城隅之陟而元
夕非龍山之會雉堞無桂炬之煇駿馬驕行少小佻
達既乏下帷之攻亦乖闚觀之度執訊於庭又謬引
黃門之胤宜加蒲鞭之辱用代朴教之刑姑脫包裳

之桎梏杖贖以懲舉國門之關者正月招詳分守道

加侵殃民判語 魯山縣人 張萬寶告

看得張景儒之奉令織潤布也而敢侵費至化爲烏
有卽定罪追比宜自採其囊槖而陽券地於季父張
萬寶償官已結而業地未付萬寶之控信不平而鳴
哉而奈之何亦過爲加收之誑詞以聞也賢對情窮
并坐杖而追地叔姪咸俛首焉正月招詳分守道

誆價坑儒判語 洛陽縣人 詹箕呈

看得張文奇劉世保敢以張文秀之地而詐售於詹

箕爲之撮合者陸景榮也蒲樂善同亦偕與極酒之
列矣景榮物故而文奇等又逋走則樂善與原保之
張大海安所逭其忿乎俾償價而各杖焉二兇應照
提嚴緝正月招詳分巡道

飛禍誣命判語 洛陽縣人 高氏告

看得婁希亮之奚童小來存以盜物見逐輒口於人
謂高氏往來於婁寔與聞之僕毋憤其子之見逐也
而歸怨於高氏遂肆醜詆夫來存盜自應罪何與他
人而王進朝者既無奈交噬之口亦內謫其閨人反
聽其撒潑無賴造公庭而投辮夫子深居而婦逆鳥
鼠之訟於義何居謹合杖之正月招詳河南府

架命抄搶判語 洛陽縣人 任以洛告

查得任以洛以原告而遯迹必係不情之愬而屢拘
不獲累月杳然姑請案候以清積案俟原告之呈身
再爲剖勘也正月由詳河南府

指官殃詐判語 方城王有儀 賓鄭爲氏呈

看得于士通之貿布與鄭春戶相角也而鄭儀賓解
兩家之辮圍士通遂以惡語侵之宗人之東坦不堪

龍斷之橫侮細研原無弗付之債姑杖以立圜市之
平正月招詳河南府

重婚殺軍判語 河南衛人 汪尚知告

看得趙思尚之務其內子郝氏於汪尚知也歲舉已
七閱矣夫婦之義已割絕於妝金之日尚知偶他出
而思尚復招邀爲倡隨之好其外舅郝濟民弗以義
止亦何嘗行禽之瀆矣郝氏之弗貞既不知有其夫
尚知之私娶亦不應還其室均杖歸宗庶示伊洛間
以人道正月招詳河南府

抗官霸地判語 河南府學 史洛呈

看得吳化民李生陽等閱淤地於河畔雖有耕作之
勞而諸生潘元標董鉉史洛之地被水患者賠糧無
可卸之肩矣相繼以情控而署縣别駕劉已付諸生
帖許有其地而輸糧焉而堅拒弗吐控牘又下各杖
而如初議劃地也正月招詳河南府

大患科派判語 周南驛人 郭有明告

看得張崇業本郵亭之猾以告加增而斂衆金其剩
實自應爲公物也何至自歸其橐乎如衆口何訊服

允杖郭有明之過控姑以候館之苦見原也正月招詳河南府

盤獲賊犯判語 巡路標兵絣報

看得捺丁九明之傳帖於張揚善也語甚不倫若講張爲幻者大端稱張志善明示以欲見殺之狀可爲駭異巡兵之執捕而來詢之則云付書者陳惟心也蓋惟心於張志善爲妻弟而志善等之盗孔見也有日矣聞捕滅踪而以其黨張其德張孟捕允於經匿於惟心者亦有日矣惟心苦之特爲計以發之四盗

旣克次第而擒起贓亦經失主之認弁以配行庶空綠林之巢正月招解分守道

撥官殺軍判語 河南衛人李守才告

看得李守分李守才之辨爭軍產宜據册以爲確案而按其衛籍則寔係王釗釗固額軍王孝學祖也李氏之名安在杖以懲誣控之舌開單之株連者無容窮詰也正月招詳清軍廳

強賊殺人判語 洛陽縣人劉元勲告

看得劉尚忠等以謀殺三命之窮兇原議已確如南山矣而河捕之審實出井氏之姦情一條似於原案無涉得非各兇之借汚行以雪恨乎柰何假盗舌以游詞也李氏之目擊殺人而弗爲解杖亦維允正月招詳河南府

假勢吞殺判語 河南府學王路濟呈

看得王路濟曹愼行皆諸生而愼行其外兄也相訟已經三載經校官之勘決者屢矣而久不獲結者以牽誣多端而王生又跛𨈆不可以法繩也在張光行爭產而不爲避舍又妄用其寄麥信爲有罪矣王生

以他債而牽其族舅曹卿於詞內曹生之出而爲叔護持也王生至辱之通衢無乃已甚乎姑杖光行以結王生之局而其無禮於曹生者姑令謝過難以輒坐青衿也正月招詳分守道

價失地空判語 洛陽縣人段織告

看得洛人段織商游於鼎湖之郊而務地於尹起才之手據約行糧固有成說矣而其兄起心乘義弟之遠逝假催科而多索夫織所憑者弟約耳即隱糧售地自是弟愆而弗何其以責織也歸地而收其原值

則起心之舌不已結乎杖以戒憑陵違人者正月招
詳河南府

抄家滅寡判語 河南衛人 馬一棟告

看得撒馬一棟之抄詞則其母之再醮也以強嫁而
去帷身之被傭也以强務而見質而占有其產欲飲
根於馬進金矣具訊於庭而進金亦結舌而退地以
十四畝討杖以戒諸父之强梁者其母之從人旣有
年身之就役不相涉也可勿問正月招詳河南府

結黨屠宗判語 方城王府宗室聑琦呈

看得諸生侯獻猷衒杯綺陌觀者如堵遊人爲之却
步已非詩書之雅矩而宗疾采鑣之爭道遂被侯一
龍等之數撾至嚙儀賓劉登雲之耳喪其輪廓天潰
之齊眉幾於臧矣宗人報復而其僕許良佐等又幾
於髡青矜之頂大爲六經之愧拔三尺而裁之姑杖
其從者以洗自取之辱也正月招詳分守道

大弊殃殺判語 洛陽縣人 程仁美告

看得程仁美執毛錐之役有郢書之誤罪實自貫而
噬他人以自解是舌本又一伏機也杖之以懲狂吠
者正月招詳分守道

羣虎傷重判語 洛陽縣學 王座呈

看得邢如式邢如璧堂兄弟也素無鬩墻之忤祗以
時節之儀乾餱之愆而嫂叔舌本相角遂至有控牘
姑杖如璧以示人必有兄也正月招詳河南府

黨毆儒命判語 洛陽縣學 馮羽鎮呈

看得馮標蕩子無良旣納地於馮羽鎮而敢重售之
他人馮生責未償之値而反遭通衢之辱自客歲杪
秋投詞而逋遯者五閱月始出其罪亦不訊而服矣

杖以創惡少之不馴者追價付王正月招詳河南府

霸產殺儒判語 河南府學 王如綵呈

看得胡守中負王生之稞弗付反糾胡守正爲虎翼
而安拳於矜裾眞可爲立髮者哉至鐵爐莊之民以
衛人而附伊川之籍素以悍聞本縣前令伊川良苦
其梗化每一令出輒自詭於洛人莫可誰何比至洛
而又自託於伊人佯稱舊日之部下而冀爲搖尾之
憐也亦可謂奇異矣對訊之際先期歸地姑杖之而
胡守正旣順猜忝厥兄特貰懲免坐也二月招詳河

南府

噤法吞殺判語 洛陽縣人朱化龍告

看得煙尚義當負逋償官之日則不勝仰屋之嘆券地於朱化龍而收其價柰何其竟寒盟而弗付也豈其望化龍以折券棄責之雅乎杖此詭民庶敦偷俗二月招詳河南府

搶財殺命判語 陝州人兀國臣告同盧氏靈寶二縣會審

看得兀國臣之初告於州以李民新爲首其再告於院以李安民爲首巳自啓疑獄之端矣其甘心於安

民者據王時中張學孔之二證而有謂其爲樂天巾小黑襖者有謂其爲氈大帽番皮袭者證口矛盾何所據而坐之新安之初坐安民也寔罪其悖恩辱秦以解兀氏之恨而人命大辟非球敵見骨者亦不應以意輕坐也偃師之坐民新也寔以兒爲主使而正其首鍰不盡之罪查秦氏之所就縊兀來現之所摯鬭皆在民新之門即民新之口亦無容置辯矣但今日所以定大辟之案者在兀來現之中瓦而死而兀國臣之所最根者全在其妻秦之受辱而縊茲其欲甘心於辱舅母之安民而不知所恨在此所甏在彼斷乎其不可以服安民之心矣會審之際采二證之口則云大家飛瓦誰曾見亂瓦飛擲之際而指其某手之一瓦的中何處者又供出在房擲瓦者如李孝端等輩咸未到官似應改批就近州縣以便細查當日情形寔不便以騎墻之說遙度於數百里外也二月由詳河南府

窩訪虐軍判語 河南衛人楊光遠告

看得楊光遠鹽院之訪犯問徒者也初典地於劉尚

儒而其後倚恃被訪之兇益無畏忌欲爲扯告狂噬之口將奚不至乎而尚儒懼其虎眈即爲付地柰何地歸而價終延滞也比其欲控而先爲不情之拶據其訟牘是與院訪爲敵也既屬原告而淸軍廳三提弗至縣三關又弗至本縣寄行嚴緝始組其頸以入官矣倘爲有情柰何以原告而久逋抗訊耶杖此元兇以杜騈舌二月招詳淸軍廳

逆天殺命判語 伊陽縣人張應乾告

看得王三鳳聘張應乾爲其子發蒙有年矣即索問

學資自是里師本分而柰何其以惡語見陵也誣盜之愬雖或過情而使酒逐客示子弟以悖本杖以戒薄俗焉二月招詳河南府

悍奴欺老判語 洛陽縣學劉玉鉉呈

看得劉生玉鉉之從任以家政付其阿對李魁而恐不足以結其心以樵青劉秀錦妻之而不意魁之狠跋也遂轉弄其租稞堂上八旬鶴絲之媼呵問其罪反遭橫侮無端可爲髮立宜杖而枷示以懲強奴其租稞聽其主翁手與籌計武艮供係風聞無他徵姑

置弗問二月招詳分守道

智騙坑命判語 福府儀衛司人陳遜告

看得軍校與市民同棲洛土今日之比隣詎非他年之婣戚期於相睦相維有司之吏本不敢胡越相睽要以公心判其曲直使之持平罔慫而張世耀者何物奸宄乳敢負軍校陳遜之青錢即長史司之票捉王臣與守土之臣自是一體抗拒不前豈祇畏三尺者哉杖贖加責庶正其辜至陳遜之私毆世耀也據楊茂魁之口力供剝衣通衢使之赤裸以去亦不敢

過聽證者既堅其說持而不下而世耀父子泣稱被王官宋千戶之郎當拘禁已久亦宜姑杖遜以持平者也二月招詳分守道

搽官詐殺判語 偃師縣人李化春告

看得郭守舉券李惟芳之業而敢於侵疆一宜杖李化民券郭守舉之業而不爲過割二宜杖李化春以繩外之人而代弟速訟其跋扈不馴亦甚矣粘單所株連者并未到無從一一就詰即化春之口亦稱難以盡訊法宜坐徒懲誣姑矜氓蚩而杖之郝體心雖

無豁墅之人而侵侮人至不堪者衙役之常態并杖爲協二月招詳分守道

矜貧改杖判語 洛陽縣人閻君寵告

查得閻君寵以溥夫擬罪屢追不前致告改杖鄉約共結其貧寠或准改以懸之二月由詳分守道

逆媳殺姑判語 濟陽縣人王氏告

看得王氏姑婦皆宦門清族而其婦婿居於方丈之年又無出有伯諸生任恩在宜善處以慰其寂寞之心即有反唇姑嫜當寬假之以其清貞之節爲重何

至投牘而逮訟乎此亦任生之過也既其姑請止閫人不便坐罪姑原而宥之二月由詳河南府

乞究二命判語 登封縣人王志明告

看得據王志明之口稱劉珍以姊氏之齊眉而誘婦過縊有約爲買妻者經十年所矣[illegible]閣之證則李大川既云亡問約內之名則劉汝澤亦偕逝今欲黠鬼而訊撮合之因掉舌而借膠絃之續何所憑而決此大獄乎其姊之亡亦無一口可訊其作何狀者即劉珍自供舊以丐助失歡有邀帖在姑杖以戒婚媾

之不婣者王志明既無從證其直亦無由定其曲也姑寬弗究二月招詳分守道

更夜打搶判語 洛陽縣人李大才告

看得劉亮假脊於李天才而業販竹承寧之王范鎮固洛西之淇澳熊耳之渭水古所謂嶰谷者也斬篠篠而賈三倍反唇齒而負五銖具訊於聽事而完璧於故主姑以杖創二月招詳河南府

僞造欺罔判語 河南衛百戶呈

看得本縣解銀於十二月而百戶之稟低銀八錢也以二月相去已兩踰月矣所控王尚賢又無名其收銀者則王國泰也看銀之匠則徐念思也兩嘴非霧看花奈何不辨白鏹之足色乎本匠堅以其銀之無印爲解而百夫長或不至以錙銖誣口各杖以懲後二月招詳河南府

惡弟殺兄判語 洛陽縣人張有倉告

看得張有庫草野之蚩氓弗閑於尙齒之風而敢以詐辱侵其兄吹箎之誼謂何謹杖之以教讓二月招詳河南府

吞殺孀命判語 洛陽縣人沈氏告

看得沈天壽與伯氏天福合產而居天福之後弗延其病華也天壽即典房一所得十金以治後事而以二金付其繼嫂沈此固無乖於棠棣之體矣其後竟絕賣於他人得二十七金償典價竟而其十七金遂爲囊中之潤焉并券其壽木爲沈氏者廿之乎特折衷之而斷七金付沈俾爲卒歲之資并追付原木杖之以創不弟二月招詳河南府

兇豪姦霸判語 汝陽縣人蕭進道告

看得蕭進道燕婉有反目之嫌券售登倚門之市杖固莫之解也蕭氏收有煒之形管作搖錢之樹子自應杖石既經縣斷姑杖八十而收贖劉登科之挾桑中而出秀幷杖劉氏姑付元夫歸其原價二金毋俾蒲柳之質竟委之泥淤之畔也既見法於前令姑免科二月招詳河南府

捕獲奸細判語 河南衛巡捕千戶報

查得趙明印等之為太康花客無疑也驗其面孔衣裝種種善良而安進禮等遂執訊於武弁至圖擊具

拷則過矣但初有巡路之委本為有司守土者分憂特為諸下所誤耳尚祈寬假之以勵其防守之氣或姑戒責一二差役以杜其局外喜事之心二月由詳分守道

糾奴騙坑判語 方城王府宗室采鈃呈

看得珂壕采鈃兩宗人也其相訴特齒頰之忿而訊其失則珂壕為曲特杖其蒼頭得位以示角弓之誠二月招詳河南府

衙蠹逆天判語 洛陽縣學白蘭芳呈

看得白文耀之舍父遠遊而父亡弗歸也生乏愛日之誠死絕視含之義自應在杖決之科矣其季父諸生白蘭芳借子舞生白受采遂以其兄產券三十八金以治襄豈其詎無錙銖之自腴者文耀歸而訟之藩史批紀善巳質成受采願補八金而坐杖矣蘭芳不甘王官之科罰而有此告仍如原訊特杖文耀之無良以當之巳經府詳其原罪應准免贖二月招詳河南府

毆殺父命判語 孟津縣學李敬愉呈

看得諸生李敬愉之父得琮亦以衿裾表於其羣有僕曰李道與張春等共博失注二千在李生止呈治其蒼頭隻字弗連博徒而視篆者采李道之口并執訊之張春輩遂馳李生之門窮口詈辱李生素有氣岸不堪其怒而即夕氣殞羣兇之無法至此張春臨既解病絕劉守才等逋逃待結斬時運苟延罔葺白馬六皆元兇也宜坐威逼之杖仍以賭博枷示李守從以李道之父而亦隨從借辱並杖維百李道杖而枷示其埋葬銀李生弗屑也免斷仍宜加責以正辜

者二月招詳分守道

賍本坑殺判語洛陽縣人劉之滄告

看得劉連枝趙以旂倩爲劉之滄權子母者也而久弗償其貧既面質左券而緘滕其舌宜幷杖以創負義無良者二月招詳河南府

暴横股騙判語河南府學郭金城呈

看得陳自才有地一區初納典券於張仲眞已而遂絶賣於仲眞之壻諸生郭金城既收而爲已業矣而郭生又速之訟何以故訊其情由則陳自才之口以爲賣地原非本情郭生利其沃壤呈之首陽驛官栲之立逼約者也固不堪深信而青衿掉舌而來姑坐以倚草縫之罪而杖之其自才所愬郭生畢亦難一一窮詰也二月招詳河南府

架勢誣盜判語洛陽縣人董綸告

看得董綸本高門之子既乏弓冶之纉頗有狹邪之游夜叩郎夫之扉欲結紅粧之好而不虞河北道之歸眷棲焉其逆旅侯奇已經道府允罪綸也以世胄獲寬矣而復有控者以前度摹寃妄指爲横行之盜以警地方倘昏夜不分烏之雌雄則綸也不將被一創乎姑杖侯襲郭邦畿以戒寃人其所奪衣向已付完宜置之而綸之不以禮自律亦姑付之於不可問之河南乎二月招詳河南府

盜賣盜買判語河南府學李正春呈

看得李正春之房以十二千售於李大化者二十年矣又以父喪無凑轉售於張銓得錢十四千矣一業而兩券眞所謂但見金不見人者哉正春欲贖諸其手亦未爲全乖但價增二千不免又鬪一辯鬪以二十年之基其土木之更代安得全仍其舊貫一一籌其減增耶姑責畫字千錢於銓手而幷杖以不通原主之罪則倩首肯者也二月招詳河南府

申嚴報盜判語洛陽縣人朱尙義告

看得崔元以暴客而糾截馬良其翼惡也律既有首從斬配自應殊擬矣傷主獲贓之際其飛遯恨不日千里者又何待追北而使去也况夥賊淪亡倘亦天刑之餘情難以細詰二犯如原擬緋允二月招詳河南府

苦殺人命判語 汾陽縣人王國正告

看得張本正之媍以造釁弗潔而致翁萬良之喝罵太甚遂抱忿投縊豈所謂烝豥獲罪者哉巳經縣杖而本正不為蚤襄若父王國正恫然銜恤又以情控仍如原訊擬杖姑存伉儷之義焉二月招詳分守道

違斷抗納判語 洛陽縣學吳世禎呈

看得吳世禎之抱牘巳經郭令斷結杖董遷儒而追租奈何其慫期弗付也吳生再控遷儒舌結不可不再杖之以斥梗令者二月招詳分守道

姦殺人命判語 延津縣人張有志告

看得張有智以畀縣駕無情之辯當前令庖代時遂為未結之詞付保於怏役孟稱智之手矣而敢為阿縱孰與供兩造之舌乎杖之以肅三尺二月招詳分守道

右洛書之七史之三一綱五十七月五十七則簡文六千七百九十四箋文四百五十一統七千二百四十五字丙辰二月洛發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太微堂日錄四

吾猶錄三

丙辰

毆殺人命判語孟津縣人任中禮告

看得任中智之盜郭孟禎也見執於牌頭王國裕而國裕擊之於前孟禎擊之於後雖環而鞭箠者非一手乎而二人其首也羣護送縣而中途已殞生矣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罪宜徒但當萑苻橫行之日不可示伏莽以長奸之路姑杖二人庶尚勵擒賊之氣焉

三月招詳河南府

除害安民判語孟津縣人張梓告

看得張梓以保長而粥薄米糲自干之咎自宜杖以法之皂役雷文玉地方陳孝平扼其吭而需於酒食應倍杖以肅衙規者三月招詳分守道

捕獲強盜判語洛陽縣人趙復體告

看得趙復體之初控以四十二年之九月閏年所者再矣本有與盜通呼吸之嫌反以窩盜誣他人而張大譸幻其詞又借籍改批遂至遷延累年爲未結之案而趙承章之辯牘始下於二年之後謹爲推敲其詞羅國治盜王嘉樂之蹇驢而訊既伏首宜以配行趙復體雖非窩主而詈國治者一日匪人之比爪牙冒嫌杖亦安得橋其舌乎趙承章輒怨坐地分贓情亦過甚幷應杖胡守金敢貪賄而妄保已獲之盜趙一林於囹圄之外使爲出柙之虎應爲抵配者趙承書趙承文之案宜聽結於偃師也三月招詳分守道

股奸抄殺判語河南府學王佐斌呈

看得田如梓典質簪之咎諸生王佐斌不難斂金以收之而其族田生起尹曾弗與聞良爲非情其主謀而爲之畫策者李國治也姑責以撮合之詭狀而杖之西造偕卷舌也三月招詳分巡道

伐掘古塚判語洛陽縣人張明玉告

看得張明玉賣卜人也負郭方全飯錢十四文耳被兒髮之辱因其兄郭孝廉修武安之詞掘土爲坯得片瓦如扇然遂從而誣之以擅伐帝王之佳城獲林

則龍鳳也獲器則金珠玉也委驗無涉遂爾行遯儀
又控諸巡道批審弗赴遂冒淯川之籍叩軍門而愬
之有開封之批被告至而終弗投也不過欲爲牽扯
拖累之計改批河南本縣以百方致之既奉院批先
加箠者三十而再訊情窮坐徒維允方全以數錢過
辱亦民之無良者并杖之三月招詳撫院

土惡霸產判語 汝陽縣學 溫漢呈

看得溫生有別業於嵩陽而許棟承之負租弗償霸
地弗吐累關始赴懼罪還業姑杖而追租二石八斗

也棟既舌緘漢亦首肯矣三月招詳河南府

土豪戕生判語 河南府學 姬策呈

看得王汝敬負諸生姬策之地租歲華載更來年弗
償雖槐陰滿庭槖築無恙而愆期之罪于何口遯謹
杖之三月招詳分守道

抄劫傷人判語 洛陽縣人 蘇氏告

看得田恩茂田大重叔姪之交毆鄭可教也膊骨重
傷幸而未折耳兩究安拳并杖如法據趙自生陳喜
夏之駢舌其搶物亦屬扯誣宜置不問三月招詳河
南府

架命詐殺判語 嵩縣人僧 海霞告

看得李大雲本歸俗之衲子慣識伏牛山中諸髡之
貧富其垂涎於海霞非旦夕矣而一旦有張奎光人
命之控衙官差張正學而其父天福代之其發縱指
示寔天福也遂有八百文之嚇而大雲性宗合夜三
鏝遂托性印以行脚遠遯報計行而槖潤矣使海霞
果遯而無一錢之費今日尚敢抱牘而伸寃乎大雲
性宗本應徒姑以其借沙門也并杖如天福三月招

詳分巡道

辱騙無辜判語 河南府學 黃重英呈

看得結士義之業原以二十三金劵黃生者垂二十
年堂構重青棟宇載廓其轉劵之蔡朝陽也以八十
金弗通原業姑杖朝陽而斷畫字三金以饜之三月
招詳河南府

霸吞坑毆判語 洛陽縣學 于之龍呈

看得于生劵竹園於張從極也既收琅玕之產弗償
刀布之直而其弟從政又佐而侮之姑寬于衿之誅

正乃鵜原之罪杖從政以爲誡三月招詳河南府

讐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齊應魁告

看得齊應魁以弟命抱控本府而脫逃不出致被犯羈旅者八閱月倘果有沉冤何至先遁其不直亦明矣流滯難以苛結合准註銷以俟其自呈身也三月由詳河南府

強賊滾案判語 洛陽縣學 張元名呈

看得馬良與崔元等白晝邀截朱向義孫守志之貲屢訊情確首從殊擬崔元以爲首斬馬良以爲從配已招解本府轉詳矣而生員張元名以滾案控書生不諳律例止知其偕盜詎知其有首從之分乎況已經轉詳縣庭無從再議三月由詳分守道

冤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李本直告

查得李本直之越訴非情投牘既下而已滅迹於轉蓬矣據其父守才之口固代爲其子請罪者已經署篆別駕劉之判而未及以聞本縣至而力捕未獲其匿弗出者七閱月矣前件終作未結之局姑請案候拏執訊也三月由詳河南府

架官詐殺判語 伊陽縣人 岳川告

看得伊人孫一曾之逋也其荒糧則孫應詰代主之與其莊地於岳川而討以五月收木耳本未愆期而其姪孫邦瑞與岳川有使酒罵座之恨遂爲過情之控姑懲邦瑞之惡少而川之妄愬亦應并杖以戒狂噬者三月招詳分巡道

究查人命判語 嵩縣人 高逢年告

看得李世安高逢節咸搏徒之驍者也而呼盧相角遂致投繯已經嵩縣訊決業得情矣仍如舊杖世安而追埋葬之資李大印酒肆翁也而桃葉松醪納此博徒并杖莫解三月招詳分守道

抄搶殺命判語 洛陽縣人 周氏告

看得董國用負諸生沈毓慶吳世祥劉有倬之債未償而又不勝其討取之苦遂潛蹤而行遁止俾其婦阿周于三奇爲應兵當河捕之訊以董產而償負寔酌量以爲之處分而產寔價倍於原債宜其婦子之再三籲呼也然就董婦之口則謂債已償三生者若干矣柰無三生之筆帖可據又云吳本寬詭其交付

矣而木寬又不肯爲直國用堅匿不出詐與二牙簽
其錙銖乎但三生據詳允之斷即封閉其價倍之產
則所百喙必不甘者旣經儒學查議姑准董婦自券
其業而照河捕原斷之數還主似爲得情雖本婦尚
弗首肯而夫子之弗出空詞不可以折券豈有婦若
子弗知其所旅棲者乎明係深匿而聽婦舌之騰辯
亦止可據此爲持平倏詳再下而揭示通衢使三生
不得以塞其券業之門庶亦不至於寸折匹婦之腸
矣三月由詳分守道

指官詐殺判語 伊陽縣人 閻翼盛告

看得閻翼盛本伊川之兜民素好駕無情之辯而以
反唇小故遂敢爲譸張之詞陳士英之投訴亦屬通
甚面質並舌詘合杖以懲無情者三月招詳分守道

攔路刼奪判語 洛陽縣學 李一躍呈

看得張桂負楊華磁器之値以十八千計而華固爲
諸生杜守禮權子母者也杜又爲諸生李一躍抱布
而貿龍門道上楊華適逢立迫其布而摧筭相償付
諸杜生矣桂當兩債主之間進退維谷在杜生之布
必不可反姑杖張桂仍追李生之原價華邀布於南
陌亦豈有恃籌於旅次者哉弁杖而騈舌雙結也三
月招詳河南府

囑官殃民判語 伊陽縣人 孫大通告

看得馬亦步旣不懲於小忿復闖入而干役罪于何
說馬守信使酒無忌已經縣懲孫大通之以他詞受
罰也疑亦步爲之地復騰過誣之詞各杖以誡無良
咸舌詘矣三月招詳分守道

苦殺孀幼判語 洛陽縣人 戴氏告

看得據鄉約查明王心粹原負王瑾十五金自應以
故物完趙者也其十六金一券人已難查姑虛懸之
瑾之原受之粹珍珠二兩也質以八金珠旣儼然金
宜償付而杖心粹以戒欺孤者毋使強梁得肆喙也
三月招詳河南府

乞恩活命判語 洛陽縣人 李士舉告

看得李士舉以人之無艮而重誣楚囚之子特議杖
贖以創豪民而其頰以貪控旣探鄉約之結即邀寬
靈解網之大慈亦應杖決而重爲加責使狂噬之口

少礼也三月由詳分巡道

豪霸佔刼判語 河南府學王燮觧呈

行洛人地不副背往往牧產於嵩伊之間付耕人

上兵租爲恒而劉明徐科之負逋於王生也旣經鄉

約查結如數追償謹合杖而歸其故壤於主者三月

招詳河南府

苦死三命判語 洛陽縣人宋化龍告

查得萬安開朱邸於大郡垂天派於八潢遂宇淸闈

稱瑞振公而何物宋化龍聽劉孟田之顚指謬投牘

皇極篇〈二十六之九 文徵堂月錄

以爭其妃氏香奩之地訴其妃兄高希孟而狂噬無

忌以其頑之碩人指綴狐於孼子宜懲小人之詈式

存大國之風但二醜已經府訊幷杖詳允縣廳無容

再坐姑各箠戒尙宜批責以謝彼庶楚嫣洸振萬之

嫌衛姬觧彤管之誚耳三月由詳分守道

勝盜殺民判語 登封縣人高光裕告

審得高光裕與王中料因爭地投牘遂波及多端其

干證王鳳岐旣稱不知地由而詞證又不齊難以懸

斷改批登封訊審爲便三月由詳分守道

逆子坑父判語 洛陽縣人王杜金告

看得據王杜金之訟其子以私券地也宜坐卑幼擅

財之律楊江不通其父而私受地宜以不應杖也准

如價贖當其兟訊於庭其母劉則堅攻其父之有外

遇也而怨其爲不慈其王父母亦共稱杜金有瘋疾

而力爲其孫自好請則杜金亦不可謂良人矣姑置

之三月招詳河南府

姦掳盜賣判語 寶豐縣人吉嘉貢告

看得吉嘉貢售良家穉孫之女鄭作伎館摇錢之樹

皇極篇〈二十六之十 文徵堂日錄

子而袁堂以片舌爲撮合白氏妝靜姝爲倚門幷干

三尺之章矣當女之成童而嘉貢却掉舌來爭謬自

以爲良族行查其棲止之所見作錦纏生計特幷杖

之三月招詳分巡道

强掳抄殺判語 永寧縣人花自榮告

看得花自榮以無籍之游手而縱其內子爲倚門獻

笑之行巳不齒於民間矣梁可禎不遂其媾而借保

甲以逐之自榮挾憤而妄掉其舌姑各杖以滌其

之穢風焉三月招詳分守道

天剪強盜判語 洛陽縣人 申一方告

看得鄉約者所以靖地方而薰善良而申一德有不類之子爲盜已入於縣案矣雖舌本類說鈴而身冒求盲之謗姑杖而革役追帖嚴飭其子以正法在一德亦不難以大義滅親無敢以片詞諱也三月招詳分守道

辱折士氣判語 洛陽縣學 蘇昌業呈

看得焦略辛成以遠方儈偷倚洛城而敢於凌學子幾令詩書之風委地以青衿而不自杜門下帷至騁

舌而攻優人亦可嗤也姑杖而逐之三月招詳分守道

局賭威命判語 洛陽縣人 王守知告

看得宋紹美楊存禮宋萬有之與王第因博致縊也在去年之二月已奉道允斷埋葬枷示加責四十矣今桁楊見在其項領而王學又唆其父投控罪又將安加乎三人皆到骨之貧提訊其情止以宋萬有一人之葬金弗克即付此人固原議的决者既經再控姑再杖贖以杜其口而原告之過愆姑原而貸之三月招詳按察司

設坑殺命判語 緱氏縣人 許良正告

看得許良正之以晉人而販木綿也申愛民孫繼祖特請而命價焉絮袍廿經卒歲行旅尚倒空囊質對無所掉舌願爲償輸杖之以安遠人抱貿者四月招詳分巡道

超賊結件判語 洛陽縣人 封光素告

看得封光遠侵沒官物誆狙民財以不法擬徒其罪雖允追賊者半年有奇哀額援恩例之條家徒懸罄

親又薄山乞順改本縣驛所據該管鄉約結勘僉同其情良苦於例亦協似應准從俾得追賊還官亦清問中之大慈也四月由詳恤部

眾法匿婚判語 偃師縣人 劉尚賢告

看得劉尚賢之控詞三踰歲而弗結止以胡尚海之抗命於異縣而弗就庭訊也憲臺有嚴令而屢促始至其跋扈已不法矣虛心研情尚游寃以兄嫂物故而改字其已聘之女姪在尚賢虛燕婉之求自應速牙角之訟而張崇士之納婦也亦何嘗感帨之暴乎

倍追聘資而并杖以結積年之案姑免斷異使彼婦
無垂棘之玷焉四月招詳分守道

究查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張氏告

看得洛人姜世俊以代人鄆簿書爲業者也而偃師之齊洵新安之劉登選各有赴屯臺之公文借付青錢而俾代之其歸次安肅遂畢命於粥廠則有安肅移文可據他鄉游魂非二人而遽至是各杖而俾爲移屍也四月招詳河南府

土豪霸產判語 洛陽縣人 于孝廉呈

看得杜守忠黄練所受之地本爲董孝廉租而董生既轉典於于孝廉主既更新租應遞付而敢抗頑行終將付之阿誰毋乃欲躧兩家船乎追而杖之其允四月招詳河南府

盜賣麥儒判語 河南府學 孫鼎呈

看得劉可大以柿園而券孫生既收其值非地之吐又添售之孟津人執訊而徠謹償地以請罪杖此駢舌之凶四月招詳河南府

指官侵詐判語 洛陽縣人 翟禮告

看得黄之瀚翟禮張國棟夥攬福府鋪設其價出自澠池而出名投領者爲翟禮附於翟禮名內若爲高一元而黄之瀚張國棟寔分支於翟禮之手爲之營辦凡二百七十兩所造之料曾不足當其本信狡而不法矣高一元合衆均估止可費一百七十金尚當餘百五十二金有奇此一元之所以投控國棟之所以懼逃既經質成願退一半特杖之而國棟姑待緝也四月招詳分守道

攔路刼奪判語 洛陽縣學 李一羅呈

看得張柱既爲李生抱布兼付杜生行資杜生取其布於中途而抵券焉已經府詳允杖矣而楊華償李生之布價者過期索取反遭其侮姑杖楊華以洗債四月招詳分巡道

詬辱青衿判語 汝州學 毛正學呈

看得張希祥與諸生毛正學止以贖地相角遂速雀鼠之訟其誣毛生以中冓之汚此非可以舌本輒坐也而邂逅於途遂被窘丁之辱此毛生所爲深憤而株連肆喙者然孰爲確証詎堪一一窮詰姑杖其所

以受辱者以洗衿裾之憤焉四月招詳分巡道

逼嫁殺孀判語 新安縣學 趙宋呈

看得趙氏爲温生廷楷之孀婦以盛艾之年堅塞玉之操而特爲夫子立後以延一綫之脉亦雅堪動采飾之嘆矣其父諸生宋爲其少女娶居而時爲周旋以保翼之亦情理之所必至也温氏固名家其諸生廷杷輩亦翩翩材也正當禮其節嫂兒居廬枕苫之秋豈爭辨家貲之地乎而何至使趙生少婦之帶血披髮而過市頭也烈日長跽而號縣令之前其情狀

有惻然弗安累日弗平者是亦長吏不能厚風俗之懲也既經儒學查確姑杖其僮温圓住等以雪老生之恥以杜貞姬之侮四月招詳分巡道

苦殺二命判語 宜陽縣人 楊守信告

看得楊守庫畢命於巖石之下則以武進道王孟時等偕就山中竊錫石而化黃册而崖崩被壓疾走者全軀蹇步者喪元矣已經宜陽問結止杖進道等以不應犯採山之禁而人命付之無涉其父平又以病殞二命之憤何其太不情也既具造而請質姑如舊案杖二犯以肅入山之令四月招詳分守道

騙財毆傷判語 福府儀衛司人 郝常言告

看得高德以索錢細故而輒肆兇毆毀校尉郝常言之三齒絶無投鼠之忌豈知有常刑哉按律而坐杖六十徒一年之條其父高定不戒止而反願指之幷可杖也其所負之資幷所失衣錢應如數追付本應枷示以欽恤使者入部姑貸如例四月招詳分守道

查究冒濫判語 查道

看得周南爲輪蹄之輳之國又亭長告苦之日也當時中使扈從者轂擊於候舘其支費有加然不合輒以領外登報則驛書陳上策之懲姑杖之以懲濫費者四月招詳分守道

究核夙弊判語 洛陽縣人 鄧舉告

看得洛人之逋賦爲奸民藪矣前縣一摘捉而督之法也鄧舉固積逋人而名挂摘捉中者乃反怨櫃頭之開欠而汝爲誑詞過誣之訊質之際又何默默無説也宜反杖以杜嘵口四月招詳分守道

毆殺人命判語 洛陽縣人 王立仁告

看得趙一松以張氏割穀小故輒奪鎌而傷之殞其往赴圖命遂留居停者一夕俾其服毒於十日之後巳經府允坐威逼追錢三千文而王立仁再投控詞姑如舊杖增斷二千以雪不平之憤而立仁之内兄張天奇圖不直立仁者力謂其以家庭漁色而致妹於非命情雖騎墻亦不堪深求也四月招詳分巡道

呑産毆命判語 河南府學 業庭試呈

看得葉生以一契典林泉之房又以一契典林泉林

皇曆有 二十六之一七 大徵堂目錄

池林流之地其後求以地絕賣而葉生弗願也遂售之谷生國珍矣是地與房絕不相涉在房宜待其取贖在地宜歸其原價當其共閧於縣行學為處分矣而葉生又以房地爲滾詞牽池流二人一網打之姑杖林泉而追原價如初訊四月招詳河南府

査稽憲票判語 洛陽縣人 杜永成告

看得杜永成高稽古夥贋考工之役而鹵莽特甚不稽府票原行而誣人寃臺未任之街水衡之錢何所憑而會計乎特合杖以懲其後五月招詳分守道

詐賊騙毆判語 洛陽縣學 王徵呈

看得周新命探諸生王徵之笥寔厥子小兆之口供子面質其父而卷舌者雖贓久轉匿而盜情逼真尙在待訊之列而畢命於二豎於王生何尤而其弟新業遂居之爲奇貨而羣閧碎扉亦可異也合杖之以抑奸民五月招詳分巡道

剪賊安民判語 洛陽縣人 盧希禹告

看得劉以正本盧希禹之舊僕稔知其篋笥之藏而吐露於楊化韋糾合則徐君洛爲分則李化龍羣劫

皇曆有 二十六之二八 大徵堂目錄

而傾捲其所有拒捕橫行應與見獲趙成田徐君洛晉文燦楊宋王樂鳳王和尙駢斬正法者楊化韋等勒限嚴緝捕快曹進賢劉萬庫踈於巡邏宜杖而革役保甲陳國正張才張河張孟夏隣佑盧思當盧希閔不爲救援宜拜杖示創者也五月招詳河南府

右洛書之八史之四一綱五十目五十則簡文五千一百六十二篆文三百八十統五千五百四十二字丙辰五月洛齋定

皇極篇第二十七洛書史

西極文掞鳳天瑞著

太徽堂日錄五

吾猶錄四

丙辰

天邑受牘判語

審得李氏爲蔡尚賓之孀夫亡守孀因一婢之[illegible]尚賓兄弟卽挾而有其居據其券約卽爲罪案孀卽無嗣身後或當承認其產而生前占其一半大不法但

李氏孑然一身多產何爲姑令其姪同居務盡所以事孀者如孝終不足重懲逐斥姑以杖究

審得張居德領董藏秀母錢三十金未償而仍逋利張守誠之口可証卽居德未嘗不德董生特云歲荒愆期董生則云居德寔有見背特爲捱詞杖而追子母給主

審得王大器之地二分粲楊枝者二十年枝旣亡而有王稔者大器姪也指以原業交錢五百蕎麥二斗而收地於枝子體乾之手似亦情理之宜但楊林卽枝之親弟而楊氏承糧歲久以此較彼見主之弟視原業之姪不爲尤切乎斷給楊林如原價交還各免供

審得長史司有額外皁隸無所用者約四十人盡裁前庖收爲聽差本縣涖任卽日革出其所執票單已經盡追繳而張明祥者交通工書鄧時濟猶執前票以各鄉取扛杆爲名查出騙東麗村郜登見錢二百八十文酒飯錢八十三文騙西麗村陳禮錢二百五十文酒飯錢四十五文有口可証而明祥之劄付時

濟者百六十明祥杖決枷號時濟加箠原錢給主

審得毛天科券妻於馬從龍受錢一千三百布二疋如果係先姦當時何不抱牘而告賣休之罪不可辭馬從龍之買休罪同毛天科決杖財禮免入官馬從龍贖杖納穀楊氏姑免斷離

審得張弘德與胡天義博道天義負一衫[illegible]錢百七十弘德又找錢五十通作羊價牽天義羊一隻而天義與其姊夫張奇同居胡氏憎其以賭博折羊特挾而拉之張妻李向阻遂被毆詈致李氏之縊坐天義

以威逼之杖斷埋葬二一金弘德同點宜杖念妻亡免
罪銀如難償即准張奇幇出
審得據葛世卿稟收錢六百三十未登赤歷而本縣
查九月二十八日之歷已註銀五錢但每錢多二十
六文則李廷芳加收獲罪矣杖以戒大戶之侵欺者
多錢追給
審得趙桐之娶孫氏家在漉水之濱而李進京者乘
其夫出而私入夫歸而毆傷其自取亦奚足憐進亦
自供為孫氏所誘而使小嬰兒呼之者二自呼之者
三方入門而即被夫執隣佑面折情確杖之懲淫

審得李躍易以賊恩之兜自恃宗兄了無友于之誼
當李堯正被罪收倉而即誆昧其籠箱衣裝弟婦白
氏向討父子拳之強以懷抱中子納此婦之懷者十
日使此婦沿門乞乳倘致不測即圖誣賴臨訊而李
識情虛遠遁躍易刀潑姑箠二十杖其子樹戒爾惡
姪
審得翟明士敢於聽妻楊而詈侮親母周也母舅周
著戒之而亦遭詈則秦鳳翼王尚仁之口在此等惡

民即垂死不足惜姑坐以侮母舅而杖之使全生耳
痛垂三十妻楊潑悍尤甚姑拶指示創倘不終悛即
按三尺而並法之
審得郭紹泰與其父定機俱以費不克家其本業尚
售吳文海父子而復告爭所售郭守田之地亦不情
之甚況紹泰又守田之遠支既宗人也而纒告姑准
斷原地十四畝其價九千三百必當堂驗明方准付
為業姑免罰即一錢之不足弗許也而麥固文海刈
也

審得段三元以賣飯小故與魏立亭攘臂雖微有傷
痕而明係服毒當坐威逼斷埋葬十金付厥子催管
者
審得張進德之妻馬因宴甚肉唇而投繯父守倉固
無謊而具結姑杖無力
審得劉存者成德之于而師繪事於史應科以六十
錢買縑失值而罵呵遂就縊成德既無怨言姑杖應
科之暴詐
審得孫氏耿士和之繼母而自五歲撫育以逮成者

也游惰失養致其稟寃衣物既已收囘姑筆之二十
免紙
審得曹孟載穴壁為盜贓以搜獲刺字杖決
審得趙存孝以武陟人而於孟津道上騙拐洛陽驛
驛倔師盤詰送周南驛查其來歷手執十一月本縣
公文解銀於刑廳銀又無存坐以拐騾之徒其銀仍
行武陟追比
審得王國寧之妻以角唇縊則毋為解縲妻黨無說
姑筆之十五斥之

審得劉順愛被訐盜石而鄉約以為無眞迹既願修
堤姑准三丈免科
審得梁梅等售地於魏一孝之手以施廟本善舉而
糧不過割詎云無咎比拘訊梅憤然欲退地亦聽之
梁梅王天祿張天慶李孟洋共科一罰入穀追價
審得張大吉不善處其內子郝而相與反唇至縊屍
親既無口姑筆之
審得據劉臣富之口繩鞭俱在井則劉應召妻張之
死無涉矣

審得據李崇光控楊存義以過糧之失期似為有情
赴審又投牘而請賣地誣賴閃糧了不相涉據存義
又出其累次纏賣之約逐出之
審得白應簡妻楊之縊以苦瘋而其外姑朱即與同
居無他說准掩具結
審得魏遂之券地於楊成既收價而恃里長不授地
反築室其址情理太無賴杖而追價
審得吏閆希曾之應守道官物也其退歸者前縣准
給囘衙自省矣而敢於乾沒致原主之價落空有前

縣手批可查當坐徒五年刺盜官物三字念吏役杖
而追付
審得李萬明少年挑達不諳其內而毆之妻王奔歸
萬明尋詣其母家而無遜言被外姑之捁擊亦情也
而妄捍其舌姑朴之使還夫婦如初
審得王順奇齒已近暮母年又高而至墜溝以死為
人子者將安往保正循例聞官而順奇反牽誣及無
涉者念母亡姑筆二十而掩之
審得高進舉之售張爾璉地雖未遇過割之時而稅

權抗輸致累張生之僕受責此等富豪不懲何戒杖
之

審得申郭龍券蒔左述之地五年而其堂兄應述始
以不得畫字告是何可徇也體既支離姑准斷錢三
百

審得張煥原售地於楊林之父歷年遠杳原約罔存
林之再售谷苗實也煥父子同納絕約受畫字三千
當時若曾取贖何不立與之辯而待五年後耶明以
其失約而打綱遂以曹爲典而嚇詐之姑念其老逐
出

審得任希堯之收地李天叙也供稱粮票久失希堯
何所憑而過割耶姑責戒書手照册行糧如册無糧
即屬荒地准其照四隣地自首行糧

審得孟天友者天成之弟誤告李伸等詭寄據其清
算則四人皆活買未應過割而天成反欠五分矣是
何可騰舌也姑鑵之

審得孫張有黄告以垄母賣地爲傅登林之騙約非
價也似爲有情之訴及其投案前情已露原係曾典
房與登林不過欲刷擇善價耳姑准其折券追典錢
四千責以懲誣

審得衛廷聘恃長凌姪以三門共存之路而擅阻絕
致衛鳳鳴不勝其侵陵而病中以氣忿盖當抱病之
秋爲故語欺辱者人情也如舊開路杖懲悍夫

審得孫正妻何之以反脣縊既無屍親之争持姑鑵
而擀之長吏亦無柰輕生之俗何也

審得司海之謷其弟婦具訟非一日俄因其懷抱之
子殞而誣之誰爲面質者姑逐出其挾憤之口姑不
一一竟也

審得犇文義乞人也乞人入寺而廣尚安肯揵之其
遂駡而未與食者情也周安賈天寵皆稱未見其安
拳止以索食不遂怏怏而歸其族兄閆韶不甘僧駡
即以揵辱之鄉約爲圖賴之張本至死之日已一月
矣何得扯之爲索錢之具乎死即稱弟生前何不與
一餐而使之行乞也姑斷一金作棺

查得洛邑之獘全在大戶之侵欺而彭婆三里大戶
萬守乾侵至二十八金不登流水律宜發配長流補

完姑杖之
審得溫廷栴之嬸嫂張氏有房一區以一百五十九兩賣溫廷楙也而既又歸呂學曾學曾增房一進以二百兩售朱永福矣永福又修一進而溫生以取贖控如已修之房何也學曾前付畫字三金二紬一羅矣再斷七金用杜其口永福亦斷五金學曾之增價而賣永福之不禮原業均可杖也
審得潘時節所告司訴之人命已經十五六年累審無涉據詠所執永不興詞之約原以年老無奈索錢

三百已無說而日碁之人妄有此訴即時逐斥
審得蘭英之售妻於董九成也人道而獸畜之并應杖財禮二千七百錢免入官再斷給千錢付前夫各杖決阿婦姑有樂昌之鏡難圓笑啼之狀可憫特屈法以申請也
審得北路二十五里之內當二十三里之半有舖久圮其後慫於新安解役之被盜已下修理之令既而又牒稟免修徐孟志控之府詳允仍立舖舍矣竟抗弗行再控而累以他詞淆亂閱府卷情屈姑垂二十

責令刻期畢工夜守如舊
審得劉應元劉世名之典地於蔡孝廉也而又盜券於宋生豈所謂指寸壤以糊口者乎臨訊價價姑合杖一罰入穀戒此反覆
審得劉光宙之券妻劉於孫進忠也寔毛天成爲之撮合均宜罪而光宙踰年之後遇諸途而誘歸焉是又侮他氏婦也當離異歸宗但此婦寔有三歲之女毋子生離法不勝情姑准歸前夫撫女受錢千八百免入官

審得白增祿爲薛應才雇役而高文通等偕馳遠道增祿病亡文通等爲買棺掩訖隔省而斷人命大無憑姑憐其貧准應才幇路費二千偕文通移屍而其子白自明不願也志在索賄而未滿無情之訴姑案候
審得畢策既失驛矣而新鄉縣之盤獲盜楊文登也妄稱爲淆海驛遞解回籍淆海遂匿河陽驛遞解移文不投是以畢策赴告而驛遂歸之其主而楊文登亦私放矣盜婦桂又稱有王奇段喜春之二盜偕行

赴訊於公海又終匿印信原移而私抄白頭公文投官此膽奸也尚發配姑杖給批捕賊全爾主鄉紳之體

審得據張守成告稱女姪之死似若有可矜之情者及詢之則青生爲其家僕娶投井於去年六月禀官掩埋矣何至今日而始告也詰之則稱久未往視是以知遲夫生前不相往來則骨肉之情無涉死久始告人命則詐騙之情已著本宜反坐憐老姑逐去

審得據楊榮愬子毆父毆毋而臨訊又稱無之止以

中酒不如其指郎恚而有此告則亦非慈父矣鄉約亦稱無之而行刑之際其毋即追痛而不可忍若欲以身代之者姑宥之

審得陳復亨無嗣而借其婦張以地九畝予女夫段尚連葢圖養老其佯納賣契特杜本族之爭端其後尚連無行而和賣妻陳於張邦選矣據本婦之口因翁有內亂不甘喧嚷不已遂致賣出而外姑遂索前地尚連堅稱有價原其情狀倘張氏有子則受價爲實今無子則受價爲虛矣准斷原地歸張而筆之據裝財禮免追婦陳准歸後夫非本情姑免罪

洛記

政綱

入洛以乙卯十一月之十二日出洛以丙辰五月之三十日視事者閱月四候代者閱旬六初即任而釋監倉之濫淹禁者五十七名也初登堂而革壬官之送幇差者二十七名也爲皮衣一十七領給貧囚爲皮衣八十三領給饑民查粥廠之妄報以一百六名爲查粥廠之𥻘飯以八十四盆爲中官請下車之宴

即婉辭以拒之諸璫有交搆之詞必坐名以訊之責戒大戶以千有六名也究革皂役以二十八名也革糧房之濫書以十有五名也免婦女之起解以五十六名也代福府藏冰而樽節至五十餘兩修柵欄備盜而創立至四十八座饑民之食粥者以二千五百名計煤價之捐發者以七千八百文計候鈌孤貧之議賑者三十有六名也領外孤貧之續收者二十有三名也給米之貧囚五十有一也捐賑之貧生三十有三也借迎春立教而禁裁娼優八十名爲靈實急

難而代造弓箭三千枝招撫本縣八十六里之復業者二十五戶也安插異國三十三處之寄居者一千二百四十戶也開荒千畝疏渠七道修堤而障田至一百三十畝種藝而課實至七千二百六十株結前件以六百五十宗審批詞以二百三十卷豁免罪殺至九十有二起也捐施藥餌至三百六十人也表節四口助葬三名竊盜之捕獲者七強盜之捕獲者七城門則鐵裹重修公署則堂棟易繕社學則增置於白沙鄉約則親講於穀水買辦去硃票投櫃無拆封

裁贖鍰而入穀三百五十石復講書而賞紙一百二十刀季考則賞及一百三十兩剞稿則頒至三千七百本河洛則執業者六百異縣之及門者七十子祀劉公廟其捐修八蜡祠其更正也爲范文正置祭田八十畝孫范生主之爲邵康節置祭田二百二十畝孫邵生主之如解解府本色之有使費而設處至三百兩則□良苦解福府折色之有板枋而爲辨以一百兩則猶艱洛陽令曰折色安得有板枋此宗官之侵削而洋托之藩國者吾不能增於百金之外中官終

少之而弗納也請於上大夫府庫而行郎以一歲論洛不省至二百餘金平洛長十九州縣而不爲中官使於是十九州縣後比例抗之其後兩臺聞之下檄全華龍以一歲計可省民財五千金以百年計則可省五十萬益兩臺之賜而中官或以舊令之強項爲我首矣

初政

乙卯九月二十日得俞命太青子以再定伊川戶丁逐病甚久之踰十月始謁洛歸郎如汴謁過鄭之郊

有役車之御謂太青子之後騎者曰我洛之野人洛之望公至眼穿流血而弗敢就是時益攝者有怨譁聲十一月之二日歸自汝以其九日發伊川則以輕輿行眺望東郊之山川以志別惜其如繪自紫關汝門宿大安之揖嵩館十日發大安抵暮僅馳二十里至白沙館白沙益洛境太青子之度白沙嶺則星羅在天矣尉與太青子偕灑淚尉曰洛人無弗歡躍者伊人則首無無色二更始宿彭婆館十一日發彭婆太青子益謝伊人士之送者并伊川之役又十五里

至龍門而十士再別諸鑼鼓洞太青于爲停杯書詩
與諸生泣別益伏地弗能起已乃再別伊人士之最
後將者至洛益僅二十里於是始掃除別況以泣宦
吏衣於洛水之上五龍祠入自西郊之瑞光門抵署
有閒攝者以篆至遂出宿於城隍廟夜爲告文一通
授相者三更起謁威靈宇下遂以其丑卽任堂謁畢
茶廣文出遂前禮兵工三房之吏書可否之俾禮房
某某主上大夫過客之儀兵房某某主夫騎之迎送
工房某某主安置館舍指授咸有所庶幾弗悞乃公

而眷屬自署入衙矣卽更衣往謁郡弁道已乃受縉
紳宗侯衛弁王臣廣文士子之謁者是日益揖不啻
千夜則河北道至令則就東郊視館視本道之宴命
吏爲具加豐遂迓之十里外謁旣則就篳以二更
洛陽令以十三日四更出東郊詣縣謁先師遂覘學
命諸前諸生教之遂便道謁賈太傅弁三明主卽馳
至西郊謁新創之縣城隍廟遂自周公廟至范文正
幷二程先生祠遂入朝王辭爲郡造道弗得謁遂至
東郊謁河北道卽馳西郊將之十里歸再謁道午至

堂是日有二十七人伏謁云長史司額外皂役郭君
群等咸送前庖爲聽差者卽斥罷之盡追其所領票
單卽覘監諭監犯周應志等贓完而止欠給主贓者
五名卽轉倉賊犯吳應觀李大卽發配詞內牽連人
犯丁二等二十二名卽招保小牛羊等十一名無干
涉卽釋繫是時丞有小灘米差簿有京師銀差史有
汴梁解差獨令自爲馳驅卽預禁各衙不得擅送監
倉遣將[illegible]其衙書因犯任華國爲盜扯隆冬褫縑徧
體癢地且淹淹斃卽撤其肘鎖監犯之乏衣者王居

善等十七名卽命以餘贓變價爲置皮襖十七領其
崔元等五十一名拍殼煮粥遂下倉淸問倉犯之以
紙罪羈者李世供等三名以詞牽連者宋萬友等六
名緝盜未獲而倉禁嚴比者李九思等四名卽招保
其小來等二名之無涉者卽釋繫因至養濟院撫詢
其情隱以歸

三日而登謁郡子之安樂窩於天津之上南五里歸
而謁郡道遂往報諸大夫鄉先生之辱顧縣庭者竟
而造堂遂親衙役之不法者坐食工食而以牌搭代

杖有如何世美等以衙皂而包攬代納有如王全德
等堂規之不肅有如閻嘉相等十有六人并斥之公
署門者周九卿之賒王奎光羊弗值并楚之五日而
夢遊金庭洞天之奥得仙客與語其日蚤就南郊謝
厥而執陳萬言之詐罪之四郊之厥爲捐發[illegible]
以七千八百計七日而徧點饑民之赤體者饒希宗
劉進忠等爲設處皮襖褲以八十三領計給侯玖孤
貧崔九成等爲議賑穀各五斗以三十六名計皂隸
房東西各架楹於月臺之上凝四目之明達役者之

班立而窺堂訟又不可扱以孔將汝謁命改作之堂
下兩樹間而隙地恰受房不咫寸妨也如按置歸自
汝而工訖自是令登堂止以一童子侍東壁下堂上
肅無人汝歸而堂規定於是洛役始截壹而門庭內
可一刀齊矣盍歸汝又十日而藏冰之役竣
訟者以株連婦女爲快上大夫之牘往往牽及娼大
無涉今至而不問良賤凡上大夫之牘下有婦名即
一筆勾弗登票侯氏等五十六口立絕跡於縣庭矣
於是淸糧房之冗役額外濫入前庖之手者稽寫則

闕大體等九名持算則王守義等六名冒役而通大
戶輸多報少錢糧之詭避不可稽皆此輩特拔册而
斥之於是謂監倉之吏弁其獄卒斗級等因犯之入
囹圄自有常刑而爾輩安得擅加虐如獄卒馬乾之
旋革旋入數勒索罪人飲食特斥罪之示爾輩以鑒
今盍以五更起至後堂僉押曉登堂受牘趨走上大
夫前二更始就簟詞到即訊折無宿踰月餘而了上
大夫之批詞至一百三十宗也完前件至百四十宗
也北城門扇鐵葉盡脫東南兩門則樞朽而拴絕特

以二十五金委官爲繕好并壘石截其隙路之潛通
者無賒取鄉夫擾也前分守參議鳳阿姜公則采衆
議請名宦馬上馳聞立報可爲奉主倡諸大夫弟子
員咸祀之節婦鄧蔡孫溫之盛年苦節者各給穀一
石溫氏特榜之爲濬閫貞媛蓋四十八日而改歲

政要

洛附廓重地爲車轍馬跡之交差賦繁重瘠土不堪
飫梠腹自府第告作困於徵役黃鳥他邦之適蓋繇
來以一千二百二十九戶焉今至而亟下檄安集之

俾里人不得以他適牽其肘比三月而稍稍復其故業者得陳守已等二十五戶是歲當編審亟以寬令招來益異國之適彼邦者皆實我戶口接踵以一廛請即百方安置之而得偃師縣孫傑等一百二十二戶孟津縣李奇等四十三戶宜陽縣商家佐等六十三戶登封縣司廷範等四十五戶永寧縣蕭好禮等五十三戶新安縣崔本厚等一百十八戶澠池縣杜行等十七戶嵩縣司馬旌等五十三戶盧氏縣吳鳳等十二戶陝州李進忠等八戶靈寶縣李可大等二

十戶閿鄉縣李明等二十八戶河南衛軍舍王璽等三百四十八戶福府儀衛司軍役王梁等四十八戶汝州賈進孝等六十三戶魯山縣閻體思等十一戶郟縣胡守金等七戶寶豐縣潘來等二十二戶伊陽縣張義等五十一戶汝州衛王道仁等八十二戶孟縣王成業等二戶葉縣司可久等二戶襄城縣杜應舉等二戶凡寄居一千二百一十七戶附穀水等里籍以鼎邑為樂郊無永號之嘆焉孤貧之食於官者益二百名口令至而以孤窮無歸聞者即付鄉約查

結登籍候補續收者為徐九疇等二十三名口洛田原無額外拋荒者其穀水等里逃戶如李應舉等糧欠差乏即撫字王錀等俾力於開墾凡地一千九十四畝咸為乂壤而逋糧盡豁新業為安居矣郟鄏之受伊洛瀍澗也蓋利害半焉高阜者待灌溉卑下者苦衝俾王賜詰等修築永濟等故渠七道卽豪右無敢私水者吉磨里傍山沿阜高卑參差大為山水所苦爰自伊川往還稔知地絡遂俾鄉民張國爵等築堤因淤為埴土約得田一百三十畝春而藝

植亟下令責農官張克明等主之督四路鄉民王登等插桑編柳凡七千二百五十七株咸具結核實仍不時稽其生全

洛陽之徵收視他縣蓋獨為一轍焉他縣之催糧以里老收糧以投櫃而洛則里老久停聽其自納其負固不前則差快役捕捉之信票日徧叩於民間無提綱挈領之勢是以徵收為艱他縣則花戶自封投櫃大戶不過守櫃洛則投櫃之法為此輩所陰持前令數責投櫃竟格不行雖有櫃厰在儀門之外而銀錢

到手隨卽自入其囊或三十金或五十金自順爲一
封交兌解支有司無拆封順櫃之嫌但收而不報病
在侵欺之不可稽此其弊之大略令旣至目擊欲革
之嫌於縣花戶不前勢不得不摘懲以創之嚴禁需
索卽一錢不恕快手王守印之詐錢卽坐徙其大戶
之收錢半月一估市價而門外懸鑼聽其喊稟聞復
抽提拖欠咸自點曆不他假手覺察侵欺式救什之
二三於是不時發大戶之奸得陳昌一里李世洪收
銀四兩平樂一里王士朴收銀九兩四錢平樂二里

孫聘收銀十五兩三錢王于丙收假七錢楊遵敘收
銀一兩七錢王邦器收銀三兩四錢潘三俊收銀一
錢彭婆二里楊大友收銀六兩四錢彭婆三里萬守
乾收銀二十八兩南關張有玄收銀四兩六錢並未
登流水簿痛懲枷號卽責補完侵欺者有戒心矣得
上店二里李天覺加收納戶劉守成錢十五文加收
納戶葛世卿錢二十六文卽筆之追還餘錢加收者
亦鮮故智矣責收頭守櫃里甲列年貌時掣點之不
到者有誅替役者有誅得平樂二里王尊賢建春三

里馬自愛杜村一里李文舉府店一里劉尙仁督身
代役幷懲正役而花戶守候之苦大戶代收之奸亦
已杜矣

冬而賙諸生之以貧聞者楊名芳等十七名有差穀
以二十三石計春而賑諸生之乏者戴坦等十六名
有差穀以十一石計咸自捐給助諸生之不克襄者
縣諸生馮用賓捐錢以五百郡諸生戚翰卿捐穀以
一石粥民秦三聘妻蔣之不克領捐錢以三百責鄉
約朱世萬爲具棺掩之而徧查殣於道者爲次第收

掩之南路有巨鎭曰白沙在八十里之外市肆惟嚚
閧是聞子弟之嗜學者殊寥落有地一區立爲養正
館爲命師課訓之洛之鄉約一百二十所民俗罔興
特單車先詣穀水鎭命鄉約韓文進等集講爲覈訓
面提之諭息訟緝盜之實民有首肯者愚夫之以鬻
妻訟者充沓於庭如蘭英鬻妻張於董九成得錢三
千七百婦旣娠不堪栽以離異之條劉光富鬻妻劉
於孫進忠得錢千八百其幼女僅三歲不忍使其母
子生離姑准歸前擄女毛天科馬從龍又踵有膭矣

遂下令曰夫婦五倫之紀甚至一婦而轉賣數主汨
人道而干天和人即至貧一人之衣食天即付在一
人之身非婦人之衣食必取足本夫也婦即紡織當
不至凍餓敢薄惡如前者痛刑之即反目不能完好
亦宜送歸其父母安得輙券也

督巡捕官兵擒獲窩盜則李通吳艮龐思夏龐思春
權西保任尚成王國用等七名并發配擒獲強盜則
曹大耀徐君洛徐君法趙成田楊宋申有壽窩主李
化龍等七名并置之理病盜甚特諭關廂村鎮增置

柵欄俾防杜東關則二座新街則二座南關馬市等
街則五座大小西關則九座東路桃園村則四座潘
寨則二座翟莊則五座白馬寺則一座西路七里河
則二座穀水則二座延秋則二座自莊則二座南路
龍門則二座彭婆則二座梁店則一座白沙則三座
北路耀店則二座計柵欄四十八座俾有主啓閉者
北路邙上則爲特立窩堡一區

榜署

洛邑之東北五里曰平樂館蓋古爲平樂園十里爲
兎冝館蓋采周南之詩二十里爲顧京館當邙之下
用五噫顧瞻帝京語東五里爲游龍館當洛之上用
洛神賦蜿若游龍語十里爲飛蓮館少室爲九頂蓮
花砦若飛而通征人之襟者東南十里爲桃夭館周
南語也南五里爲天津館當安樂窩之畔也四十里
爲黃花館萬安山一曰黃花八十里爲白沙館蓋古
有白沙驛西五里爲金谷館蓋金谷園舊也二十里
爲梓澤館金谷之上流也龍門之鏁鼓洞曰潛溪寺
蓋采志碑以表之表邑曰天邑左爲道洽東郊用畢

命道洽政治語也右爲化行南圖用周南詩語也堂
爲太微漢蓋有紫微太微二城郎星不在太微垣乎
堂聯書淵國鼎邑圖府應天京即游龍館詩也東都
賦帶河泝洛圖書之淵東壁二星爲天上圖書之府
鼎邑定鼎之邦也題門曰洛水澄清嵩高峻極邵子
之堂曰先天關壯繆之龕曰天人中貫其勝爵追王
追帝品稱聖稱賢蓋三嗎今長前表東萊之關祠者

紀征

四月厥四日始定諸生之以季考至者洛陽學則冠

司柱國河南學則學已遂以厥六日校射於
南郊益令之不悶有年甫還齋而南總部之
命至予辯然曰三五載案牘中如困鳥何必
謁帝鳴珂然後稱曹貢屬臺燕磯之上豈負征人之
胖予哉是時大叅董公尚定亂於桃林之野十二月
始旋師而予乃獲以十八日如汝遂就謁汴上其歸
以五月之五日忽患齒又五日乃出又赴汝謁二十
日而兩臺始報可攝者攝郡之司李又他出弗獲辭
又不可輒發嫌於太淹太夫人輦遂以二十五日先

發就偃師三十日始克啓行謁郡閣人辭謁道竟返
後堂悵然於上大夫之知己徘徊久之懷定乃發左
史張公則餞之東門長春樓鄉先生十七人餞之東
廓中署孝廉十九人餞之左署門人孫孝廉曄餞之
中嶽廟衛弁餞之武安祠出廓則郡衛之幕與王臣
之爲典寶伴讀典簿奉祠典儀引禮良醫典膳良工
者在道左少之則諸生喬君相蔡在田李開泰胡紹
祖韓開泰王邦基李英李實少之則登封門人陳懋
齡少之則諸生沈繼慶沈毓慶張尊五少之則諸生

劉鼎彝李如蕙少之則諸生馮羽鎮吉鳴庭閻思孝
孫士琦少之則諸生葉廷芳少之則諸生吳世載吳
世彥李如蘭周成佐少之則諸生王志清婭順魏惟
明張應宿劉之鯉王路清溫洪李存仁少之則諸生
沈建曹慎徽沈選少之則諸生王鳴珂張星輝楊麟
祉楊麟禧而門人朱孝廉佳齡蔡孝廉時馨吳孝廉
世揚吳孝廉啓瑞孫孝廉曄又將之五里郡廣文曹
君承教周君之冕甄君續武王君養民並至而伊陽
門人邢太學篤敬諸生劉氏爾禧爾禎則以游龍館

予因舉爲問游龍館重來是送行之句少之則嵩縣
門人李庾禎少之則嵩人董鴻臚敷少之則諸生王
徽王償青淳然張官少之則諸生張鸞鳴董其敏少
之則諸生楊廷柱楊廷極張恩楊廷槐少之則諸生
邵南邵憲祖邵志義邵養醇少之則諸生王之樞少
之則諸生張大潤張大溥王紹堯少之則儒童宋光
祚少之則登封門人許登瀛少之則伊陽門人李用
和劉朝彖劉廷彖劉國彖少之則諸生王灝王澄王
瀍王深潛理吾友鄭澄心氏則將之飛蓮館縣廣文

李君立志孫君廷讃僭之少之則諸生李正學王沖王洞王瀉王涵王汝穎茅可重陳纘烈田毓芝司杜國高岱儒童韓金聲爲諸子言丈夫不可無憂天下之志如靈寶令緩急需此人當事者當服行語蓋類是少之則伊陽門人范善服范再可父老之將者與諸生趾錯至偃師之東郊五里則諸生邵繼祖李正學陳纘烈司杜國茅可重韓金聲也予遂以諸生謁王輔嗣之墓卽陸士龍所自聞玄學者予曰昔稱揚子雲墓爲玄冢是亦可作玄塚諸生曰夫子表之千載之揚幽乎於是烈日中抗手別低回戀之至鞏縣則爾禧爾禎之二劉並張懷敬又追及予以李杜集爲二劉贈曰二子之來是伊人空國然以一當百者也於是致同路處贈之義而嗟乎薛內史之謂子收事文中子也曰河圖洛書言盡是汝往事之無失予嘗爲伊洛間談圖書之指矣處伊久逮人蓋視洛不啻加深然出洛之與去伊感悅不殊矣

右洛書之九史之五二綱六目六十二則簡文八千八百九字丙辰六月汴館定

癡山集六卷

〔明〕陳孝逸撰

清初刻本

癡山集序

予長少游八歲而學爲古文在少游後居恒相諳嘗引歐陽公尹河南事自比蓋妄語也然予與少游登堂拜母實在乙酉後其相與朝夕文章之旨觀其治身居家以交相切劘則又在予遷西溪後也是三後者人見兩人晚而愈篤而不知少游之益予者多矣西溪者去大乙山房

里許去迎仙山二里許迎仙即少游取以號癡山者也山形癡板故云癡山集成于丁亥戊子間予曾序之其中於世少可見之有畏而服者有愛而戒者戒者不可謂不厚然四五年來少游不獨於人所戒者無之而於人人所服者亦旋自悔矣蓋其論文壹以簡以婉以淡以濃以不作文字爲主則少游之學其

可從知也予則謂癡山少作時時有溪爪出目作其鱗之而之意亦故不可少者乃參新舊作合爲六卷以從巳吾之後而更予故序少游謂子子文可當吾

家未假山記于光陳氏乎陳氏光子乎衡不自意得承人乏至於此也然非處三後之下亦安敢輒任斯事古之文士多晩而不倦卒成大名少游才出予上

遠所學日益化獨予歲路差迫天分有限倘獲十年之暇勿去西溪將隨少游日夜考鍛寸尺寸進以無負父師之訓庶幾其可也柔兆涒灘端月溥古衡序

凝山集目錄

記

卷之四

論

考議

卷之五

雜文

詩

畫堂春
調笑令
南鄉子二
卷之六
書牘
答羅杓菴
又
答王似渠
柬王子房
柬艾千子先生
又
答朱子強

柬蕭伯玉大行
答劉孝若
寄陳興公
柬劉文伯
寄張錦卿
與陶羌生
答蔣子散
又
柬湯季雲
寄李力負
又
答丘益生

又
寄賀子翼
寄歐無奇蕭鞠戴
與鄧止仲
寄何叔子
答黃子師
寄徐仲光太史
又
柬休上人
柬卓庵
又
答魏宣子

柬孔登小
與蕭明吳
柬江一玄
與傅平叔
寄嚴子岸兄弟
寄王于一
答無生
答溫伯芳
寄陳星止太僕
答彭躬菴

傳

臨川陳芹逸少游著

東方先生傳

先生祖籍冀州人姓東方字恭生嘗作齋務大書書馬多一爲其齋相戲稱爲五尾先生先生負劍遊臨川喜其州有撫達英斷之士遂家之卜地得邑背山之谷人因復號爲孩子孩子幼時善簡祖父書能以其意間解横逆睽行際中得勝句手識如意擊桀鑽然賞呼聲徹戶外凡六籍諸子百家及稗史野記無細鉅往往馳騁而輾轉之稍長學爲文章輒悅其故說諸所論著豪悍特甚好惡尤偏異物排杜牧倣宗元傲踔昌黎韓愈而宜又卑薄晁張數人而小與子瞻曰軾可衙官無答黃無咎馬足矣

乘衆之所許也讀史附於趙武靈齊孟德宋公劉裕輩高歎爲英雄大家嘗酒後狂醉大呼四先生我即汝者汝不我一日想升里神祠見神像乃賞宰逆厚阿其面毀神身像出爲人開戶在度量而肝膽氣節坦白自行不肯欺當其意所叶辭談游系落權人牙角而奴啊之至於經濟必抵掌實用不爲文語然非其心契雖以誠叩終已閉默客有張爽言挑之者或曰先生論那則應聲曰吾胸當而爲人押天下無真人有貴於後者韓公子吃而僴僴先上相與協其籌有慕於健猶者彼其嘯甘屯只辭得因數離以辭得身彼其諷吳鄉以其舌自咬下父爛以其舌自殺其諱辯不窮類如此嘗讀中便舟東下道彭蠡循匡廬之麓仰眾陟其巔悵然而返登采石弔太白墓嘆地大哭公瑾沉闌可丈夫浪死不成名公四已署礎石而坐四顧浩莽良久猶

謂其門士曰此樊生之所漁釣我開平之所決捷也徘徊竊歎淚如注至秣陵獨攜尊酒上梅岡酹正學廟放聲涵其所爲睛雖論驚雨花遊人渡淮吊望淮陰侯論其韜略慨呼不能去過燕丹故督亢地馬上問牧兒得荊卿易水處歌風蕭蕭兮沙礫飛慷慨泣下入長安以十策干今首宰相者少之先生起曰爲其賢乎不暇疑其老也而不聞楚丘之對孟嘗也老之不疑又寧暇疑其少也而不聞甘羅之對宣王也宰相者謝其給捷竟抑焉乃鬱鬱南歸歸即杜門謝絕內外教案事勿相關當如吾亡者今吳越間豪傑多稱五尾先生云先生有兒佟子亦如名

陳隊人傳

君諱大龍字隊人予里人也君生廣口壯骨據頰骿多藝能嘗欲不測中飛雄背服寄宿寄肥其家少業耕慷慨意氣不屑與相農伍乃念作學田間終鬼翁無已時因吾不能仰鄉未敢將遂舍去久之孫田成爲猿黨所誘從學推理伏莽徐步行人裝北隣受其見累欲勒告於刺義憚莫敢發君揚揚自得甚鄉長老更理論之理論之不之革也里門故設刺常節持往訴扮夜客往偷裝公家將赴而竊於磨以爲不祥乃自訴而止旁縱其所爲爲善士君觀詐獻而增日暇大吾所爲非壯夫因是改行修飭更著儒生服時時負大樹請訓將傳大將圖外夷數窺邊中國屢失邊上人予赫然下詔書募天下健兒然古人無往者君獨步蹴數千里投募榜下曾力有試人號曰背嵬勇敢從一將軍出關復其小寨首級數百按把總於時漢軍之兵鋒不勝蕩慨奔北君獨殺十騎在營外忽鐵騎千千餘突至騎

悕欲走且控君馬弗進君叱之曰死卒不死虜死法乎乃鞭控
者横矛大呼馳陷重圍飛矢貫將指一穿其頰口不可開闔君
拔箭血淋漓襟袖且拭且砍衝決而出曰丈夫不可生辱於易
子而進奔取二鷄子賊錯愕謂此爲者眼中有鐵不可當既還
上狀幕府壯之更宥以精利使戍要害久之逐北遠塞外塞外
寇益稀詔班師論功最君擢鎮榆林在榆以材武著君顧有首
丘之思曰代馬寒將尚哀其處吾安能生葬沙磧中乎遂露版
覲府請罷任歸今君雖家貧然健飯上下馬如飛一日有事徵
爲將真足當一面云

鄒貞吾先生傳

先生諱瑞符字穎吾臨川人孝逸覆嗣君疏畧而歎曰先生不
猶人乎哉孝友端廉讀書樂道人同不苟取與然諾而恥求田
門舍人同先生而果猶人乎今文章士有文名文也而先生名
無名今之篤行有行與行也而先生譽無舉世即歆慕先生終
亦不得其所以名所以無者何在㢋矣縣遠矣昭斷者序之筆
墨所不能求者與之使人閒遠想像庶幾百一先生云先生天
資朴誠無淫嗜材道絕爲諸生負氣盤困使其之子或傳於當
先生之颼踸轗拓落而不翔頓謂其徒曰杯龜等也宋人洴澼
絖齋之客以封予命其壤乎未敢獄吾枝也皆曰然其始籍於
賓也當神廟時風尚古學使者能自樹崖岸不與爲有力布舒
大司寇思爲故人子地萬計不可得而先生奮寔素以振奇秀
多士趙王父之沉儼於床宗黨異焉幼俊頴斯出匣劍王父絕
發之初就外傳往往攷其群兒四子六經之帙記於史漢百家
本創程畧房社文字率手抄端楷如引繩布肱而畫可數尺其
學研窮典雅務爲寔用非徒口度而已年八十餘猶以扁籍置
食寢不良弱行壞於坐僵臥而歌漏之内子猝其所爲是將棺
中乎先生答言穉夙悲耳孫安閾幕齒不衰習瘳威不以疾廢
先生何如哉庶祖父豪盛亭成奉紓肘臂自愉不能屈撓腰膕
性尤鯁介促急重咽人短語不合輒唾罵或毁其座去雖窮達
尊以至跌宕少年無不莊先生者尤不肯側足要門故侍御祝
公文柔素與先生友善及既貴就謁其廬卒堅匿免邑侯張公
受先枬以上賓先生服膺僕贊勉爲出前此固未嘗半跡縣庭
也二十年間郡人士無老成新進以筆迹相衡能誇必傳先生
畧不競芒角若絕無胸脫者此其方寸幌世之名流大家一切
先炎驕赫之儔抑何等物也或謀先生之隱德於臺使者先生
拒而止之子光曙遊吳越大人吳越大人稔先生者咸欲云云
曙啓之曰兒驚矣且謂曙不墜而年而公所葦烏用棄秋實而
趾高氣揚爲其落落孤奇者如是先生志存闕修固不屑以著
作芬人齒後即其粹節貞操幽不必知神鬼明不必知妻孥使
泥先生于文行名與之際相去萬里善乎羅儀部之推進之也
一則曰黃叔度再則曰顏復聖覓復聖者僅於仰鑽瞻忽牛醫
兒則正以天祿外史爲累耳太上立德次乃立言達人之際朽
其有在乎如欲觀先生之同先生猶人如欲識先人之局面繪
其至先生不猶人雖予亦樱縶序之而已所不可序與之而已
外史氏曰士學士行至今日難言之矣先生真齡然魯靈光耳
然非禮俗華可襲也若先生達生者也此將作徒固無恙而僉
其子聽必其也誌我於幽使我目之而瞑予每以古法無有不
敢爲乃收而從傳欲其胸懷空散如是是豈一切庸儒小拘所

能擬議也哉

王母孫孺人傳 代

瀘陽文士王賓臣毋享余謁母氏天只未嘗不變咽哭也盡盡
故生揾淚而言曰某幸一得當當借尚方斷讐人頭刺其心爲
瀧亡慈暴道上不然碎首劒客大俠取此輩廣都之甲然後我
身可賊殺其不受誅惟命其勢以賜怨家亦惟命李齊豪桿有
卹者贏女子猶其喋飲之匕首憨市井吏民當時目之曰烈夫
非枕戈吞膽之才乎第之不若而女子千古也歟哉某聞矣以
生言已則又泣不止蓋簡伯之母孺人孫氏其死絕痛故云蓋
先是歲乙酉降騎賊南州蹂昭武士女皆竄匿山棲簡伯兄弟
挾母逝棉葉再避橡梁愁無惹最後簡伯暫其帑歸祖塋會騎
將某某治師於羊城入土弁漁劫盡捉惡卒數萬蹈瀘之鄰蹤
都落船逼殺父老扶子無男頓伏尸百餘里勢且蔓轉渡簡伯
兄弟力掖母倉皇衷陰走抵曹源母憊不能前塵簡伯兄弟亦
解去母俱縯爲也賊衆止母索買命錢不得將縛以徇母詬曰
癡奴吾賢人婦死卽死耳豈牽曳之如是賊怒遂兵之母婉轉
泥中血漬眼鼻尚詈不訖聲凡數斫乃殊初土弁私賦于簡伯
伯辭征於其宗又弗聽弁入據則以其憾往於是簡伯母死王
父若從母若從兄若嫂並遇害宗之殪者又數十人故簡伯啼
血所必食處其讐也以此母諱某字某實故孝廉衡湖先生配
也先我爲邑諸生識母志操於方陔飄言此髮髮者不以子
僧兒家家貴里媒以論而公弗許才王郎稔其門素以歸焉孺
人舉內政於王氏所爲諸上下備德功黜靡ゝ朴枝貧篝窮以
養夫子相其成可爲閨範法者較世俗加等不待書獨其生平介
梗貞栗之性不誣語笑喜慍不浮於面閫乞兒啓古忠孝事色
悲惻牟意似大氣義人此豈女儒所自有而卒以抗讎罵賊終
拘所謂氣徵精神以召之者耶母視今天下儒生復何如也余
故傳其偉者用昭來許且慰勞簡伯兄弟害及節烈天所不義
必有劒俠出於海上或民間代鄉雪恨者姑弗亟嘗試爲招劒
俠文以寄其極思可也

節母周孺人傳

生平能述不自飾舞臨小小古文字多以諱成之雖其間時不
必諱意譚辭然筆端入紙未嘗不似諱也夠至烈士節婦此衷
觀悲惻如大賓慈感如肉戰以故人以其屬索手應不倦剛友
亦用是多逸今之傳吾母也逸之悲與感有進焉蓋母有所以
取夫進於一等之悲與感者朋不關素爬者之有風於其予矣
厚其子以言母非信史也且亡以處乎少寡而無兒兒而無文
十焉之友者也母賦柏舟年二十六矣自二十六以前毓冥公
從商齊魯之間一歲中賺入正出率不過一兩月家居究其日
而數之母恒孀耳然則母二十而稱未亡猶之乎未二十而稱
未亡也嗟乎母苦也而昔不惟是毓冥公卒於外遺田不爲金
者百有危髮之舅若姑在堂子傳甫勝錢許之日幼子幹始
生聘聘者何知仁義已死也而借之甄諸僉咽之母神色不動
卒以安其孤要有苦心妙用雖傳爲未敝以此張其母也法當
補而述焉今其叔伯行戒不求權寅兩家故尚可按籍而求
青蚨豈有血哉母之腹腎絞腸不過水而已十指以代作耆
之百藝為之賓嬉戲有光而母稍資綃以佐紉加務績之夜舂
冲程翻遊躍者母勒悴如此此故嘗之所以存也母有尚志先

是同室中無知誦讀爭者母視他家兒歌子衿鼓吹前導致挺鄰雅謂傳萬丈夫何必不爾然當立乎其大耳聘家大人戊巳新御方出族諸生環市德星門下母從樓上望見彼何等物亟取一緡錢屬傳萬買歸頭頭誦之母紡於其旁鼓舞音響旬六公房自此有書聲云此傳爲連躋文鄉母竟然似乎常且譬傳爲讀書自可不必大富貴也逮傳萬成名博士弟子爲里師宗母無幾微動於面如初庶幾哉古之明智知輕重婦人矣計母三十年口無粱肉身無半絲有和丸断齏以成其子之風而不畢畢庸衆巾幗之見其節良苦而不欲爲人知如世爺表故事意雖矣遂所爲莊慘而悲感者豈緣其子之義哉外史氏曰吾宗自傅旬姑而下婦人以節著不一或曰風焉至如母者其節眞而苦不必奇夫必奇而後傳傳亦僅矣而其家必先受其不祥者非常乃得之豈吾所願見哉母更有異者意甚望其子之成名然睹新製衣冠紛郁道上輒謂傅萬曰珠不如往日苦奸存言已色爲拾然鳴呼母之遂志淸識如此此余所以莊憚悲感之無已歟

鄭母姊孺人小傳

先君生予兄弟成人者四人姊次長實歸金谿鄭邑雋邑雋者爲人緩姊反如雄丈夫警智彊健出常婦人數級當丙戌丁亥間微姊候伺稍明先後與偕以去就則其家幾殆每衰青州鈍多奇中羅男子中要爲有幹用不沒沒者姊性急重御爰騰俺婣一不當意鞭其背見血然内恕饒慈藹脈婆下隷貧偃望終親之㕥其奸使酒于掉人不顧死觀兒内。避其騶如虎婦一語呵責卽斂掌泯謝曰嫂服我先君嘗言家姊聰明不鍾男

鍾女猶淹擴耋爲姊暨劉氏姊而發也姊十餘舉子卒輒崇以兇身佛疾殂享年四十三耳姊小字明姑生女一適吾族諸生懋逑鳴呼若姊者其猶于將莫邪之在世不折則缺者耶可哀矣

不遂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某字某號某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處公自宋南渡後有小五公者徙臨川嚴平里家焉仍其舊稱曰義門六傳而爲伊榮公博學能文舉勝國鄉試第一屢廷對不第因晦迹丘壑不復仕又六傳而爲永厚公府君曾祖也永厚生二子長玉伯公翁珂金珂生二子長西園公儀贈官如府君西園公少隨玉伯公客閩汀州武平教傳諸童子以懸德稱西園公甫壯受室於

武平之鍾氏是爲鍾太孺人生三子孟卽府君府君年二十五歸臨川居三年補郡弟子員蓍籤儀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中明經以庚午領鄉薦又五年爲甲戌始以禮部第二人成進士成進士之三年丁丑始除大行官大行四年而殂嗚呼痛哉不孝孤痛定之餘姑就所聞睹者略其大畧而已府君幼無師四子之書及六籍皆以其意開繹蓋贈君舉子業受之爲又家貧無貲不能爲府君延外傅亦不欲府君以帖自苦贈君未嘗有書府君時時取旁舍兒書屏人竊誦如陸羽坐石上字寄騎牛背故事而卒困於無書五歲贈君授以大學則了了然似宿記者而云兒耳屬於諸童子矣八歲待從外兄羅汝士獲書經四角已漫滅而行間顧無點凡句不可界者以意有訟界之凡字不可識者以意切摩識之十歲時騾如外氏戲就藥籠裏得其

庵詩本喜其袖之逸贈君出諸袖則大恚兒何自若聲之往迎所則攜之田所蹈高岸門其本於地徵首尾數過覆卷吟哦竟止自嗣後不復過亦不復惡凡抱紲書籍如是至其所以能交之故事絕奇語具陳氏三世傳略中十九歲歸吾學饒州入三十歲館其邨乾止丘先生挺南過其主人翁先生亡抗斎雅主故聞府君乃以經史諸書襍試府君府君韙累幅不休先生驚起曰予與與人然亦学爲文乎卽出所私自製者示丘丘大喜因謂府君一壑非游龍所栖于其歸豫章當有大闓在東南之際區區豹變鴻騫非所云也府君頷之治返臨川祖居觀宰之狀非復恒理所有族多富兒以其金與粟啟人在視府君者府君無以爲餉衛計毋有十指不可齧也婕氏范孺人賽而哀府君餓見其虐之之色嘗割身糜爲糜不時得則激而以過晚餐

拔敗紙映窗前土壁迹落照剩光爲文一篇雖腹中空枵不餒如是者久之而開獨與孫一與先生游先生汝宿儒負冰鑒而心折府君異常絕憫之數爲余宗人言於是有來修而窮以館者稍歸饑困歲庚子初應邑侯翁孺袁公童子試後期不及遑請轉試不許府君怒抵其几起舞蹴張語頗侵袁公左右欲縛之乃放臂當中道徑出公楚士明識有度量雅憐才壯府君姿字膽氣疑其所爲不似凡人趣吏號狂兒入府君搖擺而前公卽以擢龍命題府君接紙疾書立就千餘言文無竄易吏爭傳以上閱未半公驚曰向來升安否而所謂者何者也遂拔府君冠其儕此府君起家之始事也不敢不詳未幾督學太蒙王公至知賞如袁公舉動郡邑是時大力文止千子數君子並起爲豫生試與州之精銳而一與先生所獎掖以未契者也府君

得於數君子盡白此始數君子之業以痛出爲道術爲何許而不相謀而府君之文凡屢變然專以一己之精神透聖賢之義言爲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府君之說曰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以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幷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用八哉而患不止此也將併其一股而亡焉何者蓋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旣嚴而後出股不苟使二股相同則出股無論接句卽虛首一句其氣機無思可知已故通八股之義者必刻求不合掌而可而不合掌又必刻求一字不可兩移而可而非於題外生意也至於微遠以取致淵奥以取理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存焉府君之說云爾當禪櫥中義文運漸陵遲幽沉法脈氣脈理象府君與數君子衆統類而救之而以其才牢籠諧綜絡古今別豎旗職張大其義於不朽猶拂喩未刻

僞以眞學者有所折衷焉以數三十年間海內從風靡然依歸川四大家四大家之譽響天下然府物宗之任似殷府君也方府君名盛時里有賈爲生與博浮海至一處市有客何府君其上識曰大明國雜貨行御覽之府君四書稿在焉府君于會神捷辰而起景匯而止可三十四五義府君銳於文且喑入亦彀於績嘗戲約爲限料者一續文幾首再續文幾首相對[illegible]不失度生平爲文滿藏學庸論孟殆無漏題易義千四百有奇詩稱是其三經半之大抵得之忽然耳生後有貫先子金玄散家讀書日從古義若干經義若干二器以兩儲者更侍猶不剛速懿初不甚顧惜旋爲友生取去女奚或以裹果餌嘆諸小兒坐此蕩佚無算所存者大稿擱置梁間鼠于攻齧而已南若精於史學一眸而救之更無遺義於時邑有士大夫吾記憶自謂口一

吏寢食中物無敢過而致難者聞府君能欲觀其淺深機梗賤
古驗其人交舉交紬乃再拜謝曰如君真名士吾儕猶坐雲霧
耳丙午騎台晉先生來視學儀府君於庠先生衡江右少所許
可獨貴府君絕其輩前後藩臬諸大使若孟白李公夢澤張公
貞菴盧公引布衣之分從容握手恐不及然府君定不敢以家
累溷諸公癸丑都君跌於馳騎者墜而枕疾竟不起府君天資
至孝贈君殂後雖歲久時長慨然對不孝輩語及含飯狀故哀哀
不置也自庚子為諸生後連躓場屋其間僅得而復失者三所
知奏記曰大士兒孫滿天下高者為卿相而觀父母猶自留籍
人間咄咄殊怪事蓋壬戌以來模範府君而弋巍科者多故云
戊辰今上改元制貢辟雍之秀府君遂以明年受知於崑山蔡
雲怡先生不孝輩並以是歲籍泮宮又明年府君舊於鄉出來

大岳先生門弁其經先是府君結紫雲社於項山古刹故侍御
祝文采中丞丘毛伯憲副游登翼令判史管龍躍方伯曾鎔西
覽歐希司務洪西瀛圻令成西瞻方章大力孝廉羅文止諸先
生負焉社中次第飈去而府君三十年守學宮十一洪皆嘆頭
巍如許僅博一當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欣府君之遇而惜其晚
甲戌捷南宮名在第二屬掖相文湛持先生房等第曲嫪三百
骨肉飛騰而府君夷然也有新貴競清華如鶩折腰撓胭貨當
路以圖府君駭且歎走何以異於衒術欲衆大號而未決也兩
錯預爭為皇后而奥峰咍笑之者乎夫過媚而氣柔過賄而家
毀氣柔不得不幾家毀不得不貪饞井義榮敗則竒恥有識者
以為得言或以中祕要府君府君笑以一聲虎之曰諸退而謂
人曰何官不可為乃公固辛處窮者也捧美而踏便是若輩行

意爾亡何給假還試不孝曰吾食先澤以有此而韋跪斷行義
無負前人子弟稍不衷輒以大義裁之門內外斬斬約敕奴各
不得爱苦細民又曰而父閩歸時念得三沿脫粟飲便比太牢
而曹將藜飲水沒齒然可毋作違戾以傷頗衰意因誦湯海若
先生記曰實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全兒誠諸此為學
問所關若而公者不徒然矣不孝孝遜最貧府君最憐之愛其
不克紓餓而曰我道當如是也丙子假滿朝京師越明年除行
人司行人尋奉差齎藩過里門未幾鑿山妖賊張普薇等發矣
時戊寅仲夏也建元稱號與其黨江仁守結聲勢相援不深不
殺不焚不掠所在響應攏之封境震矣賊到即聚耳府君條上
二十事於撫軍撫軍聽其計妖逃平冬報命道聞邊警疾驅入
都門比入騎已闖內地山以東若畿屬府州縣七十餘城俱遭

蹂而濱京師萬姓洶洶天子集三品以上議於廷諸臣寒噤吞
縮不得出而武帥猶有畏名者避敵如虎府君抵臘憤曰君少
憂危而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為男子而巾幗者滅之
有心有骨之士反噤噤不獲一吐氣奈何會有詔求方略下僚
府君草急計疏八款已又草二疏各數款相繼上是時軍謀祕
密此疏竟留中楊武陵就取其稿夫世莫得而傳焉已卯再奉
差蕆刑曹典試貴竹貴竹夷俶難尼士產其土謂無以為文焉
者府君蒐其俊以比中原天下乃復知有夜郎明年春再報命
而相國蔡文將公故府君復以護送辭闕行府君與公生同郡
壯同游庠舍同筆硯不謂今而監分之哀遊今日月而致鳴呼
痛哉當府君報命歸郎郎貴人以文字之緣相嬲無虛昝既已
被困比聽主德州疾勤有嗚呼復為訃告者所強微覺身中有

異府君素無病病亦不親藥餌故雖覺其異尚作徤如豈昨未
幾手不孝札細書斃齊談外氛甚悉稍形憂懣之詞然不以為
遽殃々猝也迨舟阻東昌疾遂劇兩脅暴赤溺下皆黃如水業
不御抵濟寧大革使奴敦匠於其州凌晨移艤濟寧下十里趙
村閘而府君儼然暝矣當就命之際賦一絕云志氣功名重若
山安能危假在人間不覩明賢當年事引刀截脚初無難投筆
崇齡而逝初府君在武平方幼偕羣兒遊其山所謂發蒼窩者
路蛇緣上遇一好女子從一雙髻小史稍數武茅屋出於林蘿
犬鳴吠若尋嘗歸告贈君贈君曰兒妄吾固涉其巔試往覘之
至則亡矣及府君疾東昌夢女子自贊大士投以瓜啖此可活
汝既寤有攜持瓜從榜人市欲入視府君奴遏之不得進嫗大
哭而逝府君問故令追嫗杳莫知其所之或以為觀音大士示

現且活府君而竟不活也豈遇之於癸杏而始遇之於濟北而
終固將告府君以其候也耶不孝孤距數千里而遁而易簀襄
事頼賓婺王汝新陳君宜二兒經紀其間二兒於府君以逆旅
之契篤義師從自醫禱至含殮諠備襄倫二君乃不媿古人府
君坦易渊達不飾邊幅無城府心縣於鼻口之間於物無隱蓋
以其腸胃與之生平無淫苟駭昧之行指其胸曰此處有心殆
不耐狱顧俠勁有膂力遇不平慷慨激切等者其身者為布衣
府鄉有某甲枉陷兒條吏將辟殺之已無生理姻戚悉縮頸鼠
匿不敢名為其人九族府君聞而傷其冤焚香覘神往為之解
辛直其誣於公廷甲得釋不知為府君力府君終未識其面也
如此類不止一事既名布海內未嘗畢天下自負汲引後儁推
獎徧絓本其中之誠然一節之喻一句之得不肯沉瘞其人必

獎掖之使有成立故凡執贄於府君若所程許之彥渤然以奇
材顯而為名卿數十人語及府君平生有泣下者為人擇幹雄
音毅采溢射大腰多膂力能提粗重自構兩宅案石被棟旁無
等人筆不停批口不停宣叱聲接賓黨夜許文聚幾於五官並
舉至若彼疑析難抗其爽詞以夕達旦無呵欠容已退就枕鼻
鼻息如雷雖嚴寒水冰身未嘗加幅也性剛直易怒然旋怒旋
解蔵諒其無他昔以慈理待物未嘗逆詐億不信苟告之以情
輒從之即受欺不恨一硯寸墨而外無所就玩尤不喜釋老曰
拘文蔽道不容越吾儒也蔡雲怡先生精禪理往返數千言府
君樓壘山立蔡不能下府君長於議論排空刺險落人豪出能
穿穴曲折以盡其義類人數千言不了或數言了之人數十言
格格或數千言往覆之人謂府君識高一世筆高一世舌高一

世不虛爾自時義外所著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皆擴箋疏
所未逮而不牴牾於聖人它如策義碑銘記牘之類若干卷存
於家生萬曆癸酉六月十一日丑時卒崇禎庚辰十一月初二
日辰時卒年六十八配饒氏封孺人子三人長孝尼娶南城鄧
襄洪女繼娶劉九疇女次孝威娶許連廷女幼孝逸娶諸生丘
光祖女孫男若干人女一適金谿庠生鄒邑哲孫女若干人今
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葬於某山之陽不孝孤門祚衰微不祜
以來零丁酸苦寄托無所所與方寸甚亂無以闡幽光自一尚
冀立言君子想像形外施於木璿或寵錫之隆章所不朽者大
行則所不諠者大行然也

序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雞文止先生小千間集序

邵武四先生獨祠部遊道山最後丙戌冬接祠部急問孝逸走索其家得遺集若干篇已又旁搜他門生所有若干篇逸手自編次爲若干卷先生遺集宜不止此然古有以其多傳者使人恨多有以其少傳者使人恨少均而恨也吾寧保其少而已矣其佚者可弗問也當萬曆中載文運隆遲先生與其黨倡爲古學海內從風爲之一變功甚偉然守諸生二十八年孝廉十八年計偕者六終以不第癸未始勉從一官得閩上杭令令三年歲當丙戌以治行徵爲行在禮部祠祭司主事居數月乘輿去永河夫之明日嘗騎傳城下先生游泮而逃間關縣間道歸臨川哭於墓使觀宗祈焉竟不食卒嗚呼先可謂知命者矣先生生平精力頗殫極於制舉未嘗託意爲古文詞今之存者無庸皆應酬文字蓋前既困於博士弟子後困於南宮遠登仕且逾六十數載簿書宰僚慈麗事夫以儒雅蘊藉之姿久不與以少逵又不於平世居之清華俾得爲論述地從待七品劇縣固已短折老大名流之氣况齒與國俱騰纏帖今羿便羽檄交馳羽檄交馳而朝廷便壞而先生便殞制舉帖括之物固不必傳籍令必傳而明法孝廉之不成進士者縱威有稱聞究亦奄奄泪泪不得與名進士競其修短之勢然則今所余何縣矜貴於後後世亦何縣窺其落羽之意而深思先生所爲用心處哉此余所以恨其少抑重傷斯人耶先生之言曰人生莫觀乎心莫懸於心所經營之處又曰讀書境界莫不有從仙從佛之一時超然自得富貴無期將不知歷憔悴辛楚之有千萬事其言如是殆寫其所悲耳先生學術王于悲悟慧從靖通悟從積現而依幽光以爲體以故韻氣高寒才非循深往往見之古文詞雖不必盡倘然可以微識其端筆舉所至途徑俱絕正如雲山萬里孤鶴一聲當之者遠神自出擊空明分澍流光蓋生乎之大致矣小子義取略剝不敢辭費使先生不可見是與先生也先生與乎使先生可見又淺先生也先生淺乎

章柳州文集序

山川別特之觀俱兩大氣力成之餘膏相助爲莽蒼耳夫壤地之廣斥起訖不可計量而所稱奇山川未嘗無人材亦然乎人賓天少奇人費天帑也天肯數乎生乘雅不欲對乎人爲乎語性理孤偏本慧有限許夫人所謂淡等雖什才其不多心智悠闇悖於所撤敵家愴愴吾我亦驚見奇士則好之闢奇言則好之大力先生云愛在其中術在其中矣柳州善爲奇言者逸十歲時曾侍足座下公與先君歡笑觴酒微詞隱動茲循相當收小不盡解然知其韻絕精長每一接侍使我後思甚補歎須稱而上他名士褒揚雄書止矣先生追蹤摘妙入其實吞師其淡淡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已胸物智咸自成設化小爲大補空取精獨有兼於其數也色光別特錯以幼媚器古其前似若其言滿天下若翕子留書已未嘗且囊易旁道羅君游說之類甚衆二書已傳版傳人間別稱標落大半今收其可各文字暨所論撰時事不能十之三善讀者時有杂然存不辭讀之皆曰識曰謔先生故不自珍錄晚年守柳州卒官會天下亂不果歸其書

有俠於柳不可知余及抄者多方友人家而已嗚呼惜哉嗷孝蓮丹先生同黨數人負海內重名爲神意以來魁偉士彼皆有真氣厚力開天拓地絕騖獨放見擬一世者具曠代之才不能於時用以有所大章明著作於延而僅見於此悲夫大造化生人恒滿兩界近言中國縮亦萬里顚趾乘億不覩所異吾於先生之集賞其異焉已矣又焉多

陶堯生文集序

往讀袁中郎先生集雖饒鹵不少然袁俊洞達瀟灑落落宜其以才地顯於楚已又得諸友夏鶴灣集前之顚類吏部所異者玄心特勝耳能使讀之者不終篇知其爲快文不問平生知其爲快人夫快者動也動者慧之所爲也慧業人之不作久矣求之前大家盋米數數曾南豐聖於筆墨者也嘗試令衆其書如以金碧莊嚴天尊於壇廟鐘鏞之間非不穆然貴神也然百世敬而遠之者有故故南豐之學可以典刑一代風學羣賢而實苦其不動古文至於動卻不配食大家何傷乎余友陶堯生慧業人也記昔過余齋共榻與余兄弟論經史數條條識解重當其排空陵險指白説真猶以棘刺之端爲母猴也其説已甚吾恥揚季雲傳乎叔放稍此堯生遺非之而訖其子者余職謂陶子千心有八竅竅出鋒鋩外射數日弋一事日弋八事積日可得朝算讙然吾畏其混沌死也既而不獲以古文辭則又甚無語不動論之無語不快則又其今夫蓉山之神嶽雀磅礴篤鍾尤異而其上十八盤皆蜿蜒透迤以旋折此勢懸筰磅礴慧之至也蜿蜒透迤動之至也而以例天下之山凡動者多其慧者也陶子何以異於是均一名理宅我胸次而不能遽赴收之

又其苦遂不能浩浩流之也其甘則內蓄有逸也堯生內慧深故其意曰吾欲云云使其舌則云然使其臂則又云然此咤呼何無非如意者劉禹錫謂退之子長在筆子長在論堯生亦何愧焉山陰徐渭困仕士自公安傳之而渭之名目彌復殷雄岸山甄大易其詩未必可傳自袁傳之大易竟以六等秀才窮文之抄者其足增人之快也若此況夫合而爲一者乎堯陶子嘗徒邪足季雲乎叔兩生而已

蔡伶甫悲歌集序

甲馬甫教一時才名氣節之士抱頭毀面或以長鬟遯深山或依梵宮而寄食或行乞於市上或賣庸於酒家屬有天幸不盡勦夷昔日號爲能言輩猶多存者複鬱屈屯之章今可勸而成者此當世有心人也余觀自古悲憂慷慨憤懣抑鬱不得志於時之輩往往不隱於酒徒劍俠卽放縱於詩歌以寄其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意及夫地拆天崩鼎移氏換而悲憂抗慷憤邁牢騷之懷乃益深其詩歌亦益甚彼千夫萬夫之長二公九列之貴頹沒不齒其譏號於後者衆矣而無勢之言無權之何方且流連涕泣於悠邁之人者禁而不淵之有樣也乎抓竹而吟也窾竅而騃也舉羽而哭也不得不吟不得不騃不得不哭也余每捫卷樓咽感動獨至審非苟而已余邑蔡伶甫先生爲故少保文恪公愛弟才名三十年未能釋布衣諸生蕲發抑鬱遭國家大故避寄塗蹠索遊居絕僻處爲詩歌百餘篇恰鼎湖之弓劍慟正朔之衣冠嘔心忠烈瀝乳土血淚淋漓遺紙而飄無非悲憂慨慷憤懣牢騷之概致不徒墨瀋有香云爾世知伶甫之爲有道長者抑知其俠骨磔爽固靜於儒弱中邪夫世何

足以知份甫份甫亦豈屑爲世知也以彼才名氣節尙不肯爲王公大人出其姓字況於里巷小兒哉份甫貶損崖岸友退於紀羣之間而命以其序退乃爲之誦太白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嗟吾份甫嘗試屏其草而引惡色以自汚則何如

濟河聯句序

嘗聞之詩有靈襟斯無俗韻具孤懷必多逸響此物之推腑寫面甚於軒于也余雅好旁徵諸筆遇即爲之獨至吟咏場中播首全來或爲前賢刻論所憚或爲我友名篇所壓以故不敢弄筱猶恐我友如前賢而議其後也昔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往而畫火因得其妙楊惠之初工繪事恥與道玄出其右去而學塑特絕於時余之所就未知於南本惠

之奚假然我友之爲位與玄也大矣我友維何傳平叔丘子曰是也兩人靈襟同孤懷同戈甲動地天道其耳目牙喙於高山縱其才力風騷於閒歲月同乃其淡漠奇雲青林野照嘅兎睛虹鳥聲花氣樵兒午唱少婦夜砧悽入幽衷悉資顚使當斯際絕律互奏笳謔競發又有可悲可喜欲殺欲烹之故宜歌宜流宜笑宜罵潑物所抒寫爲詞什無不同者嗟夫狂哉兩人爭生生死文字間豈世無所羽之迹空空回去極其勢儘爲才鬼而已哉濟河聯句見虎一斑以余非柴梦塲者而與馳能于法外相覷亡忌與拘摭點定焉抑有言兩人可合也亦可分可分故可合于撫其倫不在王平子李太白下淸標遠致俱爲軍辭表胄素心俱寫供奉然則今之平也白也者古之平也白也乎

徐仲光荒徑草序

大江以西不少昨玉堂而今縉紳者而湖東則得知行遠明道明異時官吏部友人傳占衡爲稱名傳吏部有傳吏部之作初不知其曾爲太史也太史用文章起家前輩盃之十名進士中天下誦之初不知其能詩也讀其詩識其志吾黨數子而已詩冊甚多近則有砌語有荒徑草余所見者荒徑草耳以太史之才之遇合青蓮少陵爲一人誠如傳生所言乃以荒徑目其草其區區發東皐臨淸流高枕北窗自謂羲皇間乎是殆有說焉黃涪翁嘗評靖節曲肱放爲不可及城公則以質綺癯腴枯膏淡美論之頁西山直欲次之三百篇楚辭之後太史以拙自號詧直之語似矣而拙而無其放四言如逐鹿行來日大難五七古如山中得讀書處武陵峰恨昔前部烟花行律如立春示武

陵諸友同大慈小酌應門入避兵折龍崗晚眺秋夜玩月等篇亦癯亦淡亦腴亦綺矣而不沾沾於腴與綺淡與癯所謂古人各有其至而斤斤學其至者則非其至也若夫希元之推崇非但拙庵有待即靖節亦不讓嫌爲當之耶嗟夫拙庵才胸邁胸將來百年一字之褒定可割席於陶然不必全乎其爲陶是以托意於荒徑之末端倚傲䂓于松菊樽酒豈其吟資咏侶亦豈如此氣韻風裁所爲盤桓歸隱地哉夫擬物自擬必於其倫苟非其倫愛乃同豈以余所知固有精潔易厭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於斯在矣世必有詩陽之處而後可以出猶之必有元亮之人其人而後可以詩其詩亥曰太史荒徑焉吾亦荒徑焉徹獨拙庵不許傳陳二生不許天下者不許也可乎哉

游郎治五律百首序

人生有手有足有耳有鼻爲其外不可窺之處有心有臟等分
爲其內皆見智之本也森羅是種種者而不能用或用是種種
者而不能橫絕空虛縱挈今古左揮右斥無往不宜則其六尺
而直也血肉無爨生僇地上者也昭武固才區其才又强悍善
幻然前此并力制舉業不甚旁假爲詩卽爲詩顧客過之皆以
爲非當行家夫爲詩而求當行寧復有詩乎猶且讓其不能未
知吾郡之陋歟客之陋歟於今風雅蔚然吟咏相屬淺淺乎羅
嶽而其盛尤在靈谷岸環水嶽山舞半紫若儲騎七胸臆中靈
谷之爲靈也亦晚矣然非吾友鄭治不爲功鄭治將文字已師
當日强悍善幻人玆復以詩師其屬不亦太乎乎服耳淬一也
心膽一也其人才用之如金如玉事事快不才用之如石如木
事事搘所謂曹公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鄭治之智充十

見於詩詩十一見於律律十一見於五言劃其五言以例刴體
別端譬若百丈之龍千人云然此千人者非能度龍之身與睹
龍之全也然而知其百丈者從其尾而意其百丈也今鄭治以
天矯寸尾微示天下讓者亦從而窺其百丈中之鱗甲者其否
乎

韓詩序

歸安韓茂貽釋祖故太史求仲先生子余未識其人友人平叔
數爲余道之最後始見其詩極多似謝朓處平叔言茂貽每酒
酣後眼作紫石稜對客捋鬚盾視意色甚惡鈞騎不得語所謂
五嶽胸中不皆平殆此也氣魄才類風流沉邁略如王大將軍
獨其骨體時地不同耳今所收十三首皆邁篇噴憤而悲可以
溯淚衆鐵勢不容不死大茂貽誠易辱然非輕死者殆入泰庭
稚行披浪激馳衆勃自有淼水彼豈肯爲毛其死天豈忍於死
韓生而茂貽乃竟死矣爾間亦何知余于茂貽無貌而情深他
日當持其詩於月白江空之際作雪庵讀楚詞說有以也嗚呼
惜哉

沖清風堂詩稿序

日余爲傅丘兩生序濟河聯句意謂文字之靈其刻畫神湖酒
出也其於浙子之傳胸然尤莫妙於詩蓋詩爲心聲心不能詐
代以喉舌喉舌有韻是其天資而最邇者詩也故曰心聲心聲
酒聲塞心脈而聲闊心直諒而聲朗聲理必無之從高帝楚項
王了無書卷而大風垓下雄姿浩與恍若其人至今勃勃猶有
恍慷訓涼之氣曹公莽莽諸樂府無非口目者靖節襟懷高寄
青蓮瀟酒平生故一字一語不復煙火民間韓吏部山斗也議

其各體變嶒突兀便知世莫能容夫聲之諸心固有不類精而
飛不三毛而似者矣試觀天下能僞其無心之面而不能僞其
有心之聲故余近日喜看詩於友得平叔諸子於戚得白也之
姪蓋生蓋生與蔣守學宮以帖括排其同人長婁輕踏一息千
里朱愛謝夫巾衫放浪吟瓢酒盞之間或歌而觴或哭而咏里
中以爲此家肋狂狂象所都耶蓋生曰男兒不死死卽滅失
名耳安能爲若輩道嗚呼俠哉彼所謂豪而皎皎而直諒者他
就取其詩覆之隱厭名字不問而知爲蓋生余因惝然當是時
左手持螯右手持其草大聲誦一篇輒一大吞白鷄犬皆驚起
池水盡立非其豪皎直諒而能致爾乎丈二將軍鐵綽板唱大
江東去其說在此非矣丘生之腕陳生之眼是相配也眞乃快
事夫安可以無序

顧伯璣歸去來草序

聞之先正曰詩非可言之物也世知能言之爲佳不知不言之爲至古之作者不假借而有言故其言往往發乎情止乎禮義試觀三百篇後秦漢悱惻氣象自舒離騷楚辭吞吐淺深屢繹不盡後人經理於意索之又其下者苦雕細琢失眞得俗去之愈遠夫古人無聲色臭味之可求後人惟聲色臭味之務備此詩道之所以亡也黃脊流論之矣詩非若諫評忿訴怨降爲壺之爲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詩乖忤遇物悲喜同牀而不辭蓋世而不相知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貫穴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斯語也眞可爲今日之伯璣道矣伯璣勁負俊名才雜擘華旁出而爲詩啟發其雄才於聲色臭味務備之中澄懷一集當年驗矣不小余時無所請然以古文法讀

之不肯詩比到章門與伯璣相見伯璣示以制內草稿塗寬縱橫詩若干篇張來初先生評墨在焉余撫案叫絕謂伯璣兄不難作杜少陵也感憤哀怨處以其身身工部而纏綿淵永含蓄天成之妙殆過之伯璣固已略稽乎昔之伯璣而遂念知伯璣不苟爲伯璣於今也其有情之所不能堪而噴薄而言故其言獨至歟深衰遠韻豈可一二爲人告哉雖然余之無所請猶故也不敢談詩敢序伯璣詩乎歐陽永叔嘗言知梅聖俞詩者莫如已然聖俞所自負者皆歐所不好而聖俞所卑下者皆歐所稱嘗余語何當安知眼中聖俞不更笑歐九耶此自關兩生學術謙解稚老之分亦非碌碌餘于所知容日子序歸去來草極他揚何也余將以全窺伯璣者甚其見捨其不見凡以明余伯璣愛伯璣之不宜以一斑盡其人也

孔登小詩刻序

嚴閣之際稱詩名家者何止千百數而露臂逞心肝膽偶衍炎士正不易得人患無材是物也或反以材爲累惟材大者能提衡岳神色自如無意於詩而詩之至者在焉辭今思之不得不以此事推吾登小先生也登小故不爲詩然而山崩川起谷陵星亮與夫一切不可名言長言痛哭不平不能自已於言之事時以歌咏調笑感物托興發之夫言之哀於痛哭下平而甚者其不爲叉手戟髯努目抓眉寨哭乃登小所著編溫柔淹承纏而不怒有風人際致神斤鬼運故知登小之材大也先是登小秀野盧館義塋火淨壺孤祠絕塵眞所稱天際人語余遊白下時以示杜于皇王于一二君讀之意亮曰世有如是手耶彼豈知登小詩復有然者乎夫此未易云也殆將有本以遠之本有

在乎爲學問之爲骨氣學問不老骨氣不疑振晚揚音辭有不辭單而體弱者小能自立亦不過經離駿厲而已則所云以材爲累夫經離駿厲豈詩之指哉登小不傍世好爲男子而以老以疑不能已於言如未嘗有言所謂才子叙亦渾刃其間所謂晉侯破楚帷秦覩猶處女諸葛忠武陳師對壘氣若書生即李嶧嶧名家者北面猶官恐登小不受也

朧草序

信州張次飛二百里外函詩數稱見示獨謂遜爲言其朧草朧草有其自弁驟論之狂次飛也吾黨一人焉老部學古道兼通其辭又云窮苦易工今似矣拾遺竊于夔峽食其飾鼎羽家帆嵃崎如雷肖一孤竹正則雖受江上[illegible]楚沉湘後賢所取我哉飛寓聯邑累年依秀野抑以入林一爲猶閒男子一爲大業名

長蛟饒游懪欲哭空山雞果其對與越聊況乎騷不孺均也胡
爲論疑諾此邈乃遇其書曰是子也誕去而惡省諸詩久之得
數首焉宛然河伯山鬼哀郢思美人也久之又得數首焉宛然
發秦州鳳凰臺杜鵑冬狩等行也久之又得數首焉宛然竹如
意欲獻西臺也余始嶽知次飛特下世夫次飛才流經通藉具
三光則其自訟可斬非訟也取數多來忌衆眞可斬也已且唐
詩人何限而或比以元絹宋詩人何限而或比以嚴仁不類也
參可謙醒而狂無又字傳于世爾不類也意者博物如稛藉注
絕妙如孫黃門乎亦不類也然則次飛于五子而山之公之
也豈其情哉次飛于屈平以下諸君誠有深合者余不論獨爲
論評其騷草以歸夫騷草怨矣更使悲怨之人序之不亦悲乎
詩百代名山其嶽嶽爭光有在豆目寸耳之外者請徃問之秀

野秀野必能衆其說

題闌昔夢卷子

天子在吾黨行最尊視其人則溫溫德士視其面則鬚面黔非
東門之皙與夫其髭可數者也何以標令雋永若是袁路伯玉
先生嘗言風流而乏蘊藉非其風流可疑夫求蘊藉於風流之
間千不能一所謂胸藏有數百卷書乃不爲人所輕者是也詩
易親心之物絕何尤才韻受窮之地欲袪斯帙使我想王建當
年抑筆姿態裔吐納優柔沉香亭北名花妃子之處何徃而不
可用也記得衍波牋宋蕭貫事其曉寒歌云十二甃闌隱宮綠
歌貌啃酒椒壁馥渴鳥涓涓不相續桃蟲欲轉霏紅玉有刹香
飛脂運蝠五龍吐水浸寒聚紅綃佩魚無左當兩兩懸尾壓扶
桑紅蘸千歟出波面回首鄜徒九霞絢鳴鞘逶從天上來大鯢

寫遊滿前賦

遊山蚊語序

下亥之歲穢道人既上書當事還前朝諸生於學使者願去爲
田民人之農之牧之逍遙之不復論田民多暇嘗持筆墨酬對
中哭兀出小小意致得一則輒書久之成篇卷遂部分整齊之
昔蒙子家然有義理之言有時事之言文固很然眇耳無甚源
足亦不設疆案心至則語非必穿作何矜艮惡雖存亦不避露
非抑機辟之舌也能嘗其不能嘗苦無爲貴舌矣又辟之目美
者入之觀者斥之是有意於爲目也有意於爲目豈復有目哉
斯爲爲此與夫安坐而博奕憤亂而負石者何如也

王子房稿序

兒時讀甚記有之京師者衆大之稱又讀昌黎書曰燕趙古多

慷慨豪杰之士心竊徃不禁兩子罷闕後因省家嚴於輦下所
過頗引望先代諸君子而物色退之所言人入長安侍次家嚴
風屆指北轅之落英示不肯江東一人也宋其武之識西河一
人也程嵩嶽原莊雲間一人也王尹玉有孚其暱然絕特而嚴
者萊郡王子房濮也其智深而勇沉俠骨而儒心其才可客卞
許其氣魄年齒兄三人余遂馳騎大棲皆其間而呼五大於是
子房欲觀兵於都會開壘磨鍔引吾將戰于五國之雄而轢天
下橫脊以張我齊兒霸業之餘威巾冠瀚內然後已余嘗諦子
房相與臨壁賓間而語齊距地尺有咫于房撲服地上出其舞
日齊外余亦跼蹐伏兩人纖楊于古往復駁折精采答飛其義
豪也如持左丘明公羊谷梁其悲歌慷慨出可使罵或髮衝雲
鵬撫歎彌深至於顯抑論訛輯談不忍舍去則如蟬了之論啟

大夫亦如管輅之對諸葛原孫也子房曰鮮休矣余亦曰鮮休矣子房曰子視我足斷不余亦曰從此十年東南有異事起吾霸王之秋也遂大笑而別嗟夫子房今竟斷之矣天下徒知吳其文章余所知則尤以其忠孝所爲智深而勇沉俠骨而顏惡者俱奕奕然浮於面顏風議之中暗埋之而不得也故余疑子江右子房暗以觽者三皆聖賢筆斷可戒之意即其居身處世愛人如是立言又如是則立事立功將無不如是然而不容於道皆殆亦寡矣予遊京師所獲乃斷一變且足況乎多多許也

韋玉虎稿序

頃見一前輩論文尊取厚重以爲風教所關又以爲福澤所出假也然其間致自有辨請以人喻阿犖山身重三百五十斤顧當時見稱乃在運其三百五十斤之軀蹬舞如飛不然司馬保

八百五十斤矣劉荊州大牛何異哉則又譬之洪鐘鐘有徑寸者空可容萬石顧其肉郭必不能素薄以爲厚薄雖擴而韻慈厚則石而音咽夫厚重非不美也然其病至於如是是故貴靈與動也靈動之姿未嘗不於厚重中得之而生此其道蓋在神明之間誰復深知其故者乎嗟夫吾友玉虎負瘦我心矣玉虎初以奇博噪郡下郡下小生視爲雄附鳥頭怪不能食曰敢於殺入獨吾黨與之近見其試卷則已變爲清空旋折之文等奪幾疑其體单而勢飄是猶聞阿犖之舞以爲瘦子耳而不知此靈動之極境矣然小巧爲靈凌駕爲動玉虎恥焉夫玉虎固國器才也猶力所就無施不可余將撞而發其聲響鏘適奏後書望而却走乎抑遂作繇兒觀也

書千圓稿序

聞龍川千古士上皇帝數書凡萬餘言又作爲中興論形勢論數萬言雄偉烈龍單一世天子嘗動容欲官之矣然使天子不動容若何同父竟亦得第去矣然使同父竟不得第若何我知其人寧槁項死爾蓋并得龍川之才氣無雙可自期必而致龍川之志骨不凡必不自菲薄故也我輩來此間負如是具以爲無功名憾殆欺人也事事足嘶而以爲榮仕茂實不必願若誣天也天下人不可欺天上帝心不可誣吾與才萬亦正言之而已矣況才萬數年前獻較於督學某公覆刻七篇其文淹潤紹勝饒有興致俄卒斥落之殊不可解已屢試試藝輒佳輒復報罷歸失弟子員其死於斷然耳無論國學並觀諸童幾曉畫字治點殉界往往是身學官而以才萬負如是具事事足辦者反數報不得禮堂林立在人先飲至策勳在人後吾結髮與旬

數大小七十餘戰而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子請爲說以妄慮之而試妄斷之聞天上修文郎尸入冥掌達之命今顏回卜商樊邑等位其宿司邑最奇變其待樊華宜不淺鮮必使稍知撒其生平斷不舁以少年富貴一說也山河大地產杰特攀產當均賢無厚獲不肯無從失假令其人其才其苦并於其氏而其達歲又甚迷於其倚化工之神决不爾其厭給化工之精决不爾其偏愛也又一說也況挈才氣而納諸其人必將觀志骨於其人之聲志骨卑弱則小就付於所生志骨堅深則曉成遇於其本又一說也然則爲才萬者於所不得毋庸以爲恨於所欲得又毋庸亟之第持十九首以告天下安有美好如攜子而長貧賤者乎予於茲刻之行其評其序一則龍川再則龍川而又附以曲逆爲悲斷雖旧在陳言陳然要以明古之豪傑

所以居此道者發其憤悶而不苟也是以終必勝之

丘益生自訂存稿序

有物於此生平攻之悉之一朝謝之棄之生平所舞所蹈一朝成悲成弔人苟有情其能爲意乎文字於我非脾如鵬翼非鵬之力不足舉其翼也舉則天飛不舉則三尺小童持彈丸擬焉伝風而下委羽泥沙何異落落凡鳥哉卽令丘子之豪才岸幟墨瀋錚光廓先世歲大皆可以搏清霄而餌雲氣然時移境遷不得志於鵬降而爲冥鴻野鶴徒以神采聲咳迴翔寥廓寄賞人間有心人其意正可憐耳雖然益生不受人憐者其言曰吾平生於此物攻擊不留餘地比其稿藏亦舞蹈無復餘憾豈謂春秋方富技成而無所用至乃黨會群篇遠遺孫子刪除繁冊稱便名山是非俟河清也自今以選吾與汝訣矣哀汝不出於

媚世之態而出於失靡莫權驟從俛仰之士遂不肯驟没以于諸侯余故存而不靡聊以勞苦平生此亦賈長江自祭其詩意耳然吾爲益生道且無大發計李鄴侯不出復得不死其崢嶸事業反在典元時安知今日敝帚之具不爲他年紆鬱之資乎則謂非俟河清又不可

李亦人全稿序

今夫識者識字莫不欲爲才人及其道之既成莫不欲爲名士然而未易易也前輩視制業非細事見以爲一代之大法與禮樂制度不異故臨以生平之精魄以出其古人與我鬱勃不可已之神明意思曰寄心推機迫韶濂至於風雨泣而鬼神驚歌舞滞欲不形於外而常在其紙中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才盡而名亦起彼其人皆有敢言之膽約之以不敢泯言之心故其言律往可傳縣今而觀操觚者徒敢之而已大敢之而已者豈眞有其膽哉直無忌憚之奸雄耳何能奸雄直妄語兒耳昔項羽喑嗚叱咤氣蓋天下勇於殺不勇於不殺勇於取不勇於不取雖數年戡據帝業卒不爲後世論者所許龍川筆跡豪悍吐放無餘實有開拓推倒之勢然其間去精微者尚萬里一霸主一書生千古之最敢者也而所就若此此可以悟文章之際矣予語不信請以亦人之稿示焉亦人之才如江如海同輩所推爲龍川項王者敢言之分無以復加然吾黨數子之重吾亦人正自不然覽其部陣規模縱審其內觀抑恐愼嚴世以爲壹其附余猶以爲未遇其意蓋以其所敢者與天下共睹以其所不敢者使聖賢無罪亦人之道其不爲杜矣刻其全稿所以暴斯世之實有心靡而視制業非細事者尚在吾黨數子間也

送浮霽六還楚州序

此宋有夾夫形狀楚楚動人曉其假借所輪初祖磨襟皆篇倨自雋高坐道尺欸崎歷落往往喜爲詩嘗謂得脫處清素無兀都鬱氣為諷非非柴浮居自號其字曰六灑吾黨呼之曰斜波羅世武扳挂春綵掠之亦嘗一入也在本郡下文學少年擊劍走馬酒後歎呼抵掌百十州形勢利害若聚米爲山川可遂如貴文欲爲國作偏將軍殺賊救數千里邊取斗印封侯其志膽雄偉如是已雖棄髮而爲僧生平豪氣剛落不盡紙窗竹屋擁褐係蒲時時有乘長滄海之意所交不過名下士非其人勿敢已入不知其胸趣謂辭乃何所負而狂若此吾黨顧愈益稱之今其瓢笠杖履將訪奇蹤於北山之宿沙門府必且有繼盧山制傳爲前人所創處其龍藏稽核非論然雲霧之稱必有三

凡牌明考物藏焉奔聚以餉我我富與女挎之斟青天而拜嵯峨斯鱗駿而要虎豹然後出女歸裝綈茀壓於絶險我源花桂樹見路尋真倚將軍度世殆不慈乎

送竺齋歸廬山序

凡從詩市來無不譽吾竺齋者何譽者之冗也竺乎有以知其爲恭矣市肆屠沽之汁賈販之瀾酒酒而詩詩而竺不聞藤其骨客竺者反謂賃任自然樂與耀不厭僕家有所爲伐毛洗髓佛法亦有所爲歷盡諸障以消夙業者又云地下之水鬼見是膿天見是琉璃竺其以詩市爲洗爲伐爲障爲消爲琉璃耶昨歲余自秣陵還親朋多從余索勝友爲誰余不能遍舉輒舉齊安杜于皇以荅之久之人人耳中惹中有一杜于皇焉一不爲鮮畏一給於人人千人薦人不爲多竺近不恭而余則隘矣竺

吞歸匡廬寧有七十二如吾于皇者楲置胸腹而行乎廬吞月影幻而爲宮觀樓臺車馬人物怪奇妙麗驚目賞心計竺十年於斯吞影不少也此去彭蠡上下湖濤似雲青碧倚天嵐光千里風露浩然宜有佳句無忘臨川

碑記

宜黃朱侯朗源去思碑記代曾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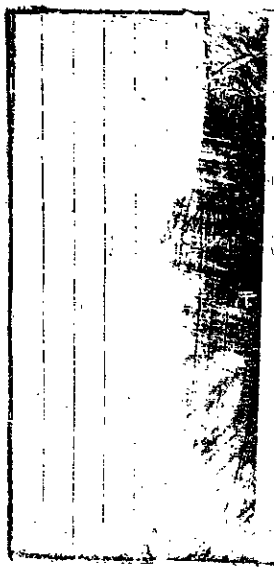
國家重親民之官視前朝特審乃三百年來諸縣能吏大抵出於科目中貴任美爵不及其他雖以宗潢之派雅多文武上材然械械焉衣租食稅終其身階抑亡施用求一州一邑之自見而不可得朝廷非必以不賢待之而既以不賢待之矣我皇上旁求俊彥垂意列藩於是郡國王孫先後蔚然應詔保舉爲郡吏縣令在理以清聲籍譽著者甚衆就予所聞猶於農畝嶺

若宜黃朱侯其最也侯故楚材習經生言爲進取將以效矢風雲乃遇當事保舉註選得吾郡宜黃有才如侯不第宜令即爲令之道不第宜宜而宜侯以令令侯於宜猶鳥獲之舉爵酒爾武曰以此傍侯之能侯之能險乎則以此大矣之績侯之積不僅乎而押而思之押而碑之押而祠之鳥乎至而不知不然耳宜於吾撫最悍邑也服之號最難今其紳衿若鄉井父老皆侯治行爲目二十餘他人具其半可以江南良吏之名入告天子即下徵書不次升庸如唐宋諸宗故事侯反以第一治行罹歸藩服逍遙尋彭澤吟徒使宜士宜民劇石咏思祀生記德惜哉余爲表次其大美數端用章侯功之不泯者以荅紳衿父老來請之意庶幾可以無憾宜自戊寅妖賊以來不耕不麋者相望而是欲辟無輿力欲撫無輿種勢將驟然蹷兵後以號號而

懇孰給號之不應即挺而走險耳侯下車履其荒落論農開墾産之妖而存者斥賣之産之良而棄者修復之上佐軍需下飽疲氓瘠土化爲膏腴荒蕪之地化爲穀果之區告成跡於其舊版無損焉歲屢凶鞘坊禁糴粟不得相流通富室積於義捐害而昂其值於是民病士病官亦病侯惻然捐積金爲籴粟計貴糶賤糶且發賑振業均道路以粥民之就食者沈尤苦而破廩剛士又出從前未有富室雖高局無所牟奇利而休且勸於仁君之倡相率以竭其窖藏金粟兩生所活幾以十大男幼口無慮百十萬人邑胥卒類奸黠爲之片符下鄉顯以白役叱呼窮弱如奴隸噬鄉戶猶嘗肉也一索費不得其欲禍即更端至畏白役猛於胥卒畏胥卒猛於虎狼固其所也侯禁絶其弊有以裏日爲搭者肆紛從而埋之雖變幟以冰安訟者舐粹之隙猶

長驅須臾再宜之智辦則戈戈則訐此無與於競也故不和和止之術也侯不輕允一詞往往以義動之爲豁其忿以去誤不可亦不費斗米而曲直判矣聰明遇絕發摘解神宜進不厭以其智騁所平反久皆以爲不冤先是邑中申冤民悉冤而爲兵或茉子無冤者妨其手足不暇耕芸侯儆寓兵於農之意鍊鄉義勇嚴置有方得關礌遊法其燔盜錯氣崇瑞溶煌期罟離李崇判免會公守平原時向爲莒城令戚綱樗杌上渡師甕中呷審若侯者眞可大將任也宜諸生之不振久矣大夫斯土者以寶諸生畜之諸生亦以宜產自適已事耳侯喟曰崇夫有司之過也爾不文翁柳不宗元不以荒倫賜僞者矣何於是翻作條學華額舉廢而所爲愛好人倫教養善類之心一往而摯達其所知拔多有時名或郊外傑秀矣嘗記仍邑脩用秘計飛條陷

其邦之宿偶直指使者搖焉賴卜之部司李司李啓追殷牒劾傷陰事戒無預令知將函若以不道俱之蠱矣翁得之大詫不奉直喉其枉結且以去就爭偶得脫初不知也後知而謁謝侯退曰奈何自贈爲此等用腸令之邑大夫誰其忍之讞日爲之而不施耶凡茲數端已足表章侯之治行所以使邑中父老誌感之緜然他令辨此非難也侯更有大力大神大有造於邑之人無待於鋪張而不容不鋪張者則剪除根株之巨姦奇慝可令百世謳吟者是已宜俗故標輕好禍亂而中有騃於聽聞愛有劇於盜冦莫天王爲甚其原梟推一陰賊險狡者主其部部分支黨殊名詭號隊伍爲羣皆招致亡命少年綢繆委巷之梟雄丁帑穢客健兒縱橫下上於五都之衢十室之聚之間虎擲而猬磔剽掠兵矢穿擐左右别市而攫之金無敢側目怪者小

從慫恐忿之徒入之木則藉其居纍纍其頻淄次之研肯厭胃腹乃止借交報讐刼人抄道持吏長短覺其頭項以爲笑東稱孤西稱霸非徒土之梟鷙鷹侶狃呼而已雖學宮士不免焉犬牙盤互牢不可動議者痛其患將烈於黑山往令稍謀翦之卒中反噬抱首頂以奔侯神威任計若無與治者俄爾廉其魁數輩論死如法一時窩薦風馳崩摧震慄餘孽惴惴然鼠竄狗呵有革面自新終爲馴民者二十年爐煦等騎子邊費豪强助成逆節迄於今斗大宜城危殆之矣微公神力此封尚復爲朝廷有哉黃木以西紳衿父老百世謳吟尤在斯乎至於戢田定賦𨽻兩反風諸事侯未敢也畧之從省文爲可抑余於侯之去而重有歎也儒臣之議宋藩帥曰語才則人或未賢不知如侯之才於阿蜀之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大致若是雖余之[illegible]宜治未宜宜思碑之祠之以永侯德侯功於退職即令華纍不甞獨不特於所藉哉余故承紳衿之老之後不勝拜舞而書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墓誌銘

虛葬亡友劉文伯墓誌銘

文伯姓劉氏名鎮秀臨川人曾祖廷範祖一鶚先後以進士顯嘉萬時父衍祥弟子員文伯讀祖父書能不墜門聲謂當有以進風前烈而竟止於諸生蹉跌以兵死傷哉先是戊辰丁卯之間家君總一州之彥拔其筆爲金石臺大社未幾裴江張公來令臨川復振而作之社中人率多好古自喜不屑爲和同其後郡邑諸小生氣習漸異吾輩負餘岸斜其可共志趣者得十八人切磨藝行稍自遠於時輩何壬午吳先民死不半歲曾上乎又死乙酉冬李君揚死其年北大將劉某掠豐城璧溪文伯乃

遇害死文伯生平好古自喜尤甚所著爲文章皆可傳邇來制舉業任恭如沸曹鼎嘗得志去文伯不少變每獨集廣坐議論風飈泉湧是非曜治無足以攖其意者端默澹治似處子然然而當世豪雄俊偉果毅翹傑之士必曰南門之哲故未易才也性坦竟無城府堅深內外完潔不可訾議孝友謹直吾黨一人而已於是故侍御史達文伯從兄也寄孥璧溪遣騎軍大至御史衛身遁所云劉帥者逐止其夫人俾獲其子茂才將謂夫人也者而苟污之夫人不色稍則挺其子就鼎鑊以相撼文伯既邑匿兔闖之悲憤趯趯挺以出謂帥曰若不過黃金美女爾彼余可直致也夫人俯以其間踰入深池自溺死帥大怒令架縛文伯文伯罵極口帥益怒衛其體爲三投坑中嗚呼傷哉素儒弱令敗乃爾悍如此其視世之坐論攘力驕語强勝者也先民上乎金石臺中人也君揚文伯十八人中人也二公乙酉幾數耶年年哭故人故人若文伯者幾數耶一毋一予相從兵刃下求其尸不得善人若文伯慘者幾數耶嗟望慟之空銘之恰也夫銘曰山河已碎日月皆氣布衣羅義絕命彌雄骨埋野火蕩爲冷風何必封樹以招其靈

初傳文伯不得尸故余爲此文以虛哭之銘語云云痛絕之辭也既而知有得文伯遺骸爲之收葬者

族侄毓祥墓誌銘

君諱毓顺字絃解姓陳氏臨川義門里人其先派出江州從旰雙井里雙井之從臨川羅坪荅自小五公始仍稱義門以不忘潯陽支子云傳十一世而爲長三公孜周益盛大孜周生炳哲炳哲生嘉言嘉言生瑞瑞生俊俊生清清生李李生彝謙公彝

述是爲君父養謙公起家素門從諸父行轉殺務營又子致高貲事寡嫂以敬救著里亡賢暖莊之如翁非獨以財也若似矜貴席父兄奇贏重自負官學鄉老師一不中程欲引大管閣占項王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學劍不成而學萬人敵亦乎獨無處所乎丈夫身六尺聲洪鐘昨光出半骨上要乘四方與雄豪大俠游安用俛首搏士業哉則不然而治產信於爲諸父行所爲多市美田宅非食擊鍾鼓覗羣公間爲宇宙快人大謂之不如當是時其智滑眼目顧盼同黨皆無有而覗卿經博士弟子殆不直一錢亡何竟棄解某試爲商跡黑衛道父兄故舟胥地所至以大家畿之君亦以儒術自文爾雅風素傾其客先篤最後裝累數舟車至鳩茲鳩茲東南要會泉貨輻輳梱天下郡其富都受廛以百萬數十萬不可勝數類奔管及微發名豪倚余慢

驕氣攝下國凡衍濟土多槃點舂咀旅寄為威利非截百十萬
貲才智有所依據亡敢賈其旁者君頓而絲之盡縶其裝與名
豪絜貿遷人棄我取人嚮我閑居貫若戲不五六年許廓然十
倍其初諸豪剝落崖岸更媚事君嘆其識略以為非凡人臨南
百餘里甲乙上吾族吾族前傑大賈以十數取過庸而止無有
深心遠志高騖闊步向廣都飾邑偶出角距排壓秦晉之豪者
而君所殖立崢嶸如是卒持本規回視懸擬法度推尺尺寸寸
錙錙銖銖為絕算不敢縱一跬以他嘗不贅壞乎哉君於天下事
何不可為詐但逐末見也嘗記君有言為士便為奇士為商便
須為奇商予不士而商而以商譁乎以今觀之信然君為人靜
深持重性剛執不可撓心力堅忍達所必至遇禍患健兒震怖
伏地無人色而君意氣自若衆庶莫不服其膽故在鄉黨正金

華徐掾君鍋髮然如無事非據成資不受兵卒其所以覆者豺
狼當道不避賢儒君非與有治也然自是君不起矣竟以疾終
于無業者倘焉有于才淵遂其世緒以慰亡者君宜職生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卒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四十九娶某氏子
三人長增斬娶某氏次某娶某氏某聘某氏孫男幾孫女幾某
出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陽某山某向銘曰陳氏之先
世儒亦世商厥儒顯顯于先子厥商顯顯于繡群一時並起獨
步同光羞還于地城復于隍埋玉根土窆滄茂桑永言千載日
月斯荒

劉母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菊姓陳氏祖儀贈行人司行人父際恒橙郡儒士母黃
氏其伯父某某以崇禎甲戌第二人官行人海內所稱大士先
生是也於余為從姊弟誌宜呼姊為親親也姊數歲而孤大士
公子愛之長以適同里諸生劉美美之祖為齋宇公文中憾貧
世齋宇以貲雄於鄉獨撫一男孫以必得賢助為家融姊入其
門任婦其布衣操作飲食服御不能異傭婢無何齋宇歿姊奉
二孀志色之養過其體亂矣美負雋才顧不屑修小節統縉素
封視錢如糞土豪華佻俠好客自喜遊裘馬少年樗蒲投瓊歌
相屬姊叮戒之不能得剛嚙指出血泣數行下曰三世一身無
後矣躬自刻苦焦悴并并傭婢所堪意若以感動美者美竟中
極疾垂三十而殂遺兩孀兩孤以累姊姊且殉所不恥美於九
泉者為孀若孤計耳美亡後姊所當辛耕爾狀彈肥其室者死
死而少少姊亢烈有膽智如勁丈夫齋宇故有守產在廣昌石
硤貴紳且壑悶之而弗償也姊坐其庭索所值不折一文而歸

其他所為捍強禦禁內難者類此甚衆故自美之亡而迄歿之
歲溯溢舊衛然而姊之苦節則不惟是也蹈姊之上者不必與
姊為同窺姊之側者不欲使姊為與非姊之膽智深識儀變善
處骨肉制奸邪其不仰怨嫉而偷視孤者幾何也寡婦用財自
衛人不敢犯姊故勝之不然姊之軀且不保而況能有其名乎
姊勞而鬱鬱而病病而死固未易以筆墨盡言必筆墨盡言以
傳姊豈所以寧姊於地下哉余是以言書之云姊生於某年某
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三十有五子二人長貴秀娶
那乎知縣朱山與女次貴奇未娶今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
鋤河宫乾山巽向貴秀等泣乞銘焉余刪諸銘銘曰節不必苦
貳饜其膽者不必節式斂其烈如姊者為二孤之父兩孀之子
岩岩丈夫恂恂女士厥其魄不暇其替姊乎不死

殤兒亞子壙銘

臨川最南義門里之上元科有一河童焉名夫非字亞子祖某崇禎七年進士父孝廉郡諸生再舉而得亞子亞子甚聰慧五齡就傅傅慢館舍中小童輩反教其長者何讀如四書暨經不及五百日讀皆過聽入說字即已了謂太意有風鑑者過之親歸亞子謂其父㕑㱙額權腦滿眼光芒若電星射四座不必成長當是令器公家廟業今竟如何將語兒小字也兒從師時便知孝弟姿字氣性行坐莊戲絕不似數歲兒吾私自喜嘗語婦長者殆可慮此小者莫莫有食牛之意不漸入後矣亡何忽中痿痺痰食輒吐類有物梗胃脾不能腐穀肉更僕府醫誤之凡坐臥兩期遂羸然死其母丘氏痛瀕殞并夫兒女子之痛也已嗚呼兒可哀嗚呼尤可惜生崇禎庚辰七月初二辰時卒己丑六

月廿六戌時年十歲以卒之明日瘞於羊㠗山銘曰兆無子死愛子則那痛然少慰然多如是而愛慟若何

祭文

祭王昧艾先生文 代

嗚呼先生之才人鳳之也目其大節孰如某者微某表章乎先生晦悉先生之曲折於草野方先生以六事吾君要言密生夜起至尊徬徨待旦召公入論鄭若奇男子不媿英雄人奏書痛哭一為洛陽年少闕上方畧一為營平老臣其治世之幹濟抑亂世之貞純爰開不次取陞監司而以氷河駐蹕之地暫為先生展足之資十萬其民百萬其師非其母而母之如鑪赤子非其將而將之如制盧兒居官幾時頌聲載路乘輿倪怨鐵騎已渡警子遊不能軍太守雖走於尸先生職可無罪死可自恕猝

牽之走衙須臾怒顧乃足趣相過步返署中告天告君遂告祖宗守力竭矣此念無窮飛毫剌壁墨迹猶虹北於正氣等烈同江湖客還退無後而公公子慟絕蔬鐵其容神閒膽定以正厥終彼帥臨之撫屍長歎延人至於怨公子之坐視而翁以死而不力止而翁之死以諫使吾曹之慈父新朝之好官靜寂無跳而萬世不旦斯可以見延人之愚不知天地間之有大義然是可以見公感延之深不以存亡爲厭詘也嗚呼河北二十四郡僅一清臣遼之死義十數輩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不亦短中原之氣而傷當日之先生稱紳吾江以西既得海岸前振于越又得我公復振于蹋庶幾敵不害而忠著邪不伸而正伸嗚呼錢塘拜表者牽其子弟攻其父母行若狗豕而紫市陳屍者讀聖賢書取義成仁無媿而已固有端坐以自焚亦有從容于止水

舐血猶生罵言在吏夫是之謂英雄人夫是之謂奇男子等輩碌碌安足齒哉

祭艾千子先生文

太白在天降爲名英奇才無數一莫與京置身蓬苑屏首獨行俯視寥廓下出雷霆眼空四海氣貫列星鄉邦遷下藝號奢名扶餘自王坐小帝廷此輩鷸鳶等不識丁囂囂卒卒傑如罵兒娶當世從者卸脚所嘗謂父母之於子其愛偏于其有增以怨以答以冀其成懸流于仞壁立齊跨頸先生功亦禹之亞然而多怪少可身的人射舉世欲殺一不假借書到春官輒止輒罷日向西峯道高不篤剔失祀綱剋四告鋒吹臂沸地南牧其馬先生發憤詣闕勸駕饑居烏府痛哭天下至尊動容條當大咤先生竟死直將長謝方今不 試景運益冬先生之骨未冷先生

之氣如虹騎龍乘鳳上見神公駟乞天騎雪驂除內灌氛興
皓月遐空先生魂魄百祀無窮

祭羅文止先生文

天之於才人也甚艱難鄭重數十年而生其人亦窮愁困抑數十年而死其人是謂貴其性而賤其命此庸兒所用白擅以至力學不如逢年而志士所繇深痛以爲道有餘而數不足故有七尺之軀不能自振於形骸之內千秋之材不能自爭於群兒之徑豈非天所與我者德言功不朽人猶有憾者祿位名不並雖然山頹哲萎鍾鳴漏竟英雄亡去古今論定大儒之促也賢於豎儒之修猶之罍台子孤憤而亡也賢於齊景公駟馬之盛然則正宜妬其全歸而不必悲其傾頹也若先生者讀書樂道四十年所名播三千壽過六五官備儀郎退思其補北風發發而運楚楚不爲狙上肉不爲帳下虜不爲周聚所食不爲元規所侮勢不能如智伯之匠勢不能如昔人之能義當如文天祥泣歎零丁義當如洵立信尋死避士而先生既已遂其夙期長瞑無苦雖此觀之先生可謂盡焉至焉而無愧求此得此而獲於造物之畀超逾恒見殆云性貴而其命賤不肖且爽然於前言之非非所中而嗜非所嗜刻於九天細了悼昔不知烈士之衰榮矣表聲情於顏而號非以兒女子之私心寵大君子之素風哉

哭太和劉孝若文

嗟夫二十年來儒術敝矣天下無復眞文章其能眞文章者不過數人友道敝矣天下無復眞肝膽其能眞肝膽者不過數人文章之不眞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肝膽之不眞其害僭於汁邪[illegible]豈不可異哉今日之文章肝膽也耶而有反乎今日之[illegible]章反乎今日之所爲豈不可念哉斯人之文章肝膽也耶以知是之文章如是之肝膽忽然而不見豈不可痛哉斯人之徒抱文章肝膽以死也耶嗟吾孝若胡爲乎而遽死也士君子在天下存不能爲世有殁不能爲世無有之未嘗爲世怪無之未嘗爲世快此庸人也此未天浸生之以飲食乎天地者也自有吾孝若而學術集成正心行行奇正相生有吾孝若而意氣斗絕如雲如雪援急可濟孝若亡而學術亡意氣俱亡然則孝若之能爲[illegible]乃爾也何可遽死也耶衣冠孝若也笑貌孝若也議論孝若也或惘惘若慼或侃侃若狂慼其所慼狂其所狂亦孝若也然而甚碌碌者大怪大碌碌者小怪太怪欲殺小怪欲捆一旦孝若亡大怪者大快小怪者小快然則孝若之能爲可怪

可快乃爾也何可遽死也耶嗟夫文章慎世四海兢戟慢悍窮鈞慨重獄囹犴排孝若不遊不得肝膽毒人毒以其陰以彼伏醜可憤古今理推孝若避不厭潔然則孝若抱如是之文章如是之肝膽而處如是之天下又安容不遽死也耶

哭太和龍起也文

嗚呼已矣吾兒遂死昨月佳人今爲靈鬼我欲有言大呼不起兒廿年來文譽命氏生盧陵鄒戚歐陽子曾國諸生牛及門士匡鼎解頤兵乃時似世詞爲經經學本史世嘗其言屢價洛紙彈肉明珠其得弗如才命相慈執排丞余體裏肉長目不面居年手送邪饞乃公束穢拔之殤哉爲慘痛一擲百萬賢者歛歛春官報罷闕步已辭驟花綠初光華冠潮衣祉便棄詩若物耳兒能珍身高拒善價詔命自東推某自八龍帝曰喋來我輩毅然

予兵數萬求于汝曾論至六米上扣智囊中遂贊謀畫于適從公
素風馮謗雄心傷轄才李數窮志前命却南受王知遂任天朝
大將牙攏處士星落與殄忽諸老成不作丈夫四海萬里北擧
肝膽衛業吾黨有真遭逢末造實此先民輿推者兄有舊有任
惡問驛至涕泣沾巾可惜後生不見古人

祭浮槃侯盟甫文

嗚呼侯生孤騫獨步任高顏態奇奉吏部氣蓋愛絲諸熏季布
陳湯非兼夷門自呼丈夫死夫如已況此家國之故今日者士
賤如狗襪井於補大冠若箕或爲妾婦天下皆長生之人生安
得一日居其處而不怨惟憂用傷惟傷用仆此非獨生之雖觀
雄決亦孫天之成生生平之所自負也設字未發飛魂來顧首
領其言大笑而驚

祭鄭靜宇先生文

嗚呼廿年以還無復重德十室之邑鮮有瑕人書於國不必善
千里繩人朋不免報己昇所以百其心者百其幻百其口者百
其窮惟我先生道剛性全後身懷悔之代食氣雲蒸之辭口即
品論心于鼻懸溫恭謙戾正直痙假膏冰濟焯京選吹噓然能
使惡公者須公而拜不能使慚公者慚公以被寄戲發之僑大
夫之來譽而爲司空之來甑乃如至人不求爲有可誅之美籍
之文人不求爲無可用之怨故其行非一名之行其年非一世
之年生在已而難展死因物而趴遲舉頭而上不媿于三尺僵
趾乎告無罪於九泉況鳳毛麟定形未朝封或山淵之豹或
八巾之卧龍或文心似雪或義氣如虹或五湖之艇千金屯散
或一束之錢暴戰擢錄男兒不死大名徂武志健嘶發一情一

纖有父如彼爲長者有子如此爲物宗盤狄在手諸家若慴悚
公雖不汙而逝要亦事事可終也

祭壺山兄文

金歲春杪兄耗奔至震悼摧崩無所措肝膺觸闖戶飲泣於房
恐母知將不生也久之母聞重痛與愛弟將不生剝於母氏寒
過唁焉而講邏曰人理紛亂存沒若幻龍以百年命之孩者無
不盡矣百年之外非吾所有顧其自處優不耳士誠審於自處
則七尺何足惜一切何足戀修夭何足論游魂於青燐白骨之
側棄尸于螢壓聲雨之間又何足齧連者耶而不見先哲有言
大丈夫當捐軀萬里安能治黃不差而卧禁兒女子手中乎以
嘗死死之是爲再殺其人以嘗哭哭之是不善弔其心故骨肉
之感至矣有時而或釋然特此其他自接內問以來幾不欲作

活理弟智腹故豁若豈其以嘗死死兄嘗哭哭兄哉第念兄出
類聰明有學問文章奇節義通達故與其縛時幹用其傳才活
兒烈氣白衷如千尺長松到天不屈至於絕識遠神熱腸冷意
又如立萬仞高崗舞逕不徹所觸顯者若而人所切敍者若而
人腦後匕首所欲取其頭者若若而人袖裏封事所欲破其膽者
若而人如是則治如是亂如是則可虎步中原如是不可擧
半營天下如是爲與君父如是爲負生平歷歷若指蝶居恒不
與草木同腐鷙雀爲琴彼慨悲壯孤驂滿抱一日拜端公陟天
閽而道華上貴人之所不敢道爭辯上貴人之所不敢擧任華
上貴人之所不敢任鄰筆大朝其官其言其言左肱右股莫
可縱肘腎籍令縱肘肘無足關輕重然而忘家爲國忘身爲主
嘯强出萬死盡瘁至於斃而後已不亦季代奇男子哉如兄人

曾不得四十也豈不傷乎兄幼同業長同志追惟趣舍所見毒
所专爱豈不傷乎又兄槧博木反於故鄉薪火不傳於來體則
痛尤甚者焉望八慈母目前之慟日後之思觸事與哀慮妨乎
粹則愛尤甚者焉弟雖不敢以嘗死死兄而能不愴其死乎雖
不敢以常哭哭兄而能遂禁其哭乎友人鄭玄近曰不然以與
覇而無兒信酷矣然古之類與覇者正自不少才士如蔡伯喈
李青蓮王摩詰未始有後也直臣如陽道州寇萊公包孝肅未
始有後也至轟王條氣節薄霄漢辭稱震天地無如文信國者
未始有後也與信國而同事不必偕信國而同死而其孤憤炳
然如謝皐羽者未始有後也而又何恨於與覇乎傳乎叔則曰
文丞相太夫人亦付之惠州公無可奈何子在而又何患子之
母乎男兒不烈烈不成名當斯時而有與覇豈復床笫閒物哉

遂爲之九頓首揾淚而謝嗟夫吾兄一世豪傑卓乎其豪傑矣
弟知之二三子知之吾兄一生忠孝卓乎其忠孝矣弟知之二
三子知之千載以下之人不必知也英雄俊偉曠情大度豈屑
屑身後名而名不必橫寬可不朽若兄者乃可語眞獨與天性
之民共此耿耿耳弟尚得以嘗死死兄嘗哭哭兄歟

祭朱玄源先生文

高山崔嵬或日而隤滄海無窮亦傳桑時入誰不死死貴可思
其惟先生副歎歌嘻先生之生金枝玉葉先生之逝星飛嶽塌
視臨大鳥壙瘞脩倮葬用將軍碑嚬潰臓迢遞其闕白馬班班
英靈來思舊日河山過帝園寢懸流涕泪顧悉陰力亟索盡還
下士孝進內鞫有客骸髒平生以文爲賦存未而歎沒乃心悄
武陵寄哀敢同背戚剡紛介兄家母入歸肯門之外于今能雖

入葬後喬不祿而肥離瘯癘俗何足知之先生膃矣堅塞兩耳
會聞逸言大笑不止爾幣爾酒爾羊爾豕孰若其諸空通如此

哭劉文伯文

自曾上平吳先民奄忽而後余無所哭於天下人也今孝邁哭
矣有才一腔不能績有書萬卷不能讀哭一方心可以對上帝
而鬼蜮遠神可以翅大年而溘觸哭二阿母寡甚從其酷長子
死焉留其叔哭三嗚呼使君雖存今此人倪何悃悃之士之處
刑而頻頻之黨之處殺日有芒而易歔月無罪而常餓三子逝
矣相思萬斛誰耳無恙或刖其足吞恨者天於是播毒此余所
爲痛深一往不知其篤念知己之在斯而過車痛腹也

祭管秀才文

遍達之中有偉丈夫焉爲眞漸爲商含才力可以推倒羣豪而

不可以爭庸人之命氣魄可以襲世一世而不可以化俗兒之
慄寸衷不撓只刃相臨懸頭而觀其目鼠若不忘其心呢斯其
五日爲溺汨一尋然後卻遂有所有餘者必於數有所不足而
威武不能屈者必於富貴不能淫此其孤憤之積足以激古者
令日月可晦名不可關背肉可飛飾予何況則秀才固未嘗苦
秀才之身固未嘗捨也夫男兒死即死耳何薄然之飾何啖第
之婿何刀鋸鼎鑊之苦何蛾蟻狐狸之利昔聞爲之說曰士子
無不殉之君觀豪杰有日求之死地彼苟然而存其也息者非
所以存猶苟然而敵其喬與者非所以敵存者其貞毅者已偽
生之無閑之子沒填六尺之棺是秀才所不肯爲與友孝邁所
不屑喬以爲者也嗚呼

祭諸方正學先生文

嗚呼燬肝碎尺浩氣千年猶生面底魄宛然問予曰梅也以人留我拜祠下瞻像俳徊肯公者咏云胡不辛紛出明聖卿士儒文儀侯安在誤恃乾坤天命姬旦何理可論烈以十族臣義常尊

謁卜忠貞廟文

嗚呼咸和之間事不可說度拔歷陽導嬡蘇節挺挺我公匪羿伊忠千載獨絕十廟三烈又況夫人哭亦成仁是父是子夫人皆誅意公精靈夜穴當生郎今指甲環釧與匣蝌蚪宮西古匱以禱有司憤憤錯落先輩嗚呼峻約紛紛鷹鸇宜存黃家日月并世乾坤犬肉肥豕來入廟門

記

大乙山房記

世說夫乙爲太乙久矣詳擀濟源傅平叔記中大乙一日已吾天啓丁卯築此墅其地故名燕尾四封環以叢薄硬如郭廣可三十畝構二層前爲樓後爲堂堂後疏篁百餘竿兩屋相距棓梆桂榕出其間數十本繁陰修承濤聲如源秋容上樓上坐人家與煙樹隱顯迎仙竿公諸山遙邏陣其有若巽城迎仙特嚴重似肥瀞人子嫌其欹斜嶽易之當呼爲凝山昔陀又落凝山之外如人意利而嚴其首者右有小嶺曰徐崇江閣杏子賁嚴所必徑徑則攜山房下而後去木阜家不可見平叔記云木阜之鄉誤先君未遇時避我兄弟於宜黃徐伯于補讀書其中余尚剪髮既而余黯鄙玄近邑構亚瑢余揚維節以任宰嫩曾亚爲聽秋歸里許公式移先後至爲先君今見背九年矣雖節成遂士溯南雍選孤萬亦嘗辭辛伯予負才氣蹉跎不遇局卷窮不能自養嘯哺村舍方朔授背口兄玄近劄湖蒲排不齊就嬰突出門挾數冊舊文字佐耕待活家兄與霸漂頓百折中明經一日發卒往發步走嶺表將獻書皇帝乞纓劍自效余不肯困鬱無聊頓不得食不得死隨几案中卷子捉握上大床卧鼓壁吟哦哦已哭哭已又哦輟哭與哦卽毋孺人膝前效涕鶯笑時肆游于酒徒舞驟豪遽計此三十許以爲禾年矣其豁爵壁彿可想見也山房當平寧嘗苦驪壓苦草穢蠶尺發亂以來苦露鏞騎覆不可居會從弟巽爲小將伐去高柞門窗戶闆悉從薪爨山房遂裸立矣嗟夫諸子之命不猶或穀或壯或童務一壑能獨美少年乎余悲其廢也復爲志始末如此軍國大猶歟日南王陳孝逸記

追錄亡書記

儲書如丘山濫海內干戈之氣驕而文字數奇天下皆燒矣先徐乎余祖屋在鄉新屋在城故所藏書鄉十八城十二乙酉六月閩驛騎已踏南昌三十四日遣平頭之城收先君手寫陳氏冊府元龜文獻通考吾學編紫陽綱目十六國春秋說郛元文三世傳略長屏歸二十八日據城陷未幾兵焚屋書盡灰焉記類玉壺新咏閣板史記杜樊川李贄集李忠定范石湖葉水心周益公米芾襄陽文貞李空同丘文莊宿文敏楊升庵李溫陵李于鱗何心隱何椒丘諸集徐魯人別集皆刻本不足惜黃宿翁文與司陳止齋謝皐羽四集李鑒陰符經注王子年拾遺記雕刻本然持古處基得之藏書家與時本不同最惜者錫寶大全四百本係抄本序稱如來弟子法爾不知何人所次開劄寶錄亡千六百本紙幅闊廣堅緻作匯韻書二套在中宮抄秦二冊

論

隋論

潮川陳孝逸少游著

世皆曰亡隋者煬也煬不自厭其大下神堯之曾不得無故而代其君君子曰隋之亡亦亡於文帝爾蓋文之亡隋也亡乎其不知人矣開剏之皇王其所以寄繼世之典業者得人而已矣所爲得人者何嗣子也大臣也青宮得則萬年之基定顧命得則守成之后不可以爲非萬年之基定而嗣不足守成之后不可以爲非圖即蚑而不至於亡文帝一注意嗣子而獲楊廣一注意大臣而獲楊素一獲楊素而天下事去矣蓋廣矯情飾僞塞儼鼓匿姬妾兼體微晦其不肖之心以聰得孤獨孤欲不再

勇矣帝能獨父勇乎廣內顧而獨孤后寵焉外顧而楊素謀焉自是左扶后右扶素聊脫東宮勢不墮其兄不止而覬地伐始不容一日安乎端冢之地而藹乎父母昆弟之間嗟乎廣也者素賢之后賢之帝亦如素如后而賢之而素也者腹心爲后腹心焉帝又如廣如后而腹心焉合兩飾而觀帝爲知人歟否不知人歟古之知子者亡若堯舜知臣者亡若湯武朱均生於聖而不能坐論啓成王之緒伊尹放其主矣而不敢有貳服之先文既不知以朱均之道相廣而以莽卓名其詐逆又誤以阿衡之品觀素而以付託之任望之奸雄以一姦雄之大臣倡一詐逆之嗣子而朝奠闕乎其階而睨乎危病之側而又累其惡於陳夫人與防擬之者帝於是不得不弒煬於是不得不繼隋於是不得不滅然則謂文不亡隋而隋非以文亡也可乎吾故曰隋之亡亡於文帝文之亡隋亡乎其不知人也嗚呼嗣子擇大臣其可無識哉從來開剏之皇王有兩得於嗣子大臣者禹也武王也得於大臣失於嗣子者唐太宗也兩失於嗣子大臣者秦始也晉武也隋文也故亥與李斯比而秦宗隳惠與楊駿比而晉室亂煬與楊素比而隋祚終焉

秦始皇論

語有之曰明刑之數盡而殃禍復其身夫明刑之數盡而殃禍復其身則雖桀悍兇敢之人莫不有所怖懾愧悔自危於其心於是乞諸不可干之天地以貰愆告諸不可知之鬼神以雪過往往有然當始皇之時其民呻吟痛苦而其君莫恤也及併一海內六王之名城有功之豪杰無罪之編氓盡以填虎狼吞噬而不足蓋虜天下之勢仍以一國之法治之天下既定始皇乃

東遊郡縣禪梁父北遊碣戍使徐市侯生入海島索神山求不死之藥嗚呼此所謂桀悍兇敢之人莫不有所怖懾愧悔自危於其心也夫樹於忍之所多亡於仁之所罕以操切其民如寇讐而寇讐其民者之必於獨身始皇豈不了然胷中歟春秋暮矣亦知人之不吾戴亦知天之不義已也人不吾戴則怨讟流爲咒詛天不義已則怒之加也必人咒於下天怒於上其不得以長生自予斷矣是故有能畀以不死之道者雖佩天下而往猶將易之而封禪則媚竈之術將以自厭也冀通有助厭疾禽癈云耳且其病平原也使蒙毅禱祀山川皇皇雪過貰愆之意至於湖危而未已然則始皇所謂怖懾愧悔者閎畢露於沙丘大漸之日也嗚呼使如始皇亦有所忌憚若此哉吾於是而歎見李斯之罪爲不可赦矣始皇雖暴猶有天地鬼神在其胷中

人怖無所畏而後教誅無所施以畏若此何遽不可從容闘導
化惡爲仁斯位極將相擅移主上國天無闘長唐有衆則惡究
浮於其君矣父子暫誅不亦宜乎

漢高帝論

昔高祖之入關乘秦之弊也蓋禀約懷王項羽之倔霸柔也專
義帝也而漢之討楚也以羽殺義帝于江中觀其縞素之言曰願
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世皆以此賢高祖者賢其忠
義怒至也吾以爲高祖意何有於忠忠何有於懷王與羽均爲
辱耳夫懷王孫心卽後之更始盆子等羽叔侄因民懼楚而立
楚後以死諡被生君以義稱作帝號其義衷微情漢已望而見
之及其行弑以自說羽爲無道漢亦樂矣夫高祖因以懷王爲
餌而漁羽也知羽已肆惡語又專封拜必不能容義帝於長沙

而無故而弑其君足以使天下功臣遺民悲怨而起然則羽死
之漢誠樂之謂霸王之資在是矣從來勢之相競者惡乎不順
不順者無以令其衆順者因以乘其會此項羽所以戕一人
以震撼內而驅海內以歸一人耳君子曰義帝江之弑漢未之
能仰爲苟誠急於討賊則三老未諫固不投袂而興也董公曰
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此爲兵機非討賊之
言也董恭度高祖之衷曲如是故爲權謀詭以起其意漢然後
發喪發難率三軍激功臣遺民之憤而爲項氏所忌之端不
然高祖亦坐而已矣斯役也陽若出于尊讎勸王者之所爲而
陰實以便其私是以正賊之名于羽以爲說于蒼生安知非利
羽之功了私以濟成乎漢事其言則以爲義帝也其心則收暨
也存之則彼我俱疑去之則王位所關然則江之害於楚乎於
漢乎當未可知羽不從容以何其變而欲速以胙諸侯嗟乎叱
咤之雄其愚人也乎哉雖然義帝而存漢必有別計使羽殺之
究禾黍彭城高會衛杯舞女三年之喪一日之感安在哉故曰
均惡

漢武帝論

戾太子旣敗武帝將立鉤弋夫人之子弗陵爲嗣而先賜鉤弋
死其意爲鉤弋之爲呂后耳嗚呼揣未然之變而誅無罪之人
孰若擇爲防閑地哉所謂防閑者顧命大臣是已夫明主之備
禍也不恃禍之爲吾備也而用其不得爲憂也恃禍之爲吾備
智有所不能逮用其不得爲憂也禍其而害不存也今朝廷之
上有霍光焉又有金日磾焉張安世焉可以托六尺矣則鉤弋
雖欲爲呂后干預外權專執國柄而上溷于愚几之遺旨下溷

於顧命大臣之不阿其何至於憂漢雖有以呂后之爲師而有光
莫與支是又不然而未聞韓魏公之撤簾乎宋仁宗晏駕而嗣
子引疾禁中曹太后臨朝兩宮幾殆魏公歸政指顧之間顏色
不動上下晏然雖太后賢然重臣屹如山嶽固有以嚴憚女主
彈壓旁姦又忠誠所格天日爲昭往往不必然而有然之者安
用立子殺母失光明正大之體哉且夫人孰不有母耶以身故
使母無以自存孰不有子耶以子故而身見殺然則有子非福
也賊也則天子之子將不願其身榮而爲天子少母者不利其
子英且慧矣于不肖不失諸侯王樂子英且慧而不免爲至愈
所猜尚爲懼至乎之見猜則必誅所以先事於至乎者以倖求
生之路則爲武帝者遂將不測其變故遲武帝而放其備禍之
甚者夢足至乎自危無疑也帝爲張胡爲子孫患使大將軍驃

騎東師諸人將兵數十萬逐突□于於畢度羅北斬名王□與入
羅同羅𣲖□乎害出總表誰爲鐵室者乎及觀元觀將大都護
風帝之所爲凡子當儲嗣法必殺其母至于任身者皆獲戮遭
以自免一事之過遂爲萬世毒可不愼哉

豫讓論

甚矣豫生怨於求智伯而刺於待中行與襄子也何者讓於范
中行氏未可謂有衆人之報也其在智伯之際不足爲國士而
生國士之報更不宜屬之於智伯而當歸之於趙襄子夫賢否
過意非所加於君而君臣相讎不得以淺深爲分令有人焉曰
必堯者文王而後孝其不逮堯與文也者遂叛而不爲子與譬
職之類不敢任爲天下之人父而聖人亦將有棄於其親曰中
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吾以爲中行畜讓尚不失乎衆人

之間而生之體中行於地下曾逆旅之不如何報也且忠臣事
其君易示豫焉而豫以衆人國士較其念此無異擇父之孝子
也豈明主所欲恃哉故曰讓於范中行氏未可謂有衆人之報
也旣已偷生智伯之廷雖與行義乃重媿而輕死義辱於前而
稱飾於後此惑於抱怨蓄讎之私名豈所謂俠士可殺不可羞
者邪且讓以國士自擬果也期智伯之報誰能望之將棄其所
危而逮其所傾安得亡然則讓之爲國士其亦愿矣或曰非讓
之不克雖亡也而智氏自亡也嗚呼以讓之遇而不能致智氏
之不自亡爲足係爲國士哉故曰其在智伯之際不足爲國士
也生之拱短兵刺襄子也襄子義之而去之得讓不以爲廢也
而反賢其烈豬令襄子如秦皇帝不博浪之索則漸離之事矣
襄子置而不忍殺旣其數讓何如者雖國士何以加焉讓不屬
其意也然且不解其怨心夫智伯不必遇讓以國士讓足行感
讓於不衰至於屠形殘以求讐於身後豈襄子之國士誅也細
弗勤其平怨之衷哉讓誠以國士報人則襄子在是矣吾謂生
宜移其事知伯之道以輸之於襄子倘可所謂不宜歸之於知
伯而當歸之於襄子者此也而讓不能故曰豫生怨於求知伯
而刺於待中行與襄子也

聶政論

司馬公之爲聶政也其辭尙矣陳子曰如政者可謂不失矣孝
弟節烈者也方其窮跡於鼓刀也朝夕求甘毳以給其親雖諸
侯之尊相不能徇之彼不敢以身許嚴仲子者不欲危吾母也
嗟夫屠沽之兒而知愛其母哉卒以身許俠累而仲子不與也
然而爲仲子計則得矣政爲以身許俠累而仲子不與也致非

有風惡乎累者而愿無怨之讐會無隙之怒剸手以副其頸項
豈逝直哉政於是不剸不得政之剸所以償俠累爾以身許累
焉而自誌其罪明殺累私也義無所立則政累未肯以身許嚴
仲子矣易爲爲仲子計則得也蓋趙人之都殺人之相又爲其
君肺腑焉其君必大索無疑大索之而罪人必獲罪人獲必事
譯之以窮且政之深爲仲子慮也剸累足以逮義於仲子而不
能代仲子策所以不死猶然籌後之未工爾假韓得以意騎操
仲子將使仲子免而責乎使仲子坐而隱乎抑韓懸重金以爲
購期仲子七尺之軀便爲貪人十日所伺政慮焉慮夫仲子不
必生也故處已以必死處已以不可誅之死蓋處已以必死處
已以不可誅之死而仲子始可以安而無憂而誅政始可以顧
而無慼者矣故其遊幹之日辭仲子仗劍獨行曰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辭氣困而其間子為難辜不給哉嗚呼此政所為自屠其形而戮尸於韓市者也既為仲子報塞怨讐而又欲為仲子圖免後患慘痛之痛若其井之原政之意不在絕踪以慈其姊也而姊不明弟之深心至表烈於就命勤哀於通國雖仁女子乎然弟政弗避也歎曰殺仲子知吾弟姊為不知弟者矣政所以戮尸屠形者凡以諱其姓名耳而姊顧號而出之使政曲庇仲子之意幾敗於一言嗚呼刺客之義又安可遽耶雖然仲子何以穽此於深井之士哉

張巡論

古人有言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犯難蒙患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如巡者不然當其起兵真源也不過邑令耳然急表而

自前雍丘睢陽異欲猶大懟而標徵令之功及守睢陽以疾卒數萬嬰孤墉抗暴張之虜拖疣撫背使不得東南其師此其勁人皆知之人皆能道之或曰巡能如關西男子與兩筍欲而走之乎鹿不能如孝寬之守玉壁也者宜為同時之吳卿與雅謙憶巡固以義自督者也不以睢陽之身辱於漁陽之携對數語何如烈烈顏袁之事人各有能有不能使巡堅守可堅守而卒臨穴督可使巡偽降偽降而伺隙取濟不可況橫截咒賊扞保江淮又其兜疣撫背為唐討半壁者乎彼丹子奇三寇之而屹然也累亦弘矣或者謂食人盡民而陷城仁與義兩無受之壁壁鼓角悌衛雄于危城之下而遐援致死欲支餓羸之餘雀鼠也奴妾也百姓之命也勢無可如何也而賀蘭進明既觀望已矣節度縞抑又不及已矣苟不食人盡民均死者與之將其初豈料此乎無識者又曰巡知先之許師徐之下彼者豈不必生而義死可以有百世名故為張介然崔無詖耳此其審巡避賊矣苟之所為不巡者若為夫巡則不許下彼之不生而始出於死也倘許下彼之不生而始出於死則受圍以久未破之先一劉足矣何乃遲俘執後哉睢陽之事當時韓愈柳宗元李翱諸君已有定論曉然千載何待余拾唾而言之偶有不學小生妄彈先輩故假數端以答正為恐情解解耳忠臣烈士氣壯山河誠貫日月而議者嘗刻責無已其真亂賊之心哉

考議(八)

治法考議 丙子 閣製

法者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之具也參之以意則亂輔之以精神則治益參之以意則紛更之弊起而典章抑揚不足以定畫一

於臣民輔之以精神而須於俄頃都邪之間其子孫苟不狂惑者未嘗不可世世恃之以為安總之創造之初之綱之紀厚道以親賢樂利之休而其易代而久宜若宜王格遵夫範圍之所不逾聰明之所不加不敢上薄其祖先足矣觀夫秦之所以損致富強而危亡且暴其變似已亟者彼始皇帝徒知參之以意為杜危亡之端而不知危亡之所繇出也是故屏失老成焚棄詩書讐對豪傑虐使黎生墮名城銷鋒鏑舉先王之良法蕩盡無餘而秦亦以不祀此恣意之病也成周之制公旦手定於周禮儀禮與旁著於周官並敢者靡不美而愛愛而傳後嗣繼修而息之斯相繼侯能敬而守之雖歷千百載豈易至於敗亂豈而降不克輔之以精神為振起陵夷之勢斯陵夷之所以日甚也迄夫諸侯不貢諸天子不採風樂官不建雅而黍離作號令

勢以弭萬邦而攝羣后歷歷代之良法強幹不張而維繫牢固
爲主弱此不作精神之效也夫爲其甚横而無以自復而爲秦
之始爲其甚柔而無以自奮而爲周之季烏在其能守府而先
正之哉有可千萬禩無弊者亦有立名甚善便於既往而不便
於來茲者學較兵刑之類即千萬禩可一朝使爾若夫井田封
建不可復亦不必復也未已也周除宗盟故凡民之秀爵於王
朝僚族黨州閭而止今令舉擇少進而天下與進庸也能乎唐制
凡宗籍授官者郡王從一品而出身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
公正二品而出身從五品下襲郡王嗣王者國公正一品而出
身正六品上散其疏近者或得下州刺史而其疏者亦起家於
錄事參軍今令帝室皆神明之胄而賢德之姿也能乎漢諸侯
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朝廷獨爲之置丞相今令藩封擅其柄而

左右聽其自辟也能乎五代如劉宋諸王之權錯於其鎮西漢
昌邑至亡道也然郎中令善遇人爲之反走今令長史等官彈
壓其不肖而禁不得爲非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也未
已也漢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四十萬以
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
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今令州邑守長操其
重而監其額也能乎古以四十爲强仕之年左雄議限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今令數其齒而標其官也能乎五
代梁州署州長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今令賴
其位號而督以咨訪也能乎唐術四馬入都應不求聞達科今
令鴻儒卒自衒鬻而衒鬻者皆倖進之選也能乎宋太宗以狀
元賢落榜蚤賜及第今令一士不獲而九重必知至爲之動容

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也未已也周公孤出蕃維之
官漢蕭望之以少府出爲左馮翊黃霸亦以京兆尹出守潁川
故布悅曰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陞
遷於大則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則上位慎令今[illegible]
斬於外務而廷臣不恥爲民牧也能乎漢劉寬典三郡乃徵爲
尚書令李固刺荊州守泰山乃徵爲將作大匠虞詡長朝歌守
武都乃徵爲司隸校尉故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
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有定主而後可責之以忠有定民而後
可責之以化今令卧護者嚴其年而雄奇跅弛之士不羈於幽
沉獄媚逢合之夫不獵於通要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
也未已也近稽之本朝國初多遣太學生分教北方歲滿徵遷
得勁奏郡邑治狀又長吏或貪縱不職所部老人輒徑自擒籍

詣京論如法今令公評聞於上而得直於下紬於廷而得伸於
野也能乎然是者愈有以知其不能也所謂便於既往不便於
來茲者此類是也我皇上英毅蓋發洪祖盛膺自即位以來思
人材流弊有以振之振之以保舉振之以超遷振之以久任振
之以上書言事振之以並用三途振之以兼通騎射振之以非
時摘參而於宗潢又振之以換授懇懇於維賢圖偉流露絕麗
之士可不謂甚盛哉生講得聞而述之忠同公之盛[illegible]與祈楊
士奇之薦陳繼寬羲之薦楊敬何澄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保
舉之盛名流也洪武十三年擢士本杜佑等爲四輔官位公侯
都督之次而太宗文皇帝簡解縉於待詔黃淮於中書楊士奇
於審理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超遷之盡才望也周文襄忱之
撫江南于忠肅謙之撫豫晉下而徐九經之宰句容程鄉之宰

其明罪。是以其時挽弧蹶鼎之徒皆自奮發以應天子。兇當于路艱難而惜此區區不以鼓舞豪杰之氣乎可。其次在嚴整律令生聋之束伍之教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從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束伍如此則束師者可推也今將士多高班冒增首級以避三尺而傑階數即有罪吏不敢直繩以法不過當之奪官而並未聋端一參游于軍前者慢玩甚矣。其次在召募義近杜牧罪兵祖於山東盖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夫河北氣俗渾厚尤精甲鋭卒長弓健馬之所出也夫河北非今之畿輔乎宋西北有事刺民爲義勇得

十五萬於此地而何以獨出於異代也故號召土兵統之以土紳使其次在訓練步戰夫步戰所以去其奔北之資而固其前死之志劉岳寄效之以搊子之鐵識淳圖之堅而敗於札刀長斧豈非訓有足之如術哉生以爲用騎必兼用車用車必[illegible]步以步當敵三軍雖怯不敢反顧恐輕捷之虜逐而蹂之也則爭命於射學闘等父携暫矣蘇召募義近之說爲內行兵者言也蘇簡擢偏裨懸示異格嚴整律令訓練步戰之說則兼爲內外行兵者言也惟當事者任之

足餉考議 己卯

今天下餉之不足危甚然矣夷耗其一寇耗其一藩封耗其一冗官耗其一罷兵耗其一而歲災與官廷之末甚樽節亦耗其一自邊難孔亟已巳入畿戊入丙子入昨戊寅又入塞蕪目不事邊鄙虜告歸以來一之則秦再則晉再則豫而則楚蘄滁盜無日不事應故曰寇耗其一也舉一山西初惟封晉府一歲支禄米萬石嘉靖間增郡王鎮輔將國將軍中尉而下二千八百五十餘人歲支禄米八十七萬有奇蘇萬石指而八十七萬即山西而他封可知嘉靖以後亡論也舉一武職洪武初惟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二萬八千增而八萬一千即武職而文職可知成化以後亡論也舉一邊方薊鎮兵十八萬宣鎮八萬大同六萬七千間皆食三十萬之食不能有十萬之數按尺籍而求半爲虛伍即邊方而京營及衛所可知天啓以後亡論也故曰藩封耗其一冗官耗其一罷兵耗其一也數載以來處處以竭羊闘秦晉楚豫諸邦大無孝當者不知其幾千里則賦入之觸減幾何州幾何邑矣抑皆考

內府冠履裳服布帛麻絲之用成化二十餘萬弘治至三十餘萬正德中蓋四十六萬末年蓋七十二萬又舉一黃蠟言之國初不踰三萬成化以後蓋至十二萬今別項供億以草料騐度得毋有類是者乎故曰歲災與官廷之末甚樽節亦耗其一也致者大司農仰屋而歎搜括見朋日不暇給加派而派窮矣增税而税窮矣開礦而礦窮矣錢幣而錢幣不可卒治也鹽鐵而鹽鐵不可卒治也清軍汰員而清軍汰員不可卒治也若者雖有桐矣劉晏百恐不斷蠲然則策將安出竊以爲西北水利當事者宜深計而熟講之生江闕人竊爲江闕吟哦微諸先臣徐貞明之說其略曰京東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北北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入爛菜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棠棗莊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

家務庄三河縣之廣會庄順義屯地可田也薊州城北之黃崖
營城西之白馬泉鎮國庄城東之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之
別山鋪及夾陰流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可田也遵化西南平
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
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可田也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諸出
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噴泉出灣河又蘇姑聊噴泉成河
與灣河相接可田也盧龍縣燕河營噴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汗
漫四溢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噴泉而來
可田也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其南之大寨及剌榆坨史家河大
王庄其東之榛子鎮其西之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可田也玉
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也後湖庄疏湖可田也三里屯及大泉
小泉引泉可田也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

屯地草地屬於宦官爲闘其業不能也不業之地召民業之官
爲助其力不難也至於瀕海白水遺沽關黑岩子墩起抵開平
衛南宋家營之間東西廣之百餘里南北廣之百八十里垂隸
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壤相等可田也今稍有開墾而係
名於勢族然棄利甚微委莽而時其利甚倍節損其一二以與
世族使不失其舊入又何憾焉所以先之京東數處者其端而
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兆其端而畿內列郡之地
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
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
潤而遂以東滿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蓋以西北在三代盛時
溝洫修農功舉迨其後魏史起引漳溉鄴而饒秦開鄭渠以溉
鳥鹵而饒文翁灌繁田千頃而饒何公引涇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而饒馮援引洮溉稻秋　道並塞而饒虞詡復三郡激河浚
渠而饒夫自明指陳西北規畫其備如此諸君子經理西北功
施瞭然如此此亦可以知所從入計矣而獨坐若東南何爲者豈
以東南財賦自晉室以降錢鏐竊據南宋偏安而來皆甲於天
下歟嗚呼今而疲矣知皆仰哺於東南而不知採前賢之故
開西北無窮之資正如晁錯所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土不盡墾游食之徒不盡歸農下能言之而不得數其略及上
難行之而已蹉跎失其人夫非更事者恨於後時而不如意者
小嘗入九哉誠留情西北審擇敏健之材崇以階秩而責其權
究以歲月而省其效如是而生之所謂六耗者乃不足憂斯亦
今日足備之大計也它如冢世苛瓦之歧聖賢所諭生不敢以
進焉

雖頼自見人奴之內非草不疑
蓋聞大道好還有施必報人情不遠勿欲難加是以定國高門
慮同東海之攜懸溫舒五族理償河內之千家
蓋聞天下名嶽以十數何草不稱天下名川以十數何水不波
是以怛虎豹之在山逝將去女豺狼之當道行不得哥
蓋聞武將健飯而不能殺僞臣甚口而不肯言處誇肘印坐當
金門是以千斤大牛久耗刺史之豆一行野鶴長乘大夫之軒
蓋聞智巧非可爲鑪室才力豈足爲金湯是以靜長黃池不能
匏姑胥之火審營狡窟不能免石碣之禍
蓋聞至誠可以感神鬼盛德底于用賓禎是以鬼邪之靈蜂能
鬪賦斷華之世草亦攻萮
蓋聞佛言老鼠徑出飛狐凡九然天險皆鞏我皇圖是以劍閣

之雄流人㘅其而縛下陽滅矣貪王固已身俘
蓋聞古今無不亡之國帝王無不遲之陵徒知葬欲厚以齊金
豈意僇其死如屍生是以封銀海於驪山牧兒行火蜀陶字於
唐寢溫賊加兵
蓋聞作忠本於移孝知雄當欲守雌當守雌之勝郎務孝所資
千載而上伍員似之是以仁不忘親假手以鞭轅梳虎雖去宇
懸目而葬鴟表
蓋聞一言制千里之勝一士賢十萬之軍苟有投而不入亦何
策之能伸是以端木使乎遂寧父母之國智翼往矣不救純猶
之人

詩

詠禰衡

悪萬非凡僞狂氣跌虛空口擊名下士坐折一世雄至今漁陽
鼓猶震銅雀宮

祝家惟易五十

東漢三分時元龍稱民望家性有餘豪後學安敢謀絕交如推
佗孚但大床上以此得猶名集詠嘗無狀奴輩幾欲殺知己谷
或諒避世世在斯避地何所稱避色既莫禁避言言又放婦光
掛萬秋萬里無繼障量子於其間淸空同一况遂懷將遠心悠
然忘得喪豈無饑寒驅戰勝神明王丈夫有英骨非但貌散瀟
世不得親疎剝可憐而俯仰鄕豚非同五斗腰愈強浩浩落落
中萬古以爲崑卅年石室書雅友滋醞釀易學探聖傳叢故多
心匠精氣持一代五十云方壯勞薦正難量遠業爲君戚

哭亡兄壹山

故交零落盡今又哭吾昆追思風雨處靑燈共一軒搜奇虎豹
窟好古蝌蚪文壓棟眼中起銖鏞紙下捫研心將銳力嘗苦更
禁煩悲歌忠義傳作勾亂賊魂排擊千載上使氣如孟賁猶記
運冰夜每多天生言爺病在偏僻數戒剋其根知爲有過然細
大成直云友愛何足道朋友欲在門自兄之出矣良箴不可聞
兄本一世豪浩魄千秋寃耿耿光嶽氣到天無昌時劍膽好決
發勞爲孤憤不晚季尙危孫孄頗非所韓嗚呼兄亡後倚賴
帝閽忍令伊人死而使他常存或曰不足怪陰陽理同昏伸邪
百乃一寧當復正論

伊人篇

伊人有壯懷女能此響帶白圭掛已歌猶借董狐筆放言時幽
抱至痛蘇肉出友規如劍鋩狂愁不可掬

歎餵食 有引

蝦無耳乎何以語也蛾無鼻乎何以嗅也蝶無臟乎何以饕
也蛾無君臣父子兄弟乎何以族而居也
無物不有管管管持身循蜜絲危狙腦行恣剽劫特逢道路
腥報窠相驚嘘須臾火伍趨溯大假如掠去來自縣豹豺耳疑
若爲愛將擂重歸來更入其匣無乃玄駒仁兜耳不觸蜓貝此
靈蕙賣宜爲天所憐一致濟于生人蟲蟻蝸客

塞胡獵

秋風高秋馬走鋼焦鳴角弓吼骨都兒部落趁獵虎驟牽駿狗
替海青圍山獲麈數觔血一豆鼓琵琶上前每夜月寒好飲酒
唱席歌擁胡姬

焚書引

昔時倖易雄萬夫今爲乾坤腐儒儒有喙三尺不能網有筆如
椽不可活玄文綠字非田租癡山大叫欲焚書友或止之盍活
諸王八盲領且蹄駒夜夢一物耳畔呼老生使氣大瘋疎汝也
腹我今爲厨我今玉女成小儒忍將四庫市五都受不知已者
揶揄汝拋黃卷易青蚨我入高閣飼蠹魚可憐西子去五湖可
憐明妃嫁單于山前山後送與胡月窟乃不任蟾蜍季布賣作
牧豬奴癡山聞此赤唏吁亦有其說莫尤余髫年相對頗勤渠
昔纔弗得得枯髏入言石田雖百區不生青苗生微鬚我實蒙
昧廿載餘馬知幾足世豈愚對讐成爾笑蜘蛛前年苦饑未女
將去年苦寒未女襦饑寒之人思改圖今不爾女安之乎於戲
紙上訓詁盡糠粃丈夫自有眞猷謨

金吾校

漢家天子尚規模處死如生事事都龍盤多瘞掖庭女崩漸二
分天下租可憐恩獲牛抔泵夜臺疑是冬青樹影籠殘照落紙
塋百尺蒼虬空鬱鬱翠誰將妃子侍寂寥此上豈容螺捻字此間
陵更忠足傳寮官宿衛守墳園幾見樵人來下馬時聽猿鶴哭
貂天干振猶執金吾仗狐兎縱横不敢傍何處黃冠風雨中一
拜一慟一惆悵老卒誓此畢餘生曾穿穴時從田橫孤臣願死
無名字孝廉爲我書銘旌

獨酌篇

猗猗狂狷不屑窮奇才逸氣天下絕世上英雄師明哲丈夫智
慷應小朔浩蕩澄江眉月挈木人不必肝脾鐵栗压松霜并祐
雪葉落山焦秋另子我嘗看竹雷首嵘百尺空洞祇一節長謝
万摧霹靂擊況彼人中千載傑俯視時豪都蠓蠛騰目饒柔故

自振曲直鉤推無屈跌大呼東海添流徵叢事不成堪鳴咽扁
舟楚辭歌一闋哀來哭盡了見血有口莫向乾坤說君不見赤
族孫生咽如結至今酸食留山舌

羅文肅公墓

冢嵯峨左蘭若幽魂古骨今飄薦冢上時遊樵牧者文字王張
安計作精光一道映君天世人拜祐不拜活雄篇大公空耳傳
空耳傳未自留蓬萊宮嘗感文

白馬峰歌爲宗惟易賦幷寄濟源傅平叔秀野孔登小

昂藏白馬蒼嶷天我撫翠山卵一峯櫻絡帶皐三十六中獨雲
林似骨肉頭足相距仍幾千遙望且薇靄如冰此峯不肯學寄
上祇雄白馬名南荒時向雲林道意氣頗作人間孤鳳凰區
根桐覺生活何其爽齊食薇蕨只今大烏乎肯山惟開水夜鼎

明月明月誰古今江山巴陸沉豪才游之氣無所用且復縱飲
黃金嗟白馬胡為者萃葎雀鶵莫可下倘復海上之三神蘇冢
之木假與女鼎足瓜分同人于野與世摸蛭姤欲殺女乃嶽獄
稱孤寡亦是從來大丈夫寧玉不寧瓦

爭將軍歌為友人石學賦

古人有言一誤豈容再誤誤至天之涯海之淜英雄用武復誰
處朝廷父是龜茲圖好膽欲寫征西墓儒生空作晉陽秋志士
相尋遂初賦季將軍當此數縱然合得六合鐵錯乎錯乎不成
鑄記昔中原全盛時虎頭絕域稱都護呼韓侍子玉關來萬里
黃河壺東注漢臘於今謝主人秦官猶自棲古樹嗟嗟世界似
突棊避瀨如心險難度寧不復壁可藏岐何必乘家能買布

狂士歌

此家氣魄如曳虹多年姓字橫天中猛力活吞剛腸五文章出
沒侵同甫幾廻抵掌論千秋能使百家涼悠悠十年一劍清狮
死笑殺里巷齊衆子侏儒欲飽我欲饑坐者為冢卧為走狂奴
本來真面目行吟町畔長痛哭膽大於身鐵作肝天生將士蒙
若濡口裏雌黃眼青白當場巨公俱奪魄此間那得有霹罷無
踪孫論奇與平遊遊海内以同志追風直入英雄記名書竹劍
手不絕何如義呈上上人擊浪摩空激濯濯大兒小兒盡歸巖

望怖

好家居付獄兒孝陵非行從世之臣子何故呼朋進黨攘壞之
此座可惜此勢難支樹帶自雄下人雖逃北嚴城從作賊大河
天險又度師梟不必定死罪亦不必佛狸乃欲看齊陵諸發采
石磯左督右較十萬兇鋒假其混同淅嶽君當效家丘南經江
濤之所爲銀槍健兒茶大娶鐵面將軍虎豹須將軍傳令長慨
者餘皇百道便風飛納取瀟行老公爲大平寺主生孫討馬篙
宵侍敵騎食女楚毅舍女吳姬且明摩殺且赤長圍側吞滄海
沉天日嗚呼哀哉當斯時秦人謳笑趙人哭元如獅子來如猰
英雄霸業遂已矣釣臺長慟心肝墮如今空過繁華地六朝宮
闕黍離離

悔少作

楚人有絕悟不繇文字鬪天生我輩何庸鈍銖寸如登疆頑離
通士立高岡百里無塵扞愧我眸光豆粟微只合平疇步步看
不得之徒得之徐月計不足歲有餘千尺層冰忽暖動年來漸
覺心眼虛世稱年老識亦老少日所歆今不好祇恐綺爛木自
山谿作江淹銷鬼蕭然莽念襟才又鵞落筆紙上名誰呼巴鳴

僕取巴人聽坐看妙手探驪珠友敬我將名心謝不必人間害
聲價從此深造十春秋寂歷空濛感入化意商幟北錯已下符
當曉路開斯言光氣去身成何用仰新日月緩行天

思烈士歌

行求意中人不見歸來數尊烈俠傳最喜有生不惜生捐生之
人開生面此頸必風劍送君壯特挺挺凌秋雲血肉化為虹蜺
氣猶鬼飛作星河氣乃如丈夫不輕許肝膽肝膽既許斯可感
當時一諾更何關英雄百代猶相感古押衙夾門下隻隻頭顱
都堪借深井里將充圖謀王殺相聚思屠宇宙勳名豈一端勞
臣荊客等青齡勞臣功標馬上汗柳容誼荷蹶後先今人不解
古人事誤罵此曹罔不至失正之夫何紛紛歷落乾坤無幾士

海棠樹引和韻

逐馬縱橫萬里狹陜服下來鮮卧碣諸部高曬豎身安腰以
闢帽弗闓承平皆謚天子尊此時人去九重門官家□劫六宮
沆哭聲沸地青山惡可憐聖代無二公大節宛自瞞身□老豎
疏寫哀以頭薦學殿内廊宗幽攀髯雖經從官去悠悠東廂北
邱路鳴呼自萬縲雄城亦堪背一判死生寧賊唱民圖身善羣
姦黨朕今乃辯六等郡足置地均怪駭當年朝論昇儀同比肩
盡故奴其人可殺室可污幾番圖錄犢青紫欲觸海棠乾淨死

死吏部詩和韻

天南天北挐兵矢冠箕如其不肯死一時有君歎無臣卻怪是
父生是予崢嶸烈士具別腸穴胸陷顱國多光豈必名心刃下
起伏骨自銜對罵香諸公滿腹誇雄貴但說世無貞忠義唐人
刻論及睢陽幾憐掘鼠烹奴醢侍妓

築城謠和韻

秦漢之間憂胡久陰河爲備裁萬里天子自將出待邊不如豆
築千千雉募入塞下不還家可憐成骨荒亂沙間道築城非禁
塚只今骷髏併土相撐拄死者未鬼生者來驅使牛羊幾糸鴉
朝野糟糟猶血血痕武奸掉三寸舌識取句奴儀騎傍燕支休
教飲馬長城窟乾咽枯亦不登壯亦不前犬牙安用防蹄蘇非
烽那復到甘泉君不見虎牢作汴堅似鐵祇煩吹打飛灰烟

題羅文止先生葬并像

此觀主人既標致下筆文章妙鼓吹踪跡追諸滿人間心凝深
悃幽光賦猶記先生著微醉筆塁空符尋眼鼻痩如眼鼻尋復
斷體影但馳腸血墨曹公卬目圖非多先生眼鼻了非異活地
丰神與不來萬里秋風天馬嘶後生不見先生容想識先生數
行字試看今日海内書繪工如花鬼魅事

豫章篇

南風不競北風鳴欃槍之氣抹天橫撩空一觸百城驚江東半
壁塵若洟大河爲塹莫可辭師武臣力從以坑兇復豫章擬許
之數虻鼓登登騎行行建州大馬疾如飛長刀羽箭鐵鈴旬左
挾人頭右虜生婢爲琵琶腹作瑚琥干婦燒千甕冒饒歌歸其
營野不守田不耕一師出一城烹何日洽何時平安得聖天子
盡民海内共

力夫行

驟符下郡檄力夫吏持府帖似追逋十五銀鐺牽索縈一時驟
句平南壘南度嶺門半轉瀟江右生人粵東鬼斗牛之間殺氣
鴉不死租稅死長征買得一夫金一鎰少婦耆子都索食須敎

雞犬屋上行平鄉化作千里石昔之仁聖有三泉季代黔首匹
牛羊千家萬家隴頭哭哭聲直上千扶桑扶桑不昭周餘苦忍
使白骨堆遠土

乞粟歌爲徧人作

家家荒殺漸若囿貧于登玉乞不得天公淚倒更乾封白叟黃
童溝中索鼠有奇士在縣桑不受人憐膜目張好詩滿肝錢驛
出時時吟騎步高闕闘前磊塊一片石纍之濯之茶百尺墜然
與君成二老君子無雙石亦換神明而詩口臘仙豈須煮字代
炊煎只言極樂勝天上民間甲子今何年

戲作製字詩 有引

用偏人背氣詞并韻限字不得本詞外借一用字不得 一句
中過三内藏二韻還三韻

東海蓬萊幾劫塵千古倒宗今已謬空山有人我有友復餌滄
溟大鯤吼龍頷砌石驟擲手宮商旋入遮天口鴻音嘘處蛟龍
叫從聽聲歌吹塵垢風冰冰面青溪走鐘鳴洞萃互清奏游日
新生分遠岫紅樹舞影游杯酒笑傲峰頭驚詩就此時問天天
知否

楚歌斷楚叁傷賢也

新楚孫來多英雄莽卧雲夢藏秋空落日平岡今意氣鼻頭出
天耳蛩風再惜雙瞳如嚴電腹弓臂弩僕固節邁真所膺向誰
人難逅同心頑半面同心同面同年生才情弟畜合稱兄露布
長鋒我輩事豈關骨相不專城鯨波倒卷驚天下北馬南舟不
平打將軍廟後伏劍死刺取人間負心者相逢且與歡逸窮英
雄失路狗屠中醜僧伴狂看蒼碧何曾有眼著王公

謫歌

綺閣飛樓喃通天繁絲曉管樂神仙誰家之子降錦筵晶肌霧
鬟玉生煙回眸眉笑紛媚妍嬌嬈弱嚼韻蹁躚何能面今不成
憐

武陵行

武陵太守存心計放歸舟子追逋逝逃秦之人亦有機不避漁
樵避官吏洞口桃花幾遍紅從封一逕無痕際後人重過武陵
郊莽蒼野水稻風香世樹荒唐非一步鳥有先生字數行

精衛行

世傳帝女靈欲填溟渤劉千年怨不收瓦石常在口與官小物
無宏禁溟渤之廣何如心不畏廣畏根源

海市歌

南海西海無海市東海有之秋冬未沙門率中並田撤珠蜑半
洋變屋銀雨前雨後非霧見天腦天風呈百伎甚巢非廬貝可
期正雨之時亦不識銀宮瑞闕象工都金碧輝煌絢綵綺瀰合
升沈遲或速巧拙叢繁活更枯怪怪奇奇根勿遽海上觀者若
追逝世言天公不較盼那得煙波騰妙處西南水府豈縱趣何
乃東海偶多智宇宙礎磚詎能窮強半幻事在虛空我欲搴裳
神山去西之廣莫東鴻濛探極人間風雨大魍魎魑魅皆拘囚
暴作齊諧十洲書此中海市較奇絕島嶼是吾安樂窩今日見
蜃海市歌

雷首詩

西山標所恥何以歌采薇草木通臭味亦不知其非
采目皆仇者薇蕨亦塗窮豈有西山草不在版圖中

一字同倒戈如撒亦如讓至今史書中紂王拜君賜
祖德今安在他人徒以衆戕然稱虞夏其如本朝何

山中雜咏

將軍百戰伺人命作功請不說殺人多只道沙場苦
良醫貴人財庸醫貴人命盜國與竊鉤結黨同夜併
仕宦如博戲致遠在驅驕貴人守此意終日來薦車
友生如妻妾夫子多髒聲貂已非明鏡嫫北無徐公
康心對濁醪杯中見屋梁猶記古人言入腹本無臟
狐狸非異同馬棧傳曲直睛正如夜行不識朱與緊
儲怨爲鐵室入歌黃金汗龍鱗觀下茶本不貯孤毛
朝墟如瘧市誰非瘧市人蠅頭及蝸角各自惡氣真
共是一丈入嘗如四君客大家臨物嘆非愛河北賊

草樓颯颯鬼亦啾啾飼秦酒飲每從遊沙中椎殺秦皇帝奪取山

東敵馬牛

醉鄉吟

如狂如狂一丈未解帶脫帽酒來胡卧中自有乾坤恨未敢遠

入說大都

不堪耳熱嗔鳥鳥非踏紅樓狂酒徒七尺丈夫三尺劍會須一

夢須心顛

觀海樓

曾經戎馬空悵然翾翾君庾事已傳義不帶秦歸雄海心當存

瀟湘蒼茫

芳都之閉關高廟寺維有此詩

寒街要向花真僧必北真僧亦淺評胡半天身多謎業七擒七

華自集公 卷之五

雜沙雜權

巳判蒼猿從鬼伯又來高座作人師梅嶺恩只君先輩竹屋蟬

噫可奇愚（以之示金又 郴州自祭文）

送僧吏部遊廬山

賢冠道服兩俱勝如此身材得未曾斷日文章歸吏部何人紙

筆傳高僧

雪中高詠謂平生一片深心解復明覆道崔巍真好處有斷店

卓似新亭（吏部有雪中詩十五首中有好處推崇之句）

芳蘭掩映逼香菊豈有青山不放人只恐免高生遠思朔風還

作庾公塵

詩餘

沁園春（咏初月）

護遁冰輪全身未見只吐邊涯看落日飛暉光生嵐頰變波涵

影事近弓蛇半曲蛾眉一線兔魄牢鎖嬋娟似內家遊魂行虹

染桂樹深閃金蟆。花來偷覷窗紗妬殺香娥描未佳憶天涯

雖名看鴻類乙蜀江結字抹水成巴不肯分明如遲美滿何日

清光誤一事到團圓算來三五又是欹斜

醜奴兒令（詠劍 前遺）

倚天長劍摩挲廢幾度幾乎新聯梟跡自是英雄話丈夫　君

王無道去如冰認汝湛盧有箇風胡行借威神取骨都

行香子（天寺松柏）

翠蓋雲停萬古蔥蒨到如今蕭颯園陵休言守冢纍木參丁正

見神靈霜月慘不堪聽。永咽蘭亭寥慟冬青嶽珠宮還怯西

僧夜臺幽悄莫奏松聲幾白蝴飛紅鵑蜀點清明

人月圓（懷古）

吳宮蒲柳青如故燕子話空梁可憐江南無情小物誰識滄桑

山河入眼歌騷譜怨銜恨君王乘輿野狩從官灑泣鈴語鄖

當

霜天曉角（宮詞）

寒崔曉角風送流蘇幕喚起長門秋思天街上淨如濯　夜沉

人意惡燈珠還面謔忽聽宮車隱隱分明也又成錯

虞美人（過宋宮人墓）

春風夜月年年度暗識香魂處胭脂幸免葬胡沙此日行人指

點玉鉤斜　梨花寒食應悽切哭盡通妃血紙錢青草長如蒨

爭似六陵無樹可栖烏

滿江紅（采石懷古）

疎耦南侵笑江左蝦邦影國論雄狡吳山立馬滄天下
害生靈武事折衝萬里戎衣賊爾時王師乘勝砍中原無堅壁
念日壓須日辟得寸寸得尺尺祖宗定九州今難河北於越
棲遲忘小大中興驍將又誅譎歎區區西冷尾閭閭舒肩脊

八聲甘州 和臣石

想巖巖止受拜南宮爭許世人知陸陸沉半骨菩封面孔甫伯
予吝簡日雷轟風激天爲丈安眉闊道蒼逕瘦木是皮癡 忘
假孫家多事取江邊兒戲供養紛披羨編人偏物都不合時宜
但休如羅浮岸石載輕舟與售吏追隨逢精衛倘然識問雁叟
何之

臨江僊 入泮簪花

爲解火雲蒸艷院情如半酒投醫銀塘蝦暖玉客傑銜胎將粉

蕊花解惜芳心 款款輕輕依翠蕊垂頭似訴難禁仙姿艷想
綠楊陰露朝紅暈重月夕暗香沉

菩薩蠻 咏史

乘輿拜付劉崇費關河歎送重康在今日望長安依然心膽寒
國讐如僯子不惜他人死何物鬼偃仰仍來倩梁下

唐多令 有田有懷

竹野氣吞瀟江山入畫裡嘆英雄煙雨漁樵眼裏之人眞已矣
半背上且逍遙 十萬橫天驕三千射悍潮痛奴顯梨腳高挑
虎帳傳呼歸儀去休賜第霍嫖姚

又 秋日信偏人發

憾槭木寒悠看看籬菊秋想當年合倩佳儔敬信仙郎何自泛
斷八月好香浮 憔悴數家酒花源一逕幽有心哉急棹煙斯

鬼谷秦人吾占斷還待汝說鴻溝

天仙子 望遠

望斷神州情一派傷心譬彈西夷界身爲男子定何如天也憤
人也憤衍宮猶穢嬰兒拜 烈士深衷愁不奈豪奴狠括零星
債幾番釣哭又狂歌春亦礙秋亦礙紀年忍注乾侯在

少年游 題童情近羅謝後序

正則恢奇招邀子厚箭絲老頑皮沒處拋身調弓抹矢巨翩道
男兒 蒼天大叫偏人也憑你搏浪椎打草驚蛇陶唐舜禹總
夫撒曹丕

醉蓬花 放歎

雞嫩襪牛憚緒不材天年材不壽招邀莊老問魂洲肇淚敲獄
巢海岫 萬里滄江同細溜乾坤提取此中潄時人不許飲上

流恐妨乃公兩腳濁污垢

減字木蘭花 秋望

芙蕖欲頹蘂出泥滓西子譬古道啼鴉點點寒村四五家 清
商掠耳夜寂涼襟澄似水一陣西風吹入吟秋畫角中

青杏兒 寄友

眼孔塞天寬誰堪語片石寒山英雄海內唯君耳十分半骨十
分才調震動鄉邦 狂語那須删不平處縱筆敲彈篇篇皆落日
吞餘子文中之健詩中之傑市走街官 草 雅聯

鳳凰閣 和夢倩

歎乾坤恁地癡呆劣薦只堪酬裏論今昨當甚王公牧豎皆令
發閑一恁這槐宮做却 設言蝴蝶便是蕩蛋落魄誰真非幻
幻非覺將世界等閒看那知盜跖北似夢何曾戀着

珷雨地收　何土不巢蘇莫嚴行窩似海澗燕壘蜂堂鬧衙戶

山郵尋酒黃庭一徑幽

書牘

答羅彬若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先子於翁兄萬里結契殆有至數存焉非實也風也曩者奉命東西而夜郎雄才失塵之士首入彀中夫使車尚未及還而翁兄已有覩於心郵告之矣讀所賜箕章追惟遇合之奇尤謝情寄之篤古誼古文並足不泯矣天下事至此無復可言嘗撫談今昔從來賊之横放者無若張角黃巢張角聚數十萬之衆起鉅鹿所在響應僅名藩殺豪桀然不敢踏洛陽尺寸當黃巢亂唐明勢蔓甚然而叢亡嚮侶摧鋒擣銳轉寇諸郡縣爛布內之守禦兩牆長安陡失天子亦奔然猶御瑕也以堂堂聖朝崇牆之

京闕賊擁入之如無人諸臣雖甚弱雖甚無恥縱不能背城借戰尚不宜偷城請降況於開城延敵因首乞憐百拜聲聞於蛇豕之前冠之帶之甘與張均達奚珣輩同臭青史弟於爾時幾慟哭成狂傷五倫之掃蕩與五經之蒙不忍言也詐觀建康處置降偽之典容有未盡然無以慰天下義士之意彈無以作天下忠君之氣此亦草茅書生所得竊議於野者翁兄以為何如弟更有慮焉方今列鎮之健者非虎踞上游便虎卧榻之側悉用之人欲學楊幺恐隆之人欲學李全不必遂為唐河朔而羅羅乎有唐河朔之志之勢以捍閩不足以鼓屆則有餘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在彼一旦修艦或整旅而下陷江飲馬若身看何風塵甫可保其士大夫乎不知敢碎山河以堪此不詢當役逸翁兄能行所知與平仰十大而賢父母披草萊闢荊棘除

煩苛布行惠與民簡易與荒歉之餘安其數令與若天下者必天下人有志而無才或有才而無地以天下盛才而不役用試之地使英雄坐歎以為無以展紓平生一繼肝背失誰之不如能弗怏怏敝年伯王清海有地方人材之責自當為大邦大邑借重翩星聿待弟等作曹丘耶翁兄榮滋未幾偉人甚夥奈何剛靡吏之資以建布衣之友小人有母又從富君之食不已傑乎顧附弄將非以為報也肅士光景訪貴役可知者先子行略暨兩弟拙刻奉覽心事種種筆不能盡貴役應詳之耳

又

先子當日摸蘇隹篇知文學也不知其政事也而翁兄今日者有文學有政事卓犖不凡行且移雄邦劇邑以號循良而垂頌聲於竹帛自茲始增城地雖邊海控引蠻夷而以約差

臨履其上優優乎有游刃治行中東省拭目俟之曾聞陶土行宋廣平遺蹟在彼翁兄為我弔望諸賢而樹功揚名各得一時先所與也弟自薙髮粗知為文字遊諸生間當世鉅公大人或過而儀之日汗血駒七日超其廿而弟輩亦自少年意氣一往豪上千人欲縻俯視宇宙大物者可叱咤致者從此直需邅旋月幾翱翔天下事都已辦盡如今之齒髮計止為林野散民者作墨土迄於今迴想二十年精魄期許竟復安在覩髒如弟豈耐此寂寂自笑者哉服新理勢不卜而知雖有英雄誰地可堪用武仰抱不世奇才其器無從覓下手處況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齡將過而衰齡在後俠骨已罷而弱骨當來縱有古人古將百萬盤胃逢人說之人謂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止備之亦濡何利何害哉弟兄內顧其聰明志力舉之深

山足有所修建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繁色毀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間姑且破釜沉舟將三月棚之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滌垢覗張文設字推古詩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倜儻酬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別論俱如來教寫宣[illegible]

答王似渠

答教纔飾時而逆闖長驅犯闕偪陷京畿致令宮車晏駕冀部驛騷百官萬姓擒羞罹虐雖豫兒之亂至德蕩巢之寒廣明不是慘也噫天崩地坼西北如許之名城守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禮節建閫諸臣不能爲新聖人蕩掃狂氛顧乃坐擁戎資糜費金穀儼然有脅制朝廷之意嚴嚴乎如唐河朔宋李全故事不

忠不勇冦何由平孝逃僅一儒生然頗諳古今書宰相無遠畧將帥無異才而欲撫邊荒餘殘舊物有以知其難也久欲走一健步馳候與房屬以夫營畧定官兵又來今日奔山明日下谷驚與寧羅復半耳宋兄爲謁辛辛附數行楮尾所不能及知翁兄可得之家兄口中不言

柬王子房

封雪讀鴻篇淒快豈棕杜少陵句不驚人死不休兄竟敢以自謂噫夫豈丈夫有才如此年逾三十名不出東海上何其厄也雖然拾遺文章光芒萬丈而不得與常時庸兒同登進士其遇又甚以弟相子房神明精爽定可轉盼以進士傲少陵第吾曹所得爲者事不止此區區故方殷氣力可任我兄豁世雄豪亟須以誠壹濟之

柬艾千子先生

特與小兒乃兩作勢如人人固不可不爲大官也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既今長之宰若輩胃中不能一字有何伎倆直冠其父以行耳可惜好老公後嗣之弱如此江陵集急欲得讀先以半部償之

又

六千有子遂籠圖中高才捷足何所焉屢有又兄雲述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肯亦年年送故人耳擔卷肆大筆寫削數字頓易舊觀然方寧之殿人押龍頭老叔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捕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答朱子豫

舉言市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促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秒覽

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困晉言不辱者孤所兩衛文郎至不得已閉戶以待秣馬調弓悵不及事嚴陣之閒將軍在後弟之不素稜也久矣

柬蕭伯玉大行

天眷偏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兄胸無丘壑者乎開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游之不下生紙涼蘊藉者讀之孝遠溜無遠神尚憶孤龍受當而行如蔵春滑以東今我時所見二見先生於湖[illegible]也

答[illegible]

上大[illegible]

聞乎[illegible]天人頭[illegible]

謹不[illegible]而剛決開[illegible]丈夫於天下何所足[illegible]

昵昵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徵我心矣

寄陳興公

天下事若棊奕爭梟致意興公但當尋若遂初賦爾吾儕個中須何所似譬如飛朝登匡廬絕頂俯視長天積雪皓潔獨空心胷頓淨欲着一塵觀物無從貯之興公請破古人皆學道有年其以皓潔自寵可知也賤兄弟當復無他耳劉孝若驚世佳人風徽遂往弟淚不盡弟有哀章哭其家証止抱慟山陽與豎斷鶴歸來也千子先生名士之有烈氣者身後零落可念與公之所寒心并及之

柬劉文伯

使王莽謙恭時遽歸天喪竟是古今外戚中第一賢人不羅奸於當時謙從觀彼馬遵蘇威天稍促其年亦不至作觀如許惜

雖呂文煥守襄陽五載無恩城南宰京師痛哭而後下假如文煥或以憂憤勞瘁卒於襄陽未陷之前亦誰令節而終何遽為趙氏賊子爲千百代罪人耶紹所云令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某某等瓊站天下數十年崇禎海內蒸蒸焉一旦披猖乃爾負國宗培養忘朝廷豢徑罔也使一生一品名下千反不如空疎不學者尚不失爲中人舊且不如反爲質樸之不嬌飾生平以文章眼可惜可恨此輩不幸而不早死又不幸而有名又不幸而登科第既恨此輩尤恨上天無故予之以才既而不予之以廉恥無故予之以人面目而不予之以人肝腸天亦已矣妹不能自治其亂尚當誓蹶天下乎一語及之浩歎

寄張錦鄉

寢楚蘆陽飽食清論以今思之何減劉琨之陳令與騎牛猶樂

山中秘別後不得音響望天空闊目斷黯然已乃知寄帑下鄰尚朱董大梁而進今此瞭嘆數行又富晨風送遠一絕矣北風甚勁采薇可歌遂作江上丈人甫里先生亦無所負於考槃之士但使有世德如有萊箕可耳何如金正希中丞就命從容不負史尊師義真偉男子也宋香白常通信使願言及之

與龔孝生

一部廿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寧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還歲來陵蜂蹈戈攫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斷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要能傳衣此子不復永年者也近喜謝却椎坐去爲鼎與比屯乎山寮雀爲復翰樂耳令弟遍此竟不能奸作主人惟我輩可不能作主人也

答管子教

功名之際之不可居也非一日矣高仙芝身捍大寇旦夕受戮自古關兒憤懟如此不能以權贊才臣之用猶亦能以意亂十臣之方略府季獻致以先帝英明而蹶之幸寺子矛距未得如昇時張烈耳請太篇見琴某同

又

曾孟德壯歲推毀功名兒子大慧平生東西門行頗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沒沒且去之耳欲將嬌好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出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皆兄云何

柬陽季雲

我朝大家如姜仍先生當鬆名家子希表美聞如季寅當幾豈有拿來人如是人子更拘者遂雖不宜扳乩側類然季霄而

亦非邈花弟固衆亂似所異人不在平日一腔文字數卷書本
全以其骨耳邇年來兄向蔚偃溷丈夫曰橫身莅不能守舊意
衣平賦去弟亦何敢信入抑何敢吐一氣言事今對季雲乃得
倂如是蓋爲語二十三兄弟好自把脚跟無使孔德詩揶揄我也

寄李力員

急允閩宜及寒暄然寒暄無所用及也吾儕經大變相鬪閒及
慷慨時事然時事亦非遺民所得慷慨也弟有一語請正吾兄
晁誠蓄之髮漸于載士素恭而出辯撅而歸是翁故可人然五
十幾何髮鬖柴桑並闕不少畏田督五兒亡力貧肥自耕差以
飽食林下矣更有解飲親知相過從殊不靡麴糵事何以弦歌
爲弟素論云爾此其身欲如男子張充所云垂竿釣渚濯足滄
洲銜浪咽霞高臥風月邈逗頹長康置此家於石岩中大快耳

不知今天下同趣此等人者復得幾輩抽集未完之書先出數
首奉寄亦不必與不知己者論也

又

今日接得道兄字眞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
答者紙言墨語耳故文稿畫稱聞舊人同志相守甚不成家兄
遊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惡於躬庵舌譜柴桑煎不在潯陽矣
白鹿洞是君家古蹟何日覩髮東來扁舟彭蠡共歌廬山高乎
弟將訂三三友生有徐荊五老之興故與吾兄約博浪一牘謹
我與孫蔚在白下唐宜之先生亦有此教弟極心雖其言非老
兄弟皆愛惜蠻蛾餘命乃爾乎然弟憤嫉甚矣相觀此況不死
于兄亦死于患謝朔著奬而弟不能禰衡著罵而弟不敢章者
出于哭與罵之間蹙攢其閑佯狂佯狂甚而痼疾如是之人有

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李精一挽其恩甚大莫笑弟子作
謊也

答丘薦生

子敬自是眞朋友人多不善之職兄弟御籠之此有其故昔記
子敬與家兄對案語語不合即浣席面窩然終其世不可御樂
朋友有推結輒啼身持大義決辜雖不直者心懸於口實無留
臧於腑情讒書修飾文詞以弟論子敬生平無可深議但去其
甚焉之蹟而兩族不必有告覺而有告必於今那可復得

寄吾及山心北

文難以閩李易後再嫁于載入皆恨之況弟桿氣滿胸斧鉞今
古者乎足下論大節督小亮是已使弟不能以情捨私一故知
禪定耶何以畜獅卵也弟之擇手足下者在是弟思我等萬里

修途行尚未半惟幸保此貞心竟於白首無令裨子笑人

寄賀介翼

風波橫雜迫阻迅浸漸殷服後各散即意爾時不在南山之南
當在北山之北矣竟門判手六年中悲歌痛哭何日無之熱血
一腔憂思滿斛海嶽送此曹於故人而雁足不來悵望無極第
屬子羈語愛吾廬須殞幽人之貞勿爲蒼生而出也生爲百夫
雄死作壯士規抑何妨與古懸君子鴻飛天漢而乃死轉雀雀
弭耶股兄弟百罹楚楓骨肯尚健幸而脫樊避深得全其眞素
心棄汐徑在友於論述斷小雲甚不寬而足方外兩遺民傲倒
無似然後繼承其風流或以爲不愧譜輿諸公爾孝若吾逝恰
我傷神起也惡耗猶疑其夢好友難得而易失如此倏忽化
爲等亦淺能以懸繭靡泖池小鼎數種奉寄家兄頁脂於往鋌

五一毬此際相思可有兩生來

與休上人

其云放生不戒殺不念彌陀不稽首四輩然此處自有放生戒殺念彌陀稽首四輩在其亦有心有根器者豈真頑鈍無恥止為他日向彼岸獄入眼見得世儒放生戒殺念彌陀稽首四輩未有以大異于人而其中實有作姦抄道掘冢穿窬馬醫乞子之所不爲者私竊羞惡之深不願同之且意欲棄其巢而服其精所謂精者讀佛書參禪理是已然以爲目前遂能及此又欺師也終須師棒我金篦我丈夫智慨如雲月騎空第未敢于百尺竿頭試脚步耳紫雲甚古先大行登里開諸賢豪皆奔其雲氣成名而去今其新了能爲神駿即幸將發翩流灌之

與卓庵

細者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倘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真相知相愛也其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落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將了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何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回還生也其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着物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盾入滿眼皆品地議解無可見我矩我憐我惜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發積如許滋蔓烟沙豈不悲絕和尚救得癡皮正好鍍明脊骨或不畏尚顧惜兒然意且緩之余恐下只向等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東二三兄弟鏃鏃和尚高姿傲骨如此如此非必排骨長老凡爲若輩令激發厲引向真學熏修耳此似自已挑不起反挺他人上左擔頭也笑笑

昨歲述別江札候道人起居一付一源一付他僧都未到邪客秋脫髮入吳盡臘乃歸初至白下往謁浪公于天界則浪公已先一日登舟滿腹悵然因去高座寺與無可相見竹窗清論願復吐納淵微無可抑痛太史桐城防音之意之心許口詠浪公而已新惜賞鋒論慮長老已數月前示寂不及把其風致甚媿跡所至未嘗不稱吾和尚儀號許人彼雖龍象陸沈然要將破雞山壓下正復來易且南有道蘊函暫爆對猶衡華二聖各據一方在和尚教其所自出以爲宗游而吾輩各撰所尊以爲雄漏於此並允不足謙謙者矣江東多異物蓋不必三吳土產爾地猶鑑亦拾葉寄不少所謂山中靈鶴犹往進人嗣當爲公講爲佳寄客得細誦念和尚文章日富月盛猶聯詩開意欲從此

精者之愛惜機鋒皆當大事何必以詩言爲木鐸乎其數年間無能學問只是閉戶讀書交遊絕相料者獨鴛友倚乎投耳今歲將復往蘇爲雜君了却道文山局或有勞空便同乎叔入黎川拜望芝顏也東都交千所先生當代偉人其猶飄泊有求額不能歸公知之乎誕老家口領悉悉狀蓄入九月始釋出疏離之况傷感行路知公所繫關所及

答魏立行

遠不能知顧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太為一人辭可為律耳吹之不同音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譏沈約南蠻之音平如何風六朝甚於之如王貞也存而不論若何

與孔器小

知鄉於精氣澹空遊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堂夫奔

閣男子常如是矣務尙兼𡚒闢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攸与甚
語乎弟一點靈惺幸存於百折之餘亦幾度而後生生哉
猶莫必其死今乃得認七尺爲已有似弟若者其誰意中作揞
十方乾乎上之醉然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舞之青喚
絕倫也老社翁熟讀離騷以此件吟可乎

與蕭明輿

逶迤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
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曾聞翁兄浩魄權濟既
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魄驚弟生平自許不
徒許其魄亦不徒魄便欲辦香皈依以聞訪其不遂乃去歲僅
從驛前一拱而過懷去從伯符有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
有間也今日文章氣義當歸蘭陵蔣氏然仗重茂挺而百濟甫

景倚村以其才地耳兄胥有以誇之那敎强項陳生不北而平
近卓庵無生最尊舉吾兄往往爲弟稱述然乃公處安須和尙
口語亦爲鼎祀濂山矣莽提庵來吾家不爲慷慨談許甫路之
責將有所歸所恃諸公在彼作天大護法弟所爲變而不乎乳

東一玄

兵能食人官能熏人吾黨佳士不爲所食者數輩不爲所熏者
亦數輩而已天下事非書生所知而南州則既知之一掌地不
有至尊而三公九卿版置如許呵呼甚偉擬於帝城西山南浦
簡大有長安道上之意若非古今奇觀淵裏東掛書孤岫有明
月指兄來出作官長必不若昨日孝廉之樂且向往年行處行
灼然可也

與傳平叔

地距咫尺鑑湛隙而不聞緋尼并幽師萷耳難可也長卿病天
十陵所忠志者書內人曰無書將爲工卷書荊岱山社若事也
彼非以淇書倖封禪冀後學封禪其書耳平叔遂慨然不必如
長卿顧所思狂洋之記鑿才稅與槖書近亦倣柳州之討京兆
蕭翰林萬顧忱惻欲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兄伯樂
取者哥且簡且歌惡其他雜篇諸篇心鋒珠銳處處作扨折勢
入晴見驥孚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會
近舉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蘐邇鼓波斯之熱不盡
而藏不止耳夫方文止二先生不遇遂拾遺摘亡幾不費叙慶
有行無文也生平耗習獨癖是耳大程習讀書亦玩物喪志弟
謂不然好色人之所嗜彼有其具天刑滿之必身蛾眉爲伐者
于無樂乎丈夫也使人目竟捐黏習罷身空洞則不如無兒上

中平叔不於此時悉平新舊頒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
知已不必盡知已者都弟救君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
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閩蠻中國自嫌囊仙集類溷滯之物從
祖俊人一日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乳臭客之惜見李公子
灰心而去材愧氣餒不可涯已平叔能壓我以衆草逆且巫索
不顧挺蔓斐墳武庫也章門氣霧交飛增人服則爲官勸石
燕然者生爲之嶽遲同盟舉事故綏日月如不能待也心胥附
使幸參于幽家兄久不家止并新代爲請雖健步如初爲一告
家嚴譽遍山齋今且朋友聚散離合未可知矣闊奈何

寄劉子崇兄弟

吾輩相與以氣耳四海之稱可知一氏兄同爲天東南大且兩
家之父兄之兩家況又絡驛相習甚而則不得見而見過舉矣